



儒

藏

中国出版集团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精華編四二冊
經部禮類

儒

藏

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.精華編.四二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編.—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6.10

ISBN 978-7-301-11760-6

I. ①儒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儒家 IV. ①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（2016）第230723號

| | |
|-------|---|
| 書名 | 儒藏（精華編四二） RUZANG |
| 著作責任者 | 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|
| 責任編輯 | 吳遠琴 |
| 標準書號 | ISBN 978-7-301-11760-6 |
| 出版發行 | 北京大學出版社 |
| 地址 |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|
| 網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：@北京大學出版社 |
| 電子信箱 | dianjiwenhua@163.com |
| 電話 |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|
| 印刷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經銷者 | 新華書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開本 34印張 511千字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|
| 定價 | 1200.00元 |

未經許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。

版權所有，侵權必究

舉報電話：010-62752024 電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，請與出版部聯繫，電話：010-62756370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

國
家
出
版
基
金
項
目

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

「十一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·重大工程出版規劃
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
北京大學「九八五工程」重點項目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四二冊

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

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

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
(按年齡排序)

本冊主編 彭林

《儒藏》精華編凡例

一、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。《儒藏》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、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。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。

二、《儒藏》精華編爲《儒藏》的一部分，選收《儒藏》中的精要書籍。

三、《儒藏》精華編所收書籍，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。傳世文獻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，大類、小類基本參照《中國叢書綜錄》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於個別處略作調整。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，僅存目錄，並注明互見。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，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。韓國、日本、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，編爲海外文獻部類。

四、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，一仍底本原貌，不選編，不改編，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。

五、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。以對校爲主，確定內容完足、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，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。出校堅持少而精，以校正誤爲主，酌校異同。校記力求規範、精煉。

六、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，結合古籍標點通例，進行規範化標點。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（《》）外，其他一律省略。

七、對較長的篇章，根據文字內容，適當劃分段落。正文原已分段者，不作改動。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。

八、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《校點說明》，簡要介紹作者生平、該書成書背景、主要內容及影響，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、校本（舉全稱後括注簡稱）及其他有關情況。重複出現的作者，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。

九、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，小注一律排爲單行。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四二冊

經部禮類

儀禮之屬

儀禮注疏(卷第一——卷第二十六)〔東漢〕鄭玄〔唐〕賈公彥……………1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校點說明 | 一 |
| 重刻儀禮注疏序 | 一 |
| 儀禮疏卷第一 儀禮卷第一 | 一 |
| 士冠禮第一 | 一 |
| 儀禮疏卷第二 | 一九 |
| 儀禮疏卷第三 | 四〇 |
| 儀禮疏卷第四 儀禮卷第二 | 五八 |
| 士昏禮第二 | 五八 |
| 儀禮疏卷第五 | 七四 |
| 儀禮疏卷第六 | 九二 |
| 儀禮疏卷第七 儀禮卷第三 | 一一〇 |
| 士相見禮第三 | 一一〇 |
| 儀禮疏卷第八 儀禮卷第四 | 一二七 |
| 鄉飲酒禮第四 | 一二七 |
| 儀禮疏卷第九 | 一四〇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儀禮疏卷第十 | 一六〇 |
| 儀禮疏卷第十一 儀禮卷第五 | 一七七 |
| 鄉射禮第五 | 一七七 |
| 儀禮疏卷第十二 | 二〇一 |
| 儀禮疏卷第十三 | 二三一 |
| 儀禮疏卷第十四 儀禮卷第六 | 二五六 |
| 燕禮第六 | 二五六 |
| 儀禮疏卷第十五 | 二七七 |
| 儀禮疏卷第十六 儀禮卷第七 | 三〇六 |
| 大射第七 | 三〇六 |
| 儀禮疏卷第十七 | 三二二 |
| 儀禮疏卷第十八 | 三四六 |
| 儀禮疏卷第十九 儀禮卷第八 | 三七一 |
| 聘禮第八 | 三七一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 | 三九二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一 | 四一一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二 | 四三一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三 | 四四八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四 | 四六七 |

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五 | 儀禮卷第九 | 四九二 |
| 公食大夫禮第九 | | 四九二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 | | 五一四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下 | 儀禮卷第十 | 五一三 |
| 覲禮第十 | | 五一三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七 | | 五三九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八 | 儀禮卷第十一 | 五五四 |
| 喪服第十 | | 五五四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九 | | 五七〇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 | | 五八一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一 | | 六〇一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二 | | 六二二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三 | | 六三九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四 | | 六五二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五 | 儀禮卷第十二 | 六七〇 |
| 士喪禮第十二 | | 六七〇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六 | | 六九〇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七 | | 七一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八 | 儀禮卷第十三 | 七三五 |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既夕禮第十三 | | 七三五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九 | | 七五六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 | | 七七二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一 | | 七八六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二 | 儀禮卷第十四 | 八〇六 |
| 士虞禮第十四 | | 八〇六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三 | | 八二九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四 | 儀禮卷第十五 | 八四六 |
|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| | 八四六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五 | | 八六一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六 | | 八八一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七 | 儀禮卷第十六 | 九〇二 |
|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| | 九〇二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八 | | 九一八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九 | 儀禮卷第十七 | 九三五 |
| 有司徹第十七 | | 九三五 |
| 儀禮疏卷第五十 | | 九五八 |

儀禮注疏

〔東漢〕鄭玄注

〔唐〕賈公彥疏

彭林校點

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校點說明 | 一 |
| 重刻儀禮注疏序 | 一 |
| 儀禮疏卷第一 儀禮卷第一 | 一 |
| 士冠禮第一 | 一 |
| 儀禮疏卷第二 | 一九 |
| 儀禮疏卷第三 | 四〇 |
| 儀禮疏卷第四 儀禮卷第二 | 五八 |
| 士昏禮第二 | 五八 |
| 儀禮疏卷第五 | 七四 |
| 儀禮疏卷第六 | 九二 |
| 儀禮疏卷第七 儀禮卷第三 | 一〇〇 |
| 士相見禮第三 | 一〇〇 |
| 儀禮疏卷第八 儀禮卷第四 | 一二七 |
| 鄉飲酒禮第四 | 一二七 |
| 儀禮疏卷第九 | 一四〇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儀禮疏卷第十 | 一六〇 |
| 儀禮疏卷第十一 儀禮卷第五 | 一七七 |
| 鄉射禮第五 | 一七七 |
| 儀禮疏卷第十二 | 二〇一 |
| 儀禮疏卷第十三 | 二一三 |
| 儀禮疏卷第十四 儀禮卷第六 | 二五六 |
| 燕禮第六 | 二五六 |
| 儀禮疏卷第十五 | 二七七 |
| 儀禮疏卷第十六 儀禮卷第七 | 三〇六 |
| 大射第七 | 三〇六 |
| 儀禮疏卷第十七 | 三二二 |
| 儀禮疏卷第十八 | 三四六 |
| 儀禮疏卷第十九 儀禮卷第八 | 三七一 |
| 聘禮第八 | 三七一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 | 三九二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一 | 四一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二 | 四三一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三 | 四四八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四 | 四六七 |

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五 | 儀禮卷第九 | 四九二 |
| 公食大夫禮第九 | | 四九二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 | | 五一四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下 | 儀禮卷第十 | 五一三 |
| 覲禮第十 | | 五一三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七 | | 五三九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八 | 儀禮卷第十一 | 五五四 |
| 喪服第十 | | 五五四 |
| 儀禮疏卷第二十九 | | 五七〇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 | | 五八一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一 | | 六〇一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二 | | 六二二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三 | | 六三九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四 | | 六五二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五 | 儀禮卷第十二 | 六七〇 |
| 士喪禮第十二 | | 六七〇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六 | | 六九〇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七 | | 七一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八 | 儀禮卷第十三 | 七三五 |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既夕禮第十三 | | 七三五 |
| 儀禮疏卷第三十九 | | 七五六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 | | 七七二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一 | | 七八六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二 | 儀禮卷第十四 | 八〇六 |
| 士虞禮第十四 | | 八〇六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三 | | 八二九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四 | 儀禮卷第十五 | 八四六 |
|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| | 八四六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五 | | 八六一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六 | | 八八一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七 | 儀禮卷第十六 | 九〇二 |
|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| | 九〇二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八 | | 九一八 |
| 儀禮疏卷第四十九 | 儀禮卷第十七 | 九三五 |
| 有司徹第十七 | | 九三五 |
| 儀禮疏卷第五十 | | 九五八 |

校點說明

《儀禮》係儒家六經之一，是記載中國先秦時代各種禮儀制度的專書。其成書年代已無法確知。古文經學家據《禮記·明堂位》所云：「周公踐天子之位，以治天下。六年，朝諸侯於明堂，制禮作樂。」認定《儀禮》等書即周公所制之禮。今文經學家則認為《儀禮》為孔子追溯三代之禮而作。這兩種說法並未得到現代學者的認可。《禮記·雜記》記載孺悲向孔子問士喪禮之事，「《士喪禮》於是乎書」，故今人沈文倬先生認為《士喪禮》四篇，即《喪服》、《士喪禮》、《士虞禮》、《既夕禮》，內容貫通，成書年代當在魯哀公未年至魯悼公初年；而《儀禮》全書，則是由孔門弟子後學陸續撰作，此說較為公允。

秦焚毀典籍，《儀禮》一書亦未能倖免。漢初，魯高堂生傳《士禮》十七篇，即今本《儀禮》。而同時之徐生善為容，為禮官大夫。宣帝時，后倉最明，而傳戴德、戴聖及慶普三人，三家皆立於學官。又有《禮古經》五十六卷，出自魯淹中，即古文經。其中有十七篇與今本《儀禮》文相似，另多出三十九篇。即劉歆《移太常博士書》所云「《逸禮》有三十九篇」，今已不傳。一九五七年，甘肅武威磨嘴子六號漢墓出土西漢晚期《儀禮》竹木簡，共四九六枚，二七三三二字，分甲、乙、丙三種，甲本包括《士相見》、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、《有司》、《燕禮》、《泰射》七篇，乙本有《服傳》一篇，丙本僅《喪服》一篇。漢簡本篇次與今本《儀禮》及大、小戴本均不同，文字與今本亦有出入。

終東漢之世，治《儀禮》者雖有傳授，而習者實寡。漢靈帝熹平年間，蔡邕奏定六經文字，而有熹平石經之作，《儀禮》亦與焉。大儒鄭玄遍注群經，尤以《三禮注》成就最高。《儀禮注》中，鄭氏兼用

今古文，博采衆家，文字精審，至今仍是《儀禮》最重要的注本。三國時，王肅亦曾注解是經，唐時已不傳。南北朝治禮名家衆多，咸以鄭氏學爲宗。而齊之黃慶、隋之李孟哲最爲著名。唐高宗永徽年間，太學博士、弘文館學士賈公彥即以黃、李二家義疏之作爲基礎，對經注疏通證明，增廣補益，間下己意，而成《儀禮疏》，遂駕諸家而上之，成爲《儀禮》注釋史上繼鄭注之後，又一重要的著作。故後世流傳頗廣。

北宋，三《禮》之學講習亦盛。《儀禮》一經，先後有李如圭《儀禮集釋》、《儀禮釋官》、《儀禮綱目》，張淳《儀禮識誤》之作。而朱子之《儀禮經傳通解》一書，以十七篇爲主，取大、小戴及它書涉禮者附之。朱子本人僅成家、鄉、學、邦國、王朝五禮，而喪、祭未成，後由黃榦、楊復續成。魏了翁之《儀禮要義》來源於宋景德官本，雖以抄掇爲主，但正如前人所云，「有刪節而絕無改竄」，對於保存注疏有相當之價值。清代重新合刻《儀禮》經、注、

疏，即以之補宋景德官本《儀禮疏》之缺卷。

有宋一代，十三經注疏合刻本陸續問世。而《儀禮》一經，南宋末，經注與疏猶自別行。直至明嘉靖五年陳鳳梧始合《儀禮疏》於經注而並其卷第。陳本始刻於山東，後版歸南京國子監。故南雍本由陳本而來。之後汪文盛、李元陽相繼刊刻此書。其中李元陽本，因其刻于福建，世稱閩本，爲九行二十一字，小字雙行，白口，四周單邊。汪文盛刻本亦於嘉靖間刊于福州，每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，注文雙行，疏字外加一圈。萬曆時，北京國子監據閩本重雕，始萬曆十四年（一五八六），成於萬曆二十一年，稱北監本，分卷皆依閩本，唯注文改用小字單行，空左偏右，與閩本同，中字不同，版心皆記刊刻年日，每標籤題次行，分別列校刊及重修者祭酒司業銜名。明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，毛晉汲古閣刊群經注疏，至崇禎十三年告竣，以北監本翻刻，行款訛脫，多依其舊。爲九行二十一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左右雙邊，單魚，亦係仿刻閩

本。明嘉靖時，又有聞人詮校、應櫟刻《儀禮注疏》十七卷，每半頁九行十八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四周雙邊。亦是據陳本而來。清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），武英殿翻刻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十行二十一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左右雙邊，單魚尾，亦據明崇禎北監本而刻。而乾隆三十八年于敏中《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》所錄之《儀禮注疏》及《四庫全書》抄錄者，亦從武英殿本而來。

以上諸刻《儀禮注疏》，均為十七卷本。一切惟《通解》之從，遂盡失賈氏之舊。散疏入注，而注之分卷，遂為疏之分卷，割裂五十卷之《儀禮疏》分系於經注之下為十七卷。且經注後即附陸德明《釋文》。

清代禮學興盛，名家輩出。由張爾岐發其端，吳廷華、蔡德晉、盛世佐、江永、凌廷堪、段玉裁、胡承珙、沈彤、程瑤田、褚寅亮、丁晏、胡匡衷、張惠言、胡培翬等繼之，曹元弼殿其後，在《儀禮》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。在《儀禮》文本的校勘

方面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。盧文弨《儀禮注疏詳校》、金曰追《儀禮經注疏正訛》、阮元《儀禮石經校勘記》、徐養原《儀禮注疏校勘記》、曹元弼《禮經校釋》等一系列高水準校勘之著作問世。由於學界對《儀禮》一書的持續關注，人們日益不滿於十七卷系統之《儀禮注疏》，於是有《儀禮注疏》新的合刻本問世。先是，藏書家黃丕烈家藏宋景德官本《儀禮疏》，不過缺卷三十二至三十七，除此尚缺十三翻。此本後歸汪士鍾藝芸書舍收藏，後由汪氏影寫重雕于道光十年，由顧千里董其事。但在此之前，張敦仁、阮元《儀禮注疏》刻本，都曾以唐石經經文、宋嚴州單注本與宋景德官本《儀禮疏》之校本合刊《儀禮注疏》。張本刻於嘉慶十一年，但疏所缺卷用魏了翁《儀禮要義》補足。所缺卷葉，則用其他明本補足。校對係清代校勘名家顧廣圻所為。張本經、注、疏選擇精當，而又精校熟讎，故世稱善本。張本經注以疏為主，故從宋代《儀禮疏》五十卷之卷第，插經注於其中，故為五十卷本，

單葉十行十七字，小字雙行二十三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而阮本刻於嘉慶二十年，作法一仍張氏，亦為五十卷本。阮刻於江西南昌府學，故稱南昌府學本。阮元所刻《十三經注疏》又有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）廣東書局刊本，同治十一年江西書局刊本，光緒十三年（一八七七）上海脈望仙館石印本，光緒十八年湖南寶慶務本書局刊本，光緒十三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，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，民國十一年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，民國十四年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，一九五七年北京中華書局本。以上諸本，因多次翻刻，略有異同。阮刻《儀禮注疏》以中華書局《十三經注疏》本最為通行，但中華書局本阮刻《儀禮注疏》，實非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本之舊，其中文字多有改動，不乏妄改之處，使得其版本價值遜色不少。

本次校點，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張敦仁本為底本，酌取阮元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》（簡稱「阮校」）與孫詒讓《十三經注疏校記》（簡稱「孫校」）及

曹元弼《禮經校釋》（簡稱「曹校」）的校勘成果。在校點過程中，主要過錄了北大社《十三經注疏》本的點校成果，是由我的研究生羅婷婷完成的。並參考了黃侃、王輝及方向東等人相關著作與論文。由於時間及筆者學力限制，於校勘、標點等方面均有許多不足之處，敬請讀者諒解與指正。

校點者 彭林

重刻儀禮注疏序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撰

《儀禮》經、鄭注、賈疏，前輩每言其文字多誤者，予因徧搜各本而參稽之，知經文尚存唐開成石刻可以取正，注文則明嘉靖時所刻頗完善，其疏文之誤，自陳鳳梧本以下約略相同。比從元和顧千里行篋中見所用宋景德官本手校疏，凡正譌補脫、去衍乙錯，無慮數千百處，神明煥然，爲之改觀。千里又用宋嚴州本校經及注，視嘉靖本尤勝。皆據吳門某氏家之所藏也。夫二本之在天壤間，爲功於此經非淺，而獲見者罕，不亦惜哉。遂與千里商榷，合而編之，重刻

以行世。其列卷依景德爲五十者，以尚是賈氏所分也。自卅二至卅七損失六卷，校以魏鶴山《要義》而循其次第者，魏所用即景德本也。餘卷有缺葉，不得不取明以來本足之，而必記其數者，傳信也。經、注之文間有與疏違互者，以其元非一本，不可強同也。嚴州本之經較諸唐石刻或有一二不合，今猶仍之者，著異本之所自出也。注與疏兩宋本非必全無小小轉寫之譌，不欲用意見更易者，所以留其真，慎之至也。至於經也、注也、疏也，於各本孰爲同、孰爲異，祛數百年來承譌襲舛，以還唐、宋相傳之舊，則釐然具在，不難覆案也。若夫近日從事校讎者不止一家，覈其論說，或取諸《經傳通解》等，或直憑胸臆而已，莫不猶治絲而棼之，手雖繁而絲益亂。唯執此訂彼，其是非得失庶可決定也。自今卓絕之士如張

蒿庵、顧亭林其人，以爲依據，乃無當時殘缺之慨。而由是脩明通儒之業，則聖之經、賢之傳，其精微且於斯，焉在文字云乎哉。嘉慶丙寅七月。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，元和縣學

生員顧廣圻覆校，嘉慶十一年六月刊。

儀禮疏卷第一 儀禮卷第一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《儀禮疏》序。○竊聞道本沖虛，非言無以表其疏，言

有微妙，非釋無能悟其理。是知聖人言曲，事資注釋而

成。至於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，發源是一，理有終始，分爲二

部，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。《周禮》爲本，《儀禮》爲本，

本則難明，未便易曉。是以《周禮》注者則有多門，《儀禮》

所注後鄭而已。其爲章疏，則有一家；信都黃慶者，齊之

盛德；李孟哲者，隋曰碩儒。①慶則舉大略小，經注踈漏，

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。哲則舉小略大，經注稍周，似入室

近觀而遠不察。一家之疏，互有脩短，②時之所尚，李則

爲先。案《士冠》三加，有緇布冠、皮弁、爵弁，既冠又著玄

冠見於君，有此四種之冠，故記人下陳緇布冠、委貌、周弁

以釋經之四種。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，而李、公委貌與

弁皆天子始冠之冠，李之謬也。《喪服》一篇，凶禮之要，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，時之所以皆資黃氏。案鄭注《喪服》引《禮記·檀弓》云：「經之言實也，明孝子有忠實之心，故爲制此服焉。」則經之所作，表心明矣。而黃氏妄云：「衰以表心，經以表首。」以黃氏公違鄭注，黃之謬也。黃、李之訓，略言其一二，餘足見矣。今以先儒失路，後宜易塗，故悉鄙情，聊裁此疏。未敢專欲，以諸家爲本，擇善而從，兼增己義。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，僉謀已定，庶可施以函丈之儒。③青衿之俊，幸以去瑕取玖，得無譏焉。

士冠禮第一

疏

《士冠禮》第一。○鄭《目錄》云：「童

子任職居士位，年二十而冠。主人玄冠、朝服，則是於諸侯。④天子之士朝服、皮弁、素積。古者四民世事，士之

①「曰」，原本作「日」，據阮校改。

②「脩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長」。

③「施以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以施」。

④「則是於諸侯」，阮校云：毛本，是「下有「仕」字，故作「則是諸侯之仕」。

子恒爲士。冠禮於五禮屬嘉禮，大、小戴及《別錄》此皆第一。○釋曰：鄭云「童子任職居士位，年二十而冠」，爲士身加冠。知者，鄭見下《昏禮》及《士相見》皆據士身自昏、自相見，又《大戴禮·公冠》篇及下「諸侯有冠禮，夏之末造」，亦據諸侯身自加冠，故鄭據士身自加冠爲目也。鄭云「四人事，士之子恒爲士」者，是《齊語》文。彼云：「桓公謂管仲曰：『成人之事若何？』管子對曰：『四人勿雜處也。』」公曰：「處士農工商若何？」管子對曰：「昔聖王之處士，就閑燕也；處工，就官府也；處商，就市井也；處農，就田野也。少而習焉，其心安焉。是四人事，士之子恒爲士也。」引之者，證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。若士之子，則四十彊而仕，何得有二十爲士自加冠也？「二十而冠」者，鄭據《曲禮》文「二十曰弱冠」，故云「年二十而冠」。其大夫始仕者，二十已冠訖，五十乃爵命爲大夫，故大夫無冠禮。又案《喪服》小功章云：「大夫爲昆弟之長殤。」鄭云：「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，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。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。」《小記》云：「丈夫冠而不爲殤。」①大夫身已加冠，降兄殤在小功，是身有德行，得爲大夫冠，不以二十始冠也。若諸侯則十二而冠，故《左傳》襄九年：「晉侯與諸侯伐鄭還，」公送晉侯，以公宴于河上，問公年，

季武子對曰：「會于沙隨之歲，寡君以生。」注云：「沙隨在成十六年。」晉侯曰：「十二年矣，是謂一終，一星終也。國君十五而生子。冠而生子，禮也。君可以冠矣。」是諸侯十二而冠也。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，故《尚書·金縢》云：「王與大夫盡弁。」時成王年十五，云「王與大夫盡弁」，則知天子，亦十二而冠矣。又《大戴禮》云：「文王十三生伯邑考。」《左傳》云：「冠而生子，禮也。」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。若夏之天子，諸侯與殷天子，亦十二而冠可知。若天子之子，則亦二十而冠，故《禮記·祭法》云：「王下祭殤五。」又《禮記·檀弓》云：「君之適長殤，車三乘。」是年十九已下乃爲殤，②故二十乃冠矣。若天子諸侯冠，自有天子諸侯冠禮，故《大戴禮》有《公冠》篇，天子自然有冠禮，但《儀禮》之內亡耳。士既三加，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。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。故《大戴禮·公冠》篇云「公冠四加」者，緇布、皮弁、爵弁後加玄冕，天子亦四加，後當加袞冕矣。案下文云：「天子之元子猶士，

①「文」原作「大」，阮校云：「閩本、毛本作「文」並依《喪服小記》改正。今據改。」

②「乃」，曹校謂疑當爲「仍」。

天下無生而貴者。」^①則天子之子雖早冠，亦用土禮而冠。案《家語·冠頌》云：「王太子之冠擬冠。」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。若然，諸侯之子不得四加，與士同，加可知。鄭又云「冠於五禮屬嘉禮」者，鄭據《周禮》大宗伯所掌五禮：吉、凶、賓、軍、嘉而言。《宗伯》云：「以嘉禮親萬民。」下云：「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。」是冠禮屬嘉禮者也。鄭又云「大、小戴及《別錄》此皆第一者，大戴、戴聖與劉向爲《別錄》，十七篇次第皆《冠禮》爲第一，《昏禮》爲第二，《士相見》爲第三，白茲以下，篇次則異。故鄭云「大、小戴、《別錄》即皆第一」也。^②其劉向《別錄》，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，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，故鄭用之。至於大戴，即以《士喪》爲第四，《既夕》爲第五，《士虞》爲第六，《特性》爲第七，《少牢》爲第八，《有司徹》爲第九，《鄉飲酒》第十，《鄉射》第十一，《燕禮》第十二，《大射》第十三，《聘禮》第十四，《公食》第十五，《覲禮》第十六，《喪服》第十七。小戴於《鄉飲》、《鄉射》、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四篇亦依此《別錄》次第，而以《士虞》爲第八，《喪服》爲第九，《特性》爲第十，《少牢》爲第十一，《有司徹》爲第十二，《喪》爲第十三，^③《既夕》爲第十四，《聘禮》爲第十五，《公食》爲第十六，《覲禮》爲第十七。皆尊卑吉凶雜亂，故鄭玄皆不從之矣。

儀禮疏

「儀禮」○釋曰：儀禮者，一部之大名，士冠者，當

篇之小號。退大名在下者，取配注之意故也。然《周禮》言周不言儀，《儀禮》言儀不言周，既同是周公攝政八年所制，題號不同者，《周禮》取別夏、殷，故言周，《儀禮》不言周者，欲見兼有異代之法。故此篇有「醺用酒」，《燕禮》云「諸公」，《士喪禮》云「商祝」、「夏祝」，是兼夏殷，故不言周。又《周禮》是統心，《儀禮》是履踐，外內相因，首尾是，故《周禮》已言周，《儀禮》不須言周，周可知矣。且《儀禮》亦名《曲禮》，故《禮器》云：「經禮三百，曲禮二千。」鄭注云：「曲猶事也，事禮謂今禮也，其中事儀二千。」言儀者，見行事有威儀，言曲者，見行事有屈曲，故有二名也。

鄭氏注疏「鄭氏注」○釋曰：《後漢書》云：「鄭玄，字康成，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，鄭崇之後也。」言「注」者，注義於經下，若水之注物。亦名爲「著」，故鄭敘云：「凡著三禮七十二篇。」云「著」者，取著明經義者也。孔子之徒言

① 「下」原作「子」，據阮本改。

② 「即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此」。

③ 「喪」上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士」字。

「傳」者，取傳述之意。爲意不同，^①故題目有異也。但《周禮》六官六十，敘官之法，事急者爲先，不問官之大小。《儀禮》見其行事之法，賤者爲先，故以士冠爲先，無大夫冠禮，諸侯冠次之，天子冠又次之，其昏禮亦士爲先，大夫次之，諸侯次之，天子爲後；諸侯鄉飲酒爲先，天子鄉飲酒次之；鄉射、燕禮已下皆然。又以《冠》、《昏》、《士相見》爲先後者，以二十而冠，三十而娶，四十彊而仕，即有摯見鄉大夫、見已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。又爲鄉大夫、州長行鄉飲酒、鄉射之事，已下先吉後凶，盡則行祭祀吉禮。^②次敘之法，其義可知，略陳《儀禮》元本。至於禮之大義，備於《禮記疏》。

士冠禮。筮于廟門。

筮者，以善問日吉凶於《易》也。冠必筮日於廟門者，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。

廣謂禰廟，不於堂者，嫌著之靈由廟神。^疏上冠一至，廟

門。○釋曰：自此至「宗人告事畢」一節，論將行冠禮，先筮

取日之事。案下文云：布席于門中，闔西，闔外一者，闔爲

門限，^③即是門外。故《特牲禮》筮日，主人，即位於門外，

西面。此不言門外者，闔外之文可參，故省文也。○注

「筮者」至「廟神」○釋曰：鄭知筮以善者，《曲禮》云「龜曰卜，蓍曰筮」，故知筮以善也。云「問日吉凶於《易》也」者，下云：「若不吉，則筮遠日，如初儀。」又案《周禮》大卜掌三易：一曰《連山》，二曰《歸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筮得卦，以《易》辭占吉凶，故云「問日吉凶於《易》也」。不筮月者，《夏小正》云：「二月綏多士女，冠子取妻時也。」既有常月，故不筮也。云「冠必筮日於廟門者，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」者，案《冠義》云：「筮日筮賓，所以敬冠事。敬冠事，所以重禮。」是筮日爲重禮之事也。《冠義》又云：「古者重冠。重冠，故行之於廟。行之於廟者，所以尊重事。尊重事，而不敢擅重事。不敢擅重事，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。」是「成人之禮成子孫也」。此經唯論父子、兄弟，不言祖孫，鄭兼言孫者，家事統於尊，若祖在則爲冠主，故兼孫也。云「廟謂禰廟」者，案《昏禮》「行事皆直云「廟」，記云「凡行事受諸禰廟」，此經亦直云「廟」，故知亦於禰廟也。然《儀禮》之內單言「廟」者皆是禰廟，若非禰廟，則以廟名

①「意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義」。

②「盡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凶」字。

③「闔」，阮校云：盧文弨改作「闔」。當是。

別之。故《聘禮》云：「賓朝服問卿，卿受于祖廟。」又受聘在始祖廟，即云「不腆先君之祧」。是不言於廟，舉祖、祧以別之也。上於廟，若天子、諸侯冠，在始祖之廟，是以《襄九年》季武子云：「以先君之祧處之。」祧則與《聘禮》先君之祧，謂遷主所藏始祖廟也。^①若然，服氏注以祧為曾祖者，^②以其公還及衛，冠於衛成公之廟。服注：「成公，衛曾祖。」故以祧為曾祖廟，時不冠於衛之始祖，以非己廟故也。無大夫冠禮，若幼而冠者，與上同在禰廟也。云「不於堂者，嫌著龜之靈由廟神」者，此據經冠在廟堂，此著筮在門外，不同處，故以廟決堂。^③以著自有靈，知吉凶，不假廟神，故云「嫌著龜之靈由廟神」也。案《天府職》云：「季冬，陳玉，以貞來歲之美惡。」注云：「問歲之美惡，謂問於龜。凡卜筮者，實問於鬼神，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。」若然，卜筮實問七八九六之鬼神，故以六玉禮耳。而龜筮直能出其卦兆之占，似無靈者，各有所對。若以著龜對生數，成數之鬼神，則著龜直能出卦兆，不得有神。若以卦對生成之鬼神，則著龜亦自有神。是以《易·繫辭》云：「著之德圓而神。」又云：「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善於蓍龜。」又郭璞云：「上有蔭叢蓍，下有千齡蔡。」凡蟲之智莫善於龜，凡草之靈莫善於蓍，蓍龜自有靈

也。若著自有神，^①不假廟神也。不於寢門筮者，一取成人之禮成子孫，二兼取鬼神之謀。故《易·繫辭》云：「人謀鬼謀。」鄭注云：「鬼謀，謂謀卜筮於廟門」是也。主人玄冠，朝服，緇帶，素鞶，即位于門東，西面。主人，將冠者之父兄也。玄冠，委貌也。朝服者，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。衣不言色者，衣與冠同也。筮必朝服者，尊著龜之道。緇帶，黑緇帶。士帶博二寸，再緇四寸，屈垂三尺。素鞶，白韋鞶，長三尺，上廣一尺，下廣二尺，其頸五寸，肩、革帶博二寸。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，皮弁以日視朝。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，朝服以日視朝。凡染黑，五人為緇，七人為緇，玄則六人與？^②疏「主人」至「西面」○釋曰：此主人將欲謀日之時，先服，即位於禰廟門外東，西面立，以待筮事也。○注「主人」至「入與」○釋曰：經直云「主人」，當是父子加冠之禮。知兼有兄者，《論語》云：「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。」父兄者，一家之統，父不

①「廟」，原作「同」，今據本書卷二十六下改。

②「氏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虔」。」

③「廟」，曹校云疑當為「門」。

④「若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是知」。」

在則兄爲主可知，故兼其兄也。又案下文：「若孤子，則父兄戒宿。冠之日，主人紒而迎賓。」則無親父親兄，故彼注云：「父兄，諸父諸兄。」則知此主人迎賓是親父親兄也。云「玄冠，委貌」者，此云「玄冠」，下記云「委貌」，彼云「委貌」，見其安正容體，此云「玄冠」，見其色，實一物也。云「朝服者，十五升布衣」者，《雜記》云：「朝服十五升布也。」云「素裳」者，雖經不言裳，裳與鞞同色。云「素鞞」者，^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。云「衣不言色者，衣與冠同也」者，禮之通例，衣與冠同色，故《郊特牲》云「黃衣、黃冠」是也。裳與鞞同色，故下爵弁服纁裳、韎鞞，韎鞞即纁之類是也。^②經直云「朝服」，不言色，與冠同可知也。若然，鄭不言裳與鞞同色者，舉衣與冠同，裳與鞞同亦可知，故不言也。其衣冠色異，經即別言之，是以下云爵弁服純衣是也。云「筮必朝服者，尊蓍龜之道」者，此決正冠時，主人服玄端、爵鞞，不服，^③此服朝服，是尊蓍龜之道也。若然，下又云「有司如主人服」，又「宿賓，賓如主人服」，又宿贊冠者及夕爲期皆朝服。云「尊蓍龜」者，案《鄉飲酒》主人朝服，則此有司、賓主朝服，自是尋常相見所服，非特相尊敬之禮，此筮而朝服，決正冠時與士之祭禮入廟常服玄端，今此筮亦在廟，不服玄端，故云「尊蓍龜之道」。此

筮唯有蓍草，言龜者，按《周禮》小事徒筮而已，若大事，先筮而後卜。龜筮是相將之物，同著朝服，故兼言龜，是以《雜記》卜筮皆朝服也。案《特牲禮》筮日與祭同服玄端，《少牢》筮日與祭同服朝服，不特尊蓍龜者，彼爲祭事，龜不可尊於先祖，故同服，此爲冠事，冠事龜可尊於子孫，故服異也。云「緇帶，黑纁帶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：「君素帶，終裊，大夫素帶，裊垂，士練帶，率下裊。」注云：「大夫裊其紉及末，士裊其末而已。」又云：「雜帶，君朱綠，大夫玄華，士緇裊。」鄭云：「君裊帶，上以朱，下以綠，終之；大夫裊垂，外以玄，內以華；士裊垂之下，外內皆以緇，是謂緇帶。」鄭彼云「是謂」者，指此文也。若然，天子、諸侯帶繞腰及垂者皆裊之；大夫則不裊其繞腰者，直裊垂之三尺屈而重者；士則裊其末，繞三尺所垂者，不裊在者。若然，大帶所用物，大夫已上用素，士練纁爲帶體，所裊者用緇。

- ①「云素鞞者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作「既云素鞞」。《要義》無此下十六字，別有「素裳積白素絹爲之」八字在「其衣冠色異」上。
- ②「韎鞞即纁之類」，曹校云「韎」字當刪。
- ③「不服」下，曹校云脫「朝服」二字。

則此言「緇」，據裨者而言也。云「士帶博二寸，再繚四寸，屈垂三尺」者，此亦《玉藻》文。大夫已上，大帶博四寸，此士卑，降於大夫已上，博一寸，再繚共爲四寸，屈垂三尺，則大夫已上亦屈垂三尺同矣。云「素鞶，白韋鞶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：「鞶，君朱，大夫素，士爵韋。」彼以「鞶」爲摠目，而云「君朱，大夫素，士爵韋」，是鞶色不同。下云「韋」者，是君、大夫同用韋也。但彼是玄端服之鞶，此上用素韋爲之，故鄭云「白韋鞶」也。又云鞶「長三尺，博一寸」，亦皆《玉藻》文。鄭彼注云：「頸五寸，亦謂廣也。頸中央、肩兩角，皆上接革帶。肩與革帶廣同。」此鞶即黻也，祭服謂之黻，朝服謂之鞶也。云「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，皮弁以日視朝」者，此約《玉藻》而知。案彼云「天子玄端，聽朔於南門之外，皮弁以日視朝」，又云「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，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」，彼注云「端當爲冕」，謂天子以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堂之中。彼皆不言臣，此鄭兼言臣者，欲見在朝君臣同服。引之者，證此玄冕朝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。則諸侯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皮弁以筮日，天子與其臣與子加冠同服玄冕以筮日矣。知天子服玄冕，諸侯服皮弁以筮日者，鄭既取君臣同服，明筮時還君臣同服。若云天子用玄冕，諸侯用皮弁，^①其臣不得上同

于君，君下就臣，同朝服也。云「凡染黑，五人爲緇，七人爲緇，玄則六人與」者，案《爾雅》：「一染謂之緇，再染謂之緇，三染謂之緇」，此三者皆是染赤法。《周禮·鍾氏》染鳥羽云：「二人爲緇，五人爲緇，七人爲緇。」此是染黑法，故云「凡染黑也」。但《爾雅》及《周禮》無四人與六人之文，《禮》有色朱玄之色，故注此玄則六人，下經注云「朱則四人，無正文，故皆云與」以疑之。但《論語》有紺緇連文，紺又在緇上，則以緇入赤爲朱，若以緇入黑則爲紺。故《淮南子》云：「以涅染緇則黑于涅。」^②又以紺入黑汁則爲緇，故紺緇連言也。若然，玄爲六人，緇爲七人，深淺不同。而鄭以衣與冠同，以緇與玄同色者，大同小異，皆是黑色，故云同也。有司如主人服，即位于西方，東面，北上。有司，群吏有事者，謂主人之吏，所自辟除府史以下，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。

疏「有司」至「北上」

○釋曰：此論主人有司從主人有事，故立位于廟門外西

^① 兩「用」字，阮校云：「閩本俱作「同」，陳本上句作「同」，下句作「用」。」

^② 「緇」，阮校云：「似當作「紺」。後「爵弁服」節疏引作「紺」。」

方，東面以待事也。○注「有司」至「是也」○釋曰：士雖無臣，皆有屬吏、胥徒及僕隸，故云「有司，群吏有事者」也。云「謂主人之吏，所自辟除府史以下」者，^①案《周禮》三百六十官之下，皆有府史、胥徒，不得君命，主人自辟除，去役賦，補置之是也。又案《周禮》皆云「府史」，此云「群吏」，吏、史亦一也，故舉漢法為證。又《周禮》鄭注云：「官長所自辟除」，此云「主人」者，以此經云「主人」，故依經而直云「主人」，中亦為長者也。^②又此注以有司為群吏，案《特牲》以有司為上屬吏，不同者，言「群吏」則為府史、胥徒也，言「屬吏」則謂君命之上。是以下文「宿贊冠者」注云：「謂賓若他官之屬，中上若下上也。」又「主人贊者」，亦云「其屬中士若下士」。是言「屬」者，尊之義。《特牲》之有司，上之屬吏，亦親類也。《特牲》有司之上，有子姓，此文無者，彼祭祀事重，故子姓皆來，此冠事稍輕，故容有不至，故不言。筮與席、所卦者具饌于西塾。筮所以問吉凶，謂蓍也。所卦者，所以畫地記爻。《易》曰：「六畫而成卦。」饌，陳也。具，俱也。西塾，門外西堂也。疏「筮與」至「西塾」○釋曰：下云「布席于門中，闕西，闕外」，彼據筮。此云「西塾」，據陳處。^③○注「筮

所」至「堂也」○釋曰：「筮所以問吉凶，謂蓍也」者，案《曲禮》云：「龜為卜，策為筮。」^①故知問吉凶謂蓍。案《易》筮法用四十九蓍，分之為二以象兩，卦一以象三，揲之以四，以象四時，歸奇于扚以象閏。十有八變而成卦」是也。云「所卦者，所以畫地記爻」者，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。但古用木畫地，今則用錢：以三少為重錢，重錢則九也；三多為交錢，交錢則六也；兩多一少為單錢，單錢則七也；兩少一多為拆錢，拆錢則八也。案《少牢》云：「卦者在左坐，卦以木。」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。云《易》曰：「六畫而成卦」者，《說卦》文。彼云：「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，兼三才而兩之，故《易》六畫成卦。」注云：「三才，天地人之道。六畫，畫六爻。」引之者，證畫地識爻之法。云「西塾，門外西堂也」者，案《爾

①「者」上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」九字，與徐本注合。

②「中」，阮本作「主」，曹校云各本作「主」似是。

③「處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言」字。

④「策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筮」，陳作「筮」。

雅》云：「門側之堂謂之塾。」即《士虞禮》云「羞燔俎在內西塾上，南順」是也。筵在門外，故知此經西塾，門外西堂也。布席于門中，闔西，闔外，西面。闔，門槪。

闔，闔也。古文「闔」爲「塾」，「闔」爲「塾」。

疏「布席」至

「西面」○釋曰：此所布之席，擬卜筮之事。言在「門中」者，以大分言之。云「闔西，闔外」者，指陳席處也。○注

「闔門」至「爲塾」○釋曰：云「闔，門槪」者，闔一名槪也。

云「闔，闔也」者，《曲禮》云：「外言不入于闔。」闔，門限，與闔爲一也。云「古文闔爲塾，闔爲塾」者，遭于暴秦燔滅典

籍，漢興求錄遺文之後，有古書、今文。①《漢書》云：魯人

高堂生，爲漢博士，傳《儀禮》十七篇，是今文也；至武帝之末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得古《儀禮》五十六篇，②其字皆以

篆書，是爲古文也。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，而字

多不同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，秘在於館。鄭注《禮》之

時，以今、古二字並之。若從今文不從古文，即今文在經，

闔、闔之等是也，於注內疊出古文，塾、塾之屬是也。若從

古文不從今文，則古文在經，注內疊出今文，即下文「孝友

時格」，鄭注云「今文格爲暇」，又《喪服》注「今文無冠布

纓」之等是也。此注不從古文塾、塾者，以塾、塾非門限之

義，③故從今不從古也。《儀禮》之內，或從今，或從古，皆

逐義彊者從之。若二字俱合義者，則互挽見之，即下文云

「壹揖壹讓升」，注云「古文壹皆作一」。《公食大夫》「三牲

之肺不離，贊者辯取之，一以授賓。」④注云：「古文一爲

壹。」是大小注皆疊今古文，二者俱合義，故兩從之。又鄭

疊古今之文者，皆釋經義盡乃言之。若疊今古之文說，⑤

須別釋餘義者，則在後乃言之，即下文「孝友時格」注云：

「今文格爲暇」，又云「凡醯不祝」之類是也。若然，下記

云：「章甫，殷道。」鄭云：「章，明也。殷質，言以表明丈夫

也。甫或爲父，今文爲斧。」事相違，⑥故因疊出今文也。

筮人執筴，抽上韝，兼執之，進受命於主人。

筮人，有司主三《易》者。韝，藏筴之器，今時藏弓矢者謂

①「書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文」。

②「古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亡」。

③「門限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門槪」二字。

④「辯」，阮校云：諸本俱作「辨」。

⑤「今古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古今」。「說」，阮校云：一

本改作「訖」。

⑥「違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爲」。曹校云毛本作「爲」似

之輶丸也。兼，并也。進，前也，自西方而前。受命者，當知所筮也。

疏

「筮人」至「主人」○釋曰：此經所陳據筮時

之事。案《少牢》云：「史左執筮，右抽上輶，兼與筮執之，東面，受命于主人。」得主人命訖，「史曰：『諾。』西面于門西，抽下輶，左執筮，右兼執輶以擊筮，乃立筮」。此云「筮」，彼云「筮」，一也。但筮法不殊，此亦應不異。《少牢》具陳，此不言者，文不具，當與彼同。案《二正記》大夫著五尺，故立筮，士之著三尺，當坐筮，與彼異也。○注「筮人」至「筮也」○釋曰：案《周禮·春官》：「筮人掌三《易》，一曰《連山》，二曰《歸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」注云：「問著曰筮，其占《易》。」是筮人主三《易》者也。云「輶，藏筮之器」者，輶有二，其一從下向上承之，其一從上向下輶之也。云「今時藏弓矢者謂之輶丸也」者，此舉漢法為況，亦欲見輶弓矢者以皮為之。故《詩》云：「象弭魚服。」是以魚皮為矢服，則此輶亦用皮也。知「自西方而前」者，上云「即位于西方」，故知前向東方受命也。云「受命者，當知所筮也」者，謂執之不知以請筮何事，^①宰遂命之也。凡卜筮之法，案《洪範》云：「七稽疑，擇建立卜筮人」，「三人占，從二人之言」。又案《尚書·金縢》云：「乃卜三龜，一習吉。」則天子、諸侯卜時三龜並用，于玉、瓦、原三人各占

一兆也。筮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、《周易》亦三《易》並用。夏殷以不變為占，《周易》以變者為占，亦三人各占一《易》。

筮皆三占從二，三者三吉為大吉，一凶為小吉，三凶為大凶，一吉為小凶。案《士喪禮》筮宅，「卒筮，執卦以示命筮者，命筮者受視，反之，東面，旅占」。注云：「旅，衆也。反與其屬共占之，謂掌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、《周易》者。」又卜葬曰云：「占者三人在其南。」注云：「占者三人，掌玉兆、瓦兆、原兆者也。」《少牢》大夫禮，亦云「三人占」。鄭既云「反與其屬占之」，則鄭意大夫卜筮，^②同用一龜一《易》，三人共占之矣。其用一龜一《易》，則三代顙用，^③不專一代。故《春秋緯·演孔圖》云：「孔子脩《春秋》，九月而成，卜之得陽豫之卦。」宋均注云：「陽豫，夏殷之卦名。」故今《周易》無文。是孔子用異代之筮，^④則大夫卜筮，皆不常據一代之也。宰自右少退，贊命。宰，有司主政教

①「執之不知」，曹校云：「之」字衍，「執不知」三字出《公羊解詁》。

②「卜」，原作「十」，據阮本改。

③「顙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類」，「顙」即「科」字。

④「異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二」。

者。自，由也。①贊，佐也。命，告也。佐主人告所以筮也。《少儀》曰：「贊幣自左，詔辭自右。」**疏**，宰自一至「贊

命」○注「宰有」至「自右」○釋曰：知宰是「有司主政教者」，士雖無臣，以屬吏爲宰，若諸侯使司徒兼冢宰以出政教之類，故云「主政教者」。引《少儀》者，取證贊命在右之義。以其地道尊右，故贊命皆在右。是以《士喪禮》亦云：

「命筮者在主人之右。」注云：「命尊者宜由右出。」《特性》云：「宰自主人之左贊命。」不由右者，爲神求吉變故也。

《士喪》在右不在左者，以其始死，未忍異于生，故在右也。《少牢》宰不贊命，大夫尊屈，士卑不嫌，故使人贊命也。筮人許諾，右還，即席坐，西面，卦者在左。

即，就也。東面受命，右還北行就席。卦者，有司主畫地識爻者。**疏**，筮人一至「在左」○釋曰：此言筮人於主人受

命訖，②行筮事也。但「即席坐，西面」者，主人爲筮人而言，③作「坐」文宜在「西面」下。④今退「西面」于下者，欲西面之文下就畫卦者，亦西向故也。○注「即就」至「爻者」○釋曰：鄭知「東面受命」者，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東面，主人在門東西面，今從門西東而主人之宰命之，故「東面受命」可知也。知「右還北行就席」者，以其主人在門外

之東南，席在門中，故知右還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。云「卦者，有司主畫地識爻者」，上云「所卦者」謂於此云卦者據人以杖畫地，⑤記識爻之七八九六者也。卒筮，書卦，執以示主人。卒，已也。書卦者筮人，以方寫所得之卦。**疏**，卒筮「至」主人○釋曰：此言所筮六爻俱

了，卦體得成，更以方版畫體，示主人之事也。○注「卒已」至「之卦」○釋曰：云「書卦者筮人」者，下文云「筮人還，東面旅占」，明此書卦是筮人也。不使他人書卦者，筮人尊卦亦是尊蓍龜之道也。⑥案《特性》云：「卒筮，寫卦，筮者執以示主人。」注云：「卦者主畫地識爻，六爻備，乃以方版寫之。」則彼寫卦亦是卦者，故鄭云卦者畫爻者。彼爲祭禮，吉事尚提提，故卦者寫卦，筮人執卦以示主人。

①「由」原作「猶」，嚴州本、徐本、阮本俱作「由」，據改。

②「於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以」。

③「主人」，盧文弨以「人」爲衍字。

④「作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則」。

⑤「謂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木」字。

⑥「筮人尊卦亦是尊蓍龜之道也」，曹校云：上「尊」字略逗，「卦」上脫「書」字，「卦」字句。

《士喪禮》注云：「卦者寫卦示主人。」經無寫卦之文，是卦者自畫示主人。以其喪禮遽于事，故卦者自畫自示主人也。此冠禮，筮者自寫自示主人，^①冠禮異于祭禮、喪禮故也。主人受眊，反之。反，還也。

疏「主人受眊

反之」○釋曰：此筮訖，寫所得卦示主人。主人受得省視，雖未辨吉凶，主人尊，先受視以知卦體而已。主人既知卦體，反還與筮人，使人知其占吉凶也。^②筮人還，東

面旅占，卒，進告吉。旅，衆也。還與其屬共占之。

古文「旅」作「臚」也。

疏「筮人」至「告吉」○釋曰：此言筮

人既於主人受得卦體，還于門西，東面旅共占之。是吉

卦，乃進向門東，東面告主人云吉也。若不吉，則筮

遠日，如初儀。遠日，旬之外。**疏**「若不」至「初儀」

○釋曰：《曲禮》：「吉事先近日。」此冠禮是吉事，故先筮

近日，不吉乃更筮遠日。是上旬不吉，乃更筮中旬，又不

吉，乃更筮下旬。云「如初儀」者，自「筮于廟門」已下至

「告吉」是也。○注「遠日，旬之外」○釋曰：《曲禮》云：

「旬之內曰近某日，旬之外曰遠某日。」彼據吉禮而言。

「旬之內曰近某日」，據上禮旬內筮，故云「近某日」，是以

《特牲》旬內筮日是也。「旬之外曰遠某日」者，據大夫以

上禮旬外筮，故言「遠某日」，是以《少牢》「筮旬有一日」是也。案《少牢》云：「若不吉，則及遠日，又筮日如初。」鄭注

云：「及，至也。遠日，後丁若後己。」言至遠日，又筮日如

初，明不并筮。則前月卜來月之上旬，上旬不吉，至上旬

又筮中旬，中旬不吉，至中旬又筮下旬，下旬不吉則止，不

祭祀也。若然，《特牲》不言「及」，則可上旬之內筮不吉，

則預筮中旬，中旬不吉又預筮下旬，又不吉則止。若此冠

禮亦先近日，《上冠禮》亦于上旬之內預筮三旬，不吉則更

筮後月之上旬。以其祭祀用孟月，不容人他月，若冠子則

年已二十，不可止，然須冠，^③故容人後月也。若然，大夫

已上筮旬外，士筮旬內。此士禮而注云「遠日，旬之外」

者，此遠日旬之外，自是當月上旬之內。筮不吉，更筮中旬

之「遠日」，^④非謂《曲禮》云，^⑤大夫以上前月預筮來月上旬

①「寫」原作「爲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②「使人知其占吉凶也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使筮人占其吉凶也」。

③「然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終」。

④「之」，原作「云」，今據盧氏《詳校》改。

⑤「云」，原作「文」，今據曹校云改。

爲「遠某日」者，彼自有遠日，與此別也。徹筵席。徹，去也，斂也。

疏，徹筵席。○注，徹，去也，斂也。○釋曰：

據席則徹去之，筵則斂藏之，故兩訓之也。宗人告事

畢。宗人，有司主禮者。

疏，宗人告事畢。○注，宗人

至，禮者。○釋曰：上雖無臣，亦有宗人掌禮，比于宗伯，故

云「有司主禮者」。主人戒賓，賓禮辭，許。戒，警

也，告也。賓，主人之僚友。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

之，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。今將冠子，故就告僚友，

使來。禮辭，一辭而許。再辭而許曰固辭。三辭曰終辭，

不許也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辭許」。○釋曰：自此以下至「賓拜

送」一節，論主人筵日訖，三日之前廣戒僚友，使來觀禮之

事也。云「主人戒賓」者，謂主人親至賓大門外之西，東

面，賓出大門外之東，西面，戒之。云「賓禮辭許」者，即下

云：「戒賓曰：『某有子某，將加布于其首，願吾子之教之

也。』賓對曰：『某不敏，恐不能共事，以病吾子，敢辭。』主

人曰：「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。」賓對曰：「吾子重有命，

某敢不從。」一是一度辭後乃許之，是「賓禮辭，許」者也。

○注「戒警」至「許也」。○釋曰：同官爲僚，同志爲友。此賓

與主人同是官，與爲同志，故以「僚友」解之。此謂上、中、

下上嘗執摯相見者也，若未嘗相見，則不必戒，故鄭以「僚友言之是也。云「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」者，則此經戒賓使來者是也。云「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」者，則《士喪禮》始死命赴者，使告君及同僚之等是也。云「禮辭，一辭而許」者，即此文是也。云「再辭而許曰固辭」者，則《士相見》云：「某也願見，無由達，某子以命命某見。」主人對曰：「某子命某見，吾子有辱，請吾子之就家也，某將走見。」賓對曰：「某不足以辱命，請終賜見。」主人對曰：「某不敢爲儀，固請吾子之就家也，某將走見。」賓對曰：「某不敢爲儀，固以請。」主人對曰：「某也固辭，不得命，將走見。」是其再辭而許，名爲固辭之義也。云「三辭曰終辭，不許也」者，又《士相見》云：「上見于大夫，終辭其摯。」是三辭不許爲終辭之義也。若一辭不許，後辭上許，則爲禮辭許。若再辭不許，後三辭上許，則爲再辭而許之，曰固辭。若不許，至于三辭又不許，則爲三辭，曰終辭不許也。又三辭而許則曰三辭，若三辭不許乃曰終辭。是以《公食大夫》戒賓，「上介出請，入告，三辭」。又《司儀》云：「諸公相爲賓，主君郊勞，交擯，三辭，車逆，拜

①「上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而」，下「三辭上許」同。

辱，三揖，三辭。」注云：「先辭，辭其以禮來于外。後辭，辭升堂。」皆是三辭而許稱三辭。若然，此戒賓，賓禮辭，許，不固辭。案《鄉飲酒》「主人請賓，賓禮辭，許」，注云：「不固辭者，素所有志。是賓習道藝，本望賓舉，是素所有志，故不固辭。此亦素有志，樂與主人歡成冠禮，故不固辭。諸經云「禮辭許」者，是素有志之類也。主人再拜，賓

荅拜，主人退，賓拜送。退，去也，歸也。」疏案《鄉

飲酒》：「主人戒賓，賓拜辱，主人荅拜。乃請賓，賓禮

辭，許。主人再拜，賓荅拜。主人退，賓拜辱。」《鄉射》亦

然，皆與此文不同，此經文不具，當依彼文爲正。但此不言「拜辱」者，亦是不爲賓已故也。前期三日，筮賓，

如求日之儀。前期三日，空二日也。筮賓，筮其可使

冠子者，賢者恒吉。《冠義》曰：「古者冠禮，筮日筮賓，所

以敬冠事。敬冠事，所以重禮。重禮，所以爲國本。」疏

「前期」至「之儀」○釋曰：此文下盡「宿贊冠者亦如之」，論

筮賓若贊冠者之節。②云「前期三日」者，加日爲期，③期

前三日也。「筮賓」者，謂於僚友衆士之中，筮取吉者爲加

冠之賓也。云「如求日之儀」者，亦于廟門外下至「告事

畢」，唯命筮別，其餘威儀並同，故云「如求日之儀」也。命

筮雖無文，宰贊蓋云：「主人某爲適子某加冠，筮某爲賓，庶幾從之。」若庶子，則改「適」爲「庶」字異，餘亦同。④此經不云命筮，并上筮日亦不云命筮者，皆文不具也。○

注「前期」至「國本」○釋曰：云「前期三日，空二日也」者，謂正加冠日是期日，冠日之前空二日外爲前期三日，故云「空二日也」。二日之中，雖有宿賓、宿贊冠者，及夕爲期，

但非加冠之事，故云「空」也。云「筮賓，筮其可使冠子者」，即下文「加」，皆賓親加冠于首者是也。云「賢者恒

吉」者，解經先戒後筮之意。凡取人之法，先筮後成。今以此賓是賢者，必知吉，故先戒賓，賓已許，方始筮之，以

其賢恒自吉，故先戒後筮之也。若賢恒吉，必筮之者，取其審慎重冠禮之事，故鄭引《冠義》爲證也。云「重禮，所

以爲國本」者，《詩》云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。」《禮運》

云：「治國不以禮，猶無耜而耕也。」故云「重禮，所以爲國

本」。

①「酒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「禮」字。」

②「若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宿賓」二字。

③「日」上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「冠」字。」

④「則改適爲一庶字異餘亦同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則改適字爲庶字其餘亦同」。」

本」也。然冠既筮賓，《特性》、《少牢》不筮賓者，彼以祭祀之事，主人自爲獻主，群臣助祭而已。天子、諸侯之祭，祭前已射于射宮，擇取可預祭者，故不筮之也。乃宿賓。賓如主人服，出門左，西面，再拜。主人東面，荅拜。宿，進也。宿者必先戒，戒不必宿。其不宿者爲衆賓，或悉來，或否。主人朝服。

疏

「乃宿」至「荅拜」

○釋曰：此經爲宿賓，^①擯者傳主人辭，入內告賓，賓如主人服，出門與主人相見之儀也。○注「宿進」至「朝服」

○釋曰：鄭訓宿爲進者，謂進之使知冠日當來，故下文

「宿曰：『某將加布于某之首，吾子將莅之，敢宿。』」賓對曰：「某敢不夙興。」是宿之使進之義也。云「宿者必先

戒」者，謂若賓及贊冠同在上戒賓之內，已戒之矣，今又宿，是「宿者必先戒」也。云「戒不必宿」者，即上文戒賓之

中，除正賓及贊冠者，但是僚友欲觀禮者，皆戒之，使知而已，後更不宿，是「戒不必宿」者也。云「不宿者爲衆賓，或

悉來，或否」者，此決賓與贊冠者戒而又宿，不得不來，衆賓主來觀禮，非要須來，容有不來者，故直戒不宿也。云

「主人朝服」者，見上文筮日時朝服，至此無改服之文，則知皆朝服。凡有戒無宿者，非止於此。案《鄉飲酒》、《鄉

射》主人戒賓，及《公食大夫》各以其爵，^②皆是當日之戒，理無宿也。又《大射》：「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，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，司士戒上射與贊者。前射三日，宰夫戒宰及司馬。」皆有戒而無宿是也。「射人宿視滌」，此言「宿」者，謂將射之前，於宿預視滌濯，非戒宿之意也。若然，《特性》云前期二日宿尸，前無戒而直有宿者，《特性》文不具，其實亦有戒也。又《禮記·祭統》云：「先期旬有一日，宮宰宿夫人，夫人亦散齊七日，致齊三日。」注云「宿讀爲肅，肅猶戒也，戒輕肅重也」者，彼以夫人尊，故不得言「戒」而變言「宿」。「讀爲肅」者，肅亦戒之意。彼以宿當戒處，非謂祭前三日之宿也。《大宰》云「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」者，謂戒百官使之散齊，至祭前三日當致齊也。凡宿賓之法，案《特性》云「前期三日筮尸，乃宿尸，厥明夕，陳鼎」，則前期二日宿之也。《少牢》筮吉下云「宿」，鄭注云：「大夫尊，儀益多。筮月既戒諸官以齊戒矣，^③至前祭一日，又戒以進之，使知祭日當來。」又云：「前宿一日，宿戒尸。」

①「爲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謂」。

②「各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使大夫戒」四字。

③「月」，曹校云各本作「日」是。

注云：「先宿尸者，重所用爲尸者，又爲將筮。」吉則乃遂宿尸。^①是前祭二日筮尸訖宿尸，至前祭一日又宿尸。^②天子、諸侯祭前三日宿之，使致齊也。乃宿賓。賓許，

主人再拜，賓荅拜。主人退，賓拜送。乃宿賓者，親相見，致其辭。**疏**「乃宿」至「拜送」○釋曰：上據擯

者傳辭，賓出與主人相見，此經據主人自致時，^③故再舉宿賓之文也。宿贊冠者一人，亦如之。贊冠者，

佐賓爲冠事者，謂賓若他官之屬，中士若下士也。宿之以筮賓之明日。**疏**「宿贊」至「如之」○注「贊冠」至「明日」

○釋曰：案下文冠子之時，贊者坐櫛，設纒，卒紼之類，是贊冠者，佐賓爲冠事者。以其佐賓爲輕，故不筮也。云

「謂賓若他官之屬」者，此所取本由主人之意，或取賓之屬，或取他官之屬，故鄭兩言之。案《周禮》三百六十官，

每官之下皆有屬官。假令上士爲官首，其下有中士、下士爲之屬。若中士爲官首，其下即有下士爲之屬也。云「中

士若下士也」者，此據主人是上士而言之。贊冠者皆降

等。假令主人是上士，賓亦是上士，則取中士爲之贊。假令主人是下士，賓亦是下士，則亦取下士爲之贊，禮窮則同故也。云「宿之以筮賓之明日」者，以下有「厥明夕，爲

期」，是冠前一日，宿賓、宿贊在厥明之上，則去冠前二日矣。筮賓是前期三日，則知宿賓、贊冠者是筮賓之明日可知。不在「宿賓」下而在「宿贊冠」之下言之者，欲取爲「厥明」相近故也。厥明夕，爲期于廟門之外。主

人立于門東，兄弟在其南，少退，西面，北上。有司皆如宿服，立于西方，東面，北上。

厥，其也。宿服，朝服。**疏**「厥明」至「北上」○釋曰：自此

至「賓之家」，論冠前一日之夕，爲明日加冠之期告賓之事也。云「厥明夕，爲期」者，謂宿賓與贊冠明日向暮爲加冠之期。必於廟門者，以冠在廟，知亦在廟爲期也。主人之類在門東，賓之類在門西者，各依賓主之位夾處東西也。

○注「厥其」至「朝服」○釋曰：知「宿服，朝服」者，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，筮日朝服，轉相如，故知是朝服也。擯者

請期，宰告曰：「質明行事。」擯者，有司佐禮者。

①「吉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又云」二字。

②「是前祭二日」至「又宿尸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是前祭二日宿尸，至前祭一日筮尸訖又宿尸」。

③「時」，阮本作「辭」。

在主人曰擯，在客曰介。質，正也。宰告曰：「旦日正明行冠事。」

疏「擯者」至「行事」○釋曰：上經布位已訖，故此經見爲期之事。言「請期」者，謂請主人加冠之期。言「告

曰」者，即是宰贊命告之也。○注「擯者」至「冠事」○釋

曰：上云「有司」，此言「擯者」，故知擯者是有司佐主人行

冠禮者也。云「在主人曰擯，在客曰介」者，案《聘禮》及

《大行人》皆以在主人曰擯，在客稱介，亦曰相，《司儀》云

「每門止一相」是也。云「旦日正明行冠事」者，案《特牲》：

「請期，曰羹飪。」鄭注云：「肉謂之羹。飪，熟也。謂明日

質明時，而曰肉熟，重豫勞賓。」此無羹飪，故云「質明」。

《少牢》云：「日明行事。」故此注取彼而言，曰「日正明行冠

事」也。告兄弟及有司。擯者告也。

疏「告兄弟及有司」○注「擯者告也」○釋曰：上文陳兄弟及有司位次，

此告訖，下乃云「告事畢」，則兄弟及有司亦廟門之外矣。

必告之者，禮取審慎之義故也。必知「擯者告」者，上擯者

請期，此即云告，明還是擯者告可知。告事畢。宗人告

也。

疏「告事畢」○注「宗人告也」○釋曰：知「宗人告」

者，亦約上文筮日時宗人告事得知也。擯者告期于

賓之家。

疏「擯者」至「之家」○釋曰：有司是家之屬

吏者，^①則告期皆得在位。賓是同僚之等，爲期時不在，故就家告之。於夕爲期，當暮即得告之者，以其共仕於

君，其家必在城郭之內，相近，故得告也。夙興，設洗，

直于東榮，南北以堂深。水在洗東。夙，早

也。興，起也。洗，承盥洗者棄水器也，土用鐵。榮，屋翼

也。周制，自卿大夫以下，其室爲夏屋。水器，尊卑皆用

金盞，及大小異。^②

疏「夙興一至，洗東」○釋曰：自此至

「賓升則東面」，論將冠子，豫陳設冠與服器物之事也。^③

○注「夙早」至「小異」○釋曰：云「洗，承盥洗者棄水器也」

者，謂盥手洗爵之時，恐水穢地，以洗承盥洗水而棄之，故

云「棄水器」也。云「土用鐵」者，案《漢禮器制度》，洗之所

用，土用鐵，大夫用銅，諸侯用白銀，天子用黃金也。云

「榮，屋翼也」者，即今之博風，^④云「榮」者，與屋爲榮飾。

^①「屬吏者」，曹校云「者」上當脫「有事」二字，或曰「者」衍字。

^②「及大小異」，阮校云：「小」下韋氏有「皆」字，朱子曰

，及「字恐誤」。

^③與「曹校云似衍，或者當爲「衣」，「冠」讀去聲。

^④「博」，阮校云：一本作「搏」。

言「翼」者，與屋爲翹翼也。云「周制，自卿大夫以下，其室爲夏屋」者，言「周制」者，夏殷卿大夫以下屋無文，故此經是周法，即以周制而言也。案此經是士禮而云「榮」，《鄉飲酒》卿大夫禮，《鄉射》、《喪大記》大夫、士禮，皆云「榮」。又案《匠人》云：「夏后氏世室，堂脩二七，廣四脩」，五室。一此謂宗廟。路寢同制，則路寢亦然。雖不云兩下爲之，彼下文云「殷人重屋四阿」，鄭云：「四阿，四注屋。」重屋謂路寢。殷之路寢四阿，則夏之路寢不四阿矣，當兩下爲之。是以《檀弓》孔子云：「見若覆夏屋者矣。」鄭注云：「夏屋，今之門廡。」漢時門廡也，^①兩下爲之，故舉漢法以況。夏屋兩下爲之，或名兩下屋爲夏屋，夏后氏之屋亦爲夏屋。鄭云卿大夫以下，其室爲夏屋，兩下，而周之天子、諸侯皆四注。故《喪大記》云「升自屋東榮」，鄭以爲卿大夫、士，其天子、諸侯當言東窗也。周天子路寢，制似明堂，五室十二堂，上圓下方，明四注也。諸侯亦然，故《燕禮》云「洗當東窗」，鄭云：「人君爲殿屋也。」云「水器，尊卑皆用金疊，及大小異」者，此亦案《漢禮器制度》，尊卑皆用金疊，及其大小異。此篇與《昏禮》、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特性》皆直言「水」，不言「疊」，《大射》雖云「疊水」，不言「料」。《少牢》云：「司宮設疊水於洗東，有料。」鄭注云：

「設水用疊，沃盥用料，禮在此也。」欲見疊、料俱有。餘文無者，不具之意也。《儀禮》之內，設洗與設尊，或先或後，不同者，若先設洗，則兼餘事。此《士冠》賓與贊共洗，《昏禮》有夫婦與御媵之等，《少牢》、《特性》兼舉鼎，不專爲酒，以是皆先設洗。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先設尊者，以其專爲酒。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自相對，《大射》辨尊卑，故先設尊，《燕禮》不辨尊卑，故先設洗。又《儀禮》之內，或有尊無洗，或尊洗皆有，又不言設之者，是不具也。

儀禮疏卷第一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，時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之」。

儀禮疏卷第二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陳服于房中西墉下，東領，北上。墉，牆。

疏

「陳服」至「北上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東面」，論陳設衣服器物之等，以待冠者。《喪大記》與《士喪禮》服或西領，或南領，此東領者，此嘉禮，異於凶禮故。士之冠特先用卑服，^①北上，便也。爵弁服：纁裳，純衣，緇帶，

韎韐。此與君祭之服。《雜記》曰：「士弁而祭於公。」爵

弁者，冕之次，其色赤而微黑，如爵頭然，或謂之緇。其布三十升。纁裳，淺絳裳。凡染絳，一人謂之緇，再人謂之頰，三人謂之纁，朱則四人與？純衣，絲衣也。餘衣皆用布，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。先裳後衣者，欲令下近緇，明衣與帶同色。韎韐，緇韐也。士緇韐而幽衡，合韋爲之。士染以茅蒐，因以名焉。今齊人名蒨爲韎韐，韐之制似

韐。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，以冠名服耳。今文「纁」皆作「熏」。

疏

爵弁「至」韎韐○釋曰：此所陳從北而

南，故先陳爵弁服。○注「此與」至「作熏」○釋曰：士禮玄

冠自祭，^②以爵弁服助君祭，故云「與君祭之服」也。云

「爵弁者，冕之次」者，凡冕以木爲體，長尺六寸，廣八寸，

績麻三十升布，上以玄，下以纁，前後有旒。其爵弁制大

同，唯無旒，又爲爵色爲異。又名冕者，俛也，低前一寸二

分，故得冕稱。其爵弁則前後平，故不得冕名。以其尊卑

次於冕，故云爵弁冕之次也。云「其色赤而微黑，如爵頭

然，或謂之緇」者，七人爲緇，^③若以纁入黑則爲紺，以紺

入黑則爲緇，是三人赤，再入黑，故云「其色赤而微黑」也。

云「如爵頭然」者，以目驗爵頭，亦多黑少，故以爵頭爲喻

也。以緇再入黑汁，與爵同，故取《鍾氏》緇色解之。故鄭

注《鍾氏》云：「今《禮》俗文作爵，言如爵頭色也。」玄此言

① 士之「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也士」。「特」，阮校云：

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時」。

② 冠「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端」。

③ 「七入爲緇」，曹校云似當作「三入爲纁」。

「赤」者，對文爲赤。^①若將緇比纁，則又黑多矣。故《淮南子》云：「以涅染紺則黑於涅。」況更一人黑爲緇乎？故《巾車》云：「雀飾」，鄭注云：「雀，黑多赤少之色」是也。云「其布三十升」者，取冠倍之義，^②是以《喪服》衰三升，冠六升，朝服十五升，故冕三十升也。云「纁裳，淺絳裳」者，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。《詩》云：「我朱孔陽。」毛傳云：「朱，深纁也。」故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也。云「朱則四人與」者，《爾雅》及《鍾氏》皆無四人此文，經有朱色，故鄭約之，若以纁入黑則爲紺，若以纁入赤則爲朱，無正文，故云「與」以疑之也。然上注以解玄緇，故引《鍾氏》染黑法；此注解纁，故引《爾雅》染赤法也。云「純衣，絲衣也」者，案鄭解純字或爲絲，或爲色，兩解不同者，皆望經爲注。若色理明者，以絲解之；若絲理明者，以色解之。此經「玄衣」與「纁裳」相對，上玄下纁，色理自明，絲理不明，則以絲解之。《昏禮》「女次純衣」，注云「絲衣」，以下文有「女從者畢袵玄」，色理自明，則亦絲理不明，故亦以絲理解之。《周禮·媒氏》云：「純帛無過五兩。」注云：「純，實緇字也。古緇以才爲聲，納幣用緇，婦人陰也。」以經云「純帛」，絲理自明，故爲色解之。《祭統》云：「蠶於北郊，以共純服。」絲理自明，故鄭亦以色解也。《論語》云：

「麻冕，禮也。今也純，儉。」以「純」對「麻」，絲理自明，故鄭亦以色解之。是況有不同之事。^③但古「緇」、「紂」二字並行，若據布爲色者，則爲「緇」字；若據帛爲色者，則爲「紂」字。但緇布之「緇」多在本字不誤，紂帛之「紂」則多誤爲「純」。云「餘衣皆用布」者，此據朝服、皮弁服、玄端服及深衣、長衣之等，皆以布爲之。是以《雜記》云「朝服十五升布」，玄端亦服之類，^④則皮弁亦是天子朝服，深衣或名麻衣，故知用布也。云「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」者，《祭統》云：「王后蠶於北郊，以供純服。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，故知亦用絲也。云「先裳後衣者，欲令下近緇，明衣與帶同色」者，衣在上，宜與冠相近，應先言衣。今退衣在裳下者，若衣與冠同色者，先言衣後言裳，今爵弁與衣異，故退純衣於下，使與帶同色也。云「韎韐，緼韞也」者，此經

- ① 「文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緇」字。
 ② 「倍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衣」字。
 ③ 「況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注」。
 ④ 「亦」下，阮校引浦鏜云：當脫「朝」字。

云「韎韐」，①二者一物，故鄭合爲一物解之也。云「士緼韐而幽衡」者，《玉藻》文。言「幽衡」者，同繫於革帶，故連引之也。云「合韋爲之」者，鄭即因解名「緼韐」之字，②言韐者韋旁著合，謂合韋爲之，故名韐也。云「士染以茅蒐，因以名焉」者，案《爾雅》云：「茹蘆，茅蒐。」孫氏注：「一名蒨，可以染絳。」若然，則「草有此三名矣。但周公時名蒨草爲韎草，以此韎染韋，合之爲韐，因名韐爲韎韐也。云「韐之制似韠」者，案上注已釋韠制，其韐之制亦如之，但有飾無飾爲異耳。祭服謂之韐，其他服謂之韠。《易·困卦》九二：「困於酒食，朱韐方來，利用享祀。」是祭服之韐也。又案《明堂位》云：「有虞氏服韐，夏后氏山，殷火，周龍章。」鄭云：「後王彌飾。天子備焉，諸侯火而下，卿大夫山，士韎韐而已。」是士無飾，則不得單名韐，一名韎韐，一名緼韐而已。是韐有與緼異，③以制同飾異，故鄭云「韐之制似韠」也。但染韋爲韐之體，天子與其臣及諸侯與其臣有異。《詩》云：「朱芾斯黃。」鄭云：「天子純朱，諸侯黃朱。」《詩》又云：「赤芾在股。」是諸侯用黃朱。《玉藻》再命、三命皆云赤韐，是諸侯之臣亦用赤韐。《易·困卦》九二云：「困於酒食，朱韐方來，利用享祀。」鄭注云：「二據初辰在未，未爲土，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。未上值天厨酒

食，象困於酒食者，采地薄，不足已用也。二與日爲體離，④爲鎮霍。爻四爲諸侯有明德，受命當王者。離爲火，火色赤。四爻辰在午時，離氣赤又朱。」是也。文王將王，天子制用朱韐，故《易乾鑿度》云：「孔子曰，天子、三公、諸侯同色。」《困卦》：「困于酒食，朱韐方來。」又云「天子、三公、大夫不朱韐，諸侯亦同色」者，其染之法同以淺絳爲名，是天子與其臣純朱，諸侯與其臣黃朱爲異也。云「冠弁不與衣陳而言於上，以冠名服耳」者，案此文上下，陳服則於房，緇布冠及皮弁在堂下，⑤是冠弁不與服同陳。今以弁在服上，并言之者，以冠弁表明其服耳，不謂同陳之也。云「今文纁皆作纁」者，纁是色，當從絲旁爲

①「韐」下，阮校引浦鏜云：當脫「禮記云緼絨緼絨韎韐」九字。

②「名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明」。

③「緼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當「韠」字之誤。「是韐有與緼異」，阮校云：疑當云「是韐又與緼絨異」。

④「二與日爲體離」，阮校引《要義》云：當云「二與四爲離體」。

⑤「及皮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「及」字，「皮」下有「爵」字。

之，^①故疊今文不從熏，從經文古繡也。皮弁服：素

積，緇帶，素鞶。此與君視朔之服也。皮弁者，以白

鹿皮爲冠，象上古也。積猶辟也，以素爲裳，辟蹙其要中。

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，其色象焉。

疏「皮弁」至「素鞶」

○釋曰：此皮弁服卑於爵弁，故陳之次在爵弁之南。上爵

弁服，下玄端服皆言衣，此獨不言衣者，以其上爵弁服與

爵弁異，故言衣，下玄端服但冠時用緇布冠，不用玄冠，既

不言冠，故言衣也。今此皮弁之服用白布，衣與冠同色，

故不言衣也。○注「此與」至「象焉」○釋曰：案《玉藻》

云：「諸侯皮弁，聽朔於大廟。」又案《鄉黨》說孔子之服云

「素衣麕裘」，鄭云：「視朔之服」，視朔之時君臣同服也。云

「皮弁者，以白鹿皮爲冠，象上古也」者，謂三皇時冒覆

頭，^②句領繞頂。^③至黃帝則有冕，故《世本》云：「黃帝作

旒冕。」《禮運》云：「先王未有宮室。」又云：「食草木之實，

鳥獸之肉。未有麻絲，衣其羽皮。」鄭云：「此上古之時。」

則此「象上古」，謂象三皇時。以五帝爲大古，以三皇爲上

古也。若然，黃帝雖有絲麻、布帛、皮弁，至三王不變，是

以下記云「三王共皮弁」，鄭注云「質不變」。鄭注《郊特

牲》云：「所不易於先代。」故《孝經緯》云：「百王同之，不

改易也。」案《禮圖》仍以白鹿皮爲冠，故云「以白鹿皮爲

冠，象上古也」。云「積猶辟也，以素爲裳，辟蹙其要中」

者，經典云素者有三義：若以衣裳言素者，謂白繒也，即此

人之等是也；^①畫績言素者，謂白色，即《論語》云「績事後

素」之等是也；器物無飾亦曰素，則《檀弓》云「奠以素器」

之等是也。是以鄭云「以素爲裳，辟蹙其要中」也。知皮

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，《雜記》云：「朝服十五升。」此皮

弁亦天子之朝服，故亦十五升布也。然《喪服》注云「祭服

朝服，辟積無數」，則祭服、皮弁皆辟積無數。餘不云者，

舉皮弁可知，不並言也。唯喪服裳幅三衽，有數耳。云

「其色象焉」者，謂象皮弁之色用白布也。以此言之，《論

語》注云「素用繒」者，彼上服褐衣用素也。玄端：玄

裳、黃裳、雜裳可也，緇帶，爵鞶。此莫夕於朝

之服。玄端即朝服之衣，易其裳耳。上土玄裳，中土黃

裳，下土雜裳。雜裳者，前玄後黃。《易》曰：「夫玄黃者，

①「絲」，阮校云：段玉裁校本作「系」。

②「冒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以白鹿皮」四字。

③「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鉤」，《通解》與毛本同。

④「人」，曹校云各本作「文」是。

天地之雜色，大玄而地黃。」士皆爵韋爲韠，其爵同。不以玄冠名服者，是爲緇布冠陳之。《玉藻》曰：「韠，君朱，大夫素，士爵韋。」**疏**「玄端」至「爵韠」○釋曰：此玄端服，服之下，故後陳於皮弁之南。陳三等裳者，凡諸侯之下，皆有二十七士，公侯伯之十一命，子男之士不命。不同一命，不命皆分爲三等，**①**故服分爲三等之裳以當之。上下經三等之服同用緇帶者，以其上唯有一幅裨之帶，**②**故三服共用之。大帶所以束衣，革帶所以珮韠及佩玉之等。不言革者，舉韠有革帶可知，故略不言耳。三裳之下云「可也」者，欲見三等之上各有所當，當者即服之，故言「可」以許之也。○注「此莫」至「爵韠」○釋曰：云「此莫夕於朝之服」者，當是莫夕於君之朝服也。案《玉藻》云君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，夕深衣，祭牢肉，是君朝服朝服，夕服深衣矣。下又云：「朝玄端，夕深衣。」朝時不服，**③**與君不同，故鄭注云：「謂大夫士也。」則彼朝玄端，夕深衣是大夫、士家私朝也。若然，大夫、士既服玄端，深衣以聽私朝矣。**④**此服注云「莫夕於朝之服」，是士向莫之時夕君之服。必以莫爲夕者，**⑤**朝禮備，夕禮簡，故以夕言之也。若卿大夫莫夕於君，當亦朝服矣。案《春秋左氏傳》成十二年晉郤至謂子反曰：「百官承事，朝而不夕。」此云「莫

夕」者，無事則無夕法。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。故昭十二年子革云「夕」，哀十四年子我亦云「夕」者，**⑥**皆是有事見君，非常朝夕之事也。云「玄端即朝服之衣，易其裳耳」者，上云「玄冠朝服，緇帶素韠」，此玄端亦緇帶。彼云「朝服」，即此玄端也。**⑦**但朝服亦得名端，故《論語》云「端章甫」，鄭云「端，諸侯視朝之服耳」。皆以十五升布，爲緇色，正幅爲之，同名也。云「易其裳耳」者，彼朝服素韠，韠同裳色，則裳亦素。此既易其裳，以三等裳同爵韠，則亦易之矣。**⑧**不言者，朝服言「素韠」，不言裳，故須言「易」。彼言「素韠」，此云「爵韠」，於文自明，故不須言「易」也。云「上上玄裳，中士黃裳，下士雜裳」者，此無正文，直以諸

- ①**「同」，阮校引浦鏜云當，問「字之誤」，盧文弨云「不同」二字屬上亦可。
- ②**「幅」，曹校云殿本改作「緇」。
- ③**「不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所」，是也。
- ④**「矣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衣」，屬下句。
- ⑤**「莫爲」，阮校云：疑當作「爲莫」。
- ⑥**「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襄」。
- ⑦**「端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冠」。
- ⑧**「亦」上，曹校云脫「韠」字。

侯之士皆有二等之裳，故還以三等之士記之。^①但玄是天色，黃是地色，天尊而地卑，故上士服玄，中士服黃，下士當雜裳。雜裳者，還用此玄黃，但前陽後陰，故知前玄後黃也。云「《易》曰」者，是《文言》文。引之者，證此裳等是天地二色爲之。云「士皆爵韋爲鞞，其爵同」者，三裳同云「爵鞞」，故知三等之士同用爵韋爲鞞也。其爵韋者，所引《玉藻》文是也。云「不以玄冠名服者，是爲緇布冠陳之」者，今不以玄冠表此服者，此爲冠時緇布冠陳之，冠既不用玄冠，故不言也。云「《玉藻》」者，案彼注云：「此玄端服之鞞也。」云「鞞」者，與下君、大夫、士爲摠目。「韋」者，又摠三者用韋爲之。言「君朱，大夫素，士爵」者，鞞之韋色也。云「君朱」者，見五等諸侯，則天子亦朱矣。鞞同裳色，則天子、諸侯朱裳。士言爵，則此經「爵鞞」亦一也。以其裳有三等，爵亦雜色，故同爵鞞。若然，大夫素裳，則與朝服不異者，禮窮則同也。緇布冠缺項，青組纓屬于缺；緇纁，廣終幅，長六尺；皮弁筭；爵弁筭；緇組紃，纁邊；同篋。缺讀如「有頰者弁」之類。緇布冠無筭者，著頰圍髮際，結項中，隅爲四綴，以固冠也。項中有緇，亦由固頰爲之耳。今未冠筭者

著卷幘，頰象之所生也。滕、薛名國爲頰。屬猶著。纁，今之幘梁也。終，充也。纁一幅長六尺，足以韜髮而結之矣。筭，今之簪。有筭者，屈組爲紃，垂爲飾。無筭者，纁而結其條。纁邊，組側赤也。同篋，謂此上凡六物。隋方曰篋。疏「緇布」至「同篋」○注「缺讀」至「曰篋」○釋曰：

云，缺讀如「有頰者弁」之類者，讀從《頰弁》詩，義取在首頰者弁貌之意也。云「緇布冠無筭者，案經皮弁、爵弁言筭，緇布冠不言筭，故云「無筭」也。云「著頰圍髮際」者，無正文，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，故知也。云「結項」者，此亦無正文，以經云頰，^②明于項上結之也。云「隅爲四綴，以固冠也」者，此亦無正文，以義言之。既武以下別有頰項，明于首四隅爲綴，^③上綴于武，然後頰項得安穩也。^④云「項中有緇，亦由固頰爲之耳」者，此亦無正文，以義言之。頰之兩頭皆爲緇，別以繩穿緇中結之，然後頰得牢

①「記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配」。

②「頰」下，曹校云脫「項」字。

③「首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頰」。

④「頰項」，曹校云疑當爲「冠」。

固，故云「亦由固頰爲之」也。云「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，^①頰象之所生」者，此舉漢法以況義耳。漢時男女未冠笄者著卷幘之狀，^②雖不智知，^③既言「頰圍髮際」，故以冠之，^④明漢時卷幘亦以布帛之等圍繞髮際爲之矣。云「頰象之所生」者，漢時卷幘是頰之遺象所生，至漢時，故云「頰象之所生」也。云「滕，薛名國爲頰」者，此亦舉漢時事以況之。漢時滕、薛二國公國。國，卷幘之類，亦遺象，故爲況也。云「纚，今之幘梁」者，亦舉漢法爲況耳。幘梁之狀，鄭口驗而知，至今久遠，亦未審也。云「纚，幅長六尺，足以輶髮而結之矣」者，人之長者不過六尺，^⑤纚六尺，故云「足以輶髮」。既云「輶髮」，乃云「結之」，則輶訖乃爲紒矣。云「有笄」者，即經云「皮弁」及「爵弁」皆云「笄」者，是有笄也。云「屈組爲紃」者，經「緇組紃，纁邊」，是爲有笄者而設。言「屈組」，謂以一條組於左笄上繫定，遶頤下，右相向上，仰屬于笄，屈繫之有餘，因垂爲飾也。云「無笄者，纁而結其條」者，無笄，即經「緇布冠」是也。則以一條組，兩相屬于頰，故經云「組纁屬于頰」也。既屬訖，則所垂條于頤下結之，故云「纁而結其條」也。云「纁邊，組側赤也」者，纁是人之赤色，又云「邊」，^⑥則于邊側赤也。若然，以緇爲中，以纁爲邊側而織之也。云「同

簪，謂此上凡六物」者，「緇布」至「屬于頰」共爲一物；「纚長六尺，一物」；「皮弁笄」，二物；「爵弁笄」，四物；其「緇組紃，纁邊」，皮弁、爵弁各有一，則爲二物，通前四爲六物。云「隋方曰簪」者，《爾雅》無文，此對笄方而不隋也。隋謂狹而長也。案《周禮·弁師》云「掌五冕」，而云「玉笄朱紃」，則天子以玉爲笄，以朱爲紃。又案《祭義》云「天子冕而朱紃」，諸侯冕而青紃，諸侯之笄亦當用玉矣。又案「弁師」韋弁與皮弁同科，皮弁有笄，則二者亦有笄矣。^⑦又爲笄者屬纁，^⑧不見有綏，則六冕無綏矣。然上緇布冠無綏，故下記云孔子曰：「其綏也，吾未之聞也。」若諸侯亦以

①「之」，曹校云注無此字。

②「之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其」。

③「智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《要義》俱作「審」，毛本作「可」。

④「冠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況」，曹校云作「況」是也。

⑤「人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髮」字。

⑥「又」，曹校云疑衍。

⑦「亦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皆」。

⑧「又爲笄者屬纁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又爲笄屬紃」，或當爲「有笄者屬紃」。

緇布冠爲始冠之冠，則有綏。故《玉藻》云：「緇布冠續綏，諸侯之冠也。」鄭注云：「尊者飾，其大夫紃。案《禮器》云：「管仲鏤簋朱紃。」鄭注云：「大夫、士當緇組紃，^①纁邊」是也。其筭亦當用象耳。櫛實于簞。簞，筭也。」疏

「櫛實于簞」○注「簞，筭也」○釋曰：鄭注《曲禮》：「圓曰簞，方曰筭。」筭與簞方圓有異，^②而云簞筭共爲一物者，鄭舉其類，注《論語》亦然。蒲筵二，在南。筵，席也。

疏「蒲筵二，在南」○注「筵，席也」○釋曰：「筵二」者，一爲冠子，即下云「筵于東序，少北」是也，一爲醴子，即下云「筵于戶西，南面」是也。云「在南」者，最在南頭，對下文「側尊一甒醴，在服北」也。鄭注云「筵，席也」者，鄭注《周禮·司几筵》云：「敷陳曰筵，藉之曰席。」然其散言之，筵、席通矣。前敷在地者皆言藉，^③取相承之義，是以諸席在地者多言筵也。側尊一甒醴，在服北。有篚，實勺、觶、角、枲、脯醢，南上。側猶特也，無偶曰側。置酒曰尊。側者，無玄酒。服北者，纁裳北也。篚，竹器如簋者。勺，尊升，所以斟酒也。爵三升曰觶。枲狀如匕，以角爲之者，欲滑也。南上者，篚次尊，籩豆次篚。古文「甒」作「廡」。疏「側尊」至「南上」○注「側猶」至「作

廡」○釋曰：云「側猶特也，無偶曰側，置酒曰尊。側者，無玄酒」者，凡禮之通例，稱側有二：一者無偶特一爲側，則此文側是也。又《昏禮》云：「側尊甒醴于房中。」亦是無玄酒曰側。至於《昏禮》合升側載，《聘禮》云側襲，《士虞禮》云側尊，此皆是無偶爲側之類也。一者《聘禮》云「側受几者，側是旁側之義也。云「服北者，纁裳北也」者，此上先陳爵弁服之時，纁裳最在北，向南陳之。此云「服北」，明在纁裳北可知也。云「篚，竹器如簋者」，其字皆竹下爲之，故以竹器言之。「如簋」者，亦舉漢法爲況也。云「勺，尊升，所以斟酒也」者，案《少牢》云：「疊水有料。」與此勺爲一物，故云「尊升」，對彼是疊料，所以斟水，則此爲尊料，斟酒者也。云「爵三升曰觶」者，案《韓詩外傳》云：「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觶，三升曰觶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。」相對爵、觶有異，散文則通，皆曰爵，故鄭以爵名觶也。云「枲狀如匕，以角爲之者，欲滑也」者，對《士喪禮》用木枲

① 紃，字原本無。阮校云：毛本「組」下有「紃」字。據補。

② 「筭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③ 「藉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筵」字，閩本「筵」字擠入。

者，喪禮反吉也。云「南上者，簠次尊，簋次簠」，知然者，以經云尊「在服北」，「南上」，則是從南北向陳之，以尊爲貴，次云簠，後云簋，故知次第然也。云「古文甗作廡者，此甗爲酒器，廡是夏屋兩下，故不從古文也。爵弁、皮弁、緇布冠各一匱，執以待于西墻南，南面，東上。賓升則東面。」爵弁者，制如冕，黑色，但無纁耳。《周禮》：「王之皮弁，會五采玉璫，象邸，玉笄。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、皮弁，各以其等爲之。」則上之皮弁，又無玉、象邸飾。緇布冠，今小吏冠其遺象也。匱，竹器名，今之冠箱也。執之者，有司也。墻在堂角。古文「匱」作「簠」，「墻」作「檐」。

疏，爵弁一至，東面。○釋曰：此一節論使有司三人各執其一，豫在階，以待冠事。賓未入，南面以向賓，在堂，亦以向賓，言「升則東面」，據終言之也。○注「爵弁」至「作檐」○釋曰：云「爵弁者，制如冕而黑色，但無纁耳」者，已於上解訖，今復言之者，上文直舉冠以表服，其冠實不陳，故略言其冠，至此專爲冠言之，是以注并引皮弁以下之事。案《弁師》言冕有五采纁玉，皮弁有五采玉璫，象邸、玉笄。下云：「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、皐弁、皮弁、弁經，各以其等爲之。」鄭注云：「各

以其等，纁旂玉璫，如其命數也。」但上文已言上公之法，故此諸侯唯據侯、伯、子、男，是以鄭云：「冕則侯伯纁七就，用玉九十八；子男纁五就，用玉五十。纁，玉皆三采。孤纁四就，用玉三十二；三命之卿纁三就，用玉十八；再命之大夫纁再就，用玉八，藻、玉皆朱綠。韋弁、皮弁，則侯伯璫飾七，子男璫飾五，玉亦三采。孤則璫飾四，三命之卿璫飾三，再命之大夫璫飾二，玉亦二采。弁經之弁，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。庶人弔者素委貌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旂，士變冕爲爵弁。其韋弁、皮弁之會無結飾，弁經之弁不辟積。」彼經文具言之，今此注略引以證士皮弁無玉以象爲飾之意，不取於皐弁、弁經及依命數之事，故不具引之。云「緇布冠，今小吏冠其遺象也」者，但緇布冠，士爲初加之冠，冠訖則弊之不用，庶人則常著之。故《詩》云：「臺笠緇撮。」是庶人以布冠常服者。以漢之小吏亦常服之，故舉爲況。云「匱，竹器名，今之冠箱也」者，此亦舉漢法爲況。云「執之者有司也」者，則上云「有司如主人服」，有司不主一事，故知此亦有司也。云「墻在堂角」者，

①「簠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簠」。「作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爲」。

但玷有二文：一者謂若《明堂位》云「崇玷亢圭」，及《論語》云「兩君之好，有反玷」之等，在廟中有之，以亢反爵之屬，此篇之內言玷者，皆據堂上角爲名，故云「堂角」。云，古文匱爲纂，玷作檐者，皆從經今文，故疊古文也。主人

玄端，爵韠，立于阼階下，直東序，西面。玄端，士人廟之服也。阼猶酢也，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。堂東西牆謂之序。**疏**，主人「至」西面。○釋曰：上文已陳衣

冠器物，自此以下至「外門外」，論賓主兄弟等著服及位處也。云，玄端，爵韠者，主人之服與上所陳子加冠玄端服亦一也。云「立於阼階下」者，時欲與賓行禮之事也。云

「直東序」者，直，當也，謂當堂上東序牆也。○注「玄端」至之序。○釋曰：案《特牲》上禮，祭服用玄端，此亦士之加冠，在廟，故與祭同服，故云「士人廟之服也」。云「東西牆謂之序」者，《爾雅·釋宮》文。兄弟畢袵玄，立于

洗東，西面，北上。兄弟，主人親戚也。畢猶盡也。袵，同也。玄者，玄衣、玄裳也，緇帶、韠。位在洗東，退於主人。不爵韠者，降於主人也。古文「袵」爲「均」也。**疏**

，兄弟「至」北上。○釋曰：此論兄弟來觀禮之服也。○注「兄弟」至「均」也。○釋曰：云「兄弟，主人親戚也」者，既云

兄弟，故是親戚。云「袵，同也」。玄者，玄衣、玄裳也，緇帶、韠者，以其同玄，故知上下皆玄。云「緇帶、韠」者，緇亦玄之類，因上有緇帶，故韠亦言緇，實亦玄也。云「位在洗東，退於主人」者，主人當序南西面，洗當榮，兄弟又在洗東，故云「退於主人」也。云「不爵韠者，降於主人也」者，爵弁同色，^①主人尊故也。兄弟用緇韠，不用爵韠，兄弟卑，故云「降於主人」也。擯者玄端，負東塾。東塾，門內東堂，負之北面。

疏，擯者「至」東塾。○釋曰：擯者不言如主人服，別言玄端，則與主人不同可知。主人與兄弟不同，^②故特言玄端，與下「贊者玄端從之」同言玄，則此擯者是主人之屬，中士若下士也，故直舉玄端，不言裳也。○注「東塾」至「北面」。○釋曰：知者，^③擯者是主人擯相，事在門內，故知在門內東堂，負之北面，向主人也。將冠者采衣，紒，在房中，南面。采衣，未冠者所服。《玉藻》曰：「童子之節也，緇布衣，錦緣，錦紳，并紐，

①「爵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韠」。

②「兄弟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擯者」。

③「者」原作「是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錦束髮，皆朱錦也。紒，結髮。古文，紒爲結。」**疏**，將

冠「至」南面」○注「采衣」至「爲結」○釋曰：「將冠者」，即

童子，卜之人也。以其冠事未至，故言「將冠者」也。云

「緇布衣，錦緣」者，以其童子不帛襦袴，不衣裘裳，故云

「緇布衣」，以錦爲緇布衣之緣也。云「錦紳」者，以錦爲大

帶也。云「并組」者，亦以錦爲組，紳之垂也。云「錦束髮」

者，以錦爲總。云「皆朱錦也」者，童子之錦皆朱錦也。云

「紒結髮」者，則《詩》云「總角丱兮」是也。以童子尚華飾，

故衣此也。賓如主人服，贊者玄端從之，立于

外門之外。外門，大門外。**疏**「賓如」至「之外」○注

「外門，大門外」○釋曰：云「賓如主人服」者，以其賓與主

人尊卑同，故得如之。贊者皆降主人一等，其衣冠雖同，

其裳則異，故不得如主人服，故別玄端也。若然，此冠兄

弟及賓贊皆得玄端。《特牲》「主人與尸、祝、佐食玄端，自

餘皆朝服者，彼助祭在廟，緣孝子之心，欲得尊嘉賓，^①以

事其祖禰，故朝服，與主異也。擯者告。告者，出請人

告。**疏**「擯者告」○注「告者，出請人告」○釋曰：「出請人

告」者，告主人也。主人迎，出門左，西面，再拜。

賓荅拜。左，東也。出以東爲左，人以東爲右。**疏**「主

人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左東」至「爲右」○釋曰：「出以東爲左，

人以東爲右」，據主人在西，出則以西爲右，人以西爲左

也。主人揖贊者，與賓揖，先入。贊者賤，揖之

而已。又與賓揖，先入道之，贊者隨賓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先

入」○注「贊者」至「隨賓」○釋曰：云「贊者賤，揖之而已」

者，正謂贊者降于主人與賓一等，爲賤也。云「又與賓揖」

者，對前爲賓拜訖，今又揖者，爲主人將先入，故又與賓揖

乃入也。云「贊者隨賓」者，後不見更與贊者爲禮，故知隨

賓入也。每曲揖。周左宗廟。入外門，將東曲，揖。直

廟，將北曲，又揖。**疏**「每曲揖」○注「周左」至「又揖」○

釋曰：「周左宗廟」者，《祭義》與《小宗伯》俱有此文，對殷

右宗廟也，言此皆欲見人大門東向入廟。云「入外門，將

東曲，揖」者，主人在南，賓在北，俱東向，是一曲，故一揖

也。至廟南，主人在東，北面，賓在西，北面，是曲爲二揖，

故云「直廟，將北曲，又揖」也。通下將入廟又揖，三也。

①「欲得尊嘉賓」，曹校云：「當爲「欲得尊賓嘉客」，見《特牲》注。

至于席門，揖入。三揖，至于階，三讓。入門將右曲，揖；將北曲，揖；當碑，揖。

疏

「至于」至「三讓」

○注「入門」至「碑揖」○釋曰：經直云入門揖，鄭知此爲

揖者，以上云「每曲揖」，據入門東行時。此人廟門三揖，

是據主人將右，欲背客，宜揖；將北曲，與客相見，又揖。

云「當碑，揖」者，碑是庭中之大節，又宜揖。是知三揖據

此而言也。案《昏禮》注：「入三揖者：至內雷，將曲，揖；

既曲，北面，揖；當碑，揖。」及《聘禮》、《鄉飲酒》、《人三揖》，

注雖不同，皆據此三節爲三揖，義不異也。主人升，立

于序端，西面。賓西序，東面。主人、賓俱升，立

相鄉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東面」○注「主人」至「相鄉」○釋曰：

此文主人與賓立相鄉，位定，將行冠禮者也。主人升堂，

不拜至者，冠子爲賓客，^①故異於鄉飲酒之等也。贊者

盥于洗西，^②升，立于房中，西面，南上。盥於

洗西，由賓階升也。立于房中，近其事也。南上，尊於主

人之贊者。古文「盥」皆作「浣」。**疏**「贊者」至「南上」○

注「盥於」至「作浣」○釋曰：此賓者之贊冠者，^③不在堂。

升，即位于房中，與主人贊者並立者，以其與主人贊者俱

是執勞役之事，故先入房並立待事，故鄭云近事也。云

「盥於洗西，由賓階升也」者，贊者盥於洗西，無正文。案

《鄉飲酒》主人在洗北南面，賓在洗南北面，如此相鄉，又

主人從內，^④賓從外來之便，贊者亦從之又卑，^⑤不可與賓

並，明在洗西，東面，及向賓階便，知在洗西也。云「由賓

階升」者，以與主人贊者在房並立，恐由阼階，故明之同於

賓客也。云「南上，尊於主人之贊者」，以其賓主贊者俱降

等，兩贊尊卑同，而云尊者，直以主人尊敬賓之贊，故云

「尊於主人之贊」。又知與主人贊並立者，以贊冠一人而

已，而云南上，明與主人爲序也。^⑥主人之贊者筵

于東序，少北，西面。主人之贊者，其屬中士若下

士。筵，布席也。東序，主人位也。適子冠於阼。少北，

①「爲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非」字。

②「于洗西」，阮校引浦鏜云當衍文。

③「上」者「字」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
④「又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由」。

⑤「贊者亦從之又卑」，曹校云「之」當爲「外」，「又」當爲「由」。

⑥「人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贊者」二字。

辟主人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西面」○注「主人」至「主人」○釋

曰：云「主人之贊者，其屬中上若下上」者，以主人上上爲正，故云其屬中上。若主人是中上，贊是其屬下上爲之。

賓與贊冠者同。云「筵，布席也」者，謂布冠者席也。云

「東序，主人位也」者，引《冠義》云：適子冠於阼，爲證是也。將冠者出房，南面。南面立于房外之西，待賓

命。**疏**「將冠」至「南面」○注「南面」至「賓命」○釋曰：知

在「房外之西」，不在東者，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，是知「房外」者皆在房外之西。故《昏禮》：女出于母左，母在房外

之西，故得出時在母左也。云「待賓命」者，以其下文有

「賓揖將冠」，則賓有命也。贊者奠纚、笄、櫛于筵

南端。贊者，賓之贊冠者也。奠，停也。古文「櫛」爲

「節」。**疏**「贊者」至「南端」○注「贊者」至「爲節」○釋曰：

前頰項已下六物同一篋，陳於房，今將用之，故贊冠者取

置于將冠之席南，擬用。若然，六者俱用，不言纚、紕等四

物，大略其實皆有可知，不言櫛盛于簞，^①今亦并簞將來

置於席南端也。服不將來置於席南者，皆加冠訖，宜房中

隱處加服訖，乃見容體也。知贊者是其「賓之贊冠者也」

者，^②以其贊冠者主爲冠事而來，故知取笄、纚是賓之贊

冠者。若非賓之贊者，則云「主人」以別之，故上云「主人之贊者」是也。賓揖將冠者，將冠者即筵坐。

贊者坐，櫛，設纚。即，就。設，施。**疏**「賓揖」至

「設纚」○釋曰：此二者勞役之事，故贊者爲之也。賓

降，主人降。賓辭，主人對。主人降，爲賓將盥，

不敢安位也。辭對之辭未聞。**疏**「賓降」至「人對」○釋

曰：云「辭對之辭未聞」者，上筵賓、宿賓之時，雖不言其

辭，下皆陳其辭，此賓主之辭下皆不言，故云「未聞」也。

賓盥，卒，壹揖，壹讓，升。主人升，復初位。

揖，讓皆壹者，降於初。古文「壹」皆作「一」。**疏**「賓盥」

至「初位」○釋曰：云「主人升，復初位」者，謂初升序端也。

○注「古文壹皆作一」○釋曰：一，壹得通用，雖疊古文，不

破之也。賓筵前坐，正纚。興，降西階一等。

執冠者升一等，東面授賓。正纚者，將加冠，宜親

之。興，起也。降，下也。下一等，升一等，則中等相授。

①「不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上」。

②其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
冠，緇布冠也。**疏**「賓筵」至「授賓」○注「正纁」至「冠也」

○釋曰：云「正纁者，將加冠，宜親之」者，以其贊者前已設纁訖，今賓復出正之者，雖舊設已正，以親加冠，故纁亦宜親之也。云「下一等，升一等，則中等相授」者，案《匠人》

天子之堂九尺，賈，馬以爲傍九等爲階。則諸侯堂宜七尺，則七等階。大夫堂宜五尺，則五等階。士宜三尺，則

三等階。故鄭以「中等」解之也。知冠是緇布冠者，以下文有皮弁、爵弁，故知此是緇布冠也。賓右手執項，

左手執前，進容，乃祝。坐如初，乃冠。興，

復位。贊者卒。進容者，行翔而前鵠焉，至則立祝。

坐如初，坐筵前。興，起也。復位，西序東面。卒，謂設缺

項，結纁也。**疏**「賓右至者卒」○注「進容」至「纁也」○

釋曰：知「進容者，行翔而前鵠焉」者，《曲禮》云「堂上不趨，^①室中不翔」，則堂下固得翔矣。又云：「大夫濟濟，士

蹻蹻。」注云：「皆行容止之貌。」此「進容」是上，故知「進

容」謂「行翔而前鵠焉」。云「至則立祝」者，以經祝下乃云

「坐如初」，故祝時立可知。云「坐如初，坐筵前者，上正

纁時筵前坐，是初坐也。云「卒，謂設缺項，結纁也」者，下

文皮弁，贊者卒紼，此謂緇布冠，無笄紼，直頰項，青組纁

屬於頰，故卒者終頰項與結纁也。若然，經云「右手執

項」，謂冠後爲項，非頰項。其下皮弁、爵弁無頰項，皆云

「執項」，故知非頰項也。冠者興，賓揖之。適房，

服玄端、爵韞。出房，南面。復出房南面者，一加

禮成，觀衆以容體。**疏**「冠者」至「南面」○注「復出至

容體」○釋曰：言「復」者，對前出房，故云復。前出爲待

賓命，此出爲觀衆以容體也。案《郊特牲》論加冠之事，云

「加有成也」，故此鄭云「一加禮成」也。云「觀衆以容體」

者，以其既去緇布衣、錦緣童子服，著此玄端成人之服，使

衆觀知，故云「觀衆以容體」也。賓揖之，即筵坐，

櫛，設笄。賓盥，正纁如初。降一等，受皮

弁。右執項，左執前，進祝，加之如初。復

位。贊者卒紼。如初，爲不見者言也。卒紼，謂繫屬

之。**疏**「賓揖」至「卒紼」○注「如初」至「屬之」○釋曰：此

當第二加皮弁之節。云「即筵坐，櫛」者，坐訖當脫緇布

冠，乃更櫛也。云「設笄」者，凡諸設笄有二種：一是紒內

①「上」原作「下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、毛本作「上」。據改。

安髮之筭，一是皮弁，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筭。今此櫛訖，未加冠即言設筭者，宜是紒內安髮之筭也。若安髮之筭，則緇布冠亦宜有之，前櫛訖不言設筭者，以其固冠之筭，緇布冠無筭而皮弁爵弁有筭，上文已陳訖。今若緇布冠亦言設筭，即與皮弁、爵弁相亂，故緇布冠不言設筭，其實亦有也。若然，緇布冠不言「設筭」而言「設纁」，皮弁冠言「設筭」不言「設纁」，^①互見爲義，明皆有也。其於固冠之筭，^②則於賓加弁之時自設之可知。云「如初，爲不見者言也」者，上加緇布冠時，有「賓降，主人降。賓辭，主人對。賓盥，卒，一揖，一讓，升。主人升，復初位。賓筵前坐」之等相次，此皆不見，故設經省文如之而已，故云「爲不見者言也」。云「卒紒，謂繫屬之」者，即上注云「有筭者，屈組以爲紒，仰屬之」，^③左相繫定，右相緇繫，^④擬解時易，爲繫屬之也。興，賓揖之。適房，服素積、素鞞。容，出房，南面。容者，再加彌成，其儀益繁。**疏**「興賓」至「南面」○釋曰：興，謂冠者加皮弁訖，起待賓揖之也。云「適房，服素積、素鞞」者，上陳服皮弁云「緇帶、素鞞」，此不言「緇帶」者，上唯有一帶，不言可知，故不言也。○注「容者」至「益繁」○釋曰：此對上加緇布

冠時，直言「出房，南面」，不言「容」，此則言「容」，以「再加彌成，其儀益繁」，故言「容」，其實彼出亦是容，故鄭注云「觀衆以容體」也。賓降三等，受爵弁，加之。服纁裳、韎韐。其他如加皮弁之儀。降三等，下至地。他，謂卒紒容出。**疏**「賓降」至「之儀」○注，降三

至「容出」○釋曰：云「降三等，下至地」者，據士而言。云「他，謂卒紒容出」者，以其自餘皆緇布冠見訖，皮弁如之，而以至卒紒容出，唯皮弁有之，故知「他」謂此「一」者也。徹皮弁、冠、櫛、筵，入于房。徹者，贊冠者、主人之贊者爲之。**疏**「徹皮」至「于房」○注「徹者」至「爲之」

○釋曰：冠即緇布冠也，不言緇布冠者，可知故也。皮弁具言者，以有爵弁之嫌。然不言爵弁者，著之以受禮，至見母、兄弟、姑姊訖，乃易服故也。云「徹者，贊冠者、主人之贊者爲之」者，以其贊冠者奠櫛，主人之贊者設筵，故知

- ① 「冠」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- ② 「於」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- ③ 「仰」原作「伸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- ④ 「緇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屈」。

還遣之也。筵于戶西，南面。筵，主人之贊者。戶西，室戶西。

疏，筵于戶西南面。○注「筵主」至「戶西」○

釋曰：知主人之贊者設筵者，以上文「筵于東序」已遣主人

之贊，故知此亦主人之贊者也。云「戶西，室戶西」者，以

下記醯于客位在戶西，醯醢同處，故知戶西也。贊者洗

于房中，側酌醴，加枌，覆之，面葉。洗，盥而洗

爵者。《昏禮》曰房中之洗「在北堂，直室東隅。篚在洗

東，北面盥」。側酌者，言無爲之薦者。面，前也。葉，枌

大端。贊酌者，賓尊不入房。古文「葉」爲「擣」。① **疏**

「贊者」至「面葉」○注「洗盥」至「爲擣」○釋曰：云「洗，盥

而洗爵」者，凡洗爵者必先盥，盥有不洗爵者。此經直云

「洗」，明盥手乃洗爵，故鄭云「盥而洗爵」。引《昏禮》「房

中之洗」至「北面盥」者，證房中有洗之事。若然，前設洗

于庭者不爲醴，以房中有洗，醴尊也。云「側酌者，言無爲

之薦者」，謂無人爲之薦脯醢，還是此贊者，故下直言「薦

脯醢」，不言別有他人，明還是贊者也。《昏禮》贊醴婦，是

贊者自酌自薦，經雖不言側酌，側自明也。云「葉，枌大

端者，謂扱醴之面枌細」，故以爲枌大端。③ 此與《昏禮

賓皆云「面葉」者，④ 此以賓尊不入戶，贊者面葉授賓，賓

得面枌授冠者，冠者得之面葉以扱醴而祭。《昏禮》賓亦

主人尊，不入房，贊者面葉以授主人，主人面枌以授賓，賓

得面葉以扱祭。至於《聘禮》禮賓，宰夫實觶以醴，加枌于

觶，面枌授公者，凡禮皆設枌，《聘禮》宰夫不訝授，公側受

醴，則還面枌以授賓，故面枌也。賓揖冠者就筵，筵

西，南面。賓受醴于戶東，加枌，面枌，筵

前，北面。戶東，室戶東。今文「枌」爲「柄」。⑤ **疏**，賓

揖「至「北面」○注「戶東」至「爲柄」○釋曰：知「室戶東」

者，以其冠者筵室戶西，⑥ 賓自至房戶取醴，酌醴者出，向

西以授也。冠者筵西拜，受觶。賓東面答拜。

筵西拜，南面拜也。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。東面者，明成

人與爲禮，異於答主人。⑦ **疏**，冠者「至，答拜」○注「筵西」

至「主人」○釋曰：云「筵西拜，南面拜也」者，上云冠者「筵

① 擣，阮校云：當作「擣」。

② 「面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枌」。

③ 以「下」，曹校云當脫「葉」字。

④ 此與《昏禮賓》，阮校引盧文弨云：「禮」下脫「禮」

字。浦鍾、金曰追皆云當補。下同。

⑤ 筵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《要義》俱作「在」。

西，南面」，知受觶拜，^①還南面也。知賓東面在西序者，以上文與主人相對，本位於西序也。云「東面者，明成人與爲禮，異於荅主人」者，案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賓於西階北面荅主人拜，今此於西序東面拜，故云異於荅主人。又《昏禮》禮賓、《聘禮》禮賓皆云「拜送」，此云「荅拜」，不云「拜送」者，彼禮是主人之物，故云「拜送」，此禮非賓物，故云「荅拜」也。薦脯醢。贊冠者也。**疏**，薦脯醢「○」注

「贊冠者也」○釋曰：上文云贊「側酌醴」，是贊冠者，明此薦亦是贊冠者也。冠者即筵坐，左執觶，右祭脯醢，以柶祭醴三，興。筵末坐，啐醴，建柶，興。降筵，坐奠觶，拜，執觶興。賓荅拜。建柶，扱柶於醴中。其拜皆如初。古文「啐」爲「呼」。**疏**

「冠者」至「荅拜」○釋曰：云「祭醴三，興」者，三祭者一如《昏禮》始扱一祭，又扱再祭也。云「筵末坐，啐醴，建柶，興。降筵」，此啐醴不拜既爵者，以其不卒爵，故不拜也。冠者奠觶于薦東，降筵，北面坐取脯，降自西階，適東壁，北面見于母。薦東，薦左。凡奠爵，將舉者於右，不舉者於左。適東壁者，出闔門也，時母

在闔門之外。婦人入廟由闔門。**疏**「冠者」至「於母」○

注「薦東」至「闔門」○釋曰：云「薦東，薦左」者，據南面爲正，故云「薦左」也。云「凡奠爵，將舉者於右」者，謂若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是也。此文及《昏禮》贊醴婦，是不舉者皆奠之於左也。云「適東壁者，出闔門也」者，宮中之門曰闔門。母既冠子無事，故不在門外。^②今子須見母，故知出闔門也。云「婦人入廟由闔門」者，《雜記》云「夫人奔喪，入自闔門，升自側階」，鄭注云「宮中之門曰闔門，爲相通者也」是也。母拜受，子拜送，母又拜。婦人於丈夫，雖其子猶俠拜。**疏**，母拜「至」，又拜「○」注，婦人「至

「俠拜」○釋曰：鄭云「婦人於丈夫，雖其子猶俠拜」者，欲見禮子之體例，^③但是婦人於丈夫皆使俠拜，故舉子以見義也。賓降，直西序，東面。主人降，復初位。初位，初至階讓升之位。**疏**「賓降」至「初位」○釋

- ① 「受」原作「以」。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受」。據改。
- ② 「不」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- ③ 「子」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
曰：此將欲與冠者造字而迎之位也。^①○注「初位」至「之位」○釋曰：云「初位，初至階讓升之位」者，謂初迎賓至階讓升之位。其賓直西序，則非初讓升之位。主人直東序西者，欲迎其事，聞字之言故也。冠者立于西階東，

南面。賓字之，冠者對。對，應也。其辭未聞。

疏，冠者「至」者對「○注，對應」至「未聞」○釋曰：云「賓字之」者，即下文有字辭，又有「某甫」之字，若孔子云尼父之字是也。云「其辭未聞」者，下有賓祝辭，不見冠者應辭，故云「未聞」也。案《禮記·冠義》云：「既冠而字之，成人之道也。見於母，母拜之。」據彼則字訖乃見母，此文先見乃字者，此文見母是正見。彼見母在下者，記人以下有兄弟之等皆拜之，故退見母於下，使與兄弟拜文相近也。若然，未字先見母，字訖乃見兄弟之等者，急於母，緩於兄弟也。賓出，主人送于廟門外。不出外門，將禮之。**疏**，賓出「至」門外「○注，不出」至「禮之」○釋曰：以下云「請禮賓」，故云「將禮之」也。請禮賓，賓禮辭，許。賓就次。此「禮」當作「禮」。禮賓者，謝其自勤勞也。次，門外更衣處也，以帷幕簾席爲之。^②

疏，請禮

至「就次」○注「此禮」至「爲之」○釋曰：云「此禮當作禮」者，對上文有「酌醴」、「受醴」之等，不破之，此當爲上於下之禮，不得用醴。禮即從醴字，何者？《周禮》云「諸侯用鬯」，^③不云鬯賓，明不得以醴禮賓即爲醴，故破從禮也。

云「次，門外更衣處也」者，次者，舍之名，以其行禮衣服或與常服不同，更衣之時須入於次，故云「更衣處也」。云「必帷幕簾席爲之」者，^④案《聘禮·記》云：「宗人授次，次以帷，少退于君之次。」注云：「主國之門外，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，次位皆有常處。」又案《周禮·幕人》：「掌帷、幕、幄、帟、綬之事。」注云：「帷幕皆以布爲之，四合象宮室，曰幄。」云「簾席」者，上卑，或用簾席，是以《雜記》諸侯大夫喪皆用布，^⑤上用簾席爲之，次亦當然。冠者見於兄弟，兄弟再拜，冠者荅拜。見贊者，西

^①「迎」，阮校云：此與下「欲迎其事」，兩「迎」字疑皆當作「近」。

^②「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必」。

^③「諸」上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有「天子禮」三字。

^④「必」原作「心」，據阮本改。

^⑤「皆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精」字。

面拜，亦如之。見贊者西面拜，則見兄弟東面拜。贊者後賓出。

疏「冠者」至「如之」○注「見贊」至「賓出」○釋曰：兄弟位在東方，此贊冠者則賓之類，故贊者東面也。

言贊者先拜，冠者答者也。^①知，贊者後賓出者，文於見兄弟下始見之，明「贊者後賓出」也。出亦當就次，待禮之也。人見姑、姊，如見母。人，入寢門也。庶在寢

門外。如見母者，亦北面，姑與姊亦俠拜也。不見妹，妹卑。

疏「人見」至「見母」○注「人」至「妹卑」○釋曰：男子居外，女子居內。廟在寢門外，人見，入寢門可知。不見父與賓者，蓋冠畢則已見也，不言者，從可知也。云，不見妹，妹卑者，以其妹卑於姑、姊，故不見也。乃易服，

服玄冠、玄端、爵韞。奠摯，見于君。遂以摯見於鄉大夫、鄉先生。易服不朝服者，非朝事也。摯，雉也。鄉先生，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。

疏「乃易」至「先生」○注「易服」至「仕者」○釋曰：云「易服」者，爵弁既助祭之服，不可服見君與先生等，故易服服玄端也。云，易服不朝服者，非朝事也者，此乃因加冠以成人之禮見君，非正服之節，故不朝服。經直云，玄端，則

兼玄冠矣。今更云「玄冠」者，以初冠時服玄端為緇布冠

服，緇布冠非常著之冠而弊之，易服宜服玄冠配玄端，故兼云「玄冠」也。朝服與玄端同，玄端則玄裳、黃裳、雜裳、

黑屨，若朝服玄冠、玄端雖同，但裳以素而屨色白也。以

其但正幅，^②故朝服亦得端名。然六冕皆正幅，故亦名端。是以《樂記》云魏文侯「端冕而聽占樂」。又《論語》云

「端章甫」，鄭云「端，玄端，諸侯視朝之服」，則玄端不朝，^③得名為玄端也。云「摯，雉也」者，士執雉是其常，故

知摯是雉也。云「鄉先生，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」者，此即《鄉飲酒》與《鄉射》記「先生」及《書傳》「父師」，皆

也。先生亦有士之少師，鄭不言者，經云「鄉大夫」，不言士，故先生亦略不言，其實亦當有士也。乃醴賓，以

壹獻之禮。壹獻者，主人獻賓而已，即燕，無亞獻者。

獻、酢、酬、賓、主人各兩爵而禮成。《特牲》、《少牢饋食》

之禮獻尸，此其類也。士禮一獻，卿大夫三獻。禮賓不用

柶者，沛其醴。《內則》曰：「飲：重醴清糟，稻醴清糟，黍

① 下「者」字，曹校云各本作「之」是。

② 「但」，曹校云當為「俱」。

③ 「不」，阮校云：監本作「以」。

醴清糟，梁醴清糟。」凡禮事，質者用糟，文者用清。

疏

「乃禮」至「之禮」○注「壹獻」至「用清」○釋曰：此「禮」亦當爲「禮」，不言可知也。云「壹獻者，主人獻賓而已，即燕，無亞獻者」者，案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主人獻尸，主婦亞獻，爲二獻，此則主人獻賓而已，無亞獻。知即燕者，《鄉飲酒》未有燕，故知獻後有燕。云「獻、酢、酬、賓、主人各兩爵而禮成」者，主人獻賓，賓酢主人，主人將酬賓，先自飲訖乃酬賓，莫而不舉，是賓、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也。必知一獻之禮，禮備有酬酢者，《昏禮》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，奠酬得正禮，不旅。又曰：婦酢舅，更爵自薦，是備酬酢也。《鄉飲酒》亦備獻、酢、酬，是其義也。云「《特牲》、《少牢饋食》之禮獻尸，此其類也」者，此賓、主人各兩爵，無亞獻，彼主人、主婦各一爵，有亞獻。雖不同，得主人一獻義類同，故云「此其類也」。云「士禮一獻」者，即《士冠》及《昏禮》、《鄉飲酒禮》、《鄉射》皆是。一獻也。云「卿大夫三獻」者，案《左氏傳》云：「季孫宿如晉，拜呂田也。晉侯享之，有加籩。武子退，使行人告曰：小國之事大國也，苟免於討，不敢求貺，得貺不過三獻。」又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「三獻之介」，亦謂卿大夫三獻之介。案《大行人》云上公饗禮九獻，侯伯七獻，子男五獻。是以大夫三獻，士一獻，

亦是其差也。云「禮賓不用枵者，沛其醴」者，此有獻、酢、酬、飲之沛者，故不用枵。《冠禮》禮子用醴，不沛，故用枵也。云「《內則》曰飲」者，鄭注云：「目諸飲也。」云「重醴清糟」者，鄭云：「重，陪也。糟，醇也。清，沛也。致飲有醇者，有沛者，陪設之。」稻醴以下是也。云「凡禮事，質者用糟，文者用清」者，質者謂若《冠禮》禮子之類是也，故於房戶之間顯處設尊也。^①主人酬賓，束帛、儷皮。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，所以申暢厚意也。束帛，十端也。儷皮，兩鹿皮也。古文「儷」爲「離」。

疏

「主人」至

「儷皮」○注「飲賓」至「爲離」○釋曰：「主人酬賓」，當奠酬之節，行之以財貨也。此禮賓與饗禮同，但爲饗禮有酬幣則多。故《聘禮》云「若不親饗，致饗以酬幣」，注云：「禮幣束帛，乘馬，亦不是過也。」又案《大戴禮》云「禮幣采飾而四馬，是大夫禮多，與士異也」。案《禮器》云「琥璜爵」，鄭云「天子酬諸侯，諸侯相酬，以此玉將幣也」，則又異於大夫也下。^②凡酬幣之法，尊卑獻數多少不同，及其酬幣，唯於

① 於「原作「以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案，此句之上，曹校以爲有脫文數句。

② 「也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以」。

奠酬之節一行而已。《春秋》秦后子出奔晉，后子享晉侯，歸取酬幣，終事八反。^①杜注云：「備九獻之儀，始禮自齋其，故續送其八酬酒幣。」彼九獻之間皆云「幣」，春秋之代奢侈之法，非正禮也。云「束帛，十端也」者，禮之通例，凡言束者，無問脯與錦，皆以十爲數也。云「儷皮，兩鹿皮也」者，當與《射禮》庭實之皮同。^②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：「虎豹之皮，示服猛也。」又《覲禮》用馬，則國君用馬或虎豹皮。若臣聘則用鹿皮，故鄭注《聘禮》云：「凡君於臣，臣於君，麋鹿皮可也。」言「可」者，以無正文。若然，兩國諸侯自相見，^③亦用虎豹皮也。贊者皆與，贊冠者爲介。贊者，衆賓也。皆與，亦飲酒爲衆賓。介，賓之輔，以贊爲之，尊之。飲酒之禮，賢者爲賓，其次爲介。

疏

「贊者」至「爲介」○注「贊者」至「爲介」○釋曰：鄭知「贊者，衆賓」者，以其下別言「贊冠者」，明上云「贊者」是衆賓也。云「介，賓之輔」者，以其《鄉飲酒》之禮，賢者爲賓，其次爲介，又其次爲衆賓。彼據將貢以爲優劣之次也，此雖不貢，以飲酒之禮立賓主，亦以優劣立介以輔也。云「以贊爲之，尊之」者，謂賓此贊冠者，^④故遣爲介也。云「飲酒之禮，賢者爲賓，其次爲介」者，取尊爲義也。賓出，

主人送于外門外，再拜，歸賓俎。獻之禮，有

薦有俎，其牲未聞。使人歸諸賓家也。**疏**賓出至賓

俎○注「一獻」至「家也」○釋曰：賓不言薦脯醢者，案舅

姑共饗婦以一獻，有姑薦，則此一獻亦有薦脯醢可知。經

有俎必有特性，但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取擇人而用狗，此冠

禮無擇人之義，則不用狗，但無正文，故云「其牲未聞」也。

知「使人歸諸賓家」者，以賓出，主人送於門外，乃始言歸

賓俎，明歸於賓家也。

儀禮注疏卷第二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「射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聘」。

②「國」原作「說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國」。據改。」

③「賓」，阮校云：「宜作「尊」。」

儀禮疏卷第三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若不醴，則醢用酒。若不醴，謂國有舊俗可行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。《曲禮》曰「君子行禮，不求變俗。祭祀之禮，居喪之服，哭泣之位，皆如其國之故。謹脩其法而審行之」是。酌而無酬酢曰醢。醢，亦當爲「禮」。疏，若

不「至」用酒。○注「若不」至「爲禮」。○釋曰：自此已上，說周禮冠子之法，自此已下至「取籩脯以降如初」說夏殷冠子之法。云「若不醴，則醢用酒」者，案上文適子冠於阼，三加訖一體於客位，是周法，今云「若不醴，則醢用酒」，非周法，故知先王法矣。故鄭云「若不醴，謂國有舊俗可行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」。云聖人者，即周公。制此《儀禮》用舊俗，則夏殷之禮是也。云《曲禮》曰「已下者，是《下曲禮》文也。云「君子行禮不求變俗」者，與下文爲目，謂君

子所往之國，不求變彼國之俗，若衛居殷墟者也。云「祭祀之禮」者，若《郊特牲》云「殷人先求諸陽，周人先求諸陰」，求諸陽者，先合樂乃灌地降神也；求諸陰者，謂先灌地乃合樂。若衛居殷地，用殷禮，則先合樂乃灌也。云「居喪之服」者，謂若《檀弓》「周之諸侯絕旁期，降上下，殷之諸侯服旁期，不降上下」，衛居殷墟，亦不降上下也。云「哭泣之位」者，殷禮無文，亦應有異也。云「皆如其國之故」者，謂上所云，皆如其故國之俗而行之。云「是」者，依先王舊俗而行不改之事。向來所解引《曲禮》，據人君施化之法，不改彼國舊俗，證此「醢用酒」舊俗之法也。故《康誥》周公戒康叔居殷墟當用殷法，是以云「茲殷罰有倫」，使用殷法。故所引《曲禮》皆據不變彼國之俗。但君子行禮，不求變俗有二途：若據《曲禮》之文云「君子行禮不求變俗」，鄭注云：「求猶務也。不務變其故俗，重本也。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。」又云：「祭祀之禮，居喪之服，哭泣之位，皆如其國之故，謹脩其法而審行之。」注：「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，若夏、殷者。」謂若杞、宋之人居鄭、衛、鄭、衛之人居杞、宋。若據彼注，謂臣去己國居他國，不變己國之俗。是以《定四年》祝佗云「殷人六族在魯，啓以商政」。亦不變本國之俗，故開商政示之。皆據當身居他國，不變

己國之俗。與此注引不同者，不求變俗，義得兩合，故各據一邊而言也。云「酌而無酬酢曰醺」者，鄭解無酬酢曰醺，唯據此文而言。所以然者，以周法用醺，^①無酬酢曰醺。案《曲禮》云：「長者舉未醺。」鄭注云：「盡爵曰醺。」是醺不專於無酬酢者。若然，醺亦無酬酢，不為醺名者，但體太古之物，自然質無酬酢，此醺用酒，酒本有酬酢，故無酬酢得名醺也。云「醺亦當為醺」者，亦上「請醺賓」之醺，故破之也。尊于房戶之間，兩鬴，有禁。玄

酒在西，加勺，南枋。房戶間者，房西、室戶東也。

禁，承尊之器也。名之為禁者，因為酒戒也。玄酒，新水也，雖今不用，猶設之，不忘古也。

疏，尊于「至」南枋。○

注，房戶「至」古也。○釋曰：云「禁，承尊之器也。名之為

禁者，因為酒戒也」者，以醺不言禁，醺非飲醉之物，故不設戒也。此用酒，酒是所飲之物，恐醉，因而禁之，故云「因為酒戒」。若然，玄酒非飲，亦為禁者，以玄酒對正酒，不可一有一無，故亦同有禁也。云「不忘古也」者，上古無酒，今雖有酒，猶設之，是不忘古也。洗，有篚在西，

南順。洗，庭洗，當東榮，南北以堂深。篚亦以盛勺、鬴，

陳於洗西。南順，北為上也。

疏「洗有二」至「南順」○注

「洗庭」至「上也」○釋曰：知「洗，庭洗」者，上周法用醺之時，醺之尊在房。今醺用酒，與常飲酒同，故洗亦當在庭。是以下云「賓降，取爵于篚，卒洗，升酌」，故知洗在庭也。設洗法在設尊前，此洗亦當在設尊前設之，故此直云「洗，有篚在西」，不言設也。若然，上不言設洗者，以其上云「醺用酒」，即連云尊，文勢如此，故不言設洗。云「當東榮，南北以堂深」者，上已有文也。云「篚亦以盛勺、鬴」者，周法用醺在房，庭洗無篚，此用酒，庭洗有篚，故周公設經，辨其異者。但醺篚在房，以盛勺、鬴，此庭洗篚亦盛勺、鬴，故云「亦」也。云「南順，北為上也」者，席之制有首尾者，據識之先後為首尾。此篚亦云「上」者，應亦有記識為上下。以其南順之言，故北為上也。始加，醺用脯醢。賓降，取爵于篚，辭降如初。卒洗，升酌。始加者，言一加一醺也。加冠於東序，醺之於戶西，同耳。始醺亦薦脯醢。賓降者，爵在庭，酒在堂，將自酌也。辭降如初，如將冠時降盥，辭主人降也。凡薦出自東房。

疏，始加「至」升酌○注「始加」至「東房」○釋曰：云

①「以周法用醺」，曹校云，周「當為」殷，「醺」當為，酒」。

「始加，醢用脯醢」者，此言與周別之事。周家三加訖，乃醢於客位，用脯醢；此加訖即醢於客位，用脯醢；是其不同也。但言「始加，醢用脯醢」者，因言與周異之意，其實未行事，是以下乃始云「賓降，取爵于篚」也。云「加冠於東序，醢之於戶西，同耳」者，經不見者，嫌與周異，故辨之。其經不言冠者醢之處，即與周同，故經不見也。云「始醢，亦薦脯醢」者，以其經云「醢用脯醢」，汎言若醢用酒，未著其節，故亦如上周家三加始薦脯醢。云「賓降者，爵在庭，酒在堂，將自酌也」者，決周家體在房，贊者酌授賓，賓不親酌，此則賓親酌酒洗爵，故有升降也。云「辭降如初，如將冠時降盥，辭主人降也」者，欲見用禮時直有將冠時賓降，無賓降取爵，以其酌在房故也。今云「如初」者，唯謂如將冠降盥之事也。云「凡薦出自東房」者，用禮時尊在房，脯醢出自東房，醢用酒，酒尊在堂，脯醢亦出自東房，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特性》、《少牢》薦者皆出東房，故云「凡」以該之也。冠者拜受，賓荅拜，如初。贊者筵于戶西，賓升，揖冠者就筵，乃酌，冠者南面拜受，賓授爵，東面荅拜，如禮也。於賓荅拜，贊者則亦薦之。

疏 冠者至，如初。○注贊者至，薦之。○釋曰：此經略

言拜受，荅拜，不言處所、面位。言「如初」者，以其雖用酒與周異，自外與周同，故直言「如初」也。是以鄭取上禮子法以言之，故言「如初」以結之也。云「於賓荅拜，贊者則亦薦之者，經直云「拜受，荅拜，如初」，亦不言出薦之時節，故鄭別言之，亦當如周家禮子時薦也。凡醢子、醢婦，并《昏禮》禮賓，面位不同者，皆隨時之便，故不同也。冠者升筵，坐。左執爵，右祭脯醢，祭酒。興，筵末坐，啐酒。降筵，拜，賓荅拜。冠者奠爵于薦東，立于筵西。冠者立俟賓命，賓揖之，則就東序之筵。

疏 冠者至「筵西」○注「冠者至」之筵

○釋曰：此經雖用禮酒不同，其於行事與周禮醢子同，但位有異：彼一加訖，入房易服訖，出房立，待賓容命；^①此則醢訖，立於席西，待賓命為異，皆為更加皮弁也。云「興，筵末坐，啐酒」者，為醢於客位，敬之故也。《昏禮》禮賓與《聘禮》禮賓，在西階上啐醢者，《昏禮》注云「此筵不主為飲食起」，《聘禮》注云「糟醢不卒」故也。冠子用禮拜，此醢子用酒亦拜者，以與醢子同是成人法，拜啐，故雖

①「容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客」。

用醢亦拜啐也。徹薦、爵、筵、尊不徹。徹薦與爵者，辟後加也。不徹筵、尊，三加可相因，由便也。

疏「徹

薦」至「不徹」○注「徹薦」至「便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徹薦與爵

者，辟後加也」者，案下文云：「加皮弁，如初儀。再醢，攝

酒，其他皆如初。」酒則云「攝」，明因前也。除酒之外云

「其他如初」，明薦、爵更設，是後加卒設於席前也。故知

前云「徹薦、爵」爲「辟後加」也。加皮弁，如初儀。

再醢，攝酒，其他皆如初。攝猶整也，整酒謂撓

之。今文「攝」爲「盪」。

疏

「加皮」至「如初」○注「攝猶

至」爲「盪」○釋曰：云「攝猶整也，整酒謂撓之」者，案《有司

徹》云：「司宮攝酒。」注云：「更洗益整頓之。」不可云洗，

亦當爲撓，謂更撓攪，添益、整頓，示新也。加爵弁，如

初儀。三醢，有乾肉折俎，啐之，其他如初。

北面取脯，見于母。乾肉，牲體之脯也。折其體以

爲俎。啐，嘗之。

疏

「加爵」至「于母」○注「乾肉」至「嘗

之」○釋曰：前二醢有脯醢，更加此乾肉折俎。言「啐之」

者，啐謂至齒嘗之。案下若殺再醢不言「攝」，此經再醢言

「攝」，三醢不言「攝」，則再醢之後皆有攝，互文以見義也。

云「取脯見于母」者，亦適東壁，俛拜，與周同。案下文「若

殺」已下云「卒醢，取籩脯以降」，此亦取籩脯，乾肉曰脯。

云「乾肉，牲體之脯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腊人》云：「掌乾肉，

凡田獸之脯腊。」鄭注云：「大物解肆乾之，謂之乾肉。若

今梁州鳥翅矣。薄析曰脯，捶之而施薑桂曰脍脩。」若然，

乾肉與脯脩別。言「若今梁州鳥翅」者，或爲豚解而七體

以乾之，謂之乾肉，及用之，將升于俎，則節折爲二十

體，與《燕禮》同，故總名「乾肉折俎」也。若殺，則特

豚，載合升，離肺實于鼎，設局鬻。特豚，一豚

也。凡牲皆用左胖。煮於鑊曰亨，在鼎曰升，在俎曰載。

載合升者，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。離，割也。割肺者，使

可祭也，可啐也。今文「局」爲「鉉」，古文「鬻」爲「密」。

疏

「若殺」至「局鬻」○注「特豚」至「爲密」○釋曰：上醢子

用乾肉，不殺。自此至「取籩脯以降」，論夏殷醢子殺牲之

事。殺言「若」者，是不定之辭，殺與不殺俱得，云若也。

云「載合升」者，在鼎曰升，在俎曰載，載在後，今先言

「載」，後言「升」，又「合」字在「載」、「升」之間，通事之者，

欲見在俎、在鑊俱曰「合」也。云「設局鬻」者，以茅覆鼎，

長則束其本，短則編其中。案《冬官·匠人》：「廟門容大

肩七个。」注云：「大肩，牛鼎之肩，長三尺。」又曰：「闔門容小肩參个。」注云：「小肩，腳鼎之肩，長一尺。」皆依漢禮而知。今此豚鼎之肩當用小肩也。云「特豚，一豚也」者，此特若《郊特牲》之特，皆以特爲一也。云「凡牲皆用左胖」者，案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皆用右胖。《少儀》云：「大牢則以牛左肩折几个。」爲歸胙用左，則用右而祭之。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主人用右體，生人亦與祭同用右者，皆據周而言也。此云用左，鄭據夏、殷之法，與周異也。但《士虞》喪祭用左，反古故也。云「烹於鑊曰亨」者，案《特牲》云：「亨于門外東方，西面，北上。」注云：「亨，煮也。亨豕、魚、腊，以鑊，各一爨。」《詩》云：「誰能烹魚，溉之釜鬯。」是鑊爲亨也。云「在鼎曰升，在俎曰載」者，案《昏禮》云「特豚合升」，又云「側載」，《特牲》亦云「卒載，加匕于鼎」，《少牢》云「司馬升羊，實于鼎」，皆是，在鼎曰升，在俎曰載」之文。但在鼎直有升名，在俎則升、載兩稱也。故《少牢》云：「升羊，載右胖。升豕，其載如羊。」《有司徹》亦云「乃升」，注云「升牲體於俎也」，是在俎升、載二名也。云「載合升者，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」者，以升載並陳，又合在二者之間，故知從鑊至俎皆合左右胖也。云「離，割也。割肺者，使可祭也，可啖也」者，凡肺有二種，一者舉肺，一者

祭肺。就舉肺之中復有三稱：一、名舉肺，爲食而舉；二、名離肺，《少儀》云「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也」；三、名啖肺，以齒啖之。此三者皆據生人爲食而有也。就祭肺之中亦復有三稱：一者謂之祭肺，爲祭先而有之；二者謂之付肺，付切之使斷；三者謂之切肺，名雖與付肺異，切肺則付肺也。三者皆爲祭而有。若然，切肺、離肺指其形，餘皆舉其義稱也。云「今文肩爲鉉，古文鼎爲密」者，一部之內皆然，不從今文，故疊之也。始醯，如初。亦薦脯醢，徹薦爵，筵尊不徹矣。疏：始醯如初。○注「亦薦」至「徹矣」○釋曰：云「始醯，如初」者，此一醯與不殺同，未有所加，故云「如初」也。再醯，兩豆：葵菹、羸醢；兩籩：栗、脯。羸醢，蜺蜺醢。今文「羸」爲「蜺」。疏：再醯至「栗脯」○注「羸醢」至「爲蜺」○釋曰：此二豆二籩增數者，爲有殺牲，故盛其饌也。案鄭注《周禮·醢人》云：「細切爲醢，全物若臠爲菹。作醢及醢者，先膊乾其肉，乃後菹之，雜以粱糲及鹽，漬以美酒，塗置醢中，百日則成矣。」是作醢及菹之法也。云「羸醢，蜺蜺醢」者，《爾雅》文。三醯，攝酒如再醯，加俎啖之，皆如初，啖肺。攝酒如再醯，則再醯亦攝之矣。加俎啖之，啖一當

爲「祭」字之誤也。祭俎如初，如祭脯醢。

疏「三醢」至

「臠肺」○注「攝酒」至「脯醢」○釋曰：云「攝酒如再醢，則再醢亦攝之矣」者，周公作經取省文，再醢不言攝酒，以「醢如之，則再醢攝之可知，故鄭云：再醢亦攝之矣」。云「加俎臠之，臠當爲祭，字之誤也」者，經有「臠」，不破「如初臠」之「臠」，唯破「加俎臠」之字者，以祭先之法，祭乃臠之，又不宜有「臠」，故破加俎之「臠」爲「祭」也。云「祭俎如初，如祭脯醢」者，以「醢」唯祭俎之肺，不復祭脯醢也。若然，前「不殺」之時，「醢」徹脯醢，爲辭再醢之脯醢。至再醢不言「徹脯醢」者，以「醢」上唯加乾肉，不薦脯醢，故不徹也。今殷亦然，「醢」徹薦辭，^①至再醢亦不徹薦，直徹爵而已。亦爲「醢」以不加籩豆，^②加牲俎，是以祝辭「醢亦云嘉薦」，^③至三醢者直云「籩豆有楚」。楚，陳列貌。是「醢」不加籩豆明文也。卒醢，取籩脯以降，如初。

疏「卒醢」至「如初」○釋曰：此取籩脯見母，與

前不異。上周法與「不殺」皆不云「籩」者，上皆直薦脯醢，不云籩豆，此「若殺」云「兩籩」，故云「籩脯」。若然，既殺有俎肉而取脯者，見其得禮而已，^④故不取俎肉。如若得束帛者，不須取脯，是以冠禮禮賓得束帛，皆不取脯也。

若孤子，則父兄戒、宿。父兄，諸父諸兄。

疏「若

孤」至「戒宿」○注：父兄，諸父諸兄○釋曰：上陳上有父加冠禮訖，自此至「束帛北面」，論士之無父自有加冠之法也。周公作文，於此乃見之者，欲見周與夏殷孤子同冠於阼階，禮之於客位，唯「醢」禮不同耳，^⑤是以作經言其與上異者而已。言「父兄，諸父諸兄」者，以其上文父兄非直戒、宿而已，故知此是諸父諸兄，非己之親父親兄也。冠之日，主人紛而迎賓。拜，揖讓，立于序端，皆如冠主。禮於阼。冠主，冠者親父若宗兄也。古文「紛」爲「結」，今文「禮」作「醢」。

疏「冠之」至

「於阼」○注「冠主」至「作醢」○釋曰：云「主人紛而迎賓」者，即上「采衣紛」是也。云「拜，揖讓，立于序端」者，謂主人出先拜，賓答拜訖，揖讓而入于廟門。既入門，又「揖至階，又「讓而升堂，乃立于東序端，賓升，立西序端」。

①「辭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爵」。

②「以」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
③「一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二」。

④「而」原作「面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⑤「一醢三醢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一醢三醢」。

皆如上父兄爲主人，故作文省略，總云「揖讓，立于序端，皆如冠主」也。云「禮於阼」者，別言其異者也。云「今文禮作醴」者，鄭不從今文者，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醅，言醴則兼醅醴二法故也。凡拜，北面于阼階上。賓亦北面于西階上荅拜。

疏 凡拜「至」荅拜「○釋曰：

此亦異於父在者。云「凡拜」者，謂初拜至及荅拜之等。^①

賓主皆北面，與父在時拜于筵西南面，賓拜于序東面而爲異也。若殺，則舉鼎陳于門外，直東塾，北面。孤子得申，禮盛之。父在，有鼎不陳於門外。

疏

「若殺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云「若殺」者，有則殺，無則已，故云「若」，不定之辭也。言「舉鼎」者，謂於廟門外之東壁簠所，舉至廟門外之東，直東塾，一鼎豚、魚腊，^②鼎皆北向，相重而列之也。○注「孤子」至「門外」○釋曰：案上文父在亦有殺法，今鄭云「孤子得申，禮盛之」者，不爲殺起，止爲陳鼎于外而言。鄭知「父在，有鼎不陳於外」者，以上文「若殺」直云「特豚載合升」，不辨外內。孤子乃云「舉鼎陳于門外」，類于上「父在，陳鼎不於門外」也。^③凡陳鼎在外者，賓客之禮也；在內者，家私之禮也。^④是在外者爲盛也。今孤子則陳鼎在外，故云「孤子得申，禮盛之」也。

若庶子，則冠于房外，南面，遂醺焉。房外，謂尊東也。不於阼階，非代也。不醺於客位，成而不尊。

疏「若庶」至「醺焉」○釋曰：上已言三代適子冠禮訖，此

經論庶子加冠法也。周公作經，於三代之下言之，則三代庶子冠禮皆於房外，同用醺矣，但不知三代庶子各用幾醺耳。今於周之適子三加一體，夏殷適子三加三醺，是以下文祝辭三醺而醺三，^⑤皆爲三代而爲言。^⑥至於三代庶子，皆不見別辭，則周之庶子宜依適子用三醺，夏殷庶子亦依三醺。三代適子有祝辭，言庶子則無，故下文注云「凡醺者不祝」。○注「房外」至「不尊」○釋曰：知「房外，謂尊東也」者，上陳尊在房、戶之間。案《鄉飲酒》賓東則

①「至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受」。

②「二鼎豚魚腊」，曹校云「二」當爲「三」，「三鼎」上有脫文。

③「類于上父在」，曹校云「類」上脫「不」字，「父」上當脫「故知」二字。

④「家私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私家」。

⑤上「三」字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⑥「三代」下，曹校云脫「適子」二字。

東則尊東，^①明此亦於尊東也。云「不於阼階，非代也」者，案下記云：「適子冠於阼，以著代也。」明庶子不於阼，非代故也。云「不醮於客位，成而不尊者，下記云：「醮於客位，加有成也。」是適子於客位，成而尊之。此則成而不尊，故因冠之處遂醮焉。冠者母不在，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。」

疏

冠者「至」階下。釋曰：案內則

云：「舅沒則姑老。」若死，當云「沒」，不得云「不在」，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。今言「不在」者，或歸寧，或疾病也。「使人受脯」，為母生在，於後見之也。成賓曰：「某

有子某，將加布於其首，願吾子之教之也。」

吾子，相親之辭。吾，我也。子，男子之美稱。古文「某

為「謀」。」**疏**「戒賓」至「之也」○注「吾子」至「為謀」○釋

曰：自此至，唯其所當「者」，周公設經，直見行事，恐失次第，不言其辭。今行事既終，總見成賓、醮及為字之辭也。

云「某有子某」者，上「某」，主人名；下「某」，子之名。「加布」，初加緇布冠也。云「願吾子之教之也」者，即此以加冠行禮為教之也。云「吾子，相親之辭。吾，我也」者，謂

自己身之子，故云「吾子，相親之辭」也。云「子，男子之美稱」者，古者稱師曰子。又《公羊傳》云：「名不若字，字不

若子。是子者，男子之美稱也。今請賓與子加冠，故以美稱呼之也。賓對曰：「某不敏，恐不能共事，以病吾子，敢辭。」病猶辱也。古文「病」為「兼」。主

人曰：「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。」賓對曰：

「吾子重有命，某敢不從。」敢不從，許之辭。宿

曰：「某將加布於某之首，吾子將莅之，敢

宿。」賓對曰：「某敢不夙興。」莅，臨也。今文無

「對」。始加，祝曰：「令月吉日，始加元服。

令，吉，皆善也。元，首也。」**疏**注「令吉」至「首也」○釋

曰：「元，首」，《左傳》曰：「先軫入狄師而死之，狄人歸先

軫之元。」是元為首。又《尚書》云：「君為元首。」亦是元為

首也。棄爾幼志，順爾成德。壽考惟祺，介

爾景福。」爾，女也。既冠為成德。祺，祥也。介，景，皆

大也。因冠而戒且勸之，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，大女之大

福也。**疏**注「爾女」至「福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既冠為成德」

①「賓東則」，毛本作「賓在」，《要義》作「賓東賓」。案，

曹校云上，則「字當為賓」。

者，案《冠義》，既冠責以父子、君臣、長幼之禮，皆成人之德。云「祺，祥也」者，祺訓為祥，祥又訓為善也。云「因冠而戒」者，則經「棄爾幼志，順爾成德」是也。云「且勸之」者，即經云「壽考惟祺，介爾景福」是也。再加，曰：

「吉月令辰，乃申爾服。辰，子丑也。申，重也。」

疏「再加」至「爾服」○注「辰，子」至「重也」○釋曰：上云「令月吉日」，此云「吉月令辰」，互見其言，是作文之體，無義例也。云「辰，子丑也」者，以十幹配十二辰，直云「辰，子丑」，明有幹可知，即甲子、乙丑之類，略言之也。敬爾

威儀，淑慎爾德。眉壽萬年，永受胡福。」胡猶遐也，遠也。遠，無窮。古文「眉」作「麋」。三加，

曰：「以歲之正，以月之令，咸加爾服。」止猶善也。咸，皆也。皆加女之三服，謂緇布冠、皮弁、爵弁也。兄弟具在，以成厥德。厥，其。黃者無疆，

受天之慶。」黃，黃髮也。耆，凍梨也。①皆壽徵也。疆，竟。

疏注「黃黃」至「疆竟」○釋曰：《爾雅》云：「黃髮，覲齒。」②故以黃為黃髮也。云「耆，凍梨」者，③《爾雅》云：「耆，老，壽也。」此云「耆，凍梨」者，以其面似凍梨之色

故也。禮辭曰：「甘醴惟厚，嘉薦令芳。」嘉，善也。善薦，謂脯醢。芳，香也。疏「禮辭」至「令芳」○注

「嘉善」至「香也」○釋曰：謂脯醢為善薦芳香者，謂作之依時，又造之依法，故使芳香而善也。拜受祭之，以定爾祥。承天之休，壽考不忘。」休，美也。不忘，

長有令名。醢辭曰：「旨酒既清，嘉薦亶時。亶，誠也。古文「亶」為「瘡」。始加元服，兄弟具

來。孝友時格，永乃保之。」善父母為孝，善兄弟為友。時，是也。格，至也。永，長也。保，安也。行此乃

能保之。今文「格」為「嘏」。凡醢者不祝。疏注「善父」至「不祝」○釋曰：「善父母為孝，善兄弟為友」者，《爾雅》文。不言善事父母、善事兄弟者，欲見非且善事兄弟，④

①「梨」，阮校云：「監本作「黎」。」

②「覲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兒」。」

③「梨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作「黎」。陳、閩作「黎」，下句作「黎」。

④「且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但」。」兄弟「上」，曹校云脫「父母」二字，下句同。

而亦爲兄弟之所善者，諸行周備之意也。云「凡醺者不祝」者，案上文前後例，^①周與夏，殷冠子法，其加冠祝辭三節不辨三代之異，則三代祝辭同可知也。至於周醺之辭三等別陳之者，^②以其數異，辭宜不同故也。若然，醺辭唯據適子而言，以其將著代重之，故備見祝辭也。此注云「凡醺者不祝」者，言「凡」謂庶子也。既不加冠於阼，又不禮於客位，無著代之理，故略而輕之也。亦不設祝辭者，《曾子問》注云「凡殤不祭」之類也。其天子冠禮祝辭，案《大戴禮·公冠篇》成王冠，周公爲祝詞：「使王近於人，遠於天，^③嗇於時，惠於財。」其辭既多，不可具載。其諸侯無文，蓋亦有祝辭，異於士也。再醺，曰：「旨酒既醺，嘉薦伊脯。」**疏**注，清也。伊，惟也。也。伊，惟也。○釋曰：清，沛酒之稱。故《伐木》詩云：「有酒清我。」注云：「清，茜之。」又《鳧鷖》詩云：「^④爾酒既清。」注云：「清，酒之沛者。」是清爲清也。云「伊，惟也」者，助句辭，非爲義也。乃申爾服，禮儀有序。祭此嘉爵，承天之祜。「祜，福也。二醺，曰：「旨酒令芳，籩豆有楚。」旨，美也。楚，陳列之貌。**疏**注「旨美」至「之貌」○釋曰：《楚茨》詩亦云：「籩豆有楚。」

注云：「楚，陳列之貌。」是用其再醺之籩豆，不增改之，故云有楚也。咸加爾服，肴升折俎。肴升折俎，亦謂豚。**疏**注「肴升」至「謂豚」○釋曰：云「折俎」者，即謂折上「若殺之豚也。承天之慶，受福無疆。」字辭曰：「禮儀既備，令月吉日，昭告爾字。昭，明也。」**疏**「字辭」至「爾字」○釋曰：此字文在三代之下而言，則亦遂三代字辭同。此辭賓直西序東面，與子爲字時言之也。爰字孔嘉，髦士攸宜。爰，於也。孔，甚也。髦，俊也。攸，所也。宜之于假，永受保之。曰伯某甫。「仲、叔、季，^⑤唯其所當。」于猶爲也。假，大也。宜之是爲大矣。伯、仲、叔、季，長幼之稱。甫是丈夫之美稱，孔子爲尼甫，周大夫有嘉甫，宋大夫有孔甫，是其類。「甫」字或作「父」。**疏**，宜之「至」所當。○

- ①「例」，曹校云疑當爲「列」，連下讀。
- ②「周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用」。
- ③「天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年」。
- ④「又」原作「文」，據曹校改。
- ⑤「仲」上，阮校云：《通典》有「伯」字。

釋曰：云「伯某甫」者，某若云嘉也。^①但設經不得定言人字，故言「甫」爲且字。^②是以《禮記》諸侯薨，復曰「某某甫復。」鄭云：「某甫且字。」以臣不名君，且爲某之字呼之。既此某甫立爲且字。^③言「伯、仲、叔、季」者，是長幼次第之稱。若兄弟四人，則依次稱之。夏，殷質則積仲，周文則積叔，^④若管叔、霍叔之類是也。云「唯其所當」者，二十冠時與之作字，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，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。有兄曰伯，居第二，則曰仲。但殷質，二十爲字之時，兼伯、仲、叔、季呼之；周文，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、仲，至五十乃加而呼之。故《檀弓》云：「五十以伯仲，周道也。」是呼伯、仲之時，則兼二十字而言。若孔子生於周代，從周禮呼「尼甫」，至五十去「甫」，以「尼」配「仲」，而呼之曰「仲尼」，是也。若然，二十冠而字之，未呼伯、仲、叔、季。今於二十加冠而言者，則是殷家冠時遂以二十字呼之，二則見周家若不死，至五十乃加而呼之。若二十已後死，雖未滿五十，即得呼伯、仲。知義然者，見慶父乃是莊公之弟，桓六年莊公生，至閔公一年慶父死，^⑤時莊公未滿五十，慶父乃是莊公之弟，時未五十，慶父死，號曰共仲。是其死後雖未五十，得呼仲、叔、季。故二十冠時，則以伯、仲、叔、季當擬之，故云「唯其所當」也。○注「于

猶「至」作父」○釋曰：知甫是丈夫之美稱一者，以其人之賢愚，皆以爲字。故《隱元年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，《穀梁傳》云：「儀，字也。父猶傳也，男子之美稱也。」是也。云「孔子爲尼甫」者，哀十六年孔丘卒，哀公諱之曰：「哀哉，尼甫。」因字號諡曰尼甫也。云「周大夫有嘉甫」者，《桓公十五年》「天王使嘉甫來求車」是也。云「宋大夫有孔甫，是其類」者，案《左氏傳》桓二年「孔父嘉爲司馬」是也。鄭引此者，證有冠而爲此字之意，故云「是其類」也。又「甫」字或作父一者，^⑥字亦通，或尼甫、嘉甫、孔甫等，見爲父字者也。屨，夏用葛。玄端黑屨，青絢、縹、純，純博寸。屨者順裳色，玄端黑屨，以玄裳爲正也。絢之言拘也，以爲行戒，狀如刀衣鼻，在屨頭。縹，縫中紉也。純，緣也。三者皆青。博，廣也。

疏「屨夏」至「博寸」○

- ①「若云嘉也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若云尼甫嘉也」。
- ②「甫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某」字。
- ③「既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即」。
- ④「積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稱」。
- ⑤「至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閔無此字。
- ⑥「又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云」。

注「屨者」至「廣也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總屨」，論三服之屨。不於上與服同陳者，則屨用皮葛冬夏不同，二則屨在下不宜與服同列，故退在於此。此言「夏用葛」，下云「冬皮」，則春宜從夏，秋宜從冬，故舉冬夏寒暑極時而言。《詩》魏地以葛屨履霜，①刺褊也。云「屨者順裳色」者，禮之通例，衣與冠同，屨與裳同，故云「順裳色」也。云「玄端黑屨，以玄裳爲正也」者，以其玄端有玄裳、黃裳、雜裳，經唯云「玄端黑屨」，與玄裳同色，而却不取黃裳、雜裳，②故云「以玄裳爲正也」。云「絢之言拘也，以爲行戒」者，以拘者自拘持之言，③故云「以爲行戒」也。云「狀如刀衣鼻，在屨頭」者，此以漢法言之。今之屨頭見有下鼻，似刀衣鼻，故以爲況也。云「總，縫中紉也」者，謂牙底相接之縫中有條紉也。云「純，緣也」者，謂繞口緣邊也。云「皆青」者，以經三者同云青也。云「博，廣也」者，謂純所施廣一寸也。素積白屨，以魁柎之，緇絢、總、純、純博寸。魁，蜃蛤。柎，④注者。⑤疏「素積」至「博寸」○注，魁，蜃蛤。柎，注者○釋曰：以魁蛤灰柎之者，取其白耳。云「魁，蜃蛤」者，魁即蜃蛤，一物，是以《周禮·地官·掌蜃》掌，共白盛之蜃，鄭司農云謂蜃炭，引此《士

冠》「白屨，以魁柎之」。玄謂「今東萊用蛤，謂之義灰」云是也。云「柎，注者」，以蛤灰塗注於上，使色白白也。爵弁纁屨，黑絢、總、純、純博寸。爵弁屨以黑爲飾，爵弁尊，其屨飾以續次。

疏

「爵弁」至「博寸」○注，爵弁」至

「續次」○釋曰：案此三服見屨不同，何者？玄端以衣見屨，以玄端有黃裳之等裳，不得舉裳見屨，故舉玄端見屨也。皮弁以素積見屨，屨裳同色，是其正也。爵弁既不舉裳，又不舉衣，而以爵弁見屨者，上陳服已言纁裳，裳色自顯，以與六冕同玄衣纁裳，與冕服之嫌，⑥故不以衣裳而以首服見屨也。云「爵弁屨以黑爲飾，爵弁尊，其屨飾以續次」者，案《冬官》畫續之事云：「青與白相次，赤與黑相次，玄與黃相次。」鄭云：「此言畫續六色所象，及布采之第次，續以爲衣。」又云：「青與赤謂之文，赤與白謂之章，白

①「地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風」。

②「而却」原無，阮校引《要義》有此二字，據補。

③「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意」。

④「柎」，阮校云：宋本《釋文》作「拊」。

⑤「者」，阮校云：敖氏作「之」，《集釋》、毛本作「也」。

⑥「與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有」。

與黑謂之黼，黑與青謂之黻。」鄭云：「此言刺繡采所用，繡以爲裳。」此是對方爲績次，比方爲繡次。案鄭注《屨人》云：「複下曰舄，禪下曰屨。」又注云：「凡舄之飾如績之次，凡屨之飾如繡之次也。」者，即上黑屨以青爲絢、縹、純，白屨以黑爲絢、縹、純，則白與黑，黑與青爲繡次之事也。^①今次「爵弁纁屨」，^②纁，南方之色赤。不以西方白爲絢、縹、純，而以北方黑爲絢、縹、純者，取對方績次爲飾。舉舄者，^③尊爵弁是祭服，故飾與舄同也。冬，皮屨可也。**疏**「冬皮屨可也」○釋曰：冬時寒，許用皮，故云可也。不屨總屨。總屨，喪屨也。縹不灰治曰總。**疏**「不屨總屨」○注「總屨」至「曰總」○釋曰：案《喪服·記》云：「總衰四升有半。」總衰既是喪服，明總屨亦是喪屨，故鄭云「喪屨」也。云「縹不灰治曰總」者，斬衰冠六升，傳云「鍛而勿灰」，則四升半不灰治可知。言此者，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，恐人以冠子，故於屨末因禁之也。

記：冠義：**疏**「記冠義」○釋曰：凡言「記」者，皆是記經不備，兼記經外遠古之言。鄭注《燕禮》云：「後世衰微，幽、厲尤甚，禮樂之書，稍稍廢棄。」蓋自爾之後有記乎？又案《喪服·記》子夏爲之作傳，不應白造，還自

解之。記當在子夏之前，孔子之時，^①未知定誰所錄。云「冠義」者，記《士冠》中之義者。記時不同，故有二記。此則在子夏前。其《周禮·考工記》，六國時所錄，故遭秦燔滅典籍，有《韋氏》、《離氏》闕，其記則在秦漢之際儒者加之。^⑤故《王制》有正、聽之棘木之下，異時所記，故其言亦殊也。始冠，緇布之冠也。大古冠布，齊則緇之。其綏也，孔子曰：「吾未之聞也。」冠而敝之可也。大古，唐虞以上。綏，纓飾。未之聞，大古質，蓋亦無飾。重古，始冠冠其齊冠。白布冠，今之喪冠是也。**疏**「始冠」至「可也」○注「大古」至「是也」○釋曰：此經直言加緇布冠，不言有綏無綏，又不言加冠之後此緇布冠更著以不，故言不綏、不更著之事也。云「大古冠布」者，謂著白布冠也。云「齊則緇之」者，將祭而齊則

- ① 「事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作「序」。
- ② 「次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此」。
- ③ 「舉舄者」，孫校云：三字疑誤，似當作「與舄同」。曹校同。
- ④ 「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- ⑤ 「記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禮」字。加「記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記」。

爲緇者，以鬼神尚幽暗也。云「其緇也，孔子曰：『吾未之聞也』」者，孔子時有緇者，故非時人緇之。諸侯則得著緇，故《玉藻》云：「緇布冠纁緇，諸侯之冠也。」鄭云：「尊者飾也。」元缺一字。士冠不得緇也。云「冠而敝之可也」者，據士以上冠時用之，冠訖則敝去之不復著也。^①若庶人猶著之，故《詩》云：「彼都人士，臺笠緇撮。」是用緇布冠籠其髮，是庶人常服之矣。云「大古，唐虞以上」者，此記與《郊特牲》皆陳三代之冠，云牟追、章甫、委貌之等。鄭注《郊特牲》云：「三代改制，齊冠不復用也。以白布冠質，以爲喪冠也。」三代既有此，明「大古」是唐虞已上可知。云「未之聞，大古質，蓋亦無飾」者，此經據孔子時非其著緇，未知大古有緇以不，故鄭云「大古質，無飾」也。云「重古，始冠冠其齊冠」者，以經云「始冠，緇布之冠」，即云「大古冠布」，則齊冠也，故鄭云「冠其齊冠」也。云「白布冠者，今之喪冠是也」者，以其大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，未有喪冠。三代有牟追之等，則以白布冠爲喪冠。若然，喪服起自夏禹以下也。適子冠於阼，以著代也。醯於客位，加有成也。醢，夏殷之禮，每加於阼，則醢之於客位，^②所以尊敬之，成其爲人也。三加彌尊，

諭其志也。彌猶益也。冠服後加益尊。諭其志者，欲其德之進也。疏：適子「至，成也」○注：醢夏「至，人也」

○釋曰：此記人說夏、殷法，可兼于周。以其於阼「及」三加皆同，唯醢醢有異，故知舉二以見一也。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名者質，所受於父母。冠成人，益文，故敬之也。今文無「之」。

疏：冠而「至，名也」○注「名者」至「無之」○釋曰：案《內則》云：「子生三月，父名之。」不言母，今云「受於父母」者，夫婦一體，受父即是受於母，故兼言也。云「冠成人，益文」者，對名是受於父母，爲質，字者受於賓，爲文。故君父之前稱名，至於他人稱字也。是敬定名也。^③委貌，周道也。章甫，殷道也。

毋追，夏后氏之道也。委猶安也，言所以安止容貌。章，明也。殷質，言以表明丈夫也。甫或爲「父」，今

貌。章，明也。殷質，言以表明丈夫也。甫或爲「父」，今

①「去」原作「經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「敝」下有「去」字無「經」字。據改。

②「則」原作「階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③「是敬定名也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是字敬名也」，《要義》作「是敬其名也」。

文爲「弁」。毋，發聲也。追猶堆也。夏后氏質，以其形名之。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，其制之異同未之聞。

疏「委

貌」至「道也」○釋曰：記人歷陳此三代冠者，上緇布冠也，

諸元缺起此。侯已下始加之冠，此委貌之等，記人以經有緇

布冠、皮弁、爵弁、玄冠，故還記緇布冠以下四種之冠，以

解經之四者。此委貌即解經「易服，服玄冠」是也。○注

「委猶」至「之聞」○釋曰：云「今文爲弁」者，義無取，故疊

之不從也。云「毋，發聲也」者，若在上謂之發聲，在下謂

之助句，義無取，則是發聲也。云「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」

者，以釋經三代皆言道，是諸侯朝服之冠，在朝以行道德

者也。云「其制之異同未之聞」者，委貌、玄冠於禮圖有

制，但章甫、毋追相與異同未聞也。周弁，殷尋，夏

收。弁名出於槃。槃，大也，言所以自光大也。尋名出

於幘，幘，覆也，言所以自覆飾也。收，言所以收斂髮也。

其制之異亦未聞。

疏注「弁名」至「未聞」○釋曰：又歷陳

此三者，欲見三代加冠皆有弁。云「周弁」者，弁是古冠之

大號，非直含六冕，亦兼爵弁於其中。見上之三加之冠者

爵弁者，^①故云弁。弁者，冠名也。云「弁名出於槃。槃，

大也」者，無正文，鄭以意解之。《論語》云：「服周之冕。」

以五色纁服有文飾，則知有德，故云「言所以自光大也」。

云「尋名出於幘，幘，覆也，言所以自覆飾也。收，言所以

收斂髮也」者，皆以意解之也。云「制之異亦未聞」者，案

《漢禮器制度》弁冕，《周禮·弁師》相參，周之冕以木爲

體，廣八寸，長尺六寸，績麻三十升布爲之，上以玄，下以

纁，前後有旒，尊卑各有差等。天子玉笋朱紘，其制可聞。

云「未聞」者，但夏、殷之禮亡，其制與周異，^②亦如上「未

聞」也。^③二、王共皮弁、素積。質不變。**疏**注「質

不變」○釋曰：此亦三代自天子下至士皆是再加，當在周

弁三加之上，退之在下者，欲見此是三代之冠，百王同之，

無別代之稱也。故《郊特牲》云：「三王共皮弁。」注云：

「所不易於先代。」故《孝經》亦云：「^①百王同之，不改易

也。」若然，百王同之，言「三王共」者，以損益之極，極於三

王。又上三冠亦據三代，故云「三王共皮弁」。其實先代

後代皆不易，是以鄭云「質不變」也。無大夫冠禮而

^① 上「者」，阮校引浦鏜云疑，有「字誤」。

^② 「異」上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同」字。

^③ 「如」原誤「加」，今據《要義》改。

^④ 「亦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注」字。

有其昏禮。古者五十而后爵，何大夫冠禮之有？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。周之初，禮，年未

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，猶服士服，行士禮。

而冠，急成人也。五十乃爵，重官人也。大夫或時改取，

有昏禮是也。**疏**，無大「至」之有。○釋曰：此經所陳，欲

見無大夫冠禮之事。有大夫冠禮，記者非之。○注「據

時」至，是也。○釋曰：鄭云，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，

言周末作記之時，有二十已前未加冠而命爲大夫者，記非

之也。云「周之初，禮，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

事，猶服士服，行士禮」者，鄭解，古者五十而後爵，何大夫

冠禮之有，是古者未有，周大夫有冠禮，^①故非之。此鄭

云「未五十」，則二十已上，^②或有未二十有賢才，亦得試

爲大夫者。故《喪服》殤小功章云：「大夫爲昆弟之長殤。」

鄭云：「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，謂士若不仕，以此知爲大

夫無殤服。」言爲大夫無殤服，謂兄殤在小功，則兄十九已

下死，大夫則十九已下，既爲兄殤服，已爲大夫，則早冠

矣。大夫冠而不爲元缺止此。殤故也。^③雖早冠，亦行士禮

而冠，是大夫無冠禮也。云「二十而冠，急成人也。五十

乃爵，重官人也」者，解試爲大夫二十，則其爵命要待五十

意也。云「大夫或時改娶，有昏禮」者，釋經「而有其昏禮」，以其三十而取，五十乃命爲大夫，則昏時猶爲士，何得有大夫昏禮乎？五十已後容改娶，故有大夫昏禮也。

若然，案下文「古者生無爵」，鄭云，古謂殷，此經以古爲

周初者，下云「古者生無爵」，對周時士生有爵，故知「古者

生無爵」據殷也。今此云古者，以周末時大夫冠，對周初

時無，若以古者爲殷時，則周家有大夫冠禮，何得言周末

始有乎？明古者據初而言也。公侯之有冠禮也，

夏之末造也。造，作也。自夏初以上，諸侯雖父死子

繼，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，行士禮，五十乃命也。至其

衰末，上下相亂，篡殺所由生，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。

《坊記》曰：「君不與同姓同車，與異姓同車不同服，示民不

嫌也。以此坊民，民猶得同姓以殺其君也。」^④**疏**，公侯「

至造也」○注「造作」至，君者。○釋曰：記人言此者，欲見

夏初已上，雖諸侯之貴，未有諸侯冠禮，猶依士禮，故記之

①「大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未」字。

②「上」原作「士」，今據阮本改。

③「大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丈」。

④「也」，阮校云：疏標目作「者」。

於《士冠》篇末也。云「自夏初以上」者，以經云「公侯之有冠禮，夏之末造」，明夏初未有。言「以上」者，夏以前唐、虞之等，亦未有諸侯冠禮也。「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，行士禮，五十乃命也」者，既云「服士服，行士禮」，亦如上文「五十而後爵，何公侯冠禮之有」？以其與大夫同，未五十服行士禮也。①云「至其衰末，上下相亂」至「以正君臣也」者，解經「夏之末造」公侯冠禮也。引《坊記》者，欲見夏末以後制諸侯冠禮，以防諸侯相篡弑之事也。云「同車」者，謂參乘爲車右及御者也。云「不同服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「君之右虎裘，厥左狼裘」，又云「僕右恒朝服，君則各以時事服」，是不同服。此謂非在軍時，若在軍時，君臣同服章弁服也。天子之元子猶士也，天下無生而貴者也。元子，世子也。無生而貴，皆由下升。

疏

「天子」至「者也」○注「元子」至「下升」○釋曰：此記者見天子元子冠時亦依士冠禮，故於此兼記之也。天子之元子雖四加與士而冠，其行事猶依士禮，故云「猶士也」。元子尚不得生而貴，則天下之人亦無生而貴者也。云「無生而貴，皆由下升」者，天子元子冠時行士禮，後繼世爲天子，是由下升。自餘天下之人從微至著，皆由下升也。

繼世以立諸侯，象賢也。象，法也。爲子孫能法先祖之賢，故使之繼世也。

疏

繼世「至」賢也○釋曰：記

此者，欲見上言天子之子冠行士禮，此諸侯之子冠亦行士禮。以其士之子恒爲士，有繼世之義。諸侯之子亦繼世，象父祖之賢，雖繼世象賢，亦無生而貴者，行士冠禮，故記之於此也。云「能法先祖之賢」者，凡諸侯出封，皆由有德。若《周禮·典命》云：「三公八命，其卿六命，大夫四命。及其出封，皆加一等。」出爲五等諸侯，即爲始封之君，是其賢也。於後子孫繼立者，皆不毀始祖之廟，是象先祖之賢也。以官爵人，德之殺也。殺猶衰也。德大者爵以大官，德小者爵以小官。

疏

以官「至」殺也

○注「殺猶」至「小官」○釋曰：記人記此者，欲見仕者從士至大夫，而冠無大夫冠禮者也。云「以官爵人」者，以用也，謂用官爵命於人也。云「德之殺也」者，殺，衰也，以德大小爲衰殺，故鄭云「德大者爵以大官，德小者爵以小官」。官者，管領爲名。爵者，位次高下之稱也。死而謚，今也。古者生無爵，死無謚。今謂周衰，記

①「服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士服」二字。

之時也。古謂殷，殷士生不爲爵，死不爲謚。周制以上爲爵，死猶不爲謚耳，^①下大夫也。今記之時，士死則謚之，非也。謚之，由魯莊公始也。

疏「死而一」至「無謚」○注

「今謂」至「始也」○釋曰：記人記此者，欲見自上所陳冠禮以士爲本者，由「無生而貴」，皆從士賤者而升也。云「死而謚，今也」者，據士生時雖有爵，死不合有謚，若死而謚之，正謂今周衰之時也。云「古者生無爵，死無謚」者，古謂殷以前，夏之時，士生無爵，死無謚，是上賤，今古皆不合有謚也。鄭云「今謂周衰，記之時也」者，以記者自云「今也」，明還據周衰，記之時。案《禮運》云孔子曰：「我觀周道，幽厲傷之。」是周衰也，自此已後，始有作記，故云「周衰，記之時也」。云「古謂殷」者，周時士有爵，故知古謂殷。云「殷士生不爲爵，死不爲謚」者，對周士生有爵，死猶不謚也。云「周制以上爲爵，死猶不謚耳，下大夫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掌客職》云：「群介、行人、宰史，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。」鄭注云：「以命數則參差難等，略於臣，用爵而已。」群介、行人皆士，故知周士有爵，雖有爵，死猶不謚。卿大夫已上則有謚也。云「今記之時，士死則謚之，非也」者，解經「死而謚，今也」。云「謚之，由魯莊公始也」者，案《禮記·檀弓》云：「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，縣賁父

御，卜國爲右，馬驚，敗績，公墜，佐車授綬。公曰：「未之卜也。」縣賁父曰：「他日不敗績，而今敗績，是無勇也。」遂死之。圍人浴馬，有流矢在白肉。公曰：「非其罪也。」遂誅之。士之有誄，自魯莊公始也。若然，作記前莊公諱士，至記時亦行之，故此禮云「死而謚，今也」，故鄭云「今謂周衰」之時也。案《郊特牲》云：「死而謚之，今也。古者生無爵，死無謚。」鄭注云：「古謂殷以前也。大夫以上乃謂之爵，死有謚也。」以此而言，則殷大夫以上死有謚。而《檀弓》云「幼名，冠字，五十伯仲，死謚，周道也」者，殷已前皆因生號爲謚，若堯、舜、禹、湯之屬是也。因生號以謚，故不得謚名。周禮死則別爲謚，故云「死謚，周道也」。

儀禮卷第一 經一千八百九十一 注三千六百二十一
儀禮疏卷第三 元缺第十葉，今補。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「爲」，阮校引浦鏗云疏無「爲」字。

儀禮疏卷第四 儀禮卷第二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士昏禮第二疏

「士昏禮第二」○鄭《目錄》云：「士娶妻之禮，以昏爲期，因而名焉。必以昏者，陽往而陰來。」

① 日入三商爲昏。昏禮於五禮屬嘉禮，大小戴及《別錄》此皆第一。○釋曰：鄭知是「士娶妻之禮」者，以記云「記士昏禮」，故知是士娶妻。鄭云「日入三商」者，商謂商量，是漏刻之名，故《三光靈曜》亦日入三刻爲昏，不盡爲明。案馬氏云：「日未出，日沒後皆云三刻半，前後共五刻。」今云「三商」者，據整數而言，其實二刻半也。

儀禮 鄭

氏注

昏禮。下達，納采，用鴈。達，通也。將欲

與彼合昏姻，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，女氏許之，乃後使人

納其采擇之禮。用鴈爲摯者，取其順陰陽往來。《詩》云：「取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」昏必由媒，交接設紹介，皆所以養廉恥。疏「昏禮」至「用鴈」○釋曰：從此下至「主人

許，賓入授，如初禮」，陳納采、問名之禮。云「下達」者，謂

未行納采已前，男父先遣媒氏女氏之家，②通辭往來，女

氏許之，乃遣使者行納采之禮也。言「下達」者，男爲上，

女爲下，取陽倡陰和之義，故云「下達」，謂以言辭下通於

女氏也。是以下記昏辭云：「吾子有惠，貺室某也。」注

云：「稱有惠，明下達。」謂此下達也。云「納採用鴈」者，昏

禮有六，五禮用鴈：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請期、親迎是也。唯

納徵不用鴈，以其自有幣帛可執故也。且三禮不云納，言

納者，恐女氏不受，若《春秋》納納之義。③若然，納采言

納者，以其始相采擇，恐女家不許，故言納。問名不言納

者，女氏已許，故不言納也。納吉言納者，男家卜吉，往與

女氏，復恐女家翻悔不受，故更言納也。納徵言納者，納

① 「陽」上，阮校云：《釋文》引鄭《目錄》有「取其」二字。

② 「女氏之家」，阮校云：「女」字上一本增一「至」字。

按，女氏之家一疑當作「之女氏家」。

③ 上「納」字，阮本作「內」。

幣帛則昏禮成，復恐女家不受，故更云納也。請期，親迎不言納者，納幣則昏禮已成，女家不得移改，故皆不言納也。其昏禮有六，尊卑皆同。故《左氏》莊公二十二年經書：「冬，公如齊納幣。」《穀梁傳》曰：「納幣，大夫之事也。禮有納采，有問名，有納徵，有告期，四者備而後娶，禮也。公之親納幣，非禮也，故譏之。」彼無納吉者，以莊公在母喪內，親行納幣，非禮之事，故闕其納吉以非之也。① ○注「達通」至「廉恥」○釋曰：鄭云「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，女氏許之，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」者，欲見納采之前有此下達之言也。案《周禮·地官》有媒氏職，是天子之官。則諸侯之國亦有媒氏，傳通男女，使成婚姻，故云「媒氏也」。云「用鴈爲摯者，取其順陰陽往來」者，案《周禮·大宗伯》云：「以禽作六摯，卿執羔，大夫執鴈，士執雉。」此昏禮無問尊卑，皆用鴈，故鄭注其意云「取順陰陽往來」也。「順陰陽往來」者，鴈木落南翔，冰泮北徂，夫爲陽，婦爲陰，今用鴈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，是以昏禮用焉。引《詩》者，證須媒下達之義也。云「皆必由媒，交接設紹介」者，《詩》云「匪媒不得」，是「由媒」也。其行五禮，自納采已下皆使使往，是「交接設紹介」也。云「皆所以養廉恥」者，解所以須媒及設紹介者，皆所以養成男女，使有廉恥也。使

媒通之，媵，御沃盥交之等，皆是行事之漸，養廉恥之義也。主人筵于戶西，西上，右几。主人，女父也。筵，爲神布席也。戶西者，尊處，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，故受其禮於欄廟也。席西上，右設几，神不統於人。席有首尾。疏「主人」至「右几」○釋曰：此女將受男納采之禮，故先設神坐，乃受之。○注「主人」至「首尾」○釋曰：云「筵，爲神布席也」者，下文禮賓云「徹几，改筵」，是爲人設席，故以此爲神席也。云「戶西」者，②以戶西是賓客之位，故爲尊處也。必以西爲客位者，以地道尊右故也。知「受禮於欄廟」者，③以記云「凡行事受諸欄廟」也。云「席西上，右設几，神不統於人」者，案《鄉射》、《燕禮》之等設席皆東上，是統於人，今以神尊，不統於人，取地道尊右之義，故席西上，几在右也。云「席有首尾」者，以《公食·記》蒲筵、萑席皆卷白末，是席有首尾也。使者玄端

① 「關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、毛本作「關」。

② 「云戶西者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云戶西者尊處者」。

③ 「知一下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」十字。

至。使者，夫家之屬，若群吏使往來者。玄端，士莫夕之服，又服以事其廟。有司緇裳。

疏，使者玄端至。〇注

「使者」至「緇裳」〇釋曰：云「使者，夫家之屬」者，案《士冠》贊者於中士下差次爲之，^①此云「夫家之屬」亦當然。

假令主人是上士，屬是中士；主人是中士，屬是下士；主人是下士，屬亦當是下士，禮窮即同也。云「玄端，士莫夕之服，又服以事其廟」者，此亦如《士冠禮》玄端，士莫夕於朝之服也。但士以玄端祭廟，今使者服玄端至，亦於主人廟中行事，故云「又服以事其廟」也。云「有司緇裳」者，案士唯有三等之裳，玄裳、黃裳、雜裳。此云「緇裳」者，即玄裳者矣，以其緇、玄大同小異也。然士有三等裳，今直言玄裳者，據主人是上士而言。案《士冠》云：「有司如主人服。」則三等士之有司，亦如主人服也。擯者出請事，

入告。擯者，有司佐禮者。請猶問也。禮不必事，雖知猶問之，重慎也。

疏，擯者「至」入告。〇注，擯者「至」，慎

也。〇釋曰：云「擯者，有司佐禮者」，案《士冠禮》有司並是主人之屬及群吏佐主人行禮之人，故知此擯者亦是主人有司佐禮者也。在主人曰擯。云「請猶問也。禮不必事，雖知猶問之，重慎也」者，案《論語》云「無必」，故云「不必

事」也。以前已有下達之事，今使者來在門外，^②是知有昏事也，而猶問之，重慎也。主人如賓服，迎于門外，再拜，賓不荅拜。揖入。門外，大門外。不荅拜者，奉使不敢當其盛禮。

疏，主人「至」揖入。〇釋

曰：案《士冠禮》主人迎賓於大門外，云主人西面，賓東面。此及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皆不言面位者，文不具耳，當亦如《士冠》也。〇注「門外」至「盛禮」〇釋曰：知門外是大門外者，以其大夫唯有兩門：寢門、大門而矣。^③廟在寢門外之東，此下有「至于廟門」，明此門外是大門外可知也。云「不荅拜者，奉使不敢當其盛禮」者，此士卑，無君臣之禮，故賓雖屬吏，直言不荅拜，不言辟。若諸侯於使臣則言辟，是以《聘禮》擯迎入門，^④公拜，賓辟，不荅拜。《公食大夫》主爲賓已，故賓荅拜，稽首，亦辟，乃拜之。以其君尊故也。至于廟門，揖入。三揖，至于階，

①「差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士」字。

②「門」原作「問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③「矣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、毛本作「已」。案，阮本作「已」。

④「聘」原作「射」，據阮校改。

三讓。人揖者：至內雷，將曲揖，既曲，北面揖，當

碑，揖。**疏**「至于」至「三讓」○注「人三」至「碑揖」○釋

曰：凡入門三揖者：以其入門賓主將欲相背，故須揖；賓主各至堂塗，北面相見，故亦須揖；至碑，碑在堂下，三分庭之一在北，是庭中之節，故亦須揖。但《士冠》注云：「入門將右曲揖，將北曲揖，當碑，揖。」此注：「至內雷，將曲揖，既曲，北面揖，當碑，揖。」文不同者，鄭舉三文，相兼乃足也。三者禮之大節，尊卑同，故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聘禮》、《公食大夫》皆有此三揖之法，但注有詳略耳。主人以賓升，西面。賓升西階，當阿，東面致命。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。阿，棟也。入堂深，示親親。今文「阿」為「殿」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再拜」○

釋曰：賓則使者也。禮之通例，賓主敵者，賓主俱升，若《士冠》與此文是也。若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皆主尊賓卑，故初至之時，主人升一等，賓乃升，至卒洗之後亦俱升。唯《聘禮》《公升》二等，賓始升者，彼注云「亦欲君行一，臣行一」也。《覲禮》「使人勞侯氏，使者不讓，先升者，奉王命尊故也。」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者，主人不言當阿，則如《鄉飲酒》主人當楣再拜。○注「阿棟」至「為殿」○釋曰：

案《鄉飲酒》、《聘禮》皆云「賓當楣」，無云「當阿」者，獨此云賓當阿，故云「示親親」也。凡士之廟，五架為之，棟北一楣下有室戶，中脊為棟，棟南一架為前楣，楣前接簷為殿。《鄉射·記》云：「序則物當棟，堂則物當楣。」故云是制五架之屋也。①鄉大夫射於庠，庠則有室，故物當前楣。士射於序，序則無室，故物當棟。此士之廟雖有室，其棟在室外，故賓得深入當之也。授于楹間，南面。

授於楹間，明為合好，其節同也。南面，並授也。**疏**「授

于楹間南面」○注「授於」至「授也」○釋曰：楹間謂兩楹之間，賓以鴈授主人，於楹間者，明和合親好，令其賓主遠近節同也。凡賓主敵者授於楹間，不敵者不於楹間。是以《聘禮》賓觀大夫云「受幣于楹間，南面」，鄭注云「受幣楹間，敵也」。《聘禮》又云：「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。」鄭注云：「東楹之間，亦以君行，臣行。」至禮賓及賓私覲，皆云「當東楹」，是尊卑不敵，故不於楹間也。今使者不敵而於楹間，故云「明為合好」也。云「南面，並授也」者，以經云「南面」，不辨賓主，故知俱南面並授也。

①「故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鄭」。

賓降，出。主人降，授老鴈。老，群吏之尊者。

疏「賓降」至「老鴈」○釋曰：授鴈訖，賓降，自西階出門。

主人降自阼階，授老鴈於階，立待後事也。○注「老群吏

之尊者」○釋曰：大夫家臣稱老，是以《喪服》公士、大夫以

貴臣爲室老，《春秋左氏傳》云「執臧氏老」，《論語》云「趙

魏老」，《禮記》「大夫室老行事」，皆是老爲家臣之貴者。

士雖無君臣之名，云老亦是群吏中尊者也。擯者出

請。不必賓之事有無。**疏**「擯者出請」○注「不必」至

「有無」○釋曰：此主人不知賓有事，使擯出請者，亦是不

必賓之事有無也。賓執鴈，請問名，主人許。賓

人，授如初禮。問名者，將歸卜其吉凶。占文「禮」

爲「禮」。**疏**「賓執」至「初禮」○釋曰：此之「使，兼行納

采，問名，二事相因，又使還須卜，故因即問名，乃還卜之，

故共一使也。云「主人許」者，擯請人告，乃報賓，賓得主

人許，乃入門，升堂，授鴈，與納采禮同，故云「如初禮」也。

○注「問名」至「爲禮」○釋曰：言「問名」者，問女之姓氏，

不問三月之名。故下記問名辭云：「某既受命，將加諸卜，

敢請女爲誰氏。」鄭云：「誰氏者，謙也。不必其主人之

女。」是問姓氏也。然以姓氏爲名者，名有二種：一者是名

字之名，三月之名是也；一者是名號之名。故孔安國注

《尚書》以舜爲名，鄭君《目錄》以曾子爲姓名，亦據子爲

名，皆是名號爲名者也。今以姓氏爲名，亦名號之類也。

鄭云，將歸卜其吉凶者，亦據下記文也。擯者出請，

賓告事畢。入告，出，請禮賓。此「禮」亦當爲

「禮」。禮賓者，欲厚之。**疏**「擯者」至「禮賓」○注「此禮」

至「厚之」○釋曰：此下至「送于門再拜」，**①**主人禮賓之

事。云「此禮亦當爲禮」者，亦《士冠》禮賓爲「禮」字，彼已

破從「禮」，故云「亦」。此以醴酒禮賓，不從醴者，以《大行

人》云「公，再裸而酢」，侯伯「一裸而酢」，子男「一裸不

酢」，及「以酒禮之」，用齊禮之，皆不依酒醴爲名，皆取相

禮，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，不取用醴爲醴之義也。《秋

官·司儀》云「諸公相爲賓」，及將幣，「賓亦如之」，**②**注云

「上於下曰禮，敵者曰賓」。《聘禮》卿亦云「無擯」，注云

「無擯，辟君」。是大夫已上尊，得有禮，擯兩名，卜以下

① 「門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外」字。

② 「賓」，曹校引《周禮·司儀》注云：「賓當爲賓。」

卑，唯稱禮也。賓禮辭，許。禮辭，辭。**疏**賓禮辭

許。○注「禮辭一辭」○釋曰：禮賓一辭許者，主人禮賓之常法。鄉已行納采、問名，賓主之情已通矣，^①故略行

辭而已。主人徹几，改筵，東上。側尊甌體于

房中。徹几改筵者，鄉爲神，今爲人。側尊，亦言無玄

酒。側尊於房中，亦有筐、有籩豆，如冠禮之設。**疏**「主

人」至「房中」○釋曰：「徹几改筵」者，於戶西禮神坐，徹去

其几，於後授賓，改設其筵。設側尊甌體在東房之中，以

禮賓也。○注「徹几」至「之設」○釋曰：經云「東上」者，統

於主人。注云「鄉爲神，今爲人」者，爲神則西上，爲人則

東上，不同，故辨之。云「側尊，亦言無玄酒」者，醴糟例無

玄酒配之，^②以其體象大占質，故士冠與此昏禮之等皆無

玄酒也。鄭知此「亦有筐、有籩豆，如冠禮」者，此下云「贊

者酌醴，加角柶」，明有籩盛之。又云「贊者薦脯醢」，則有

籩豆可知。但冠禮尊在服北，南上，則此尊與籩等亦南

上，故云「如冠禮之設」也。主人迎賓于廟門外，揖

讓如初，升。主人北面再拜，賓西階上北面

荅拜。主人拂几，授校，拜送。賓以几辟，

北面設于坐，左之，西階上荅拜。拂，拭也。拭

几者，尊賓，新之也。校，几足。辟，逡巡。古文「校」爲

「技」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荅拜」○釋曰：云「主人迎賓于廟門

外，揖讓如初，升」者，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。云「主人北

面再拜」者，拜賓至此堂飲之。是以《公食大夫》、《燕禮》、

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大射》皆云「拜至」，並是拜賓至此堂

也。但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、《公食大夫》皆云「至，再拜」，先言

至者，欲見賓至乃拜之，是有尊卑不敵之義。餘皆言拜

至，至在拜下者，體敵之義也。若然，此爲禮賓，有拜至

者，前雖有納采、問名之事，以昏禮有相親之義，故雖後亦

拜至也。《聘禮》享禮及禮賓不拜至者，^③聘禮不取相親

之義，故不拜至。是以彼鄭注云：「以賓不於此始至也。」

云「主人拂几」者，此拂几雖不言外拂、內拂，又不言三。

案《有司徹》：「主人西面，左手執几，縮之，以右袂推拂几

三，右手橫執几，進授尸于筵前。」注云：「衣袖謂之袂。推

拂，去塵示新。」云「拂」者，外拂之也，則此亦外拂之三也。

①「情」原作「清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②「槽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禮側」。

③「享禮及」，曹校云此三字衍。

凡行敵禮者，拂几皆若此。卑於尊者，則內拂之。故《聘禮》云：「宰內拂几。」^①奉兩端以進。鄭云：「內拂几，不欲塵坻尊者。」是也。若然，《冠禮》禮賓無几者，冠禮比昏爲輕，故無几。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及《燕》賓賓輕，故無几。《聘》賓及《公食大夫》賓重，故有几也。云「授校」者，凡授几之法，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，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，授皆然。是以《聘禮》宰奉兩端以進。《有司徹》云：「尸進，二手受于手間。」注云：「受從手間，謙也。」雖不言兩手，兩手授之可知。又案《聘禮》云：「公東南鄉，外拂几。」卒，振袂，中攝之，進，西鄉。賓進，訝受几于筵前。以此言之，公尊，中執几以一手，則賓以兩手於几兩端執之也。而此亦賓主不敵，授校者，昏禮異於餘禮。云「拜送」者，此當再拜送。君於聘賓則一拜，故《聘禮》云「公一拜送」。鄭注云「公尊也」是也。此几以安體，非已所得，故賓受訖，然後答拜。下經受禮之時，先拜乃受者，彼是入口之物，已所當得，故先拜乃受之。云「賓以几辟」者，以賓卑，故以几辟。《聘禮》賓卑，亦云「以几辟」。《有司徹》不云「以几辟」者，尊尸故也。《覲禮》不云「以几辟」者，尊王使也。凡設几之法，受時或受其足，或受于手間，皆橫受之。及其設之，皆旋几縱執，乃設之於坐南，北面陳之，位

爲神則右之，爲人則左之，爲異。不坐設之者，几輕故也。○注「拂拭」至「爲校」○釋曰：鄭知「校，几足」者，《既夕記》云「綴足用燕几，校在南，御者坐持之」，故知校是几足也。贊者酌醴，加角柶，面葉，出于房。贊，佐也。佐主人酌事也。贊者亦洗酌，加角柶，覆之，如冠禮矣。出房南面，待主人迎受。^②古文「葉」作「搗」。

疏

「贊者」至「于房」○注「贊佐」至「作搗」○釋曰：云「贊者亦洗酌，加角柶，覆之，如冠禮矣」者，案《冠禮》云「贊者洗於房中，側酌醴，加柶覆之」，此與冠禮同，故知如冠禮矣。主人受醴，面枋，筵前西北面。賓拜受醴，復位。主人阼階上拜送。主人西北面疑立，待賓即筵也。賓復位於西階上，北面，明相尊敬。此筵不主爲飲食起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拜送」○注「主人」至「食起」○釋曰：經唯云「主人西北面，知疑立」者，《鄉飲酒》云「主人阼階東疑立」，明此亦然也。凡主人將授酒醴，於筵前待賓，即筵前乃授之。此鄭云「即筵」，謂就筵前，與下賓即筵別

① 「宰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「夫」字。」

② 「迎受」，阮校云：「《釋文》作「梧授」。」

也。是以冠禮禮子及下禮婦皆於筵西受禮，^①然禮賓進筵前受禮，是不躡席之事也。云「賓復位於西階上，北面，明相尊敬。此筵不主爲飲食起」者，但此筵爲行禮，故拜及啐皆於西階也。贊者薦脯醢。薦，進。賓即筵

坐，左執觶，祭脯醢，以枳祭醴三，西階上北面坐，啐醴，建枳，興，坐奠觶，遂拜。主人荅拜。即，就也。左執觶，則祭以右手也。凡祭於脯醢

之豆間，必所爲祭者，謙敬，示有所先也。啐，嘗也。嘗之者，成主人意。建猶扱也。興，起也。奠，停也。

疏「贊

者」至「荅拜」^②○釋曰：此經云「坐奠觶，遂拜」，言「遂」者，因事曰遂，因「建枳，興，坐奠觶」，不復興，遂因坐而拜。《冠禮》禮子并醢子及此下禮婦，不言坐奠觶遂者，皆文不具。《聘禮》賓不言拜者，理中有拜可知也。○注「即就」至「停也」○釋曰：鄭云「祭以右手」，出于《鄉射》也。

云「凡祭於脯醢之豆間」者，謂祭脯醢俎豆皆於豆間，此及《冠禮》、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皆有脯醢，則在籩豆之間。此注不言籩，直言豆者，省文。《公食大夫》及《有司徹》豆多者，則言祭於上豆之間也。云「必所爲祭者，謙敬，示有所先也」者，案《曲禮》云「主人延客祭」，注

云「祭，祭先也。君子有事，不忘本也」。此云「謙敬，示有所先」，先即本，謂先世造此食者也。云「啐，嘗也。嘗之者，成主人意」者，主人設饌，望賓爲美之，今客嘗之告曰，是成主人意也。賓即筵，奠于薦左，降筵，北面

坐取脯，主人辭。薦左，籩豆之東。降，下也。自取脯者，尊主人之賜，將歸執以反命。辭者，辭其親徹。

疏

「賓即」至「人辭」○釋曰：此奠於薦左，不言面位，下贊禮婦「奠于薦東」，注云「奠于薦東，升席奠之」。此云「奠于薦東，升席奠之」，^③明皆升席，南面奠也。必南面奠者，取席之正。又祭酒亦皆南面，並因祭酒之面奠之，則《冠禮》禮子亦南面奠之。《聘禮》禮賓，賓北面奠者，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，不敢稽留，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。《鄉飲

① 「禮」，阮校引浦鏜云「醴」誤作「禮」。

② 「贊者」，阮校云：「贊者」二字在上節，此當作「賓即」，是。

③ 「此云薦東升席奠之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薦左」誤爲「薦東」，又「升席奠之」四字當衍。曹校云：「云」當爲「亦」，下四字浦云衍是也。

酒、《鄉射》酬酒不祭不舉，不得因祭而奠于薦束也。^①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重君物，君祭酬酒，^②故亦南面奠。云「降，下也」。自取脯者，尊主人之賜，將歸執以反命者，案下記云「賓右取脯，左奉之，乃歸，執以反命」是也。賓降，授人脯，出。主人送于門外，再拜。人，謂使者從者，授於階下西面，然後出去。

疏「賓降」至「再拜」

「○注」人謂「至」出去「○釋曰：鄭知「人，謂使者從者」者，以其此脯使者將歸，^③故授從者也。又知「授於階下西面，然後出去」者，以其賓位在西，授脯文在出上，故知西階下西面授之，然後出去也。納吉，用鴈，如納采禮。歸卜於廟，得吉兆，復使使者往告，昏姻之事於是定。

疏「納吉」至「采禮」○釋曰：案上文納采在前，問名

在後，今此不云如問名而云如納采者，問名賓不出大門，故此納吉如其納采也。○注「歸卜」至「是定」○釋曰：鄭知義然者，案下記云：「納吉曰：吾子有貺命，某加諸卜，占吉，^④使某也敢告。」凡卜並皆於廟，^⑤故然也。^⑥未卜時恐有不吉，婚姻不定，故納吉乃定也。納徵，玄纁束帛，儷皮，如納吉禮。徵，成也。使使者納幣以

成昏禮。用玄纁者，象陰陽備也。束帛，十端也。《周禮》曰：「凡嫁子取妻，人幣純帛，無過五兩。一儷，兩也。執束帛以致命。兩皮爲庭實。皮，鹿皮。今文「纁」皆作「熏」。**疏**，納徵」至「吉禮」○釋曰：此納徵無鴈者，以有束帛爲贊故也。是以《孝經鉤命決》云「五禮用鴈」是也。案《春秋左氏》莊公二十二年：「冬，公如齊納幣。」不言納徵者，孔子制《春秋》，變周之文從殷之質，故指幣體而言，^⑦周文，故以義言之。徵，成也，納此則昏禮成，故云「徵」也。○注「徵成」至「作熏」○釋曰：云「用玄纁者，象陰陽備也。束帛，十端也」者，《周禮》：「凡嫁子娶妻，人幣緇帛，無過五兩。」鄭彼注云：「納幣帛緇，^⑧婦人陰也。凡於娶禮，必

①「而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南面」二字。

②「君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③「歸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執以反命」四字。

④「占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曰」字。

⑤「並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筮」。

⑥「然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知」字。

⑦「體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禮」。

⑧「帛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用」。「緇」，阮校引《要義》云：原本作「純」。

用其類。五兩，十端也。必言兩者，欲得其配合之名。十象五行十日相成也。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，天子加以穀圭，諸侯加以大璋。《雜記》云：「納幣一束，束五兩，兩五尋。」然則每端二丈。」若彼據庶人空用緇色，^①無纁，故鄭云「用緇，婦人陰」。此玄纁俱有，故云「象陰陽備也」。案《玉人》：「穀圭，天子以聘女；大璋，諸侯以聘女。」故鄭據而言焉。「玄纁束帛」者，合言之，陽奇陰耦，三玄二纁也。其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，若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，依士禮。若五十而爵，改娶者，大夫昏禮，玄纁及鹿皮則同於士。餘有異者，無文以言也。請期，用鴈。主人辭，賓許，告期，如納徵禮。主人辭者，陽倡陰和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。夫家必先卜之，得吉日，乃使使者往，辭即告之。**疏**「請期」至「徵禮」○釋曰：請期如納徵禮，納吉禮如納采禮。案上納采之禮下至「主人拜送於門外」，其中揖讓升降及禮賓迎送之事，此皆如之。○注，主人「至」告之○釋曰：婿之父使使納徵訖，乃下卜婚月，^②得吉日，又使使往女家告日，是期由男家來。今以男家執謙，故遣使者請女家，若云期由女氏，故云「請期」。女氏知陽倡陰和，當由男家出，故主人辭之。使者既見主人

辭，遂告主人期日也。是以下記云：「使者曰：某使某受命，吾子不許，某敢不告期。曰某日。」注云：「某，吉日之甲乙。」是告期之辭，故鄭云「辭即告」也。期，初昏，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，北面，北上。其實特豚，合升，去蹄，舉肺脊二，祭肺二，魚十有四；腊一肫，髀不升。皆飪。設扃甯。期，取妻之日。鼎三者，升豚、魚、腊也。寢，婿之室也。北面，鄉內也。特猶一也。合升，合左右胙升於鼎也。去蹄，蹄甲不用也。舉肺、脊者，食時所先舉也。肺者，氣之主也，周人尚焉。脊者，體之正也，食時則祭之，飯必舉之，貴之也。每皆二者，夫婦各一耳。凡魚之正，十五而鼎，減一爲十四者，欲其敵偶也。腊，兔腊也。肫，或作純。純，全也，凡腊用全。髀不升者，近竅，賤也。飪，孰也。扃，所以扃鼎。甯，覆之。古文「純」爲「鈞」，「髀」爲「脾」。今文「扃」作「鉉」，「甯」皆作「密」。^③**疏**「期初」至「扃甯」○釋

①「若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然」字。

②「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「月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日」。

③「甯」上，阮校云：依注例當有「古文」二字。

曰：此文下盡「合登」一節，論夫家欲迎婦之時，像陳同牢之饌也。云「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，北面，北上」者，謂在夫寢門外也。言「東方」、「北面」，是禮之正。但數鼎，故云「北面，北上」，則此及《少牢》皆是也。《特牲》：陳鼎於門外，北面，北上，當門而不在東方者，辟大夫故也。今此亦東方，不辟大夫者，重昏禮，攝盛也。鼎不言「北上」，直言「北面」，《上冠》所云是也。凡鼎陳於外者北面爲正，阼階下西面爲正。《上喪禮》：小斂，陳一鼎於門外西面者，喪禮少變，在東方者，未忍異於生。於大斂大奠，及朔月奠，《既夕》：陳鼎皆如大斂奠，①門外皆西面者，亦是喪禮，既夕變也。②《士虞》：陳三鼎于門外之右，北面，北上，入設于西階前，東面，北上。不在東者，既葬鬼事之，反吉故也。《公食》：陳鼎七，當門南面西上者，以賓是外人，向外統之。○注「期取」至「作密」○釋曰：云「期，娶妻之日」者，此陳同牢之饌，下「親迎之禮」，其中無厥明之文，明是娶婦之日也。云「鼎三者，升豚、魚、腊也」者，即經文自顯也。云「寢，婿之室也」者，命士以上之父子異宮，自然別有寢。若不命之士，父子同宮，雖大院同居，其中亦隔別，各有門戶，故經總云「寢門外」也。云「合升，合左右胖升於鼎也」者，以夫婦各一，故左右胖俱升，若祭則升右也。

云「去蹄，蹄甲不用也」者，以其踐地，穢惡也。云「舉肺，脊者，食時所先舉」者，案下文「贊者告具，揖婦，即對筵，皆坐祭，祭薦、黍、稷、肺」，即此祭肺也。下又云「贊爾黍稷」，③授肺脊，皆食以滷醬，皆祭舉，食舉也，即此舉肺脊也。祭時二肺俱有，生人唯有舉肺，皆祭。今此得有祭肺者，《禮記·郊特牲》論娶婦「玄冕齊戒，鬼神陰陽也」，故與祭祀同一肺也。據下文先用祭肺，後用舉肺，此經先言舉肺，後言祭肺者，以舉肺脊長大，故先言。是以《特牲》：《少牢》人鼎時舉肺脊在前。④云「肺者，氣之主也，周人尚焉」者，案《禮記·明堂位》云：「有虞氏祭首，夏后氏祭心，殷祭肝，周祭肺。」鄭注云：「氣主盛也。」但所尚不同，故云「周人尚焉」。云「脊者，體之正也，食時則祭之」者，對祭肺未食時祭也。云「飯必舉之，貴之也」者，但身之上體總有二十一節，前有肩、臂、臑，後有肫、臠、脊。

①「大斂」，曹校云胡氏《正義》殘稿引改作「小斂」，似是。「喪禮既夕變也」，曹校云：「既」字衍，「夕」當爲「少」。

少變，猶小變也。

③「稷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稷」爲衍文。

④「入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實」。

在中央有三脊：正、脰、橫脊，而取中央正脊，故云體之正。凡云先以對後，案《特性》舉肺脊後食幹骼，注云：「肺，氣之主也。脊，正體之貴者。先食啗之，所以導食通氣。」此不言先食啗之，從彼可知也。云「每皆二者，夫婦各一耳」者，釋經多之義。云「凡魚之正，十五而鼎，減一爲十四」者，據《特性》記云「魚十有五」，注云：「魚，水物，以頭枚數，陰中之物，重數於月十有五而盈。」①《少牢饋食禮》亦云十有五而俎。尊卑同。則是尊卑同用十五而同鼎也。云「欲其敵偶也」者，夫婦各有七也。此夫婦鬼神陰陽，故同祭禮十五而去一，若乎生人則與此異，故《公食大夫》命者七魚，再命者九魚，三命者十有一魚，天子諸侯無文，或諸侯十三魚，天子十五魚也。云「腊，兔腊也」者，《少牢》用麋腊，士兔腊可知，故《曲禮》云「兔曰明視」也。云「肫，或作純。純，全也，凡腊用全」者，此或《少牢》文。案《少牢》腊一純，注云「純猶全也」。凡牲體則用一胖，不得云全，其腊則左右體脅相配，②共爲一體，故得全名也。《特性》、《少牢》亦用全，《士喪》大斂與《士虞》皆用左胖，不全者，喪禮略。云「今文羈皆作密」者，鄭以省文，故兼下「給冪」總疊之，故云「皆」也。設洗于阼階東

南。洗，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。饌于房中，③醯醬二豆，菹醢四豆，兼巾之。黍稷四敦，皆蓋。醢醬者，以醢和醬，生人尚製味。兼巾之者，六豆共巾也。巾爲禦塵，蓋爲尚溫。《周禮》曰：「食齊視春時。」疏「饌于」至「皆蓋」○注「醢醬」至「春時」○釋曰：鄭知以醢和醬者，得醢者無醬，得醬者無醢，若和之，則夫妻皆有，是以知以醢和醬也。云「生人尚製味」者，此文與《公食》皆以醢和醬，《少牢》、《特性》不言之，故云然也。引《周禮》釋敦皆有蓋者，飯宜溫，比春時故也。大羹湑在饗。大羹湑，煮肉汁也。大古之羹無鹽菜。饗，火上。《周禮》曰：「羹齊視夏時。」今文「湑」皆作「汁」。疏「大羹湑在饗」○注「大羹」至「作汁」○釋曰：湑與汁一也。知「大古之羹無鹽菜」者，《左傳》桓二年臧哀伯云「大羹不致」，《禮記》·郊特性云「大羹不和」，謂不致五味，故知不和鹽菜。唐虞以上曰大古，有此羹。三王以來更有鉶羹，

①「重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取」，《特性》·記同。
②「脅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脊」字。
③「中」原作「于」，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則致以五味。雖有鉶羹，猶存大羹，不忘古也。引《周禮》者，證大羹須熱，故在饗，臨食乃取也。尊于室中北墉下，有禁。玄酒在西，綌冪，加勺，皆南枋。墉，牆也。禁，所以廢甌者。玄酒，不忘古也。綌，羸葛。今文「枋」作「柄」。**疏**，尊于一至「南枋」○注「墉牆」至「作柄」○釋曰：云「禁，所以廢甌者」，《士冠》云甌，此亦上禮，雖不言甌，然此尊亦甌也。廢承於甌，云「禁」者，因為酒戒，故以禁言之也。云「玄酒，不忘古也」者，古謂黃帝已前，以《禮運》云「汙尊而抔飲」，謂神農時雖有黍稷，未有酒醴，則神農以上以水為玄酒也。《禮運》又云：「後聖有作，以為醴酪。」據黃帝以後，雖有酒醴，猶是不忘古也。尊于房戶之東，無玄酒。筐在南，實四爵合盞。無玄酒者，略之也。夫婦酌於內尊，其餘酌於外尊。合盞，破甌也。四爵兩盞凡六，為夫婦各三醕。一升曰爵。**疏**「尊于一至「合盞」○注「無玄」至「曰爵」○釋曰：云「無玄酒者，略之」者，此對上文夫婦之尊有玄酒，此尊非為夫婦，故略之也。云「夫婦酌於內尊，其餘酌於外尊」者，據上文玄酒知之。云「一升曰爵」者，《韓詩

外傳》云「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三升曰觶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」是也。主人爵弁，纁裳，緇施。從者畢玄端。乘墨車，從車二乘，執燭前馬。主人，婿也，婿為婦主。^①爵弁而纁裳，玄冕之次。大夫以上親迎冕服，冕服迎者，鬼神之，鬼神之者，所以重之親之。纁裳者衣緇衣，不言衣與帶而言施者，空其文，明其與施俱用緇。施謂緣，施之言施，以緇緣裳，象陽氣下施。從者，有司也，乘貳車從行者也。畢猶皆也。墨車，漆車，士而乘墨車，攝盛也。執燭前馬，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照道。**疏**

「主人」至「前馬」○釋曰：此至「俟于門外」，論婿親迎之節。^②○注「主人」至「照道」○釋曰：云「主人，婿也」者，以其親迎向女家，女父稱主人，男稱婿，已下皆然。今此未至女家，仍據男家而言，故云主人是婿，為婦主，故下親迎至男家，婿還稱主人也。云「爵弁而纁裳」者，下爵弁亦冕之類，^③故亦纁裳也。云「玄冕之次」者，鄭注《周禮》

① 「婿」原作「婿」，今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② 「婿」原作「婿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下文四「婿」字同。

③ 「下」，曹校云似當為「以」。

弁師云：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，士變冕爲爵弁」，故云冕之次也。云：「大夫以上親迎冕服」者，士家自祭服玄端，助祭用爵弁。今爵弁，用助祭之服親迎，一爲攝盛，則卿大夫朝服以自祭，助祭用玄冕，親迎亦當玄冕，攝盛也。若上公有孤之國，孤絺冕，卿大夫同玄冕。侯伯子男無孤之國，卿絺冕，大夫玄冕也。孤卿大夫士爲臣卑，復攝盛取助祭之服以親迎，^①則天子諸侯爲尊，則袞矣，^②不須攝盛，宜用家祭之服。則五等諸侯玄冕以家祭，則親迎不過玄冕。天子親迎當服袞冕矣。是以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：

「玄冕齋戒，鬼神陰陽也。將以爲社稷主。」以社稷言之，據諸侯而說，故知諸侯玄冕也。其於孤卿，雖絺冕以助祭，至於親迎，亦用玄冕，臣乃不得過君故也。云「冕服迎者，鬼神之者，所以重之親之」者，《郊特牲》文。云「纁裳者衣緇衣，不言衣與帶而言施者，空其文，明其與施俱用緇」者，鄭言纁裳者衣緇衣，言緇衣即玄衣，大同故也。上《士冠》陳爵弁服云「緇衣、緇帶」，此文有「緇施」，無「衣、帶」二字，故云「空其文」。以施著緇者，欲見施與衣帶色同，故云「俱用緇」也。云「施謂緣」者，謂純緣於裳，故字從衣。云「施之言施」者，義取施及於物，故作施也。云「以緇緣裳，象陽氣下施」者，男陽女陰，男女相交

接，示行事有漸，故云「象陽氣下施」，故以衣帶上體同色之物下緣於裳也。云：「從者，有司也，乘貳車從行者也」者，以士雖無臣，其僕隸皆曰有司，使乘貳車從罔。大夫已下有貳車，^③士無貳車，此有者亦是攝也。云「墨車，漆車」者，案《巾車》注云「棧車不革鞅而漆之」，則士之棧車漆之，但無革爲異耳。案《考工記》云：「棧車欲其弇。」鄭云：「無革鞅。」又云：「飾車欲其侈。」鄭云：「革鞅。」則大夫已上皆以革鞅，則得飾車之名。飾者，革上又有漆飾。上卑無飾，雖有漆，不得名墨車，故唯以棧車爲名。若然，自卿已上更有異飾，則又名玉、金、象、夏篆、夏縵之等也。云「士乘墨車，攝盛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巾車》云：「一曰玉路，以祭祀。」又云：「金路同姓以封，象路異姓以封，革路以封四衛，木路以封蕃國，孤乘夏篆，卿乘夏縵，大夫乘墨車，士乘棧車，庶人乘役車。」上乘大夫墨車爲攝盛，則大夫當乘卿之夏縵，卿當乘孤之夏篆。已上有木路，質而無飾，不可使孤乘之，禮窮則同也。孤還乘夏篆，又於臣之

①「復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故」。

②「袞」，曹校云疑當爲「異」。

③「下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上」。

外特置，亦是尊，尊則尊矣，不欲攝盛。若然，庶人當乘士之棧車，則諸侯天子尊則尊矣，亦不假攝盛，^①依《巾車》自乘本車矣。玉路祭祀，不可以親迎，當乘金路矣。以攝言之，士之子冠與父同，則昏亦同。但尊適子，皆與父同，庶子宜降一等也。婦車亦如之，有棧。亦如之者，

車同等。士妻之車，夫家共之。大夫以上嫁女，則自以車送之。棧，車裳幃，《周禮》謂之容。車有容，則固有蓋。

疏「婦車」至「有棧」○注「亦如」至「有蓋」○釋曰：婦車亦

墨車，但有棧為異耳。曰「士妻之車，夫家共之」者，即此

是也。云「大夫以上嫁女，則自以車送之」者，案宣公五年

冬《左傳》云：「齊高固及子叔姬來，反馬也。」休以為禮無

反馬，^②而左氏以為得禮。禮，婦人謂嫁曰歸，明無大故

不反於家。經書「高固及子叔姬來」，故譏乘行匹至也。

士昏皆異，據士禮無反馬，蓋失之矣。《士昏禮》曰：「主

人爵弁，纁裳，緇袍。從者畢玄端。乘墨車，從車二乘，

執燭前馬。婦車亦如之，有棧。」此婦乘夫家之車。《鵲

巢》詩曰：「之子于歸，百兩御之。」又曰：「之子于歸，百

兩將之。」國君之禮，夫人始嫁，自乘其車也。《何彼穠

矣》篇曰：「曷不肅雍，王姬之車。」言齊侯嫁女，以其母

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。則天子、諸侯女嫁，留其車可知。

今高固大夫反馬，大夫亦留其車。禮雖散亡，以《詩》論

之，大夫以上至天子，有反馬之禮。留車，妻之道，反

馬，壻之義。高固秋月逆叔姬，冬來反馬，則婦人三月祭

行，^③故行反馬禮也。以此鄭《箴膏肓》言之，則知大夫

已上嫁女，自以其車送之。若然，《詩》注以為王姬嫁時

自乘其車，《箴膏肓》以為齊侯嫁女，乘其母王姬始嫁時

車送之，不同者，彼取三家《詩》，故與《毛詩》異也。凡婦

車之法，自士已上至孤卿皆與夫同，有棧為異，至於王后

及三夫人并諸侯夫人皆乘翟車。案《周禮·巾車》王后

之五路：重翟、厭翟、安車「皆有容蓋」，又云「翟車、輦

車」。鄭注云：「《詩·國風·碩人》曰「翟蔽以朝」，^④謂

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，以朝見於君，成之也。此翟蔽

蓋厭翟也，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受。」^⑤又《詩序》云：「王

①「假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欲」。

②「休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何」字。

③「人」，曹校云當為「入」。

④「蔽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第」。

⑤「受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車」，《要義》作「矣」。

姬下嫁於諸侯，車服不繫其夫，下王后一等。」以此差之，

王后始來乘重翟，則上公夫人用厭翟，侯伯子男夫人用翟車。若然，《巾車》安車次厭翟，在翟車之上者，以其安車在宮中所乘，有容蓋，與重翟、厭翟有屈，^①退之在下，^②其實安車無翟飾，不用為嫁時所乘也。夫人與公夫人當用翟車，九嬪與孤妻同用夏篆，世婦與卿大夫妻同用夏綬，女御與士妻同用墨車也。其諸侯夫人姪娣及媵并姪娣，依次下夫人以下一等為差也。云「袞，車裳幃，《周禮》謂之容」者，案《巾車職》重翟、厭翟、安車皆有容蓋，鄭司農云：「容謂幃車，山東謂之裳幃，或謂之漳容。」後鄭從之。《衛詩》云：「漸車帷裳。」是山東名幃裳也。云「車有容，則固有蓋」者，《巾車》云「有容蓋」，容蓋相配之物，此既有袞之容，明有蓋可知，故云「固有蓋」矣。至于門外。婦家大門之外。**疏**「至于門外」○

注「婦家大門之外」○釋曰：知是大門外者，以下有「揖人，乃至廟」，廟在大門內，^③故知此大門外也。主人

筵于戶西，西上，右几。主人，女父也。筵，為神布

席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右几」○注「主人」至「布席」○釋曰：以

先祖之遺體許人，將告神，故女父先於廟設神席，乃迎

婿也。

儀禮疏卷第四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元和縣

①「屈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差」。

②「退之在下」，曹校云當作「進之在上」。

③「在」原作「乃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儀禮疏卷第五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女次，純衣纁袖，立于房中，南面。次，首飾也，

今時髮也。《周禮·追師》「掌爲副、編、次」。純衣，絲衣。

女從者畢袵玄，則此亦玄矣。袖亦緣也。袖之言任也，以纁緣其衣，象陰氣上任也。凡婦人不常施袖之衣，盛昏禮，爲此服。《喪大記》曰「復衣不以袖」，明非常。疏，女

次「至，南面」○注「次首」至「非常」○釋曰：不言裳者，以

婦人之服不殊裳，是以《內司服》皆不殊裳。彼注云：「婦人尚專一德，無所兼，連衣裳不異其色。」是也。注云「次，

首飾也，今時髮也」。《周禮·追師》「掌爲副、編、次」者，

案彼注云：「副之言覆，所以覆首爲之飾，其遺象若今步繇矣。編，編列髮爲之，其遺象若今假紒矣。次，次第髮長短爲之，所謂髮髻。」言「所謂」，謂如《少牢》「主婦髮髻」

也。又云「外內命婦衣鞠衣、褱衣者服編，衣褱衣者服

次」。其副唯於「翟祭祀服之」。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，

則士之妻亦服褱衣助祭之服也。若然，案《內司服》：「王

后之六服：褱衣、揄翟、闕翟、鞠衣、展衣、褱衣，素沙。」素

沙與上六服爲裏。五等諸侯，上公夫人與王后同，侯伯夫

人自揄翟而下，子男夫人自闕而下。①案《玉藻》有鞠衣、

褱衣、褱衣，注云：「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，其妻以次受此

服。公之臣，孤爲上，卿大夫次之，士次之；侯伯子男之

臣，卿爲上，大夫次之，士次之。」其二夫人已下內命婦，則

三夫人自闕翟而下，九嬪自鞠衣而下，世婦自褱衣而下，

女御自褱衣而下，嫁時以服之。諸侯夫人無助天子祭，亦

各得申上服，與祭服同也。云「純衣，絲衣」者，此經純亦

是絲理不明，故見絲體也。云「女從者畢袵玄，則此衣亦

玄矣」者，此鄭欲見既以純爲絲，恐色不明，故云女從袵

玄，則此絲衣亦同玄色矣。云「袖亦緣也」者，上纁裳緇

施，施爲緣，故云「袖亦緣也」。云「袖之言任也。以纁緣

其衣，象陰氣上任也」者，婦人陰，象陰氣上交於陽，亦取

交接之義也。云「凡婦人不常施袖之衣，盛昏禮，爲此服」

①「闕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「翟」字。」

者，此純衣即祿衣，是士妻助祭之服，尋常不用纁爲衽，今用之，故云「盛昏禮，爲此服」。云《喪大記》曰「復衣不以衽」，明非常者，以其始死，招魂復魄用生時之衣。生時無衽，知亦不用衽，明爲非常所服，爲盛昏禮故服之。引之者，證衽爲非常服也。然鄭言凡婦人服不常施衽者，鄭欲見王后已下，初嫁皆有衽之意也。

姆纁、①笄、宵

衣，在其右。姆，婦人年五十無子，出而不復嫁，能以婦道教人者，若今時乳母矣。纁，緇髮。笄，今時簪也。

纁亦廣充幅，長六尺。宵，讀爲《詩》「素衣朱綃」之綃，《魯詩》以綃爲綺屬也。姆亦玄衣，以綃爲領，因以爲名，且相別耳。姆在女右，當詔以婦禮。

疏「姆纁」至「其右」

曰：此經欲見女既在房，須有傳命者之義也。○注「姆婦」

至「婦禮」○釋曰：云「姆，婦人年五十無子，出而不復嫁，能以婦道教人」者，婦人年五十陰道絕，無子乃出之。案

《家語》云：「婦人有七出：不順父母，出；淫辟，出；無子，出；不事舅姑，出；惡疾，出；多舌，出；盜竊，出。」又莊二十七年何休注《公羊》云：「無子棄，絕世也；淫佚棄，亂類也；不事舅姑棄，悖德也；口舌棄，離親也；盜竊棄，反義也；嫉妒棄，亂家也；惡疾棄，不可奉宗廟也。」又《家語》

有「三不去」：「曾經三年喪，不去。」休云：「不忘恩也。」

「賤取貴，不去。」休云：「不肯德也。」「有所受無所歸，不去。」休云：「不窮窮也。」休又云：「喪婦長女不娶，無教戒也，世有惡疾不娶，棄於天也，世有刑人不娶，棄於人也，亂家不娶，②類不正也，逆家女不娶，廢人倫也。」是

五不娶。又案《易·同人》「六二」鄭注云：「天子諸侯后，夫人，無子不出。」則猶有六出。其天子之后雖失禮，鄭

云：「嫁於天子，雖失禮，無出道，遠之而已。若其無子不廢，遠之，后尊如故，其犯六出則廢之。」然就七出之中，餘

六出是無德行不堪教人，故無子出能以婦道教人者，③以爲姆。既教女，因從女向夫家也。云「若今時乳母」者，漢

時乳母與古時乳母別。案《喪服》乳母者，據大夫子有

母：子師、慈母、保母。其慈母闕，乃令有乳者養子，謂之爲乳母，死爲之服緦麻。師教之，乳母直養之而已。漢時

①「纁」原作「纁」，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②「不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女」字。

③「無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取」字。「出」上，阮校云：

毛本有「而」字。「出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不復嫁」三字。「者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留」字。

乳母則選德行有乳者爲之，并使教子，故引之以證姆也。云「纁，緇髮」者，此纁亦如《士冠》纁，以纁爲之，廣充幅，長六尺，以緇髮而紒之。姆所異於女者，女有纁，兼有次，此姆則有纁而無次也。云「笄，今時簪」者，舉漢爲況義也。云「宵，讀爲《詩》素衣朱綃」之綃「者，引《詩》以爲證也。云「姆亦玄衣，以綃爲領，因以爲名」者，此衣雖言綃衣，亦與純衣同是祿衣，用綃爲領，故因得名綃衣也。必知綃爲領者，《詩》云「素衣朱綃」，《詩》又云「素衣朱褰」，《爾雅·釋器》云「黼領謂之褰」。褰既爲領，明朱綃亦領可知。案上文云女祿衣，下文云女從者畢袵玄，皆是祿衣，則此綃衣亦祿衣矣。女與女從禪黼領，此姆以玄綃爲領也。若然，《特牲》云綃衣者，謂以綃繒爲衣。知此綃爲領者，以下女從者云「被黼黻」據領，明此亦據領也。云「姆在女右，當詔以婦禮」者，案《禮記·少儀》云「贊幣自左，詔辭自右」，地道尊右之義，故姆在女右也。女從者畢袵玄，纁笄，被黼黻，在其後。女從者，謂姪婦也。《詩》云：「諸娣從之，祁祁如雲。」袵，同也。同玄者，上下皆玄。纁，禪也。《詩》云：「素衣朱褰。」《爾雅》云：「黼領謂之褰。」《周禮》曰：「白與黑謂之黼。」天子諸侯后，

夫人狄衣，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，如今偃領矣。士妻始嫁，施禪黼於領上，假盛飾耳。言被，明非常服。疏，女從「至」其後。○釋曰：此是從女之人，在女後爲尊卑威儀之事也。○注「女從」至「常服」○釋曰：知女從是姪婦者，案下文云「雖無娣媵先」，鄭云「古者嫁女，必姪婦從，謂之媵」，即此女從，故云「女從者，謂姪婦也」。云「《詩》者，《韓奕》篇，引之證姪之義也。①云「袵，同也。同玄者，上下皆玄」者，此袵讀從《左氏》「均服振振」一也，故云同玄，上下皆玄也。同者，即婦人之服不殊裳也。云「纁，禪也」者，此讀如《詩》云「素衣朱褰」，故爲禪也。引《詩》《爾雅》《周禮》者，證黼得爲領之義也。黼謂刺之在領爲黼文，名爲褰，故云「黼領謂之褰」。云「天子諸侯后，夫人狄衣」者，案《周禮·內司服》云：「掌王后之六服：褘衣、揄狄、闕狄。」又注云：「侯伯之夫人揄狄，子男之夫人亦闕狄，唯二王後褘衣。」故云后，夫人狄衣也。云「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」者，以上妻言被，明非常，故知大夫之妻刺之常也。不於后，夫人下言領，於卿大夫妻下乃云刺黼爲領，

①「姪」上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「娣」字。」

則后、夫人亦同刺黼爲領也。但黼乃白黑色爲之，若於衣上則畫之，若於領上則刺之以爲。^①其男子冕服，衣畫而裳繡，繡皆刺之。其婦人領雖在衣，亦刺之矣。然此士妻言被禪黼，謂於衣領上別刺黼文，謂之被，則大夫以下刺之，^②不別被之矣。案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：「綃黼丹朱中衣，大夫之僭禮也。」彼天子、諸侯中衣有黼領，服則無之。^③此今婦人事華飾，故於上服有之，中衣則無也。云「如今偃領矣」者，舉漢法，鄭君日驗而知，至今已遠，偃領之制亦無可知也。云「士妻始嫁，施禪黼於領上，假盛飾耳。言被，明非常服」者，對大夫已上妻則常服有之，非假也。^④主人玄端，迎于門外，西面再拜。賓東面荅拜。賓，婿。^疏「主人至，荅拜」○釋曰：此言男至女氏之大門外，女父出迎之事也。主人揖入，賓執鴈從。至于廟門，揖入。三揖，至于階，三讓。主人升，西面。賓升，北面，奠鴈，再拜稽首，降，出。婦從，降自西階。主人不降送。賓升奠鴈拜，主人不荅，明主爲授女耳。主人不降送，禮不參。^疏「主人至，降送」○釋曰：此言女父迎

賓婿入廟門，升堂，父迎出大門之事也。^⑤云「賓升，北面，奠鴈，再拜稽首」者，此時當在房外當楣北面。知在房戶者，見隱二年，紀履緌來逆女，《公羊傳》曰：「讎始不親迎也。」何休云「夏后氏逆於庭，殷人逆於堂，周人逆於戶」。後代漸文，迎於房者，親親之義也。○注「賓升」至「不參」○釋曰：云「賓升奠鴈拜，主人不荅，明主爲授女耳」者，案納采阼階上拜，至問名、納吉、納徵，請期轉相如皆拜，獨於此主人不荅，明主爲授女耳。云「主人不降送，禮不參」者，禮賓主宜各一人，今婦既送，^⑥主人不送者，以其禮不參也。婿御婦車，授綏。姆辭不受。^⑦婿御者，親而下之。綏，所以引升車者。僕人之禮，必授

- ①「以爲」，曹校云當作「爲異」。
- ②「下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爲「上」字之誤。
- ③「服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上」字，閩本「上服」二字擠入。
- ④「假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被」。
- ⑤「父迎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當爲「婦從」之誤。
- ⑥「送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從」。
- ⑦「御婦車授綏姆辭」原作「以几姆加景乃驅」，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人綏。**疏**「壻御」至「不受」○注「壻御」至「人綏」○釋曰：

云「僕人之禮，必授人綏」者，《曲禮》文。今壻御車即僕人禮，僕人合授綏，姆辭不受，謙也。婦乘以几，姆加

景，乃驅。御者代。乘以几者，尚安舒也。景之制

蓋如明衣，^①加之以爲行道禦塵，令衣鮮明也。景亦明也。驅，行也。行車輪三周，御者乃代壻。今文「景」作

「憬」。**疏**「婦乘」至「者代」○注「乘以」至「作憬」○釋曰：

云「乘以几」者，謂登車時也。几所以安體，謂若尸乘以几之類，以重其初昏，與尸同也。云「景之制蓋如明衣」者，

案《既夕禮》「明衣裳用布，袂屬幅，長下膝」，鄭注云「長下膝，又有裳，於蔽下體深也」。此景之制無正文，故云蓋如明衣，直云制如明衣，此嫁時尚飾，不用布。案《詩》云：

「衣錦褻衣，裳錦褻裳。」鄭云：「褻，禪也。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，而上加禪縠焉，爲其文之大著也，庶人之妻

嫁服也。上妻紵衣纁袖。」彼以庶人用禪縠，連引上妻紵衣，則此士妻衣上亦用禪縠，《碩人》是國君夫人，亦衣錦

褻衣，則尊卑同用禪縠。庶人卑，得與國君夫人同用錦，爲衣大著。此上妻不用錦，不爲文大著，故云行道禦風塵

也。壻乘其車先，俟于門外。壻車在大門外。乘

之先者，道之也。男率女，女從男，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。俟，待也。門外，壻家大門外。**疏**「壻乘」至「門外」

○注「壻車」至「門外」○釋曰：云「壻車在大門外」者，謂在壻家大門外。知者，以其壻於此始言乘其車，故知也。云

「男率女，女從男，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」者，並《郊特牲》文。云「門外，壻家大門外」者，命士已上，父子異宮，

故解爲壻家大門外。若不命之士，父子同宮，則大門，父之大門外也。婦至，主人揖婦以入。及寢門，

揖入，升自西階。媵布席于奧。夫人于室，

即席。婦尊西，南面。媵，御沃盥交。升自西

階，道婦人也。媵，送也，謂女從者也。御當爲訝。訝，迎也，謂壻從者也。媵沃壻盥於南洗，御沃婦盥於北洗。夫

婦始接，情有廉恥，媵、御交道其志。**疏**「婦至」至「盥交」

○釋曰：此明夫導於婦入門、升階、及對席，媵、御沃盥之儀。云「主人揖婦以入」者，此則《詩》云「好人提提，宛然

左辟」是也。云「夫人于室，即席」者，謂壻也。婦在尊西，未設席。壻既爲主，東面，須設饌訖，乃設對席，揖即對

①「衣」原作「矣」，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席，爲前後至之便故也。○注「升自」至「其志」○釋曰：云「升自西階，道婦人也」者，以尋常賓客，主人在東，賓在西，今主人與妻俱升西階，故云「道婦人也」。云「媵，送也，謂女從者也」，^①即姪娣也。云「御當爲訝。訝，迎也，謂婿從者也」者，以其與婦人爲盥，非男子之事，謂夫家之賤者也。知「媵沃壻盥於南洗，御沃婦盥於北洗」者，以其有南北二洗，又云「媵，御沃盥交」，明知夫婦與媵御南北交相沃盥也。贊者徹尊冪。舉者盥，出，除冪，舉鼎入，陳于阼階南，西面，北上。匕、俎從設。執匕者，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。匕，所以別出牲體也。俎，所以載也。

疏，贊者「至」從設」○注「執匕」至

「載也」○釋曰：案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、《公食》與《有司徹》及此《昏禮》等，執匕俎舉鼎各別人者，此吉禮尚威儀故也。《士喪禮》舉鼎，右人以右手執匕，左人以左手執俎，舉鼎人兼執匕俎者，喪禮略也。云「從設」者，以從男之事，^②故從吉祭法也。《公食》執匕俎之人，人加匕於鼎，陳俎於鼎南，其匕與載皆舉鼎者爲之。《特牲》注云：「右人也，尊者於事指使可也。」則右人於鼎北南面匕肉出之，左人於鼎西俎南北面承取肉載於俎。《士虞》右人載者，喪祭少

變，故在西方，長者在左也。今昏禮鬼神陰陽，當與《特牲禮》同，亦右人匕，左人載，遂執俎而立，以待設也。云「匕，所以別出牲體也」者，凡牲有體別，謂肩、臂、臠、肫、胙、脊、脅之等。於鼎以次別匕出之，載者依其體別以次載之於俎，故云「別出牲體也」。北面載，執而俟。

執俎而立，俟豆先設。**疏**，北面載執而俟」○注「執俎」至

「先設」○釋曰：知「俟豆先設」者，下文「菹醢」後乃云「俎人，設于豆東」，故知也。匕者逆退，復位于門東，北面，西上。執匕者事畢，逆退，由便。至此乃著其位，略賤也。**疏**「匕者」至「西上」○注「執匕」至「賤也」○

釋曰：云「至此乃著其位，略賤也」者，案《士冠》未行事，陳主人位訖，即言兄弟及擯者之位，於此初陳鼎門外時，^③不見執匕者位，至此乃著其位，故言「略賤也」。贊者設醬于席前，菹醢在其北。俎人，設于豆東，魚次，腊特于俎北。豆東，菹醢之東。**疏**注「豆東

①「也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者」字。

②「從男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男女」。

③「於此」，曹校云當作「此於」。

菹醢之東」○釋曰：醬與菹醢俱在豆，知不在醬東者，下文醬東有黍稷，故知在菹醢東也。贊設黍于醬東，稷

在其東，設涪于醬南。饌要方也。

疏，贊設一至

「醬南」○注「饌要方也」○釋曰：豆東兩俎，醬東黍稷，是其要方也。設對醬于東，對醬，婦醬也。設之當特

俎。**疏**，設對醬于東○注「對醬一至特俎」○釋曰：壻東

面，設醬在南為右，婦西面，則醬在北為右，皆以右手取之為便。故知設之當特俎東也。菹醢在其南，北上。

設黍于腊北，其西稷。設涪于醬北。御布

對席。贊啓會，卻于敦南，對敦于北。啓，發

也。今文「啓」作「開」，古文「卻」為「給」。**疏**「菹醢」至

「于北」○釋曰：菹醢在其南，北上者，謂菹在醬南，其南

有菹有醢。若壻醢在菹北，從南向北陳為南上，此從北向

南陳，亦醢在菹南，為北上也。云「涪」，即上文「大羹涪在

饌」者，羹宜熱，醢食乃將入。①是以《公食大夫》云「大羹

涪不和，實于鐙，由門入，公設之于醬西」是也。又生人

食，《公食大夫》是也。《特性》、《士虞》等為神設，皆為敬

尸，尸亦不食也。②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不

設者，涪非飲食之具，③故無也。《少牢》無涪者，又不備。④《有司徹》有涪者，賓尸禮饗，故有之，與《少牢》禮

異也。云「設涪于醬北」者，案上設壻涪於醬南，在醬黍之

南，特俎出於饌北。此設婦涪於醬北，在特俎東，饌內則

不得要方，上注云「要方」者，據大判而言耳。云「啓會，卻

于敦南，對敦于北」者，取壻東面以南為右，婦西面以北為

右，各取便也。卻，仰也，謂仰於地也。贊告具。揖

婦，即對筵，皆坐，皆祭。祭薦、黍、稷、肺。

贊者西面告饌具也。壻揖婦，使即席。薦，菹醢。**疏**，贊

告「至」稷肺」⑤注「贊者」至「菹醢」○釋曰：知「贊者西

面告饌具」者，以其所告者宜告主人，主人東面，知西面告

也。云「薦，菹醢」者，以其《儀禮》之內單言薦者，皆據籩

豆而言也。贊爾黍，授肺脊。皆食以涪、醬。

①「醢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醢」。

②「皆為敬尸尸亦不食也」，曹校云似當為「亦為敬尸，尸皆不食也」。

③「具」上，曹校云似當有「正」字。

④「又」，阮本作「文」。

⑤「告」，原誤「者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皆祭舉、食舉也。爾，移也。移置席上，使其食也。

皆食，食黍也。以，用也。用者，謂噉啗哂醬。古文「黍」作「稷」。

疏，贊爾「至」舉也。○釋曰：云「祭舉、食舉也」

者，舉謂舉肺，以其舉以祭，以食，故名肺爲舉。則上文云祭者，祭肺也。○注「爾移」至「作稷」○釋曰：云「爾，移也」者，爾訓爲近，謂移之使近人，故云「移置席上，使其食也」。案《玉藻》云「食坐盡前」，謂臨席前畔，則不得移黍於席上。此云「移置席上」者，鬼神陰陽，故此昏禮從《特牲》祭祀法。云「皆食，食黍也」者，案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祭舉，食舉乃飯，此先食黍乃祭舉。相反者，彼九飯禮成，^①故先食舉以爲導食氣，此三飯禮略，故不須導也。此先爾黍稷，後授肺，《特牲》亦然，以其士禮同也。《少牢》佐食先以舉肺脊授尸，乃爾黍者，大夫禮與士異故也。然《士虞》亦先授舉肺脊，後乃爾黍者，喪禮與吉反故也。云「用者，謂噉啗肺哂醬」者，^②以其大羹汁不用箸，醬又不須以箸，故用口噉啗，用指哂醬也。三飯，卒食。卒，已也。同牢示親，不主爲食起，三飯而成禮也。

疏，三飯卒

食「○注「同牢」至「禮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同牢示親，不主爲食起」者，《少牢》十一飯，《特牲》九飯而禮成，此獨三飯，故

云「同牢示親，不主爲食起，三飯而成禮也」。贊洗爵，

酌醕主人，主人拜受。贊戶內北面荅拜。

酌婦亦如之。皆祭。醕，漱也。醕之言演也，安也。

漱所以絜口，且演安其所食。醕酌內尊。**疏**，贊洗「至

「皆祭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尊否」，論夫婦食訖，醕及徹饌於房節。云「主人拜受」者，婿拜當東面。「酌婦亦如之」者，婦拜當南面。是以《少牢》云「饗皆荅拜」，鄭注云：「在東面席者東面拜，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」，故知婦拜南面。若

贊荅婦拜，亦於戶內北面也。云「皆祭」者，祭先也。○注

「醕漱」至「內尊」○釋曰：云「醕，漱也。醕之言演也，安也。漱所以絜口，且演安其所食」者，案《特牲》云：「主人

洗角，升酌，醕尸。」注云：「醕猶衍也。是獻尸也，謂之醕者，尸既卒食，又欲頤衍養樂之。」又《少牢》云：「主人酌酒，乃醕尸。」注云：「醕猶湊也，既食之而又飲之，所以樂

之。」注不同者，文有詳略，相兼乃具。《士虞》亦是醕尸，注直云「醕，安食也」，不言養樂及羨者，喪故略之。此

① 「成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盛」誤爲「成」。

② 「肺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三醕俱不言獻，皆云醕，直取其繫，故注云「漱所以繫口，演安其所食」，亦頤養樂之義。知「醕酌內尊」者，以下文云「贊酌于戶外尊」，故知此夫婦酌內尊也。贊以肝

從。皆振祭，臠肝，皆實于菹豆。肝，肝炙也。

飲酒宜有肴以安之。

疏，贊以一至，菹豆一〇釋曰：案《特

牲》、《少牢》獻尸，以肝從，尸臠之，加于菹豆，與此同，禮

之正也。主人與祝亦以肝從，加於俎不加於豆者，下尸，

故不敢同之也。《士虞》獻尸，尸以肝加於俎者，喪祭，故

鄭云：「加於俎，從其牲體也。以喪不忘於味。」但此云實，

不云加，異於祭故也。卒爵，皆拜。贊荅拜，受

爵。再醕如初，無從。三醕用盃，亦如之。

亦無從也。**疏**，卒爵「至」如之〇注「亦無從也」〇釋曰：

「卒爵，皆拜。贊荅拜」者，獻主處也。①云「再醕如初」

者，如白「贊洗爵」已下至「荅拜受爵」也。云「亦無從也」

者，三醕用盃，亦如之，亦白「贊洗爵」至「受爵」。鄭直

云「亦無從」，「用盃」文承「再醕」之下，明知事事如再醕，

以其初醕有從，再醕如初無從，三醕用盃亦無後，故鄭以

「亦無從」言之，其實皆同再醕也。贊洗爵，酌于戶

外尊。②入戶，西北面奠爵，拜。皆荅拜。

坐祭，卒爵，拜。皆荅拜。興。贊酌者，自酢也。

疏，贊洗「至」一拜興〇釋曰：言「皆」者，皆夫婦也。三醕

乃酌外尊自酢者，皆是略賤者也。既隔合盃，③乃用爵，

不嫌相襲爵，明更洗餘爵也。主人出，婦復位。復

尊西南面之位。**疏**，主人出婦復位〇注「復尊西南面之

位」〇釋曰：直云「主人出」，不云處所，案下文云「主人說

服于房」矣，④則此時亦向東房矣。云「復尊西南面之位」

者，婦人不宜出復入，故因舊位而立也。乃徹于房

中，如設于室，尊否。徹室中之饌設于房中，為媵御

餞之。徹尊不設，有外尊也。**疏**，乃徹「至」尊否〇釋

曰：經云「乃徹于房中，如設于室」，雖據豆俎而言，理兼於

尊矣，故云「徹尊不設有外尊」，明徹中兼尊也。云「尊否」

者，唯尊不設于房中而言也。知「為媵御餞之」者，下文云

①「獻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荅拜於」三字。

②「戶」，阮校引戴震云：「戶」字衍。

③「隔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④「矣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「媵餽主人之餘」已下是也。主人說服于房，媵受。

婦說服于室，御受。姆授巾。巾，所以自繫清。

今文「說」皆作「稅」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授巾」○釋曰：自此至

「呼則聞」，論夫婦寢息及媵、御餽之事也。云「主人說服

于房，媵受。婦說服于室，御受」者，與沃盥文同，亦是交

接有漸之義也。費今文爲稅不從者，稅是追服之言，非脫

去之義，故不從也。御衽于奧，媵衽良席在東，

皆有枕，北止。衽，卧席也。婦人稱夫曰良。《孟子》

曰：「將見良人之所之。」止，足也。古文「止」作「趾」。

疏

「御衽」至「北止」○注：衽卧「至」作「趾」○釋曰：衽于奧，主

于婦席。使御布婦席，使媵布夫席，此亦示交接有漸之義

也。云「衽，卧席也」者，案《曲禮》云「請席何鄉，請衽何

趾」，鄭云「坐問鄉，卧問趾，因於陰陽」。彼衽稱趾，明衽

卧席也。若然，前布同牢席，夫在西，婦在東，今乃夫在

東，婦在西，易處者，前者示有陰陽交會有漸，^①故男西女

東，今取陽往就陰，故男女各於其方也。云「《孟子》」者，

案《孟子·離婁》篇云：「齊人有妻一妾而處室者，其良

人出，則必厭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

者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「良人出，則厭酒肉而後反，問所與飲

食者，則盡富貴者也。而未嘗有顯者來，吾將眈良人之所

之。」注云：「眈，視也。」彼眈爲視，亦得爲見，故鄭此注爲

見也。引之者，證婦人稱夫爲良人之義也。云「古文止作

趾」者，雖疊古文，趾爲足，亦一義也。主人人，親說

婦之纓。人者，從房還入室也。婦人十五許嫁，笄而禮

之，因著纓，明有繫也。蓋以五采爲之，其制未聞。

疏

「主人」至「之纓」○注：人者「至」未聞○釋曰：知從房還

入室者，夫前出說服於房，今言人，明從房入室也。云

「婦人十五許嫁，笄而禮之，因著纓」者，案《曲禮》云：「女子

許嫁纓」，又云：「女子許嫁笄而字」，鄭據此諸侯文而言。^②

但言十五許嫁，則以十五爲限，則自十五已上皆可許嫁

也。云「明有繫也」者，纓是繫物，爲之明有繫也。云「蓋

以五采爲之」者，以《周禮·巾車職》五路，皆有繁纓就數，

鄭注：「纓皆用五采屬爲之」。此纓雖用絲爲之，當用五采，

但無文，故云「蓋」以疑之也。云「其制未聞」者，此纓與男

① 下「有」字，曹校云當爲「之」。

② 「諸侯」，阮校以毛本作「許嫁」爲是。曹校云「侯」字衍。

子冠纓異，彼纓垂之兩傍，結其條，此女子纓，不同於彼，故云「其制未聞」。但纓有二時不同。《內則》云：「男女未冠笄者，纓角衿纓，皆佩容臭。」鄭注云：「容臭，香物也。以纓佩之，為迫尊者給小使也。」此是幼時纓也。《內則》又云：「婦事舅姑，子事父母，①衿纓綦屨。」注云：「衿猶結也。婦人有纓，示繫屬也。」是婦人、女子有二時之纓。《內則》示有繫屬之纓，即許嫁之纓，與此說纓一也。若然，笄亦有二等，案《問喪》：「親始死，笄纚，據男子去冠仍有笄，元缺一字。與婦人之笄，並有安髮之笄也。」②爵弁、皮弁及六冕之笄，皆是固冠冕之笄，是其二也。燭出。昏禮畢，將卧息。媵餽主人之餘，御餽婦餘，贊酌外尊醕之。外尊，房戶外之東尊。疏：「媵餽一至醕之。」釋曰：亦陰陽交接之義。云「酌外尊」者，賤不敢與主人同酌內尊也。媵侍于戶外，呼則聞。為尊者有所徵求。今文，侍作「待」。③疏：「媵侍」至「則聞」○釋曰：不使御侍于戶外供承夫婦者，以女為主，故使媵侍于戶外也。夙興，婦沐浴，纚笄，宵衣以俟見。夙，早也，昏明日之晨。興，起也。俟，待也。待見於舅姑寢門

之外。古者命士以上，年十五父子異宮。疏：「夙興」至

「俟見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授人」，論婦見舅姑之事。云「纚

笄宵衣」者，此則《特牲》主婦宵衣也。不著純衣纁衾者，

彼嫁時之盛服，今已成昏之後，不可使服，故退從此服也。

○注「夙早」至「異宮」○釋曰：言「昏明日之晨」者，以昨日

昏時成禮，此經言「夙興」，故知是昏之晨旦也。云「興，起

也。俟，待也。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」者，因訓即解之也。

云「古者命士以上，年十五父子異宮」者，案《內則》云：「由

命士以上，父子異宮。」不云年限。今鄭知十五為限者，以

其十五成童，是以鄭注《喪服》亦云：「子幼謂年十五以下」，

則不隨母嫁，④故知十五以後乃異宮也。鄭言此限者，欲

見不命之上父子同宮，雖俟見，不得言舅姑寢門外也。

質明，贊見婦于舅姑。席于阼，舅即席。席

于房外，南面，姑即席。質，平也。房外，房戶外之

①「子」，曹校云當為「如」。

②「有」，曹校云當為「是」。

③「今文侍作待」，阮校云：當為「今文侍作待」。

④「則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十五以上」四字。

西。古文「舅」皆作「咎」。

疏「質明」至「即席」○注「質

平」至「作咎」○釋曰：此經論設舅姑席位所在。鄭知房外是房戶外之西者，以其舅在阼，阼當房戶之東。若姑在房戶之東，即當舅之北，南面向之，不便。又見下記云：父禮女而俟迎者，母南面於戶外，女出於母左，以母在房戶西，故得女出於母左。是以知此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。

婦執筭棗栗，自門入，升自西階，進拜，奠于席。筭，竹器而衣者，其形蓋如今之筭簾簾矣。①進拜者，進東面乃拜。奠之者，舅尊，不敢授也。

疏「婦執」至

「于席」○釋曰：此經論婦從舅寢門外人見舅之事也。必見舅用棗栗，見姑以暇脩者，案《春秋》莊二十四年經書：「秋，八月丁丑，夫人姜氏入。戊寅，大夫宗婦覲，用幣。」

《公羊傳》云：「宗婦者何？大夫之妻也。覲者何？見也。用者何？用者不宜用也。見用幣，非禮也。然則曷用？棗栗云乎？暇脩云乎？」注云：「暇脩者，脯也。

禮，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，見姑以暇脩爲贄，見夫人至尊，兼而用之。云乎，辭也。棗栗，取其早自謹敬。暇脩，取其斷斷自脩正。」是用棗栗、暇脩之義也。案《雜記》云：

「婦見舅姑，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，西面，北上，是見

已。」注云：「婦來爲供養也，其見主於尊者，兄弟以下在位，是爲已見，不復特見。」又云：「見諸父，各就其寢。」注云：「旁尊也。亦爲見時不來。」今此不言者，文略也。○

注「筭竹」至「授也」○釋曰：知「筭，竹器」者，以字從竹，故知竹器。知有衣者，下記云：「筭緇被纁裏加于橋」，注云「被，表也。筭有衣者，婦見舅姑，以飾爲敬」，是有衣也。

云「如今之筭簾簾矣」者，②此舉漢法以況義，但漢法去今以遠，其狀無以可知也。③云「進拜者，進東面乃拜」者，謂從西階進至舅前而拜。云「奠之者，舅尊，不敢授也」

者，案下姑奠于席不授，而云舅尊不敢授者，但舅直撫之而已，至姑則親舉之。親舉者，若親授之然，故於舅得云「尊，不敢授也」。舅坐撫之，興，荅拜。婦還，又

拜。還又拜者，還於先拜處拜。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。先拜處者，謂前東面拜處也。云「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

疏「舅坐」至「又拜」○注「還又」至「俠拜」○釋曰：云

「先拜處者，謂前東面拜處也。云「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

①「筭簾」，徐本作「筭簾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筭簾」。

②「筭簾」，重刊單疏本作「筭簾」。

③「無以可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已無可」，陳、閩作「無已可」。

拜」者，謂若《士冠》冠者見母，「母拜受，子拜送，母又拜」。母於子尚俠拜，則不徒此婦於舅而已，故廣言「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」。降階，受筭，殿脩，升，進，北面拜，奠于席。姑坐，舉以興，拜，授人。人，有司。姑執筭以起，荅婦拜，授有司徹之，舅則宰徹之。**疏**

「降階」至「授人」○釋曰：此經論婦見姑之事。○注「人有」至「徹之」○釋曰：云「人，有司」者，凡行事者皆主人有司也。知舅則使宰徹者，此見下記云「舅荅拜，宰徹」是也。贊醴婦。醴當為禮。贊禮婦者，以其婦道新成，親厚之。**疏**，贊醴婦○注，醴當至「厚之」○釋曰：自此至

「於門外」，論舅姑堂上禮婦之事。云「醴當為禮」者，《士冠》、《內則》、《昏義》諸文，醴皆徹從禮者，**①**案《司儀》注：「上於下曰禮，敵者曰饋。」又案《大行人》云：「王禮再裸而酢」之等用鬱鬯，不言「王鬯再裸而酢」而言「禮」，則此諸文雖用醴禮賓，不得即言主人醴賓，故皆從「上於下曰禮」解之。席于戶牖間，室戶西，牖東，南面位。**疏**「席

于戶牖間」○注「室戶」至「面位」○釋曰：知義然者，以其賓客位於此，是以禮子、禮婦、禮賓客皆於此，尊之故也。

側尊甒醴于房中。婦疑立于席西。疑，正立自定之貌。**疏**，側尊「至」席西○注，疑正立自定之貌○

釋曰：云「婦疑立于席西」者，以其禮未至而無事，故疑然自定而立，以待事也。若行之間而立，**②**則云立，不得云疑立也。贊者酌醴，加枲，面枋，出房，席前北面。婦東面拜受。贊西階上北面拜送。婦又拜。薦脯醢。婦東面拜，贊北面荅之，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。**疏**，贊者「至」脯醢○釋曰：云「面枋，出

房」者，以其贊授，故面枋。《冠禮》贊酌醴，將授賓，則面枋。賓受醴，將授子，乃面枋也。此婦又拜，并下經「婦又拜」者，皆俠拜也。○注「婦東」至「之禮」○釋曰：云「婦東面拜，贊北面荅之，變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」者，案《冠禮》禮子與此禮婦俱在賓位，彼禮子南面受醴，此則東面，不同，故決之。彼南面者，以向賓拜；此東面者，以舅姑在東，亦面拜之也。婦升席，左執觶，右祭脯醢，以

① 「醴」原本作「體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② 「行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禮」字。

柶祭醴三，降席，東面坐，啐醴，建柶，興，拜。贊荅拜。婦又拜，奠于薦東，北面坐取脯，降，出，授人于門外。奠于薦東，升席奠之。取脯降出授人，親徹，且榮得禮。人謂婦氏人。

疏，婦升「

至「門外」○注「奠于」至「氏人」○釋曰：鄭知奠者升席奠之者，見上《冠禮》禮子、禮賓皆云「即筵，奠于薦東，降筵，北面坐取脯」，明此奠時升席，南面奠，乃降，^①北面取脯，降出授人。云「親徹，且榮得禮」者，言且兼二事，何者？下饗婦之俎不親徹，^②又自出門授人，是且榮得禮。

下饗不親徹俎者，於禮時禮訖，故於後略之。知人是婦氏人者，以其在門外，婦往授之，明是婦氏之人也。舅姑入于室，婦盥饋。饋者，婦道既成，成以孝養。特

豚，合升，側載，無魚腊，無稷，並南上。其他如取女禮。側載者，右胖載之舅俎，左胖載之姑俎，

異尊卑。並南上者，舅姑共席于奧，其饌各以南爲上。其

他，謂醬滹菹醢。女謂婦也。如取婦禮同牢時。今文

「並」當作「併」。

疏「舅姑」至「女禮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之

錯」，論婦饋舅姑成孝養之事。云「其他如取女禮」者，則

自「側載」以下，「南上」以上，與取女異。異者，彼則有魚

腊并稷，此則無魚腊與稷。彼男東面，女西面別席，其醬

醢菹，夫則南上，婦則北上。今此舅姑共席東面，俎及豆

等皆南上。是其異也。○注「側載」至「作併」○釋曰：豚

載皆合升，若成牲載一胖，是常得云側，^③此乃載胖，故云

「側」。但周人尚右，故知右胖載之舅俎，左胖載之姑俎，

是以鄭云「異尊卑」也。云「並南上者，舅姑共席于奧，其

饌各以南爲上」者，決同牢男女東西相對，各上其右也。

云「其他，謂醬滹菹醢」者，以同牢時夫婦各有此四者，今

以饋舅姑，亦各有此四物，故云「如同牢時」也。雖不言

酒，既有饋，明有酒在其他中。酒在內者亦在北牖下，^④

外尊亦當在房戶外之東。鄭不云者，略耳。婦贊成

祭，卒食，一醕，無從。贊成祭者，授處之。今文無

成也。**疏**「婦贊」至「無從」○注「贊成祭者授處之」○釋

①「降」下，曹校云脫「筵」字。

②「徹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此親徹」三字。

③「常」下，阮校引浦鏜云：疑脫「法不」二字。

④「牖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墉」。

曰：「贊成祭」者，謂授之又處置，令知在於豆間也。席

于北墉下。墉，牆也。室中北牆下。**疏**「席于北墉

下」○釋曰：此席將為婦餼之位處也。婦徹，設席

前，如初，西上。婦餼，舅辭，易醬。婦餼者，即

席將餼也。「辭，易醬」者，嫌淬汗。**疏**「婦徹」至「易醬」

○釋曰：「婦徹，設于席前，如初，西上」者，此直餼餘。「舅

辭，易醬」者，舅尊故也。不餼舅餘者，以舅尊，嫌相襲。

言「西上」者，亦以右為上也。○注「婦餼」至「淬汗」○釋

曰：言「將」者，事未至，以其此始言婦餼之意，至下文「婦

餼姑之饌」乃始餼耳。云「辭，易醬者，婦嫌淬汗」者，^①以

其醬乃以指咄之，淬汗也。婦餼姑之饌。御贊祭

豆、黍、肺，舉肺、脊。乃食，卒。姑醕之，婦

拜受，姑拜送。坐祭，卒爵，姑受，奠之。奠

之，奠于筐。**疏**「婦餼」至「奠之」○注「奠之奠于筐」○釋

曰：云「御贊祭豆、黍、肺，舉肺、脊」者，御贊婦祭之也。鄭

知「奠之於筐」者，此云如取女禮，取女有筐，明此亦奠之

于筐可知也。婦徹于房中，媵御餼，姑醕之。

雖無娣，媵先。於是與始飯之錯。古者嫁女，

必姪娣從，謂之媵。姪，兄之子。娣，女弟也。娣尊姪卑。

若或無娣，猶先媵，容之也。^②始飯謂舅姑。錯者，媵餼

舅餘，御餼姑餘也。古文「始」為「姑」。**疏**「婦徹」至「之

錯」○注「古者」至「為姑」○釋曰：云「古者嫁女，必姪娣

從，謂之媵」者，媵有二種，若諸侯有二媵，外別有姪娣。

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：「秋，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野。」《公

羊傳》曰：「媵者何？諸侯娶一國，則二國往媵之，以姪娣

從。姪者何？兄之子也。娣者何？弟也。」^③諸侯夫人

自有姪娣，并二媵各有姪娣，則九女，是媵與姪娣別也。

若大夫，上無二媵，即以姪娣為媵。鄭云：古者嫁女，必姪

娣從，謂之媵，是據大夫、士言也。云「姪，兄之子。娣，

女弟也。娣尊姪卑」者，解經云「雖無娣，媵先」之義，以其

若有娣，乃先，媵即姪也。云「猶先媵，容之也」者，對御是

夫之從者為後。若然，姪與娣俱名媵，今言雖無娣媵先，

似娣不名媵者，但姪娣俱是媵，今去娣，娣外唯有姪，姪言

①「婦」，阮校云：依注「婦」字衍。

②「容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客」。疏中「容」字，毛本亦作「客」。

③「弟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女」字。

媵先，以對御爲先，非對娣也稱媵，^①以其姪娣俱是媵也。云「始飯謂舅姑」者，舅姑始飯，而今媵餞舅餘，御餞姑餘，是交錯之義，若「媵御沃盥交」也。舅姑爲飯始，不爲餞始，俗本云「與始餞之錯」者，誤也。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。舅洗于南洗，姑洗于北洗，奠酬。以酒食勞人曰饗。南洗在庭，北洗在北堂。設兩洗者，獻酬酢以絜清爲敬。奠酬者，明正禮成，不復舉。凡酬酒皆奠於薦左，不舉。其燕則更使人舉爵。**疏**「舅姑」

至「奠酬」○注「以酒」至「舉爵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歸俎于婦氏人，論饗婦之事。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爲之，知者，見昏義曰：舅姑入室，婦以特豚饋，明婦順也。厥明，舅姑共饗婦。」鄭彼注云：「昏禮不言厥明，此言之者，容大夫以上禮多，或異日。」故知此士同日可也。此與上事相因，亦於舅姑寢堂之上，與禮婦同在客位也。云「共饗婦以一獻之禮」者，案下記云「饗婦姑薦焉」，注云「舅姑共饗婦，舅獻，^②姑薦脯醢」。但薦脯醢無盥洗之事，今設此洗，爲婦人不下堂也。云「姑洗於北洗」，洗者洗爵，則是舅獻姑酬，共成一獻，仍無妨姑薦脯醢也。云「凡酬酒皆奠於薦左，不舉」者，此經直云奠酬，不言處所，故云「凡」，通《鄉

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燕禮》之等。云「燕則更使人舉爵」者，案《燕禮》獻酬訖，別有人舉旅行酬是也。饗亦用醴酒，^③知者，下記云「庶婦使人醴之」，注云「使人醴之，不饗也。酒不酬酢曰醴，亦有脯醢。適婦酌之以醴，尊之，庶婦酌之以酒，卑之」是也。若然，知記非醴婦者，以記云「庶婦使人醴之」，明適婦親之。案上醴婦雖適，使贊不親，^④明記醴庶婦使人當饗節也。舅姑先降自西階，婦降自阼階。授之室，使爲主，明代己。**疏**「舅姑」至「阼

階」○注「授之」至「代己」○釋曰：案《曲禮》云「子事父母，升降不由阼階」，是主人尊者之處。^⑤今舅姑降自西階，婦降自阼階，是授婦以室之事也。云「授之室」，《昏義》文也。歸婦俎于婦氏人。言俎，則饗禮有牲矣。婦氏人，丈夫送婦者，使有司歸以婦俎，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，

- ①「也」，曹校云似衍。
- ②「獻」上，據下記注當有「爵」字。
- ③「酒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- ④「不」原作「者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- ⑤「是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阼階」二字。之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升降」二字。

明其得禮。^①**疏**「歸婦俎于婦氏人」○注「言俎」至「得

禮」○釋曰：案《雜記》云大饗，「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」，是賓所當得也。饗時設几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飲，肴乾而不食，故歸俎。此饗婦，婦亦不食，故歸也。經雖不言牲，既言俎，俎所以盛肉，故知有牲。此婦氏人，即上婦所授脯者也，故上注引此婦氏人，證所授人爲一也。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，酬以束錦。送者，女家有司也。爵至酬賓，又從之以束錦，所以相厚。古文「錦」皆爲「帛」。^②**疏**「舅饗」至「束錦」○注「送者」至「作帛」○釋曰：此一獻與饗婦一獻同，禮則異，彼兼有姑，此依常饗賓客法。知送者是女家有司者，故《左氏傳》云：「齊侯送姜氏，非禮也。凡公女，嫁于敵國，姊妹則上卿送之，以禮於先君，公子則下卿送之；於大國，雖公子亦上卿送之；於天子，則諸卿皆行，公不自送；於小國，則上大夫送之。」以此而言，則尊無送卑之法，則大夫亦遣臣送之，士無臣，故知有司送之也。云「古文錦皆爲帛」者，此及下文錦皆爲帛，不從古文者，禮有玉錦，非獨此文，則禮有贈錦之事，故不從古文也。姑饗婦人送者，酬以束錦。婦人送者，隸子弟之妻妾。凡饗，速之。**疏**「姑饗」至「束

錦」○注「婦人」至「速之」○釋曰：《左氏傳》云：「士有隸子弟。」士卑無臣，自以其子弟爲僕隸，并己之子弟之妻妾，但尊無送卑，故知婦人送者是隸子弟之妻妾也。云「凡饗，速之」者，案《聘禮》饗食速賓，則知此舅姑饗送者亦速之也。凡速者，皆就館召之。是以下云：「若異邦，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。」鄭云：「就賓館。」則賓自有館。若然，婦人送者亦當有館。男子則主人親速，其婦送者不親速，以其婦人迎客不出門，當別遣人速之。若異邦，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。贈，送也。就賓館。**疏**「若

異」至「束錦」○注「贈送也就賓館」○釋曰：案莊二十七年冬，「莒慶來迎叔姬」。^①《公羊傳》曰：「大夫越竟逆女，非禮也。」鄭注《喪服》亦云：「古者大夫不外娶。」今言異邦得外娶者，以大夫尊，外娶則外交，故不許。士卑不嫌，容有

① 「明其得禮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作「明得其禮」，《要義》作「明所得禮」。

② 「爲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作「作」。按，疏中標目是「作」字，疊注是「爲」字，必有一誤。

③ 「故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案」。

④ 迎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逆」。

外娶法，故有異邦送客也。鄭知就館者，贈賄之等皆就館，故知此亦就館也。

儀禮疏卷第五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儀禮疏卷第六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若舅姑既沒，則婦入三月，乃奠菜。沒，終也。

奠菜者，以筐祭菜也，蓋用菹。

疏「若舅」至「奠菜」○釋

曰：自此至「饗禮」，論舅姑沒三月廟見之事。必三月者，三月一時天氣變，婦道可以成之故也。此言「舅姑既沒」者，若舅沒姑存，則當時見姑，三月亦廟見舅。若舅存姑沒，婦人無廟可見，或更有繼姑，自然如常禮也。案《曾子問》云：「三月而廟見，稱來婦也。擇日而祭於禭，成婦之義也。」鄭云：「謂舅姑沒者也。必祭成婦義者，婦有供養之禮，猶舅姑存時，盥饋特豚於室。」此言奠菜，即彼祭於禭，一也。奠菜亦得稱祭者，若《學記》云「皮弁祭菜」之類也。○注「沒終」至「用菹」○釋曰：此注云「奠菜者，以筐」，案下云「婦執筭菜」，筐即筭，一也。鄭知菜「蓋用菹」

者，舅姑存時用棗栗、股脩，義取早起肅栗，治股自脩，則此亦取謹敬。因《內則》有菹、苴、粉、榆供養，是以疑用菹，故云「蓋」也。席于廟奧，東面，右几。席于北方，南面。○疏注「廟

考」至「墻下」○釋曰：案《周禮·司几筵》云「每敦一几」，鄭注云：「周禮，雖合葬及時同在殯，①皆異几，體實不同。

祭於廟同几，精氣合。」又《祭統》云「設同几」，同几即同席。此即祭於廟中而別席者，此既廟見，若生時見舅姑，

舅姑別席異面，是以今亦異席別面，象生，不與常祭同也。

鄭知「廟，考妣廟」者，《曾子問》云「擇日而見於禭」，又象生時見舅姑，故知考妣廟也。祝盥，婦盥于門外。

婦執筭菜，祝帥婦以入。祝告，稱婦之姓，

曰：「某氏來婦，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。」帥，

道也。人，入室也。某氏者，齊女則曰姜氏，魯女則曰姬氏。來婦，言來為婦。嘉，美也。皇，君也。

疏釋曰：洗

在門外，祝與婦就而盥之者，此亦異於常祭。象生見舅

①「時同」，《周禮·司几筵》鄭注作「同時」。

姑，在外沐浴，乃入舅姑之寢，故洗在門外也。云「祝帥婦以入」者，象《特牲》陰厭，祝先主人入室也。云「某子」者，言若張子、李子也。婦拜，扱地，坐奠菜于几東席上，還，又拜如初。扱地，手至地也。婦人扱地，猶男子稽首。

疏注，扱地「至，稽首」○釋曰：云「扱地，手

至地」者，以手之至地，謂之扱地，則首不至手，又與男子空首不同。云「婦人扱地，猶男子稽首」者，婦人肅拜爲正，今云扱地，則婦人之重拜也。猶男子之稽首，亦拜中之重，故以相況也。案《周禮·大祝》：「辨九拜：一曰稽首，二曰頓首，三曰空首，四曰振動，五曰吉拜，六曰凶拜，七曰奇拜，八曰褒拜，九曰肅拜。」鄭云：「稽首，拜頭至地也。頓首，拜頭叩地也。空首，拜頭至手，所謂拜手也。吉拜，拜而後稽顙，謂齊衰不杖以下者。言吉者，此殷之凶拜，周以其與頓首相近，故謂之吉拜云。凶拜，稽顙而後拜，謂三年服者。振動，謂戰栗變動之拜。」鄭大夫云：「奇拜，謂一拜也。褒讀爲報，報拜，再拜是也。」鄭玄謂：「一拜，答臣下拜。再拜，拜神與尸。」鄭司農云：「肅拜，但俯下手，今時撻是也。」但九拜之中四者是正拜，即稽首、頓首、空首、肅拜是也。稽首，拜中之重，是臣拜君之拜

也。頓首，平敵相與之拜。故《左氏傳》齊侯拜魯侯爲稽首，魯君答以頓首，齊於魯責稽首，答曰：「天子在，無所稽首。」是臣於君以稽首，故《燕禮》臣與君皆云稽首也。空首者，君答臣下拜也。肅拜者，婦人以肅拜爲正，若以男子於軍中亦肅拜，故《左氏傳》晉卻至云「敢肅使者」是也。餘五者皆依於正拜。振拜，鄭《公書》曰：「王動色變」者，是武王觀兵，白魚入王舟，王動色變，武王於時拜天神，爲此拜當稽首也。奇拜既爲一拜，是君答臣下之拜，當以附空首也。褒拜爲尸及神，亦當附稽首也。其吉拜，先吉拜爲頓首，後稽顙，則吉拜當附頓首也。凶拜爲先稽顙，後吉拜之，此周之三年之喪拜，後爲吉拜，當附稽首也。《左氏傳》穆嬴抱太子適趙氏，頓首於宣子者，私求法，故不爲肅拜。《喪小記》云「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」者，爲重喪，故亦不肅拜也。婦降堂，取筭菜人。祝曰：「某氏來婦，敢告于皇姑某氏。」奠菜于席，如初禮。降堂，階上也。室事交乎戶，今降堂者，敬也。於姑

① 「之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無。

② 「拜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動」。

言敢告，舅尊於姑。**疏**「婦降」至「初禮」○釋曰：此爲來

婦奠於姑，設於北坐之前，以見姑也。○注「降堂」至「於

姑」○釋曰：不直云「降」而云「降堂」者，則在階上，故云

「降堂，階上一也。云「室事交乎戶，今降堂者，敬也」者，

「室事交乎戶」，《禮器》文。彼子路與季氏之祭，云：「室事

交乎戶，堂事交乎階。」今此既是室之事，當交於戶，今乃

交於階，故言敬也。云「於姑言敢告，舅尊於姑」者，上文

於舅言「敢奠嘉菜」，不言告，^①是舅尊，於姑言告，是姑卑

也。婦出，祝闔牖戶。凡廟無事則閉之。**疏**注：凡

廟無事則閉之」○釋曰：先言牖後言戶者，先闔牖，後閉

戶，故爲文然也。以其祭訖則闔牖戶，明是無事則閉之，

以其鬼神尚幽闇故也。老醴婦于房中，南面，如

舅姑醴婦之禮。因於廟見禮之。**疏**釋曰：舅姑生

時，見訖，舅姑使贊醴婦於寢之戶牖之間。今舅姑没者，

使老醴婦於廟之房中，其禮則同，使老及處所則別也。○

注「因於廟見禮之」○釋曰：象舅姑生時，因見禮之，故此

亦因廟見禮之也。壻饗婦送者丈夫、婦人，如舅

姑饗禮。**疏**釋曰：舅姑存，舅姑自饗送者，如上文。

今舅姑没，故壻兼饗丈夫、婦人，如舅姑饗禮，并有贈錦

之等。

記。士昏禮，凡行事，必用昏昕，受諸

禰廟。辭無不腆，無辱。用昕，使者。用昏，壻也。

腆，善也。賓不稱幣不善，主人不謝來辱。**疏**「記士昏

至「無辱」○釋曰：凡言「記」者，皆經不備者也。○注「用

昕」至「來辱」○釋曰：云「用昕，使者」，謂男氏使向女家納

采，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五者，皆用昕。昕即明之始，君

子舉事尚早，故用朝日也。云「用昏，壻也」者，謂親迎時

也。知「辭無不腆」者，《郊特牲》云：「告之以直信。信，事

人也。信，婦德也。」注云：「此二者，所以教婦正直信也。」

是賓納徵之時，不得謙虛爲辭也。云「主人不謝來辱」者，

此亦是不爲謙虛，教女正直之義也。摯不用死，皮帛

必可制。摯，鴈也。皮帛，儷皮、束帛也。**疏**釋曰：云

「摯不用死」者，凡摯亦有用死者，是以《尚書》元缺起卷首止

此。云「三帛，二牲」，一死摯，即士摯雉。今此亦是士

禮，恐用死鴈，故云「不用死」也。云「皮帛必可制」者，可

制，恐用死鴈，故云「不用死」也。云「皮帛必可制」者，可

①「告」原作「吉」，據阮本改。

②「牲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生」。

制爲衣物，此亦是教婦以誠信之義也。 腊必用鮮，魚用鮒，必殽全。^①殽全者，不餒敗，^②不剥傷。

疏

「腊必」至「殽全」○注「殽全」至「剥傷」○釋曰：腊用鮮者，義取夫婦日新之義。云「魚用鮒」者，義取夫婦相依附者也。云「殽必全」者，義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理。此並據同牢時也。 女子許嫁，笄而禮之，稱字。許嫁，已受納徵禮也。笄女之禮猶冠男也，使主婦女賓執其禮。

疏「女子」至「稱字」○釋曰：女子許嫁，謂年十五已上至十九已下。案《曲禮》：「女子許嫁，纓。」有笄兼有纓，示有繫屬。此不言纓，文不具也。云「禮之，稱字」者，猶男子冠禮之稱字同。^③是以《禮記·喪服小記》云：「丈夫冠而不爲殤，婦人笄而不爲殤。」是其義同也。○注「許嫁」至

「其禮」^④○釋曰：知「許嫁，已受納徵禮也」者，以納采、問名、納吉三禮雖使者往來，未成交親，故《曲禮》云：「非受幣，不交不親。」鄭據納徵，唯未行請期、親迎也，二者要待女二十爲之。云「笄女之禮猶冠男也，使主婦女賓執其禮」者，案《雜記》云：「女雖未許嫁，年二十而笄，禮之，婦人執其禮。」鄭注云：「言婦人執其禮，明非許嫁之笄。」彼以非許嫁笄輕，故無主婦女賓，使婦人而已。明許嫁笄當

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，其儀如冠男也。又許嫁者用醴禮之，不許嫁者當用酒醢之，敬其早得禮也。 祖廟未毀，

教于公宮，三月。若祖廟已毀，則教于宗室。祖廟，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，以有總麻之親。就尊者之宮，教以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。宗室，大宗之家。

疏「祖廟」至「宗室」○注「祖廟」至「之家」○釋曰：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。經直云「祖廟」，鄭知，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，以有總麻之親者，以其諸侯立五廟，大祖之廟不毀，親廟四以次毀之。經云「未毀」與「已毀」，是據高祖之廟而言，故云「祖廟，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也」。共承高祖，是四世總麻之親。若三世共曾祖，曾祖，小功之親。若共祖，大功之親。若共祖，是齊衰之親。則皆教於公宮。今直言「總麻」者，舉最疏而言，親者自然教於公宮可知也。云「教以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」者，《昏義》

「必」字原誤重，據重刊嚴州本刪。
「餼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餼」。
「子」原本作「于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「禮」原作「禮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文，鄭彼注云：婦德，貞順也。婦言，辭令也。婦容，婉婉也。婦功，絲麻也。云「宗室，大宗之家」者，案《喪服小記》：繼別爲宗，謂別子之世適長子，族人來宗事之者。謂之宗者，收族者也。高祖之廟既毀，與君絕服者則皆於大宗之家教之。又小宗有四，或繼祖，或繼稱，或繼曾祖，或繼高祖，此等至五代皆遷，不就之教者，小宗卑故也。

問名，主人受鴈，還，西面對。賓受命，乃降。受鴈于兩楹間，南面，還于阼階上，對賓以女名。

疏問名「至」乃降」○注「受鴈」至「女名」○釋曰：此亦記

經不具者。案經直云：問名，如納采之禮，納采禮中無主人西面對事，故記之也。知「受鴈於兩楹間，南面」者，納采時，賓當阿東面致命，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，又云授于楹間南面。問名如納采之禮，故亦楹間南面授鴈，於彼唯不云「西面」，^①故記之也。云「還于阼階上」，^②對賓以女名者，此即西面對，與拜時北面異處也。祭醴，始

扱壹祭，又扱再祭。賓右取脯，左奉之，乃歸，執以反命。反命，謂使者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，還報於壻父。

疏「祭醴」至「反命」○釋曰：云「祭醴」者，

謂贊醴婦之時，禮成於三，其爲三祭之時，始祭醴云初，故始扱壹祭，後祭醴又扱爲再祭也。^③云「賓右取脯，左奉之，乃歸」者，經直云：降筵北面坐取脯，不言用左右手，故記之也。云「右取脯，左奉之」者，謂先用右手取得脯，乃用左手兼奉之以降，授從者於西階下，乃歸，執以反命。

○注「反命」至「壻父」○釋曰：知反命是此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者，以下云：凡使者歸，反命曰「某既得將事矣，敢以禮告」。言「凡」非一，則知四者皆有反命也。以納采與問名同使，親迎又無使者，故據此四者而言也。納

徵，執皮，攝之，內文，兼執足，左首。隨人，西上，參分庭，在南。攝猶辟也。兼執足者，左手執前兩足，右手執後兩足。左首，象生。《曲禮》曰：執禽者左首。隨人，爲門中阨狹。西上，中庭位併。

疏「納

① 面下，曹校云疑脫，對字。

② 「于」原本作「子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③ 「始祭醴」至「再祭也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始祭禮之初故云始扱一祭及又扱則分爲兩故云又扱再祭是爲三也」。曹校云：「禮云」當從今本作「禮之」，又扱「下當從今本增「分」字。

徵」至「在南」○釋曰：案經直云「納徵，玄纁束帛、儷皮，如納吉禮」，則授幣得如授鴈之禮，至於庭實之皮，無可相如，故記之。○注「攝猶」至「位併」○釋曰：執皮者相隨而入，至庭北面，皆以西爲左，一手執兩足，毛在內，故云「內文」。云「左首，象生」者，案《聘禮》執皮者皆左首，此亦執皮而左首，故云「象生」。與執禽者同，故引《曲禮》「執禽者左首」爲證。必象生者，取婦人生息之義。云「隨入，爲門中阨狹」者，皮皆橫執之。案《匠人》云：「廟門容大扃七個。」注云：「大扃，牛鼎之扃，長三尺，①每扃爲一個，七個二丈一尺。」彼天子廟門。此士之廟門，降殺，其小，故云「門中阨狹」，故隨入得並也。②云「西上，中庭位併」者，俱北面西上也。賓致命。釋外足，見文。主人受幣。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，自左受，遂坐攝皮，逆退，適東壁。賓致命，主人受幣，庭實所用爲節。上，謂若中上、下上不命者，以主人爲官長。自，由也。疏「賓致」至「東壁」○釋曰：此亦爲經不見主人之上受皮之事，故記之也。云「釋外足」者，據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，足遠身爲外，受之則文見，③故釋外足見文也。云「士受皮」者，取皮自東方。出于後者，謂自東方出於執

皮者之後，至於左，北面受之，故云「自左受」也。云「逆退」者，一人相隨，自東而西，今以後者先向東行，故云「逆退」也。○注「賓致」至「由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賓致命，主人受幣，庭實所用爲節」者，以其上經納徵授幣如納吉之禮，其目已具。今言之者，爲執皮者釋外足見文，及士受皮時節不見，故云賓堂上致命時，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；主人堂上受幣時，主人之上於堂下受取皮，是其庭實所用爲節也。云「士，謂若中士、下士不命者」，但諸侯之士，國皆二十七人。依《周禮》·典命《侯伯之士一命，子男之士不命。命與不命，國皆分爲三等：上九，中九，下九。案《周禮》三百六十官皆有官長，其下皆有屬官。但天子之上，上士三命，中士再命，下士一命，與諸侯之士異。若諸侯上、中、下士同命。今言士，謂若中士、下士不命者，據上士爲官長者。若主人是中士，則上是下士。若主人是下士，則士是不命之上、府史之等。此不命與子男之士不命者別，彼雖不得君簡策之命，仍得人君口命爲士。此則不得君命，

①「尺」原作「人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②「得上」，曹校云脫「不」字。

③「受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釋」。

是官長自辟除者也。案《既夕》宰舉幣是士之府史，則庭實胥徒爲之。云「自，由也」者，謂由執皮者之左受之也。

父體女而俟迎者，母南面于房外。女既次，純

衣，父體之于房中，南面，蓋母薦焉，重昏禮也。女奠爵于

薦東，立于位而俟壻。①壻至，父出，使擯者請事。母出

南面房外，示親授壻，且當戒女也。**疏**，父體「至「房外」

○注「女既」至「女也」○釋曰：此亦前經不具，故記之。云

「女既次，純衣，父體之于房中，南面」者，見於上文。云

「蓋母薦焉」者，舅姑共饗婦，姑薦脯醢，故知父母體女亦

母薦脯醢，重昏禮，故母薦也。云「女奠爵于薦東，立于位

而俟壻」者，案《上冠》禮子與醢子及此篇禮賓、禮婦皆奠

爵于薦東，明此亦奠薦東也。云「壻至，父出，使擯者請

事」者，見於上文。云「母出南面房外，示親授壻，且當戒

女也」者，並參下文而言也。女出于母左，父西面

戒之，必有正焉，若衣若笄。母戒諸西階

上，不降。必有正焉者，以託戒使不忘。**疏**，女出「至

「不降」○釋曰：此記亦經不具。以母出房戶之西南面，女

出房西行，故云「出于母左」。父在阼階上，西面，故因而

戒之。云「母戒諸西階上」者，母初立房西，女出房，母行

至西階上，乃戒之也。○注「必有」至「不忘」○釋曰：云

「託戒使不忘」者，謂託衣笄恒在身而不忘，持戒亦然，故

戒使不忘也。②下文父母及庶母重行戒者，③並與此文相

續成也。此士禮，父母不降送。案桓公三年經書：「九月，

齊侯送姜氏于譚。《穀梁傳》曰：「禮，送女，父不下堂，母

不出祭門。」祭門則廟門，言不出廟門，則似得下堂者，彼

諸侯禮，與此異。以其大夫、諸侯、天子各有昏禮，故不同

也。婦乘以几。從者二人坐持几，相對。持

几者，重慎之。**疏**，婦乘以几○注「持几者重慎之」○釋

曰：上經雖云「婦乘以几」，不見從者二人持之，故記之也。

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，若王后則履石，大夫、諸侯亦應有

物履之，但無文以言。今人猶用臺，是石几之類也。④

婦人寢門，贊者徹尊罍，酌玄酒，三屬于尊，

棄餘水于堂下階間，加勺。屬，注也。玄酒，澆水

①「俟」原本作「俟」，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②「戒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託」字。

③「行」，單疏、毛本俱作「云」。

④「石几」，阮校引段玉裁云：「石几」爲「几石」之誤。

貴新，昏禮又貴新，故事至乃取之，三注于尊中。

疏「婦

人」至「加勺」○釋曰：經中唯置酒尊，不見徹冪以下事，故記之。○注「屬注」至「尊中」○釋曰：經云「酌玄酒，三注於尊」，謂於外器中酌取此澆水，三度注於玄酒尊中，禮成於三，故三注之也。云「玄酒，澆水貴新」者，案《郊特牲》云「明水澆齊，貴新也」，又云「凡澆，新之也」，是禮有貴新也。今昏禮事至乃取之，故云貴新也。^①若然，禮有玄酒、澆水、明水三者，各逐事物生名。玄酒據色而言，澆水據新取為號，其實一也。以上古無酒，用水為酒，後代雖有酒，用之配尊，不忘本故也。明水者，案《周禮·秋官·司烜氏》云：「以陰鑒取明水於月。」《郊特牲》云「其謂之明水也，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」，注云：「著猶成也。言主人齊絜，此水乃成可得也。」配尊之酒，三酒加玄酒，鬱鬯與五齊皆用明水配之。《郊特牲》云「五齊加明水，三酒加玄酒」，不言鬱鬯者，記人文略也。相對，玄酒與明水別，通而言之，明水亦名玄酒。故《禮運》云「玄酒在室」，彼配鬱鬯五齊，是明水名為玄酒也。以其俱是水，故通言水也。若天子、諸侯祭祀，得鬱鬯與五齊、三酒並用。卿大夫、士祭直用三酒與玄酒，無五齊與鬱鬯。又明水若生人相禮

不忘本，亦得用，以其用醴，醴則五齊之中醴齊之類也。

筭，緇被纁裏，加于橋。舅荅拜，宰徹筭。

被，表也。筭有衣者，^②婦見舅姑，以飾為敬。橋，所以廢

筭，其制未聞。今文「橋」為「鎬」。**疏**「筭緇」至「徹筭」○

釋曰：上經雖云筭，不言表裏加飾之事，故記之也。婦

席薦饌于房。醴婦、饗婦之席薦也。**疏**「婦席薦饌于

房」○注「醴婦」至「薦也」○釋曰：此亦於經不見，故記之。

但醴婦時唯席與薦，無俎，其饗婦非直有席薦，并有俎。

俎則不饌于房，從鼎升于俎，人設于席前。今據醴婦時同

有席與薦饌于房中者而言也。饗婦，姑薦焉。舅姑

共饗婦，舅獻爵，姑薦脯醢。**疏**「饗婦姑薦焉」○釋曰：經

直言「舅姑共饗婦以獻之禮」，時同自明，不言姑薦，故

記之也。婦洗在北堂，直室東隅，筐在東，北

面盥。洗在北堂，所謂北洗。北堂，房中半以北。洗南

北直室東隅，東西直房戶與隅間。**疏**「婦洗」至「面盥」○

^①「云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又」字。

^②「衣」，阮校云：「聶氏作「表」。」

釋曰：經唯言「北洗」，不言洗處及篚，故記之也。○注「洗在二至」，隅間。○釋曰：房與室相連爲之，房無北壁，故得北堂之名，故云「洗在北堂」也。云「所謂北洗」者，所謂經中北洗也。①云「北堂，房半以北」者，②以其南堂是戶外，半以南得堂名，則堂是戶外之稱，③則知此房半以北得堂名也。知房無北戶者，見上文云尊于房戶之東，房有南戶矣。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，立于房中。不言入房，是無北壁而無戶，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也。云「洗南北直室東隅」者，是南北節也。云「東西直房戶與隅間」者，是東西節也。婦酢舅，更爵，自薦。更爵，男女不相因也。

疏「婦酢舅更爵自薦」○釋曰：謂舅姑饗

婦時舅獻姑薦。④今婦酢舅，婦自薦之，嫌別人薦，故記之也。不敢辭洗，舅降則辟于房，不敢拜洗。不敢與尊者爲禮。

疏「不敢至」拜洗○釋曰：此事當在

婦酢舅之上，退之在下者，欲見酬酒洗時亦不辭故也。此對《士冠》、《鄉飲酒》之等主與賓爲禮皆辭洗，此則不敢也。此事於經不見，故記之也。凡婦人相饗，無降。

姑饗婦人送者于房，無降者，以北洗篚在上。

疏「凡婦人

相饗無降」○注「姑饗」至「在上」○釋曰：本設北洗，爲婦

人，有事不下堂。今以北洗及篚在上，故不降。經不言，故記之也。言「凡」者，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，故言凡也。婦人三月，然後祭行。人夫之室三月之後，於祭乃行，謂助祭也。

疏「婦人」至「祭行」○注

「人夫」至「祭也」○釋曰：此據舅在無姑，或舅沒姑老者。

若舅在無姑，三月不須廟見，則助祭。案《內則》云「舅沒

則姑老」者，謂姑六十亦傳家事，任長婦。婦人三月，廟見

祭菜之後，亦得助夫祭，故鄭云「謂助祭也」。此亦謂適

婦，其庶婦無此事。亦以經不見，故記之也。庶婦，則

使人醯之，婦不饋。庶婦，庶子之婦也。使人醯之，

不饗也。酒不酬酢曰醯，亦有脯醢。適婦酌之以醴，尊

之；庶婦酌之以酒，卑之，其儀則同。不饋者，共養統於適

也。**疏**「庶婦」至「不饋」○注「庶婦」至「適也」○釋曰：不

①「所謂經中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經中所謂」。

②「房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中」字。

③「之」上，曹校云：似脫「半以南」三字，即《士喪》注所謂「中以南謂之堂」也。

④「時舅獻」，原作「獻時舅」，今據毛本改。

饗者，以適婦不醮而有饗，今使人醮之，以醮替饗，故「使人醮之，不饗也」。云「酒不酬酢曰醮者，亦如庶子醮然。知亦有脯醢」者，以其饗婦及醮子皆有脯醢，故知亦有脯醢也。云「其儀則同」者，適婦用醴，於客位東面拜受醴，贊者北面拜送，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，亦東面拜受，醮者亦北面拜送，故云「其儀則同」也。云「不饋者，其養統於適也」者，謂不盥饋特豚，以其共養統于適婦也。昏辭曰：「吾子有惠，貺室某也。」昏辭，擯者請事告之辭。吾子，謂女父也。稱有惠，明下達。貺，賜也。室猶妻也。子謂「公治長可妻也」。某，婿名。

疏「昏辭」至

「某也」○注「昏辭」至「婿名」○釋曰：鄭知昏辭是「擯者請事告之辭」者，以其言「吾子有惠，貺室某也」，是使告主人之辭，明知是擯者出門請事，使者告之辭也。知「吾子，謂女父」者，使人告擯者，稱前已有惠，貺其妻於婿某，申明是女父，乃得以女許人，故知吾子女父也。云「明下達」者，此擯者稱有惠貺室，即婿家舊已有辭下達女家，見許，今得言「貺室」也，故引上文「下達」以釋此也。引「子謂公治長可妻也」者，證以女許人稱貺室，室猶妻也。某有先人之禮，使某也請納采」。某，婿父名也。某

也，使名也。

疏「某有」至「納采」○注「某婿」至「名也」○

釋曰：此亦是使者門外通連上語告擯者之辭也。以其使者稱向主人擯者，故知上某是婿父，下某是使者名也。

對曰：「某之子蠢愚，又弗能教。吾子命之，某不敢辭。」對曰者，擯出納賓之辭。某，女父名也。吾子，謂使者。今文「弗」爲「不」，^①無「能」字。

疏

「對曰」至「敢辭」○注「對曰」至「能字」○釋曰：鄭知「對曰者，擯出納賓之辭」者，以其上文賓告擯者辭，下經致命主人，明此是中間擯者出領賓告者辭。^②下經致語人告主人，^③擯者又領主人此語，以告使者知也。致命，曰：

「敢納采。」問名，曰：「某既受命，將加諸卜，敢請女爲誰氏？」某，使者名也。誰氏者，謙也，不必其主人之女。

疏「致命曰敢納采」○釋曰：此使

者升堂致命於主人辭。若然，亦當有主人對辭，如納徵致

①「今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古」。

②「擯者出領賓告者辭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擯者出納賓告之辭」。

③「致語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出請」。

命主人對辭，不言之者，文不具也。問名，賓在門外請問名，主人許。無辭者，納采，問名同使，前已相親，於納采許昏訖，故於問名略，不言主人所傳辭也，是以於此直見賓升堂致命主人之辭也。自此已下有納吉、納徵、請期之等，皆有門外賓與摯者傳辭，及升堂致命，主人對，或理有不須而言，^①或理須辭而文不具，以情商度，義可皆知也。

○注「某使至之女」○釋曰：知「某，使者名也」者，以使者對主人稱「某既受命」，明是使者之名也。云「誰氏者，謙也」者，以其下達乃納采，則知女之姓矣，今乃更問主人女為誰氏者，恐非主人之女，假外人之女收養之，是謙，不敢必其主人之女也。其本云問名，而云誰氏者，婦人不以名行，明本不問女之三月名，此名即姓號之名。若《尚書》孔注云：「虞氏，舜名。」舜為謚號，猶為名解之，明氏姓亦得為名。若然，本問名上氏姓，故云誰氏也。對曰：

「吾子有命，且以備數而擇之，某不敢辭。」卒曰某氏，不記之者，明為主人之女。

疏

「對曰至「敢辭」

○釋曰：云「吾子有命」者，正謂行納采，問名，使者將命來，是已有命來擇，即是「且以備數而擇之」也。○注「卒曰至之女」○釋曰：云「卒曰某氏」者，主人終卒對客之

辭，當云某氏對使也。云「不記之者，明為主人之女」者，若是他女，當稱女氏以荅。今不言之者，明是主人之女。容舊知之，故不對，是以云「明為主人之女」也。醴，

曰：「子為事故，至於某之室。某有先人之禮，請體從者。」言從者，謙不敢斥也。今文「於」為

「于」。對曰：「某既得將事矣，敢辭。」將，行。

「先人之禮，敢固以請。」主人辭。固，如故。「某辭不得命，敢不從也」。賓辭也。不得命者，不得

許己之命。納吉，曰：「吾子有貺命，某加諸

卜，占曰吉，使某也敢告。」貺，賜也。賜命，謂許

以女名也。某，婿父名。**疏**注「貺賜至父名」○釋曰：

知某是婿父名者，以其云「命某加諸卜」，是婿父卜，故知某是婿父名。對曰：「某之子不教，唯恐弗堪。」

子有吉，我與在，某不敢辭。」與猶兼也。古文

「與」為「豫」。**疏**對曰至「敢辭」○注「與猶兼也」○釋

①「而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曰：「云我與在」，以其夫婦一體，夫既得吉，婦吉可知，故云我兼在名吉中也。① 納徵，曰：「吾子有嘉命，

貺室某也。某有先人之禮，儷皮束帛，使某也請納徵。」致命，曰：「某敢納徵。」對曰：

「吾子順先典，貺某重禮，某不敢辭，敢不承命。」典，常也，法也。疏，納徵至「承命」○釋曰：「吾

子有命」以下至「請納徵」，是門外向擯者辭也。云「致命，

曰：「某敢納徵」者，是所升堂致命辭也。云「對曰」者，是

堂上主人對辭也。請期，曰：「吾子有賜命，某

既申受命矣。惟是三族之不虞，使某也請

吉日。」三族，謂父昆弟、己昆弟、子昆弟。虞，度也。不

億度，謂卒有死喪，此三族者，己及子皆為服期，期服則踰

年，欲及今之吉也。《雜記》曰：「大功之末，可以冠子、嫁

子。」疏「請期」至「吉日」○釋曰：云「某既申受命矣」者，

申，重也，謂前納采已後，每度重受主人之命也。云「惟是

三族之不虞，使某也請吉日」者，今將成昏，須及吉時，但

吉凶不相干，若值凶，不得行吉禮，故云惟是三族死生不

可億度之事，若值死時，則不得娶，及今吉時，使某請吉日

以成昏禮也。○注「三族」至「嫁子」○釋曰：鄭知三族是

父、己、子三者之昆弟者，若大功之喪，服內不廢成禮，若

期親內則廢，故舉合廢者而言。以其父昆弟則伯叔及伯

叔母，己昆弟則己之親兄弟，子昆弟則己之適子、庶子者，

皆己之齊衰期服之內親，故三族據三者之昆弟也。引《雜

記》者，見大功小功之末，既葬則可以嫁子、娶妻，經曰「三

族，不據之矣。今據父之昆弟期，於子小功，不得與子娶

妻。若於子期，於父小功，亦不得娶妻。知今皆據壻之父

而言。若然，己父昆弟於子為小功，而言此三族者，己與子

皆為服期者，亦據大判而言耳。對曰：「某既前受

命矣，唯命是聽。」前受命者，申前事也。曰：「某

命某聽命于吾子。」曰某，壻父名也。對曰：「某

固唯命是聽。」使者曰：「某使某受命，吾子

不許，某敢不告期。」曰某日。某，吉日之甲乙。

疏注，某吉日之甲乙○釋曰：云「曰某日」者，是使者付

主人吉日之辭。②云「某，吉日之甲乙」者，謂以十日配十

①「名」，阮本作「占」，《通解》無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付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傳」。

二辰，若云甲子、乙丑、丙寅、丁卯之類。故鄭略舉甲乙而言之也。對曰：「某敢不敬須。」須，待。凡使者

歸，反命，曰：「某既得將事矣，敢以禮告。」

告禮，所執脯。^①**疏**注「告禮所執脯」○釋曰：知禮是所

執脯者，上文禮賓，賓皆北面取脯，降授從者。今此云歸

以反命，故知禮是所執脯也。主人曰：「聞命矣。」

父醯子，子，壻。**疏**「父醯子」○釋曰：女父禮女用醴，

又在廟。父醯子用酒，又在寢。不同者，父禮女者，以先

祖遺體許人，以適他族，婦人外成，故重之而用醴，復在廟

告先祖也。男子直取婦入室，無不反之，故輕之而用酒，

在寢。知醯子亦不在廟者，若在廟，以禮筵於戶西，右几，

布神位，今不言，故在寢可知也。命之，曰：「往迎

爾相，承我宗事。」相，助也。宗事，宗廟之事。舅

帥以敬先妣之嗣，若則有常。」舅，勉也。若猶女

也。勉帥婦道，^②以敬其為先妣之嗣。女之行則當有常，

深戒之。《詩》云：「大姒嗣徽音。」**疏**「舅帥」至「有常」○

注「舅勉」至「徽音」○釋曰：云「以敬其為先妣之嗣」者，謂

婦人入室，使之代姑祭也。《詩》云：「大姒嗣徽音」者，

《大雅·文王》詩。大姒者，文王妃。嗣，繼。徽，美也。娶大姒，明以繼先妣美音也。引之者，證敬其為先妣之嗣

也。子曰：「諾。唯恐弗堪，不敢忘命。」賓

至，摯者請，對曰：「吾子命某，以茲初昏，

使某將，請承命。」賓，壻也。命某，某，壻父名。茲，

此也。將，行也。使某行昏禮來迎。**疏**「賓至」至「承命」

○注「賓壻」至「來迎」○釋曰：云「命某，某，壻父名」者，以

其經有一某，「命某」者，是壻自稱之，^③以對摯者也。經

云「使某」者，^④是壻名，故不言也。對曰：「某固敬

具以須。」父送女，命之，曰：「戒之敬之，夙

夜毋違命。」夙，早也，早起夜臥。命，舅姑之教命。古

文「毋」為「無」。**疏**「父送」至「違命」○釋曰：上送女之

時，父母俱戒訖，今此記人又云此戒者，當同是送女時，并

①「告」，阮校云：《通典》無「告」字。玩疏意，似亦無

「告」字。

②「婦道」，阮校引張淳云當作「道婦」。

③「之」，曹校云各本作「父」是。

④「經」，曹校云當為「繼」。

有此戒，續成前語。^①庶母所戒亦然。以前後語時不同，故記人兩處記之。但父戒之，使無違舅命；母戒之，使無違姑命，故父云「命」，母云「戒」也。然若此注有云「命舅姑之教命」，^②有「姑」字者，傳寫誤也。云「古文毋爲無」，不從者，以許氏《說文》毋爲禁辭，故從經今文毋爲正也。母施衿結帨，曰：「勉之敬之，夙夜無違宮事。」帨，佩巾。**疏**，宮事，一〇釋曰：則姑命婦之事，若

《內宰職》云后教六宮，婦人稱宮故也。庶母及門內，

施鞶，申之以父母之命。命之曰：「敬恭聽，宗爾父母之言。夙夜無愆，視諸衿鞶。」

庶母，父之妾也。鞶，鞶囊也。男鞶革，女鞶絲，所以盛帨巾之屬，爲謹敬。申，重也。宗，尊也。愆，過也。諸，之也。示之以衿鞶者，皆託戒使識之也。不示之以衣笄者，尊者之戒，不嫌忘之。視乃正字，今文作「示」，俗誤行之。

疏，庶母「至」衿鞶，一〇注「庶母」至「行之」一〇釋曰：云「男

鞶革，女鞶絲」者，《內則》文。男女用物不同，故并引男子鞶革，於經無所當也。云「所以盛帨巾之屬，爲謹敬」者，案《內則》云：「箴、管、線、纁，施鞶表。」鄭云：「鞶表，言施，明爲箴、管、線、纁有之。」是鞶以盛帨巾之屬。此物所以

供事舅姑，故云謹敬也。云「不示之以衣笄者，尊者之戒，

不嫌忘之」者，前文父戒以衣笄，此經母施衿結帨，庶母直示之以衿鞶，不示以衣笄，故鄭決之也。云「視乃正字，今

文作示，俗誤行之」者，案《曲禮》云：「童子常視毋誑。」注云：「視，今之示字。」彼注破視從示，此注以視爲正字，以

示爲俗誤，不同者，但古文字少，故眼目視瞻，^③與以物示人，皆作視字，故此注云視乃正字。今文作示，是俗人以

今示解古視，故云誤也。彼注云「視今之示字」者，以今曉古，故舉今文示而言，兩注相兼乃具也。壻授綬，姆

辭曰：「未教，不足與爲禮也。」姆，教人者。宗

子無父，母命之。親皆沒，己躬命之。宗子

者，適長子也。命之，命使者。母命之，在《春秋》「紀裂繻

來逆女」是也。躬猶親也，親命之，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

幣是也。言宗子無父，是有父者，^④禮七十而傳，八十

齊喪之事不及。若是者，子代其父爲宗子，其取也，父命

①「語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文」。

②「然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若然」。

③「目」原作「日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④「有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有一」下重出「有一」字，《集釋》脫。

之。**疏**「宗子」至「命之」○注「宗子」至「命之」○釋曰：云「宗子者，適長子也」者，案《喪服小記》云：「繼別宗，^①繼禰者爲小宗。」大宗、小宗皆是適妻所生長子也。云「命之，命使者」者，謂納采已下至請期五者，皆命使者也。云「母命之，在《春秋》」紀裂繻來逆女」是也」者，案隱二年經書：「秋九月，紀裂繻來逆女。」《公羊傳》曰：「裂繻者何？紀大夫也。何以不稱使？昏禮不稱主人。」何休云：「爲養廉遠恥也。」又云：「然則曷稱？稱諸父兄師友。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，則其稱主人何？辭窮也。辭窮者何？無母也。」休注云：「禮，有母，母當命諸父兄師友，稱諸父兄師友以行。宋公無母，莫使命之，辭窮，故自命之。自命之，則不得不稱使。」又云：「然則紀有母乎？曰有。有則何以不稱母？母不通也。」休注云：「禮，婦人無外事，但得命諸父兄師友，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。母命不得達，故不得稱母通使文，所以遠別也。」服注亦云：「不稱主人，母命不通，故稱使。」^②婦人無外事。若然，直命使子之父兄師友，^③使命使者，不自親命使者。此注云「命之，命使者」，似母親命者，鄭略言之，其實使子父兄師友命使者也。云「躬，猶親也，親命之，則「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」是也」者，成八年文。義取《公羊傳》，如向說舉納幣，其餘使

親命之也。^④云「言宗子無父」至「不及」者，案《曲禮》：「七十曰老而傳。」注云：「傳家事在子孫，^⑤是謂宗子之父。」又《王制》云：「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。」^⑥注云：「八十不齊，則不祭也。子代之祭，是謂宗子不孤。」二者皆是宗子有父，雖主家事，其昏事則父命使者也。支子，則稱其宗。支子，庶昆弟也。稱其宗子命使者。**疏**「支子則稱其宗」○釋曰：云「稱其宗」者，謂命使者，當稱宗子以命之，以大、小宗皆然也。弟，稱其兄。^⑦弟，宗子之母弟。**疏**「弟則稱其兄」○注「弟宗子之母弟」○釋曰：知此弟是宗子同母弟者，以上支子謂庶昆弟，稱其宗子命使者，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。若不親迎，則婦人三月然後壻見，曰：「某以得爲外昏姻，請

- ①「別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，毛本有「爲」字。
- ②「稱」上，曹校云脫「不」字。
- ③「使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- ④「使」，曹校云或「自」之誤。
- ⑤「在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在」爲「任」之譌。
- ⑥「喪」原作「衰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- ⑦「弟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，楊氏有「則」字。

覲。」女氏稱昏，壻氏稱姻。覲，見。^①疏「若不」至「請

覲」○釋曰：上已言親迎，自此已下至篇末，論壻不親迎，過三月及壻往見婦父母事也。^②必亦待三月者，亦如三月婦廟見，一時天氣變，婦道成，故見外舅姑。自此至「敢不從」，並是壻在婦家大門外與摯者請對之辭。○注「女氏」至「覲見」○釋曰：「女氏稱昏，壻氏稱姻」者，《爾雅·釋親》文。所以別男女，則男曰昏，女曰姻者，義取壻昏時往娶，女則因之而來。及其親，則女氏稱昏，男氏稱姻，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，因得見之故也。主人對曰：

「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，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，是以未敢見。今吾子辱，請吾子之就宮，某將走見。」主人，女父也。以白造緇曰辱。疏

「主人」至「走見」○釋曰：云「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」者，前祭之夕濯漑祭器，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，未得祭祀，故未敢相見也。云「請吾子之就宮」者，使壻還就家，是欲往就見也。○注「主人」至「曰辱」○釋曰：云「以白造緇曰辱」者，謂以絮白之物造置於緇色器中，^③是汙白色。猶今賓至已門，亦是屈辱，故云「以白造緇曰辱」也。對

曰：「某以非他故，不足以辱命，請終賜見。」非他故，彌親之辭。命，謂將走見之言。今文無「終賜」。^④疏「對曰」至「賜見」○注「非他」至「終賜」○釋曰：

此壻對摯者辭。云「非他故，彌親之辭」者，上摯云「得爲外昏姻」，是相親之辭，今又云「非他故」，是爲壻而來見，彌相親之辭也。對曰：「某得以爲昏姻之故，^①不敢固辭，敢不從。」不言外，亦彌親之辭。古文曰

「外昏姻」。主人出門左，西面。壻入門，東面。奠摯，再拜，出。出門，出內門。入門，入大門。出內門不出大門者，異於賓客也。壻見於寢。奠摯者，壻有子道，不敢授也。摯，雉也。疏「主人」至「拜出」○注

「出門」至「雉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出內門」、「入大門」者，以大

①「見」下，阮校云：嚴州本、徐本皆有「也」字。

②「及壻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壻乃」。

③「置」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之」。

④「得以」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、毛本作「以得」。

《聘禮》凡見賓客及上親迎皆於廟者，^①聘禮敬賓客，故在廟。親迎在廟者，以先祖之遺體許人，故在廟。此壻見外舅姑，非賓，非親迎，故知在適寢也。云「奠摯者，壻有子道，不敢授也」者，凡執摯相見，皆親授受，此獨奠之，象父子之道質，故不親授，奠之而已。云「摯，雉也」者，以其士執雉，是其常也。壻者以摯出，請受。欲使以賓客禮相見。

疏 壻者以摯出，請受。○注「欲使」至「相見」○

釋曰：案《聘禮》賓執摯入門右，從臣禮，^②辭之乃出，由門左西進，北面從賓客禮。此亦然，故知所「請受」者，請退從賓客相見受之。壻禮辭，許，受摯，入。主人

再拜受，壻再拜送，出。出，已見女父。**疏**「壻禮」

至「送出」○注「出已見女父」○釋曰：云「受摯，入」者，亦如《聘禮》受摯乃更西人也。云「出，已見女父」者，以其相見訖，擬出，更與主婦相見也。見主婦，主婦

闔扉，立于其內。主婦，主人之婦也。見主婦者，

兄弟之道，宜相親也。闔扉者，婦人無外事。扉，左扉。

疏「見主」至「其內」○注「主婦」至「左扉」○釋曰：云

「見主婦者，兄弟之道，宜相親也」者，《爾雅》「母與妻之

黨為兄弟」，故知主婦於壻者，兄弟之道也，故云「宜相親也」。云「闔扉者，婦人無外事」者，婦人送迎不出門，見弟不踰闔，^③是無外事也。云「扉，左扉」者，《士喪禮》卜葬云：「闔東扉，主婦立于其內。」既言東扉，即是左扉，故知是左扉也。壻立于門外，東面。主婦一拜，壻荅再拜，主婦又拜。壻出。必先一拜者，婦人於丈夫必俠拜。主人請醴，及揖讓入，醴以一獻之禮。主婦薦，奠酬，無幣。及，與也。無幣，異於賓客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無幣」○注「及與」至「賓客」○釋曰：訓及為與者，以主人與壻揖讓而入寢門，升堂醴壻，故訓及為與也。云「無幣，異於賓客」者，上《冠禮》醴賓酬之以幣，《昏禮》饗賓酬以束錦，《燕禮》《大射》酬賓客皆有幣，此無幣，故云「異於賓客」也。

- ①「上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士」。
- ②「從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君」字，陳本空一字。
- ③「見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無，毛本「見」下有「兄」字。

增出，主人送，再拜。

儀禮卷第二 經二千五百七十三 注三千六百三十

儀禮疏卷第六 元缺第一葉、第二葉，今補。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儀禮疏卷第七 儀禮卷第三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士相見禮第三疏「士相見禮第三」○鄭《目錄》云：

「士以職位相親，始承摯相見禮。」①《雜記》會葬禮曰：「相見也，反哭而退。朋友，虞祔而退。」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，大小戴及《別錄》皆第三。○釋曰：鄭云，士以職位相親，始承摯相見者，釋經亦有大夫及庶人見君之禮，亦士見大夫之法，獨以「士相見」為名者，以其兩士職位不殊，同類昵近，故以「士相見」為首。云，《雜記》「相見也」，②反哭而退。朋友，虞祔而退者，以送葬之禮，恩厚者退遲，恩薄者退疾。引之者，證有執摯相見之義也。云「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」者，案《周禮》·大宗伯「五禮，賓禮之別有八：春朝、夏宗、秋覲、冬遇、時會、殷同，此六者是五等諸侯見天子，兼有自相朝覲之禮。」③彼又云「時聘曰問，殷

覲曰視」，二者是諸侯使臣出聘天子及自相聘之禮，並執玉帛而行，無執禽摯之法。此屬直新升為士大夫之等，同國執禽摯相見及見君之禮，雖非出聘，亦是賓主相見之法，故屬賓禮也。且士卑，唯得作介，從君與卿大夫出向他國，無身自聘問之事。案《周禮》行夫是士官，其有「美惡無禮」，特行無介，始得出向他邦，亦非聘問之法也。然昏、冠及喪、祭，尊卑各自有禮，及執摯相見，唯有此《士相見》。其篇內含卿大夫相見，以其新升為士，或上自相見，或士往見卿大夫，或卿大夫下見士，或見己國君，或上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。新出仕從微至著，以士為先後，更有功乃升為大夫已上，故以士為總號也。又天子之孤卿、大夫，士與諸侯之孤卿、大夫，士執摯既同，相見之禮亦無別也。

儀禮 鄭氏注

士相見之禮。摯，冬用雉，夏用牯。左

①「禮」上，阮校云：《釋文》有「之」字。

②「記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會葬禮曰」四字。

③「覲」，曹校云衍字。

頭奉之，曰：「某也願見，無由達。某子以命命某見。」摯，所執以至者。君子見於所尊敬，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。士摯用雉者，取其耿介，交有時，別有倫也。雉必用死者，爲其不可生服也。夏用脰，備腐臭也。左頭，頭，陽也。無由達，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。某子，今所因緣之姓名也。以命者，稱述主人之意。今文「頭」爲「脰」。

疏

「士相見」至「某見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送

于門外再拜」，論士與士相見之事也。云「某也願見，無由達」者，謂新升爲士，欲見舊爲士者，謂久無紹介中間之人達彼此之意，雖願見，無由得與主人通達相見也。云「某子以命命某見」者，某子是紹介中間之人姓名，以主人之命命，某是賓之名，命某來見主人也。案《少儀》「始見君子者，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」，謂以卑見尊法。彼又云「敵者曰：某固願見於將命者」，此兩士相見，亦是敵者，不言「願見於將命者」者，此既言「願見，無由達」，見敵者始欲相見。案下文及還摯者皆云「於將命者」，^①明此亦有「願見於將命者」，不言者，文不具也。○注「摯所」至「爲脰」○釋曰：云「摯，所執以至者」，摯得訓爲至。升爲士者，^②元缺一字。彼人相見，欲相尊敬，必執禽鳥始得至，

故云「摯，所執以至者」也。云「士摯用雉」者，對大夫已上所執羔、鴈不同也。云「取其耿介，交有時，別有倫也」者，倫，類也。交接有時，至於別後，則雄雌不雜，謂春交秋別也。士之義亦然，義取耿介不犯於上也。云「雉必用死者，爲其不可生服也」者，經直云「冬用雉」，知用死雉者，《尚書》云「三帛、二牲、一死摯」。^③則雉，義取耿介，爲君致死也。云「夏用脰，備腐臭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庖人》云：「春行羔豚，夏行脰鱸。」鄭云：「脰，乾雉。鱸，乾魚。」脰鱸，曝熟而乾，乾則不腐臭，故此取「不腐臭」也。冬時雖死，形體不異，故存本名，稱曰「雉」。夏爲乾脰，形體異，故變本名稱曰「脰」也。云「左頭，頭，陽也」者，《曲禮》云「執禽者左首」，雉與羔、鴈同是合生執之物，以不可生服，故殺之。雖死，猶尚左以從陽也。云「某子，今所因緣之姓名也」者，謂紹介之姓名。云「以命者，稱述主人之意者，言紹介之人稱述主人之辭意傳來賓也。云「今文頭爲脰」

①「及」，曹校云衍字。

②「升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新」字。

③「二牲一死摯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牲」作「生」，「摯」作「雉」。按「生」、「摯」是也。

者，鄭不從今文者，以其脰，項也，項不得爲頭，故不從也。但此云，某子以命命某見，謂舊未相見，今始來見主人，故須某子傳通。孺悲欲見孔子，不由紹介，故孔子辭以疾。且經云「某子」，鄭云，某子，今所因緣之姓名。案《鄉飲酒》云：「某子受酬。」注云：「某者，衆賓姓。」又《鄉射》云：「某酬某子。」注云：「某子者，氏也。」與此注某子爲姓名不同者，彼旅酬下爲上，尊敬在上。以《公羊傳》：「名不若字，字不若子。」故下者稱姓以配子。彼對面語，故不言名，此非對面之言，於彼遙稱紹介之意，若不言名，直稱姓，是何人？故鄭以姓名解之也。若然，《特牲》云「皇祖某子」，注爲「伯子、仲子」者，以孫不宜云父祖姓，故以伯子、仲子言之，望經爲義，故注有殊。若然，注宜有名，無者誤也。主人對曰：「某子命某見，吾子有辱。請吾子之就家也，某將走見。」有，又也。某子命某往見，今吾子又自辱來，序其意也。走猶往也。今文無「走」。

疏「主人一至」走見二〇釋曰：云「某子命某見」者，某子則是紹介姓名，以某子是中閒之人，故賓主共稱之也。此上下皆言請，不言辭。辭而不受，須相見，故言請而已。〇注「有又一至，無走」〇釋曰：鄭轉有爲

又者，以言某子以命命某往就彼見，吾子又自辱來，於義爲便，故從又不從有也。云「走猶往也」者，以言走，直取急往相見之意，非走驟之義，故釋從往也。云「今文無走」字者，無走，於文義不足，故不從今文從古文也。賓對曰：「某不足以辱命，請終賜見。」命，謂請吾子之就家。主人對曰：「某不敢爲儀，固請吾子之就家也，某將走見。」不敢爲儀，言不敢外貌爲威儀，忠誠欲往也。固如故也。今文，不「爲，非」。古文云「固以請也」。

疏注「不敢一至，以請」〇釋曰：「固如故也」者，固爲堅固，堅固則如故，以再請如前，故云「固如故也」。云「今文不爲非」者，云「非敢於義不便，故不從今文非也」。云「古文云「固以請」者，固請於文從便，若有以字，於文賒緩，故不從古文「固以請」也。賓對曰：「某不敢爲儀，固以請。」言如固請終賜見也。今文「不爲，非」。

主人對曰：「某也固辭，不得命，將走見。聞吾子稱摯，敢辭摯。」不得命者，不得見許之命也。走猶出也。稱，舉也。辭其摯，爲其大崇也。古文曰「某將走見」。

疏注「不得一至，走見」〇釋曰：云

「走猶出也」者，亦如上之走往，彼據向賓家，故走爲往，此據出門，故云「走出也」。^①云「辭其摯，爲其大崇也」者，凡賓主相見，唯此新升爲士有摯，又初不相識，故有摯爲重。對重相見，則無摯爲輕。是以始相見辭之，爲大崇故也。云，古文曰「某將走見」者，上再番皆云「某將走見」，今此三者亦云「某將走見」，與前同。此疊古文不從者，以上第一番請賓主皆無「不敢爲儀」，第二番賓及主人皆云「不敢爲儀」，文句既異，^②若不云「某」，於文不便，故須云「某」也。此三番於上已云「某也固辭，不得命」，於下不須云「某」，於文便，古文更云「某將走見」，文疊，故不從也。賓對曰：「某不以摯不敢見。」見於所尊敬而無摯，嫌大簡。^疏注「見於」至「大簡」○釋曰：此士相見唯

是平敵相伉。^③案《曲禮》云：「主人敬客則先拜客，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。」並不問爵之大小，唯以相尊敬爲先後，故雖兩士亦得云相尊敬，不敢空手，須以摯相見。若無摯相見，是則大簡略也。主人對曰：「某不足以習禮，敢固辭。」言不足習禮者，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。^疏注「言不」至「見已」○釋曰：案上經賓云「某不以摯不敢見」，是賓以崇禮來見主人。今主人不敢當其崇禮來見

已，故變文言「不足以習禮」，故鄭云「言不足習禮者，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」也。賓對曰：「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，固以請。」言依於摯，謙自卑也。今文無「也」。^疏注「言依」至「卑也」^①○釋曰：凡相見之禮，以卑見尊必依摯。《禮記·檀弓》云「魯人有周豐也者，哀公執摯請見之」者，是下賢，非正法。今《士相見》云「不依於摯不敢見」，謙自卑也。主人對曰：「某也固辭，不得命，敢不敬從。」出迎于門外，再拜。賓荅再拜。主人揖，入門右。賓奉摯，入門左。主人再拜受。賓再拜送摯，出。右，就右也。左，就左也。受摯於庭，既拜受，送則出矣。不受摯

①「走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猶」字，今從毛本。

②曹校云：「儀」下「文」上，當有脫文，擬補云：「兩番主人辭，又皆云請吾子之就家也。」「文句既異」，「異」當爲「隔」。

③「伉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抗」。

④「卑」，阮校疑爲「無」字之誤。

於堂，下人君也。今文無。^①疏注：「右就」至「文無」^②○

釋曰：凡門出則以西爲右，以東爲左。入門則以東爲右，^③以西爲左。依賓西主東之位也。知「受摯於庭」者，以其入門左右，不言揖讓而升之事，故知在庭也。云「既拜，送則出矣」者，欲見賓拜送摯訖而言出，則去還家，無意得待主人留己也。云「不受摯於堂，下人君也」者，《聘禮》賓升堂致命授玉，又下云「君在堂，升見無方階」，亦是升堂見君法，故云「不升堂，下人君也」。主人請見，賓反見，退。主人送于門外，再拜。請見者，爲賓崇禮來相接，以矜莊，歡心未交也。賓反見，則燕矣。下云「凡燕見於君」至「凡侍坐於君子」，博記反見之燕義。臣初見於君，再拜，奠摯而出。

疏

「主人請見」至「再拜」

○注「請見」至「而出」○釋曰：鄭解主人留賓之意。云「請見者，爲賓崇禮來相接」，則執摯來是也。云「以矜莊，歡心未交也」者，正謂入門拜受、拜送時賓主俱矜莊相敬，歡心未交也。云「賓反見則燕矣」者，上《士冠》禮賓、《士昏》納采之等，禮記皆有禮賓、饗賓之事，^④明此行禮，主人留必不虛，宜有歡燕，故云「則燕矣」。以摯相見非聘問之禮，燕既在寢，明前相見亦在寢之庭矣。若諸文有留賓者

多是禮賓之事，^⑤知此不行禮賓而云燕者，彼諸文皆是爲餘事相見，以其事重，故爲禮賓。此直當身相見，其事輕，故直有燕矣。是以諸文禮賓，此燕賓，故直云「請見」也。云「凡燕見於君」至「反見之燕義」者，凡燕見，或反見，或本來侍坐，非反見，下注云「此謂特見圖事，非立賓主之燕」是也。「侍坐於君子之下乃有侍坐，問夜膳葷」，賜食爵之等，不引證燕見者，彼直是侍坐法，非燕見之禮故也。云「臣初見於君，再拜奠摯而出」者，鄭欲見白，燕見于君「下至，凡侍坐於君子」皆反見燕法，其中仍有臣見于君法。臣始事見于君法，^⑥禮畢奠摯而出，君亦當遣人留之燕也。若然，下有「他邦之人則還摯」，雖不見反燕，臣尚燕，他邦有燕可知，但文不具也。主人復見之，以其摯，曰：「曷者吾子辱，使某見，請還摯於」

①「無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、毛本俱有「也」字。

②「文無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無也」。

③「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④「記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訖」。

⑤「若」下，曹校云脫「然」字。

⑥「事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仕」。

將命者。」復見之者，禮尚往來也。以其摯，謂歸時所執來者也。歸，曩也。將猶傳也。傳命者，謂摯相者。

疏

「主人」至「命者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賓退送再拜」，論主人還于賓之事。^①○注「復見」至「相者」○釋曰：云「復見之者，禮尚往來也」者，鄭解主人還摯之意。云「禮尚往來」，《曲禮》文。五等諸侯身自出朝及遣臣出聘，以其圭璋重，不可遙復，朝聘訖即還之，璧琮財輕，故不還。彼朝聘用玉，自爲一禮，有不還之義。其在國之臣，自執摯相見，雖禽摯皆還之。臣見於君則不還，義與朝聘異，不可相決也。云「將猶傳也。傳命者，謂摯相者」者，謂出接賓曰摯，入詔禮曰相，一也。故《聘禮》與《冠義》皆云每一門止一相，^②是謂摯介爲相也。主人對曰：「某也既得見矣，敢辭。」讓其來答己也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敢辭」○

釋曰：上言主人，此亦言主人者，上言主人者，據前爲主人而言，此云主人者，謂前賓，今在己家而說也。賓對

曰：「某也非敢求見，請還摯于將命者。」言不敢求見，嫌褻主人，不敢當也。今文無也。

疏注「言

不」至「當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嫌褻主人，不敢當也」者，歸者主

人見己，今即來見主人，賓主頻見，是褻也。今云「非敢求見」，嫌褻主人，不敢更相見也。故不敢當相見之法，直云「還摯」而已。主人對曰：「某也既得見矣，敢固辭。」固如故也。賓對曰：「某不敢以聞，固以請於將命者。」言不敢以聞，又益不敢當。

疏注

「言不敢」至「敢當」○釋曰：上云「非敢求見」，已是不敢當，此云「不敢以聞」，耳聞疏於目見，故云「又益不敢當」也。主人對曰：「某也固辭，不得命，敢不從。」許受之也。異日則出迎，同日則否。

疏注「異日」

至「則否」○釋曰：下云「賓奉摯人」，不言主人出迎，又不言厥明，是與前相見同日。知異日出迎者，《鄉飲酒禮》云明日「乃息司正」，主人出迎之。司正猶迎之，況同僚乎？是知異日出迎也。若然，《聘禮》公迎于大門內，至禮賓又出迎者，彼初是公迎彼初之命，^③不爲迎賓身，故至醴賓身，雖同日亦出迎之。故鄭注云「公出迎者，已之禮更端」

①「還」下，阮校引浦鏜云：脫「摯」字。

②「故聘禮與冠義皆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故周禮司儀」。

③「初」字，曹校云殿本作「君」。

是也。《昏禮》賓爲男家使，初時出迎，至醴賓身，雖同日亦出迎也。《有司徹》前爲尸，後爲賓，所爲異，故云雖同日亦出迎。^①此二者亦是更端之義也。案《鄉飲酒》及《公食大夫》皆於戒賓之時未行賓主之禮，是以賓至乃迎之，故雖同日亦迎賓，非更端之義也。賓奉摯入，主人再拜受。賓再拜送摯，出。主人送于門外，再拜。士見於大夫，終辭其摯。於其人也，一拜其辱也。賓退，送再拜。終辭其摯，以將不親荅也。凡不荅而受其摯，唯君於臣耳。大夫於士不出迎。入一拜，正禮也。送再拜，尊賓。**疏**「士見於大夫，至再拜」○注「終辭」至「尊賓」○釋曰：云「以將不親荅也」者，事未至謂之將，如士上相見賓來見上，後將親荅就士家，則辭而受其摯。此則以將不親荅，終不受也。若然，經直云「終辭其摯」，不言一辭、再辭，亦有可知，但略而不言也。又《少儀》云始見君子曰「願聞名」，此不言願聞，亦文不具也。云「凡不荅而受其摯，唯君於臣耳」者，見下文「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」，見己君不言還摯。又文有三辭：初辭、中辭、終辭。初辭之時則云「使某」。中辭云「命某」，以辭在中者，傳言而已，故云「命某」。然

「使某」者是尊君卑臣之義，其心重。若云「命某」者，尊君卑臣稍淺漸輕之義，故鄭云「或言命某，傳言耳」。必知有此義者，案僖九年《左傳》曰：「天子有事於文武，使孔賜伯舅胙，以伯舅耆老，加勞賜一級，無下拜。」是尊君稱使，傳言云命，有輕重之義也。若嘗爲臣者，則禮辭其摯，曰：「某也辭，不得命，不敢固辭。」禮辭，一辭其摯而許也。將不荅而聽其以摯入，有臣道也。賓入，奠摯，再拜。主人荅壹拜。奠摯，尊卑異，不親授也。古文「壹」爲「一」。賓出，使摯者還其摯于門外，曰：「某也使某還摯。」還其摯者，辟正君也。賓對曰：「某也既得見矣，敢辭。」辭君還其摯也。今文無。^②摯者對曰：「某也命某，某非敢爲儀也。敢以請。」還摯者請使受之。賓對曰：「某也夫子之賤私，不足以踐禮，敢固辭。」家臣稱私。踐，行也。言某臣也，不足以行賓客

① 云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
② 「無」下，阮校云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有「也」字。

禮。賓客所不荅者，不受摯。賓者對曰：「某也使

某，不敢爲儀也。固以請。」言使某，尊君也。或

言命某，傳言耳。賓對曰：「某固辭，不得命，敢

不從！」再拜受。受其摯而去之。**疏**注，受其摯而

去之。○釋曰：云「受其摯而去」者，以其嘗爲臣爲輕，既不

受其摯，又相見無饗燕之禮，故鄭云「而去」以絕之也。

下大夫相見，以鴈，飾之以布，維之以索，如

執雉。鴈取知時，飛翔有行列也。飾之以布，謂裁縫衣

其身也。維謂繫聯其足。**疏**下大夫至，執雉。○釋曰：

言「下大夫」者，國皆有三卿五大夫。言上大夫，據三卿，

則此下是五大夫也。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，則三

卿宜有六大夫，而五者，何休云：司馬事省，闕一大夫。○

注「鴈取」至「其足」○釋曰：云「鴈取知時」者，以其木落南

翔，冰泮北徂，隨陽南北，義取大夫能從君政教而施之。

云「飛翔有行列也」者，義取大夫能依其位次，尊卑有敘

也。上士執雉，「左頭奉之」，此云「如執雉」，明執鴈者亦

左頭奉之也。案《曲禮》云：「飾羔鴈者以纁。」彼天子卿大

夫非直以布，上又畫之，此諸侯卿大夫執摯雖與天子之臣

同，飾羔鴈者直用布爲飾，無纁。彼不言士，則天子之士

與諸侯之士同，亦無飾。士賤，故無別也。上大夫相

見，以羔，飾之以布，四維之，結于面，左頭，

如麇執之。上大夫，卿也。羔取其後帥，群而不黨也。

面，前也。繫聯四足，交出背上，於胸前結之也。如麇執

之者，秋獻麇，有成禮如之。或曰麇，孤之摯也。其禮蓋

謂左執前足，右執後足。今文「頭」爲「脰」。**疏**「上大夫」

至「執之」○注「上大」至「爲脰」○釋曰：云「上大夫，卿也」

者，即三卿也。云「羔取其從帥」者，凡羔羊群皆有引帥，

若卿之從君之命者也。云「群而不黨也」者，羊羔群而不

黨，義取三卿亦皆正直，雖群居，不阿黨也。云「繫聯四

足，交出背上，於胸前結之」者，謂先以繩雙繫前兩足，復

以繩繫後兩足，乃以雙繩於左右從腹下向背上交過，於胸

前結之也。云「如麇執之者，秋獻麇，有成禮如之」者，案

《周禮·獸人》云：「冬獻狼，夏獻麋，春秋獻獸物。」鹿、豕、

群獸及狐狸可也。麇是鹿子，與鹿同時獻之。又《庖人》

云「秋行犢麇」，則獻當在秋時，故云「秋獻麇」也。又案

《禮器》：「曲禮三千。」鄭云：「曲猶事也。事禮謂今禮也。

其中事儀三千。」則禮未亡之時，二千條內有此獻麇之法，

是有成禮可依，故此經得如之也。云「或曰麇，孤之摯也」者，案《大宗伯》及《大行人》與《聘禮》皆云孤執皮帛，謂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執皮帛。今此執麇者，謂新升為孤見己君法，至餘事則皆皮帛也。云「其禮蓋謂左執前足，右執後足」者，案經云「左頭」，則與雉、鴈同，是以《曲禮》云：「執禽者左首。」此鄭又云執之「蓋謂左執前足，右執後足」者，元缺起此。此釋經「麇執之」，^①據四足而言之。凡以摯相見之法，唯有新升為臣，及聘朝，及他國君來，主國之臣見，皆執摯相見。常朝及餘會聚皆執笏，無執摯之禮。又執摯者，或平敵，或以卑見尊，皆用摯。尊無執摯見卑之法。《檀弓》云：「哀公執摯見己臣周豐者，彼謂下賢，非正法也。」如士相見之禮。大夫雖摯異，其儀猶如士。

疏，如士相見之禮。○釋曰：此下大夫及卿，其摯雖有羔鴈之異，其相見之儀則皆如士也。○注「大夫」至「如士」

○釋曰：云「儀猶如士」者，或兩大夫，或兩卿相見，皆如上文某也願見，無由達「已下至」主人拜送于門外」也。始

見于君，執摯。至下，容彌蹙。下，謂君所也。

蹙猶促也，促，恭慙貌也。其為恭，士、大夫一也。

疏注下，謂「至」「一也」○釋曰：直云「見于君」，不辨臣之貴賤，

則臣之貴賤皆同，故鄭云「其為恭，士大夫一也」。不言所而言下者，凡臣視衿已下，故不言所，言下也。庶人見於君，不為容，進退走。容，謂趨翔。

疏注「容謂

趨翔」○釋曰：此不言民而言庶人，則是庶人在官，謂若《王制》云「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為差」，即府史、胥徒是也。按鄭注《曲禮》云：「行而張足曰趨，行而張拱曰翔。」

皆是庶人貌也。此庶人見君不趨翔，謂是常法。

^②《論

語》是孔子行事，而云「趨進翼如一者，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，圖事訖，降堂向時揖處，至君前橫過向門，特加肅敬，與庶人同也。」^③士、大夫則奠摯，再拜稽首，

君荅壹拜。言君荅士大夫一拜，則於庶人不荅之。庶人

之摯驚。古文「壹」作「一」。

疏注「言君」至「作一」○釋

曰：臣拜君云「再拜稽首」，則君荅一拜者當作空首，則九拜中奇拜是也。云「言君荅士大夫一拜，則於庶人不荅之」者，案《曲禮》「君於上不荅拜」，謂已士。此得與大夫

①「經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如」字。

②曹校云「翔」下有脫文，「謂」當為「彼」。

③「同」上，曹校云脫「不」字。

同答一拜者，上賤，君不答拜，此以新升爲士，故答拜。
《聘禮》問勞，公荅士拜者，亦以新使反，故拜之也。云「庶人之摯驚」者，案《大宗伯》云：「以禽作六摯，庶人執驚。」注云：「驚取其不飛遺。象庶人安土重遷是也。」若他

邦之人，則使摯者還其摯，曰：「寡君使某還摯。」賓對曰：「君不有其外臣，臣不敢辭。」再拜稽首，受。
疏釋曰：賓不辭即受摯，以君

所不臣，禮無受他臣摯法，賓如此法，故不敢亢禮於他君，故不辭即受之也。凡臣無境外之交，今得以摯執見他邦君者，謂他國之君來朝，此國之臣因見之，謂若《掌客》「卿皆見以羔」之類是也。《春秋》卿大夫與他國之君相見者，皆因聘會乃見之，非特行也。凡燕見于君，必辯君之南面。若不得，則正方，不疑君。辯猶正也。君南面，則臣見正北面。君或時不然，當正東面，若正西面，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。此謂特見圖事，非立賓主之燕也。疑，度之。
疏釋曰：案上文注以此爲博記反見之燕

義，則此與燕義燕禮立賓主之燕別，^①以其此經君之面位正南，臣北面向之。若不得南面，或君東西面，則臣亦正

方向之，不可預度君之面位，邪立向之。皆與《燕禮》君在阼階西面爲正異，故知此經是特見皆圖事，^②并與賓反見之燕義也。知有「圖事」者，《論語·鄉黨》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，圖事于堂，《燕禮》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，有此面位，無常之法也。君在堂，升見無方階，辯君所在。升見，升堂見於君也。君近東，則升東階，君近西，則升西階。

疏注「升見」至「元缺止此」。西階「○釋曰：此文

據君所在，隨便升階，無常之事，亦謂反燕及圖事之法。若立賓主，君升自阼階，賓及主人升自西階，《燕禮》所云是也。凡言，非對也，妥而後傳言。凡言，謂已

爲君言事也。妥，安坐也。傳言猶出言也。若君問，可對則對，不待安坐也。古文，妥「爲「綏」。疏「凡言」至「傳

言」○注「凡言」至「爲綏」○釋曰：此據臣與君言之法也。

云「凡言，謂已爲君言事也」者，謂臣有圖，爲君言也。《禮記·少儀》云：「量而後入，不入而後量。」是臣有事將人見

① 「義燕」，曹校云此二字衍。

② 「皆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君，須量己所言，亦當量君安坐，乃可得人，^①而後傳出己言，向君道之。云「妥，安坐也」者，《爾雅·釋詁》文。與

君言，言使臣。與大人言，言事君。與老者

言，言使弟子。與幼者言，言孝弟於父兄。

與衆言，言忠信慈祥。與居官者言，言忠

信。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。言使臣者，使臣之禮也。大

人，卿大夫也。言事君者，臣事君以忠也。祥，善也。居

官，謂士以下。**疏**「與君」至「忠信」○釋曰：上文據與君

言，此文則總說尊卑言語之別。云「與君言，言使臣。與

大人言，言事君」者，但君臣相對，有事即言，不必與君言

恒言使臣，與臣言恒言事君。今唯言使臣、事君者，下供

上命，禮法當然，故君以使臣爲主，臣以事君爲正，無妨更

言餘事，已下皆隨事爲主可也。云「與老者言，言使弟子」

者，謂七十致仕之人。依《傳書》：大夫致仕爲父師，士致

仕爲少師，教鄉閭子弟。雷次宗云：「學生事師，雖無服，

有父兄之恩，故稱弟子也。」云「與幼者言，言孝弟於父兄」

者，幼既與老者相對，此幼即弟子之類，孝弟事父兄之名，

是人行之本，故云「言孝弟于父兄」。「與衆言，言忠信慈

聚之處，使之行忠信慈善之事也。云「與居官者言，言忠信」者，此與在朝之士言，以忠信爲主也。○注「博陳」至「以下」○釋曰：云「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」者，據已上博陳與君燕見舉動言語，知此博陳也。^②云「言使臣者，使臣之禮也」者，并「事君以忠」，並是《論語》孔子對定公之文。云「大人，卿大夫也」者，此云「言事君」，明非天子、諸侯，又非士，是卿大夫可知。又案下文云「凡與大人言，始視面，中視抱，卒視面」，並是臣視君之法，則大人據君也。又《禮運》云：「大人世及以爲禮。」鄭解爲諸侯者，以彼上文云「天下爲家」，以據天子，明下云「大人」是諸侯可知。《易·革卦》云「君子豹變」據諸侯，則「大人虎變」是天子可知。又案《論語》云「狎大人」，注爲天子、諸侯爲政教者，^③彼據小人不在朝廷，故以大人爲天子、諸侯政教解之。鄭皆望文爲義，故解大人不同。云「居官，謂士以下」者，以上大夫云事君，已據居官卿大夫，其居官之內，唯有二十七士，并府、史、胥、徒，故云「士以下」也。凡與大

①「乃可得入」，曹校云當在「亦當量君安坐」上。

②「陳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燕見言語之儀」六字。

③「爲」，曹校云當作「謂」。

人言，始視面，中視抱，卒視面，毋改。衆皆若是。始視面，謂觀其顏色，可傳言未也。中視抱，容其思之，且爲敬也。卒視面，察其納己言否也。毋改，謂傳言見答應之間，當正容體以待之，毋自變動，爲嫌解情不虛心也。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，皆若是，其視之儀無異也。古文「毋」作「無」，今文「衆」爲「終」。

疏「凡與」至

「若是」○注「始視」至「爲終」○釋曰：云「中視抱，容其思之，且爲敬」者，案《曲禮》：「天子視不上於袷，袷，交頤也。不下於帶」，上於袷則敖，下於帶則憂。視大夫得視面，此視君得視面者，彼據尋常視君法，此據與君言時，故不同也。云「且爲敬」者，此言抱即面相袷，不視袷是敬君之常禮，故云「且爲敬」也。云「爲嫌解情不虛心也」者，《禮記》云：「虛中以治之。」鄭注云：「虛中，言不兼念餘事。」是虛心之意也。云「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」，言於君視之高下如此，其卿大夫視君之儀與言者無異也。云「古文毋作無」，不從者，《說文》云毋，蓋亦禁辭，^①故不從有無之無也。云「今文衆爲終」，不從者，以上已有卒，卒爲終，故從古爲衆也。若父，則遊目，毋上於面，毋下於帶。子於父主孝不主敬，所視廣也，因觀安否

何如也。今文「父」爲「甫」，古文「毋」作「無」。**疏**「若父」至「於帶」○注「子於」至「作無」○釋曰：案《曲禮》大夫之臣視大夫得視面不得遊目，士之臣視士得旁遊目。今子視父應與視君同，不上於袷。與士大夫同者，以「子於父主孝不主敬，所視廣者，因視安否何如也」。若不言，立則視足，坐則視膝。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。

疏

「若不」至「視膝」○注「不言」至「而已」○釋曰：已上皆據臣子與君父言語之時，此據不言之時。鄭言「伺其行起」者，行解經立，行由立始，故以行解立。是以《論語》云：「立不中門。」鄭云：「立行不當根闌之中央。」是亦以行解立，一也。又以起解坐，以其起由坐始故也。凡侍坐於君子，君子欠伸，問日之早晏，以食具告。改居，則請退可也。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。志倦則欠，體倦則伸。問日晏，^②近於久也。具猶辨也。^③

① 曹校云：「毋」下有脫文，宜補云：「止之也，此云毋改，蓋亦禁辭。」

② 「日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敎氏有『蚤』字。」

③ 「辨」原本作「辯」，據阮校改。

改居，謂自變動也。古文「伸」作「信」，「早」作「蚤」。

疏

「凡侍」至「可也」○注「君子」至「作蚤」○釋曰：此陳侍坐於君子之法。鄭云君子卿大夫者，禮之通例，大夫得稱君子，亦得稱貴人，而士賤不得也。知「及國中賢者」者，《鄉射禮》云：「徵唯所欲，以告於鄉先生君子，可也。」鄭云：「鄉先生，鄉大夫致仕者。君子，有大德行不仕者。」則《曲禮》云「博文強識而讓，敦善行而不怠，謂之君子」是也。云「志倦則欠，體倦則伸」，鄭注《曲禮》亦然。云「古文伸作信，早作蚤」者，此「一字古通用，故《大宗伯》云「侯執身圭」，^①爲信字，《詩》云「一之日其蚤」，^②獻羔祭韭」，爲蚤字。既通用，疊古文者，據字體非直從今爲正，亦得通用之義也。夜侍坐，問夜，膳葷，請退可也。問夜，問其時數也。膳葷，謂食之。葷，辛物，葱雉之屬，食之以止卧。^③古文「葷」作「薰」。

疏「夜侍」至「可也」○注「問夜」至「作薰」○釋曰：云「問夜，問其時數也」者，謂若鍾鼓漏刻之數也。云「古文葷作薰」者，《玉藻》云：「膳於君，有葷桃茢。」作此葷。鄭注《論語》作烹，義亦通。若作薰，則《春秋》「一薰一蕕」，薰，香草也，非葷辛之字，故疊古文不從也。若君賜之食，則君祭先飯，徧

嘗膳，飲而俟。君命之食，然後食。君祭先飯，

食其祭食，^①臣先飯，示爲君嘗食也。此謂君與之禮食。

膳謂進庶羞。既嘗庶羞，則飲，俟君之徧嘗也。今云「沾

嘗膳」。

疏若君「至「後食」○注「君祭」至「嘗膳」○釋

曰：此經及下經論臣侍君坐，得賜食之法。鄭云「先飯，示爲君嘗食也」者，凡君將食，必有膳宰進食，則膳宰嘗君前之食，備火齊不得，下文是也。今此文謂膳宰不在，則侍食者自嘗自己前食。既不嘗君前食，則不正嘗食，故云「示爲君嘗食」也。云「此謂君與之禮食」者，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，仍非正禮食，正禮食則《公食大夫》是也。彼君前無食，此君臣俱有食，故知小小禮食。此即《玉藻》云：「若賜之食，而

^①「身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伸」。孫校以「身」爲後人以鄭意改之，當作「伸」爲是。

^②「一」，《詩·豳風·七月》作「四」。

^③「之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有「可」字。

^④「食其」，阮校云：敖氏作「謂君」，盧文弨云：宋本作「於其」。

^⑤此「，阮校云：楊復作「食」。「與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有「臣」字。

君客之，則命之祭然後祭。」彼云「客之」，則此注禮食亦不得祭，^①故一也。但此文不云「客之」，「命之祭然後祭」，文不具也。若臣嘗食，^②不得云禮食，亦不得祭，故鄭注《玉藻》云「侍食則止不祭」是也。若有將食者，則俟

君之食，然後食。將食猶進食，謂膳宰也。膳宰進

食，則臣不嘗食。《周禮·膳夫》^③：「品嘗食，王乃食。」

疏：若有「至」後食。○注「將食」至「乃食」。○釋曰：云「膳

宰進食，則臣不嘗食」者，臣為君嘗食，本為膳宰不在，今

膳宰既在，明臣不嘗食也。是以《玉藻》云「若有嘗羞者，

則俟君之食然後食，飯飲而俟」，注云「不祭侍食，不敢備

禮也。不嘗羞，膳宰存也」是也。云「膳夫」者，天子膳夫，

則諸侯之膳宰。引之者，證經將食之人是膳宰，因將膳與

君品嘗食。凡君食，臣有侍食之時，唯子不侍食。是以

《文王世子》云：「命膳宰曰，末有原，應曰諾，然後退。」是

天子不侍食。若卿大夫已下則有侍食法，故《內則》云「父

沒母存，冢子御食，群子婦佐餼」是也。若君賜之爵，

則下席，再拜稽首，受爵，升席，祭，卒爵而

俟，君卒爵，然後授虛爵。受爵者於尊所。至於

授爵，坐授人耳。必俟君卒爵者，若欲其醕然也。今文曰

「若賜之爵，無「君」也。」**疏**「若君」至「虛爵」。○注「受爵」

至「君也」。○釋曰：云「受爵者於尊所」者，《曲禮》亦是賜爵

法，而云「酒進則起，拜受於尊所」是也。云「至於授爵，坐

授人耳」者，見《曲禮》與《玉藻》并此文，並無立授之文，故

知坐授也。云「必俟君卒爵者，若欲其醕然也」者，此經文

與《玉藻》文同，皆燕而君客之賜爵法，故臣先飲，以酒是

甘味，欲美君之味，故先飲。必待君卒爵而後授虛爵者，

臣意若欲君盡爵然也。案《曲禮》云：「侍飲於長者，酒進

則起，拜受於尊所。長者辭，少者反席而飲。長者舉未

醕，少者不敢飲。」彼是大燕飲禮，故鄭注引《燕禮》曰「公

卒爵而後飲」。案《燕禮》當無筭爵後，得君賜爵，待君卒

爵乃飲，是也。退，坐取屨，隱辟而后屨。君為

之興，則曰：「君無為興，臣不敢辭。」君若

①「不」，曹校云此字涉下誤衍。

②「臣嘗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尋常」。曹校云：「單疏亦作「尋常」是也，此本誤。」

③「夫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有「授祭」二字。

降送之，則不敢顧辭，遂出。謂君若食之、飲之而退也。隱辟，俛而逡巡。興，起也。辭君興而不敢辭其降，於已大崇，不敢當也。

疏「退坐」至「遂出」○注，謂

君「至」當也。○釋曰：云「謂君若食之、飲之而退也」者，以上云「若君賜之食」、「若君賜之爵」，下而云退者，^①明爲此二者而退也。云「隱辟，俛而逡巡」者，案《曲禮》云，鄉長者而屢，此亦當然。云「不敢辭其降」者，謂君降送時，明有不降法，故《曲禮》云「就屢跪而舉之，屏於側」，注云「謂獨退也」。云若者，不定之辭也。大夫則辭退下，比及門，三辭。下亦降也。^②

疏大夫「至」三辭○

釋曰：云「大夫則辭退下」者，對上「不敢辭」是士，士卑，不敢辭降。大夫之內兼三卿、五大夫，臣中尊者，故得辭降也。^③若先生異爵者，請見之，則辭。辭不得命，^④則曰：「某無以見，辭不得命，將走見。」先見之。先生，致仕者也。異爵，謂卿大夫也。辭，辭其自降而來。走猶出也。先見之者，出先拜也。《曲禮》曰：「主人敬賓則先拜賓。」**疏**若先「至」見之○注「先生」至「拜賓」○釋曰：此先生即《鄉飲酒》云「就先生

而謀賓介」，亦一也，故彼注與此注皆云「致仕者也」。云「異爵，謂卿大夫也」者，此《士相見》，本文是士，故以卿大夫爲異爵也。訓走爲出者，亦謂士見異爵，取急意而言走，其實非走，直出也。引《曲禮》者，欲見言敬客，^⑤先拜也。彼云「客」，此云「賓」者，對文賓、客異，散文賓、客通，故變文云「賓」也。非以君命使，則不稱寡。大

夫、士則曰寡君之老。謂擯贊者辭也。不稱寡者，^⑥不言寡君之某，言姓名而已。大夫卿士其使，則皆曰寡君之某。《檀弓》曰：「仕而未有祿者，君有饋焉曰獻，使焉曰寡君之老。」**疏**「非以」至「之老」○注，謂擯「至」之老○釋曰：云「非以君命使，則不稱寡」者，此則《玉藻》云

^①「下而云」，曹校云當作「而下云」。

^②「亦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作「猶」。

^③「故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大」。

^④「辭」，武威漢簡甲本此字不重，沈文倬以爲下「辭」字誤衍。

^⑤「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主」。曹校云「言」字似衍。

^⑥「者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君」。

大夫私事使，私人擯，則稱名」，以其非聘問之禮，則爲私事使，私人擯也。《聘禮》云：「若有言，則以束帛，如享禮」，引《春秋》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於齊，《玉藻》注亦引之是也。鄭云：「謂擯贊者辭也」者，以《玉藻》白，諸侯之於天子，以下至大夫，皆云「擯者曰」，故知不自稱，是擯贊之辭也。云「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」者，釋經「大夫，士則曰寡君之老」，爲公事使者也。此則《玉藻》云「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」，^①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，亦一也。彼注云：「謂聘也，大聘使上大夫，小聘使下大夫，則曰寡君之某」，故鄭總云某也。若然，經直云大夫，鄭兼云士者，經本文是上，則云「非以君命使」，可以兼士也。但士無特聘問，或作介往他國，亦有稱謂，而云寡君之士某也。云《檀弓》曰「仕而未有祿」者，謂試爲大夫、士，直有試功之祿，未有正祿。云「君有饋焉曰獻」者，謂有饋物于君，亦與正祿者同稱獻。云「使焉云寡君之老」者，於他國君邊自稱寡君之某。此文亦兼士、大夫，引之者，證公事使稱寡君之某也。凡執幣者不趨，容彌蹙，以爲儀。不趨，主慎也。以進而益恭，爲威儀耳。今文無「容」。

疏「凡執」至「爲儀」○釋曰：案《小行人》「合六

幣」，玉、馬、皮、圭、璧、帛，皆稱幣，下文別云「執玉」，則此幣謂皮馬享幣及禽摯皆是。○注「不趨」至「無容」○釋曰：凡趨有二種：有疾趨，「行而張足曰趨」是也；有徐趨，則下文「舒武，舉前曳踵」是也。今此經云「不趨」者，不爲疾趨，故云「主慎也」。既不云疾趨，又不爲下文徐趨，但徐疾之間爲之，故「以進而益恭，爲威儀也」。執玉

者則唯舒武，舉前曳踵。唯舒者，重玉器，尤慎也。武，迹也。舉前曳踵，備蹢躅也。今文無「者」。古文「曳」作「拙」。

疏「執玉」至「曳踵」○釋曰：此篇直見在國以禽

摯相見之禮，^②無執玉朝聘鄰國之事，而云「執玉者」，因執摯相見，故兼見朝聘執玉之禮也。^③案《玉藻》記徐趨之節云「圈豚行」，又與此不同者，文有詳略，俱是徐趨也。○注「唯舒」至「作拙」○釋曰：云「唯舒者，重玉器，尤慎也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「執龜玉不趨」，不趨者，不爲疾

①「君」上原無「寡」字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「寡」字。《玉藻》有「寡」字。據補。」

②「以」，阮校云：「閩本作「爲」。」

③「見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言」。」

趨，又《曲禮》云「凡執主器，執輕如不克」，故爲「重玉器，尤慎也」。云「備蹠踣也」者，蹠踣則顛倒，恐損玉，故徐趨也。凡自稱於君，士、大夫則曰下臣，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，在野則曰草茅之臣，庶人則曰刺草之臣，他國之人則曰外臣。宅者，謂致仕者也。致仕者，去官而居宅，或在國中，或在野。《周禮·載師》之職：「以宅田任近郊之地。」刺猶剷除也。今「宅」爲「託」。古文「茅」作「苗」。

疏「凡自」至「外臣」○釋曰：云「凡自稱於君，士、大夫則曰下臣」者，此與君言之時。案《玉藻》云「上大夫曰下臣」，與此同也。○注「宅者」至「作苗」○釋曰：此亦自稱於君。以其致仕不在，故指宅而言，故曰「宅者，謂致仕者也」。云「或在國中，或在野」者，案《爾雅》「郊外曰野」，則白郊至畿五百里內皆名野。又案《鄉大夫職》「國中七尺，野自六尺」，此亦云在國、在野，相對其言，國外則云野，則云宅在野者，^①城外畿內皆是也。云「《載師》之職」者，彼鄭注云「宅田，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」，引之證彼言「宅田」據地，此言「宅」據所居，一也。云「刺猶剷除也」者，案《詩》有「其鏹斯趙」，注云「趙，刺也」，故以刺爲剷除草

木者也。

儀禮卷第三經七百五十三 注一千六百八十九

儀禮疏卷第七 元缺第六集，今補。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「則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國內」二字。

儀禮疏卷第八 儀禮卷第四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鄉飲酒禮第四疏

鄉飲酒禮第四〇鄭《目錄》云：

「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，獻賢者能者於其君，^①以禮賓之，與之飲酒。於五禮屬嘉禮。大戴此乃第十，小戴及《別錄》此皆第四。」〇釋曰：鄭知此鄉飲酒是諸侯之鄉大夫獻賢能法者，案《春官·小胥》掌樂縣之法，而云「凡縣鍾磬，半爲堵，全爲肆」，注云「鍾磬者編縣，二十八枚而在一虞，謂之堵。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。半之者，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。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，西縣鍾，東縣磬。士亦半天子之士，縣磬而已」，今此下唯縣磬而無鍾，故以爲諸侯鄉大夫也。若然，謂諸侯鄉大夫，^②是大夫爲之，亦應鍾磬俱有，而直有磬者，鄭彼注云「賓鄉人之賢者，^③從士禮也」，故縣磬而已。若然，天子鄉大夫賓

賢能從士禮，亦鍾磬俱有，不得獨有磬也。知諸侯之鄉大夫非士者，案《鄉射·記》云：「士則鹿中，大夫則兕中」，又經有「堂則物當楣，序則物當棟」，則非直州射，兼有諸侯鄉大夫「以五物詢衆庶」行射之禮，則知諸侯鄉大夫是大夫爲之可知也。凡鄉飲酒之禮，其名有四。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，一也。又案《鄉飲酒義》云「六十者坐，五十者立侍」，是黨正飲酒，亦謂之鄉飲酒，二也。《鄉射》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，先行鄉飲酒，亦謂之鄉飲酒，三也。案《鄉飲酒義》又有卿大夫、士飲國中賢者，用鄉飲酒，四也。其《王制》云「習射尚功，習鄉尚齒」，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。^④

儀禮 鄭氏注

鄉飲酒之禮。主人就先生而謀賓、介。

主人，謂諸侯之鄉大夫也。先生，鄉中致仕者。賓、介，處士賢者。《周禮·大司徒》之職：「以鄉三物教萬民，而賓

① 「獻」上，阮校云：《釋文》有「將」字。

② 「謂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鄭」字。

③ 「云」，阮校云：當從《要義》作「方」。

④ 「鄉飲酒黨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州長黨正」。

興之。一曰六德：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。二曰六行：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。三曰六藝：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」《鄉大夫》：「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，退而頒之于其鄉吏，使各以教其所治，以考其德行，察其道藝。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，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，與其衆寡，以禮禮賓之。厥明，獻賢能之書於王。」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。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，蓋如此云。古者年七十而致仕，老於鄉里，大夫名曰父師，士名曰少師，而教學焉，恒知鄉人之賢者，是以大夫就而謀之。賢者爲賓，其次爲介，又其次爲衆賓，而與之飲酒，是亦將獻之，以禮禮賓之也。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，以《黨正》每歲，邦索鬼神而祭祀，則以禮屬民，而飲酒于序，以正齒位之說然，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。凡鄉黨飲酒，必於民聚之時，欲其見化，知尚賢尊長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「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也、德也、齒也。」疏：鄉飲一至，賓介一。○釋曰：自此至「介亦如之」，論鄉大夫與先生謀賓、介并戒告之儀。主人就先生而謀賓、介者，謂鄉大夫尊敬之，先就庠學者若先生，^①謀此二人，道藝優者爲賓，稍劣者爲介。○注「主人一至「齒也」

○釋曰：云「賓、介，處士賢者」，案《玉藻》云「大夫素帶，士練帶，居士錦帶，弟子縞帶」，鄭玄以「居士」在「士」之下，

「弟子」之上，解爲道藝處士，非朝廷之士。此處士亦名「君子」，即《鄉射禮》云「微唯所欲，以告於先生，君子可也」，鄭亦云「君子，有大德行不仕者」，以其未仕，有德白處，故名處士君子也。云「賢者」，義取鄉大夫之興賢能者而言也。云《周禮》至「書數」，並《大司徒》職文。故彼鄭注云：「物猶事也。興猶舉也。民三事教成，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，以飲酒之禮賓客之，既則獻其書於王矣。知，明於事。仁，愛人以及物。聖，通而先識。義，能斷時宜。忠，言以中心。和，不剛不柔。善於父母爲孝，善於兄弟爲友。睦，親於九族。姻，親於外親。任，信於友道。恤，振憂貧者。禮，五禮之義。樂，六樂之歌舞。射，五射之法。御，五御之節。書，六書之品。數，九數之計。」引此天子司徒者，欲兼諸侯司徒，亦使鄉大夫教民以三物，教成亦使鄉大夫行鄉飲酒之禮，尊之爲賓客，興舉之也。云「鄉大夫已下至於王」，並《周禮·地官·鄉大夫》職文。云「正月之吉」，謂周之正月朔日也。云「受法于司徒」者，謂六鄉大夫皆於大司徒處受三物教民賓舉之法

①「先就庠學者若先生」，曹校云：「者，當爲「中」。若，盧氏文昭改「告」，從之。」

也。云「退而頒之于其鄉吏，使各以教其所治」者，吏即州長、黨正、族師、閭胥之等是也。云「以考其德行，察其道藝」者，德行一即六德、六行，道藝正謂民中有道藝者，考察知其優者，擬舉之也。云「及三年大比，而興賢者能者」，「大比」謂三年大案比戶口之時而興舉之。賢者即德行者也，能者即道藝者也。云「鄉老」謂三公，一鄉公一人。云「及鄉大夫帥其吏」者，即帥其鄉吏州長已下。云「與其衆寡」者，即鄉中之人也。云「以禮禮賓之」者，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舉之也。云「厥明，獻賢能之書於王」者，今日行鄉飲酒之禮，至其明日，獻此賢能之書于王，王再拜而受之，登于天府也。云「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」者，欲見彼是天子鄉大夫法，諸侯鄉大夫無文，以此約之，故云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，蓋亦如此云」，但無正文，故云「蓋」以疑之也。云「古者年七十」至「學焉」，案《略說》云「大夫七十而致仕，老於鄉里，名曰父師，士曰少師，以教鄉人子弟於門塾之基，而教之學焉」是也。^①云「賢者爲賓，其次爲介，又其次爲衆賓，而與之飲酒，是亦將獻之，以禮禮賓之也」者，謂據此經，諸侯鄉大夫貢士之法，亦如天子之鄉大夫貢法，故云亦也。^②若據鄉貢一人，其介與衆賓不貢之矣，但立介與衆賓，輔實行鄉飲酒

之禮，待後年選以貢之耳。案《射義》云「古者天子之制，諸侯歲獻貢士」，注引舊說「大國三人，次國二人，小國一人」，大國三鄉，次國二鄉，小國一鄉，所貢之士與鄉同，則鄉送一人至君所，其國有遂，數亦同其鄉，并有公邑、采地，皆有賢能貢之，而貢士與鄉數同。不言遂與公邑、采地所貢者，蓋當鄉送一人至君所，君又總校德之大小，取以貢之，縱取鄉外，仍準鄉數爲定。鄉大夫雖行飲酒禮，賓之于君其簡訖，^③仍更行飲酒禮，賓之於王。是《易·觀》「盥而不薦」，^④鄭注云「諸侯貢士於天子，鄉大夫貢士於其君，必以禮賓之。唯主人觀而獻賓，賓盥而酢主人，設薦俎，則弟子也」，是鄉大夫及諸侯貢士皆行飲酒禮禮賓也。云「今郡國」至「之說然」者，鄭欲解此《鄉飲酒》貢士法，彼漢時所行飲酒禮者是正齒位，與此不同之意。漢

①「學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孝」。
 ②「亦」原本作「六」，據阮本改。
 ③「君其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其君」。
 ④「是」，盧文弨疑是衍文，或當作「案」。阮校云：下當有「以」字，疏每省之。

時已罷諸侯之國而爲郡，郡有大守，而封王子、母弟者仍爲國，故云「郡國」也。云「十月行此飲酒禮」者，謂行此鄉飲酒禮也。云「以《黨正》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」者，則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：「蜡者，索也，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。」周謂之十一月，即夏之十月，農功畢而蜡祭也。云「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，以正齒位」者，屬，聚也，謂當蜡祭之月，黨正聚民於序學中，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，此時農隙，故行正齒位之禮。則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云：「六十者坐，五十者立侍。六十者三豆，七十者四豆，八十者五豆，九十者六豆」，年長者在上，是正齒位之法也。云「之說然」者，漢時十月飲酒禮取此《黨正》之文而然，與此篇《鄉飲酒禮》異也。云「此篇無正齒位焉」者，以其此篇以德行為本而貢之，無《黨正》正齒位法也。云「凡鄉黨飲酒，必於民聚之時」者，此鄉飲酒必於三年大比民聚之時，《黨正》鄉飲酒亦於大蜡民聚之時也。云「皆欲其見化，知尚賢尊長也」者，尚賢據此篇鄉飲酒，尊長據《黨正》鄉飲酒也。但《黨正》飲酒以鄉大夫臨觀行禮，或鄉大夫居此黨內，則亦名鄉飲酒也。云《孟子》者，《孟子·公孫丑》篇。齊王召，孟子不肯朝，後不得已而朝之，宿於大夫景且之家。①景子譏之曰：②「禮云，父召無諾，君召不俟駕而

行，③固將朝矣。聞君命而遂不果，宜與夫禮，若不相似然？」對曰：「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也、德也、齒也。朝廷莫如爵，鄉黨莫如齒，輔世長民莫如德，惡有得其一，④以慢其二哉？」是也。引之者，證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，《黨正》飲酒尊長尚齒也。⑤爵則於此無所當，連引之耳。主人戒賓，賓拜辱，主人荅拜。乃請賓，賓禮辭，許。主人再拜，賓荅拜。戒，警也，告也。拜辱，出拜其自屈辱，至已門也。請，告以其所爲來之事。不固辭者，素所有志。疏「主人一至「荅拜」○注「戒警」至「有志」○釋曰：云「拜辱，出拜其自屈辱，至已門也」者，知賓出門者，見《冠禮》「主人宿賓，賓出門左」，《鄉射》「戒賓亦出門，故知此亦出門」云「所爲來之事」者，謂行鄉飲酒之禮也。云「不固辭者，素所有志」者，不如《士相見》固辭，

- ①「丑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氏」字。
- ②「子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丑」。
- ③「君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命」字。
- ④「有得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得有」。
- ⑤「尊長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是」。

此禮辭即許者，以其主人與先生謀時，賓已知欲貢己，又實以學習德業，擬爲賓主，情意相許，是以不固辭，爲素有志也。案《冠禮》主人先拜，賓荅拜，此賓先拜，主人荅拜者，彼《冠禮》主人戒同寮，同寮尊，又使之加冠於子，尊重之，故主人先拜；此則鄉大夫尊矣，賓是鄉人，卑矣，又將貢己，宜尊敬主人，故賓先拜辱也。是以下注云「去又拜辱者，以送謝之一也」。主人退，賓拜辱。退猶去也。去又拜辱者，以送謝之。介亦如之。如戒賓也。疏

「介亦如之」○注「如戒賓也」○釋曰：言「如戒賓」者，亦如上，主人戒賓「已下」，賓拜辱「已上」之事。「謀賓、介」及戒，亦言賓、介意，^①不言衆賓，衆賓德劣。但謀介時，雖不言衆賓，亦當謀之。故上注兼言「其次爲衆賓」。至於戒速之日，必當遣人戒速使知，但略而不言，故下云「賓及衆賓皆從之」是也。《鄉飲酒義》云「主人親速賓及介，而衆賓自從之」，亦據不得主人戒速，而爲自從也。乃席賓、主人、介、席，敷席也。夙興往戒，歸而敷席。賓席牖前，南面。主人席阼階上，西面。介席西階上，東面。疏「乃席賓主人介」○注「席敷」至「東面」○釋曰：知，夙興往戒，歸而敷席，不別日者，下記云「鄉朝服而謀賓、

介，皆使能」，而「不宿戒」，是同日也。鄭知賓、介與主人席位如此者，案《鄉飲酒義》云「主人者尊賓，故坐賓於西北，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。賓者，接人以義者也，故坐於西北。主人者，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，故坐於東南，而坐僕於東北，以輔主人也」。又云「賓必南面，介必東鄉，介賓主也」，《鄉射》云「乃席賓，南面。席主人于阼階上，西面」，以此故知賓、主及介其位然也。衆賓之席，皆不屬焉。席衆賓於賓席之西。不屬者，不相續也。皆獨坐，明其德各特。疏「衆賓」至「屬焉」○注「席衆」至「各特」○釋曰：鄭知衆賓席在「賓席之西」者，見《鄉射》云「席賓南面，東上，衆賓之席繼而西」，此衆賓之席亦當然，但此不屬爲異耳。云「皆獨坐，明其德各特」者，《鄉射》注云「言繼者，甫欲習衆庶，未有所殊別」，此乃特貢於君，故衆賓之席皆不屬焉，明三物已久，其德各特，故不屬續。其席雖不屬，猶統賓爲位，同南面也。尊兩壺于房戶間，斯禁，有玄酒，在西。設篚于禁南，東肆。加二勺于兩壺。斯禁，禁切地無足者。玄酒在

①「意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竟」。

西，上也。肆，陳也。

疏「尊兩」至「兩壺」○注「斯禁」至

「陳也」○釋曰：凡設尊之法，但醴尊見其質，皆在房內，故《士冠禮》禮子、《婚禮》禮婦醴皆在房隱處。若然，《聘禮》禮賓尊於東廂，不在房者，見尊欲與卑者為禮，相變之法。設酒之尊皆於顯處見其文，是以此及醴子與《鄉射》、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、《有司徹》皆在房戶之間是也。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尊在東楹之西者，君尊專大惠也。云「設篚于禁南，東肆」者，言東肆以頭首為記，從西向東為肆，則大頭在西也。云「斯禁，禁切地無足者」，斯，漸也，漸盡之名，故知「切地無足」。《昏禮》、《冠禮》皆云「禁」者，上禮以禁戒為名，卿大夫、士並有禁名，故鄭以大夫、士雙言也。是以《玉藻》云「大夫側尊用楹，士側尊用禁」，注云「楹，斯禁也」，大夫、士禮之異也。《禮器》云「大夫、士楹禁」，注云「楹，斯禁也，謂之楹者，無足有似於楹，或因名云耳。大夫用斯禁，士用楹禁」，然則禁是定名，言楹者是其義稱，故《禮器》大夫、士總名為楹禁。案《特牲禮》云實獸於楹，注云「楹之制如今大木輿矣」，則楹是輿，非承尊之物，「以禁與斯禁無足似輿，故世人名為楹」。若然，周公制禮，《少牢》名為楹，則以周公為「世人」，或有本無「世人」字者，是以《少牢》不名斯禁，謂之為楹，取不為酒戒。《特

牲》云「壺禁在東序」，記云「壺，楹禁饌于東序」，注云「禁

言楹者，祭尚厭飫，得與大夫同器，不為神戒也」，其實不用。云「楹禁」，不敢與大夫同名「斯禁」，作記解注，故云「士用楹禁」，明與《少牢》「楹」同也。若然，士之楹禁，大夫之斯禁，名雖異，其形同，是以《禮器》同名「楹禁」也。其餘《上冠》、《昏禮》禮賓用醴，不飲，故無禁，不為酒戒。若天子，諸侯承尊之物謂之豐，上有舟，是尊與卑異號也。設洗于阼階東南，南北以堂深，東西當東榮。水在洗東，篚在洗西，南肆。榮，屋翼。

疏「設洗」至「南肆」○注「榮屋翼」○釋曰：云「南北以堂

深」者，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，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。假令堂深二丈，洗亦去堂一丈，以此為度。云「榮，屋翼」者，榮在屋棟兩頭，與屋為翼，若鳥之有翼，故《斯干》詩美宣王之室云「如鳥斯革，如翬斯飛」，與屋為榮，故云榮也。羹定。肉謂之羹，定猶孰也。

疏「羹定」○注「肉謂」至「孰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肉謂之羹」

者，《爾雅》文。言「肉」，正謂其狗。孰云「定」者，孰即定止然，故以定言之。言此者，以與速賓時節為限，不敢煩勞賓，故限之也。主人速賓，賓拜辱，主人荅拜，

還，賓拜辱。速，召也。還猶退。

疏，主人「至」拜辱。

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皆從之」，論主人往賓門召之使來之事。案《鄉射》云：「主人朝服，乃速賓。賓朝服出迎，再拜。」彼云「乃速賓」，此不云「主人乃」者，彼戒、速別服，故云「乃」以聞之，此戒、速雖與彼同，但此戒、速同服，故不云「乃」。云「主答拜，還，賓拜辱」，案《聘禮》云：「賓入境，至近郊，使下大夫至賓館，下大夫遂以賓人，賓送不拜。」又《公食大夫禮》使大夫戒賓，大夫還，賓不拜送，遂從之，鄭注云：「不拜送者，爲從之，不終事皆不拜送。」此獨拜送者，亦是鄉大夫尊，賓卑，又擬賁，故特拜辱而送之，異於餘者。介亦如之。如速賓也。賓及衆賓皆從之。從猶隨也。言及衆賓，介亦在其中矣。

疏，賓及「至」從之。

注「從猶」至「中矣」○釋曰：鄭云「言及衆賓，介亦在其中矣」者，上文戒及速皆言賓與介，不言衆賓，及從主人來，即言賓及衆賓。衆賓不戒不速，尚從主人，則介在，從主人可知也。主人一相，迎于門外，再拜賓。賓答拜。拜介。介答拜。相，主人之吏，擯贊傳命者。**疏**，主人「至」答拜。○注：相主「至」命者。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答再拜」，論主人迎賓人，升堂并拜至之事。云「主

人一相，迎于門外」者，謂主人於群吏中立一相，使傳賓主之命，主人乃自出迎賓於大門外。必非一相迎賓者，案《鄉飲酒義》云：「主人拜，迎賓于庠門之外」，明主人自迎。若然，主人輒言「一相」者，欲見使一相傳命乃迎，故云「相，主人之吏，擯贊傳命者也」。若然，《上相見》注：「異日則拜迎，同日不拜迎」者，彼以摯相見法，此自以賓舉賢能，故與彼異也。揖衆賓。差益卑也。拜介，揖衆賓，皆西南面。

疏，揖衆賓。○注：「差益」至「南面」。○釋曰：云

「差益卑」者，以上文主人迎賓而拜介，是介差卑於賓，今於衆賓不拜，直揖之而已，故云「差益卑也」。知「拜介，揖衆賓皆西南面」者，以其賓、介、衆賓立位在門外，位以北爲上，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，則介與衆賓差在南東面明，知主人正西面拜賓，則側身向西南拜介，揖衆賓矣。主人揖，先人。揖，揖賓也。先入門而西面。

疏，「主人

揖先人」○注「揖揖」至「西面」。○釋曰：此鄉大夫行鄉飲酒在庠學，唯有一門。即向階，門內既有三揖，故主人導賓，揖而先入門，至內齋，西向待賓也。賓厭介，入門左。介厭衆賓人。衆賓皆入門左，北上。皆入門西，東面。賓之屬相厭，變於主人也。推手曰揖，引

手曰厭。今文皆作「揖」。又曰「衆賓皆入左」，無「門」。

疏「賓厭」至「北上」○注「皆入」至「無門」○釋曰：主人人

後賓乃厭介，介厭衆賓相隨入門，皆東面北上定位。^①賓

既北上，主人西面相向，揖訖，乃相背各向堂塗，介與衆賓

亦隨賓至西階下也。云「賓之屬相厭，變於主人也」者，以

賓與介、衆賓等自用引手而入，故不揖，是變於主人也。

云「推手揖，引手曰厭」者，^②厭字或作撻字者，古字義亦

通也。^③云「推手揖」者，案《周禮·司儀》云「上揖庶姓，

時揖異姓，天揖同姓」，鄭以「推手小下之」爲「土揖」，「平

推手」爲「時揖」，「推手小舉之」爲「天揖」，皆以推手爲揖。

又案僖二年《公羊傳》荀息進曰：「虞、郭見與？」獻公揖

而進之，何休云「以手通指曰揖」。與此別者，「推手」解

其揖狀，^④通指「道其揖意也」，鄭則解揖體，何氏釋其揖

意，相兼乃足也。云「引手曰厭」者，以手向身引之。云

「今文皆作揖」者，鄭不從也。云「又曰衆賓皆入門左，無

門」，亦不從也。主人與賓三揖，至于階，三讓，

主人升，賓升。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。

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。三揖者，將進，揖，當

陳，揖，當碑，揖。楣，前梁也。復拜，拜賓至此堂，尊之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三揖」至「尊之」○釋曰：云「三

讓，主人升」者，主人先升，賓後升，故《鄉射》云「主人升一

等，賓升」是也。云「三揖者，將進，揖，當陳，揖，當碑，

揖」者，《爾雅》「陳，堂塗也」。云「楣，前梁也」者，對後梁

爲室戶上。云「復拜，賓至此堂，尊之」者，案《公食禮》云

「公升二等，賓升」，「公當楣北鄉至再拜」，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

皆云「主人升自西階，賓右至再拜」，《鄉飲酒義》亦云「拜

至，拜洗」。此不云「至」者，略之，是知此升堂拜亦是拜至

可知。凡拜至者，皆是尊之也。主人坐，取爵于筐，

降洗。將獻賓也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降洗」○注「將獻賓也」

○釋曰：自此至「主人阼階上荅拜」，論主人盥洗、獻賓之

節也。云「主人坐，取爵于筐」者，筐在堂上尊南，故取之

乃降也。賓降。從主人也。主人坐，奠爵于階

乃降也。賓降。從主人也。主人坐，奠爵于階

乃降也。賓降。從主人也。主人坐，奠爵于階

乃降也。賓降。從主人也。主人坐，奠爵于階

乃降也。賓降。從主人也。主人坐，奠爵于階

乃降也。賓降。從主人也。主人坐，奠爵于階

乃降也。賓降。從主人也。主人坐，奠爵于階

①「定」，阮校云：「閩本作「賓」。

②「揖」上，阮校云：「毛本、《要義》有「曰」字。又《要義》

下「推手曰揖」句無「曰」字。

③「亦通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通用」。

④「揖」原作「厭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前，辭。重以已事煩賓也。事同曰讓，事異曰辭。

疏

注「重以」至「曰辭」○釋曰：主人獻賓，乃是主人人事，故云「重以已事煩賓也」。云「事同曰讓，事異曰辭」者，事同謂若上文主人與賓俱升階而云「讓」是也，事異若此文主人有事，賓無事，是事異則曰辭。此對文爲義，若散文則通。是以《周禮·司儀》云：「主君郊勞，交擯三辭，車逆拜辱，三揖，三辭，拜受。」注云：「三辭，重者先辭，辭其以禮來於外，後辭，辭升堂。」事同而云辭，是其通也。賓對。對，荅也。賓主之辭未聞。

疏注「賓主之辭未聞」○釋

曰：其辭未聞者，謂若《冠禮》醮辭之等，雖行事辭不見，於後以次見辭，此則無見辭之事，故云「未聞」也。主人坐

取爵，興，適洗，南面坐，奠爵于篚下，盥洗。

已盥乃洗爵，致絜敬也。今文無「奠」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盥

洗」○注「已盥」至「無奠」○釋曰：案《鄉飲酒義》云「主人盥洗揚觶，所以致絜也。拜至，拜洗，拜受，拜送，所以致敬也」。此經先言盥，後言洗，則盥手乃洗爵者，所以致絜，鄭取《鄉飲酒義》爲言也。若然，盥手洗爵，止是致絜，拜受之等，乃是致敬。并言敬者，鄭注兼拜至、拜受而言

耳。賓進，東北面辭洗。必進東行，示情。

疏賓

進東北面辭洗」○釋曰：案下經云「賓復位，當西序，東面」，注云「言復位者，明始降時位在此」者，案《鄉射》「賓進，東北面辭洗」，彼注云「必進者，方辭洗，宜違其位也。言東北面，則位南於洗矣」。是其賓初降立，至于序南，東鄉，至於主人洗爵，乃東行，故此得「北面辭洗」也。云「示情」者，賓進前就主人，示謙下主人之情也。主人坐，奠爵于篚，興，對。賓復位，當西序，東面。

言復位者，明始降時位在此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東面」○注

「言復」至「在此」○釋曰：上經奠爵于階前者，主人未洗，見賓降，即奠爵，故在階前奠爵。此即至洗，^①將洗爵，見賓辭，故「奠爵於篚，興，對」，故不同也。云「言復位者，明始降時位在此」者，上始降時直云「賓降」，不言處所，於此見之，是舉下以明上之義也。主人坐取爵。沃洗者西北面。沃洗者，主人之群吏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北面」

①「即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既」誤作「即」。

○注「沃洗」至「群吏」○釋曰：知「主人群吏」者，下記云「主人之贊者西面，北上，不與」，注云「贊，佐也，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之禮事，徹鼎沃盥，設薦俎」是也。卒洗，主

人壹揖，壹讓，升。俱升。古文「壹」，一作「壹」。^①疏

「卒洗」至「讓升」○注「俱升」○釋曰：知「俱升」者，《鄉射》云「主人卒洗，一揖，一讓，以賓升」，明俱升可知。若然，

上文主人先升，賓乃升者，以初至之時，賓客之道，進宜難，故主人升導之。至此以辭讓訖，故略威儀而俱升也。

賓拜洗。主人坐，奠爵，遂拜，降盥。復盥，爲

手盥汗。疏「賓拜」至「降盥」○注「復盥爲手盥汗」○釋

曰：言「奠爵，遂拜」者，因事曰遂。是以《燕禮》云「賓受酬，坐祭酒，遂奠于薦東」，注云「遂者，因坐而奠，不北面」，是其類也。凡賓主行事，相報皆言答，此不言答，省

文也。賓降，主人辭，賓對，復位，當西序。

卒盥，揖，讓，升。賓西階上疑立。疑讀爲「疑

然從於趙盾」之疑。疑，正立自定之貌。疏「賓降」至「疑

立」○注「疑讀」至「之貌」○釋曰：言「揖，讓，升」，不言「一揖，一讓」，從上可知。云「疑讀爲「疑然從於趙盾」之疑。

疑，正立自定之貌」者，案宣公六年《公羊傳》云「晉靈公欲殺趙盾，於是伏甲于宮中，召趙盾而食之。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，國之力士也，屹然從乎趙盾而入，放乎堂下而立。何休云「屹然，壯勇貌」，鄭氏以「屹然從乎趙盾而入，放乎堂下而立」，不取何休注義，以《鄉射》注云「疑，止也，有矜莊之色，自定」，其義不殊，字義與何少異也。主人

坐取爵，賓之，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。獻，進

也，進酒於賓。疏「主人」至「獻賓」○注「獻進」至「於賓」

○釋曰：云「西北面」者，賓在西階北面，將就席受，故「西北面」，向其席故也。賓西階上拜。主人少退。

少退，少辟。賓進受爵以復位。主人阼階上拜

送爵。賓少退。復位，復西階上位。疏「賓進」至

「少退」○釋曰：云「賓進」者，以賓西階上疑立，今見主人

西北面獻於己席前，故賓進，將於席前受之故也。案《鄉

① 「一作壹」，阮校云：徐本、毛本，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、《要義》「壹」、「一一互易」。

射》云「賓進受爵於席前，復位」，此不言席前，文不具也。**薦脯醢**。薦，進也。進之者，主人有司。**疏**「薦脯醢」

○注「薦進」至「有司」○釋曰：知非主人自薦者，案《昏禮》禮賓贊者薦脯醢，《周禮》膳宰薦脯醢，皆非主人，故知此亦非主人，是有司也。賓升席自西方。升由下也。

升必中席。**疏**「賓升席自西方」○注「升由」至「中席」○

釋曰：案《曲禮》云「席南鄉北鄉，以西方爲上」，今升席自西方。云「升由下」者，以賓統於主人，以東方爲上，故以西方爲升山下也。乃設折俎。牲體枝解，節折在俎。

疏「乃設折俎」○注「牲體」至「在俎」○釋曰：凡解牲體之

法，有全蒸其豚解爲二十一體，^①體解即此折俎是也。是以下有「賓俎脊、脅、肩」，「介俎脊、脅、肫、胙」，是體解也。主人阼階東疑立。賓坐，左執爵，祭脯醢，

坐，坐於席。祭脯醢者，以右手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脯醢」○

注「坐坐」至「右手」○釋曰：知賓坐坐於席上者，上文賓升席，下文降席，故知此坐在席可知。云「祭脯醢者，以右手」者，此經「左執爵」，明祭用右手，是以《鄉射》亦云「右祭脯醢」。奠爵于薦西，興，右手取肺，卻

左手執本，坐，弗繚，右絕末以祭，尚左手，噉之，興，加于俎。興，起也。肺，離之本端厚大者。繚猶紵也。大夫以上威儀多，紵絕之。尚左手者，明垂紵之，乃絕其末。噉，嘗也。**疏**「奠爵」至「于俎」○

注「興起」至「嘗也」○釋曰：奠爵於薦右者，爲取肺奠之，將舉，故奠於右。《禮記·少儀》云「取俎進俎，不坐」，是以取時奠爵興，至加于俎又興也。云「肺，離之本端厚大者」，此是舉肺刲者，於下記文。^②本謂根本，肺之大端，故云「厚大」。云「繚猶紵也」者，弗繚即弗紵也。云「大夫以上威儀多」者，此《鄉飲酒》大夫禮，故云繚祭，《鄉射》士禮，云「絕祭」，但云繚必兼絕，言絕不得兼繚，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。言「大夫以上」，則天子、諸侯亦繚，絕兼有，但禮篇亡，無以可知也。案《周禮》

^①「其豚解」，阮校疑「其」當在「豚解」下，屬「爲二十一體」爲句。曹校云：「此數語有脫字，當云：『有全蒸其豚，謂之豚解，有解爲二十一體，謂之體解，體解即此折俎是也。』」

^②「於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見」字。

大祝云：①辨九祭，「七曰絕祭，八曰繚祭」，注云「本同，禮多者繚之，禮略者絕則祭之」，亦據此與《鄉射》而言也。大夫已上為繚祭，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雖諸侯禮，以賓皆大夫為之，臣在君前，故不為繚祭，皆為絕祭也。云「嘑，嘗也」者，嘑至齒則嘗之也。坐挽手，遂祭酒。挽，拭也。

古文「挽」作「說」。②疏「坐挽手遂祭酒」○注「挽拭」至

「作說」○釋曰：案《內則》事佩之中有挽，則賓客自有挽巾以拭手也。坐挽手，因事曰遂，因坐祭酒，故云「遂」也。

案《鄉射》「坐挽手，執爵，遂祭」，此不言「執爵」，省文也。

興，席末坐，啐酒，啐亦嘗也。疏「興席末坐啐酒」

○注「啐亦嘗也」○釋曰：言「席末」，謂於席之尾，故云

「末」。《鄉飲酒義》云「祭薦祭酒，敬禮也。嘑肺，嘗禮也。

啐酒，成禮也。於席末，言是席之止，非專為飲食也。此

所以貴禮而賤財也」，注云「祭薦、祭酒、嘑肺於席中，唯啐

酒於席末」是也。啐酒於席末者，酒是財，賤財之義也。

云「啐亦嘗」者，亦前肺云「嘑」，是至齒為嘗。此酒云

「啐」，謂入口為嘗，雖至齒、入口不同，皆是嘗也。又肺於

前用之，不得言「成禮」，酒後乃用，故云「成禮」，異於肺

也。降席坐，奠爵，拜，告旨，執爵興。主人

阼階上荅拜。降席，席西也。旨，美也。疏「降席」至

「荅拜」○注「降席」至「美也」○釋曰：賓拜告旨，主人拜崇

酒，其節同，義即異矣。賓言旨，甘主人之味，啐則拜之。

主人云崇者，崇，充也，謝賓以酒惡相充實，飲訖乃崇酒，

先後亦同也。③賓西階上北面坐，卒爵，興，坐

奠爵，遂拜，執爵興。主人阼階上荅拜。卒，

盡也。於此盡酒者，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。疏「賓西」至

「荅拜」○注「卒盡」至「食起」○釋曰：言「遂拜」者，亦因奠

爵不起，因拜也。④云「於此盡酒者，明此席非專為飲食

起」者，但此席為賓賢能起，故謂在席盡爵，⑤於此西階上

字。

①「云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有「繚祭以手從肺本循

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」二十六

字。

②「說」，阮校云：疑「說」字本作「悅」。下同。

③「亦」下，曹校云脫「不」字。

④「因」，曹校云似當為「遂」。

⑤「謂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不」字。《通解》無「謂」字。曹校云有「不」字似是。

卒之也。云「不專爲飲食」者，^①啐酒於席末，兼爲飲食之事，故以「不專」言之也。

儀禮疏卷第八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 食二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起」字。

儀禮疏卷第九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賓降洗。將酢主人。

疏 賓降洗○注「將酢主人」○

釋曰：自此已下至「西階上荅拜」，論賓酢主人之事。云

「將酢主人」者，案《爾雅》云「酢，報也」，前得主人之獻，今將酌以報之，故降洗而致絜敬，故云「將酢主人」也。主

人降。亦從賓也。降，降立阼階東，西面。**疏**「主人降」

○注「降立」至「西面」^①○釋曰：知面位如此者，案下云

「主人復阼階東，西面」，故知此當於阼階東，西面也。賓

坐奠爵，興，辭。西階前也。**疏**「賓坐奠爵興辭」○

注「西階前也」○釋曰：鄭知「西階前」者，《鄉射》云「賓西

階前東面坐奠爵，興，辭降」，此亦然故也。主人對。

賓坐取爵，適洗南，北面。主人阼階東南面

辭洗。賓坐奠爵于筐，興，對。主人復阼階

東，西面。賓東北面盥，坐取爵，卒洗，揖讓

如初，升。主人拜洗。賓荅拜，興，降盥，如

主人禮。賓實爵，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

人。主人阼階上拜。賓少退。主人進受

爵，復位。賓西階上拜送爵。薦脯醢。主

人升席自北方。設折俎，祭如賓禮。祭者，祭

薦、俎及酒，亦嘯、啐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賓禮」○注「祭者」至

「嘯、啐」○釋曰：此賓坐取爵，適洗南，盥，坐取爵，卒洗。

以此言之，則賓未盥，主人辭洗，案《鄉射》賓盥訖將洗，主

人乃辭洗，先後不同者，彼與鄉人習禮輕，故盥訖乃辭洗；

此鄉人將賓舉之，^②故未盥先辭洗，重之故也。若然，《鄉

射禮》內兼有鄉大夫，即尊，與州長同於盥後辭洗者，以其

盥後辭洗是禮之常故也。^③但《鄉射》賓坐取爵，適洗，坐

①「降立」，阮校云：閩本作「亦從」。

②「舉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興」。

③「故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然」。

奠爵于篚下，主人辭洗之時，賓方奠爵于篚下。^①此不奠爵篚下，使言奠爵于篚者，《鄉射》云賓坐取爵洗之時，未得主人之命，故得奠於篚下，得主人之命，乃奠于篚。此則賓取爵，適洗，未奠之時，主人即辭，故奠于篚也。云「揖讓如初，升」者，謂前主人卒洗，「一揖，一讓，升」也。云「降盥，如主人禮」者，謂如主人降盥禮，則此賓降，主人亦降，賓辭降，主人對，一與主人降辭已下同也。云「祭如賓禮」者，如上賓祭時，坐，左執爵，右祭脯醢，奠爵于薦西，興，右手取肺，卻左手執本，坐，弗繅，右絕末以祭，尚左手，嘑之，興，加于俎，坐，挽手，遂祭酒，興，席末坐，啐酒，故云「祭如賓禮」。云「祭者祭薦、俎及酒」者，薦謂脯醢，俎即離肺也。云「亦嘑，啐」者，直云「祭如賓禮」，嫌祭不嘑，啐，故鄭明之，云亦嘑肺啐酒，是以下文云「不告旨」，明亦啐也。不告旨。酒已物也。自席前適阼階上，北面，坐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遂拜，執爵興。賓西階上荅拜。自席前者，啐酒席末，因從北方降，由便也。**疏**，自席「至荅拜」○注「自席」至「便也」○釋曰：案《曲禮》云：「席東鄉西鄉，以南方爲上；南鄉北鄉，以西方爲上。」凡升席必由下，降由上，今主人當降

自南方，以啐酒於席末，遂因從席北頭降，又從北向南，北面拜，是由便也。若降由上之正，亦是便，故下云主人作相，降席自南方，不由北方，亦由便也。主人坐奠爵于序端，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。賓西階上荅拜。東西牆謂之序。崇，充也，言酒惡相充實。**疏**

「主人坐奠爵于序端」○注「東西」至「充實」○釋曰：「奠爵于序端」者，擬後酬賓訖，取此爵以獻介也。云「東西牆謂之序」者，《爾雅·釋宮》文。但彼云「東西廂」，廂即牆，故變言之也。主人坐，取觶于篚，降洗。賓降，主人辭降。賓不辭洗，立當西序，東面。不辭洗者，以其將自飲。**疏**，「主人」至「東面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復位」，論主人酬賓之事。○注「不辭」至「自飲」○釋曰：酬酒先飲乃酬賓，故云「將自飲」。若然，既自飲而盥洗者，禮法宜繁故也。若然，經云「賓降，主人辭」，應奠爵，不言者，理在可知，故爲文略也。卒洗，揖，讓，升。賓西階上疑立。主人實觶酬賓，阼階

①「下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上北面坐奠觶，遂拜，執觶興。賓西階上荅拜。酬，勸酒也。酬之言周，忠信爲周。**疏**「卒洗」至

「荅拜」○注「酬勸」至「爲周」○釋曰：云「賓西階上疑立」者，待主人自飲故也。云「酬之言周，忠信爲周」者，此解

主人將酬賓先自飲之意。以其酬賓，若不自先飲，主人不忠信，^①恐賓不飲，示忠信之道，故先自飲乃飲賓爲酬也。

「忠信爲周」，《國語》文。坐祭，遂飲，卒觶，興，坐

奠觶，遂拜，執觶興。賓西階上荅拜。主人

降洗，賓降，辭，如獻禮。升，不拜洗。不拜

洗，殺於獻。**疏**「坐祭」至「拜洗」○注「不拜洗殺於獻」○

釋曰：云「坐祭，遂飲」者，因坐祭即飲，飲卒觶，因事曰遂，

故曰「遂」。云「辭，如獻禮」者，主人辭賓降，主人爲已洗

爵，^②此與獻賓時同，故云「辭，如獻禮」。禮殺，升堂不拜

洗，與獻時異，故別言之，使不蒙「如」也。禮殺於獻者，獻

時拜洗，禮初不殺故也。賓西階上立。主人賓

觶，賓之席前，北面。賓西階上拜。主人少

退，卒拜，進坐，奠觶于薦西。賓已拜，主人奠其

觶。**疏**「賓西」至「薦西」○注「賓已」至「其觶」○釋曰：

「賓已拜，主人奠其觶」者，非久停，下文賓取之奠于薦東是也。賓辭，坐取觶，復位。主人阼階上拜送。賓北面，坐奠觶于薦東，復位。酬酒不舉，

君子不盡人之歡，不竭人之忠，以全交也。**疏**「賓辭」至

「復位」○注「酬酒」至「交也」○釋曰：「賓辭」，不解所辭之事。案《鄉射》「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，進，坐奠于薦右。

賓與大夫辭，坐受觶以興」，注云「辭，辭其坐奠觶」。以彼

云「賓與大夫辭」，即云「坐受觶以興」，若自手受之以舉

觶，是禮已，故賓與大夫可以當兀荅之禮，得云辭其親奠。

此禮初，^③賓謙卑，不辭其奠，故經不云「坐受以興」。然

此辭是主人復親酌已，^④故《鄉射》「主人酬賓云「賓辭」，鄭

注云「辭主人復親酌已」是也。云「酬酒不舉，君子不盡

人之歡，不竭人之忠，以全交也」者，並《曲禮》文。案彼

「歡」謂飲食，「忠」謂衣服，引之并謂飲食者，鄭於彼歡與

忠相對解之，故歡爲飲食，忠爲衣服，通而言之，總爲飲

① 主人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是」。

② 主人上，曹校云脫「賓辭」二字。

③ 「禮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與」。

④ 「是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辭」字。

食，於義合也。云「全交」者，所有飲食與己，已盡之，恐人嫌貪而交絕，故不盡，為全交。酬酒不飲，亦是全交，故引為證也。此以「奠於薦東」為「酬酒不舉」，案《燕禮》「二人媵爵于公，奠于薦南」，彼皆舉為旅酬而在左者，鄭彼注云「奠于薦南，不敢必君舉也」。案《特牲》「主人酬賓，「奠于薦北」，彼舉旅而在左者，鄭彼云「行神惠」，故不與此同也。主人揖，降。賓降，立于階西，當序，東面。主人將與介為禮，賓謙不敢居堂上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東面」○注「主人」至「堂上」○釋曰：自此下至「主人介右荅拜」，論主人獻介之事。主人以介

揖，讓，升，拜，如賓禮。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，降洗。介降，主人辭降，介辭洗，如賓禮。升，不拜洗。介禮殺也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拜

洗」○注「介禮殺也」○釋曰：案上主人迎賓之時，介與眾賓從人，又主人與賓三揖，至於階之時，介與眾賓亦隨至西階下，東面。今此文云「揖，讓，升，如賓禮」，則唯於升堂時相讓，無庭中三揖之事矣。升堂而云「拜」者，謂拜至亦如賓矣。云「介禮殺也」者，謂不拜洗，是以《鄉飲酒義》

云「三讓以賓升，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，及介省矣」是也。介西階上立。不言疑者，省文。**疏**注「不言疑者省

文」○釋曰：此決上獻酬辭賓時，^①賓於西階上疑立，此亦當獻酒節，而不言疑者，省文也。主人實爵，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。介西階上北面拜。主人少退。介進，北面受爵，復位。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。介少退。主人拜于介右，降尊以就卑也。今文無「北面」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少退」○注「主人」至

「北面」○釋曰：云「主人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」者，以介席東面，故邪向之，若獻賓時於賓席前北面向之也。「主人拜于介右，降尊以就卑也」者，以主人獻賓時，主人自在階，今於獻介，主人來在西階介右，是介卑，故降主人之尊，就西階介之東北面拜也。至旅酬皆同階者，禮殺故也。主人立于西階東。薦脯醢。介升席自北方，設折俎，祭如賓禮。不啻肺，不啻酒，

①「獻酬辭賓」，曹校云：「辭」字衍，殿本刪「辭」字，「獻」下增「賓」字。

不告旨，自南方降席，北面坐，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遂拜，執爵興。主人介右荅拜。不啐，

啐，下賓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不啐啐下賓」○釋

曰：云「主人立于西階東」者，始獻介之時，近西在介右，今於設薦之時，主人無事，稍近東。案上獻賓薦設之時，主

人云「疑立」，此不言者，文略也。云「主人介右荅拜」者，還近西，於前立處荅拜也。介降洗。主人復降階，

降辭，如初。如賓酢之時。**疏**「介降」至「如初」○注

「如賓酢之時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介降立于賓南」，論介酢主人之事。云「主人復降階，降辭，如初」者，如賓酢主人之時，介辭主人從已降，主人辭介爲已洗，皆如之也。卒

洗，主人盥。盥者，當爲介酌。**疏**「卒洗主人盥」○注

盥者當爲介酌○釋曰：此主人自飲而盥者，尊介也。是以《鄉射》云大夫將酢主人，「卒洗，主人盥」，注云「盥者雖將酌自飲，尊大夫，不敢褻」，是其類也。介揖，讓，

升，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。就尊南授之。介不自

酌，下賓。酒者，賓主共之。**疏**「介揖」至「之間」○釋曰：

「揖，讓，升」者，謂一揖一讓升也。云「授主人爵于兩楹之

間」，以爵授主人也。○注「就尊」至「共之」○釋曰：知兩

楹間是「尊南」者，以上云「尊於房、戶間」，房、戶間當兩楹之北，故云「就尊南授之」也。云「介不自酌，下賓」者，以

其實親酌以酢主人，此不自酌，故云「下賓」也。云「酒者，賓主共之」者，此鄭解酒賓主共之，故賓自酌以酢主人，介

卑，故不敢酌，是以《鄉飲酒義》云「尊於房、戶之間，賓主共之」是也。介西階上立。主人實爵，酢于西

階上，介右坐奠爵，遂拜，執爵興。介荅拜。

主人坐祭，遂飲，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遂拜，執

爵興。介荅拜。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，介

右再拜崇酒。介荅拜。奠爵西楹南，以當獻衆賓。

疏「介西」至「荅拜」○釋曰：此主人既受爵，介無事，故

於西階上立，不言「疑立」，可知也，亦省文。○注「奠爵」

至「衆賓」○釋曰：知此奠爵爲衆賓者，案下文云「主人揖，升，坐取爵于西楹下」是也。《鄉射》無介，故獻衆賓

時，於東序端取爵，獻訖奠爵于篚也。主人復降階，

揖，降。介降，立于賓南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賓南」○

釋曰：向來主人與介行禮於西階上，事訖，故復降階，揖，

讓，降。①「介降，立于賓南」者，以將獻衆賓，故介無事，就賓南也。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。衆賓皆荅壹拜。三拜，壹拜示偏，不備禮也。不升拜，賤也。疏

「主人」至「壹拜」○注「三拜」至「賤也」○釋曰：自此已下至「奠于篚」，論獻衆賓之事。云「西南面」者，以其主人在阼階下，衆賓在賓介之南，故西南向拜之。云「三拜，壹拜示偏，不備禮也」者，衆賓各得主人一拜，主人亦偏得一拜，是不備禮。故《鄉射》云「三拜衆賓，衆賓皆荅壹拜」，彼注云「三拜，示偏也。壹拜，不備禮也」。大夫禮皆然，故《少牢》云「主人三拜饗者，饗者皆荅拜」，鄭云「三拜，旅之示偏也」。又《有司徹》云「主人降南面，拜衆賓于門東，三拜。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」，大夫尊故也。士則荅再拜，故《特牲》云「主人三拜衆賓，衆賓荅再拜」，鄭云「衆賓再拜者，士賤，旅之得備禮」是也。云「不升拜，賤也」者，此決上主人與賓介行禮皆升堂拜，至此三拜，賓賤，故不升拜至也。主人揖，升，坐取爵于西楹下，降洗，升，實爵，于西階上獻衆賓。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。長，其老者。言三人，則衆賓多矣。疏「主人」至「三人」○注「長其」至「多矣」○釋曰：云「主

人揖，升」者，從三人爲首，一揖之而升也。云「降洗，升，實爵」者，以下不更言洗，則以下因此不復洗矣。云「西階上獻衆賓」者，下別言衆賓之長三人，則衆賓之中兼言堂下衆賓，故鄭云「衆賓多矣」。自三人已下，於下便以次歷言之矣。云「拜受者三人」，則堂下衆賓不拜受矣。主人拜送。於衆賓右。疏「主人拜送」○注「於衆賓右」○釋曰：知在衆賓右拜送者，約上文「介右」而知也。坐祭，立飲，不拜既爵，授主人爵，降，復位。既，卒也。卒爵不拜，立飲，立授，賤者禮簡。疏「坐祭」

至「復位」○注「既卒」至「禮簡」○釋曰：云「卒爵不拜，立飲，立授爵」，賤者禮簡者，賓賢能，以賢者爲賓，其次爲介，不問長幼，其三賓德劣于賓，介，則數年之長幼，故上衆賓之長也。①賓，介則坐祭，坐飲，又拜既爵，此三賓則坐祭，與賓、介同，不拜既爵，立飲，立授，則異，賤，故禮簡

①「揖讓降」，曹校云：「讓」字衍，降不讓。

②「賓」上，曹校云脫「衆」字。

③「爵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上鄭注無。

④「上」，阮校云：閩本作「此」。曹校云，上「下脫」云「字」。

也。衆賓獻，則不拜，受爵，坐祭，立飲。次三人以下也。不拜，禮彌簡。

疏「衆賓」至「立飲」○注「次三」至「彌簡」○釋曰：此據堂下衆賓不拜受，簡於三人，故云「禮彌簡」也。每一人獻，則薦諸其席。謂三人也。

疏「每一」至「其席」○注「謂三人也」○釋曰：上已云獻，此以下別言薦。云「每一人」，還發三人而言。云「每一人獻，則薦諸其席」，則一一得獻即薦之，以其言席，又下別言衆賓，則此三是一人，故鄭云「一人也」。衆賓

辯有脯醢。亦每獻薦於其位，位在下。今文「辯」皆作

「偏」。**疏**「衆賓辯有脯醢」○注「亦每」至「作偏」○釋曰：

云「亦每獻薦於其位」者，如上三人一一薦之。知「位在下」者，以其言堂下立侍，不合有席，既不言席，故位在下。既不言其數，則鄉人有學識者皆來觀禮，皆入飲酒之內。是以《鄉射》云旅酬堂上，「辯」卒受者興，以旅在下者，明衆賓在堂下也。主人以爵降，奠于筐。不復用也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于筐」○釋曰：以此合一獻偏，不復用，故以主人爵降，^②奠於筐也。揖，讓，升，賓厭介升，介

厭衆賓升，衆賓序升，即席。序，次也。即，就也。

今文「厭」皆爲「揖」。**疏**「揖讓」至「即席」○注「序次」至

「爲揖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舉觶者降」，論偏獻衆賓訖，將以旅酬之事。^③云「衆賓序升」者，謂賓堂上有席者，以年長爲首，以次即席也。云「今文厭皆爲揖」，不從者，以賓相引以手，不得爲揖故也。一人洗，升，舉觶于賓。

一人，主人之吏。發酒端曰舉。**疏**「一人」至「于賓」○注

「一人」至「曰舉」○釋曰：此一人舉觶，爲旅酬也。云「發酒端曰舉」者，從上至下徧飲訖，又從上而起，是「發酒端曰舉」也。實觶，西階上坐奠觶，遂拜，執觶

興。賓席末荅拜。坐祭，遂飲，卒觶，興，坐

奠觶，遂拜，執觶興。賓荅拜。降洗，升，實

觶，立于西階上。賓拜。賓拜，拜將受觶。**疏**「實

觶」至「賓拜」○注「賓拜拜將受觶」○釋曰：云「賓席末荅

拜」者，謂於席西，南面，非謂席上近西爲末，以其無席上拜法也。已下賓拜皆然。進，坐奠觶于薦西。賓

① 上「三」字，阮校云《通解》、毛本無，曹校云無者是。

② 「以主人」，曹校云「以」字當在「主人」下。

③ 「以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行」。

辭，坐受以興。舉觶不授，下主人也。言坐受者，明行事相接，若親受，謙也。

疏「進坐」至「以興」○注「舉觶」至「謙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舉觶不授，下主人也」者，決上主人獻賓皆親授，而奠之今不親授，^①是下主人。《鄉射》注云「不授，賤不敢也，下主人」，明此亦賤不敢授也。云「言坐受者，明行事相接，若親受，謙也」者，若於人手相授受，名為受，不於人取之，^②不得言受。今於地取之而言受者，以主人奠之，^③賓取之，而無隔絕，雖於地，若手受之，故云「明行事相接，若親受之，謙也」。舉觶者西階上拜送。賓坐奠觶于其所。所，薦西也。

疏「舉

觶」至「其所」○注「所薦西也」○釋曰：賓奠於其所者，待作樂後，立司正，賓乃取此觶以酬主人。以其將舉，故且奠之於右也。舉觶者降。事已。

疏「舉觶者降」○注

「事已」○釋曰：案《鄉射》舉觶者降後有大夫，此不言者，大夫觀禮之人，或來或否，故不言也。設席于堂廉，

東上。為工布席也。側邊曰廉。《燕禮》曰：「席工於西

階上，少東。樂正先升，北面。」此言樂正先升，立于西階東，則工席在階東。

疏「設席」至「東上」○注「為工」至

「階東」○釋曰：自此下至「樂正告于賓，乃降」，論主人樂賓之事。大判總為作樂，其中別有四節之殊，有歌，有笙，有間，有合，次第不同也。案《燕禮》「席工于西階上」，即云「樂正先升」，《大射》亦云「席工于西階上」，工六人，四瑟，始云「小樂正從之」。不同者，《燕禮》主於歡心，尚樂，故先云「樂正先升」；《大射》主於射，略於樂，故辨工數，乃云「樂正從之」也。若然，此主於樂，不與燕同，^④而席工下辨工數，乃云樂正升者，此臣禮避初也。^⑤至於《鄉射》亦應主於射，略於樂，而不言工數，先云樂正，而不與《大射》同者，^⑥亦是避初之事也。云「為工布席也」者，以《鄉射》、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皆「席工」連言，此不言「席工」，文不具爾。故此為工布席，下云「工入升」，明此席也。^⑦

①「而奠之今不親授」，曹校云當為「今不親授而奠之」。

②「人」下，曹校云當補「受之於地」四字。

③「以主人奠之」，曹校云：「主」當為「一」，或「人」下脫「之吏」二字。

④「不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正」。

⑤「初」，曹校云：各本作「君」，似是。

⑥「而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⑦「席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為工」二字。

引《燕禮》者，欲證此席爲工，又取此工席在西階東，^①以其此經云「堂廉東上」，不言階東，故取《燕禮》「西階上少東」，樂正又在工西。此下云樂正「於西階東」，據樂正於西階東而立，在工西，則知工席更在階東北面可知。但此言近堂廉，亦在階東，彼云「階東」，亦近堂廉也。工四人，二瑟，瑟先。相者二人，皆左何瑟，後首，跨越，內弦，右手相。四人，大夫制也。瑟，二人鼓瑟，則二人歌也。瑟先者，將入序在前也。相，扶工也，衆賓之少者爲之，每工一人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弟子相工，如初入。」天子相工使視瞭者。凡工，瞽矇也，故有扶之者。師冕見，及階，子曰「階也」；及席，子曰「席也」，固相師之道。後首者，變于君也。跨，持也。相瑟者則爲之持瑟，其相歌者徒相也。越，瑟下孔也。內弦，側擔之者。疏「工四」至「手相」○注「四人」至「之者」○釋曰：云「四人，大夫制也」者，此鄉大夫飲酒而云「四人」，《大射》諸侯禮而云「六人」，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。《燕禮》亦諸侯禮而云「四人」者，鄭彼注云「工四人者，燕禮輕，從大夫制也」。鄉射是諸侯之州長，士爲之，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，^②故工亦四人，大夫制也。若然，上

當二人，天子當八人，爲差次也。云「二瑟，二人鼓瑟，則二人歌也」者，既云「工四人」，一人瑟，明二人鼓瑟可知也。^③云「相，扶工也，衆賓之少者爲之」者，見《鄉射》云「樂正適西方，命弟子」，弟子則衆賓之少者也。云「每工一人」者，案《周禮》瞽三百人，^④又此經二人瑟，「相者二人皆左何瑟」，又《大射》「僕人正相大師」，以諸文言之，故知「每工一人」。若然，此經「工四人」，二人瑟，相二人，則工二人歌，雖不言相，亦二人可知，以空手無事，故不言也。云《鄉射禮》曰「弟子相工，如初入」者，彼謂將射，樂正命弟子相工，遷樂於下，降時如初人之次第，^⑤亦瑟先歌後，引之證弟子相工之事。天子相亦使眡瞭爲之，^⑥知者，見《周禮》眡瞭職云「凡樂事相瞽」是也。云「凡

- ①「取」下，曹校云當有「證」字。
- ②「三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五」。
- ③「二人瑟明二人鼓瑟可知也」，曹校云：「二入瑟」當爲「二人鼓瑟」，二人鼓瑟，當爲「二人歌」。
- ④「瞽三百人」下，曹校云當補「眡瞭三百人」。
- ⑤「時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將」。
- ⑥「相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衍「工」字。曹校云注有「工」字，「工」下「亦」字乃衍耳。

工，瞽矇也。一者，鄭司農云：「無目眊謂之瞽，有目眊而無見謂之矇，有目無眸子謂之眊，故《詩·大雅》云：『矇矇奏工』」是也。引《論語》者，證瞽人無目，須扶之義也。二云「師」，即大師之官，無目，瞽矇之長也。云「後首者，變於君也」者，案《燕禮》云「小臣左何瑟，而鼓」，注云「燕尚樂，可鼓者在前也」，此鄉飲酒亦尚樂而不面鼓，是變於君也。案大射主於射，略於樂，鄉射亦應主於射，略於樂，所以面鼓，亦是變於君也。云「拊，持也」者，瑟底有孔越，以指深入謂之拊也。云「其相歌者，徒相也」者，徒，空也，無可荷，空以右手相，以經不言故也。①云「內弦側擔之」者，以左於外側擔之，②使弦向內也。樂正先升，立于西階東。正，長也。疏：樂正「至」階東。○注：正，長也。

○釋曰：案《周禮》有大司樂、樂師、天子之官。此樂正者，諸侯及大夫、士之官，當天子大司樂。言「先升」，對後升。③云「長」，樂官之長也。工人，升自西階，北面坐。相者東面坐，遂授瑟，乃降。降立于西方，近其事。疏：工人「至」乃降。○注：降立「至」其事。○釋曰：「工人，升」，不言歌，瑟先後，案上文已云瑟先其歌，可知也。鄭知「降立於西方，近其事」者，《鄉射》云「樂正

適西方，命弟子贊工還樂」，故知西方是近其事也。工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。三者皆《小雅》篇

也。《鹿鳴》，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，講道脩政之樂歌也。此采其已有旨酒，以召嘉賓，嘉賓既來，示我以善道，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，可則倣也。《四牡》，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。此采其勤苦王事，念將父母，懷歸傷悲，忠孝之至，以勞賓也。《皇皇者華》，君遣使臣之樂歌也。此采其更是勞苦，自以為不及，欲諮謀于賢知，而以自光明也。疏：工歌「至」者華。○注：三者「至」光明。○釋曰：凡

歌《詩》之法，皆歌其類。此時貢賢能，擬為卿大夫或為君所燕食，以《鹿鳴》詩也，或為君出聘，以《皇皇者華》詩也，或使反為君勞來，以《四牡》詩也。故賓賢能而預歌此三篇，使習之也。云「三者皆《小雅》篇也」者，其詩見於《小雅》之內也。云「《鹿鳴》，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，講道脩政之樂歌也」者，自此已下，鄭皆先引《詩》序於上，復

①「故也」，阮校云：閩本「也」作「言」。

②「左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手」字，閩本「手」字擠入。曹校云「左」下似脫「手」字。

③「後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工」字。

引《詩》經於下。以其子夏作序，所以序述經意，故鄭並引之也。案《鹿鳴》序云《鹿鳴》，燕群臣、嘉賓也，「然後群臣、嘉賓得盡其心」之事，還依序而言也。云「此采其已有旨酒，以召嘉賓，嘉賓既來，示我以善道」至「可則傲也」者，案彼經云「我有旨酒，以燕樂嘉賓之心」，又云「示我周行」，「德音孔昭」。視民不忒，是則是傲之事。《四牡》序云「勞使臣之來也」，經云「王事靡盬，我心傷悲」，「豈不懷歸」，「將母來諗」。《皇皇者華》序云「君遣使臣也」，經云「於彼原隰。馳驅征夫，每懷靡及」，「周爰諮謀」之事。故鄭依而引之為證也。卒歌，主人獻工。工左瑟，一人拜，不興，受爵。主人阼階上拜送爵。一人，工之長也。凡工賤，不為之洗。**疏**「卒歌」至「送爵」○注「人」至「之洗」○釋曰：云「一人，工之長也」者，謂就四人之內為首者也。云「凡工賤，不為之洗」者，下「大師為之洗」，是君賜者為之洗，明自外不為之洗也。案此《鄉飲酒》及《燕禮》，同是主獻心尚樂之事，故有升歌、笙、間、合樂，及其獻工、獻笙後，間、合不獻，以知「一節自前已得獻，故不復重獻」。《鄉射》主於射，略於樂，無笙、間，^①唯有合樂，笙工並為，至終總獻之。^②《大射》亦主於

射，略於樂，但不間歌，不合樂，故有升歌《鹿鳴》三終，主人獻工，乃後下管《新宮》，^③不復得獻，此君禮異於《鄉射》也。若《鄉射》與《大射》同略於樂，《大射》不略升歌而略笙、間、合者，^④二《南》是鄉大夫之正，《小雅》是諸侯之正，鄭注《鄉射》云「不略合樂者，不可略其正」。諸侯不略《鹿鳴》之等，義亦然也。薦脯醢。使人相祭。使人相者，相其祭酒、祭薦。**疏**「薦脯醢使人相祭」○注，使人「至「祭薦」○釋曰：知，使人相祭者，^⑤以相者扶工之人，每事使之指授，故知還使相者為之。知「祭酒、祭薦」者，以其云獻、薦脯醢，即云相祭，知「相其祭酒、祭薦」也。工飲，不拜既爵，授主人爵。坐授之。**疏**注「坐授之」○釋曰：知「坐授之」者，以經不云興，故知坐授之

- ①「無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升歌」二字。
- ②「終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經」。
- ③「乃後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後乃」。
- ④「而略笙間合者」，曹校云：「笙」字衍。管即笙，未嘗略之。
- ⑤「祭」，曹校云當為「者」。

也。衆工則不拜，受爵，祭，飲，辯有脯醢，^①不祭。祭，飲，獻酒重，無不祭也。今文「辯」爲「徧」。

疏「衆工」至「不祭」○注「祭飲一至爲徧」○釋曰：言「獻

酒重，無不祭也」者，衆工諸事皆不備，尚祭飲，則知得獻酒無有不祭，故云「獻酒重，無不祭也」。其正酬亦祭，至於旅酬以下則不祭而已。^②故下記云，凡旅不洗，不洗者不祭，鄭注云，敬禮殺也，不甚累也。此衆工亦不洗而祭，是以云「獻酒重，無不祭也」。大師則爲之洗。

賓、介降，主人辭降，工不辭洗。大夫若君賜之

樂，謂之大師，則爲之洗，尊之也。賓、介降，從主人也。工，大師也。上既言獻工矣，乃言大師者，大師或瑟或歌也。其獻之，瑟則先，歌則後。

疏，大師一至「辭洗」○注

「大夫」至「則後」○釋曰：天子、諸侯有常官，則有大師也。大夫則無常官，若君賜之樂，并樂人與之，則亦謂之大師，主人爲之洗。若然，工非大師則無洗。云「賓、介降，從主人也」者，案《鄉射》云「大師則爲之洗，賓降」，注云「大夫不降，尊也」，此既大夫禮，則有大夫，亦不降可知也。云「工，大師也」者，既言「大師則爲之洗」，而云「工不辭洗」，故知工即大師。是以《論語》云「師冕見，孔子爲之相」，鄭

云「相，扶工」，是工爲樂人之摠稱也。云「上既言獻工矣，

乃言大師者，大師或瑟或歌也」者，以其前工有瑟有歌，後別言大師，則大師能瑟，或在瑟中，若大師能歌，或在歌中，故云「大師或瑟或歌也」。云「其獻之，瑟則先，歌則後」者，以其序人及升堂皆瑟先歌後，其獻法皆先瑟後歌，是以知獻之瑟先歌後，隨大師所在，以次獻之也。《燕禮》

云「卒歌，主人洗，升，獻工。工不興，左瑟，一人拜受爵」，注云，左瑟，便其有。人，工之長者也。《燕禮》諸侯

禮，有常官，不言大師，以燕禮主爲臣子，故工四人，從大夫制，其大師入工，不別言之也。《大射》云「主人洗，升，實爵，獻工。工不興，左瑟」，注云，大師無瑟，於是言左瑟者，節也。若大師在歌，^③亦先得獻，與《燕》異也。笙

入堂下，磬南北面立。樂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

《華黍》。笙，吹笙者也，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。《南

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，《小雅》篇也，今亡，其義未聞。昔周

^①「辯」，阮校云：閩本作「辨」，注同。

^②「而已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此二字衍。曹校云：「而」上當補「飲」字，「祭」字句絕。

^③「若」下，曹校云脫，然二字。

之興也，周公制禮作樂，采時世之詩，以爲樂歌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，其有此篇明矣。後世衰微，幽、厲尤甚，禮樂之書，稍稍廢棄。孔子曰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」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，惡能存其亡者乎？且正考父校商之名《頌》十二篇于周大師，歸以祀其先王，至孔子二百年之間，五篇而已，此其信也。

疏

「笙人一至《華黍》」○釋曰：此升歌訖得獻，^①乃始入也。云「磬南北面」者，磬既南面，其南當有擊磬者，在磬南北面。而云「笙人，磬南北面」者，在磬者之南，^②北面也。○注「笙吹」至「信也」○釋曰：言《小雅》篇也者，今序仍在《魚麗》之下，是《小雅》也。云「今亡，其義未聞」者，案《詩·魚麗》之下見子夏序，序此三篇。案彼子夏序云「《南陔》，孝子相戒以養也。《白華》，孝子之絜白也。《華黍》，時和歲豐，宜黍稷也」，此已上是子夏序文。則云「有其義而亡其辭」者，此是毛公續序。云「有其義」，指子夏序有其義也。云「而亡其辭」者，謂《詩》辭亡矣。若然，彼亡辭，此亡義，與此義異也。云「昔周之興也，周公制禮作樂」至「明矣」者，欲明周公制此《儀禮》之時，有此三篇之意也。云「後世衰微，幽、厲尤甚」者，《禮運》云孔子曰「我觀周道，幽、厲傷之，吾舍魯何適」，是「幽、厲尤甚」者也。

「禮樂之書，稍稍廢棄」者，自幽、厲已後，稍稍更加廢棄，此篇之失也。^③又引「孔子」以下至「其信」者，欲明孔子以前，言亡三篇之意也。^④案《南陔》注云：「孔子論《詩》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，時俱在耳，篇第當在於此。時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，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，故存。至毛公爲《詁訓傳》，乃分衆篇之義，各置於其篇端。」彼詩鄭注又與此不同者，鄭君注《禮》之時，未見《毛傳》，以爲此篇孔子前亡，注《詩》之時，既見《毛傳》，以爲孔子後失。必知戰國及秦之世者，以子夏作序，具序三篇之義，明其詩見在，毛公之時亡其辭，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。主人獻之于西階上。一人拜，盡階不升堂，受爵。主人拜送爵。階前坐祭，立飲，不拜既爵，升，授主人爵。一人，笙之長者也。笙三人，和

①「得獻」，阮校云：閩本作「笙」。曹校云「笙」字當補在

「得獻」之下，三字並存。

②「磬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擊」字。

③「此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致」字。

④「言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已」。

一人，凡四人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笙一人拜于下。」**疏**「主人」

至「人爵」○注「一人」至「於下」○辭曰：自此至「不祭」，論

獻笙者之事。云：「人拜」者，謂在地拜，乃「盡階不升堂，

受爵」也。云：「人，笙之長者也」者，笙者四人，今言「人

受爵，明據爲首長者而言也。云「笙三人，和一人，凡四

人」者，案《鄉射·記》云：「笙，和而成聲」，注：「二人吹

笙，一人吹和，凡四人。《爾雅》曰「笙小者謂之和」是也。

云《鄉射禮》曰：「笙一人拜于下」者，即此一人拜者，亦

在堂下可知。但獻工之時，拜送在西階東，^①以工在階東

故也。此主人拜送笙之時在西階上，以其笙在階下，故不

同也。衆笙則不拜受爵，坐祭，立飲。辯有

脯醢，不祭。亦受爵于西階上。薦之皆於其位磬南。

今文「辯」爲「偏」。**疏**「衆笙」至「不祭」○注「亦受一至」爲

偏○釋曰：衆笙除一人之外，二人者不備禮，^②故亦受爵

於西階上者，^③與人同也。云「薦之皆於其位磬南」者，

依前笙人，立于磬南之處，是其類也。^④乃閒，歌《魚

麗》，笙《由庚》；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笙《崇丘》；

歌《南山有臺》，笙《由儀》。閒，代也，謂一歌則一

吹。六者皆《小雅》篇也。《魚麗》言大平年豐物多也。此

采其物多酒旨，所以優賓也。《南有嘉魚》言大平君子有

酒，樂與賢者共之也。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，賢者疊疊而

歸之，與之燕樂也。《南山有臺》言大平之治，以賢者爲

本。此采其愛友賢者，爲邦家之基，民之父母，既欲其身

之壽考，又欲其名德之長也。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由儀》今

亡，其義未聞。**疏**「乃閒」至「由儀」○釋曰：此一經堂下

吹笙，堂上升歌，閒代而作，故謂之「乃閒」也。○注「閒

代」至「未聞」○釋曰：云「謂一歌則一吹」者，謂堂上歌《魚

麗》終，堂下笙中吹《由庚》續之，以下皆然。此《魚麗》、

《南有嘉魚》、《南山有臺》其詩見在。云「六者皆《小雅》篇

也」者，見編在《小雅》之內，故知之。見在者，鄭君亦先引

其序，後引其詩。案《魚麗》序云「《魚麗》美萬物盛多也」，

詩云「君子有酒，旨且多」。《南有嘉魚》序云「大平之君子

至誠，樂與賢者共之也」，詩云「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

①「在西階東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在階上」。

②「二」，阮校云：「閩本作「三」。曹校云作「三」是。

③「故一下」，曹校云脫「不拜受爵」四字。

④「類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類」當「位」字誤。

樂」。《南山有臺》序云「樂得賢也，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矣」，詩云「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」，又云「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」，「遐不眉壽」是也。此其鄭君所言義意。云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由儀》今亡，其義未聞者，案《詩》序云「《由庚》，萬物得由其道也。《崇丘》，萬物得極其高大也。《由儀》，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。有其義而亡其辭」，此毛公續序，義與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同。堂上歌者不亡，堂下笙者即亡，蓋當時方以類聚，笙歌之詩各自一處，故存者併存，亡者併亡也。乃合樂，《周南》：《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；《召南》：《鵲巢》、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。合樂，謂歌樂與衆聲俱作。①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國風》篇也，王后、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。《關雎》言后妃之德，《葛覃》言后妃之職，《卷耳》言后妃之志，《鵲巢》言國君夫人之德，《采芣》言國君夫人不失職。《采蘋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。皆大王、王季居于岐山之陽，躬行《召南》之教，以興王業，及文王而行《周南》之教，以受命。《大雅》云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」，謂此也。其始一國耳，文王作邑于豐，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，乃分為二國：周，周公所食；召，召公所食。於時文王

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德化被于南土，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《召南》焉，有聖人之風者屬之《周南》焉。夫婦之道，生民之本，王政之端。此六篇者，其教之原也，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，用之合樂也。鄉樂者，《風》也。《小雅》為諸侯之樂，《大雅》、《頌》為天子之樂。鄉飲酒升歌《小雅》，禮盛者可以進取也。燕合鄉樂，禮輕者可以逮下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天子所以享元侯也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緜》，兩君相見之樂也。」然則諸侯相與燕，升歌《大雅》，合《小雅》；天子與次國、小國之君燕亦如之，與大國之君燕，升歌《頌》，合《大雅》。其笙、間之篇未聞。疏「乃合」至「采蘋」○注「合樂」至「未聞」○釋曰：此一經論堂上元缺一字。堂下衆聲俱合之事也。云「合樂謂歌樂衆聲俱作」者，謂堂上有歌、瑟，堂下有笙、磬，合奏此詩，故云「衆聲俱作」。云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國風》篇也」者，案《論語》注「《國風》之首篇」，謂十五《國風》之篇首，義可知也。云「王后、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」者，案《燕禮·記》云「有房中之樂」，注云「弦歌《周南》、

①「樂與」，疏無「與」字，阮校云：「《通典》無「樂」字。」

《召南》之詩，而不用鍾、磬之節。謂之房中者，后、夫人之所諷誦，以事其君子」是也。既名「房中之樂」，用鍾、鼓奏之者，諸侯、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，故用鍾、鼓。婦人用之乃不用鍾、鼓，則謂之「房中之樂」也。云「《關雎》言后妃之德」以下至「脩其法度」，《周南》三篇即言后妃，《召南》三篇則言夫人。不同者，此雖同是文王之化，《召南》是文王未受命已前之事，諸侯之禮，故稱夫人；《周南》是文王受命稱王之後，天子之禮，故稱后也。^①云「昔大王、王季居于岐山之陽」者，案《魯頌》云「后稷之孫，實維大王，居岐之陽」，鄭云「大王自豳徙居岐陽」，是大王居於岐陽也。兼言王季者，王季，大王之子，繼大王後，亦居岐陽，至文王始居于豐，故兼言王季也。云「射行《召南》之教以興王業」者，大王得「鸛鳴于岐」，又「實始翦商」，王季又「纂我祖考」，^②是其「以興王業」也。云「及文王而行《周南》之教以受命」者，文王徙居豐，得赤雀之命，故云「以受命」也。鄭注《鄉射》云「昔大王、王季、文王始居岐山之陽」，彼兼言文王者，欲見文王未受命以前，亦得《召南》之化。^③知者，案《羔羊》詩序云「《召南》之國化文王之政」，《標有梅》序云「《召南》之國被文王之化」。此不兼言文王者，據文王徙豐受命之後，專行《周南》之教。是《周南》十

一篇唯言文王之化，不言大王、王季也。《大雅》云「刑于寡妻」者，是《大雅·思齊》之詩也。引之者，證文王施化，自近及遠，自微至著之意。云「其始一國耳」者，謂大王自豳遷于岐山，「周原膺膺」，過百里之地。^④言此者，欲見徙居于豐以後，二分天下，以此故國分與二公，故云「文王作邑于豐，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，乃分爲二國」也。云「周、周公所食，召、召公所食」者，此二公身爲三公，下兼卿士，即上「采地」也。^⑤云此者，欲見采地得稱周、召之意。云「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德化被于南土」者，欲見周、召皆稱「南」之意也。云「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《召南》焉」者，謂文王未受命以前也。云「有聖人之風者屬之《周南》焉」者，謂受命以後也。故《詩》序云：「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《鵲巢》、《騶虞》之德，諸侯之風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繫之召

①「后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妃」字。

②「我」，浦鏜云疑「戎」。

③「得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行」。

④「過」上，曹校云殿本增「不」字。

⑤「即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所食」二字。

公。」必將二《南》繫此二公者，天子不風，文王受命稱王，故繫於一公也。云「夫婦之道，生民之本，王政之端」者，欲見合樂之時，作此六篇之意也。云「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，用之合樂也」者，此據《燕禮》而言之也。云「鄉樂者，《風》也」者，亦據《燕禮》而言，故《燕禮·記》云「遂合鄉樂」者，據此《鄉飲酒》鄉大夫所作也。云「《小雅》為諸侯之樂」者，則升歌《鹿鳴》之等是也。云「《大雅》、《頌》為天子之樂」者，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之等是也。云「鄉飲酒升歌《小雅》，禮盛者可以進取也」者，據此鄉飲酒為饗禮，升歌《鹿鳴》，進取諸侯之樂，饗禮盛，可以進取也。云「燕合鄉樂，禮輕者可以逮下也」者，逮，及也，以燕禮輕，故言可以逮下也。鄭君據《儀禮》上下而言，其實饗、燕同樂。知者，穆叔如晉，晉侯饗之，歌《鹿鳴》之，是與燕禮同樂也。若然，《小雅》云鄉或「進取」，^①燕可以「逮下」者，饗亦逮下也。云「《春秋傳》曰」者，襄公四年《左氏傳》文。彼云：「穆叔如晉，晉侯享之。金奏《肆夏》之三，不拜。工歌《文王》之三，又不拜。歌《鹿鳴》之三，三拜。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：『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，敢問何禮也？』」穆叔對曰：「二《夏》，天子所以享元侯也，使臣弗敢與聞。《文王》，兩君相見之樂也，

臣不敢及。《鹿鳴》所以嘉寡君也，敢不拜嘉。」引之者，證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是《頌》，謂天子之樂歌。案《鍾師》杜子春注引呂叔玉云：「《肆夏》，《時邁》也。《繁遏》，《執競》也。《渠》，《思文》也。」鄭君不從，以為「《詩》篇名，《頌》之族類也，此歌之大者，載在樂章，樂崩亦從而亡之，是以《頌》不能具」是也。云「然則諸侯相與燕，升歌《大雅》，合《小雅》，天子與次國、小國之君燕亦如之；與大國之君燕，升歌《頌》，合《大雅》」者，此約穆叔云「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天子所以享元侯」，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則《頌》也。元侯，大國之君也。凡合樂者，遏取卑者一節，^②故歌《頌》合《大雅》也。若元侯自相享，亦依此。案《詩譜》云「天子、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，皆歌《鹿鳴》，合鄉樂」，鄭云諸侯相燕，天子與國君燕，與大國之君燕，《國語》及襄公四年公言饗見之者，^③亦欲饗同也。^④向來所言，皆據升歌、合樂，有此尊卑之差。

- ① 「小雅」，曹校云當為「此注」。
- ② 「遏」，曹校云殿本改作「通」。
- ③ 下「公」字，曹校以為衍字。
- ④ 「欲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明燕」二字。

若納賓之樂，天子與五等諸侯同用《肆夏》。是以《燕禮》納賓用《肆夏》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「大夫之奏《肆夏》由趙文子始也」，是大夫不得用之，其諸侯以上同用之也。云「其笙、閒之篇未聞」者，案《鄉飲酒禮》笙閒之樂前與升歌同在《小雅》，則知元侯及國君相饗燕，笙閒亦同升歌矣。而云「未聞」知，^①謂如《由庚》、《由儀》之等，篇名未聞。工告于樂正曰：「正歌備。」樂正告于賓，乃降。樂正降者，以正歌備，無事也。降立西階東，北面。

疏「工告」至「乃降」○注「樂正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鄭知

「降立西階東，北面」者，以其堂上時在西階之東，北面，知降堂下亦然，在笙、磬之西，亦得監堂下之樂，故知位在此也。此《鄉飲酒》及《鄉射》大夫禮卑，無大師，故工告樂備。國君禮備，有大師告樂備。《大射》不告樂備者，是禮主於射，略於樂故也。主人降席自南方。不由北方，由便。**疏**「主人降席自南方」○注「不由北方由便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退立于顰南」，論立司正之事。云「不從北方，由便」者，主人之席南上，升由下，降由上，是其常，而言「不從北方，由便」者，解禮故所以升由下，降由上者，是由便也。側降。賓、介不從。**疏**「側降」○注「賓介不

從」○釋曰：側者，特也，賓、介不從，故言「側」。上來主人降，賓、介皆從降，此獨不從者，以其方燕，禮殺故也。作

相爲司正。司正禮辭，許諾。主人拜，司正荅拜。作，使也。禮、樂之正既成，將留賓，爲有解情，立

司正以監之。拜，拜其許。**疏**「作相爲司正」○注「作使」

至「其許」○釋曰：上經云「一相迎于門外」，今將燕，使爲司正監察賓主之事，故使相爲司正也。云「禮、樂之正既成」者，謂主人與賓行獻酢之禮，是禮成也，升歌、笙、閒、合樂三終，是樂成也，故鄭摠言「禮、樂之正既成」也。主

人升，復席。司正洗顰，升自西階，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。主人曰：「請安于賓。」

司正告于賓。賓禮辭，許。爲賓欲去，留之，告賓

於西階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辭許」○注「爲賓」至「西階」○釋

曰：此司正升西階，適阼階上。案《鄉射》云「司正升自西階，由楹內適阼階上，北面」，彼此同。此不言「由楹內」者，省文也。云「告賓於西階」者，《鄉射》云「司正西階

①「知」，阮校云：「閩本」者「俱誤作「知」，毛本作「者」。

上，故知也。司正告于主人。主人阼階上再拜。賓西階上荅拜。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。皆揖，復席。再拜，拜賓許也。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，遂立楹閒以相拜。賓、主人既拜，揖就席。

疏「司

正」至「復席」○注「再拜」至「就席」○釋曰：凡相拜者，當在賓、主拜前。今相見云在賓拜下者，^①以經云「司正告于主人」，因即拜賓，賓即荅拜，文理切，不得先言「相拜」，故退之在下，其實相時在賓主拜前。^②是以《鄉射》云「司正告于主人，遂立楹閒以相拜。主人阼階上再拜。賓西階上荅再拜」，是其相拜在前也。云「賓、主既拜，揖就席」者，以《鄉射》賓、主拜訖，即揖就席故也，知此亦然也。司正實觶，降自西階，階閒北面，坐奠觶，退，共，少立。階閒北面，東西節也，其南北當中庭。共，拱手也。少立，自正慎其位也。已帥而正，孰敢不正？《燕禮》曰：「右還，北面。」**疏**「司正」至「少立」○注「階閒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云「階閒北面，東西節也」者，階閒謂兩階之間，東西等，是東西節也。云「其南北當中庭」者，案《鄉射》云「司正實觶，降自西階，中庭北面，坐奠

觶」，此經雖不言中庭，宜與彼同，故云「中庭」也。云「已帥而正，孰敢不正」者，此是《論語》孔子語季康子之言也。彼言「子帥」，指季康子為「子」，此言「已帥」，指司正為「已」。欲見司正退也，云「共，拱手也。少立，自正慎其位也」者，欲見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也。^③云「《燕禮》曰：

「右還，北面」者，《燕禮》「司正降自西階，右還，北面」，取不背其君。此亦降自西階，亦右還，北面，取不背大夫也，故引以為證也。坐取觶，不祭，遂飲，卒觶，興，

坐奠觶，遂拜，執觶興，盥，洗，北面坐，奠觶于其所，退，立于觶南。洗觶奠之，示絮敬。立於

其南，以察衆。

疏「坐取」至「觶南」○注「洗觶」至「察衆」

○釋曰：「執觶興，洗，北面」者，案《鄉射》、《大射禮》皆直云「取觶，洗，南面反奠於其所」，不云「盥」，此俗本有「盥」者誤。又此文及《鄉射》奠空觶，皆位南北面奠之，《燕

^①「今相見云」，曹校云當為「今相拜文」。

^②「時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拜」。

^③「欲見司正退也」至「亦皆正慎其位也」，曹校云：此文多衍，當為：「欲見司正退，拱手少立，自正慎其位者，欲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也。」

禮》、《大射》皆南面奠之者，以國君禮盛儀多故也。

儀禮疏卷第九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儀禮疏卷第十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賓北面坐，取俎西之觶，阼階上北面酬主人。主人降席，立于賓東。初起旅酬也。凡旅酬者，少長以齒，終於沃盥者，皆弟長而無遺矣。

疏「賓北」

至「賓東」○釋曰：自此至，司正降，復位，論堂上堂下偏行旅酬之事。云「取俎西之觶」者，謂前人舉觶，奠于薦右，今為旅酬而舉之。前主人酬賓，奠于薦東者不舉，故言「俎西」以別之。云「主人降席」，不云自南方、北方者，案下記云：主人、介凡升席自北方，降席自南方，指此文也。○注：初起至「遺矣」○釋曰：云「凡旅酬者，少長以齒」以下，並是《鄉飲酒義》文，是以彼云「賓酬主人，主人酬介，介酬衆賓，少長以齒，終於沃洗者焉，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」。案下記云：「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，不與」，注云

「贊，佐也，謂主人之屬，佐助主人禮事，徹鼎、沃盥、設薦俎者。與，及也。不及，謂不及獻酒」。言「不及獻酒」，則旅酬亦不與，旅酬所以酬正獻也。記又云：「無筭爵，然後與」。若然，此旅酬得終於沃洗者，鄭解酬之大法，欲見堂上賓、主人之黨無不與，^①故鄭君連引無筭爵旅酬而言「終沃洗也」，^②其實此時未及沃洗也。賓坐奠觶，遂拜，執觶興。主人荅拜。不祭，立飲，不拜，卒觶，不洗，實觶，東南面授主人。賓立飲，卒觶，因更酌以鄉主人，將授。主人阼階上拜。賓少退。主人受觶。賓拜送于主人之西。旅酬同階，禮殺。**疏**注：旅酬同階禮殺。○釋曰：決上正酬時不同階，今同階，故云「禮殺」也。賓揖，復席。酬主人訖。主人西階上酬介。介降席自南方，立于主人之西，如賓酬主人之禮。主人揖，復

① 「上」，曹校云當為「下」。

② 「爵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與」字。「旅」，曹校云當為「之」。

席。其酌賓觶，西南面授介。自此以下旅酬，酌者亦如之。**疏**注「其酌」至「如之」○釋曰：知「西南面授介」者，

案賓酬主人時，於阼階上東南面向之，則知此主人酬介，于西階上西南面可知。云「自此已下旅酬，酌者亦如之」者，謂亦如主人酬介，其酬酌介賓觶，^①西南面授之，以其旅酬皆西階上故也。司正升相旅，曰：「某子受

酬。」受酬者降席。旅，序也。於是介酬衆賓，衆賓

又以次序相酬。某者，衆賓姓也，同姓則以伯、仲別之，又同則以且字別之。**疏**注「旅序」至「別之」○釋曰：上文

「作相爲司正」，注云「將留賓，爲有懈惰，立司正以監之」，今以賓、主及介旅酬不監之，至衆賓乃監者，以其主人與賓、介習禮已久，又各一位，不嫌失禮；至於衆賓，既不久習禮，又同在一位，恐其失禮，故須監之也。云「某者，衆賓姓也」者，以「某」在「子」上，故知是「衆賓姓」也。若單言「某」，則是字，故《鄉射》云「某酬某子」，注云「某者，字也」。云「同姓則以伯、仲別之」者，但此衆賓之內，有同姓，司正命之則呼伯、仲別之也。云「又同則以且字別之」者，爲同姓之中有伯、仲同者，則以某甫且字別之也。司

正退，立于序端，東面。辟受酬者，又使其贊上贊下也。始升相西階西，北面。**疏**，司正「至」東面」○注

「辟受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司正初時在堂上西階西，北面命受酬者訖，退立于西序端。東面者，一則案此下文「衆受酬者受自左」，即是司正立處，故須辟之；二則東面時贊上贊下便也。云「始升相西階西，北面」者，雖無正文，以衆賓之席在賓西南面，介酬在西階上，司正升相旅，當在西階西，北面命賓，^②故知位如此也。受酬者自介右。

由介東也，尊介，使不失故位。**疏**「受酬者自介右」○注

「由介」至「故位」○釋曰：北面以東爲右，故鄭云「由介東也」。云「尊介，使不失故位」者，凡授受之法者，授由其右，受由其左，即下文「衆受酬者」是也。此受介酬者應自介左，而自介右者，介位在西，故云「尊介，使不失故位」也。衆受酬者受自左。後將受酬者皆由西，變於介也。今文無「衆酬者」。^③**疏**「衆受」至「自左」○注，後

①「介」，阮校云：「閩本作「并」。曹校云「介」字衍。

②「命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衆」。

③「衆酬者」，阮校云：「衆」字疑當作「受」。

將「至」酬者」○釋曰：言「衆受酬者」，謂上衆賓之內爲首者，人，自介右受之，自第二以下，并堂下衆賓，皆自左受之。言「變於介」者，即是授受之常法也。拜，興，飲，

皆如賓酬主人之禮。嫌賓以下異也。辯，卒受

者以觶降，坐奠于篚。辯，辯衆賓之在下者。《鄉

射禮》曰：「辯，遂酬在下者，皆升，受酬于西階上。」疏注

「辯」至「階上」○釋曰：引《鄉射》者，彼禮與此同，經直

言「辯」，不云「遂酬在下者，皆升，受酬于西階上」者，文不具，故引以證也。司正降，復位。觶南之位。疏，司

正降復位」○注「觶南之位」○釋曰：「復位」者，以相旅畢，堂上無事，故降復觶南之位。使二人舉觶于賓、

介，洗，升，實觶，于西階上皆坐奠觶，遂拜，

執觶興。賓、介席末荅拜。皆坐祭，遂飲，

卒觶，興，坐奠觶，遂拜，執觶興。賓、介席

末荅拜。二人亦主人之吏。若有大夫，則舉觶于賓與

大夫。《燕禮》曰：「賡爵者立于洗南，西面，北上，序進，盥洗。」疏，使「至」荅拜」○注「二人」至「盥洗」○釋曰：自

此至「無筭樂」，論賓主燕坐，爵、樂無數之事。云，賓、介

席末荅拜」者，賓於席西南面荅拜，介於席南東面荅。①

云：「一人亦主人之吏」者，亦上。人舉觶是主人之吏，以其

主人使之，故知皆是主人之吏也。云：「若有大夫，則舉觶

于賓與大夫」者，以其大夫尊於介故也。引《燕禮》者，證

此二人舉觶將盥時，②亦「於洗南，西面，北上」，以次盥手

也。逆降，洗，升，實觶，皆立于西階上。賓、

介皆拜。於席末拜。疏注：於席末拜」○釋曰：言「席

末拜」者，賓在席西南面，介在席南東面，以其俱是荅拜，

故同前席末拜也。皆進，薦西奠之。賓辭，坐取

觶以興。介則薦南奠之，介坐受以興。退，

皆拜送，降。賓、介奠于其所。賓言取，介言受，

尊卑異文。今文曰：賓受」。疏，皆進「至」其所」○釋曰：

言「皆進」者，人之賓所奠觶于薦西，人之介所奠觶于

薦南。○注「賓言」至「異文」○釋曰：尊者得卑者物，言取，

是以《家語》云定公假馬於季氏，孔子曰「君於臣有取無

①「介於席南」，曹校云：「南」當爲「北」，下節「介在席

南」同。

②「盥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洗」。

假」，故賓尊言取，介卑言受也。司正升自西階，受

命于主人。主人曰：「請坐于賓。」賓辭以

俎。至此盛禮俱成，酒清肴乾，賓、主百拜，强有力者猶

倦焉。張而不弛，弛而不張，非文武之道。請坐者，將以

賓燕也。俎者，肴之貴者，辭之者，不敢以禮殺當貴者。

疏「司正」至「以俎」○釋曰：云「司正升自西階，受命于主

人」，此不言阼階上受。案《鄉射》：「司正升自西階，阼階上

受命于主人，適西階上，北面，請坐於賓」，則此亦同彼。

云「主人曰：『請坐于賓』」者，亦是使司正傳語於賓也。○

注「至此」至「貴者」○釋曰：自此以上皆立行禮，人皆勞

倦，故「請坐於賓」也。云「酒清肴乾」者，案《聘義》：「酒

清，人渴而不敢飲也。肉乾，人飢而不敢食也」。彼上云

「聘，射之禮，至大禮也」，則是聘、射皆有飲酒禮，故此《鄉

飲酒》引之。云「賓、主百拜」者，《樂記》文。彼是飲酒禮，

與此同，故引而相證。但此鄉飲酒之禮，雖無百拜，舉全

數而言也。云「强有力者」，亦《聘義》文。言此者，欲見自

此以前未得安坐飲食也。①云「張而不弛，弛而不張，非

文武之道」者，此《雜記》文。略而言之，此以弓弩喻行禮

之法：張而不弛，以喻旅酬已前立行禮；弛而不張，喻無

筭爵以後坐食。一張一弛，是文武之道，張而不弛，弛而

不張，非文武之道，故後須坐也。云「俎者，肴之貴者」，謂

骨體貴而肉賤，故云「肴之貴者」。云「辭之者，不敢以禮

殺當貴者」，自旅以前立行禮是盛，自此後無筭爵坐以

禮，②謂之殺，故今將坐，辭以俎，「不敢以禮殺當貴者」。

案《燕禮》：「司正奠觶于中庭，請徹俎而坐，此禮司正監旅

訖，二人舉觶後，將行無筭爵，始「請坐于賓」。不同者，

《燕禮》司正之前云「二人致爵」，③三舉，旅得爵多，故司正

奠時即坐燕，此禮由來未行旅酬，故使二人舉觶，徹俎後

乃坐也。主人請徹俎，賓許。亦司正傳請告之。

司正降，階前命弟子俟徹俎。西階前也。弟子，

賓之少者。俎者，主人之吏設之，使弟子俟徹者，明徹俎

賓之義。**疏**「司正降階」○注「西階」至「之義」○釋曰：云

「弟子，賓之少者」，以其稱「弟子」，故知是賓之少者；西階

前命之，故知賓弟子。賓敬主人而使弟子徹俎，故云，賓

①「食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酒」。

②「以」，阮校引浦鏜云「行」誤「以」。

③「人」，曹校云當為「次」。

之義」也。司正升，立于席端。^①待事。**疏**「司正」

至「席端」○釋曰：司正降階前命弟子徹俎訖，即升，立于

席端。弟子仍未徹俎，故鄭云待事也。賓降席，北

面。主人降席，阼階上北面。介降席，西階

上北面。尊者降席，席東南面。皆立，相須徹俎

也。尊者，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，今來助主人樂賓，

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，因以為名，或有無，來不來，用時事

耳。今文「遵」為「僕」，或為「全」。**疏**「賓降階」至「南

面」○釋曰：皆立者，將取俎以授人。遵不北面者，以其

尊，故席東南面向主人。○注「皆立」至「為全」○釋曰：云

「皆立，相須徹俎也」者，須，待也，受俎之人，時徹而授之

也。云「尊者，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」者，以《鄉射》云

「大夫若有遵者，入門左」，注云「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。

謂之遵者，方以禮樂化民，欲其遵法之也」。既云「大夫若

有遵」，明士不得有遵，又士立于下，不得升堂，故知此遵

是大夫也。云「或有無」者，下文云「賓若有遵」，言「若

者，不定之辭，故知或有或無也。云「來不來，用時事耳」

者，言來之與不來，事在當時，故云「用時事耳」。賓取

俎，還授司正，司正以降，賓從之。主人取

俎，還授弟子，弟子以降自西階，主人降自

阼階。介取俎，還授弟子，弟子以降，介從

之。若有諸公、大夫，則使人受俎，^②如賓

禮。衆賓皆降。取俎者皆鄉其席，既授弟子，皆降復

初人之位。**疏**「賓取」至「皆降」○釋曰：「主人取俎，還授

弟子，弟子以降自西階」，案《燕禮》膳宰徹公俎，降自阼

階，與此不同者，彼公不降，故宰夫降阼階，此主人降自阼

階，故弟子降自西階也。○注「取俎」至「之位」○釋曰：云

「取俎者皆鄉其席」者，以其俎在席前，鄉席取俎，還轉授

之，故經皆言「還授」也。云「既授弟子，皆降復初人之位」

者，以其下云「揖，讓，如初，升」，故知此降時亦復初人之

位，位在東階、西階相讓也。^③說屨，揖，讓，如初，

①「席」，阮校云：唐石經、楊氏、敖氏俱作「序」。

②「階」，阮校云：「階」字疑衍，或是「席」字之誤。毛本

無。

③「受」，阮校云：唐石經、《集釋》作「授」。

④「讓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之所」二字。

升，坐。說屨者，爲安燕當坐也。必說於下者，屨賤不空居堂。^①說屨，主人先左，賓先右。今文，說「爲「稅」。

疏，說屨「至「升坐」○釋曰：自此以下至「再拜」，論無筭

爵，飲酒禮終，送賓之事也。云「如初，升，坐」者，謂賓主初人，揖讓而升堂。升堂雖同，前則升堂立，此則即席坐，與前異也。○注「說屨」至「爲稅」○釋曰：云「說屨者，爲安燕當坐也」者，凡堂上行禮之法：立行禮不說屨，坐則說屨，屨空則不宜陳於側，故降說屨，然後升坐也。云「說屨，主人先左，賓先右」者，案《曲禮》云，上於東階則先右足，上於西階則先左足，鄭注云「近於相鄉，敬也」。案《玉藻》著屨之法，坐左納右，坐右納左，今說之亦北面鄉階，主人先坐左，賓先坐右，亦取近於相鄉，敬之義也。乃羞。羞，進也，所進者狗載醢也。鄉設骨體，所以致敬也。今進羞，所以盡愛也。敬之愛之，所以厚賢也。

疏

「乃羞」○注「羞進」至「賢也」○釋曰：知「所進者狗載醢」者，案下記云「其牲狗」，《禮記》又云「薦羞不踰牲」，則所羞者狗載也。但醢是舊作之物，諸經又不見以狗作醢，則載必狗也，醢則當兼有餘牲也。云「鄉設骨體，所以致敬也。今進羞，所以盡愛也」者，骨體貴，人不食，故云「致

敬」，載醢賤，人所食，故云「盡愛」也。無筭爵，筭，數也。賓主燕飲，爵行無數，醉而止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使

人舉觶于賓與大夫，又曰「執觶者洗，升，賓觶，反奠於賓與大夫」，皆是。

疏「無筭爵」○注「筭數」至「皆是」○釋

曰：引《鄉射禮》者，證此「無筭爵」從首至末，更從上至下，唯醉乃止。鄭云「皆是」者，從首至末皆是行無筭爵之義。無筭樂。燕樂亦無數，或閒或合，盡歡而止也。《春秋》

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，請觀于周樂，此國君之無筭

疏，無筭樂○注「燕樂」至「無筭」○釋曰：云「燕樂亦無

數」者，亦上「無筭爵」也。案上升歌、笙、閒、合樂皆三終，言有數，此即無也。云「或閒或合，盡歡而止也」者，以其不言《風》、《雅》，故知「或閒」如上閒歌，用《小雅》也，「或合」，用一《南》也。言「或閒或合」者，於後科用其一，但不並用也。引《春秋》者，彼是國君禮，此是大夫禮，見其異也。但無筭之樂，還依尊卑用之。案《春秋》爲季札所歌《大雅》與《頌》者，但季札請觀周樂，魯爲之盡陳。又魯周公之後，歌樂得與元侯同，故無筭之樂，《雅》、《頌》並作

①「空」，阮校云：楊本作「宜」。

也。賓出，奏《陔》。《陔》，《陔夏》也。陔之言戒也，

終日燕飲，酒罷以《陔》爲節，明無失禮也。《周禮·鍾師》

「以鍾、鼓奏九《夏》」，是奏《陔夏》則有鍾、鼓矣。鍾、鼓

者，天子、諸侯備用之，大夫、士鼓而已。蓋建於阼階之

西，南鼓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賓興，樂正命奏《陔》。賓降及

階，《陔》作。賓出，衆賓皆出。」**疏**，賓出奏陔。○注「陔陔」

至「皆出」○釋曰：云「《陔》，《陔夏》也」者，《周禮·鍾師》

有《陔夏》，故云《陔夏》也。云「《周禮·鍾師》以鍾、鼓奏

九《夏》」者，案《鍾師》云：「凡樂事以鍾、鼓奏九《夏》：《王

夏》、《肆夏》、《昭夏》、《納夏》、《章夏》、《齊夏》、《族夏》、

《械夏》、《醵夏》，杜子春云：王出入奏《王夏》，尸出入奏

《肆夏》，牲出入奏《昭夏》，四方賓來奏《納夏》，臣有功奏

《章夏》，夫人祭奏《齊夏》，族人侍奏《族夏》，客醉而出奏

《陔夏》，公出入奏《醵夏》。言「以鍾、鼓」者，庭中先擊

鍾，却擊鼓，而奏此九《夏》，故云「是奏《陔夏》則有鍾、鼓

矣」。云「鍾、鼓者，天子、諸侯備用之」者，《鍾師》「天子禮

有鍾、鼓，《大射》諸侯禮亦具有鍾、鼓，故云「天子、諸侯備

用之」。云「大夫、士鼓而已」者，案《鄉射》云「不鼓不釋」，

明無鍾可知。此且語鍾、鼓，^①若用九《夏》，則尊卑不同。

天子則九《夏》俱作，諸侯則不用《王夏》，得奏其《肆夏》以

下，大夫以下據此文用《陔夏》，其餘無文。云「蓋建於阼

階之西，南鼓」者，據此奏《陔夏》之時，其鼓約《大射》「建

鼓在阼階西，南鼓」而知，無正文，故云「蓋」。彼注云「鼓

不在東縣南，爲君也」。此鄉大夫無東縣，直有一鼓而已，

故縣在阼階之西，南鄉主人也。^②引《鄉射》者，證賓出遠

近《陔》作之義。云「賓出，衆賓皆出」者，經賓據正賓，不

言衆賓與介，則賓出之時，衆賓與介俱出可知。主人送

于門外，再拜。門東西面拜也。賓、介不答拜，禮有

終也。**疏**，主人「至，再拜」○注「門東」至「終也」○釋曰：

云「門東西面拜也」者，此約主人迎賓之時，門東西面拜，

今送賓還依此位立也。云「賓、介不答拜，禮有終也」者，

於迎賓、介時，賓、介答拜，今送賓，主人再拜，若賓、介答

拜，是行禮無終畢，故賓、介不答，是禮有終也。不言衆賓

者，迎送俱不拜，故不言也。賓若有尊者諸公、大

夫，則既一人舉觶，乃入。不干主人正禮也。遵

① 「此且語鍾鼓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此且論鼓」。

② 「主人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爲」字。

者，諸公、大夫也。謂之賓者，同從外來耳。大國有孤，四命，謂之公。

疏

賓者至乃入。○釋曰：自此已下至「不

加席」，^①論鄉內有諸公、大夫來觀禮，主人迎之與行禮事

也。○注「不干」至「謂之公」○釋曰：言「不干主人正禮」

者，正禮謂賓主獻酢是也，是以一人舉觴爲旅酬始，乃入。

若然，即是作樂前人，而於此篇末乃言之者，以其無常，或

來或不來，故於後言之也。云「遵者，諸公、大夫也」者，孤

只一人而言諸者，案鄭注《燕禮》云：「諸公者，謂大國之孤

也，孤一人言諸者，容牧下三監」。案《王制》云：「天子使

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，國三人。」《王制》所陳是殷法，言

「容」者，周定制禮時，因而不改，故云「容」也。云「大國有

孤，四命」者，《周禮·典命》文。「謂之公」者，若天子有

公也。席于賓東，公三重，大夫再重。席此二者

於賓東，尊之，不與鄉人齒也。天子之國，三命者不齒，於

諸侯之國，爵爲大夫則不齒矣。不言遵者，遵者亦卿大

夫。

疏

席于至再重。○注「席此」至「大夫」○釋曰：言

「三重」、「再重」者，席有地可依，若衣裳在身，一領即爲

重，再重，三重猶一領，三領也。云「席此」者於賓東」者，

實在戶牖之間，酒尊又在戶東，席此二者又在酒尊之東，

但繼賓而言耳。云「尊之，不與鄉人齒也」者，「鄉人」謂衆

賓之席，在賓西，故云「不與鄉人齒」。案上注云：「此篇無

正齒位之事」，今此言齒者，彼云「無正齒位」者，對《黨正》

飲酒，鄉人五十已上，九十已下有齒法，《鄉飲酒》貢士以

德爲次，^②故云「無正齒位」之禮。此言齒者，謂士已上來

觀禮，乃有齒法。云「天子之國，三命者不齒」者，案《周

禮·黨正職》云：「國索鬼神而祭祀，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

序，以正齒位。壹命齒于鄉里，再命齒于父族，三命不

齒」，彼是天子黨正飲酒法，故知天子之國三命不齒。此

是天子貢人鄉飲酒法，^③鄭引之爲證者，欲見天子鄉飲

酒，三命不齒同也。云「於諸侯之國，爵爲大夫則不齒矣」

者，以此篇及《鄉射》皆云「若有大夫」，不辨命數，故知爵

爲大夫即不齒也。皆謂《鄉射》、《鄉飲酒》之禮，若《黨正》

飲酒則與此異。案《文王世子》云：「其朝于公，內朝，則東

面北上。臣有貴者以齒」，下文云「庶子治之，雖有三命，

不踰父兄」，鄭注云「治之，治公族之禮也，唯於內朝則然，

① 不一下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脫去」字。

② 「次」，阮校云：「閩本作「比」。

③ 「天子」，曹校云蓋「大夫」之誤。

其餘會聚之事，則與庶姓同」，又引《黨正》飲酒云「一命齒於鄉里，再命齒於父族，三命不齒。不齒者，特爲位，不在父兄行列中」。但《文王世子》是諸侯之法，即諸侯黨正飲酒，還與天子同，但諸侯之國，一命已上至三命，大夫、士具有。言「一命齒於鄉里」者，公、侯、伯之上，一命，與堂下鄉人齒，以其士立堂下故也；子、男之士不命，與一命之士同齒於階下，子、男之大夫一命，坐於上，與六十已上齒於堂。「再命齒於父族」者，謂子、男之卿與公、侯、伯之大夫以父族爲賓，則與之齒，異姓爲賓，則不與之齒，席於尊東。「三命不齒」者，謂公、侯、伯之卿，雖父族爲賓，亦不與之齒，席於尊東也。云「不言尊者，尊者亦卿大夫」者，案上文「賓若有尊者」，與諸公、大夫雖文異，諸公、大夫則遵也，故鄭云「尊者，諸公、大夫也」，明此經不言尊者，亦卿大夫可知。公如大夫人。主人降，賓、介降，衆賓皆降，復初位。主人迎，揖，讓，升。公升，如賓禮，辭一席，使一人去之。^①如讀若今之若。主人迎之於門內也。辭一席，謙，自同於大夫。

疏「公如」至「去之」○釋曰：此據諸公、大夫人，賓、介與衆賓皆避之，降復西階下東面位。○注「如讀」至「大夫」

○釋曰：鄭曰「如讀若今之若」者，前無大夫人，直以大夫與主人爲禮是其當，公則非當，故鄭讀如「若今之若」，謂大夫之於公更無異禮矣。云「主人迎於門內」者，以經「公如大夫」，主人不言出，故知迎於門內也。云「辭一席，謙，自同於大夫」者，大夫再重，公三重，故辭去一席，同於大夫再重。大夫則如介禮。有諸公，則辭加席，委于席端，主人不徹。無諸公，則大夫辭加席，主人對，不去加席。加席，上席也，大夫席再重。

疏「大夫」至「加席」○釋曰：云「大夫則如介禮」者，以其公如賓，故大夫則如介禮。主人迎賓，賓厭介，此公與大夫同人，公亦厭大夫，故云「大夫如介禮」。云「有諸公，則辭加席，委於席端，主人不徹」者，大夫再重是其正，大夫以公在，故謙，委加席於席端，主人不徹也。○注「加席」至「再重」○釋曰：云「加席，上席也」者，以其再重，三重席皆一種，故云「上席」也。記云「蒲筵，緇布純」，明無異也。以其鄉大夫賢者，^②公與大夫來觀禮而已，故俱加

①「使一人」，阮校云：敎氏作「主人」。

②「賢」上，阮校云：閩本有「貢」字擠入。

重數，更無異席也。《公食大夫禮》異國之客有別席，是以《公食大夫》云「宰夫設筵，加席，几」，又記云「司官具几與蒲筵常，緇布純，加萑席尋」，又上注云「謂三命大夫也」，^①孤爲賓，則莞筵紛純，加藻席畫純」，是與當國之大夫異也。《燕禮》云「司宮筵賓于戶西，東上，無加席也」者，以其燕私故也。《大射》云「司宮設賓席于戶西，南面，有加席」，與公侯同者，^②以其大射辨尊卑故也。明日，賓

服鄉服以拜賜。^③拜賜，謝恩惠。鄉服，昨日與鄉大

夫飲酒之朝服也，不言朝服，未服以朝也。今文曰「賓服鄉服」。

疏「明日」至「拜賜」○注「拜賜」至「鄉服」○釋

曰：鄭知鄉服是朝服者，下記云「朝服而謀賓，介」是也。

此賓言「鄉服」，其《鄉射》賓言「朝服」，不同者，案《鄉射》

記云「大夫與則以公士爲賓」，謂在朝著朝服是其常，此

賓是鄉人子弟，未仕，雖著朝服，仍以「鄉服」言之，故鄭云

「不言朝服，未服以朝也」。主人如賓服以拜辱。

拜賓復自屈辱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，

主人不見。如賓服，遂從之，拜辱於門外，乃退。」**疏**「主

人」至「拜辱」○注「拜賓」至「乃退」○釋曰：引《鄉射》者，

於此文不具，故引以爲證，明彼此賓、主皆不相見，造門外

拜謝而已。主人釋服，釋朝服，更服玄端也。古文

「釋」作「舍」。**疏**「主人釋服」○釋曰：自此已下至「鄉樂

唯所欲」，^①論後日息司正，徵唯所欲，更行飲酒之禮。○

注「釋朝」至「作舍」○釋曰：言「釋朝服，更服玄端也」者，

以其昨日正行賓舉飲酒之禮，相尊敬，故朝服，此乃燕私，

輕，故玄端勞也。^⑤乃息司正。息，勞也，勞賜昨日贊

執事者，獨司正，司正庭長也。**疏**注「息勞」至「長也」

○釋曰：鄭云「勞賜昨日贊執事者」者，案下記云「主人之

贊者西面北上，不與」，鄭注云「主人之屬，佐助主人禮事，

徹幕，沃盥，設薦元缺起此。俎者。與，及也。不及，謂不獻

酒」，明此時勞可知。今獨言「司正」，司正是庭長，故獨言

之也。無介，勞禮略也。^⑥司正爲賓。**疏**注「勞禮」至

①「上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下」誤「上」。

②「侯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③「上」服一字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敖氏無。

④「所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所」衍字。

⑤「勞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無。曹校云：各本無

「勞」字是，或者「勞」上脫，以「字」。

⑥「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略」下有「故」字，閩本作「殺」。

「爲賓」○釋曰：此勞時司正爲賓，當立介以輔賓，無介者，勞禮略故也。不殺，市買若因所有可也。不殺則無俎。

疏注「市買」至「無俎」○釋曰：市買無正文，鄭以意言之。

云「不殺則無俎」者，其殺則俎以盛骨體，既言「不殺」，故知無俎也。薦脯醢，羞同也。^①**疏**注「羞同也」○釋

曰：以其脯醢與正行飲酒同有此薦，故云「羞同也」。羞

唯所有，在有何物。**疏**注「在有何物」○釋曰：羞謂上

文正行飲酒之時，用狗彘，今不殺，故言「羞唯所有」也。云

「在有何物」者，雜物皆是也。徵唯所欲，徵，召也。

疏注「徵召也」○釋曰：昨日正行飲酒，不得喚親友，故今

禮食之餘，別召知友，故言「徵唯所欲」也。以告於先

生、君子可也。告，請也。先生不以筋力爲禮，於是

可以來。君子，國中有盛德者。可者，召不召唯所欲。

疏注「告請」至「所欲」○釋曰：案《曲禮》云「老者不以筋

力爲禮」，此先生，老人教學者，故云「先生不以筋力爲禮」，

於是「可以來」也。云「君子，國中有盛德者」者，此君子則

《曲禮》「博聞強識」，^②敦善行而不殆，謂之君子」也。又

《玉藻》云「居士錦帶」，鄭云「居士，道藝處士，亦一也」。

云「可者，召不召唯所欲」者，上文云「徵唯所欲」，上下相成解也。賓、介不與。禮瀆則褻。古文「與」爲

「預」。^③**疏**注「禮瀆」至「爲預」○釋曰：賓、介昨日正行

禮，今又召之，則是數，數則瀆，瀆則不敬，故云「禮瀆則

褻」，是以不與。鄉樂唯欲。鄉樂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

六篇之中，唯所欲作，不從次也。不歌《鹿鳴》、《魚麗》者，

辟國君也。**疏**注「鄉樂」至「君也」○釋曰：云「鄉樂」，《周

南》、《召南》者，上注以二《南》爲鄉大夫之樂，《小雅》爲

諸侯之樂，故知二《南》也。但鄉燕同樂，^④上正行飲酒，

歌《小雅》，今燕不歌《鹿鳴》、《魚麗》，是避國君也。

記。鄉朝服而謀賓、介，皆使能，不宿

戒。鄉，鄉人，謂鄉大夫也。朝服，冠玄端，緇帶，素鞶，

①「羞」，阮校云：敕氏作「薦」，疑鄭注「羞」亦是「薦」字之誤。

②「則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即」。

③「預」，阮校云：徐本、《集釋》作「豫」。

④「鄉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饗」。

白屨。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，玄冠而衣皮弁服，^①與《禮》異。再戒爲宿戒。禮將有事，先戒而又宿戒。

疏「記鄉」

至「宿戒」○釋曰：上經直云主人與先生謀賓、介，不云服衣，^②不云使能及不宿戒之事，故記之也。○注「鄉鄉」至

「宿戒」○釋曰：「鄉，鄉人，謂鄉大夫」者，以鄉大夫爲主人，故知鄉大夫。知「朝服，冠玄端，緇帶，素鞞，白屨」者，

玄端即朝服之衣，裳又與鞞同色，屨亦同裳色，故知義然也。云「再戒爲宿戒。禮將有事，先戒而又宿戒」者，此即

《士冠》先戒賓及宿是也。此直戒而不宿，^③與《冠禮》異。

蒲筵，緇布純。筵，席也。純，緣也。

疏釋曰：《公

食·記》云「蒲筵常，緇布純」，此不言「常」，文不具也。倍

尋曰常，丈六尺也。尊，綌冪，賓至徹之。綌，葛

也。冪，覆尊巾。其牲狗也，狗取擇人。亨于堂東

北。祖陽氣之所始也。陽氣主養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地養萬

物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。」**疏**注「祖陽」至「萬民」○釋曰：

此據《鄉飲酒義》而言，以正月三陽生之月，萬物出地，盛

於東南，^④故云「祖陽氣之所始也」。引《易·頤》彖辭者，

義取養賢能而賓舉之事也。獻用爵，其他用觶。爵

尊，不襲用之。**疏**注「爵尊不襲用之」○釋曰：案上獻賓、

獻衆賓等，皆用一升之爵，至酬及旅酬之等，皆用三升之

觶。以獻爲初，相敬，故用爵。以酬之等皆用爲相勸，故

用觶。是以鄭云「爵尊，不襲用之」也。薦脯五挺，橫

祭于其上，出自左房。挺，猶臠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

「祭半臠，臠長尺有二寸。」左在東，陽也，陽主養。房，饌

陳處也。冠禮之饌，脯醢南上。《曲禮》曰：「以脯脩置者，

左胸右末。」**疏**注「挺猶」至「右末」○釋曰：此「橫祭于元缺

止此。其上」者，於脯爲橫，於人爲縮，其挺有五，通祭者

六，故《鄉射·記》云「薦脯用籩，五臠，祭半臠，橫于上」，

「臠長尺二寸」，則祭半臠者長六寸。此脯不言長短者，記

文不具也。云「冠禮之饌，脯醢南上」者，欲見此房中之饌

①「冠」，阮本作「端」。

②「衣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亦」。

③下「鄉」原作「人」，阮校云：「人」當作「鄉」。按此疏引

注文標起訖，阮校是，據改。

④「宿」下，曹校云脫「戒」字。

⑤「盛於東南」，曹校云：當爲「始於東北」，或者「盛」上

脫「始於東北而」五字。

亦南上也。引《曲禮》者，欲見此脯與《曲禮》脯羞，雖胸、挺有異，其設之皆橫於人前，鄭彼注云「屈中曰胸」。以左手案之，右手擘之便。」**俎由東壁，自西階升。**亨

狗既孰，載之俎，饌於東方。

疏「俎由一至，階升」○注「亨

狗一至，東方」○釋曰：亨狗於東方，孰乃載之於俎，饌陳於東壁。既饌於東方，恐由東階升，故記辯之云「自西階升」也。

賓俎：脊、脅、肩、肺。主人俎：脊、脅、

臂、肺。介俎：脊、脅、肫、胈、肺。① 肺皆

離。皆右體，進腍。凡牲前脰骨三：肩、臂、肫也；

後脰骨三：膊、胈也。② 尊者俎尊骨，卑者俎卑骨。《祭

統》曰：「凡為俎者，以骨為主，骨有貴賤。凡前貴後賤。」

離猶揜也。腍，理也，進理謂前其本也。今文「胈」作

「胈」。**疏**「賓俎一至進腍」○注「凡牲一至，作胈」○釋曰：

此序體賓用肩，主人用臂，介用胈，其間有肫、肫在而介不用者，蓋為大夫俎，③ 故此闕焉。是以《鄉射·記》云「賓俎脊、脅、肩、肺。主人俎脊、脅、臂、肺」，注云「賓俎用肩，主人用臂，尊賓也。若有尊者，則俎其餘體」，是肫、肫為大夫明矣。大夫雖尊，不奪賓，主正禮，故用體卑於主人與賓而尊於介也。或有介俎肫、胈，不言者，④ 欲見用體

無常。若有一大夫，即介用肫，若有二大夫，則介用胈，故肫、胈兩見亦是也。云「後脰骨三：膊、胈也」者，此皆如

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，不取軀也。云《祭統》者，據祭祀歸俎之法，此據飲酒生人之禮。引之者，取一邊骨有貴賤之義。

以其賓用肩，主人用臂，介用胈，前貴於後也。以爵拜

者，不徒作。作，起也。言拜既爵者不徒起，起必酢主人。

疏「以爵拜者不徒作」○注「作起一至，主人」○釋曰：

經直云，以爵拜者不徒作，鄭知，拜既爵者不徒起，起必

酢主人，以其拜受爵者有不酢主人法，故上經衆賓之

長一人受爵而不酢主人，⑤ 故此是拜既爵，起必酢主人者

也。坐卒爵者拜既爵，立卒爵者不拜既爵。

降殺各從其宜，不使相錯。唯工不從此禮。**疏**「坐卒一至

① 「肫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、敎氏無。今案，據疏文，

「肫」或衍文。

② 「膊」，阮校云：「膊」即「肫」字。

③ 「為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以」。

④ 「不」，阮校云：敎氏引作「兩」。曹校云當為「兩」。

⑤ 「一人受爵」，曹校云：「一一當為，三」，受「上脫，拜」字。

「既爵」○注「降殺」至「此禮」○釋曰：以其工無目，不使立卒爵，^①唯坐卒爵，不拜既爵，與立卒爵者同，故云「唯工不從此禮」也。凡奠者於左，不飲者，不欲其妨。

疏

凡奠者於左。○注「不飲」至「其妨」○釋曰：奠於左者，謂主人酬賓之觶，主人奠於薦右，客不盡主人之歡，奠之於左，是不欲其妨後奠爵也。將舉於右。便也。

疏

舉於右。○注「便也」○釋曰：謂若上文「人舉觶為旅酬始」，人舉觶為無筭爵始，皆奠於右，是其將舉者於右，以右手舉之便也。衆賓之長一人辭洗，如賓禮。

於三人之中，復差有尊者，餘二人雖為之洗，不敢辭，其下不洗。

疏 衆賓「至」賓禮。○注「於三」至「不洗」○釋曰：

此記上主人獻衆賓時，主人揖，升，坐取爵于西楹下，降洗爵，衆賓長一人降，亦進，東向辭洗，如賓禮。是於三人之中，復差尊者得辭洗，「餘二人雖為之洗，不敢辭」也。云「其下不洗」者，謂其堂下立者，不為之洗，獻之而已。

立者東面，北上。若有北面者，則東上。賢

者衆寡無常也，或統於堂，或統於門。

疏「立者」至「東

上」○注「賢者」至「於門」○釋曰：此謂堂下立者，鄉人賢者或多或少，若少則東面北上，統於堂也。若多，東面立

不盡，即門西北面東上，統於門也。樂正與立者皆

薦以齒。謂其飲之次也。尊樂正，同於賓黨。不言飲

而言薦，以明飲也。^②既飲皆薦於其位。樂正位西階東，

北面。

疏「樂正」至「以齒」○注「謂其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

云「謂其飲之次也」者，謂樂正與立者以齒受旅，是飲之次也。云「薦」者，以先飲乃薦，依飲之次而薦之，故明飲也。^③必知飲、薦相將者，案上經云「衆賓徧有脯醢」，^④鄭

注云「亦每獻薦於其位，位在下」，此言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，明受獻乃薦，於衆賓在下者同也。^⑤凡舉爵，

二作而不徒爵。謂獻賓、獻大夫、獻工皆有薦。

疏

「凡舉」至「徒爵」○釋曰：徒，空也。謂獻賓、獻大夫、獻工不空以爵獻之而已，皆有薦脯醢。樂作，大夫不入。

後樂賢者。

疏「樂作大夫不入」○注「後樂賢者」○釋曰：

①「不」上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有「故」字。

②「以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、敖氏有「薦」字。

③「明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以薦」二字。

④「徧」原作「徧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⑤「於」，曹校云當為「與」。

大夫之人，當一人舉觶之後，未樂作之前，以助主人樂賢。若樂作之後，後樂賢者，^①故不入也。獻工與笙，取爵于上篚。既獻，奠于下篚。明其異器，敬也。如是則獻大夫亦然。上篚三爵。**疏**，獻工至「下篚」○

注「明其」至「三爵」○釋曰：鄭知「上篚三爵」者，以上經初主人獻賓時，云「取爵於篚，降洗」，獻賓，受酢，主人奠爵于序端，酬賓訖，又「取爵於東序端」以獻介，受酢訖，「奠爵于西楹南」，降，三拜衆賓訖，猶升取爵于西楹下，^②獻堂上堂下衆賓，訖，「主人以爵降，奠于篚」，是其上篚一爵也。此記又云，獻工與笙，取爵于上篚。既獻，奠于下篚，是上篚二爵也。又《鄉射禮》獻大夫云「主人揖，讓以大夫升，拜至。大夫荅拜。主人以爵降，洗，獻大夫」，此篇亦有大夫，故知上篚有三爵也。其笙則獻諸西階上。謂主人拜送爵也。於工拜于阼階上者，以其坐於西階東也。古文無「上」。**疏**，其笙「至「階上」」○注「謂主」至「無上」○釋曰：上經主人獻笙於西階上，此記人又言之者，^③爲拜送爵而言也，^④故鄭云「主人拜送爵」也。云「於工拜于阼階上者，以其坐於西階東也」者，以工坐於西階東，主人不得西階上拜送爵故也。此笙在西階，獻於

西階上，^⑤嫌亦阼階拜送，故此明之也。磬，階閒縮雷，北面鼓之。縮，從也，雷以東西爲從。鼓猶擊也。

大夫而特縣，方賓鄉人之賢者，從上禮也。射則磬在東。

古文「縮」爲「蹙」。**疏**，磬階「至「鼓之」」○注「縮從」至「爲蹙」○釋曰：言「大夫而特縣」者，案《周禮·小胥》「半爲

堵，全爲肆」，鄭注云：「鍾、磬者編縣之，^⑥二十八枚而在一虞，謂之堵。鍾一堵，磬一堵，謂之肆。半之者，謂諸侯之卿大夫、士也。諸侯之卿大夫西縣鍾，東縣磬。」今諸侯卿大夫合鍾、磬俱有，今直云磬，是以鄭云「大夫而特縣，方賓鄉人之賢者，從上禮也」。云「射則磬在東」者，據《鄉

①「後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則」字，閩本，後「下有」於一字。

②「猶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又」。

③「者」原作「也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④「送」字原重，阮校云：毛本《通解》不重「送」字，按重者非也。據刪。

⑤「上」原誤「工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⑥「編」原作「縮」，阮校引浦鍾云：「編」誤「縮」。按浦云是也。據改。

射而言，避射位，故在東，與此階間異也。主人、介，

凡升席自北方，降自南方。席南上，升由下，降由

上，由便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南方」○注「席南」至「由便」○釋

曰：案《曲禮》云：「席南鄉，北鄉以西方爲上，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」，鄭注云：「坐在陽則上左，在陰則上右」，是以主人

與介席南方爲上，故「升由下，降由上」者，便也。若然，席

坐在陰，^①以東爲上者，統於主人也。司正既舉觶，

而薦諸其位。司正，主人之屬也。無獻，因其舉觶而

薦之。**疏**「司正」至「其位」○注「司正」至「薦之」○釋曰：

案下文云：「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，不與。無筭爵，然後

與」，是其「無獻」也，故因舉觶薦諸其位。凡旅，不洗。

敬禮殺也。**疏**「凡旅不洗」○注「敬禮殺也」○釋曰：案上

「二人舉觶」，皆爲旅始，不可不自絜，故洗。自此以後旅

酬皆不洗，故云「凡旅，不洗」也。不洗者不祭。不甚

絜也。既旅，士不入。後正禮也。既旅，則將燕矣。

疏「既旅士不入」○注「後正」至「燕矣」○釋曰：旅謂旅

酬，所酬獻皆拜受，^②故云「正禮」。既旅之後，無筭爵，行

燕飲之法，非正禮，故士不入，後正禮故也。徹俎，賓、

介、遵者之俎。受者以降，遂出，授從者。以

送之。^③**疏**「徹俎」至「從者」○釋曰：以上文正經賓、介、

遵者之俎，直云「降自西階」，無出之文，故記之。上之必授

從者，^④以其已所當得也。主人之俎以東。藏於東

方。**疏**「主人之俎以東」○注「藏於東方」○釋曰：已上文

直云「主人授弟子俎」，^⑤「弟子以降自西階」，不言「以東」，

故記人辨之。云「藏於東方」者，以其主人，故云藏之。

樂正命奏《陔》，賓出，至于階，《陔》作。**疏**

「樂正」至「陔作」○釋曰：《陔》謂《陔夏》，《詩》篇名。命擊

鼓者，賓降自西階，恐賓醉失禮，故至階奏之。若有諸

公，則大夫於主人之北，西面。其西面者，北上，

統於公。**疏**「若有」至「西面」○注「其西」至「於公」○釋

①「席」上，曹校云脫「賓」字。

②「獻皆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皆」下有「拜送」二字，闕本無

③「獻」字。曹校云「獻」字衍。

④「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，《通解》未刻。

⑤「上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出」。

曰：若無諸公，則大夫南面，西上，統於遵也。^①主人

之贊者西面北上，不與。贊，佐也，謂主人之屬佐

助主人禮事，徹鬯、沃盥、設薦俎者。西面北上，統於堂

也。與，及也。不及，謂不獻酒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不與」○

注「贊佐」至「獻酒」○釋曰：云「西面北上，統於堂也」者，

以其主人之屬故也。無筭爵，然後與。燕乃及之。

疏注「燕乃及之」○釋曰：以其主人之屬，非主人所敬，故

無筭爵乃得酒也。

儀禮卷第四 經 一千六百三十八 注 二千九百三十八

儀禮疏卷第十 元缺第七葉，今補。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 「遵」，阮校云：閩本、《通解》作「賓」。曹校云作「賓」是。

儀禮疏卷第十一 儀禮卷第五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鄉射禮第五疏

鄉射禮第五〇鄭《目錄》云：州長春

秋以禮會民，而射於州序之禮。謂之鄉者，州，鄉之屬。

鄉大夫或在焉，不改其禮。射禮於五禮屬嘉禮，大戴十

一，小戴及《別錄》皆第五。〇釋曰：鄭云「州長春秋以禮

會人，而射於州序」者，《周禮·地官·州長職》文也。鄭

引之者，證此鄉射是州長射法。云「謂之鄉」者，欲見州長

射得名鄉射之意。云「州，鄉之屬」者，《周禮·大司徒職》

云「五州爲鄉」，是州屬鄉，故云「州，鄉之屬」。云「鄉大夫

或在焉」者，一鄉管五州，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，則鄭注

《禮記》云「或則鄉之所居州黨，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」，是

爲鄉大夫在焉，則名鄉射。又鄉大夫三年大比，與賢者能

者訖，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，亦行此州長射禮以詢

之，亦是鄉大夫在焉，故名爲鄉射。云「不改其禮」者，雖鄉大夫在，其禮仍依州長射禮，故云「不改其禮」。案經鄉大夫射於庠，云「堂則由楹外」，又云「堂則物當楣」，又云「大夫用兕中」，其禮與士射於序別而云「不改」者，大判鄉大夫、士射，^①先行鄉飲酒禮，及未旅而射，爲不改，其實亦有少異也。鄭云「射禮於五禮屬嘉禮」者，案《周禮·大宗伯》云「以嘉禮親萬民」，下有「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」，故知屬嘉禮也。

儀禮 鄭氏注

鄉射之禮。主人戒賓。賓出迎，再拜。

主人荅再拜，乃請。主人，州長也。鄉大夫若在焉，

則稱鄉大夫也。戒猶警也，語也。出迎，出門也。請，告

也，告賓以射事。不言拜辱，此爲習民以禮樂，不主爲賓

己也。不謀賓者，時不獻賢能，事輕也。今郡國行此禮以

季春。《周禮》鄉老及鄉大夫，三年正月「獻賢能之書於

王，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」。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

①「判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射」。「鄉」，阮校云：

毛本作「卿」。曹校云作「鄉」訛，單疏作「卿」。

於其君，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？

疏 鄉射「至」乃請「

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無介」，論州長將射，先戒賓之事。案大射前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，又射前一日樂人宿縣，此不言日數，則戒賓與射同日矣，禮同鄉飲酒也。以其鄉射先行鄉飲酒，鄉飲酒戒賓與飲酒同日，知此鄉射戒賓與射亦同日也。○注「主人」至「庶乎」○釋曰：案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，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，以上爲之。是以經云「釋獲者，執鹿中」，記云「上鹿中」，是皆爲此州長射而言，是諸侯州長可知。若天子州長，中大夫爲之。若然，記云「大夫兕中」者，爲鄉大夫詢衆庶而言也。云「鄉大夫若在焉，則稱鄉大夫也」者，謂大夫來臨禮之時，州長戒賓不自稱，稱鄉大夫以戒賓也。云「出迎，出門也」者，謂出序之學門，亦如《鄉飲酒》出庠門，皆有一門，入門即至堂耳。云「不言拜辱者，此爲習民以禮樂，不主爲賓己也」者，對《鄉飲酒》主人戒賓，賓拜辱者，彼爲賓也，^①非爲「習民以禮樂」故也。云「不謀賓者，時不獻賢能，事輕也」者，還決《鄉飲酒》獻賢能，故須就先生而謀賓，介，禮重，對此不獻賢能爲輕，故不謀賓也。云「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」者，漢時雖無諸侯國，^②而置郡爲守，其王之子弟猶名國，其君曰相，故鄭注《禮記》云「如今從大守、相臨之禮」是也。

引之者，證時節與周異也。云「《周禮》至「衆庶」，皆《周禮·鄉大夫》職文。引之者，證此鄉射中兼有鄉大夫行射禮，故有射於堂及兕中之事。云「五物」者，案彼云「一曰和，二曰容，三曰主皮，四曰和容，五曰興舞」，鄭注云「和載六德，容包六行也。庶民無射禮，因田獵分禽，則有主皮。主皮者，張皮射之，無侯也。主皮、和容、興舞，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？當射之時，民必觀焉，因詢之也」是也。鄭云「和載六德」者，和是六德之下，六德大，故舉下以載上也。容爲孝者，人有孝行則性行含容，故以孝爲容，孝是六行中之大，故舉上以包下，故云「容包六行」也。云「主皮「六藝之射」者，但六藝中射總言諸射，^③不專據主皮，但三物教萬民，射唯有主皮。此詢衆庶不兼士已上，故以主皮爲六藝之射。以和容爲禮者，禮之用，和爲貴，又行禮有容儀，是以漢時謂禮爲容，故以禮爲和容也。以樂爲興舞者，爲樂必興舞，故興舞以表樂也。若然，六德與六行，在身所有，故可舉少以兼多，六藝施於

①「賓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當爲「己」字之誤。

②「諸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無。

③「藝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有「之」字。

外，非獨身所行，不可舉一以包六。但六者之中，御與書、數二者於施化民爲緩，^①故特舉禮樂與射而言之。鄭以主皮、和容、興舞非射及禮樂之正名，故云「乎」以疑也？^②賓禮辭，許。主人再拜。賓荅再拜。主人退。賓送，再拜。退還射宮，省錄射事。

疏

注「退還」至「射事」○釋曰：「射宮」者，鄉庠、州序是也。知「省錄射事」者，即下文云「乃張侯」之等是也。下言飲酒之事，知不爲飲酒事者，以飲酒者止爲射事，故以射爲主也。無介。雖先飲酒，主於射也，其序賓之禮略。

疏，無介○注「雖先」至「禮略」○釋曰：鄭云「雖先飲酒」

者，自此已下先言飲酒，獻後乃射，以是《禮記·射義》云「古者諸侯之射也」，^③必先行燕禮。卿大夫、士之射也，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也。但鄉飲酒之禮有介一人以輔賓，此無介者，主於射，序賓之禮略，故無介以輔賓也。乃席

賓，南面，東上。不言於戶、牖之間者，此射於序。

疏，乃席「至」東上○注「不言」至「於序」○釋曰：自此以下至「羹定」，論將射預前設席位、尊、壘、樂懸及張侯之事也。^④云「不言於戶、牖之間者，此射於序」者，決鄉飲酒

在庠，以其序無室，庠有室，此據州長射於序，以其無室，無戶、牖，設席亦當戶、牖之處耳。言「東上」，亦主人在東，故席端在東，不得以《曲禮》「席南向北向，西方爲上」，因陰陽解之也。衆賓之席繼而西。言繼者，甫欲習衆庶，未有所殊別。

疏

「衆賓」至「而西」○注「言繼」至

「殊別」○釋曰：甫，始也，言始欲習衆庶，未有所殊別，此決《鄉飲酒》「賓之席不屬殊別，彼有德之人，故各自特不繼，有所殊別。席主人於阼階上，西面。阼階，東階。尊於賓席之東，兩壺，斯禁，左玄酒，皆加勺。筐在其南，東肆。斯禁，禁切地無足者也。設尊者北面，西曰左，尚之也。肆，陳也。」**疏**，尊於「

至「東肆」○注「斯禁」至「陳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斯禁，禁切地無足者也」者，案州長是士，應言禁制不言者，^⑤其中兼有

① 於施，阮校引浦鏜改作「皆於」。

② 「也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之」。

③ 「以是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是以」。

④ 「懸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縣」。

⑤ 「制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此」。

卿大夫禮，故舉大夫斯禁，與《鄉飲酒》同。云「設尊者北面，西曰左，尚之也」者，經云「左玄酒」，據人設尊北面，故以西爲左。若據酒，則以南面爲正，地道尊右，以西爲右。玄酒在右，故云「尚之」。若然，云「左」，據設尊，又云「尚之」，據酒尊也。設洗于阼階東南，南北以堂深，東西當東榮。水在洗東。筐在洗西，南肆。榮，屋翼也。縣于洗東北，西面。此縣謂磬也。縣於東方，辟射位也。但縣磬者半天子之上，無鍾。

疏注「此縣」至「無鍾」○釋曰：云「此縣謂磬也」者，對《大射》縣鍾、磬、罍具有也。云「縣于東方，辟射位也」者，此言決《鄉飲酒》無射事，^①縣於階間也。云「但縣磬者半天子之上，無鍾」者，案《周禮·小胥》職云「半爲堵，全爲肆」，鄭云：「鍾、磬者編縣之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，鍾一堵、磬一堵謂之肆。半之者，謂諸侯之卿大夫、士也。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。」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，東西各有鍾、磬爲肆；諸侯之卿大夫判縣者，分一肆於兩廂，東縣磬，西縣鍾；若天子之士特縣者，直東廂有鍾磬二虞爲一肆；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，縣於東方，爲特縣。故云「無鍾」，對大夫及天子士有鍾。若然，此既兼卿大夫

詢衆庶，當爲判縣，宜有鍾，而總云「無鍾」者，方以禮樂化民，雖大夫亦同士特縣也，若《鄉飲酒》方賓鄉人之賢者，從士禮也。其天子、諸侯鍾、磬、罍具，卿大夫、天子士已下亦無罍。知者，以其諸侯卿大夫、士半天子卿大夫、士，若有罍，添鍾、磬爲三，半不得，故知卿大夫已下皆無罍也。乃張侯，下綱不及地武，侯謂所射布也。綱，持舌繩也。武，迹也，中人之迹尺一寸。侯象人，綱即其足也，是以取數焉。**疏**，乃張「至」地武「○注」侯謂「至數焉」○釋曰：此已下論預張侯之事。鄭知侯用布，^②案

下記云獸侯大夫、士皆言「布侯」，則餘賓射、大射，其侯皆用布，此《鄉射》采侯二正，亦用布可知。云「綱，持舌繩也」者，《周禮·梓人》云「上綱與下綱出舌尋，緝寸焉」，注云「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」，故云「綱，持舌繩也」。云「武，迹也，中人之迹尺一寸」者，無正文，蓋目驗當時而言，似云中人定扼固九寸也。^③《漢禮》云「五武成步，步六尺」，或據此而言也。云「侯象人」者，案鄭注《梓人》云「上下皆

①「言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射」字。

②「布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者」字。

③「定」，阮校云浦鏜改作「之」，曹校云改「之」是也。

出舌一尋者，亦人張手之節也」，以其張侯之法，下兩舌半上舌，兩頭綱皆出一尋，即是上廣下狹，象人張足六尺，張臂八尺，故云「象人」也。云「綱即其足也」者，謂經下綱象足。云「是以取數焉」者，以下綱象足，張之六尺，是取數於武也。①、不繫左下綱，中掩束之。事未至也。

疏「不繫」至「束之」○注「事未至也」○釋曰：案下記云

「東方謂之右个」，注云「侯以向堂爲面」也，則此「左下綱」以西畔而言。云「中掩束之」者，案記云鄉侯一丈，「倍中以爲躬」，躬一丈，「倍躬以爲左右舌」，舌四丈，兩舌各出一丈，又云「下舌半上舌」，則左右各出五尺，今將此五尺與下綱不繫者中掩，左廂向東，待將射乃解之，故云「事未至也」。乏參侯道，居侯黨之一，西五步。容謂

之乏，所以爲獲者御矢也。侯道五十步，此乏去侯北十丈，西三丈。**疏**「乏參」至「五步」○注「容謂」至「三丈」○

釋曰：「乏參侯道」者，謂三分侯道。云「居侯黨之一」者，黨，旁也，謂在侯西北邪向之，故以旁言之。其居旁之一者，謂侯道內三分之，居一分之地，十丈也。云「西五步」者，據侯之正北落西有五步，即三丈也。云「容謂之乏」者，案《周禮·射人》職云「王以六耦射三侯，三獲三容，五

正」，彼據王三侯有三容，容者以革爲之，可以容身，故云「容」也。云「乏」者，謂矢於此匱乏不去，故云「乏」也。云「獲者御矢也」者，謂唱獲者，恐矢至身，故云「獲者御矢也」。云「侯道五十步」者，記云「鄉侯五十弓」，弓之下制六尺，與步相應，故鄭云「步」也。云「此乏去侯北十丈」者，五十步計之，步六尺，五十步則三十丈，三分取一爲十丈。云「西三丈」者，經云「西五步」，五六三十，故云三丈也。遠近如此者，一得避矢，一得去堂二十丈，聞唱獲聲，是其節也。羹定。肉謂之羹。定猶孰也。謂狗孰可食。

疏「羹定」○注「肉謂」至「可食」○釋曰：云「謂狗孰」

者，此與《鄉飲酒》同亨狗於東方是也。主人朝服，乃速賓。賓朝服出迎，再拜。主人荅再拜，退。賓送，再拜。速，召也。射，賓輕也，戒時玄端。

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，與《禮》爲異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

「再拜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當楣北面荅再拜」，論主召賓從己之事。此主人與賓俱朝服。案《鄉飲酒》賓主俱不言服

① 「是」下，曹校云脫「以」字。

② 「至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「至」下有「其」字。

者，以彼賓禮重，故戒與速賓俱朝服，故不言。此習禮輕，見故戒時玄端，召時乃朝服，故須言之也。必此戒時玄端者，^①見《公食大夫》云「賓朝服，即位于大門外，如聘」，注云「於是朝服，則初時玄端」，宜與彼同。皆是戒時不言服，後速時朝服，故知此亦「戒時玄端」矣。且《鄉飲酒》戒，速俱不言服，知皆朝服者，下記云「鄉朝服而謀賓、介」是也。云「今郡國」已下，引之者，欲見與周異也。賓及

衆賓遂從之。及門，主人一相，出迎于門外，再拜。賓答再拜。相，主人家臣，擯贊傳命者。

疏，賓及至，再拜。○注「相主」至「命者」○釋曰：《鄉飲

酒》云「賓及衆賓皆從之」，彼兼介，故云「皆」，此無介，故不言「皆」也。云「主人一相，出迎于門外」，注與《鄉飲酒》同。此亦主人自迎，而言一相者，使之傳賓言，兼相禮也。

揖衆賓。差卑，禮宜異。**疏**，揖衆賓。○注「差卑禮宜

異」○釋曰：此賓與衆賓，同是鄉人無爵者，而云「差卑」者，唯據立爲賓者尊，衆賓即不爲卑，^②不論有爵無也。^③

云「禮宜異」者，賓則拜之，衆賓則揖之，是其異也。主人以賓揖，先人。以猶與也。先人，人門右，西面。**疏**

「主人」至「先人」○注「以猶」至「西面」○釋曰：云「以猶與」者，案《左氏傳》云「蔡人以吳子與楚人戰于柏舉」，彼「以」者，能東西之曰「以」，「以」謂驅使前人之稱，此言嫌有驅使之稱，故以爲「與」，謂主人與賓，是以爲平敵之義，故須訓之。云「先人，人門右，西面」者，此注亦與《鄉飲酒》同，以其賓入東面，故西面待之。賓厭衆賓。衆

賓皆入門左，東面，北上。賓少進。引手曰厭。少進，差在前也。今文皆曰「揖衆賓」。**疏**，賓厭「至」少

進。○注「引手」至「衆賓」○釋曰：此經亦與《鄉飲酒》同，

此云「賓少進」，彼亦宜然，不言者，文不具也。主人以

賓三揖，皆行。及階，三讓。主人升一等，

賓升。三讓而主人先升者，是主人先讓於賓。不俱升

者，賓客之道，進宜難也。**疏**，主人「至」賓升。○注「三

讓」至「難也」○釋曰：言「皆行」者，賓主既行，衆賓亦行，

故云「皆行」。《鄉飲酒》亦皆行，不言者，文略也。知「主

①「必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以」字。

②「即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「不」字。

③「無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爵」字。

人先讓於賓者，元宰一室。以其主人之法，先升導賓，賓後升。「進宜難」，禮之常然，^①故知主人先讓賓也。此先升一等，禮之常，燕禮君升二等者，尊君故也。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。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。主人拜賓至此堂。

疏注「主人拜賓至此堂」○釋曰：知拜是拜至者，《鄉飲酒義》云「拜至，拜洗」，《公食》亦云「當楣北嚮再拜」，^②故知拜是拜至。主人坐取爵于上筐，以降。將獻賓也。

疏「主人一至以降」○注「將獻賓也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主人阼階上荅拜」，論主人獻賓之事。凡取爵于筐以降者，皆是上筐，《鄉飲酒》不言「上」者，文略也。賓降。從主人也。主人阼階前西面，坐奠爵，興，辭降。重以主人事煩賓也。今文無「阼階」。賓對。對荅。

疏「賓對」○注「對荅」○釋曰：《鄉飲酒》注云「賓主之辭未聞」，此不注，從可知。

主人坐取爵，興，適洗，南面，坐奠爵于筐下，盥洗。盥手又洗爵，致絜敬也。古文「盥」皆作「洗」。賓進，東北面，辭洗。必進者，方辭洗，宜違位也。言東北面，則位南於洗矣。主人坐，奠爵于

筐，興，對。賓反位。反從降之位也。《鄉飲酒》

曰：「當西序，東面。」主人卒洗，壹揖，壹讓，以賓升。賓西階上北面拜洗。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，遂荅拜，乃降。乃降，將更盥也。古文「壹」皆作「一」。賓降，主人辭降，賓對。主人卒盥，壹揖，壹讓，升。賓升，西階上疑立。疑，止也，有矜莊之色。

疏注「疑止」至「之色」○釋曰：《鄉飲酒》注：「疑讀爲『疑然從於趙盾』之疑，疑，正立自定之貌。」此言「疑，止也，有矜莊之色」，二注相兼乃具也。主人坐取爵，實之，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。^③進酒於賓也。^④凡進物曰獻。

疏注「進酒」至「曰獻」○釋曰：云「凡進物曰獻」者，欲見此賓乃是鄉民而已，無尊

^①「常然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常」作「當」，《要義》「然」作「法」。

^②「再」上，曹校云脫「至」字。

^③「席之」，阮校引敖氏曰：當作「之席」。

^④「酒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無。

^⑤「酒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於」。

卑上下，猶言「獻」者，此獻直是進物，而言獻進之也。^①

案《周禮·玉府》注云：「古者致物於人，尊之則曰獻，彼據尊敬前人。雖卑亦曰獻，若齊侯獻捷於魯之類，義與此別也。賓西階上北面拜。主人少退。少退，猶少

辟也。」疏注「少退猶少辟也」○釋曰：《鄉飲酒》文與此

同，注云「少退，少辟」，及下文云「賓少退」，注云「少退，逡

巡」，義亦與此同。賓進，受爵于席前，復位。復

位，西階上位。主人阼階上拜送爵。賓少退。

薦脯醢。薦，進。賓升席自西方。賓升，降由下

也。」疏注「賓升降由下也」○釋曰：凡席升由下，降由上。

下文降席不由上者，以主人在東，敬主人，不得降由上。

又於席西拜便，使升降皆由下，故云「賓升、降由下也」。

乃設折俎。牲體枝解節折以賓俎也。主人阼階東

疑立。賓坐，左執爵，右祭脯醢，奠爵于薦

西，興，取肺，坐，絕祭。卻左手執本，右手絕末以

祭也。肺離上爲本，下爲末。」疏注「卻左」至「爲末」○釋

曰：鄭皆約《鄉飲酒》知之也。尚左手，濟之。濟，嘗

也。右手在下，絕以授口嘗之。興，加于俎，坐挽

手，執爵，遂祭酒，興，席末坐，啐酒。挽，拭也。啐，嘗也。古文「挽」作「說」。降席，坐奠爵，

拜，告旨。降席，席西也。旨，美也。執爵興。主

人阼階上荅拜。賓西階上北面，坐卒爵，

興，坐奠爵，遂拜，執爵興。卒，盡。主人阼階

上荅拜。賓以虛爵降。將洗以酢主人。」疏注「賓以

虛爵降」○注：將洗以酢主人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賓西階上

荅拜」，論賓酢主人之事。《鄉飲酒》不言「虛爵」，直云「降

洗」，此直云「虛爵降」，不言「洗」，互見爲義，相兼乃具也。

主人降。從賓也。降立阼階東，西面，當東序。」疏注

「從賓」至「東序」○釋曰：皆《鄉飲酒》文也。賓西階前

東面坐奠爵，興，辭降，主人對。賓坐取爵，

適洗，北面坐奠爵于筐下，興，盥洗。賓北面

盥洗，自外來。」疏注「賓北」至「外來」○釋曰：對主人自

① 「獻進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進獻」。

內出南面是也。①上文、主人坐取爵，適洗，南面」是也。

主人阼階之東，南面辭洗。賓坐奠爵于筐，興，對。主人反位。反位，從降之位也。主人辭洗，

進。**疏**注「反位」至「洗進」○釋曰：云「反位從降之位也」

者，即上東序之西南面位。②云，主人辭洗，進」者，經直

言「反」，不言「進」，鄭以言反位由前進，乃反位，故鄭却本之「主人辭洗進」也。賓卒洗，揖讓如初，升。**疏**

「賓卒」至「初升」○釋曰：言「如初」，則亦一揖、一讓也。

主人拜洗。賓荅拜。興，降盥，如主人之禮。賓升，實爵，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。酢，報。主人阼階上拜。賓少退。主人

進受爵，復位。賓西階上拜送爵。薦脯醢。

主人升席自北方。乃設折俎。祭如賓禮。

祭薦、俎及酒，亦嘑，啐。不告旨。酒已物。自席前

適阼階上，北面，坐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遂拜，

執爵興。賓西階上北面荅拜。白，由也。啐酒

於席末，由前降，便也。

疏注「自由」至「便也」○釋曰：鄭

知義然者，亦約《鄉飲酒》得知也。主人坐奠爵于序

端，阼階上再拜崇酒。賓西階上荅再拜。序

端，東序頭也。崇，充也。謝酒惡相充滿也。**疏**「主人坐

奠爵于序端」○釋曰：「奠爵于序端」，此擬下獻衆賓，故云

「取爵于序端」，③與《鄉飲酒》同也。主人坐，取觶于

筐，以降。將酬賓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以降」○注「將酬賓」

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當西序」，論酬賓之事。賓降。主人

奠觶，辭降。賓對，東面立。主人坐取觶，

洗。賓不辭洗。不辭洗，以其將自飲。卒洗，揖

讓，升。賓西階上疑立。主人實觶，酬之，

阼階上北面坐奠觶，遂拜，執觶興。酬，勸酒。

賓西階上北面荅拜。主人坐祭，遂飲，卒

觶，興，坐奠觶，遂拜，執觶興。賓西階上北

①「是」，阮校云陳、閩、《通解》俱無「是」字，曹校云無者是。

②「西南」，曹校云此二字當倒。

③「云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下」字。

面荅拜。主人降洗，賓降，辭，如獻禮。以將

酌已。**疏**注「以將酌已」○釋曰：鄭言此者，前不辭洗，主

人自飲，至此辭洗，以將酌已，故辭也。升，不拜洗。

酬禮殺也。賓西階上立。主人實觶，賓之席

前北面。酬賓。賓西階上拜。主人坐奠觶于

薦西。賓辭，坐取觶以興，反位。賓辭，辭主人

復親酌已。**疏**注「賓辭」至「酌已」○釋曰：此射前獻時親

酌已，**①**今復親酌已。主人阼階上拜送。賓北面

坐奠觶于薦東，反位。酬酒不舉。**疏**「主人阼階

上拜送」○注「酬酒不舉」○釋曰：《鄉飲酒》注引《曲禮》

「不盡人之歡」之事，此不言，亦從鄭注可知。**②**主人

揖，降。賓降，東面立于西階西，當西序。主

人將與衆賓爲禮，賓謙，不敢獨居堂。主人西南面，

三拜衆賓。衆賓皆荅壹拜。三拜，示偏也。壹

拜，不備禮也。獻賓畢，乃與衆賓拜，敬不能並。**疏**「主

人」至「壹拜」○注「三拜」至「能並」○釋曰：云「三拜，示偏

也」元空一字。者，衆賓無問多少，止爲三拜而已，是示偏

也。云「一拜，不備禮也」者，衆賓人皆壹拜，是拜不備禮。

此亦荅大夫拜法，**③**以其此禮中含卿大夫法，**④**若荅士拜

則亦再拜，見於《特牲》也。云「獻賓畢，乃與衆賓拜」者，自

爾來唯與賓拜，未與衆賓拜，今始拜之，故云「敬不能並」。

主人揖，升，坐取爵于序端，降，洗，升，實

爵，西階上獻衆賓。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

人。長，其老者。言三人，則衆賓多矣。國以多德行，道

藝爲榮，何常數之有乎？

疏「主人」至「三人」○注「長

其」至「有乎」○釋曰：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，此雖非

賓賢能，其衆亦三人在堂上，**⑤**與《鄉飲酒》數同。其堂下

衆賓無定數，**⑥**故鄭云「言三人，則衆賓多矣」。云「國以

多德行，道藝爲榮」者，案《周禮·大司徒》「以鄉三物教萬

①「射」，阮校引浦鏜改爲「辭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對」。

②「鄭注」，曹校云殿本改爲「彼注」。

③「亦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無」字。

④「卿」，阮校云《要義》作「鄉」，曹校云作「卿」是。

⑤「衆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賓」字。

⑥「下」原作「上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上」作「下」，是也。據改。

民：一曰六德，二曰六行，三曰六藝，此既鄉人，則德行亦據六德、六行，道藝則六藝也。此並與《鄉飲酒》賓、介與衆賓之類並來，^①與在射中。是以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，觀者如堵牆」，彼亦據孔子爲鄉大夫，習人以禮樂之射，至於誓之於後「僅有存焉」，亦無常數之事也。主人拜送。拜送爵於衆賓右。

疏「主人拜送」○注「拜送」至「賓右」○釋曰：知在衆賓右者，約《鄉飲酒》獻衆賓皆於西階上賓右知之也。^②坐祭，立飲，不拜既爵，授

主人爵，降，復位。既，盡。**疏**，坐祭一至「復位」○

釋曰：此還上三人者，降復賓南東面位。衆賓皆不拜

受爵，坐祭，立飲。自第四已下，又不拜受爵，禮彌

略。**疏**「衆賓一至「立飲」○注「自第一至「彌略」○釋曰：此

謂堂下衆賓無數者，故鄭云「自第四以下」。云「又不拜受

爵，禮彌略」者，三賓雖「坐祭，立飲，不拜既爵」，仍拜受，

此衆賓非直「坐祭，立飲，不拜既爵」，又「不拜受爵」，故云

「禮彌略」也。每一人獻，則薦諸其席。諸，於。

疏「每一」至「其席」○釋曰：此還據堂上三人有席者，故

云「薦諸其席」，謂席前也。衆賓辯有脯醢。薦於其

位。**疏**「衆賓辯有脯醢」○注「薦於其位」○釋曰：還據堂

下無席者，故鄭云「薦於其位」，不席也。^③主人以虛

爵降，奠于筐。不復用。揖，讓，升。賓厭衆

賓，升。衆賓皆升，就席。**疏**「揖讓」至「就席」○

釋曰：自此以下至「舉觶者降」，論旅酬之事。一人洗，

舉觶於賓，一人，主人之吏。**疏**，一人洗舉觶于賓○

注「人主人之吏」○釋曰：主人之吏，亦謂府、史以下，

非屬官也。升，實觶，西階上坐奠觶，拜，執觶

興。賓席末荅拜。舉觶者坐祭，遂飲，卒

觶，興，坐奠觶，拜，執觶興。賓荅拜。降，

洗，升，實之，西階上北面。將進奠觶。賓拜。

拜受觶。舉觶者進，坐奠觶于薦西。不授，賤，不

敢也。**疏**注「不授賤不敢也」○釋曰：以其是主人之吏，

① 上「與」字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
② 「賓右」上，曹校云脫「衆」字。

③ 「不」下，阮校云毛本有「云」字，曹校云各本有「云」字是。

既賤，故不敢親授，奠之也。賓辭，坐取以興。若親

受然。**疏**注：若親受然。○釋曰：云「若親受然」者，賓辭，

即坐取以興，故云「若親受然」也。舉觶者西階上拜

送。賓反奠于其所。舉觶者降。**疏**「舉觶」至

「舉觶者降」○釋曰：云「反奠于其所」者，還於薦西，以其射後賓北面舉之爲旅酬，故不奠于薦東也。大夫若有

尊者，則入門左。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。謂之遵

者，方以禮樂化民，欲其遵法之也。其士也於旅乃人，鄉

大夫，士非鄉人，^①禮亦然，主於鄉人耳。今文「遵」爲

「僕」。**疏**「大夫」至「門左」○注「謂此」至「爲僕」○釋曰：

云「大夫若有尊者」，言「若」者，或無，不定，故云「若」也。

鄭知是當鄉大夫者，以其鄉射既與人行射禮，^②而言「大

夫」者，當鄉大夫可知。云「其士也於旅乃人」者，下記云

「士既旅不入」，明未旅閒皆得人，是以未旅而射，其士皆

在也。知「鄉大夫、士非鄉人，禮亦然」者，以其同是鄉大

夫、士，禮無異故也。但異鄉不助主人樂賓爲別也。^③

主人降。迎大夫於門內也。不出門，別於賓。**疏**「主

人降」○注「迎大」至「於賓」○釋曰：鄭知「迎大夫於門內」

者，以其上文大夫入門左，此經直云「主人降」，不云出，故知迎大夫在門內可知。^④賓及衆賓皆降，復初位。不敢居堂，俟大夫人也。初位，門內東面。**疏**「賓

及至「初位」○注「不敢」至「東面」○釋曰：知「初位，門內東面」者，上文「賓厭衆賓，皆入門左，東面，北上」，故知也。主人揖，讓，以大夫升，拜至。大夫荅

拜。主人以爵降，大夫降，主人辭降，大夫辭洗，如賓禮。席于尊東。尊東，明與賓夾尊也。

不言東上，統於尊也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尊東」○注「尊東」至

「尊也」○釋曰：上云「尊於賓席之東」，則在尊西，今大夫言「席於尊東」，明「與賓夾尊」可知。^⑤云「不言東上，統

於尊也」者，席於尊東，繼尊而言，又不言東上，西上，是以

①「鄉大夫」，曹校云「鄉」殿本改作「卿」，疏同。

②「人」上，阮校云：浦鏜增「鄉」字。

③「不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必」字。

④「在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於」。

⑤「與」原作「爲」，孫校云「爲」當爲「與」。曹校云殿本作「與」。據改。

下云「大夫降席東，^①南面」，降由下，故知西上，統於尊也。升，不拜洗。主人實爵，席前獻于大夫。大夫西階上拜，進受爵，反位。主人大夫之右拜送。大夫辭加席，主人對，不去加席。辭之者，謙，不以己尊加賢者也。不去者，大夫再重席，正也。賓一重席。

疏「升不至」加席」○注「辭之」至「重

席」○釋曰：云「升，不拜洗」者，以大夫尊，故不拜洗也。

云「反位」者，大夫反西階上位。云「主人大夫之右拜送」

者，謂在大夫之東拜送爵也。云「辭之者，謙，不敢以己尊

加賢者」，鄉射之禮，鄉人爲賓，下記云「若大夫與則以公

上爲賓」，亦選賢者爲之，故辭加席，又「不以己尊加賢者

也」。^②云「不去者，大夫再重席，正也」者，《鄉飲酒》云

「公三重，大夫再重」，故知大夫再重席，禮之正也。云「賓

一重席」者，鄉人故一重，縱公士爲賓，亦一重也。乃薦

脯醢。大夫升席，設折俎，祭，如賓禮。不

齊肺，不啐酒，不告旨。西階上卒爵，拜。

主人荅拜。凡所不者，殺於賓也。大夫升席由東方。

疏「乃薦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凡所」至「東方」○釋曰：云「凡

所」，謂經中三事，以其殺於賓。若然，上云「不拜洗」，亦是殺於賓之類也。云「大夫升席由東方」者，以其大夫席西上，升由下，故知大夫升席由東方也。大夫降洗。

將酢主人也。大夫若衆，則辯獻，長乃酢。**疏**，大夫降

洗○注，將酢」至「乃酢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皆升就席」，論

大夫酢主人訖，賓主皆升就席之事。知「大夫若衆，則辯

獻，長乃酢」者，此經據一大夫而言，故獻大夫即酢。案

《有司徹》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，然後「衆賓長升，拜

受爵。宰夫贊主人酌，若是以辯。乃升長賓。主人酌，酢

于長賓，^③西階上北面，賓在左」，注云「主人酌，自酢，序

賓意，賓卑，不敢酢」，賓尸與凡平飲酒禮同，可以相參，亦

是辯獻長乃酢也。^④主人復阼階，降辭如初。

卒洗，主人盥。盥者，雖將酌自飲，尊大夫，不敢褻。

卒洗，主人盥。盥者，雖將酌自飲，尊大夫，不敢褻。

①「席」，曹校云此字當重。

②「又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③「酢」字原本無，阮校云：毛本「酌」下有「酢」字。據補。

④「酢」原作「酌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人盥」○注「盥者」至「不敢褻」○釋曰：云

「盥者，雖將酌自飲」者，以其下文大夫洗爵，升授主人爵，是主人酌以自酢，故云「雖將酌自飲」。云「不敢褻」者，決

《有司徹》主人自酌不盥，^①是此爲尊大夫，雖自酢亦不敢褻也。揖，讓，升。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，

復位。主人實爵，以酢于西階上，坐奠爵，

拜。大夫荅拜。坐祭，卒爵，拜。大夫荅

拜。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，再拜崇酒。大

夫荅拜。主人復降階，揖，降。將升賓。**疏**「揖

讓」至「揖降」○注「將升賓」○釋曰：云「主人坐奠爵於西

楹南」者，前獻賓，賓酢主人，主人飲酢訖，奠爵于東序端，

將後獻衆賓，^②不得奠于篚中，此受大夫酢，不奠于篚者，

爲士於旅乃入，擬獻士，故奠爵于此也。大夫降，立

于賓南。雖尊，不奪人之正禮。**疏**「大夫」至「賓南」○

注，雖尊，至「正禮」○釋曰：大夫尊，在堂則席之于尊東，

特尊之。今降而在賓下者，欲使賓主相對行禮，若在

北，^③北則妨賓主揖讓之正禮，故云「不奪主人之正禮」。^④

主人揖，讓，以賓升。大夫及衆賓皆升，就

席。席工于西階上，少東。樂正先升，北面

立于其西。言少東者，明樂正西側階，不欲大東，辟射

位。**疏**「席工」至「其西」○注「言少」至「射位」○釋曰：自

此至「告于賓」，論作樂之事。云「席工」者，謂爲工設席，

下文乃升席也。云「言少東者，明樂正西側階」者，既言

「席工于西階上，少東」，則在西階東矣，復云「樂正立于其

西」，則近席西。其言從近，故知樂正側近西階東，則「不

欲大東，辟射位」。《大射》亦同此注，《燕禮》注亦然者，燕

亦容有射法。《鄉飲酒》工位與此同，注不言者，不射故

也。工四人，二瑟，瑟先。相者皆左何瑟，面

鼓，執越，內弦，右手相。人，升自西階，北

面，東上。工坐。相者坐授瑟，乃降。瑟先，

賤者先就事也。相，扶工也。面，前也。鼓在前，變於君

也。執越，內弦，右手相，由便也。越，瑟下孔，所以發越

①「酌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酢」。

②「後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復」。

③「北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其」。

④「主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其聲也。前越言執者，內有弦結，手入之淺也。相者降，立西方。**疏**「工四」至「乃降」○釋曰：云「四人，①二瑟」，

則是二人歌可知。經不言相歌二人者，以其空相，亦與瑟者同，②故不言，直言瑟之難者也。○注「瑟先」至「西方」

○釋曰：云「瑟先，賤者先就事也」者，案《大射》大師、少師歌，衆工瑟，是知瑟者賤也。凡工者皆先瑟後歌，是賤者先即事，故序亦在前。若然，得獻亦在前，以隨其先後而取之故也。③云「鼓在前，變於君也」者，《鄉射》與《大射》相對，《大射》君禮而後首，此臣禮前首，故云「變於君」。

《燕禮》與《鄉飲酒》相對，是以《燕禮》面鼓，又與《鄉飲酒》後首相變。云「執越，內弦，右手相」者，案《鄉飲酒》注云「內弦，側擔之」者，據瑟體而言，《燕禮》注云「內弦，弦爲主」者，據弦體而說，此言「內弦，右手相，由便」，語異義同也。云「前越言執者，內有弦結，手入之淺也」者，瑟體首寬尾狹，內越孔雖長，④廣狹亦等，但弦居瑟上，近首鼓處則寬，近尾不鼓處并而狹，側持之法，近鼓持之，人則近，手入則深。⑤是以通與《燕禮》言「面鼓」，⑥則云「執之手入淺也」，《大射》與《鄉飲酒》言「後首」，則云「挾越」，手入深故也。云「相者降，立西方」者，其相者是弟子，位在西者，是以下文云「樂止適西方，命弟子贊工還樂于下」，故

知此相工是弟子，故降立還於西方也。笙入，立于縣中，西面。堂下樂相從也。縣中，磬東立，西面。**疏**

「笙人」至「西面」○注「堂下」至「西面」○釋曰：云「堂下樂相從也」者，案上文云「縣于洗東北，西面」，此云「立于縣中」，明是堂下相從，皆在東方也。云「縣中，磬東立，西面」者，謂在磬東，當磬之東。鄭知不在磬西面者，若磬西西面，則笙者背磬，不可，故知在磬東西面也。乃合

樂，《周南》：《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；《召南》：《鵲巢》、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。不歌，不笙，不

間，志在射，略於樂也。不略合樂者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風，鄉樂也，不可略其正也。昔大王、王季、文王始居岐山

①「云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、毛本有「工」字。

②「亦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不」。

③「取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取」疑「次」字誤。

④「內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前」。

⑤「近鼓持之入則近手入則深」，曹校云：文有脫訛，殿本改云：「近鼓持之，手入則淺，近尾持之，手入則深。」

⑥「通」，曹校云曾爲「此」。

之陽，躬行《召南》之教，以成王業。至三分天下，乃宣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化，本其德之初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故謂之鄉樂，用之房中，以及朝廷饗燕，鄉射飲酒。此六篇，其風化之原也，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。

疏，乃合「至，采蘋」○釋曰：言「乃」者，以其作樂之法，先歌後乃合樂，①今不歌，不笙，不間，唯合樂，故言「乃」以見非常故也。○注「不歌」至「歌之」○釋曰：據《鄉飲酒》、《燕禮》作樂有四節，今不歌，不笙，不間，唯有合樂，故云「志在射，略於樂也」。云「合樂者」，②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風，鄉樂也者，上注已云《頌》及《大雅》天子樂，《小雅》諸侯樂，此《南》鄉大夫樂，但鄉飲酒，鄉射是大夫、士為主，故大夫、士樂為鄉樂者也。云「不可略其正也」者，《南》是大夫、士之鄉樂，已之正樂，故云「不可略其正者」也。云「昔大王」已下，於《鄉飲酒》注已說，義具於彼，此注略言之耳。若然者，③《燕禮》與《鄉飲酒》文同，注又與《燕禮》不異者，④以其鄉射與鄉飲酒同是大夫、士禮。鄉大夫、士行射禮，⑤先行鄉飲酒禮，《鄉飲酒》與《鄉射》自為首尾，故《鄉飲酒》注具於此略言。燕禮是諸侯禮，天子、諸侯射先行燕禮，則《燕禮》與《大射》自為首尾，是以

《燕禮》歌、笙、間、合，鄭亦具注之，《大射》又略言之也。工不興，告于樂正曰：「正歌備。」不興者，瞽矇禮略也。

疏，工不「至，歌備」○注「不興」至「略也」○釋曰：言「正歌」者，升歌也。⑥升歌《鹿鳴》是上歌諸侯樂，非已正樂，故以《南》為正歌也。言「備」者，凡作樂皆三終，此「備」明亦三終也。云「不興者，瞽矇禮略也」者，以工告樂正，以卑告尊，當興，今以瞽矇無目，不可責其備禮，故不興者，於禮略也。樂正告于賓，乃降。

樂正降者，堂上正樂畢也。降立西階東，北面。**疏**，樂

正「至乃降」○注「樂正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言「告于賓」者，作樂主為樂賓，今歌備，故告賓言「歌備」也。言「樂正降者，堂上正樂畢也」者，以其鄉飲酒，燕禮俱升歌、笙、間、

①「歌」下，曹校云脫「次笙次間」四字。

②「云」下，據注文當脫「不略」二字。

③「者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④「燕禮」，曹校云當為「鄉飲」。

⑤「鄉」，原作「卿」，今據阮校改。

⑥「升歌也」，曹校云此三字衍。

合樂，^①皆是正歌，今略去升歌、笙、閒三者，唯有合樂於堂上，故云「堂上正樂畢也」。云「正樂」者，對後無筭樂非正樂也。下射雖歌《騶虞》，亦是堂下，非堂上，故以「堂上」決之也。云「降立西階東，北面」者，此無正文，約堂上樂正位在西階東，北面，今降亦當在西階東，北面也。主人取爵于上筐，獻工。大師則爲之洗。尊之也。君賜大夫樂，又從之以其人，謂之大師。**疏**「主人」

至「之洗」○注「尊之」至「大師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反升就席」，^②論主人獻工、笙之事。但天子、諸侯官備，有大師、

少師，瞽人作樂之長，大夫、士官不備，不合有大師。君有賜大夫、士樂器之法，故《春秋左氏》云「晉侯歌鍾二肆，取半以賜魏絳，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，禮也。時以樂人賜之，故鄭云「君賜大夫樂，又從之以其人，謂之大師」也。賓降，主人辭降。大夫不降，尊也。**疏**「賓降主人辭降」○注「大夫不降尊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大夫不降，尊也」者，此賓降，大夫若降，直與賓共文。今不言大夫降，《鄉飲酒》亦云賓、介降，^③不言大夫降，明大夫皆不降，以其尊故也。工不辭洗。卒洗，升，實爵。工不興，

左瑟，一人拜受爵。左瑟，辟主人授爵也。一人，無

大師則工之長者。

疏「工不」至「受爵」○釋曰：此言「工

不辭洗」及「一人拜受爵」，皆上大師也，不言大師，言「一人者，欲見有大師則大師不辭洗，拜受爵，若無大師，則凡工不辭洗，拜受爵，故變言「工」與「一人」。假令大師左瑟，^④先獻，若歌則後獻，亦先獻工一人，是以鄭云「一人，無大師則工之長者」，以《鄉飲酒》獻工時云「一人不興，^⑤受爵」，注云「一人，工之長也」，^⑥大師爲歌者，未得獻，先獻瑟工之長者也。主人阼階上拜送爵。薦脯

^①「但升歌笙閒合樂」，曹校云：「但」當爲「俱」，「樂」下似脫「皆有」二字。

^②「就」字原本無，阮校云：毛本「升」下有「就」字。按下經文正作「反升就席」，毛本是也，據補。

^③「降」原本無，阮校云：毛本「介」作「降」，按毛本是。孫校云：此奪「降」字耳，「介」字則不當刪，毛本改未盡允。據改。

^④「左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在」。

^⑤「人」下，曹校云脫「拜」字。

^⑥「工之長也」原本作「笙之長者也」，阮校云：浦鏜據《鄉飲酒》注改「笙」爲「工」，刪「者」字。按此涉「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」注文而誤。浦鏜是也，據改。

醢。使人相祭。人，相者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相祭」○注

「人相者」○釋曰：云「人，相者」，則弟子相之。既相工，明

祭亦相之可知。工飲，不拜既爵，授主人爵。

衆工不拜受爵，祭，飲。辯有脯醢，不祭。

祭，飲，不興受爵，坐祭，坐飲。

疏「工飲」至「不祭」○注

「祭飲」至「坐飲」○釋曰：云「工飲，不拜既爵」者，還是上

「人拜受爵」者，雖不拜既爵，仍拜受也。下衆工又對上

「一人拜受爵」，衆工不拜受爵也。鄭云「祭，飲，不興受

爵，坐祭，坐飲」者，對上賓主坐祭，^①立飲，故云「坐祭，坐

飲」，亦不拜既爵可知也。不洗，遂獻筓于西階

上。不洗者，賤也。衆工而不洗矣，而著筓不洗者，筓賤

於衆工，正君賜之，猶不洗也。

疏「不洗」至「階上」○注

「不洗」至「洗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衆工而不洗矣，而著筓不洗

者，筓賤於衆工，正君賜之，猶不洗也」，鄭云此者，欲見工

在上，貴，君賜之大師爲之洗；筓賤，位在下，正謂君賜之

筓人，^②猶不爲之洗，況衆筓乎？欲取賜筓人不爲之洗

之意，不取衆筓不爲洗也。筓一人拜于下，盡階，

不升堂，受爵。主人拜送爵。階前坐祭，立

飲，不拜既爵，升，授主人爵。衆筓不拜受

爵，坐祭，立飲。辯有脯醢，不祭。主人以

爵降，奠于筐。

疏「筓」至「于筐」○釋曰：此經總

獻筓人，雖賤中亦有尊卑，故一人升階受爵，餘者不升，^③

不拜既爵則同也。反升，就席。亦揖讓，以賓升，衆賓

皆升。

疏「反升就席」○注「亦揖」至「皆升」○釋曰：云

「亦揖讓，以賓升，衆賓皆升」者，謂亦前「大夫若有尊者，

則入門左。主人降，賓及衆賓皆降」，主人共大夫行禮訖，

「主人揖，讓，以賓升。大夫及衆賓皆升，就席」，相似，故

云「亦」。若然，上賓降時，雖不言衆賓降，衆賓卑，從降可

知，故今從賓升也。主人降席，自南方，禮殺，由便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南方」○注「禮殺由便」○釋曰：自此盡，未

旅，論立司正之事也。云「禮殺，由便」者，對上文主人受

酢爵時禮盛，故主人降席自北方，啐酒於席末，亦然，今此

①「賓主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衆賓」。

②「謂」，曹校云當作「爲」。

③「故一人升階受爵餘者不升」，曹校云「升階」當爲「拜升」，「不升」當爲「不拜」。

立司正禮殺，故降席自南方，故云「禮殺，由便」也。側降，賓不從降。**疏**，側降一〇注「賓不從降」一〇釋曰：「側降」，猶特降，故云「賓不從降」也。作相爲司正。司

正禮辭，許諾。主人再拜。司正荅拜。爵備樂畢，將留賓以事，爲有解倦失禮，^①立司正以監之，察儀法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既立之監，或佐之史。」**疏**，作相一至「荅拜」一〇注「爵備」至「之史」一〇釋曰：云「爵備」者，謂賓及衆

賓與尊者，并工、笙並得獻，是爵備也。云「樂畢」者，合樂訖，是樂畢，以無升笙與間，故不言樂成，而云「畢」而已也。云「將留賓以事」者，下有射事，射訖行旅無筭之事，故須立司正以監之。但中間爲射繫，^②變司正爲司馬，射訖反爲司正，以監察儀法也。引《詩》者，證監與正爲

物，皆察儀法也。主人升，就席。司正洗觶，升自西階，由楹內適阼階上，北面受命于主人，洗觶者當酌，以表其位，顯其事也。楹內，楹北。**疏**

「主人」至「主人」一〇注「洗觶」至「楹北」一〇釋曰：云「受命于主人」者，謂受主人請安賓之命，是以下云「請安于賓」，鄭注云「傳主人之命」也。西階上北面，請安于賓。

傳主人之命。賓禮辭，許。司正告于主人，遂立于楹間以相拜。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。主人阼階上再拜，賓西階上荅再拜，皆揖就席。爲已安也。今文「揖」爲「升」。司正實觶，降自西階，中庭北面坐奠觶，興，退，少立。奠觶，表其位也。少立，自脩正，慎其位也。古文曰「少退，立」。

疏，司正一至「少立」一〇注「奠觶」至「退立」一〇釋曰：此云「北面坐奠觶」，《鄉飲酒》亦然者，此一者皆臣禮，故北面奠觶。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皆司正南面奠觶者，彼是君禮，欲取還不背君，故南面奠觶。故《大射》云「南面坐奠觶，興，右還，北面，少立，坐取觶，興。坐不祭，卒觶，奠之，興，再拜稽首。左還，南面坐取觶，洗，南面反奠于其所，北面立」，注云「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。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，於觶北南面則左還，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。必從觶西往來者，爲君在阼，不背之也」，又取威儀多。此及《鄉飲酒》

①「解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懈」。

②「繫」，阮校云陳、閩、《通解》俱無「繫」字，曹校云無者是。

在阼非君，直北面奠觶，又威儀簡故也。進，坐取觶，

興，反坐，不祭，遂卒觶，興，坐奠觶，拜，執

觶興，洗，北面坐奠于其所，今文「坐取觶」，無

「進」。又曰「坐奠之，拜」。興，少退，北面立于觶

南。立觶南，亦其故擯位。**疏**「興少一至，觶南」○注，立

觶「至」擯位」○釋曰：云「立觶南，亦其故擯位」者，案上未

有擯位，此云擯位者，案《射禮》云「擯者退中庭」，是擯者

在中庭有位；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皆擯者爲司正，則此《鄉射》

及《鄉飲酒》云「作相爲司正」，相即擯者也，故知觶南者，

中庭故擯位也。末旅。^①旅，序也。末以次序相酬，以

將射也。旅則禮終也。**疏**「末旅」○注「旅序」至「終也」

○釋曰：旅，衆也。而言「序」者，謂衆以次序相酬。必於

「末旅」而射者，旅則醉，禮恐終不得射，^②故於末旅而射

也。此大夫、士禮，將射先行鄉飲酒，行旅酬而已，^③故射

前末旅而射，後乃始行旅酬。燕禮、大射國君禮，故先行

燕禮。雖行一獻，以其辨尊卑，故行四舉旅。大射主爲

射，故再拜訖即射；^④燕禮主爲燕，故三舉旅乃射，彼皆與

此不同也。三耦俟于堂西，南面，東上。司正既

立，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、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，使俟事於此。**疏**「三耦」至「東上」○注「司正」至「於此」○釋曰：

自此已下盡「樂正北面立于其南」，論三番射事。鄭知「司

正既立，司射即選弟子之中爲三耦，俟事於此」者，經云

「俟於堂西」，明此時始選，故知既立司正，司射乃選弟子，

使「俟事於此」也。故記云「三耦者，使弟子、司射前成

之」，注云「弟子，賓黨之少者也。前戒，謂先射請戒之」。

司射適堂西，袒、決、遂，取弓于階西，兼挾

乘矢，升自西階。階上北面告于賓曰：「弓

矢既具，有司請射。」司射，主人之吏也。於堂西袒、

決、遂者，主人無次，隱蔽而已。袒，左免衣也。決，猶闔

也，以象骨爲之，著右大擘指，以鉤弦闔體也。遂，射韞

也，以韋爲之，所以遂弦者也，其非射時則謂之拾，拾，斂

也，所以蔽膚斂衣也。方持弦矢曰挾。乘矢，四矢也。

①「末」，阮本作「未」。

②「恐終」原作「終恐」，阮校云：「終恐」誤倒，據乙。

③「行旅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，行」上有「後」字，《要義》「旅」

下衍「酢」字。曹校云各本「行」上有「後」字是也。

④「拜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旅」。

《大射》曰：「挾乘矢於弓外，見鏃於弣，右巨指鉤弦。」古文「挾」皆作「接」。

疏

司射至，請射。○注：「司射至，作

接」○釋曰：云「司射取弓于階西，兼挾乘矢」者，以其司射之弓矢豫陳於西階，^①故司射於堂西袒、決、遂訖，即取弓矢於階西，是以下記云「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」是也。云「有司請射」者，此有司謂司馬，故《大射》云「司射自阼階前曰：『爲政請射。』」注：爲政，謂司馬。司馬政官，主射禮。諸侯之州長無司馬官，直言有司請射，以比司馬也。云「司射，主人之吏也」者，《大射》諸侯禮，有大射正爲長，射人次之，司射又次之，小射正次之，^②皆是上爲之，則此大夫、士禮，不得用士，故知是主人之吏爲之可知。云「於堂西袒、決、遂者，主人無次，隱蔽而已」者，此對《大射》人君禮，有次在東方，不須適堂西也。云「袒，左免衣也」，知袒左者，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，是以《士喪》主人左袒，此及《大射》亦皆袒左，不以吉凶相反。唯有受刑袒右，故《覲禮》云「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」，注云「右肉袒者，刑宜施於右」是也。云「決，猶闔也，以象骨爲之」者，《大射》注亦然。案《繕人》云「掌王之用弓、弩、矢、箠、簠、簠、決、拾」，鄭注云：「《士喪禮》決用正王棘若櫟棘，則天子用象骨與？」無正文，故引《士喪禮》，又言

「與」以疑之。若然，諸侯及大夫生用象，死用棘，天子無問死生皆用象者，蓋取其滑也。云「著右大擘指，以鉤弦闔體也」，知者，以右巨指鉤弦，故知著於右大擘指也。以右擘著極，是以《大射》云「朱極」，注云「以朱韋爲之」。三者，食指、將指、無名指是也。云「遂，射韉也，以韋爲之，以遂弦者也」者，《大射》注亦云「遂，射韉也，以朱韋爲之，著左臂，所以遂弦也」。云「其非射時則謂之拾，拾，斂也，所以蔽膚斂衣也」者，此篇及《大射》將射云「袒、決、遂」，射訖則云「說決、拾」。於公雖射亦謂之拾，故《大射》云「公就物，小射正奉決拾以筥，大射正執弓，皆以從於物」，彼亦臨時而云拾，以公射袒朱襦，言拾以見斂衣，故變文以見義也。云「所以蔽膚斂衣也」者，言「蔽膚」據士，「斂衣」據大夫已上。是以下記「大夫與士射，袒薰襦」，《燕禮·記》云「君射，袒朱襦」，若對君，大夫亦與士同，亦「蔽膚」也。云「方持弦矢曰挾」，知者，下記云「凡挾矢，於一指之間橫之」，是言其方可知。引《大射》「挾乘矢於弓外，見鏃於弣」，是其方也。若側持弓矢則名執，故下文云

① 「西階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階西」。

② 「正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又」字。

「司射猶袒、決、遂，左執弓，右執一个，兼諸弦，面鏃」，注云：「側持弓矢曰執。面，猶尚也。并矢於弦，尚其鏃」是也。云：「乘矢，四矢也」者，下云「司射搢三，挾一个」，又《詩》云：「四矢反兮」，是四矢曰乘。凡物四皆曰乘也。引《大射》者，欲見挾爲方持弦矢。賓對曰：「某不能，爲二三子許諾。」言某不能，謙也。二三子，謂衆賓已下。

疏「賓對」至「許諾」○注「言某」至「已下」○釋曰：

「二三子，謂衆賓以下」者，謂除三耦之外，通射者而言，故云「謂衆賓以下」也。若然，《投壺》禮賓固辭乃許者，彼因燕而爲之，再辭乃許；此爲衆習禮，不專爲己，故一辭即許。①《大射》不請者，②彼爲擇上而射，故不須云許，直告射節而已；此爲衆庶習禮，故云「爲二三子許諾」，亦一辭而許也。司射適阼階上，東北面告于主人曰：「請射于賓，賓許。」司射降自西階，階前西面，命弟子納射器。弟子，賓黨之年少者也。納，內也。射器，弓、矢、決、拾、旌、中、籌、楅、豐也。賓黨東面，主人之吏西面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射器」○注「弟子」至

「西面」○釋曰：鄭知「弟子」是「賓黨之年少者」，以其賓黨

西方東面，今以西面命之，明是賓黨，是以鄭云「賓黨東面，主人之吏西面」也。言「弟子」，故知少者。知「射器，弓矢」以下者，並案下文所陳用者知之也。云「賓黨東面，主人之吏西面」者，案《投壺》賓黨及主黨皆爲弟子，皆得與投壺者，彼燕法主歡心，故皆與，今此射與鄉人習禮，《鄉飲酒》同，上下經文黨皆不與也。③乃納射器，皆

在堂西。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，矢在弓下，北括。衆弓倚于堂西，矢在其上。上，堂

西廉。矢亦北括。**疏**「乃納」至「其上」○注「上堂」至「北

括」○釋曰：云「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，矢在弓下，北括。衆弓倚于堂西，矢在其上」者，以其序在堂上，故矢在弓

下，堂西，矢在堂上，隨其弓在堂下，①隨其所宜而已。云上，堂西廉者，以其在堂西，故矢在上者，還在堂上之廉

稜也。云「矢亦北括」者，其在堂上西序者北括，故知堂下

①「一」，曹校云：似當爲「不」，下同。

②「請」，曹校云：似當爲「許」，「許」上宜加「云」字。

③「黨」上，曹校云脫「主」字。

④「隨其弓在堂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下」作「上」。曹校云殿本刪「隨」字。

者於上亦北括也。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。亦倚于東序也。矢在其下，北括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序東」○注「亦

倚」至「北括」○釋曰：上賓、大夫弓矢在西序，矢在北括，^①此主人弓矢如上也。司射不釋弓矢，遂以比

三耦於堂西。三耦之南，北面，命上射曰：

「某御於子。」命下射曰：「子與某子射。」比，

選次其才相近者也。古文曰「某從於子」。**疏**「司射」至

「子射」○注「比選」至「於子」○釋曰：言「遂以」者，司射因

上階前令弟子納射器，不釋弓矢，遂比三耦，因曰遂，故云

「遂以」也。云「比，選次其才相近者也」者，才雖各自用，

乃因選其力相近爲宜也。^②司正爲司馬。兼官，由

便也。立司正，爲泣酒爾，今射，司正無事。**疏**「司正爲

司馬」○注「兼官」至「無事」○釋曰：言「兼官」者，若以諸

侯對大夫，大夫兼官，諸侯具官，特以諸侯對天子，天子具

官，諸侯兼官，各有所對，故云「兼官」。云「由便也」者，使

司正爲司馬，不煩餘官也。案《射義》云：「孔子射於矍相

之圃，射至於司馬，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，又使公罔之裘、

序點揚觶而語。」但此篇是州長春、秋習射法，兼士有鄉大

夫。^③三年貢士之後，以五物詢衆庶，射於庠。鄉大夫五

物詢衆而引孔子射於矍相之事，則孔子魯之鄉大夫也。

以其天子鄉大夫卿爲之，^④諸侯鄉大夫使下大夫爲之，是

其差也。但鄉飲酒之禮，一人舉觶爲無筭爵，據此篇未旅

先射，射訖行旅酬，酬訖乃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。^⑤未射

時詢衆庶，得使公罔之裘、序點二人揚觶者，揚觶實在射

後，一酬訖始行之。今孔子詢衆庶之時，借取無筭爵時於

旅也語，故使公罔之裘、序點二人揚觶以詢衆庶。此篇司

射恒執弓矢，子路亦執弓矢，則子路爲司射也。射於矍相

時，云「射至司馬」，此文又云「司正爲司馬」，則使子路詢

衆庶時，當此節也。司馬命張侯。弟子說束，遂

繫左下綱。事至也。今文說「皆作「稅」。**疏**「司馬」

至「下綱」○注「事至也」○釋曰：上張侯時「不繫左下綱，

①「在下，曹校云殿本有「弓下」二字。

②「因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應」。

③「士」，曹校云殿本刪「士」字。

④「大夫卿」原作「卿大夫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卿」字在「夫」

字下，按毛本是。據乙。

⑤「乃」原作「賓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中掩束之」，今弟子說其束，不致地，遂繫左下綱於植，事至故也。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。為當負侯也。獲者，亦弟子也。謂之獲者，以事名之。

疏「司馬」

至「侯中」○注「為當」至「名之」○釋曰：案下記云「司馬階前命張侯，遂命倚旌」，以記言之，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，其事相因，故云「遂」，明同是西階前也。云「為當負侯也」者，下云「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」是也。知「獲者，亦弟子」者，堂下位主人之黨在東，賓弟子在西，下云「獲者由西方坐取旌，倚于侯中」，言由西方，是賓黨弟子可知，亦上張侯者也。①云「以事名之」者，以其唱獲，故名「獲者」也。獲者由西方坐取旌，倚于侯中，乃退。樂正適西方，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。當辟射也。贊，佐也。遷，徙也。弟子相工如初人，降自西階。阼階下之東南，堂前三筭，西面北上坐。筭，矢幹也。今文無「南」。

疏「弟子」至「上坐」○

注「筭矢幹也」○釋曰：言「如初人」者，亦如上升堂時，相

者亦在左，何瑟，面鼓，內弦，右手相，如人升時也。云

「筭，矢幹也」者，案《矢人》注「矢幹長三尺」，是去堂九尺

也。樂正北面立于其南。北面鄉堂，不與工序也。

疏「樂正」至「其南」○注「北面」至「序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不與工序也」者，工西面北上，以南北為序，樂正北面，則東西為列，故云「不與工序也」。

儀禮疏卷第十一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「亦」，曹校云「亦」字當重。

儀禮疏卷第十二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司射猶挾乘矢，以命二耦，各與其耦讓取弓矢，拾。猶，有故之辭。拾，更也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矢拾」

○注「猶有」至「更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取扑，搯之，以反位」，論司射誘射，教二耦射法之事。大射有次，二耦取弓矢於次，注云「取弓矢，不拾者，次中隱蔽處」。則此無次，取弓矢，拾者，拾，更也，遞取弓矢，見威儀故也。云「猶，有故之辭」者，前已云「司射兼挾乘矢」，此云「猶」，是「有故之辭」。云此者，欲見司射恒執弓矢未改之意。二耦皆袒、決、遂。有司左執弣，右執弦而授弓。有司，弟子納射器者也。凡納射器者，皆執以俟事。

疏「三耦」至「授弓」○注「有司」至「俟事」○釋曰：前「有

司請射」解為司馬，此有司為弟子者，以有事者皆有司，故鄭注解上「有司請射」與《大射》「為政請射」同，故解為司馬；此經以納射器使弟子，不見出文，則弟子執射器入者，即使守之以授用者，故知有司還是弟子，是以鄭云「凡納射器者，皆執以俟事」。遂授矢。受於納矢而授之。

疏「遂授矢」○注「受於」至「授之」○釋曰：此授矢者，則

上文有司授弓者，以其弟子執弓矢，故授弓訖，復授矢，是以鄭云「受於納矢而授之」。三耦皆執弓，搯二而挾一个。未違俟處也。搯，插也，插於帶右。

疏「三耦」至「一个」○注「未違」至「帶右」○釋曰：上云「三耦俟于堂西」，又云「遂以比三耦於堂西」，此云「三耦皆執弓，搯二而挾一个」，前後皆因前位，去未違俟處。①下文乃云「三耦皆進，由司射之西，立于其西南，東面北上」，是移本位者也。云「搯，插也，插於帶右」者，以其左手執弓，右手抽矢而射，故知插於帶右，故《詩》云「左旋右抽」是也。司

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，東面。三耦皆進，

①「去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乃」。曹校云：「去」當為「云」，「云」上當補「故」字。

由司射之西，立于其西南，東面北上而俟。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，搢三而挾一个。爲當誘射也。固東面矣，復言之者，明卻時還。

疏「司射」

至「一箇」○注「爲當」至「時還」○釋曰：云「固東面矣，復言之者，明卻時還」者，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，今三耦立定，司射卻來向三耦之北東面，明司射卻時右還，^①西南東面也。^②揖，進。當階，北面揖；及階，揖；

升堂，揖。豫則鉤楹內，堂則由楹外。當左物，北面揖。鉤楹，繞楹而東也。序無室，可以深也。

周立四代之學於國，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，《鄉飲酒義》曰：「主人迎賓於庠門外」是也。庠之制有堂有室也。

今言豫者，謂州學也，讀如「成周宣謝災」之謝，《周禮》作序。凡屋無室曰謝，宜從謝。州立謝者，下鄉也。左物，下物也。今文「豫」爲「序」，序乃夏后氏之學，亦非也。

疏「揖進」至「面揖」○注「鉤楹」至「非也」○釋曰：凡行射

禮，耦耦各相對揖。故司射誘射，發東面位，揖進。當西階，北面揖；及階，揖；升堂，揖。訖，東行向兩楹間物，須過西楹，是以豫則鉤楹內北過，以記云「序則物當棟」。物

近北，故過由楹北也。堂則由楹外過而東行，以記云「堂則物當楣」，物近南，故過由楹南也。云「當左物」者，以南面爲正，東爲左物，北面又揖也。云「鉤楹，繞楹而東也」者，北而東也。云「序無室，可以深也」者，據州立序而言。云「周立四代之學於國」者，案《王制》云有虞氏上庠、下庠，夏后氏東序、西序，殷人左學、右學，周人東膠、虞庠，「周立四代」者，通已爲四代。但質家貴右，故虞、殷大學在西郊，小學在國中；文家貴左，故夏、周大學在國中，王宮之東，小學在西郊。周所立前代學者，立虞、夏、殷三代大學。若然，則虞氏上庠，則周之小學，爲有虞氏之庠制，在西郊也；立殷之右學則瞽宗，周立之亦在西郊；立夏后氏之東序，則周之東膠，立於王宮之東。以其改東序爲東膠，東膠二代名，^③故云「周立四代學」，《文王世子》亦論四代學中學樂之事。云「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」者，與周立虞庠同制，故引《鄉飲酒義》爲證鄉立庠之義也。^④

①「右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左」。

②「東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向乃」二字。

③「二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兼」字。

④「爲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云「庠之制有堂有室也」者，則此篇云「堂則由楹外」，又記云「堂則物當楣」是也。《論語》云「由也，升堂矣，未入於室」，室、堂相將，有室必有堂。言此者，見庠則室、堂俱有，對榭則有堂無室也。云「今言豫者，謂州學也」者，《周禮·地官·州長》職云「春、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」是也。云「讀如『成周宣榭災』之『榭』」者，案宣公十六年經書「成周宣榭火」，彼雖不據學，以其無室，與《爾雅》「無室曰榭」同，故引以為證也。云「《周禮》作序」者，據《州長》職文。云「凡屋無室曰榭，宜從榭」者，鄭廣解榭名，《爾雅》云「闔謂之臺，有木者謂之榭」，及「成周宣榭」及此「州立榭」，皆是無室，故云「凡」以該之，不得從豫及序，故云「宜從榭」也。云「州立榭者，下鄉也」者，以其鄉之庠有室有堂，州謝則有堂無室，故云「下鄉」也。云「今文豫為序，序乃夏后氏之學，亦非也」，不從今文者，以其虞庠、夏序皆是有室，州之序則無室，故云「非」。言「亦」者，古文為「豫」已非，今文作夏后氏之序，亦非。若然，《禮記·學記》及《州長》職并下記皆作「序」，鄭不破之者，以鄉立虞庠，依虞有室，州立夏序，去室猶取序名，是以鄭注《州長》云「序，州黨之學也」，故不破之也。及物揖。左足履物，不

方足，還視侯中，俯正足。方猶併也，志在於射，左足至，右足還併足，則是立也，南面視侯之中，乃俯視併正其足。**疏**，及物「至」正足」。○注「方猶」至「其足」○

釋曰：云「志在於射」者，解足未正先視侯中之意。①言「左足至」者，解「左足履物」也。「右足還併足，則是立也」者，解經「不方足」，還及「正足」之言。若然，云還時兼視侯中也。此不言畫物早晚，案《大射》、《納射器》之下，即言「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間，疏數容弓，若丹若墨，度尺而午」，此不言者，卑者文略，亦當在納射器後即畫之也。不去旌。以其不獲。**疏**「不去旌」○注，以其不獲○釋曰：以其旌擬唱獲，今以三耦誘射，②不唱獲，故不去旌也。誘射，誘，猶教也。將乘矢。將，行也。行四矢，象有事於四方。**疏**「將乘矢」○注，將行「至」四方○釋曰：云「象有事於四方」者，《詩》云「四矢反兮，以御亂兮」，是四矢有事於四方。執弓不挾，右執弦。不挾，矢盡。**疏**，執弓「至」，執弦「○注，不挾矢盡」○釋

- ① 解「下」，曹校云脫，不方足還及「五」字。
② 「三耦」，曹校云當為「司射」。

曰：案上文司射將射時，云「搢三而挾一个」，又云「將乘矢」，故知矢盡，空執弦也。南面揖，揖如升射。

降，出于其位南，適堂西，改取一个，挾之。

改，更也。不射而挾之，示有事也。今文曰「適序西」。

疏，南面「至」挾之。○釋曰：云「出于其位南，適堂西」者，

上文司射位設于所設中之西南，東面，今乃適位南，而

北迴適堂西者，取教衆耦威儀之法故也。云「改取一个，

挾之」者，此不在西階而在堂西，故適堂西，即云「改取一个」也。

遂適階西，取扑，搢之，以反位。扑，所以撻犯教者。

《書》云：「扑作教刑。」**疏**，遂適「至」反位，

○注，扑所「至」教刑。○釋曰：引《書》者，《舜典》文也。彼

謂教學之刑，此爲教射法，教雖不同，用扑是一，故引爲證

也。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。欲令射者見侯與

旌，深有志於中。**疏**「司馬」至「負侯」○注「欲令」至「於

中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搢扑」，論三耦爲第一番射法。云

「欲令射者見侯與旌，深有志於中」者，凡射主欲中侯，使

獲者舉旌唱獲，以是豫使見之，望深有志於中也。①獲

者適俟，執旌負侯而俟。俟，待也。今文「俟」爲

「立」。**疏**，獲者「至」而俟。○釋曰：俟，待也。而待者，謂

待司馬命去侯。司射還，當上耦，西面，作上耦

射。還，左還也。作，使也。**疏**，司射「至」耦射。○注

「還左還也」○釋曰：知「左還」者，經云「還，當上耦」，上耦

位在司射之西南，東面，司射還欲西面，與上耦相當，故知

左還迴身當之，取便可知也。司射反位。上耦揖，

進。上射在左，並行。當階，北面揖。及

階，揖。上射先升三等，下射從之，中等

中，猶閒也。**疏**，司射「至」中等。○釋曰：云「司射反位」

者，反中西南東面位也。上射升堂，少左。下射

升。上射揖，並行。並，併也，併東行。**疏**「上射」

至「並行」○注「併東行」○釋曰：知併行，「併東行」者，

以其既言「升」，乃言「併行」，故知「併東行」，向物也。云

「少左」者，言上射先升，少左，避下射升階也。皆當其

物，北面，揖。及物，揖。皆左足履物，還，

①「望」，曹校云當在「見之」上。

②「併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並」，下同。按毛本爲是。

視侯中，合足而俟。司馬適堂西，不決，遂，相執弓。不決，遂，因不射不備。

疏 皆當「至」執弓。

○注「不決」至「不備」○釋曰：「皆左足履物」者，謂先以左足履物東頭，合足而俟司馬命去侯。云「因不射不備」，此決司射誘射行事，祖即決，遂，執弓挾矢，今司馬不射，故不備，直祖而已也。若然，《大射》司馬正不射而祖，^①又復決，遂者，彼大射志於射，故司馬正雖不射，祖復決，遂，以其不為射，仍不挾矢也。出于司射之南，升自西階，鉤楹，由上射之後，西南面立于物間。右執簫，南揚弓，命去侯。鉤楹，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。簫，弓末也。《大射》曰：「左執附。」揚猶舉也。

疏

「出于」至「去侯」○注「鉤楹」至「舉也」○釋曰：「鉤楹」者，於西楹西而北，東行過由上射之後。乃，西南面立于物間者，欲取南揚弓，向侯便故也。右執簫者，不可手揚弓，故引《大射》曰「左手執附，左當卻手，則右執簫者，右當覆手也。獲者執旌，許諾，聲不絕，以至于乏。坐，東面，偃旌，興而俟。聲不絕，不以宮商，不絕而已，鄉射威儀省。偃猶仆也。」

疏 獲者「至」而

俟。○注「聲不」至「仆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而俟」者，待射者發矢當坐，故下云「獲者坐而獲」也。云「鄉射威儀省」者，決

《大射》云：「負侯皆許諾，以宮趨直西；及乏南，又諾以商，至乏聲止，是其唱諾為宮商，是其威儀多。此不者，威儀省故也。司馬出于下射之南，還其後，降自西階。反，由司射之南適堂西，釋弓，襲，反位，立于司射之南。圍下射者，明為二人命去侯。」

疏 司馬「至」之南○注「圍下」至「去侯」○釋曰：司馬由上射之後，立於物間，命去侯訖，物間南行，西向適階，降，是其順矣。今命去侯訖，乃圍下射之後，繞下射之東南行，而適西階去。^②若出物間西行，則似直為上射命去侯，是以并下射圍繞之，明為一人命去侯也。司射進，與司馬交于階前，相左，由堂下西階之東，北面視上射。命曰：「無射獲，無獵獲。」上射揖。司射退，反位。射獲，謂矢中人也。獵，矢

^① 「不一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雖」字。」

^② 「去」，曹校云殿本作「者」。

從傍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反位」○注「射獲」至「從傍」○釋曰：

云「交于階前，相左」者，既云「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，相左」，乃云「由堂下西階邊東」，^①北面，則相左之時在西階之西，司馬由北而西行，司射由南而東行，各以左相迎，^②故云「相左」也。司射既不升堂，不得云「司射向北，司馬向南而「相左」也。云「射獲，謂矢中人也」者，人謂獲者，亦以事名。云「獵，矢從傍」者，謂從乏傍也。乃射，上射既發，挾弓矢，而后下射射。拾發，以將乘矢。古文「而后」作「後」，非也。《孝經說》「然后」曰：「后者，後也。」當從「后」。^③**疏**「乃射」至「乘矢」○注「古文」至「從后」○釋曰：引《孝經說》，取《孝經緯·援神契》文。彼說《孝經》云「然後能保其社稷」之等，皆作「后」，后者後也，^④故不從古文「後」，是以云「當從后」。獲者坐而獲。射者中則大言獲。獲，得也。射講武田之類，是以中為獲也。**疏**「獲者坐而獲」○注「射者」至「獲也」○釋曰：此未釋筭，故下經云「獲而未釋獲」，鄭云「但大言獲，未釋其筭」是也。云「獲，得也。射講武田之類，是以中為獲也」者，《詩》云「舍拔則獲」，謂射著禽獸為獲，^⑤獲則得

也，戰伐得囚俘亦曰獲，射著止鵠亦曰獲。但「舉旌以宮，大言獲也」，偃旌以商，小言獲也。舉旌以宮，偃旌以商。宮為君，商為臣，聲和律呂相生。**疏**注「宮為」至

「相生」○釋曰：「宮為君，商為臣」，《禮記·樂記》文。宮數八十一，數最濁，故為君，配中央土。商數七十二，次君，故為臣，配西方金。云「聲和律呂相生」者，以其以黃鍾之初九，下生林鍾之初六，林鍾又上生大簇之九二。初九與九二雖非以次相生，大簇亦由黃鍾所生，故云「聲和由律呂相生」，故「舉旌以宮，偃旌以商」，不取其餘律呂也。獲而未釋獲。但大言獲，未釋其筭。卒射，皆執弓，不挾，南面揖。揖如升射。不挾，亦有執弦，如司射。上射降三等，下射少右，從之，中

①「遠」，曹校云殿本作「之」。

②「迎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近」。

③「古文」至「從后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節錄注云：「古文后作後，非」。又云：依疏當作《孝經說》說然后曰「各本少一「說」字」。

④「者後」原作「孝經」，阮校據《要義》改，茲從之。

⑤「著」原作「諸」，阮校據《通解》、《要義》諸本改，從之。

等。並行，上射於左。降，下。

疏「上射」至「於左」○釋曰：此上射，下射升與降皆上射爲先，又上射升降皆在左。

與升射者相左，交于階前，相揖。由

司馬之南適堂西，釋弓，說決、拾、襲而俟于堂西，南面東上。三耦卒射，亦如之。司射

去扑，倚于西階之西。升堂，北面告于賓

曰：「三耦卒射。」去扑乃升，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

側。**疏**「與升」至「卒射」○注「去扑」至「之側」○釋曰：云

「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」者，此司射將升堂即賓前，故去扑於階西乃升，是不敢佩刑器即於尊者之側也。《大射》

「司射去扑，倚于階西。適阼階下，北面告于公曰：『三耦卒射』」，不升堂亦去扑者，國君尊，雖堂下亦去扑也。賓

揖。以揖然之。**疏**「賓揖」○注「以揖然之」○釋曰：《大

射》「司射告公：『三耦卒射』」，不見公揖然之者，公尊故也。司射降，摺扑，反位。司馬適堂西，**疏**「司

馬適堂西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加于楅」，論三耦射訖取矢之事。袒執弓，由其位南進，與司射交于階前，

相左，升自西階，鉤楹，自右物之後，立于物

間，西南面揖弓，命取矢。揖，推之也。**疏**注「揖

推之也」○釋曰：推手曰揖，引手曰厭，故《周禮·司儀》「天揖，時揖，土揖」，^①鄭注皆以「推手」解之，是以推手爲揖。

但揖弓者，向侯而推之，以其命取矢故也。揚弓者，向乏而揚之，以其命去侯故也。獲者執旌許諾，聲不

絕，以旌負侯而俟。俟弟子取矢，以旌指教之。**疏**

注「俟弟子」至「教之」○釋曰：此即下文「弟子取矢，委于楅」是也。司馬出于左物之南，還其後，降自西

階。遂適堂前，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，命弟

子設楅。楅猶幅也，所以承筈矢者。^②**疏**「司馬」至

「設楅」○注「楅猶」至「矢者」○釋曰：云「楅猶幅也」，訓楅爲幅者，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，故云「所以承筈齊矢」，即下云「委于楅，北括」。又《大射》云「既拾取矢，楅

之」，注云「楅，齊等之」，是其承筈也。^③乃設楅于中

①「儀」原作「士」，阮校云：「天揖、時揖、土揖爲「司儀」文。據改。」

②「筈」下，阮校云：「聶氏、《通解》、楊氏、毛本有「齊」字。」

③「也」上，曹校云脫「齊矢」二字。

庭，南當洗，東肆。東肆，統於賓。**疏**，乃設至，東

肆。○注，東肆統於賓。○釋曰：此弟子設楅之時，司馬教之，故《大射》云：「小臣師設楅，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。」鄭注云：「畢，所以教助執事者」，明此亦然。云「東肆，統於賓」者，然則楅有首尾，故下記云：「楅長如筥，博三寸，厚寸有半，龍首。」鄭注云：「兩端爲龍首。」若然，則有首無尾而言西上者，應有刻飾記之爲首尾也。司馬由司射之

南退，釋弓于堂西，襲，反位。弟子取矢，北面坐，委于楅，北括，乃退。司馬襲，進，當楅南，北面坐，左右撫矢而乘之。撫，拊之也，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。上既言襲矣，復言之者，嫌有事即袒也。凡事升堂乃袒。**疏**，司馬「至「乘之」

○注，撫拊「至，乃袒」○釋曰：云「司射之南退」，**①**釋弓「者，司馬往堂西釋弓，還依三耦所行之處，亦取威儀進止之事，故曰「司射之南」也。云「委矢于楅，北括」者，順射時矢南行故也。云「撫，拊之也」者，言撫者，撫拍之義，言拊者，取拊近之理，故轉從拊也。云「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」者，謂司馬北面就所委矢之南，北面以右手撫四矢於東，以左手撫四矢於西，是四四數而分之也。

云「上既言襲矣，復言之者，嫌有事即袒也」者，案上文，命弟子設楅，退時已襲，今復言「襲，進」者，嫌有事則袒，故重言之也。云「凡事升堂乃袒」者，堂下雖有事亦不袒，若司射不問堂上堂下，有事即袒，司馬與司射遞行事，恐同，故明之也。若矢不備，則司馬又袒，執弓如初，升，命曰：「取矢不索。」索猶盡也。弟子自西方應曰：「諾！」乃復求矢，加于楅。增故曰加。羈獲者許諾，至此弟子曰諾，事同，互相明。**疏**注

增故「至，相明」○釋曰：上言「獲者執旌許諾」，故曰「羈獲者許諾」。至此弟子曰「諾」，以其事同，互相明也。言「互相明」者，獲者執旌許諾，不言弟子許諾，則弟子亦許諾。此直言「弟子自西方應曰：「諾」」，不言獲者應諾，則獲者亦應諾可知。以其事同省文，故互相明之。司射倚扑于階西，升，請射于賓，如初。賓許諾。賓、主人、大夫若皆與射，則遂告于賓。適阼階上，告于主人。主人與賓爲耦。言若者，或射或

①「云」下，曹校云脫，司馬由「三字」。

否，在時欲耳。射者繹己之志，君子務焉。大夫，尊者也。

告賓曰：「主人御于子。」告主人曰：「子與賓射。」疏「司

射」至「爲耦」○注「言若」至「賓射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比衆

耦辯」，論次番將射，比衆耦之事。但射禮三而止，第一番

直司射與三耦誘射，不釋筭；第二番三耦與衆耦俱射，釋

筭；第三番兼有作樂，爲射節。云「言若者，或射或否」者，

以「若」是不定之辭，故知「或射或否」。「射者繹己之志」

者，《禮記·射義》文。繹謂陳己之志意也。云「大夫，遵

者也」者，上云「大夫有遵者」是也，故與賓主同在任情之

限。云「告賓曰：『主人御于子。』」告主人曰：「子與賓

射」，此約下大夫與士射之辭。以賓比大夫，以主人比

士，尊賓之義也。遂告于大夫，大夫雖衆，皆與

士爲耦。以耦告于大夫曰：「某御於子。」大

夫皆與士爲耦，謙也。來觀禮，同爵自相與耦，則嫌自尊

別也。大夫爲下射而云御於子，尊大夫也。上謂衆賓之

在下者及群士來觀禮者也。禮，命已下齒於鄉里。疏

「遂告」至「於子」○注「大夫」至「鄉里」○釋曰：云「大夫爲

下射而云御於子，尊大夫也」者，上命三耦云「命上射曰：

『某御於子。』」命下射曰：「子與某子射」，今命大夫云「某

御于子」，與上射同者，尊大夫也，大夫雖爲下射，其辭不

與下射同也。云「士謂衆賓之在下」者，言衆賓則與賓俱

來者也。下記云「大夫與，則公士爲賓」，鄭注云「公士，在

官之士」，則衆賓之內亦有士矣，與賓俱至，則得主人之所

命者也。其將射而至者，非主人之所命，直來觀禮者也。

但是「命已下，莫問先後而至，皆齒于堂下，故鄭摠云「士

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群士來觀禮者也」。云「禮，一命以下

齒于鄉里」者，《周禮·黨正》禮十月行正齒位之禮云「一

命齒于鄉里，①再命齒于父族，三命不齒」。案《鄉飲酒》

注云「此篇無正齒位之禮」，則鄉射先行鄉飲酒之禮，亦無

正齒位之法，而云「一命以下齒于鄉里」者，鄉飲酒、鄉射

雖無正齒位之禮，士立于下，是以「一命者在下，與鄉里齒，

是其常法。諸侯之士無再命以上，若爲公、卿大夫，自在

尊東爲遵也。言「士謂衆賓之在下者」，則堂上三賓不與

大夫爲耦矣，亦皆射，故下文云「衆賓與射者皆降」是也。

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。作，使。司射降，搢

扑，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，比衆耦。衆耦，大夫

①下「禮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事」。

耦及衆賓也。命大夫之耦曰：「子與某子射。」其命衆耦如

三耦。**疏**「司射」至「衆耦」○注「衆耦」至「三耦」○釋曰：

云「衆耦，大夫耦及衆賓也」者，言大夫之耦，唯謂堂下之士，言衆賓則兼堂上三賓，故下云「衆賓皆降」。云「命大夫

之耦曰：「子與某子射」，此即上文命下射之辭也。云「其

命衆耦如三耦」者，上命三耦，云「命上射曰：「某御於子。」

命下射曰：「子與某子射」是也。以其俱是士，故命辭同。

衆賓將與射者皆降，由司馬之南適堂西，繼

三耦而立，東上。大夫之耦爲上。若有東

面者，則北上。言若有者，大夫士來觀禮及衆賓多，

無數也。**疏**「衆賓」至「北上」○注「言若」至「數也」○釋

曰：言「由司馬之南適堂西」者，上文司馬位在司射之南東

面，是也。云「多，無數也」者，以其言「若」，亦是不定之

辭，故無常數也。衆賓若少，以南面爲正；若多不受，則西

邊東面，北上。若然，大夫來在尊東爲遵，而此言之者，鄭

總解來觀禮之意，不謂大夫輒在此位也。賓、主人與

大夫皆未降。言未降者，見其志在射。**疏**「賓主」至

「未降」○注「言未」至「在射」○釋曰：言「未降」，後有降階

之理，故下云「三耦卒射，賓、主人、大夫揖，皆由其階降」，與耦俱升射也。言「志在射」者，以其射在於堂上故也。

司射乃比衆耦辯。衆賓射者降，比之耦，乃徧。**疏**

「司射」至「耦辯」○注「衆賓」至「乃徧」○釋曰：云「衆賓射

者降，比之耦，乃徧」者，以上文司射降比衆耦，下文乃云

「衆賓將與射者皆降」，鄭恐衆賓堂上後降者不比，故兼堂

上後降亦比，乃徧也。遂命三耦拾取矢。司射反

位。反位者，俟其袒、決、遂來。**疏**「遂命」至「反位」○

注「反位」至「遂來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爲上」，論拾取矢并衆

耦皆就射位之事。云「反位者，俟其袒、決、遂來」者，下文

云「三耦拾取矢，進立于司馬之西南」是也。此司射反位，

不言先。下將欲爲下番射，「司射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

袒、決、遂，執弓就位，司射先反位」，鄭注云：「言先三耦及

衆賓。婦不言先三耦，未有拾取矢位，無所先。」以此言

之，明言「先反」者，對未反位之辭。俱有位得言「先」，若

有一無，不得言「先」，即此文，是以下文注決此也。若

俱無，亦得言「先」，故上云「司射比三耦於堂西」，云「司射

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、東面。三耦皆進，由司射之西，立

于其西南，東而北上而俟」，是其皆未有位，亦得言「先」。

三耦拾取矢，皆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進立于司馬之西南。必袒、決、遂者，明將有射事。

疏「三耦」

至「西南」○注「必袒」至「射事」○釋曰：「立于司馬之西南」者，案上司射位在中西南，司馬位在司射南，今立于「司馬之西南」，亦東面北上也。云「必袒、決、遂者，明將有射事」者，始取未有射事而袒、決、遂者，以其取矢即訖有射，^①故豫著之，故云「將有射事」也。司射作上耦取矢。作之者，還，當上耦，如作射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取

矢」○注「作之」至「作射」○釋曰：案上文司射作射之時，左「還，當上耦，西面，作上耦射」，今作取矢亦如之，故云「還，當上耦，如作射」。司射反位。上耦揖，進，

當楅，北面揖，及楅，揖。當楅，楅正南之東西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楅揖」○注「當楅」至「東西」○釋曰：此上耦

發位東行時，南、北並行，及將至楅南，下耦在南稍進，^②當前楅南，俱北面揖。其時上射稍西，下射稍東，東西相當，故云「當楅，楅正南之東西」也。上射東面，

下射西面。上射揖，進，坐，橫弓，卻手，自弓下取一个，兼諸弣，順羽，且興，執弦而左

還，退，反位，東面揖。橫弓者，南路弓也。卻手由

弓下取矢者，以左手在弓表，右手從裏取之便也。兼并矢於弣，當順羽，既又當執弦也。順羽者，手放而下，備不整理也。不言毋周，在阼非君，周可也。

疏「上射」至「面

揖」○注「橫弓」至「可也」○釋曰：言「順羽，且興」者，謂以右手順羽之時則興，故云「且興」也。言「左還」者，以左手向外而西回。「東面揖」者，揖下射使取矢也。云「橫弓者，南路弓也」者，覆左手以執弓，卻右手以取矢便，故知不北路弓也。云「以左手在弓表」者，表，弓背也，覆手以執背，故云「左手在弓表」。云「右手從裏取之便也」者，覆手在表執弓，右手卻在裏取矢，故云「便」也。云「不言毋周，在阼非君，周可也」者，案《大射》云「左旋毋周」，^③反面揖，鄭注云「左還反其位，毋周，右還而反東面也。君在阼，還周，則下射將背之」，此直云「左還，反位」，不言「毋周」，明還周可也。鄭云「下射將背之」，則上射背，左還毋

①「即訖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訖即」，曹校云毛本是。

②「耦」，曹校云當為「射」。

③「旋」，《大射》作「還」。

周也。下射進，坐，橫弓，覆手自弓上取一個，與。其他如上射。覆手由弓上取矢者，以左手

在弓裏，右手從表取之亦便。

疏「下射」至「上射」○注

「覆手」至「亦便」○釋曰：云「以左手在弓裏，右手從表取

之亦便」者，上射在西云「南路弓」，此不云路弓，則亦南路

弓。知者，以其亦用左手執弓，覆右手取矢，則執弓卻左

手可知，既仰左手向上執弓而南路，故用右手弓上向下取

矢亦便也。既拾取乘矢，揖，皆左還，南面揖，

皆少進，當楅南，皆左還，北面，搯三，挾一

个。楅南。鄉當楅之位。**疏**「既拾」至「一个」○注「楅

南」至「之位」○釋曰：云「楅南，鄉當楅之位」者，上云「進，

當楅北面揖」，今至此位，皆還北面也。揖，皆左還，

上射於右，上射轉居右，使其反位也。下射左還，少南

行，乃西面。**疏**「揖皆」至「於右」○注「上射」至「西面」○

釋曰：云「上射轉居右，使其反位也」者，此決射時升降，上

射皆居左，彼自堂西，不復庭位故也，此復庭位，故上射轉

在右，是以鄭云「使其反位也」。云「下射左還，少南行，乃

西面」者，以其初北面時，東西相當，今西行宜並，故下射

少南行，乃西面，取並行故也。與進者相左，相揖，

退反位。^①相左，皆由進者之北。**疏**「與進」至「反位」

○注「相左」至「之北」○釋曰：云「由進者之北」者，以其進

取矢者東行，此則西行，由進者之北，則得相左也。二、耦

拾取矢，亦如之。後者遂取誘射之矢，兼乘

矢而取之，以授有司于西方，而后反位。取

誘射之矢，挾五个。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。**疏**「三耦」

至「反位」○注「取誘」至「之後」○釋曰：云「三耦拾取矢，

亦如之」者，上云「耦之中上耦外而言之」。^②云「取誘射

之矢，挾五个」者，以其前拾取矢，皆搯三挾一个乃反位，

此則先取四矢，亦搯三挾一个，乃并取誘射四矢兼挾之，

故五个也。云「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」者，弟子即納射

器者，因留主授受於堂西西方，今見下耦將司射矢來，向

位仍西面，弟子即往逆受之。訖，下射乃反東面，故云「授

有司于西方，而后反位」，謂反向東面位，是以鄭亦云「弟

^①「退」字原無，唐石經有「退」字，阮校引錢大昕說謂

「退」字當有，據補。

^②「上云」上，曹校云脫「除」字。

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」也。衆賓未拾取矢，皆袒、

決、遂，執弓，搯三挾一个，由堂西進，繼三耦之南而立，東面，北上，大夫之耦爲上。未

猶不也。衆賓不拾者，未射，無幅上矢也。言此者，嫌衆賓、三耦同倫，初時有射者。後乃射，有拾取矢，禮也。

疏「衆賓」至「爲上」○注，未猶「至」禮也○釋曰：云，未

猶不也」者，若言未，謂此第一番初時未有拾取矢禮，^①以其第一番唯有三耦射，無賓射法，不得云未，是以轉爲不，

以其全不拾取矢也。云「言此者，嫌衆賓、三耦同倫，初時有射者」，此解經云衆賓不拾之意，有此嫌，故明之。云

「後乃射，有拾取矢，禮也」者，據第三番衆賓乃射，自然有幅上拾取矢禮，^②後文見之也。司射作射，如初。

一耦揖，升，如初。司馬命去侯，獲者許諾。

司馬降，釋弓，反位。司射猶挾一个，去扑，

與司馬交于階前，升，請釋獲于賓。猶，有故之

辭。司射既誘射，恒執弓挾矢，以掌射事，備尚未知，當教

之也。今三耦卒射，衆足以知之矣，猶挾之者，君子不必也。**疏**「司射」至「于賓」○注，猶有「至」必也○釋曰：自

此盡「共而俟」，論第二番射之事。案《大射》第二番射，司

馬命去侯，云「如初」，此司馬命去侯，不言「如初」者，此臣禮，威儀省。司馬初命去侯時，獲者許諾，聲不絕，以至于

乏。再番，三番命去侯，獲者直許諾，無不絕聲，故不言

「如初」。大射君禮，威儀多，故第二番與前同，獲者以宮、商趨之，故言「如初」，於第三番禮殺，復不以宮、商，直許

諾，又不得言「如初」。云「今三耦卒射，衆足以知之矣，猶

挾矢者，君子不必也」者，三耦教射者，^③三耦卒射，衆賓

足知射禮，猶挾矢教之者，君子不必也者。^④案《論語》孔

子云，君子無必，無固，無我」，以不必即知，故仍教之。

賓許。降，搯扑，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，北

面命釋獲者設中，遂視之。視之，當教之。**疏**

「賓許」至「視之」○注「視之當教之」○釋曰：云「當教之」

者，謂教其釋筭，安置左右及數筭告勝負之事亦教之也。

釋獲者執鹿中，一人執筭以從之。鹿中，謂射

①「初」，阮校云陳、閩作「射」，曹校云作「射」似是。

②「自然」，曹校云此二字似衍。

③「三耦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司射」。

④「者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於謝也，於庠當兕中。

疏「釋獲」至「從之」○注「鹿中」至

「兕中」○釋曰：以州長是士，射于樹。鄉大夫是大夫爲之，射于庠。下記云「士則鹿中，大夫兕中」，故云「鹿中，

謂射於樹也，於庠當兕中」也。

釋獲者坐設中，南

當楅，西當西序，東面。興，受筭，坐，實八

筭于中，橫委其餘于中西，南末。興，共而

俟。興，還北面受筭，反東面實之。

疏「釋獲」至「而俟」

○注「興還」至「實之」○釋曰：云「設中，南當楅」，南北

節，「西當西序」，東西節。云「興，還北面受筭，反東面實

之」者，以其所納射器皆在堂西，執中與筭皆從堂西來，向

西序之南，南面，執中者既東面坐，^①設訖，興，還向北面

受筭，迴向東面實之也。

司射遂進，由堂下北面

命曰：「不貫不釋。」貫猶中也，不中正不釋筭也。

古文「貫」作「關」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不釋」○注「貫猶」至「作

關」○釋曰：言「不貫」者，以其以布爲侯，故中者貫穿布

侯，故以中爲貫也，是以鄭云「貫猶中也」，中則貫也。上

射揖。司射退，反位。釋獲者坐取中之八

筭，改實八筭于中，興，執而俟。執所取筭。

疏

「上射」至「而俟」○注「執所取筭」○釋曰：八筭者，人四矢，一耦八矢，雖不知中否，要須一矢則一筭，改實八筭，

擬後來者用之。乃射。若中，則釋獲者坐而釋

獲，每一個釋一筭，上射於右，下射於左。

若有餘筭，則反委之。委餘筭，禮尚異也。委之合

於中西。

疏「乃射」至「委之」○注「委餘」至「中西」○釋

曰：云「上射於右，下射於左」者，以釋筭者東面爲正，依投

壺禮，賓黨於右，主黨於左，是以上射於右，賓黨也，下射

於左，主黨也。云「委餘筭，禮尚異也」者，手中餘筭未知

有幾，不可盡中，所有餘亦得於後釋，要委餘於地。別取

中內八筭者，禮尚異，故不用餘者。云「委之合於中西」

者，筭法多少，視射人多少不定，要橫委其餘於中西，手中

餘者與之合也。又取中之八筭，改實八筭于

中。興，執而俟。一耦卒射。賓、主人、大

夫揖，皆由其階降，揖。主人堂東袒，決、

遂，執弓，搯三挾一个。賓於堂西亦如之。

①「執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故」字，監本「故」字擠入。

皆由其階，階下揖，升堂，揖。主人爲下射。皆當其物北面揖，及物，揖，乃射。卒，南面揖，皆由其階，階上揖，降階，揖。賓序西，主人序東，皆釋弓，說決、拾、襲，反位。升，及階，揖，升堂，揖，皆就席。或言堂，或言序，亦爲庠，謝互言也。賓，主人射，大夫止於堂西。

疏，又取

至「就席」○注「或言」至「堂西」○釋曰：上云「樹則鉤楹內」，謂射於樹者也；「堂則由楹外」，謂射於庠者也。此當有鄉大夫射於庠，亦有州長射於序，故互見其義。「互言」者，今祖決遂則言堂東西，見在庠在樹亦然。釋弓，說決拾則言序東序西，序則樹也，在庠亦然。故言「互言」之，^①周公省文，欲兩見之也。云「大夫止於堂西」者，上賓、主人、大夫俱降，無堂西之文，下云「大夫袒、決、遂，就其耦」，^②故知此時止於堂西，故記云「大夫降，立于堂西以俟射」也。大夫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搯三挾一个，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，就其耦。大夫爲下射。揖，進。耦少退，揖，如三耦。及階，耦先升。卒射，揖，如升射。耦先降，降階，

耦少退。皆釋弓于堂西，襲。耦遂止于堂西，大夫升就席。耦於庭不並行，尊大夫也。在堂如

上射之儀，近其事，得申。

疏，大夫「至，就席」○注，耦

於「至」得申」○釋曰：言「在堂如上射之儀」者，謂耦先升，是如上射身先升法，^③以其近射事，故得申也。衆賓繼

射，釋獲，皆如初。司射所作唯上耦。於是言

唯上耦者，嫌賓、主人射亦作之。《大射》三耦卒射，司射請于公及賓。**疏**，衆賓「至」上耦」○注，於是「至」及賓」

○釋曰：云「於是言唯上耦者，嫌賓、主人射亦作之」，鄭言此者，若「耦射」，^④下即言「所作唯上耦」，則賓、主人射作之未可知。故於衆賓射訖乃言此，明賓、主射不作可知，故於此乃言「所作唯上耦」，明除賓、主矣，故鄭云「於是言唯上耦，嫌賓、主射亦作之」。引《大射》者，公尊，公與賓

^①「故言互言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故曰序東西」，《通

解》作「皆互言之也」，陳、閩、監本「曰」字亦俱作「言」。

^②「就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由堂西」三字。

^③「身」，曹校云此字可刪。

^④「二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三」。

射不作，直請，記云「賓、主人射，則司射擯升降」，是雖不作，猶爲擯相之，但不請也。卒射，釋獲者遂以所

執餘獲，升自西階，盡階，不升堂。告于賓

曰：「左右卒射。」降，反位，坐委餘獲于中

西。興，共而俟。司射不告卒射者，釋獲者於是有

事，宜終之也。餘獲，餘筭也，無餘筭則空手耳。俟，俟數

也。疏「卒射」至「而俟」○注，司射「至」數也○釋曰：云

「宜終之也」者，決前番射司射告卒射，此二番射不告卒，

使獲者告，是「宜終之也」。云「餘獲，餘筭」者，一耦不必

盡中，故有餘筭也。云「無餘筭則空手耳」者，或賓、主八

矢盡中，釋八筭，故空手告也。司馬袒，決，執弓，

升，命取矢，如初。獲者許諾，以旌負侯，如

初。司馬降，釋弓，反位。弟子委矢，如初。

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，上握焉。兼束大夫

矢，優之，是以不拾也。束於握上，則兼取之順羽便也。

握謂中央也。不束主人矢，不可以殊於賓也。言大夫之

矢，則矢有題識也，肅慎氏貢楛矢，銘其括。今文「上」作

「尚」。疏「司馬」至「握焉」○注「兼束」至「作尚」○釋曰：

自此盡「司馬乘矢」，論取矢之事。云「束于握上，則兼取

之順羽便也」者，握上則兼取之順持之處，①今束於握之

上，取持於中央握之，向下順羽便，故乘矢總束之也。云

「不束主人矢，不可以殊於賓也」者，主人鄉大夫，則是大

夫官，當束之，不敢殊別於賓，②若主人是州長，則士，自

然不束也。「肅慎氏」者，③《國語》文。引之者，證矢有題

識，以有題識，故束者得知是大夫之矢也。司馬乘矢

如初。司射遂適西階西，釋弓，去扑，襲，進

由中東，立于中南，北面視筭。釋弓，去扑，射事

已。疏「司馬」至「視筭」○注「釋弓」至「事已」○釋曰：凡

言「遂」者，因上事，司射於上無事而言「遂適」者，以司射

與司馬遞行事，今以司馬進乘矢，「司射遂適西階西，釋

弓，去扑」也。云「射事已」，此始再番射，未已而言已者，

前番不釋獲，今據第二釋獲之成功，則爲已。是以下記云

「司射釋弓矢，視筭，與獻釋獲者釋弓矢」，注云「唯此」

①「上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不」上，曹校云脫「不束者」三字。

③「者」上，曹校云當依注補「貢楛矢銘其括」六字。

事，休武主文」。休武者，射訖數筭，主文者，洗爵獻釋獲者，是也。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，先數右獲。

固東面矣，復言之者，爲其少南就右獲。

疏「釋獲」至「右

獲」○注「固東」至「右獲」○釋曰：釋獲者在中西東面釋筭之時，賓黨於右，主黨於左，今將數筭，宜就之，是以「少南就右獲」，更東面也。一一筭爲純。純猶全也。耦陰陽。

疏「二筭爲純」○注「純猶」至「陰陽」○釋曰：云「耦陰陽」者，陰陽對合，故二筭爲「耦陰陽」也。一純以取，實

于左手，十純則縮而委之。縮，從也，於數者東西爲從。古文「縮」皆爲「蹙」。

疏注「縮從」至「爲蹙」○釋

曰：凡言從橫者，南北爲從，東西爲橫，今釋筭者東面而言從橫，則據數筭東爲正，^①是以東西者爲從，南北者爲橫，故鄭云「於數者東西爲從」也。每委異之。易校數。

有餘純，則橫於下。又異之也。自近爲下。

疏有

餘「至」於下」○釋曰：此則以南北爲橫也。一筭爲

奇，奇則又縮諸純下。奇猶虧也。又從之。興，

自前適左，東面，起由中東就左獲，少北於故，東面鄉

之。**疏**注「少北」至「鄉之」○釋曰：云「少北於故」，故則右筭也，又移至左筭之後，東面鄉之，是以云「少北於故」。

坐，兼斂筭，實于左手，一純以委，十則異之。變於右。

疏注「變於右」○釋曰：云「變於右」者，右

則一一取之於地，實于左手，此則總斂於左手，一一取之於左手，委於地，是變也。必變之者，禮以變爲敬也。其

餘如右獲。謂所縮所橫。司射復位。釋獲者

遂進取賢獲，執以升自西階，盡階，不升堂，

告于賓。賢獲，勝黨之筭也，齊之而取其餘。

疏司

射「至」于賓」○注「賢獲」至「其餘」○釋曰：云「齊之而取其餘」者，解經「取賢獲」，以筭爲獲，以其唱獲則釋筭，故

名筭爲獲。左右數齊，有餘則賢獲，故以告也。若右

勝，則曰「右賢於左」；若左勝，則曰「左賢

於右」。以純數告。若有奇者，亦曰奇。賢

猶勝也。言賢者，射之以中爲僞也。^②假如右勝，告曰

^①「東」下，曹校云脫「面」字。

^②「僞」，阮校云：徐本作「僞」。

「右賢於左若干純、若干奇」。

疏「若右」至「曰奇」○注

「賢猶」至「于奇」○釋曰：「若干」者，數不定之辭。凡數法，一二已上得稱若干。奇，則一也。一外無若干，鄭亦

言「若干」者，因純有若干，奇亦言若干。奇言「若干」者，衍字也。若左右鈞，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，

曰：「左右鈞。」降，復位，坐，兼斂筭，實八

筭于中，委其餘于中西，興，共而俟。

疏「若

左」至「而俟」○釋曰：此將為第三番射，故豫設之。或實

或委，一如前法也。司射適堂西，命弟子設豐。

將飲不勝者，設豐所以承其爵也。豐，形蓋似豆而卑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設豐」○注：將飲「至」而卑○釋曰：自此盡

「徹豐與觶」，論罰爵之事。云：「設豐所以承其爵也」者，案

燕禮君尊有豐，此云「承爵」，豐則兩用之。《燕禮》注「豐，

形似豆，卑而大」，此不言大，彼以承尊，故言大，此承爵，

不言大，或小耳。弟子奉豐，升，設于西楹之西，

乃降。勝者之弟子洗觶，升酌，南面坐奠于

豐上。降，袒，執弓，反位。勝者之弟子，其少者

也。耦不酌，下無能也。酌者不授爵，略之也。執弓反射

位，不俟其黨，已酌有事。

疏「弟子」至「反位」○注「勝

者」至「有事」○釋曰：知弟子是少者，以其執弟子禮使令，

故知少者也。云「執弓反射位，不待其黨，已酌有事」者，

以此弟子由堂西，固在射賓中矣。黨即衆賓是也。案下

文「三耦及衆射者，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」，今酌者不待其

黨與俱進而先反射位者，由已酌酒有事訖，其黨未得司射

命，又無事，不得共酌者同就射位，故酌者先得反射位也。

司射遂袒，執弓，挾一个，搯扑，北面于三耦

之南，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、決、遂，執張

弓。執張弓，言能用之也。右手執弦，如卒射。

疏「司

射」至「張弓」○注「執張」至「卒射」○釋曰：云「右手執弦，

如卒射」者，上文卒射「執弓不挾，右執弦」，矢盡故也。此

非卒射，亦執張弓，為無矢，亦右執弦也，故注云「如卒

射」。不勝者皆襲，說決拾，卻左手，右加弛

弓于其上，遂以執弣。周襲說決拾矣，復言之者，

起勝者也。執弛弓，言不能用之也。兩手執弣，又不得執

弦。

疏注「周襲」至「執弦」○釋曰：云「周襲說決拾矣」

者，謂前降堂時，既襲說決拾矣。云「起勝者也」者，謂至

此復言不勝者，謂以此襲說決拾，以不能用也，起發勝者袒決遂能用也。云「兩手執弣，又不得執弦」者，上勝者言執張弓如卒射，則左手執弓，^①右手執弦，此則云執弣，明仰弓於左手之上，執弣橫之，而不得執弦，則宜右手共執弓弣，故云「兩手執弣，又不得執弦」也。司射先反位。居前俟所命來。

疏「司射先反位」。○注「居前俟所命來」。○釋曰：云「居前俟所命來」者，以衆射者皆止於堂西，未向射位，而司射先反位，於下文衆耦等乃來就射位，是得命即來，故云「俟所命來」也。來訖，司射乃作之也。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，北上。司射作升飲者，如作射。一耦進，揖，如升射。及階，勝者先升，升堂，^②少右。先升，尊賢也。少右，辟飲者也，亦相飲之位。

疏「三耦」

至「少右」○注「先升」至「之位」○釋曰：云「少右，辟飲者也」者，以其豐於西楹之西，正當西階，飲者升少西，又當辟豐上之爵，故云「少右，辟飲者也」。^③云「亦相飲之位」者，以其相飲者皆北面於西階，授者在東，飲者在西，故云「亦相飲之位」。不勝者進，北面，坐取豐上之

觶，興，少退，立卒觶，進，坐奠于豐下，興，揖。立卒觶，不祭不拜，受罰爵，不備禮也。右手執觶，左手執弓。**疏**注「右手」至「執弓」○釋曰：此無正文，以祭禮皆左手執爵，用右手以祭，故知此亦用左手執弓，右手執觶可知也。不勝者先降，後升先降，略之不由次。

疏注「後升」至「由次」○釋曰：此對射時升降皆有上射在先，^④今後升先降，故云略之不由次第也。與升飲者相左，交于階前，相揖，出于司馬之南，遂適堂西，釋弓，襲而俟。俟復射。

疏注「俟復射」

○釋曰：待復射者，謂待第三番射也。^⑤有執爵者。

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。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，立于序端。**疏**有執爵者○注「主人」至「序端」○釋曰：以初使

^①「弓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弣」。

^②「升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無。

^③「者」原作「酒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^④「有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^⑤「待」，阮校云：毛本兩「待」字俱作「俟」，《通解》止截下句亦作「俟」。

勝黨弟子酌酒於豐上以發首，故使弟子，今云「有執爵者」，明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於豐上，以次至終也。贊者謂主人之賤不射者，^①此則《鄉飲酒》云「主人之贊者」之類也。云「於既升飲而升白西階，立于序端」者，謂於上耦既飲訖，贊者乃升白西階，酌訖，奠於豐上，如下文贊者即立于序端，立于序端，^②文出于《大射》也。執爵者坐取觶，實之，反奠于豐上。升飲者如初。每

疏「執爵」至「如初」○注「每者」至

「於偏」○釋曰：云「執爵者坐取觶，實之」者，謂初飲訖反奠於豐上，^③贊者取此觶實之，反奠于豐上。云「升飲者如初」，已下皆如初，故鄭云「每者輒酌，以至於偏」也。

三耦卒飲。賓、主人、大夫不勝，則不執弓。

執爵者取觶，降，洗，升，實之，以授于席前。

優尊也。受觶，以適西階上，北面立飲，受罰爵

者不宜自尊別。卒觶，授執爵者，反就席。大

夫飲，則耦不升。以賓、主人飲，耦在上，嫌其升。

若大夫之耦不勝，則亦執弛弓，特升飲。尊

者可以孤無能。^④衆賓繼飲射爵者辯，乃徹豐

與觶。徹猶除也。設豐者反豐於堂西，執爵者反觶於

筐。司馬洗爵，升，實之以降，獻獲者于侯。

鄉人獲者賤，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。**疏**「司馬」至「于

侯」○注「鄉人」至「獻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負侯而侯」，論

司馬獻獲者之節。云「鄉人獲者賤，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

也者，案《大射》云「司馬正洗散，遂實爵，獻服不。服不

侯西北三步，北面拜受爵」，注云「近其所爲獻」。彼國君

禮，使服不士官唱獲，故就其所爲唱獲獻之，^⑤此鄉人獲

者賤，故獻於侯，明以侯爲功得獻也。薦脯醢，設折

俎，俎與薦皆三祭。皆三祭，爲其將祭侯也，祭侯三

處也。**疏**「薦脯」至「三祭」○注「皆三」至「處也」○釋曰：

「三處」者，下文右與左、中是也。獲者負侯，北面拜

受爵。司馬西面拜送爵。負侯，負侯中也。拜送

^①「賤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吏」字。

^②「序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席」。

^③「反奠於豐上」，曹校云，反「當爲，坐」，上「當爲，下」。

^④「能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對」字。

^⑤「獲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處」字。

爵不同面者，辟正主也。其設薦、俎西面錯，以南爲上，爲受爵于侯，薦之於位。古文曰：「再拜受爵」。

疏，獲者「至

「送爵」○注：「負侯」至「受爵」○釋曰：「知，負侯中」者，以下云：「適右个」，又「適左个」，後言「中」，明先居中可知。云

「拜送爵不同面者，辟正主也」者，案上文正主獻賓，獻衆賓皆北面，與受獻者同面，今此與受獻不同面，故云「辟正主也」。云：「其設薦、俎西面錯，以南爲上」者，獲者據文東面，而云西面錯，據設人而言。以南爲上者，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東面簋、豆皆以南方爲上，故知此亦然。云：「受爵於侯，薦之於位」者，此云「負侯」，北面拜受爵，是受爵于侯。云：「薦之於位」者，下云：「左个之西北三步，東面設薦」，是薦之於位也。若然，不薦亦在侯者，以其酒在人手，可得就侯獻獲者，薦乃設之於地，若與酒俱在侯所，則正祭侯，何名獻獲也？若《大射》則獻與薦俱在乏，乃適侯祭之，君禮與此異也。獲者執爵，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，適右个，設薦、俎。獲者以侯爲功，是以獻焉。人謂主人贊者，上設薦、俎者也。爲設簋在東，豆在西，俎當其北也。言使設，新之。

疏，獲者「至「薦俎」○注：「獲者」至「新之」○釋曰：此將祭侯也。云「獲者以侯爲功，是

以獻焉」者，以獲者卑賤，因侯有功乃得獻，今還以得獻之酒獻侯，故云「是以獻也」。云：「人謂主人贊者，以其前使爲獲者設薦、俎，是主人之贊者，今還使之設薦、俎，故知人是主人贊者。知，簋在東，豆在西，俎當其北也」者，以其侯以北面爲正，依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皆簋在右，故知簋在東右廂，豆在西左廂可知也。云：「言使設，新之」者，鄭意嫌更使人設之，其實薦此者仍前人，而云使人設薦俎，示新之而已，故云「言使設也」。獲者南面坐，左執爵，

祭脯醢，執爵興，取肺，坐祭，遂祭酒。爲侯祭

也。亦「手祭酒反注」，如《大射》。

疏，獲者「至「祭酒」

○注「爲侯」至「大射」○釋曰：此正祭侯，故獲者南面鄉侯祭，故鄭云「爲侯祭也」。云「亦二手祭酒反注，如《大射》」者，案《大射》云：「獲者左執爵，右祭薦、俎，二手祭酒」，鄭注云：「手祭酒者，南面於俎之北，當爲侯祭於豆閒，爵反注，爲一手不能正也。此薦俎之設，如於北面人焉」，此祭亦然，故云「如《大射》也」。興，適左个，中皆如

①「反」，阮校云：「徐本作「及」。」

之。^①先祭左个，後中者，以外即之至中，若神在中也。

左个之西北三步，東面設薦、俎。獲者薦右東面立飲，不拜既爵。不就乏者，明其享侯之餘也。立飲薦右，近司馬，於是司馬北面。

疏，左个「至」既

爵「○注，不就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云「不就乏者，明其享侯之餘也」者，若就乏，則已所當得，今不就乏近侯者，明享侯之餘。云「立飲于薦右，近司馬」者，解在薦右之意也。

知「於是司馬北面」者，此約獻釋獲者司射之位。案下文司射獻釋獲者，「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，司射北面拜送爵」，故知此時司馬亦北面也。若然，釋獲者在司射之西，

北面立飲，此獲者不北面飲者，案《大射》注「此歸受獻之位也，不北面者，嫌為侯卒爵」，此亦然，故不北面也。司

馬受爵，奠于筐，復位。獲者執其薦，使人執俎從之，辟設于乏南。遷設薦、俎就乏，明已所得禮也。言辟之者，不使當位，辟舉旌偃旌也。設于南，

右之也。凡他薦、俎，皆當其位之前。**疏**，司馬「至」乏

南「○注「遷設」至「之前」○釋曰：云「遷設薦俎就乏，明已所得禮也」者，前設近侯，見享侯之餘，此近乏者，乏者已

所有事之處，遷近乏，是明其已所得禮故也。云「設于南，右之也」者，以右取之便也。云「凡他薦、俎，皆當其位之前」者，言「凡」，見廣解薦處，謂凡燕及食并祭祀之薦、俎，皆當其位之前，唯此與《大射》獲者與釋獲者薦、俎辟設，不當前也。獲者負侯而俟。

疏「獲者負侯而俟」○

釋曰：獲者既受獻，負侯而俟第三番射也。司射適階西，釋弓矢，去扑，說決、拾、襲、適洗，洗爵，升，實之以降，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。薦脯醢，折俎，有祭。不當其位，辟中。**疏**，司射「至」有

祭「○注「不當其位辟中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反位」，論司射獻釋獲之事。此薦脯醢及折俎，有肺祭，^②與獻獲者同，但彼三祭，此一祭為異也。一祭者，亦薦有祭肺，^③俎有祭肺，以為將食而祭，故言「有祭」也。云「不當其位，辟中」者，以釋獲者位在中西，故獻之於其位少南，所以辟中也。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。司射北面拜

①「皆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敖氏作「亦」。

②「肺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③「肺」，曹校云當為「脯」。

送爵。釋獲者就其薦，坐，左執爵，祭脯醢，興，取肺，坐祭，遂祭酒，興，司射之西北面立飲，不拜既爵。司射受爵，奠于筐。釋獲者少西辟薦，反位。辟薦少西之者，爲復射妨司射視筭也，亦辟俎。

疏「釋獲」至「反位」○注「辟薦」至「辟俎」○釋曰：云「亦辟俎」者，上獻獲者訖，獲者執其薦，使人執俎從之，設于乏南，此釋獲者受獻訖，釋獲者少西辟薦，不云辟俎，亦辟俎與獲者同可知，故云「亦辟俎」也。

司射適堂西，袒，決，遂，取弓于階西，挾一個，搯扑，以反位。爲將復射。**疏**「司射」至「反位」

○注「爲將復射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反位」，論將爲下番射，作之使拾取矢之事。司射去扑，倚于階西，升，

請射于賓，如初。賓許。司射降，搯扑，由司馬之南適堂西，命三耦及衆賓皆袒，決，遂，執弓就位。位，射位也。不言射者，以當序取矢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就位」○注「位射」至「取矢」○釋曰：云「位，

射位」者，知是射者，下云「各以其耦反於射位」，故知此是

射位，在司射之西南東面者也。云「不言射者」，^①以當序取矢」者，以此當次序拾取矢射，故不言射位也。司射先反位。言先三耦及衆賓也，既命之即反位，不俟之也。耦不言先三耦，未有拾取矢位，無所先。**疏**「司射先

反位」○注「言先」至「所先」○釋曰：「言先三耦及衆賓也」者，此下有「三耦及衆賓」，故知「先三耦及衆賓」也。云「耦不言先三耦，未有拾取矢位，無所先」者，案前第二番將射，「命三耦拾取矢，司射反位」，不言先，未有位，無所先，故決之。第一番無位者，以司射之西南有三耦射位，至再番司射反於故位，三耦將移於司馬之西南拾取矢之位，未往之時，未有故位，三耦既無故位，故司射不得言先，故以此決之也。凡射，大射與鄉射各有三位。此鄉射無次，有堂西取弓矢、袒、決、遂及比耦之位，又有三耦射位，在司射位西南，又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，是三位。大射有次，次內有袒、決、遂、取弓矢之位，又有堂東次比耦

①「射」下原有「位」字，阮校云：毛本「射」下無「位」字，

毛本是。據刪。

之位，^①又有射位并拾取矢之位，是亦有二位。但君臣禮異，故位事不同也。三耦及衆賓皆袒、決、遂，執

弓，各以其耦進，反于射位。以猶與也。今文

「以爲與」。疏「三耦」至「射位」○注「以猶與也」^②○

釋曰：訓以爲與者，《春秋》之義，能東西之曰「以」。若存

「以」字，謂言尊卑不同，任意以之，故轉爲「與」，則平敵之

義也。司射作拾取矢，三耦拾取矢，如初，反

位。賓、主人、大夫降，揖，如初。主人堂

東，賓堂西，皆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皆進，階前

揖，南面相俟而揖行也。疏「司射」至「前揖」○注「南

面」至「行也」○釋曰：言「南面」者，謂賓主各於堂東西，南

面立相待。言「揖行」者，謂各於堂上北面相見而揖，^③揖

訖行向楅也。及楅揖，拾取矢，如三耦。及楅，當

楅東西也。主人西面，賓東面，相揖，拾取矢。不北面揖，

由便也。疏「及楅」至「三耦」○注「及楅」至「便也」○釋

曰：云「及楅」，當楅東西也。一者，賓主出堂東西相見，揖訖，

東西行至楅所也。云「不北面揖，由便也」者，決三耦及衆

賓皆於楅南北面揖，及楅揖，此則無楅南北面揖，賓主各

由東西便故也。^④卒，北面，搯三挾一个。亦於三耦爲之位。疏「卒北」至「一个」○注「亦於三耦爲之位」

○釋曰：經云「搯三挾一个」，與上三耦取矢訖，搯三挾一

个同，又同處，故云「亦於三耦爲之位」也。揖，退。皆

已揖，左還，各由其塗反位。疏「揖退」○注「皆已」至「反

位」○釋曰：云「皆已揖，左還，各由其塗反位」者，謂賓主

北面揖退之時，賓主皆左還相背，各向堂塗反堂東西之

位。知左還者，約上三耦也。賓堂西，主人堂東，

皆釋弓矢，襲。及階，揖，升堂，揖，就席。

將袒先言主人，將襲先言賓，尊賓也。疏「賓堂」至「就

席」○注「將袒」至「賓也」○釋曰：袒是盡敬之事，襲是脩

容之禮，故上經將袒先言主人，此經襲則先言賓，是尊賓

故也。大夫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就其耦。降，袒，

^①「又有堂東次比耦之位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又有次北比耦之位」。

^②「猶與也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猶至爲與」。

^③「堂上北面」，曹校云「上」當爲「下」，「北」當爲「南」。

^④「東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堂」字。

決、遂於堂西，就其耦於射位，與之拾取矢。

疏，大夫「至

其耦」○注「降袒」至「取矢」○釋曰：知「於堂西」者，上文

賓、主人、大夫降，賓堂西袒、決、遂，又上文大夫射時，

堂西袒、決、遂，故知也。揖，皆進，如三耦。耦東

面，大夫西面。大夫進，坐，說矢束，說矢束

者，下耦以將拾取。

疏，揖皆「至「矢束」○注，說矢「至

拾取」○釋曰：「大夫西面」者，為下射故也。興，反

位。而后耦揖，進，坐，兼取乘矢，順羽而

興，反位，揖。兼取乘矢者，尊大夫，不敢與之拾也。

相下相尊，君子之所以相接也。

疏「興反」至「位揖」○注

兼取「至「接也」○釋曰：此大夫與耦取矢踣弓，覆手仰

手，如上三耦法。其揖退之儀亦如上，左還而西也。

大夫進，坐，亦兼取乘矢，如其耦，北面，搯

三挾一个，亦於三耦為之位。揖，退。耦反位。

大夫遂適序西，釋弓矢，襲，升，即席。大夫不

序於下，尊也。衆賓繼拾取矢，皆如三耦，以反

位。司射猶挾一个以進，作上射，如初。一

耦揖，升，如初。進，前也。曷言「還，當上耦，西面」，

是言進，終始互相明也。今文或言「作升射」。

疏，司射「

至「如初」○注「進前」至「升射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退中與筭

而俟」，論第三番用樂射之事。云「曷言「還，當上耦，西

面」，是言進，終始互相明也」者，上番將射時，云「司射還，

當上耦，西面，作上耦射」，不言進，明還當上耦時者，進近

上耦乃作之。此直進作射，不言還，當上耦」，明進時亦

還當上耦而作之，故言「終始互相明也」。司馬升，命

去侯。獲者許諾。司馬降，釋弓，反位。司

射與司馬交于階前，去扑，襲，升，請以樂樂

于賓。賓許諾。司射降，搯扑，東面命樂正

曰：「請以樂樂于賓，賓許。」東面於西階之前也。

不就樂正命之者，傳尊者之命於賤者，遙號令之可也。樂

正亦許諾，猶北面不還，以賓在堂。

疏，司馬「至「賓許」

○注「東面」至「在堂」○釋曰：知「在西階之前，不就樂正

命之」者，以經云「司射降，搯扑」，即言「東面命樂正」，無

行進之事，故知西階之前遙命之也。云「樂正亦許諾」，知

者，案《大射》云「司射東面命樂正曰：『命用樂。』樂正曰：

「諸」，是樂正許諾之事。此不言者，文不具，故言之。云「猶北面不還，以賓在堂」者，此亦無文，樂正位東階東南，北面，大師位東北，西面，賓在堂，南面，樂正猶北面，不還西面，是以下文特云「東面命大師」，明此時不西面受命矣。《大射》鄭注彼云「樂正西面受命」，^①左還，東面命大師，與此禮異者，雖無正文，鄭以義言，君在阼故也。司

射遂適階間，堂下北面命曰：「不鼓不釋。」不與鼓節相應，不釋筭也。鄉射之鼓五節，歌五終，所以將八矢。一節之間當拾發，四節四拾，其一節先以聽也。

疏 司射至，不釋。○注，不與一至，聽也。○釋曰：云，鄉

射之鼓五節者，以卿大夫、士用五節，是以《射人》云：王以《騶虞》九節，諸侯以《貍首》七節，卿大夫以《采蘋》五節，士以《采芣》五節，是卿大夫、士同五節。云，歌五終，所以將八矢者，下記云「歌《騶虞》若《采蘋》，皆五終」是也。云「一節之間當拾發，四節四拾，其一節先以聽也」者，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，其餘外皆以聽，以知樂終始長短也。王九節者，五節先以聽，諸侯七節者，三節先以聽，卿大夫、士五節者，一節先以聽，皆四節拾將乘矢。但尊者先以聽則多，卑者先以聽則少，優

至尊，先知審政也。^②此節亦取侯道之數，故鄭注《射人》云「九節、七節、五節者，奏樂以爲射節之差。言節者，容侯道之數也」。凡射皆與臣下共爲，若與尊者同耦，自然與尊者同節，若不與尊者同耦，則各自用其節樂，當與《射義》同。上射揖。司射退反位。樂正東面命大師，曰：「奏《騶虞》，間若一。」東面者，進還鄉

大師也。《騶虞》，《國風·召南》之詩篇也。《射義》曰：「《騶虞》者，樂官備也。」其詩有「一發五豝，五豝，于嗟騶虞」之言，樂得賢者衆多，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。此天子之射節也，而用之者，方有樂賢之志，取其宜也。其他賓客、鄉大夫則歌《采蘋》。間若一者，重節。**疏**「上射」

至「若一」○注「東面」至「重節」○釋曰：云「東面者，進還鄉大師也」者，以其大師西面，樂正北面，明知進身鄉大師乃命之。云「此天子之射節也」者，《周禮·射人》而知。^③云「取其宜也」者，《騶虞》喻得賢者多，此《鄉射》亦樂賢，

①「彼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政」，阮校云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故」，曹校云「故」字似是。

③「周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據」字。

故云，取其宜也」。云「其他賓客、鄉大夫則歌《采蘋》」者，《采蘋》是鄉大夫樂節。其他謂賓射與燕射，若州長他賓客自奏《采蘋》。若然，此篇有鄉大夫、州長射法，則同用《騶虞》，以其同有樂賢之志也。云「閒若一者，重節」者，閒若一謂五節之間長短希數皆如一，則是重樂節也。大師不興，許諾。樂正退，反位。乃奏《騶虞》以射。三耦卒射，賓、主人、大夫、衆賓繼射。釋獲如初。卒射，降。皆應鼓與歌之節，乃釋筭。降者衆賓。

疏「大師」至「射降」○注「皆應」至「衆

賓」○釋曰：「云「樂正退，反位」者，反「上」南北面位也。云「降者衆賓」者，次番射時，賓與主人、大夫卒射皆升堂，此降者衆賓也。釋獲者執餘獲升，告左右卒射，如初。卒，已也。今文曰「告于賓」。司馬升，命取矢。獲者許諾。司馬降，釋弓，反位。弟子委矢，司馬乘之，皆如初。司射釋弓，視筭，如初。筭，獲筭也。今文曰「視數也」。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，如初，降，復位。司射命設豐，設豐、實觶如初。遂命勝者執張弓，不勝者執

弛弓，升，飲，如初。司射猶袒、決、遂，左執弓，右執一个，兼諸弦，面鏃，適堂西，以命拾取矢，如初。側持弦矢曰執。面猶尚也，并矢於弦，尚其鏃，將止，變於射也。

疏「釋獲」至「如初」○注

「側持」至「射也」○釋曰：「言「猶袒」者，亦是有故之辭，以其常袒，恐不袒，故言「猶」以連之也。云「側持弦矢曰執」者，對方持弦矢曰挾。并矢於弦，尚其鏃，將止，變於射也」者，亦是對將射挾矢而言。司射反位。三耦及

賓、主人、大夫、衆賓皆袒、決、遂，拾取矢，如初。矢不挾，兼諸弦附以退，不反位，遂授有司于堂西。不挾亦謂執之，如司射也。不以反射位，授有司者，射禮畢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堂西」○注「不

挾」至「禮畢」○釋曰：「云「不挾亦謂執之，如司射也」者，執之如司射，兼諸弦附則與司射異。以其司射直執一个，無三矢兼於附，三耦以下則執一个，并於弦，又以三矢并於附，所以異也。辯拾取矢。揖，皆升，就席。謂賓、大夫及衆賓也。相俟堂西，進立于西階之前。主人以賓揖，升，大夫及衆賓從升，立時少退于大夫，三耦及弟子

自若留下。**疏**「辯拾」至「就席」○注「謂賓」至「留下」○

釋曰：知「相俟于堂西」者，以經言「辯拾取矢」訖，乃言「揖，皆升，就席」，則知先取矢者皆相待堂西。其主人則在堂東，偏取矢訖，乃揖而升堂就席也。云「主人以賓揖，升，大夫及衆賓從升，立時少退于大夫，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」者，衆賓則三賓也，皆依上文獻後升及留在下之法。

司射乃適堂西，釋弓，去扑，說決、拾、襲，反位。**疏**「司射」至「反位」○釋曰：司射之扑在階西，今來去扑於堂西之等，以其不復射故也。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，說，解也。釋之，不復射，奄束之。**疏**「司馬」至「釋之」○注「說解」至「束之」○釋曰：上

初張侯時，云「乃張侯，下綱不及地武。不繫左下綱，中掩束之」，鄭云「事未至也」。又至將射時，司馬命張侯，弟子說束，遂繫左下綱，鄭注云「事至」。今言「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」，直言「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」，明未全去，備復射，故鄭下注云「諸所退皆俟於堂西，備復射也」，故知此釋之爲三番射畢，不復射，若有射則行燕射，旅酬以後乃爲之，故於此時中掩左下綱，如初張時也。

命獲者以旌退，命弟子退楅。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。諸所退皆俟堂西，備復射也。旌言以者，旌恒執也。獲者，釋獲者亦退其薦、俎。**疏**「命獲」至「而俟」○注「諸所」至「薦俎」○釋曰：「獲者，釋獲者亦退薦、俎」者，上獻時皆有薦、俎，辟之於右，今獲者以旌退，釋獲者退中，故知亦退薦、俎也。司馬反爲司正，退，復譚南而立。當監旅酬。**疏**「司馬」至「而立」○

注「當監旅酬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司正降，復位」，論射訖行旅酬之事。故司馬反爲司正，鄭云「當監旅酬」也。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。弟子相工，如其降也，升自西階，反坐。贊工遷樂也。降時如初人。樂正反自西階東，北面。**疏**「樂正」至「反坐」○注「贊工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前爲將射，遷工于東方，西面，樂正北面，今將旅酬作樂，故遷升於堂上也。云「降時如初人」者，以經直云「如其降也」，降時威儀不見，故取上文降時如初人，初入則上「工四人」已下是也。云「樂正反自西階東，北面」者，上初升於西階之東，樂正立于其西，合樂訖，工告樂正曰「正歌備」，樂正告于賓，乃降，立于西階東，北面。

又將射時，樂正「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，弟子相工，如初人」，降自西階東北面，近其事。知不升者，以正樂畢，上無告請於賓之事，宜與「正歌備」已後同也。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，興，阼階上北面酬主人。主人降席，立于賓東。賓坐奠觶，拜，執觶興。主人荅拜。賓不祭，卒觶，不拜，不洗，實之，進東南面。所不者，酬而禮殺也。賓立飲。

疏

「賓北」至「南面」○注「所不」至「立飲」○釋曰：「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」者，謂上。人舉觶于賓，賓奠于薦西者也。云「賓立飲」者，《鄉飲酒》當此賓酬主人時，云「賓不祭，立飲」是也。主人阼階上北面拜。賓少退。少退，少遠通也。主人進，受觶。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。旅酬而同階，禮殺也。**疏**注「旅酬」至「殺也」○釋曰：對獻酬之時，賓主各於其階，故云「同階，禮殺也」。賓揖，就席。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。大夫降席，立于主人之西，如賓酬主人之禮。其既實觶，進西南面立，鄉所酬。

疏「賓揖」至「之禮」○注「其既」至「所酬」○釋曰：云「主人以觶適西階上

酬大夫者，旅酬恒執此觶以相酬，故言「以」。知義然者，上文「命獲者以旌退」，鄭注云：「旌言以者，旌恒執也」是也。云「其既實觶，進西南面立，鄉所酬」，知者，以上賓酬主人阼階上實觶，進南面，^①則知此主人酬大夫，西階上實觶，而亦進西面可知也。^②主人揖，就席。若無

大夫，則長受酬，亦如之。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

賓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如之」○釋曰：云「若無大夫」者，鄉人

爲公卿大夫來觀禮者爲遵，或有或無不定，故云若有大夫先酬之，無大夫則酬長。以鄉射無介，直有三賓，以長幼之次受酬，此言「酬衆賓」，則三賓也。司正升自西

階，相旅。作受酬者曰：「某酬某子。」某者，

字也。某子者，氏也。稱酬者之字，受酬者曰某子，旅酬

下爲上，尊之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字不若子。」此言「某酬某

子」者，射禮略於飲酒。飲酒言「某子受酬」，以飲酒爲主。

疏「司正」至「某子」○注「某者」至「爲主」○釋曰：云「旅

酬下爲上，尊之也」者，以旅酬者少長以齒，逮下之道，前

^①「南」上，阮校云毛本有「東」字，曹校云毛本是。

^②「西」下，阮校云毛本有「南」字，曹校云毛本是。

人雖卑，其司正命之飲酒，呼之稱謂尊於酬者，故受酬者爲「某子」，酬他爲「某」也。云「《春秋傳》曰」者，案莊十年秋九月經書「荆敗蔡師于莘，以蔡侯獻舞歸」，《公羊傳》曰

「荆者何？州名也。州不若國，國不若氏，氏不若人，人不若名，名不若字，字不若子」，何休云「爵最尊也」。鄭引

之者，證旅酬下爲上之義，酬者稱字，受酬者稱子，子是尊稱。云「此言某酬某子者，射禮略於飲酒。飲酒言「某子

受酬」，以飲酒爲主」者，此《鄉射》主於射，略於飲酒，故稱

酬他者字，又稱受酬飲酒者爲子，是字不若子，飲酒言「某

子受酬」，直以飲酒爲主故也。受酬者降席。司正

退立于西序端，東面。退立，俟後酬者也。始升，

相立階西，北面。疏「受酬」至「東面」○注「退立」至「北

面」○釋曰：云「始升，相立階西，北面」者，《鄉飲酒》注亦

然。知者，以司正升自西階，與西階之酬者立，故知始時

在西階西北面也。衆受酬者拜，興，飲，皆如賓

酬主人之禮。辯，遂酬在下者，皆升受酬于

西階上。在下謂賓黨也，《鄉飲酒·記》曰「主人之贊者

西面北上，不與，無筭爵然後興」，此異於賓。疏「衆受

至，階上」○注「在下」至「於賓」○釋曰：引《鄉飲酒·記》者，欲見賓黨在西，主黨在東，主黨不與酬之義。卒受者以觶降，奠于筐。

儀禮疏卷第十二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儀禮疏卷第十三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司正降，復位。

疏「司正降復位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唯

賓」，論舉觶於賓與大夫，爲無筭爵之事。云「司正降，復位者，司正當監旅酬，^①訖，故降，使人舉觶于賓與大夫，爲無筭始也。^②使一人舉觶于賓與大夫。」

人，主人之贊者。舉觶者皆洗觶，升，實之，西階上北面，皆坐奠觶，拜，執觶興。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。舉觶者皆坐祭，遂飲，卒觶，興，坐奠觶，拜，執觶興。賓與大夫皆荅拜。舉觶者逆降，洗，升，實觶，皆立于西階上，北面東上。賓與大夫拜。舉觶者皆進，坐奠于薦右。坐奠之，不敢授。

疏，舉觶「至「薦右」○

注「坐奠之不敢授」○釋曰：「賓與大夫皆席末荅拜」者，皆

席西南面荅拜。云「皆進，坐奠于薦右」者，以其將飲者於

右故也。云「坐奠之，不敢授」者，對獻、酬時親授，主人之

贊者卑，不敢親授觶也。賓與大夫辭，坐受觶以

興。辭，辭其坐奠觶。**疏**，賓與「至」以興」○注，辭其

坐奠觶」○釋曰：必辭者，贊者不敢親授，賓與大夫不可自

尊，故辭之。不言取而言「受」者，亦是若親受之然。舉

觶者退，反位，皆拜送，乃降。賓與大夫坐，

反奠于其所，興。不舉者，盛禮已崇。古文曰「反

坐」。**疏**「舉觶」至「所興」○注，不舉「至」反坐」○釋曰：

崇，重也。凡飲酒，禮成於酬，前已旅酬，所盛禮已重，^③

今主人復舉觶，爲無筭爵，盡歡情，客不盡主人歡，故且奠

之，未舉之，^④故不奠薦左。若無大夫，則唯賓。長

一人舉觶，如《燕禮》「媵爵之爲」。**疏**「若無大夫則唯賓」○

①「當」，阮校云：陳本、閩本，《通解》作「掌」。

②「始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爵」字。

③「所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斯」。

④「未」，曹校云殿本改作「後」。

注「長一」至「之爲」○釋曰：歸二人舉觶爲賓與大夫，今若無大夫，當闕一人，故云「則唯賓」也。云「長一人舉觶，如《燕禮》賡爵之爲」者，《燕禮》初二大夫賡觶，至旅酬復使二人，君命長賡，爵於君，與此同，故云，如《燕禮》之爲。彼旅酬，此爲無筭爵不同，但一人是同，故引爲證也。司

正升自西階，阼階上受命于主人，適西階上，北面，請坐于賓。請坐，欲與賓燕，盡殷勤也。

至此盛禮以成，酒清肴乾，強有力者猶倦焉。

疏「司正」

至于賓。○注：請坐，至，倦焉。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少退，北

上」，論請坐徹俎之事。云「酒清肴乾，強有力者猶倦焉」者，此《禮記·聘義》文。案彼云：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

也，酒清，人渴而不敢飲也，肉乾，人飢而不敢食也，日莫人倦，引之者，證此賓須坐之義。賓辭以俎。俎者，

肴之貴者也。辭之者，不敢以燕坐襲貴肴。

疏「賓辭以

俎」○注：俎者，至，貴肴。○釋曰：俎所盛骨體，骨體是

肴之貴者，故辭之也。反命于主人。主人曰：

「請徹俎。」賓許。司正降自西階，階前命弟

子俟徹俎。弟子，賓黨也。俎者，主人贊者設之，今賓

辭之，使其黨俟徹，順賓意也。上言「請坐于賓」，此言「主人曰」，互相備耳。

疏「反命」至「徹俎」○注：弟子，至，備

耳。○釋曰：知弟子是賓黨者，以其司正降自西階，階前命

之，明賓黨弟子，在西階東面也。必使賓黨弟子者，徹俎

是賓請之，故鄭云：俎者，主人贊者設之，今賓辭之，使其

黨俟徹，順賓意也。云「上言「請坐于賓」，此言「主人

曰」，互相備耳」者，凡辭，皆司正請于主人，主人有命，司

正乃傳告賓。今上文云司正，請坐于賓，直見司正傳主

人辭，不見主人曰請坐于賓之辭，此經直見「主人曰：「請

徹俎」，不見司正傳主人以告賓，是「互相備」也。不言

互文而云「互相備」者，凡言互文者，各舉一事，一事自周，

是互文，此據一邊理，一邊理不備，文相續乃備，故云

「互相備」，若云「糗餌粉羞」，鄭注云：餌言糗，羞言粉，互

相足之類也。司正升，立于序端。賓降席，北

面。主人降席自南方，阼階上，北面。大夫

①「所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以」字。

②「人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辭」字。

③「理」原作「禮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下同。

降席，席東南面。俟弟子升受俎。

疏「司正」至「南

面」○注「俟弟子升受俎」○釋曰：云「俟弟子升受俎」者，下云「司正以俎出，授從者」，注云「授賓家從來者也」，「所以厚禮之」，則此「弟子升受俎」者，案下文據大夫與主人而言，若賓俎授司正，非弟子也。賓取俎，還授司正。司正以降自西階。賓從之降，遂立于階西，東面。司正以俎出，授從者。授賓家從來者也。古者與人飲食，必歸其盛者，所以厚禮之。

疏

注「授賓」至「禮之」○釋曰：云「古者與人飲食，必歸其盛者，所以厚禮之」者，《鄉飲酒》、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賓客皆有俎，徹歸客之左右。俎是肴之貴，是「歸其盛者」。《公食大夫》既食，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。故摠云「古者與人飲食，必歸其盛者，所以厚禮之」也。主人取俎，還授弟子。弟子受俎，降自西階以東。主人降自阼階，西面立。以東，授主人侍者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面立」○注「以東」至「侍者」○釋曰：云「以東，授主人侍者」，弟子是賓黨，非主人之贊者，故知徹主人俎，還授主人侍者，歸入於內也。大夫取俎，還授弟子。

弟子以降自西階，遂出，授從者。大夫從之降，立于賓南。凡言還者，明取俎各自鄉其席。衆

賓皆降，立于大夫之南，少退，北上。從降，亦

爲將燕。

疏注「從降亦爲將燕」○釋曰：賓、主人、大夫有

俎，從俎而降。此二賓無俎，亦從大夫而降，亦如賓、主

人、大夫將燕，故同降同升也。主人以賓揖，讓，說

屨，乃升。大夫及衆賓皆說屨，升，坐。說屨

者，將坐，空屨褻賤，不宜在堂也。說屨則攝衣，爲其被

地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升坐」○注「說屨」至「被地」○釋曰：自

此盡，門外再拜，論升坐行無筭爵賓醉送出之事。云「說

屨則攝衣，爲其被地」者，《曲禮》云「攝衣趨隅」，彼謂升席

時。引之證說屨低身亦然，若不攝衣，恐衣被地履之。但

對文上曰衣，下曰裳，散文衣裳通，此衣即裳也。案《少

儀》云「排闥說屨於戶內，一人而已矣」，鄭注云「雖衆敵，

猶有所尊也」。彼尊卑在室，則尊者說屨在戶內，自餘說

屨於戶外。①若尊卑在堂，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，自餘

①「自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其」。

說屨於堂下。是以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臣皆說屨於階下，公不見說屨之文，明公烏在堂矣。此乃鄉飲酒臣禮，^①賓、主人行敵禮，故皆說屨於堂下也。乃羞。羞，進也。所進者狗載醢也。燕設啗具，所以案酒。**疏**「乃羞」○注「羞

進」至「案酒」○釋曰：云「所進者狗載醢也」者，以其牲用狗，故知狗載醢。醢未必狗，以其醢豫造乃成，非臨時之物，故知非狗，連言之也。無筭爵。使二人舉觶。

賓與大夫不興，取奠觶，飲，卒觶，不拜。二人，謂歸者二人也。使之升，立于西階上。賓與大夫將旅，當執觶也。卒觶者固不拜矣，著之者，嫌坐卒爵者拜既爵，此坐于席，禮既殺，不復崇。**疏**「無筭」至「不拜」○

注「二人」至「復崇」○釋曰：經「賓」上有「于」字者誤。以此二觶仍是前二人所舉者，今以二人升者舉發，使行無筭爵，非新觶，以鄭注可知，故誤有也。^②若然，舉觶「上屬」賓「下屬」為句也。云「卒觶者固不拜矣，著之者，嫌坐卒爵者拜既爵」者，上正旅酬時，賓酬主人，賓不祭，卒觶不拜，不洗；今此二人舉觶，禮彌殺，故云「卒觶者固不拜矣，嫌坐卒爵者拜既爵」者，以正獻、酬時皆坐卒爵，^③拜既爵，嫌此無筭爵飲卒觶亦有拜義，故明之。云「坐于席，

禮既殺，不復崇」者，此決正行獻、酬時在於階下，^①有拜既爵，此說屨就席，禮既殺，不復崇重，故無拜爵也。執

觶者受觶，遂實之。賓觶以之主人，大夫之觶長受，長，衆賓長。而錯，皆不拜。錯者，實主人

之觶以之次賓也，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。其或多者，迭飲於坐而已。皆不拜受，禮又殺也。**疏**注「錯者」至「殺

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其或多者，迭飲於坐而已」者，衆賓之長在賓西者三人，大夫則席於賓東，若大夫亦三人，則與衆賓等，得交錯相酬。言「其或多者」，若有一大夫，則衆賓二人無所酬，直二人迭飲而已；若大夫四人已上，多於三賓，自三人之外亦無所酬，則亦自相酬，迭飲而已。云「皆不拜受，禮殺也」者，^⑤上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，皆拜受，及飲卒不拜，是其殺，今衆賓與大夫不拜受觶，故言「禮又殺

①「乃」，阮校云：浦鍾改作「及」。

②「故誤有也」，曹校云似當為「故知有者誤也」。

③「正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上」。

④「下」，曹校云當為「上」。

⑤「禮」下，阮校引浦鍾云：「禮」下脫「又」字。

也」。辯，卒受者興，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。

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，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，亦錯焉。不使執觶者酌，以其將旅酬，不以己尊孤人也。其末若皆衆賓，則先酬主人之贊者；若皆大夫，則先酬賓黨而已。執觶者酌在上辯，降復位。

疏「辯卒，至，階上」○注

「衆賓，至，復位」○釋曰：經云「辯」，謂堂上衆賓已上皆飲訖。云「卒受者」，謂最末後飲者。云「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，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，亦錯焉」者，此亦若堂上交錯也。云「不使執觶者酌」，謂不使人執觶者酌。云「以其將旅酬，不以己尊孤人也」者，其堂上皆坐行酒，至此立階上旅在下，解經，興，以旅在下者。云「其末若皆衆賓，則先酬主人之贊者」，謂大夫或少或無，則衆賓爲末飲也。云「若皆大夫」者，謂大夫多，衆賓偏後，一觶並酬大夫，則大夫爲末飲也。云「執觶者酌在上辯，降復位」者，謂二人舉觶酌堂上衆賓已上辯，其堂下白酌相旅，二人無事，故降復于東階前西面北上位也，故《鄉飲酒·記》云「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，不與，無筭爵然後與」。必知「復位」者，下經云「執觶者皆與旅」是也。長受酬。酬者不拜，乃飲，卒觶，以實之。言酬者不拜者，嫌

酬堂下異位當拜也。古文曰「受酬者不拜」。

疏「長受

至，實之」○注，言酬「至，不拜」○釋曰：謂堂下或賓黨之長，或主人贊者之長，受堂上酬，酬者不拜。鄭云「酬者不拜者，嫌酬堂下異位，當拜也」者，嫌堂下異位，堂上酬堂下當拜，故明之也。受酬者不拜受。禮殺，進受尊者之酬，猶不拜。

疏「受酬者不拜受」○注「禮殺」至「不拜」

○釋曰：堂下卑者受堂上尊者酒當拜，由禮殺，雖尊者之酬，猶不拜也。辯旅，皆不拜。主人之贊者於此始

旅，嫌有拜。**疏**「辯旅皆不拜」○注「主人」至「有拜」○釋

曰：以《鄉飲酒·記》云「主人之贊者不與，無筭爵然後與」，故鄭偏言「主人之贊者於此始旅，嫌有拜」，故明之也。執觶者皆與旅。嫌已飲不復飲也。上使之勸人耳，非逮下之惠也，亦白以齒與於旅也。

疏「執觶者皆與

旅」○注「嫌已」至「旅也」○釋曰：此即上文「二人舉觶」者，於西階上已卒觶，故鄭云「嫌已飲不復飲也」。卒受

者以虛觶降，奠于筐。執觶者洗，升，實觶，反奠于賓與大夫。復奠之者，燕以飲酒爲歡，醉乃止，主人之意也。今文無「執觶」，及「賓觶」，大夫之觶

皆爲「爵」。「賓觶」，「觶」爲「之」。

疏「卒受」至「大夫」○注「復奠」至「爲之」○釋曰：今文此經云「執觶者」無此「執觶」，又今文無執觶及「賓觶」，^①「大夫之觶」皆爲「爵」。不從者，以其皆在無筭爵之科，明不爲爵。云「賓觶，觶爲之」者，亦不從也。無筭樂。合鄉樂，無次數。

疏「無

筭樂」○注「合鄉樂，無次數」○釋曰：知合鄉樂，《南》者，約上正歌時，不略其正，已歌鄉樂。但上有次第，先歌《關雎》，次歌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，次歌《鵲巢》、《采蘋》、《采芣》，皆三終，有次數。今無次數，在賓主所好也。賓興，樂

正命奏《陔》。《陔》，《陔夏》，其詩亡。《周禮》賓醉而

出奏《陔夏》。《陔夏》者，天子、諸侯以鍾、鼓、大夫、士鼓而已。**疏**「賓興」至「奏陔」○注「陔陔」至「而已」○釋曰：

此賓興即命奏，下文賓降乃作樂也。云「《陔》，《陔夏》，其詩亡」者，九《夏》皆《詩》篇，鄭注《鍾師》云「歌之大者，載在樂章，樂崩亦從而亡」。云《周禮》者，《鍾師》云「《陔夏》，杜子春云「客醉而出，奏《陔夏》，雖非正文，亦據《周禮》而言。云「《陔夏》者，天子、諸侯以鍾、鼓」，知者，《鍾師》云「以鍾、鼓奏九《夏》，是天子法。襄公四年，穆叔如晉，^②「晉侯饗之，金奏《肆夏》之二，不拜，則《陔夏》

奏用鍾矣。大夫、士尚有鼓，明諸侯亦有鼓，故摠云「天子、諸侯以鍾、鼓」。知「大夫、士用鼓」者，此《鄉射》、《鄉飲酒》皆有鼓，故知以鼓奏《陔》而已也。賓降及階，

《陔》作。賓出，衆賓皆出。主人送于門外，

再拜。拜送賓于門東西面。賓不答拜，禮有終。**疏**「賓

降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拜送」至「有終」○釋曰：知「拜送賓于門東西面」者，此約迎賓時於此拜也。云「不答拜，禮有終」者，以行禮有終，故不答也。明日，賓朝服以拜

賜于門外。拜賜，謝恩惠也。**疏**「明日」至「門外」○

釋曰：自此盡經末，論息勞司正之事。主人不見，如

賓服，遂從之，拜辱于門外，乃退。不見，不襲

禮也。拜辱，謝其自屈辱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乃退」○注「不

見」至「屈辱」○釋曰：「不見，不襲禮」者，禮不欲數，數則瀆，今主人不見，恐相褻，故不見也。主人釋服，乃息

司正。釋服，說朝服，服玄端也。息猶勞也。勞司正，謂

① 今文無執觶及「，曹校云此六字衍。

② 「叔」原作「公」，今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賓之與之飲酒，以其昨日尤勞倦也。《月令》曰：「勞農以休息之。」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司正」○注「釋服」至「息之」○釋曰：上文主人，如賓服，則主人亦朝服矣。今言「釋服」，謂釋去朝服。朝服之下衣則次玄端，故知「釋服，說朝服，服玄端也」。玄端即朝服之下易其裳爲異也。^①《月令》者，彼是十月農功畢，勞農以休息之，爲息田夫之臘祭。引之者，證息勞來休息之義也。無介。勞禮略，貶於飲酒也。此已下皆記禮之異者。**疏**，無介○注，勞禮「至

「異者」○釋曰：云「勞禮略，貶於飲酒也」者，謂貶於鄉飲酒。鄉飲酒禮有介，此上司正飲酒及此勞禮皆無介，^②是貶於鄉飲酒也。云「此以下皆記禮之異者」，謂息司正之禮與上飲酒禮異之事也。不殺。無俎故也。**疏**「不

殺」○注「無俎故也」○釋曰：下文云「無俎」，無俎故不殺，殺即有俎也。使人速。速，召賓。**疏**「使人速」○注

「速召賓」○釋曰：若《公食》使人召之，還司正爲擯也。^③迎于門外，不拜。人，升，不拜至，不拜洗。薦脯醢，無俎。賓酢主人，主人不崇酒，不拜衆賓。既獻衆賓，一人舉觶，遂無筭爵。

言遂者，明其閒闕也。賓坐奠觶于其所，擯者遂受命于主人，請坐于賓，賓降說屨，升坐矣。不言遂請坐者，請坐主於無筭爵。**疏**，迎于「至」筭爵○注，言遂「至」筭爵○釋曰：云「言遂者，明其閒闕也」者，閒闕謂閒一人舉觶，^④下有「升歌，立司正，旅酬及二人舉觶及徹俎之事，以其闕此數事，故云「遂無筭爵」也。云「賓坐奠觶于其所，擯者遂受命于主人，請坐于賓，賓降說屨，升坐矣」，^⑤此並依正飲酒禮。不言遂請坐者，^⑥請坐主於無筭爵者，以其請坐主於無筭爵，今言「無筭爵」，自然「請坐」可知，故不須言請坐於賓也。無司正。使擯者而已，不立之。

疏，無司正○注「使擯」至「立之」○釋曰：不立司正，亦是與飲酒禮異。賓不與。昨日至尊，不可褻也。古文「與」作「豫」。**疏**「賓不與」○注「昨日」至「作豫」○釋曰：

- ①「下」，阮校云：一本改作「衣」。
- ②「司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- ③「擯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賓」，曹校云各本作「賓」是。
- ④下「閒」字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- ⑤「矣」下，曹校云當有「者」字。
- ⑥「不」上，曹校云當有「云」字。

賓者，主人所尊敬，不可復召之，復召之亦是褻瀆也。徵

唯所欲，徵，召也，謂所欲請呼。**疏**，徵唯所欲。○注

「徵召至，請呼」○釋曰：須止則止，須召則召，在主人之意，故云，所欲請呼也。以告於鄉先生、君子可

也。告，請也。鄉先生，鄉大夫致仕者也。君子，有大德

行不仕者。**疏**「以告至可也」○注「告請至仕者」○

釋曰：云「鄉大夫致仕者也」者，此即《鄉飲酒》注云「先生

謂老人教學者」^①云，君子，有大德行不仕者，大德行

謂六德六行，可貢而不仕者，此即居士縞帶，亦曰處士。

羞唯所有。用時見物。**疏**，羞唯所有。○注「用時見

物」○釋曰：謂昨日所有之餘見物，鄉樂唯欲。不歌

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取《周》、《召》之詩，在所好。**疏**，鄉樂唯欲

○注「不歌至所好」○釋曰：此即與上「無筭樂同」而云

「不歌《雅》、《頌》者，以其上飲酒主於射，略於樂，不用

《小雅》，此非鄉射而亦不歌《雅》、《頌》者，亦不可過于正

飲酒禮，故云，《周》、《召》之詩，在所好也。

記。大夫與，則公士爲賓。不敢使鄉人加

尊於大夫也。公士，在官之士。鄉賓主用處士。**疏**「記

大至爲賓」○注「不敢至處士」○釋曰：據此，鄉射使

處士無爵命者爲賓，故有大夫來，不以鄉人加尊於大夫，

故易去之，^②使公士爲賓。若然，鄉飲酒貢士法，賢者爲

賓，其次爲介，又其次爲衆賓。有大夫來，不易去之，以其

賓擬貢故也。云，鄉賓主用處士，即君子者也。使能，

不宿戒。能者敏於事，不待宿戒而習之。**疏**，使能不

宿戒○注「能者至習之」○釋曰：解上賓用處士。云

「能者敏於事」者，《孝經》云，參不敏，鄭云，敏猶達也，

則此通達於事。其牲狗也，狗取擇人。**疏**，其牲狗

也，○注「狗取擇人」○釋曰：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義取擇賢

士爲賓。天子已下燕亦用狗，亦取擇人可與燕者。亨于

堂東北。《鄉飲酒義》曰：「祖陽氣之所發也。」^③**疏**，亨

于堂東北○注「鄉飲至發也」○釋曰：陽氣起於東北，

而盛於南方，亨狗于東北，飲酒是陽，故法之。尊給冪，

^①，謂老人教學者，阮校云：毛本作，謂鄉中致仕者，

《鄉飲酒禮》注作「鄉中致仕」。

^②「故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則」。

^③「祖」原誤「俎」，據毛本及《鄉飲酒義》改。

賓至徹之。以綌爲幕，取其堅緊。

疏「尊綌幕賓至徹

之」○注「以綌」至「堅緊」○釋曰：凡幕者，皆爲塵埃加，故設之。但用幕不用幕不同者：凡用體皆不見用幕，質故也，即《士冠》禮子，《昏禮》禮賓、贊禮婦，《聘禮》禮賓，此等用體皆無幕是也。醺用酒亦無幕者，從禮子質也；或以尊厭卑，亦無幕。《燕禮》君尊有幕，方罍壺則無幕。《昏禮》尊於室內有幕，尊於房戶外，爲賤、御賤，故無幕。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有幕者，無所厭故也。若祭祀之幕，《幕人》云「以疏布幕八尊」，鄭云「天地之神尚質」；「以畫布幕六彝」，鄭云「宗廟可以文」；凡王巾皆黼，注云「周尚武，其用文德則黻可」。諸侯無文，或與王同。其喪中之幕皆用疏布。《士喪禮》小斂用功布，大斂亦同。《士虞》用絺幕，與吉同，大夫亦當然也。云「賓至徹之」者，巾幕必布執幕，^①賓未至，恐塵加，賓至徹去，不復用，以其《鄉射》飲酒不見更用之文故也。《燕禮》君命徹幕，則未命之前重用之者，君尊久設，恐塵，故重覆之。蒲筵，緇布純。筵，席也。純，緣。

疏「蒲筵緇布純」○注「筵席也純緣」

○釋曰：鄉大夫、州長與鄉人習禮，雖有公卿之尊，無加席，唯一種，^②故記人記之。云「筵，席」者，鄭注《周禮》

序官云「鋪陳曰筵，藉之曰席」，然其言之，^③筵、席通，但在地者爲筵，取鋪陳之義；在上曰席，取相承藉之義耳。西序之席北上。衆賓統於賓。

疏「西序之席北上」

○注「衆賓統於賓」○釋曰：衆賓之席繼賓已西，南面，東上，今云「西序之席北上」者，謂衆賓有東面者則北上，此東面非常，故記之也。若然，此《鄉射》上設席雖不言衆賓之數，上文云「三拜衆賓」，鄭云「三拜，示徧也」，則衆賓亦三人矣。而復有東面者，若公卿、大夫多，尊東不受，則於尊西，賓近於西，則三賓東面北上，統於賓也。獻用爵，其他用觶。爵尊，不可褻也。以爵拜者不徒作。以爵拜，謂拜既爵。徒猶空也。作，起也。不空起，言起必酢主人。薦脯用籩，五臠，祭半臠，橫于上。醢以豆，出自東房。臠長尺二寸。脯用籩，籩宜乾物也。醢以豆，豆宜濡物也。臠猶胾也，爲記者異耳。祭橫于上，殊之也，於人爲縮。臠廣狹未聞也。古文

①「布」，曹校云殿本改作「有」是也。

②「唯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此」字。

③「其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共」，義勝。

「臠」爲「載」，今文或作「植」。

疏「薦脯」至「二寸」○注

「脯用」至「作植」○釋曰：云「豆宜濡物也」者，案《王制》云「爲乾豆」，鄭云「謂腊之，以爲祭祀豆實」，與此違者，以其豆實則醢也。鄭注《周禮·醢人》云「作醢及醬者」，^①必

先膊乾其肉，乃後細華之，雜以粱糲及鹽，漬以美酒，塗置甑中，百日則成矣，是乾以爲豆實醢是也。云「臠猶脰也」，爲記者異耳者，《鄉飲酒·記》云「脯五脰」，此云「五臠」，臠與脰不同，非訓之，是記者異名不同，非別有義，故鄭云「臠猶脰也」。云「於人爲縮」者，脯法於人爲縮者，^②《鄉飲酒·記》引《曲禮》云「以脯脩置者，左胸右末」，鄭注《曲禮》云「屈中曰胸，取左手案之，右手擘之便」，故「於人爲縮」，^③橫祭半臠橫上，^④於脯爲橫，於人則爲縱也。俎

由東壁，自西階升。狗既亨，載于東方。

疏「俎由」

至「階升」○注「狗既」至「東方」○釋曰：云「狗既亨，載于

東方」者，上云「亨于堂東北」，今云「俎由東壁」者，亨在東北，實俎曰載，載則於東方，東方則東壁，故云「俎由東壁」也。云「自西階升」者，既由東壁，恐如祭饌由東階升，故記人明之。若祭饌則東階升，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是也，尊神，故由阼階升。賓俎脊、脅、肩、肺。主人俎脊、

脅、臂、肺。肺皆離。皆右體也。進腍。以

骨名肉，貴骨也。賓俎用肩，主人用臂，尊賓也。離猶挫也。腍，膚理也，進理謂前其本。^⑤右體，周所貴也。若有尊者，則俎其餘體也。

疏「賓俎」至「進腍」○注「以骨」

至「體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以骨名肉」者，骨爲本，有名，肉爲末，無名，所食即肉，故「以骨名肉」。必知骨有肉者，《特牲》「乃食舉」，注云「舉言食者，明凡解體皆連肉」，是有肉也。云「賓俎用肩，主人用臂，尊賓也」者，此據前三體而言，以其體有肩、臂、肅，《禮記·祭統》云「周人貴肩」，爲其顯，故賓用肩，尊賓也。云「離猶挫也」者，案《禮記·少儀》云「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」，鄭云「提猶絕也，剉離之絕中央少者」，中央少者即是心也，此將食舉肺也。云「進理謂前其本」者，此與《公食》「同生人食法」，《少牢》「進下」者，是鬼神食法。云「右體，周所貴也」者，對左股所貴。云

①「禮」字原無，按阮校據毛本補。

②「縮者」二字，曹校云當爲「橫」。

③「縮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橫」。

④「橫上」，阮校云浦鏜改作「于上」，曹校云浦改是也。

⑤「前」原作「首」，今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若有尊者，則俎其餘體也」者，前三：①肩、臂、臠，以次用之，賓、主已用肩、臂，有一大夫則用臠，二大夫則取後體用膊，若有三大夫已上則用胛，其脊、脅與賓主同，故下文云「獲者之俎，折脊、脅、肺、臠」，注云「臠若膊、胛、綴，折之以爲大夫之餘體」是也。②凡舉爵，三作而不徒爵。謂獻賓、獻大夫、獻士皆有薦。疏注「謂獻三至

有薦」○釋曰：知此三人者，以其言「三作」，故知唯此三人而已。凡奠者於左，不飲，不欲其妨。疏凡奠者

於左」○釋曰：謂若酬賓奠於右，賓奠之於左。將舉者

於右。便其舉也。疏「將舉者於右」○釋曰：謂若酬

人：人舉，③奠之於薦右，後舉之者也。衆賓之長一

人辭洗，如賓禮。尊之於其黨。疏衆賓至賓禮

○注：尊之於其黨。○釋曰：此獻賓之時，主人唯爲長者

一人洗爵，如經文，恐已後更洗，故記人明之也。若有

諸公，則如賓禮，大夫如介禮。無諸公，則

大夫如賓禮。尊卑之差。諸公，大國之孤也。樂

作，大夫不人。後樂賢也。樂正與立者齒。謂

其飲之次也。尊樂正，同於賓黨。《鄉飲酒·記》曰：「與

立者皆薦以齒。」三笙一和而成聲。三人吹笙，一人

吹和，凡四人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「笙小者謂之和。」疏「三笙」

至「成聲」○注「三人」至「之和」○釋曰：云「《爾雅》曰：

「笙小者謂之和」者，案《爾雅·釋樂》云「大笙謂之巢」，

孫氏注云「巢高大」；又云「小者謂之和」，注云「和，小笙

是也。獻工與笙，取爵于上筐。既獻，奠于

下筐。其笙則獻諸西階上。奠爵于下筐，不復用

也。今文無「與笙」。疏「獻工」至「階上」○注「奠爵」至

「與笙」○釋曰：云「奠爵于下筐，不復用也」者，謂堂上不

復用，無妨堂下更入用之。知者，獻獲及釋獲者皆取而獻

之是也。《大射》：獻服不氏用散，不用爵者，彼君禮，與此

異也。立者東面北上。賓黨。疏立者東面北上

○注「賓黨」○釋曰：此謂一命及不命來觀禮者，與堂下衆

賓齒，東面北上而立。司正既舉觶，而薦諸其位。

①前「下」，曹校云脫「體」字。

②折之以爲「」，曹校云「折之」二字倒，爲「字衍」。

③謂若酬一人二人舉，曹校云「酬」字衍，舉「下脫

「觶」字。

薦於顰南。**疏**「司正」至「其位」○注「薦於顰南」○釋曰：

知「薦於顰南」，不薦於顰北者，以司正顰南北面立，若薦顰北，與顰相隔，非位前，故知顰南位北也。二耦者，

使弟子，司射前戒之。弟子，賓黨之少者也。前

戒，謂先射請戒之。**疏**「耦」至「戒之」○注「弟子」至

「戒之」○釋曰：云「使弟子，司射前戒之」者，謂請射之前戒之，以其經云「耦俟於堂西」，故鄭云「前戒，謂先射請戒之」也。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。便

其事也。**疏**「司射」至「之西」○注「便其事也」○釋曰：此

矢謂「挾一个」者。初，司射適堂西，袒、決、遂，取弓矢于階西，兼挾乘矢，則誘射之弓矢亦在階西矣。若然，誘射訖，適堂西，改取一个挾之，遂適階西取扑，此一个實在堂西。至視筭之時，於西階西釋弓矢去扑，獻釋獲者，^①此亦在西階西，故鄭云「便其事也」。司射既袒、決、遂

而升，司馬階前命張侯，遂命倚旌。著並行也。

古文曰「遂命獲者倚旌」。**疏**「司射」至「倚旌」○注「著

並」至「倚旌」○釋曰：云「著並行」者，謂司射與司馬有不並行事時。案上文將射「適堂西，袒、決、遂」，取弓矢於西

階上，北面告賓曰「弓矢既具，有司請射」。其時司馬即階前，令倚旌。此皆同時，故鄭云「著並行」事，如上經「納射器」及「比耦」以前，司射獨行事，後及司正為司馬與司射並行事，^②故記人記之也。凡侯：天子熊侯，白

質；諸侯麋侯，赤質；大夫布侯，畫以虎、

豹；士布侯，畫以鹿、豕。此所謂獸侯也，燕射則

張之。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，正，而記此者，天子、諸侯

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，而張此侯，由是云焉。白質、赤

質皆謂采其地。其地不采者，白布也。熊、麋、虎、豹、鹿、

豕，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。君畫一，臣畫二，陽

奇陰偶之數也。燕射射熊、虎、豹，不忘上下相犯；射麋、

鹿、豕，志在君臣相養也。其畫之皆毛物之。**疏**「凡侯」

至「鹿豕」○注「此所」至「物之」○釋曰：云「此所謂獸侯

也」者，《周禮》梓人云：「張獸侯以息燕」，注云「息者，休

農息老物也，燕謂勞使臣，若與群臣飲酒而射」是也。云

^①「獻釋獲者」，曹校云此下有脫，據補云「時亦於西階西釋弓矢去撲」。

^②「及」，曹校云當為「乃」。

「燕射則張之」者，《燕禮》：「大射正爲司射，如鄉射之禮」，是諸侯燕用鄉射之禮，故云「燕射則張之」也。天子雖無文，據記天子燕射，記明天子燕射亦用鄉射之法也。^①云「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」正者，案《周禮》：「射人掌賓射，大夫、士同」，正，是賓射正。鄉射無文，知亦采侯正者，《周禮》：「賓射與賓客爲射，此鄉射雖與鄉人習禮，亦如賓主行射禮，又非私相燕勞，故約與賓射同也。」言「采侯」者，《梓人》云：「張五采之侯，則遠國屬」，是賓射之侯，故云「采侯」也。云「而記此者，天子、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」者，以天子自用鄉射之禮，諸侯自用鄉射之禮，大夫、士亦各隨其君用鄉射之禮也。用鄉射之禮，謂張侯道五十步及三耦一與鄉射同。云「張此侯」，則經獸侯是也。云「由是公焉」者，謂由是用鄉射法，故云「獸侯」，於此《鄉》記也。^②云「白質，赤質皆謂采其地」者，案《周禮》：「掌蜃」云：「共白盛之蜃」，則此以蜃灰塗之使白爲地；「赤質者，亦以赤塗之使赤爲地。」云「不采者，白布也」者，謂大夫、士直云「布侯」者也。云「熊、麋、虎、豹、豕，皆正面畫其頭」者，知皆畫首者，以其言「狸首者射不來者之首」，明此獸侯等亦正面畫其頭也。云「象於正鵠之處耳」者，案《梓人》云：「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」，據大射之侯，若賓射之

侯，則三分其侯，^③正居一焉；若燕射之侯，則獸居一焉，故云「象其正鵠之處耳」。云「君畫」，臣畫，陽奇陰偶之數也者，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：「君之南鄉，蒼陽之義也。臣之北面，蒼君也」，是君陽臣陰。又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是一、二陰陽之數，故云「君、臣」，陽奇陰偶之數也。云「燕射射熊、虎、豹，不忘上下相犯」者，三者皆猛獸，不苟相下，若君臣之道，亦獻可者替否者，不苟相從，輒當犯顏而諫，似獸等，故用之。云「射麋、鹿、豕，志在君臣相養也」者，案《內則》云：「麋、鹿、豕皆有軒，並是可食之物，故云「相養也」」。云「其畫之皆毛物之」者，此無正文，但畫五正三正之侯，各以其色，明畫獸侯亦以毛物畫之可知也。^④凡畫者，丹質。賓射之侯，燕射之侯，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，必先以丹采其地，丹淺於赤。**疏**「凡畫者丹質」○注「賓射」至「於赤」○釋曰：云「賓射之侯、燕射之侯」者，此鄉射以采侯正，是賓射之侯也；此獸侯也又

① 「記」，孫校云：「記」字誤。

② 「鄉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鄉」下疑脫「射」字。

③ 「三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參」」。

④ 「明」，阮校云：「陳、閩無」。

是燕射之侯，^①故鄭並言之。云「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」者，鄭解經凡言畫者皆畫雲氣，故以雲氣解之也，蓋象雲色。若賓射之侯，天子九十步侯朱、白、蒼、黃、玄、五正者，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；七十步侯朱、白、蒼、五正者，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；五十步侯朱、綠、二正者，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，以爲飾也。云「必先以丹采其地」者，欲畫此五色、三色雲氣時，必先用丹采此地，乃於其上畫雲氣也。天子侯九十步之內更有七十、五十步侯，畿內諸侯七十步侯內更有五十步侯，畿外諸侯者之九十步侯之內更有七十、五十步侯，^②其畫之采皆如其數也。以侯數非一，尊卑又不同，故云「凡」以廣之，言凡畫雲氣，以丹爲質地者也。云「丹淺於赤」者，案《月令》云「乘朱路，駕赤駟，載赤旂，衣朱衣」，朱與赤互言之，即爲一物；又案《冬官·鍾氏》云「以朱湛丹秫」，四人爲朱，色深而湛，丹秫，故知丹淺於赤。鄭言此者，欲見以丹爲地，丹上得見赤色雲之義，故言此也。射自楹間。物長如筈，其閒容弓，距隨長武。自楹間者，謂射於庠也。楹間，中央東西之節也。物謂射時所立處也，謂之物者，物猶事也，君子所有事也。長如筈者，謂從畫之長短也。筈，矢幹

也，長三尺，與跬相應，射者進退之節也。閒容弓者，上下射相去六尺也。距隨者，物橫畫也，始前足至東頭爲距，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。武，跡也，尺二寸。

疏

「射自」至

「長武」○注「自楹」至「二寸」○釋曰：云「自楹間者，謂射於庠也」，知者，以其言楹間，則是「庠則物當楹」，故知非射於序者也。云「楹間，中央東西節也」者，^③以其楹間南北無限，東楹、西楹相當，故知東西之節也。云「長如筈者，謂從畫之長短也」者，其下有距隨爲橫，此言物長，又是從迹之稱，^④故知南北之長短也。云「筈，矢幹也，長三尺」者，以《矢人職》得知也。^⑤云「與跬相應」者，《禮記·祭義》云「故君子跬步而弗忘孝也」，一舉足謂之跬，再舉足謂之步，步，射者履物不過一跬，故知以三尺爲限也。云「距隨者，物橫畫也，始前足至東頭爲距，後足來合而南

① 也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 「者之」，曹校云此二字衍。

③ 「西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『之』字」。

④ 又是從迹之稱，曹校云：「又」字衍，「迹」當爲「畫」。

⑤ 「筈」至「知也」，孫校云：《矢人》無「筈長」之文，「三尺」亦見注。

面爲隨」者，謂上射、下射並足處皆然。言「長武」，武，跡也，中人之跡尺一寸，謂橫尺一寸也。序則物當棟，

堂則物當楣。是制五架之屋也。正中曰棟，次曰楣，

前曰廡。**疏**「序則至，當楣」○注「是制至，曰廡」○釋

曰：云「是制五架之屋也」者，庠序皆然，但有室無室爲異。

命負侯者由其位。於賤者禮略。**疏**「命負至，其

位」○釋曰：「其位」者，正據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。遙命

者，由負侯者賤，略之故也。對司射比耦，則就其位。經

無司馬命負侯之位，故記之也。凡適堂西，皆出入

于司馬之南。唯賓與大夫降階，遂西取弓

矢。尊者宜逸，由便也。旌，各以其物。旌，總名

也。雜帛爲物，大夫、士之所建也。言各者，鄉射或於庠，

或於謝。**疏**「旌各以其物」○注「旌摠至，於謝」○釋曰：

云「旌，摠名也」者，以《周禮·司常》云「九旗」，對文，通帛

爲旌，雜帛爲物，全羽爲旟，析羽爲旌，各別，今名物爲旌

者，散文通，故云「旌，摠名也」。云「雜帛爲物，大夫、士之

所建也」者，《司常》文。通帛者，通體並是絳帛，周所尚赤

也。雜帛者，中絳緣邊白也，白，殷之正色，故鄭彼注云

「言先王正道佐職也」。云「各者，鄉射或於庠，或於謝」

者，諸侯鄉大夫是大夫詢衆庶，射於庠，射於謝於序，^①是

諸侯州長是上，春秋習射于謝。大夫、士同建物而云「各」

者，雖同建物，初則大夫五仞，士三仞，不同，故云「各」也。

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糒。杠長三仞，以鴻

脰韜上一尋。無物者，謂小國之州長也。其鄉大夫

命，其州長士不命，不命者無物。此翻旌也，翻亦所以進

退衆者。糒，雜也。杠，橦也。七尺曰仞。鴻，鳥之長脰

者也。八尺曰尋。今文「糒」爲「縮」，^②「韜」爲「翻」。^③

疏「無物」至「一尋」○注「無物」至「爲翻」○釋曰：云「無

物者，謂小國之州長也」者，案《典命》「子男之卿再命，大

夫一命，士不命」，大夫一命得建物，士不命則無物，是以

不得與上「各以其物」同，別爲此旌。云「此翻旌也」者，據

下文「士鹿中，翻旌」也。下云「君國中射，則皮樹中，以翻

旌獲」，此不命士與國君同者，士卑不嫌，命士以上尊卑自

①「於序」，阮校云陳、閩無，曹校云二字衍。

②「縮」，孫校云：以後記注例之，疑「縮」當爲「緇」。

③「韜」，阮校云：閩、監作「緇」。

異也。云「翻亦所以進退衆」者，此非直用之於獲。案《喪大記》君葬時執翻居前，詔傾虧，亦所以進退衆人也。云「七尺曰仞」者，無正文，鄭案《書傳》云「雉長三丈，高一丈」，則牆高一丈，《禮記·祭義》云「築宮仞有三尺」，牆高一丈，云「仞有三尺」，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，故知「七尺曰仞」也。王肅則依《小爾雅》「四尺曰仞」，孔君則「八尺曰仞」，所見不同也。云「鴻，鳥之長脰者也」者，脰則項也。云「八尺曰尋」者，亦無正文，《冬官》云車有六等之數，云「受長尋有四尺」，長丈二而云「尋有四尺」，除四尺，則尋長八尺矣。凡挾矢，於二指之間橫之。二指，謂左右手之第二指，此以食指，將指挾之。

疏「凡挾一至，橫之」○注「二指至」挾之○釋曰：云「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指」，知左右手皆挾之者，以云「二指之間橫之」，則知左右手也。云「此以食指，將指挾之」者，以左臂指拓弓，右臂指鉤弦，故知挾矢以第二第三指間。第二指爲食指，

《左傳》云「子公之食指動」是也。第三指爲將指，《左傳》云「吳王闔閭傷於將指」是也。故云「食指，將指之間挾之」。知不在無名指間者，以無名指短，與將指不相應，故知不是也。司射在司馬之北。

疏「司射在司馬之北」

北○釋曰：經不明言，司射與司馬南北相當，故明之也。司馬無事，不執弓。以不主射故也。始射，獲而未釋獲；復，釋獲；復，用樂行之。君子取人以漸。**疏**「始射」至「行之」○釋曰：「始射，獲而未釋獲」，據二耦射時。云「復，釋獲」者，據第一番射時。「復，用樂行之」，據第三番射時。上射於右。於右物射。楅長如筈，博三寸，厚寸有半，龍首，其中虵交，韋當。博，廣也。兩端爲龍首，中央爲蛇身，相交也。虵、龍，君子之類也。交者，象君子取矢於楅上也。直心，背之衣曰當，以丹韋爲之，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，分委於當。

疏「楅長」至「韋當」○注「博廣」至

「於當」○釋曰：云「蛇、龍，君子之類也」者，《易》云「龍戰于野，其血玄黃」，鄭注云「聖人喻龍，君子喻蛇」，是蛇、龍摠爲君子之類也。云「直心，背之衣曰當」者，直通身之言，其楅兩頭爲龍首，於背上通身著當，言當心中央也。知「丹韋爲之」者，周尚赤，上云「凡畫者，丹質」，又《周禮》九旗之帛皆用絳，故知此當亦「以丹韋爲之」。云「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，分委於當」者，若未分時，摠在於

當，今則四四在一邊，不謂分訖乃置於兩當也。楅𩇭，

橫而拳之，^①南面坐而奠之，南北當洗。槩，

亦黑漆也。

疏「楅𩇭」至「當洗」○注「槩亦黑漆也」○釋

曰：云「南面坐而奠之」者，取向弟子持矢北面，故南面奠之。云「南北當洗」者，恐南北不知遠近，故記言，南北當

洗，南北節也。射者有過，則撻之。過謂矢揚中

人。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。今鄉會衆賢，以禮樂勸民，而

射者中人，本意在侯，去傷害之心遠，是以輕之，以扑撻於

中庭而已。《書》曰：「扑作教刑。」

疏「射者」至「撻之」○

注「過謂」至「教刑」○釋曰：云「是以輕之，以扑撻於中庭

而已」，引《書》者，謂《尚書·堯典》之文。彼據教學，故彼

注云「不勤道業則撻之」，引之者，於射時司射撻扑，亦是

教射法，故引證撻犯禮之過者，是以《尚書》亦云「侯以明

之，撻以記之」是也。衆賓不與射者不降。不以無

事亂有事。古文「與」爲「豫」。

疏「衆賓」至「不降」○注

「不以」至「爲豫」○釋曰：鄉射不得與射者，雖誓「僅有存

焉」。^②三賓已上容其有文無武者，許其不射，故記者言

之也。取誘射之矢者，既拾取矢，而后兼誘

射之乘矢而取之。謂反位已禮成，乃更進取之，不

相因也。**疏**「取誘」至「取之」○注「謂反」至「因也」○釋

曰：云「不相因」者，既自拾取已之乘矢，反位東西望訖，上

射乃更向前，^③兼取誘射之矢，禮以變爲敬，故不相因。

賓、主人射，則司射擯升降。卒射即席而反

位，卒事。擯賓、主人升降者，皆尊之也。不使司馬擯

其升降，主於射。

疏「賓主」至「卒事」○注「擯賓」至「於

射」○釋曰：云「不使司馬擯其升降，主於射」者，必以司射

決之者，以司馬本是司正，不主射事，司射主射事，故使司

射也。鹿中：槩，前足跪，鑿背容八筭。釋獲

者奉之，先首。前足跪者，象教擾之獸受負也。**疏**

注「前足」至「負也」○釋曰：服不氏教擾猛獸，猛獸不堪受

負，其有合負物者，教擾則屈前足以受負，若今馳受負則

四足俱屈之類也。大夫降，立于堂西以俟射。尊

①「拳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楊氏、敖氏、毛本俱作「奉」。

②「雖」，曹校云疑當爲「既」。

③「上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下」。

大夫，不使久列於射位。

疏「大夫」至「俟射」○注「尊大」

至「射位」○釋曰：謂主人、^①大夫降時，賓、主先射，大夫則立于堂西，其耦在司馬之西射位，^②大夫且立於堂西，射至乃取其耦共升射。大夫與上射，袒薰禱。^③

不肉袒，殊於耦。耦少退于物。下大夫也，既發則

然。司射釋弓矢，視筭，與獻釋獲者釋弓矢。

唯此一事休武主文，釋弓矢耳，然則擯升降不釋。**疏**司

射「至，弓矢」○注，唯此「至」不釋，○釋曰：此「者經文白具，記之者，以唯此一事釋，欲顯出賓、主升降時不釋，^④

故言之，是以鄭云「然則擯升降不釋」也。禮射不主

皮。主皮之射者，勝者又射，不勝者降。禮

射，謂以禮樂射也，大射、賓射、燕射是矣。不主皮者，貴

其容體比於禮，其節比於樂，不待中爲備也。^⑤言不勝者

降，則不復升射也。主皮者無侯，張獸皮而射之，主於獲

也。《尚書傳》曰：「戰鬪不可不習，故於蒐狩以閑之也。

閑之者，貫之也。貫之者，習之也。凡祭取餘獲陳於

澤，^⑥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。中者雖不中也取，不中者雖

中也不取。何以然？所以貴揖讓之取也，而賤勇力之

取。嚮之取也，^⑦於囿中，勇力之取也。今之取也，於澤

宮，揖讓之取也。」澤，習禮之處，非所於行禮，其射又主中，此主皮之射與？天子大射張皮侯，賓射張五采之侯，

燕射張獸侯。**疏**「禮射」至「者降」○注，禮射「至，獸

侯」○釋曰：云，禮射，謂以禮樂射也「者，射時有禮，兼

作樂，故連樂言之。不言鄉射者，鄉射用采侯，賓射中兼

之，故不言也。云，不主皮者，貴其容體比於禮，其節比於

樂「者，此即九節、七節、五節應於樂節是也。云，言不勝

者降，不復升射也「者，據主皮射者也。禮射，一番不勝，^⑧

①「主人」上，曹校云脫「賓」字。

②「西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南」字。

③「薰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，纏」。阮校據《士冠禮》、《緇裳》注，以「薰」字當爲「熏」。

④「賓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擯」字。

⑤「備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『雋』，按『備』蓋『雋』字之誤。」

⑥「凡祭取」，阮校云：「《要義》：『凡一作，已』，取「上有則」字。」

⑦「嚮」，阮校云：「《釋文》作『鄉』。」

⑧「至」原作「之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⑨「二」原作「三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仍待三番復升射也。^①《尚書傳》者，濟南伏生爲《尚書》作傳。云「已祭取餘獲陳於澤，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」者，此則《周禮·山虞》田訖，虞人植旗於中屬禽焉，每禽擇取三十，餘將向國以祭，謂若《大司馬》云仲春祭社，仲夏享杓，仲秋祀方，仲冬享烝，已祭，^②乃以餘獲陳於澤宮中，卿大夫、士共以主皮之禮射取之。云「雖不中」、「雖中」者，據內田時也。^③云「非所於禮」者云云，^④揖讓取即是行禮，而云「非所於行禮」者，揖讓雖是禮，對大射之等，其體比於禮，其節比於樂，爲「非所行禮」也。云「此主皮之射與」者，《書傳》不言「主皮」，以義約同，故云「與」以疑之也。云「天子大射」已下者，案《梓人》云「張皮侯而棲以鵠，則春以功」，即此鄭云「天子大射張皮侯」一也。《梓人》又云「張五采之侯，遠國屬」，即此鄭云「賓射張五采之侯」也。《梓人》又云「張獸侯以息燕」，即此鄭云「燕射張獸侯」也。鄭言此者，證此是禮射，與主皮異也。若然，天子有澤宮，又有射宮，二處皆行射禮者，澤宮之內有班餘獲射，又有試弓習武之射，若西郊學中射者，行大射之禮，張皮侯者是也；澤宮中射將欲向射宮，先向澤宮中試弓習武之射。^⑤此習武之射無侯，直射甲革楯質，故《司弓矢》職云「王弓、弧弓以授，射甲革楯質」，而注引《圉人職》曰

「射則充楯質」是也。主人亦飲于西階上。就射爵而飲也。已無俊才，不可以辭罰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階上」○

注「就射」至「辭罰」○釋曰：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，受罰爵之時也。云「就射爵而飲也」者，謂西楹西豐上射爵也。

云「已無俊才，不可以辭罰」者，以主人尊，恐不受罰爵，故言此也。獲者之俎，折脊、脅、肺、臠。臠若膊、

胙、鰾之折，以大夫之餘體。**疏**「獲者」至「肺臠」○注「臠

若」至「餘體」○釋曰：上賓、主人已用肩、臂，唯有臠及膊、胙、鰾。若脊、脅骨多，尊卑皆有，自臠已下，各得其，今

鄭具言之，欲見科取其一定。以其若無大夫，獲者得臠，即經所云者，故臠在肺下，欲見無大夫已合得。若大

夫一人，大夫得臠，獲者得膊。若大夫二人，獲者即得胙。

① 「三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後」。

② 「已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凡」。

③ 「內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向」。

④ 「禮者云云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禮」上有「行」字，「云」字不重。《要義》同。曹校云《要義》、諸本是也。「者」字句，「云」屬下讀。

⑤ 「之射」，曹校云此二字衍。

若大夫三人，獲者即得穀。若大夫、公卿更多，則折之不得整體，^①或更取餘體也。故鄭又云「折，以大夫之餘體」也。東方謂之右个。侯以鄉堂爲面也。**疏**「東方謂

之右个」○注「侯以鄉堂爲面也」○釋曰：以其經直云左右个，不辨東西，故記人明之也。釋獲者之俎，折

脊、脅、肺，皆有祭。皆，皆獲者也。祭，祭肺也，以言肺，謂判肺不離，嫌無祭肺。**疏**「釋獲」至「有祭」○注

「皆皆」至「祭肺」○釋曰：云「以言肺，謂判肺不離」者，即經中「脊、脅、肺」是切肺，與祭肺同也。云「嫌無祭肺」者，

此明記人之意，見上已有判肺不離者，即經中「脊、脅、肺」，是判肺與祭肺同，嫌更不別有祭肺，故言皆有祭肺。

言「皆，皆獲者」，欲見釋獲者與主獲者二者皆別有祭肺，故云「皆」也。若然，上肺即舉肺。案《公食大夫》有切肺

與祭肺者，優賓，使賓祭此二者。亦以舉肺爲祭肺者，^②略賤者之義，是以《有司徹》侑俎羊切肺一，侑俎豕亦切肺

也。^③鄭云：豕又祭肺，不啻肺，不備禮，則是略賤之類也。大夫說矢束，坐說之。明不自尊別也。歌

《騶虞》，若《采蘋》，皆五終，射無筭。謂衆賓

繼射者。衆賓無數也，每一耦射，歌五終也。**疏**「歌騶

至「無筭」○注「謂衆」至「終也」○釋曰：上用《騶虞》以化民，下用《采蘋》大夫之樂節亦可。皆五終者，大夫、士皆

五節，一節一終，故云「五終」也。鄭言「衆賓無數」者，謂堂下衆賓繼射者，故無數，若堂上衆賓則三人也。古者

於旅也語。禮成樂備，^①乃可以言語，先王禮樂之道也。疾今人慢於禮樂之盛，言語無節，故追道古也。凡

旅不洗。敬殺。不洗者不祭。不盛。既旅，士不入。後正禮也，^②既旅則將燕矣。士人齒於鄉人。

疏注「士人齒於鄉人」○釋曰：以其士立于下，故齒於鄉人也。大夫後出。下鄉人。不干其賓主之禮。**疏**

①「整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正」。

②「亦以舉肺爲祭肺者」，曹校云：「亦」上脫「此」字，

「舉」當爲「切」，「祭」當爲「舉」。

③「俎豕」原本作「豕俎」，據毛本改。

④「禮成樂備」，阮校云：諸本俱作「禮成樂億」，唯徐本同此。

⑤「後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從」。

「大夫後出」○注「不干其賓主之禮」○釋曰：賓主及衆賓出後乃出，故云「不干其賓主之禮」。主人送于門外，

再拜。拜送大夫，尊之也。主人送賓還，入門揖，大夫乃出，送拜之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拜送」至「拜之」○

釋曰：上文「大夫後出」，是大夫意不干賓主之禮，此經主人意，故鄭云「拜送大夫，尊之也」。知「主人送賓還，入門揖，大夫乃出，送拜之」者，以其上經云「賓出，主人送于門外，再拜」，此記又云「大夫後出，主人送于門外，再拜」，故知「主人送賓還，入門揖，大夫乃出，送再拜之」也。鄉

侯，上个五尋，上个，謂最上幅也。八尺曰尋，上幅用

布四丈。**疏**「鄉侯上个五尋」○注「上个」至「四丈」○釋

曰：以五尋，尋八尺，五八四十，故四丈也。中十尺。

方者也。用布五丈，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，旁削一寸。

《考工記》曰：梓人爲侯，廣與崇方，謂中也。

疏「中十

尺」○注「方者」至「中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方者也」者，謂侯中

正方十尺。云「用布五丈，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，旁削一

寸」者，鄭意此言十尺，用布五幅，幅廣二尺二寸，兩畔各

削一寸爲縫，幅各二尺在，故五幅爲一丈也。漢法幅二尺

二寸，亦古制存焉，故舉以爲況。若然，《周禮》鄭志「純三

只，只八寸，二尺四寸」者，據繒幅也。《士喪禮》云「亡則

以緇，長半幅」，注云「半幅一尺，終幅二尺」，亦謂繒而幅

二尺者。幅有二種，喪禮略，用其狹者，故《周禮》鄭公「凡

爲神之衣物，①必沽而小」是也。引《梓人》者，彼摠據三

侯侯中皆廣與崇方，引之證經十尺是方也。侯道五十

弓，弓二寸以爲侯中。言侯中所取數也。量侯道

以狸步，而云弓者，侯之所取數，宜於射器也。②正二寸，

較中之博也。今文改「弓」爲「肱」也。**疏**「侯道」至「侯

中」○注「言侯」至「肱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言侯中所取數也」

者，謂侯中大小取數于侯道。云「量侯道以狸步」者，《大

射》文，故彼云以狸步張三侯，是用步耳，而云弓者，六

尺爲步，弓之下制六尺，與步相應，「而云弓者，侯之所取

數，宜於射器也」，故此經云「弓」也。云「正二寸者，較中

之博也」者，案《周禮》·弓人云「較解中有變焉」，謂弓附

①「鄭一下，曹校云脫，注」字。

②「於躬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用射」，聶氏、《通解》、楊氏俱作「於射」。

把中側骨之處博二寸，故於此處取數焉。倍中以爲躬。躬，身也，謂中之上下幅也，用布各二丈。

疏 倍中

以爲躬○注「躬身」至「二丈」○釋曰：身謂中，上、中、下各橫接一幅布者，^①故鄭云「中之上下幅，用布各二丈」也。倍躬以爲左右舌。謂上个也。居兩旁謂之个，

左右出謂之舌。

疏 倍躬以爲左右舌○注「謂上」至「之

舌」○釋曰：言「謂上个」者，對下个不得倍躬，故謂上个也。云「兩旁謂之个」，在躬之兩傍則謂之个。云「左右出

謂之舌」，謂躬外兩相各出一丈，若人舒舌，故下云「下舌半上舌」，據出者而言也。下舌半上舌。半者，半其

出於射者也，^②用布三丈。所以半上舌者，侯，人之形類也。上个象臂，下个象足。中人張臂八尺，張足六尺，五

八四十，五六三十，以此爲衰也。凡鄉侯用布十六丈，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。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，

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。

疏 注「半者」至「六丈」○

釋曰：「半者，半其出於躬者也」者，以其言舌，故知半其出者也。云「用布三丈」者，上舌兩相各一丈，今下舌兩相各五尺，通躬二丈，故云「用布三丈也」。云「侯，人之形類也」者，人形上廣下狹故也。云「五八四十」，據上个四丈，

「五六三十」，據下个三丈，以此上下爲衰差也。云「凡鄉侯用布十六丈，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」者，用布十六丈者，中五幅，幅一丈，用布五丈，上下躬各二丈，摠四丈，上个四丈，下个三丈，是摠十六丈也。云「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」者，道七十弓，弓取二寸，二十七十四，侯中丈四尺，七幅，幅有丈四尺，中用布九丈八尺，上下躬各用布二丈八尺，上下摠用布五丈六尺，上个倍躬爲五丈六尺，下舌半上舌，上舌出者兩相各出丈四尺，下舌半之，兩相各出七尺，下舌用布一丈四尺，通躬二丈八尺，摠計用布四丈二尺也，通計用布二十五丈二尺。云「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」者，弓取二寸，九十弓侯中丈八尺，侯中用布九幅，幅別丈八尺，中用布十六丈二尺，倍中以爲躬，上下躬各用布三丈六尺，上下摠七丈二尺，倍躬以爲左右舌，上舌用布亦七丈二尺，下舌亦半上舌，上舌出者丈八尺，下舌半之，則下舌摠用布五丈四尺，以此計之，摠用布三十六丈也。箭籌八十。箭，篠也。籌，筭也。筭八

① 「中下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下中」。
② 「射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躬」。

十者，略以十耦爲正，貴全數，其時衆寡從賓。

疏「箭籌

八十」○注「箭篠」至「從賓」○釋曰：云「箭，篠也」者，謂以箭爲籌。射之耦隨賓多少，今言八十，舉成數，以十耦爲文。但一者數之始，十者數之終，以十耦爲成數也。長

尺，有握，握素。握，本所持處也。素，謂刊之也。刊

本一膚。**疏**「長尺有握握素」○注「握本」至「一膚」○釋

曰：云「長尺」，復云「有握」，則握在一尺之外，則此籌尺四寸矣。云「刊本一膚」者，《公羊傳》僖三十一年云「觸石而

出，膚寸而合，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，唯泰山爾」，何休云「側手爲膚」，又《投壺》云「室中五扶」，注云「鋪四指曰扶，一指案寸」，皆謂布四指，一指一寸，四指則四寸。引

之者，證握膚爲一，謂刊四寸也。楚扑長如筈，刊本

尺。刊其可持處。^①君射，則爲下射。上射退

于物一筈，既發，則荅君而俟。荅，對也。此以

下雜記也。今文「君射則爲下」。君樂作而后就物。

君袒朱襦以射。君尊。小臣以巾執矢以授。

君尊，不措矢，不挾矢，授之稍屬。若飲君，如燕，則

夾爵。謂君在不勝之黨也。賓飲君如燕，賓腰觚于公之

禮。則夾爵，夾爵者，君既卒爵，復自酌。君國中射，

則皮樹中，以翻旌獲，白羽與朱羽糅。國中，

城中也，謂燕射也。皮樹，獸名。以翻旌獲，尚文德也。

今文「皮樹繁豎」，^②「糅」爲「縹」。古文無「以」。**疏**以

翻旌獲○注「國中」至「無以」○釋曰：知城中是燕射者，

以其下有賓射，大射不在國，^③故國中是燕射，以其燕在

寢故也。云「以翻旌獲，尚文德也」者，以其燕主歡心，故

旌從不命之上，亦取尚文德之義。必知取「尚文德」者，以

其以文德者舞文舞、羽舞也，以武德者舞武舞、干舞也，此

既用羽，知取「尚文德」也。於郊，則間中，以旌獲。

於郊，謂大射也。大射於大學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小學在公宮

之左，大學在郊。」問，獸名，如驢，^④角，或曰如驢，歧

蹄。《周書》曰：「北唐以間。」析羽爲旌。**疏**「於郊」至「旌

獲」○注「於郊」至「爲旌」○釋曰：知「於郊，謂大射也」者，

①「可」，阮校云：《通典》作「所」。

②「樹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爲」字。

③「國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聶氏、《要義》有「中」字。

④「如」，阮校云：《通典》作「大於」。

案《大射》云「公入驚」，從外來入，此既言「於郊」，故知大射在郊也。云「大射於大學」者，據諸侯而言也。天子大射在虞庠小學，^①以其天子大學在國中，小學在郊，諸侯不得立大學在國，立大學在郊。故鄭引《王制》：「小學在公宮之左，大學在郊」，是殷法，諸侯用焉，故引爲證。必知諸侯立大學在郊者，見《詩·魯頌》有《泮宮》，《禮記》云「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，必先有事於頤宮」，鄭云「頤宮，郊之學也」，則《詩》「泮宮」，此「郊學」是也。云「間，獸名，如驢，一角，或曰如驢，歧蹄」。《周書》曰：「北唐以間」者，「歧蹄」已上《山海經》文，《周書》見於《國語》也。於竟，則虎中，^②龍旛。於竟，謂與鄰國君射也。畫龍於旛，尚文章也。通帛爲旛。**疏**「於竟則虎中龍旛」○注「於竟」至「爲旛」○釋曰：「與鄰國君射」，則賓射也。以其君有送賓之事，因送則射。云「尚文章也」者，亦若翻旌也。云「通帛爲旛」，《司常》文，鄭注云「凡九旗之帛皆用絳」，則通帛者，正幅爲絳。長尋曰旛，繫旛曰旆，通體皆用絳帛爲之，名旛。大夫兕中，各以其物獲。兕，獸名，似牛，一角。**疏**「大夫」至「物獲」○注「兕獸名似牛一角」○釋曰：下有士，則此專據大夫爲文，而云「各以其

物」者，公、侯、伯大夫再命，子、男之大夫一命，爲卿大夫刃數雖同，^③旒依命數不同，^④故云「各」。又下云「上翻旌以獲」，唯小國之州長不命者，則公、侯之州長一命有旌，亦人物中，則各內兼之矣，故云「各」。「兕，似牛，一角」，案《爾雅》及《山海經》知之。士鹿中，翻旌以獲。謂小國之州長也。用翻爲旌，以獲無物也。古文無「以獲」。唯君有射于國中，其餘否。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。古文「有」作「又」。今文無「其餘否」。**疏**「唯君」至

「餘否」○注「臣不」至「餘否」○釋曰：天子、諸侯皆燕射在國，又天子賓射在朝，亦在國。大夫、士燕射、賓射不在國，大夫又得行大射，雖無郊學，亦不得在國，是以孔子爲鄉射，射於嚳相之圃，是其一隅。^⑤若然，此鄉射亦不在國射，^⑥亦宜在國外，故記人於此見之也。君在，大夫

①「小學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無。

②「中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通典》有「以」字。

③「刃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其」。

④「旒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旒」。

⑤「隅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耦」。

⑥下「射」字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中」。

射則肉袒。不袒薰禡，厭於君也。今文無「射」。

疏

「君在」至「肉袒」○注「不袒」至「於君」○釋曰：上云「大夫與士射，袒纁禡」，今與君射，爲厭與士同，故肉袒也。

儀禮卷第五 經六千六百四十五 注六千九百十五

儀禮疏卷第十三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儀禮疏卷第十四 儀禮卷第六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燕禮第六疏「燕禮第六」○《鄭目錄》云：「諸侯無事，

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，與群臣燕飲以樂之。燕禮於五禮

屬嘉。①大戴第十一，小戴及《別錄》皆第六。」○釋曰：案

上下經注，燕有四等。《目錄》云：「諸侯無事而燕，一也；卿

大夫有王事之勞，二也；卿大夫又有聘而來還與之燕，三

也；四方聘客與之燕，四也。若然，《目錄》云：「卿大夫有勤

勞之功」，聘使之勞兼王事之勞者也。②知臣子親聘，

還與之燕者，《四牡》勞使臣是也。知有王事之勞燕者，

下記云：「若以樂納賓，則賓及庭，奏《肆夏》」，鄭注云：「卿大

夫有王事之勞，則奏此樂焉」是也。知君臣無事有燕者，

案《魯頌》云：「夙夜在公，在公明明。振振鸞鷟，鸞鷟下。鼓

咽咽，醉言舞。于胥樂兮」，鄭箋云：「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

明德而已。絮白之上群集於君之朝，君以禮樂與之飲酒，燕樂以盡其歡」，是其無事而燕也。又知，賓及庭，奏《肆夏》是已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者，案《郊特牲》云：「賓入大門而奏《肆夏》」，鄭注云：「賓，朝聘者」，是異國聘賓入大門奏《肆夏》，故知記云「賓及庭，奏《肆夏》」者是已之臣子也。又知異國聘賓有燕者，《聘禮》所云「燕與時賜」者是也。

儀禮 鄭氏注

燕禮。小臣戒與者。小臣相君燕飲之法。

與者，謂留群臣也。君以燕禮勞使臣，若臣有功，故與群臣樂之。小臣則警戒告語焉。飲酒以合會為歡也。

疏

「燕禮小臣戒與者」○釋曰：自此已下盡「射人告具」，論告戒群臣及陳饌之事。必使小臣戒與者，以其燕為聘使者為主，兼與舊在者歡樂之，故今戒可與之人，使依期而至。

○注「小臣至」歡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小臣相君燕飲之法」者，案《周禮·大僕職》云：「王燕飲則相其法」，又案《小臣職》

①「嘉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『禮』字。」

②「兼」，曹校云當在「聘」上。

云「凡大事佐大僕」，則王燕飲，大僕相，小臣佐之。此諸侯禮，降於天子，故宜使小臣相。是以下云，小臣師一人，在東堂下」，注云：「師，長也。小臣之長一人，猶天子大僕，正君之服位者也。」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。云「與者，謂留群臣也」者，謂群臣留在國不行者也。云「君以燕禮勞使臣，若臣有功」者，此即《目錄》「卿大夫有勤勞之功」，「勞使臣」即《四牡》「勞使臣」也。若臣有功，即「王事之勞」也。故鄭摠云「卿大夫勤勞之功」。若然，鄭不言與群臣無事燕者，以其經云「戒與者」，功勞之外與及之，為有事之臣燕，不得云無事燕者，故不言之。案《大射》云「君有命成射者，以其大射辨尊卑，故云「君有命」，明政教由尊者出。燕禮主歡心，不辨尊卑，故不言，君有命」。**膳宰具官饌于寢東。**膳宰，天子曰膳夫，掌君飲食膳羞者也。具官饌，具其官之所饌，謂酒也、牲也、脯醢也。寢，露寢。^①**疏**，膳宰「至「寢東」」○注「膳宰」至「路寢」○釋曰：以其燕在寢，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，擬燕時設之。云「膳宰，天子曰膳夫，掌君飲食膳羞者也」者，以其天子有宰夫，兼有膳夫，掌君飲食，諸侯亦有宰夫，復有膳宰，掌君飲食，與天子膳夫同，故引天子膳夫並之。

云「具官饌，具官之所饌」者，謂卿大夫士之饌摠饌之。《大射》亦用燕禮，直云「官饌」，不言「膳宰」，與此同，不言者，文不具。云「謂酒也、牲也、脯醢也」，知者，案下所設亦有此三者，牲即「其牲狗也」。云「寢，路寢」者，以其饗在廟，服朝服，下記云「燕，朝服於寢」，^②正處在路寢，不在燕寢可知，故云「路寢」也。案《公食大夫》云「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」，不使膳宰者，彼食異國之大夫，敬之，故使宰夫具饌，此燕已臣子，故使膳宰卑者具饌。必知膳宰卑於宰夫者，案天子宰夫下大夫，膳夫上士，天子膳夫卑於宰夫，則知諸侯膳宰亦卑於宰夫者也。**樂人縣。**縣鍾聲也。國君無故不徹縣，言縣者，為燕新之。**疏**，樂人縣「○注「縣鍾」至「新之」」○釋曰：案《大射》「樂人宿縣」在射前一日，又具辨樂縣之位者，以其大射在學宮，學宮不常縣樂，射乃設之，故射前一日縣之，又辨樂縣之位。此燕在路寢，有常縣之樂，今言「樂人縣」者，為燕新之而已，故不在燕前一日，又不辨樂縣之處。又直云「樂人」，未知

① 「露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路」。據下疏文當是。」

② 「於寢」，阮校引朱子云：「於寢」下疑脫「既朝服則宜於」六字。

樂人意是何官。①案《周禮·春官·大司樂》云「凡樂事宿縣」，又案《樂師》云「凡樂成則告備」，是天子有大司樂，并有樂師之官。案《序官》「樂師：下大夫四人，上士八人，下士十有六人」，以此知天子有大司樂、樂師。諸侯無大司樂，直有大樂正、小樂正，以其諸侯兼官，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。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，大樂正當上士，小樂正當下士爲之。故鄭下注云「樂正，于天子樂師也」。《大射》注亦云「小樂正，於天子樂師」。若然，縣樂之法，案《周禮·眡瞭職》云「掌大師之縣」，鄭注云「大師當縣則爲之」。案下「僕人相大師」，則諸侯無眡瞭，則使僕人縣樂，大師以聲展之，樂師又監之。云「縣鍾磬也」者，案《小胥》「天子宫縣，諸侯軒縣」，面皆鍾、磬、鐃各一虞；「大夫判縣，士特縣」，不得有鐃，故云「鍾磬」。案下唯有磬而無鍾，而云「鍾磬」者，鄭汎解樂縣法，故兼言鍾，其實諸侯之士特縣磬而已。云「國君無故不徹縣」者，案《曲禮》「唯有大夫無故不徹縣，士無故不去琴瑟」，不言國君，但大夫無故不徹縣，則國君無故亦不徹縣可知，鄭以燕禮爲國君法，故以義約之也。②云「言縣者，爲燕新之」者，更整理樂縣之法，爲新之也。設洗、篚于阼階東南，當東

雷，壘水在東，篚在洗西，南肆。設膳篚在其北，西面。設此不言其官，賤也。當東雷者，人君爲殿屋也，亦南北以堂深。肆，陳也。膳篚者，君象觚所饌也。亦南陳，言西面，尊之，異其文。

疏「設洗」至「西面」

○注「設此」至「其文」○釋曰：云「設此不言其官，賤也」者，決膳宰具官饌、樂人縣、司宮設尊皆言其官，獨此不言官，故知賤也。案《少牢》「司宮設壘水」，大夫兼官，此國君禮，或可別人爲之，但無文，故鄭不細辨。云「當東雷者，人君爲殿屋也」者，漢時殿屋四向流水，故舉漢以況周。言東雷，明亦有西雷，對大夫、士言東榮兩下屋故也。云「亦南北以堂深」者，亦《士冠禮》、《鄉飲酒》等也。云「膳篚者，君象觚所饌也」者，案下文「洗象觚，升，實之，東北面獻于公」是也，但君尊，不可與臣同篚，故別釋之也。③云「亦南陳」者，亦臣之南肆者也。④「言西面，尊之，異其文」者，欲見膳篚西面，南肆者亦西面，此不可言

①「意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竟」。」

②「釋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設」。

③「釋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設」。

④「臣」，阮本作「陳」。

「南肆」而言「西面」，^①是尊君之篚，故異其文也。司宮

尊于東楹之西，兩方壺，左玄酒，南上。公

尊瓦大兩，有豐，冪用綌若錫，在尊南，南

上。尊士旅食于門西，兩鬯壺。司宮，天子曰小

宰，聽酒人之成要者也。尊方壺，為卿大夫、士也，臣道直

方。於東楹之西，予君專此酒也。《玉藻》曰「唯君面尊」，

玄酒在南，順君之面也。瓦大，有虞氏之尊也。《禮器》

曰：「君尊瓦甒。」甒形似豆，卑而大。冪用綌若錫，冬夏異

也。在尊南，在方壺之南也。尊士旅食者用鬯壺，變於卿

大夫也。旅，衆也。士衆食，謂未得正祿，所謂庶人在

官「者也」。今文「錫」為「綌」。

疏「司宮」至「鬯壺」○注

「司宮」至「為綌」○釋曰：云「司宮，天子曰小宰，聽酒人之

成要者也」者，案《天官·小宰》職「掌建邦之官刑，以治王

宮之政令」，是小宰掌宮事，此諸侯無小宰，有司宮，明司

宮亦當掌宮刑，治宮之政令可知，是司宮掌宮事，與小宰

同。又案《酒正》云「酒正之出，日入其成，月入其要，小宰

聽之」，此司宮亦設酒尊，當掌酒事，與小宰同。是以知此

諸侯司宮當天子小宰者也。若然，案《酒正》云：「酒正之

出，日入其成，月入其要，小宰聽之。」案彼文則是小宰聽

酒正之成要，此注云「聽酒人成要者」，案彼注云「出謂授

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。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，酒正

月盡言於小宰」。云「日言其計於酒正」者，是酒人也。

「酒正月盡摠言於小宰」，則是小宰所聽者，並是酒人所

言，故鄭之此注據酒人而言也。云「尊方壺，為卿大夫、士

也」者，以其燕摠有卿大夫、士，又別有公尊瓦大兩，故知

方尊為此人也。云「於東楹之西，予君專此酒也」者，此決

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皆於房戶之間，賓主共之，此於東楹之

西，向君設之，人君尊，專大惠，故云「予君專此酒也」。引

《玉藻》者，欲見尊面向君，順君面，非賓主共之意。案《少

儀》云「尊甒者面其鼻」，鄭注云「鼻在面中，言鄉人也」，鄉

人者，據此燕禮尊面向君而言。《少儀》又云「尊者以酌者

之左為上尊」，《鄉飲酒》云「尊兩壺于房戶之間，玄酒在

西」，又《鄉射》云「尊於賓席之東，兩壺斯禁，左玄酒」，鄭

注云「設尊者北面，西曰左」，此等皆據酌者北面而言，玄

酒在左，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，^②即南面，以右為尊。

①「可」，阮校云毛本無，曹校云當為「同」。

②「設尊之人及」，曹校云此五字當在上句「此等皆據」四字下。

此《燕禮》尊面向君，據君面以左爲尊，玄酒在南。若據酌者，不得背君而西面，當尊西東面，則酌者之右爲上尊，是以下文勝爵于公者，交於東楹北也。云「瓦大，有虞氏之尊也」者，《明堂位》文。引《禮器》「君尊瓦甒」，《大射》亦云「膳尊兩甒」，不引《大射》而引《禮器》者，鄭欲同此二者之文皆是一物故也。云「豐形似豆卑而大」者，據漢法而知，但豆徑尺，柄亦長尺，此承尊之物，不可同於常豆，故知「卑而大」，取其安穩也。云「冪夏綌冬錫，冬夏異也」者，夏宜用綌，冬宜用錫，葛之粗者曰綌。按《喪服傳》云「錫者何也？麻之有錫者也。錫者十五升，抽其半，無事其縷，有事其布，曰錫」，鄭注云「治其布使之滑易」是也。云「在尊南，在方壺之南也」者，其冪本爲瓦大設，今未用，陳在方壺之南者，不可在方壺、瓦大之間相雜故也。瓦大不言玄酒者，以其言「瓦大兩」，又言「南上」，有玄酒在南可知。凡無玄酒者，直陳之而已，不言上下，是以此「尊上旅食」直云「兩闔壺」，《大射》亦云「兩闔壺」，《特性》「尊兩闔壺於阼階西方，亦如之」，皆是無玄酒不言上下也。又凡用禮者無玄酒，《上冠禮》「禮子」，《昏禮》「禮婦」，《聘禮》「禮賓」，禮皆無玄酒，質故也。《昏禮》「房外之尊」，無玄酒，鄭云「賤云，略之」。此及《大射》「尊上旅食」，無玄酒，鄭云「賤

也」。《特性》、《少牢》「陽厭納一尊」，無玄酒，鄭注云「禮殺也」。《士喪》、《既夕》、《士虞》皆有酒醴無玄酒者，以凶變於吉故也。《特性》「東西階兩壺」，無玄酒者，注云「優之」。云「士衆食謂未得正祿」者，以其士大夫已上得正祿，《王制》云「下士九人祿，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下大夫倍上士，卿四大夫祿」，皆正祿，此則未得正祿。云「所謂庶人在官者也」者，所謂《王制》文。故《王制》云「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爲差」，謂府、史、胥、徒，謂府八人祿，史七人祿，胥六人，①徒五人，皆非正祿，號爲「士旅食」者也。司宮筵賓于戶西，東上，無加席也。筵，席也。席用蒲筵，緇布純。無加席，燕私禮，臣屈也。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。

疏

「司宮」至「席也」○注「筵席」至

「筵也」○釋曰：云「筵，席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序官》「司几筵」，鄭注云「鋪陳曰筵，藉之曰席，然其言之，②筵，席通」。若然，鋪陳曰筵者，先鋪一席在地者，「藉之曰席」，據重已上相承藉者。筵席也，故鄭云「筵，席通」。

①「人」下，阮校云：「韋氏有「祿」字，下同。」

②「其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具」。」

「云：『席用蒲筵，緇布純』者，案《公食大夫·記》云：『蒲筵常，緇布純，加萑席尋，玄帛純』，彼有加席，故有萑在上，此無加席，故言『席用蒲』。云：『無加席，燕私禮臣屈也』者，對《公食大夫禮》異國之賓有加席，禮得申。云：『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』者，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，諸侯兼官，使司宮設尊并設席。射人告具。告事具於君。射人主此禮，以其或射也。

疏「射人告具」○注「告事」至「射也」○釋曰：云

「射人主此禮，以其或射也」者，案《公食大夫禮》「贊者負東房，告具」，以其無射，故使贊者。此乃「射人告具」，與《大射》同。案下文「若射，則不獻庶子」，言「若」者，或射或不，故此鄭注云「以其或射」，言「或」亦是不定之義。^①案《大射》「告具」之上有「羹定」，此不言「羹定」者，文不具也。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，西鄉，設加席。公升即位于席，西鄉。《周禮》：「諸侯昨席，^②筵紛純，加纁席畫純。」後設公席者，凡禮，卑者先即事，尊者後也。

疏「小臣」至「西鄉」○注「周禮」至「後也」○釋曰：

自此下盡「諸公卿者」，論君臣位次及命羞者之事。注引《周禮》者，《司几筵》之文也。彼諸侯祭祀神席及受酢之席，此乃燕飲之席，引之者，欲見燕飲與受酢席同。若饗

諸侯來朝，則《郊特牲》云：「大饗，君三重席而酢焉」是也。燕他國之臣，即《郊特牲》云：「獻之介，君專席而酢焉，此降尊以就卑也」，故君單席受酢也。云「後設公席者，凡禮，卑者先即事，尊者後也」者，此燕私禮，故賤者先即事，《大射》辨尊卑，故先設公席，後設賓席也。小臣納卿

大夫。卿大夫皆入門右，北面，東上。士立于西方，東面，北上。祝史立于門東，北面，東上。小臣師一人，在東堂下，南面。士旅食者立于門西，東上。納者，以公命引而入也，自士以下從而入即位耳。師，長也。小臣之長一人，猶天子大僕，正君之服位者也。凡入門而右由闕東，左則由闕西。**疏**「小臣」至「東上」○注「納者」至「闕西」○釋曰：云「卿大夫皆入門右，北面，東上」者，此是擬君揖位，故下經君始爾之就庭位。^③云「士立于西方，東面，北上」者，此是士之定位。士賤，故不待君揖，入門即就定位。云「祝

①「亦」上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以」字。

②「昨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酢」。阮本作「胙」。

③「始爾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爾之始」。

史立於門東，北面，東上」者，案《大射》：「大史在豸侯之東北，北面」，不言「祝」，此言「祝史」，不言「大史」者，《大射》及下文云「大史俟於所設中之西」，^①東面以聽政」，嫌其位初在此，不在豸侯之東北，故著大史以明之。其餘祝史彼不言者，以其《大射》先行燕禮，此《燕禮》有祝史，故於彼不言，省文也。云「納者，以公命引而人也」者，雖無正文，進止由君，故知「以公命」者也。云「自士已下從而人即位耳」者，對大夫以上小臣引之就門東揖位，未就庭位，自士已下不須引，從大夫而入，徑即庭位。云「師，長也。小臣之長」人，猶天子大僕，正君之服位者也」者，案《夏官·大僕》職云「掌正王之服位，出入王之大命」，彼下文有小臣之官上士四人，其職云「掌王之小命，詔相王之小法儀」，諸侯兼官，無大僕，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，正君之服位。但諸侯小臣之官有上下，是以《大射》云「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，南面，西上」，又云「小臣正贊袒」，若然，諸侯小臣正次有小臣師，《大射禮》小臣正相君，小臣師佐之，常在君左右，不在堂下之位，故唯云「小臣師從者在堂下，南面」。此燕輕，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，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，此言小臣師即大僕，小臣正，一也，故鄭以為當天子大僕。云「凡人門而右由闕東，左則由闕西」

者，鄭云「凡人門」者，廣解賓、主人入門之義。案《曲禮》云「大夫，士出人君門由闕右」，又《玉藻》云「公事自闕西，私事自闕東」。言私事即「大夫，士出人君門」，一也，又與此經卿大夫，士入君門亦由闕右同。「公事自闕西」者，即《聘禮》聘賓「人由闕西」是也。若然，此注云「入門而右由闕東」者，是臣朝君之法也，左即由闕西者，是聘賓入門之法。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，南鄉。爾卿，卿西面，北上，爾大夫，大夫皆少進。爾，近也，移也。揖而移之，近之也。大夫猶北面，少前。

疏「公降」

至，少進。○注「爾近」至「少前」。○釋曰：《曲禮》云：「揖人必違其位。」是以公將揖卿大夫，降立於阼階之東南，南面揖之。變揖言「爾」者，爾訓近也，移也，卿大夫得揖，移近中庭也，是以鄭云「揖而移之，近之也」。云「大夫猶北面，少前」者，卿五大夫初入門右，同北面，卿得揖東相西面，五大夫得揖中庭，少進，北面不改，故云「大夫猶北面，少前」。射人請賓。命當由君出也。

疏「射人請賓」

○注「命當由君出也」。○釋曰：案《大射》云「大射正擯，擯

①「及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者請賓」，此直云「射人請賓」，不云爲擯者，但射人有大小，大者爲大射正，其次爲射正，^①又其次爲司正，悉監射事，見於《大射禮》。大辨尊卑，^②故云大射正爲擯。此燕禮或因燕而射，^③以其禮輕，或大射正爲擯，或小射正爲擯，此二者皆是射人，故直云「射人請賓」，不定尊卑也。既當請君，不辨射人面位者，以其君南面，射人北面可知，故不言。公曰：「命某爲賓。」某，大夫也。

疏，公

曰命某爲賓。○注，某大夫也。○釋曰：知大夫非卿者，以其賓主相對，宰夫爲主人，^④是大夫，明賓亦是大夫。^⑤

《燕義》云：「不以公卿爲賓，而以大夫爲賓，爲疑也。」故知是大夫。射人命賓，賓少進，禮辭。命賓者，東

面，南顧。禮辭，辭不敏也。

疏「射人」至「禮辭」○注，命

賓「至，敏也」。○釋曰：鄭知「命賓者，東面，南顧」者，《少儀》云「詔辭自右」，明知在君之右，東面者向君，南顧者向賓便也。知「禮辭，辭不敏」者，取《孝經》曾子云「參不敏」爲義。反命。射人以賓之辭告於君。又命之，賓

再拜稽首，許諾。又，復。射人反命。告賓許。

賓出，立于門外，東面。當更以賓禮人。

疏，賓

出「至」東面。○注「當更以賓禮人」○釋曰：前卿大夫從臣

禮，相從而入，故出更以賓禮人，是以下經「賓入及庭，公降一等揖之」。公揖卿大夫，乃升就席。揖之，人

之也。**疏**「公揖」至「就席」○注「揖之人之也」○釋曰：言

「人之」者，公將及升堂，故以人意相存偶，是以揖之乃升。小臣自阼階下，北面，請執冪者與羞膳者。

執冪者，執瓦大之冪也。方、圓壺無冪。羞膳，羞於公，謂庶羞。**疏**「小臣」至「膳者」○注「執冪」至「庶羞」○釋曰：

云「執冪者，執瓦大之冪也。方、圓壺無冪」，鄭知者，以其上文「冪用綌」文承，瓦大之下，方、圓壺不言冪，故知義然。云「羞於公謂庶羞」者，知羞於公者，以其言「羞膳」據君而言，又與「執冪者」連文，冪據君，明羞膳據公可知。又知是「庶羞」者，以其脯醢稱薦，明羞是庶羞。乃命執冪者。執冪者升自西階，立於尊南，北面，

①「爲」下，阮校云毛本有「小」字，曹校云毛本是。

②「大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射」字。

③「或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以」。

④「宰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既以」二字。

⑤「亦是大夫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亦當用大夫也」。

東上。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。東上，玄酒之冪爲上也。羞膳者從而東，由堂東升自北階，房中西面，南上。不言之者，不升堂，略之也。

疏，乃命「至」東上。○注「以

公」至，略之也」^①○釋曰：鄭知「西階前命之」者，案下記云「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」，士位在西方東面，故知西階前以君命命之。云「東上，玄酒之冪爲上也」者，以其唯瓦大兩有冪，玄酒尊於正酒，經云「東上」，故知玄酒之冪爲上。羞膳者「以下盡」略之，鄭知義然者，以經直云「執冪者升自西階」，羞膳者無升文，又且東面階，西面階婦人之階非男子之所升，^②則羞者升自北階。知「由堂東」者，以羞在房，又《大射》云「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」。^③知「房中西面，南上」者，約《士冠禮》「脯醢在房中服北」，贊者盥于洗西，升，立于房中，西面，南上，下注云「近其事也」。言「略之」者，解不由前堂升。執冪與羞膳臨時請者，以其諸侯兼官，有常職先定，亦有臨時命之者，是以經與記直云士，不言其官。不請羞賓者，下記約與君同，亦用士也。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。小臣不請而使膳宰，於卑者彌略也。禮以異爲敬。

疏，膳宰「至」卿者。○

注「小臣」至，爲敬。○釋曰：言「彌略」者，上請賓使射人，

請執冪使小臣，已是其略，今羞諸公卿乃使膳宰，膳宰卑於小臣，故云「彌略」也。知膳宰卑於士者，《周禮》膳夫是上士，此諸侯膳宰明非上士，且禮之大例，薦羞者尊於設俎者，公士爲薦羞，膳宰設俎，故知膳宰卑也。射人納賓。射人爲擯者也。今文曰「擯者」。

疏，射人納賓。○

注「射人」至「擯者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賓以虛爵降」，論賓升堂，主人獻賓之事。案《大射》大射正擯，此云射人爲擯，與上「射人請賓」義同，還是小射正也。賓人及庭，公降一等揖之。及，至也。至庭，謂既入而左北面時。

疏「賓人」至「揖之」○注「及至」至「面時」○釋曰：鄭知

「至庭，謂既入而左北面時」者，以其云「賓人及庭」，「賓人」謂入門時，「及庭」謂賓入門而出堂塗北面，是其當公降揖之節，故知北面時也。公升就席。以其將與主人爲禮，不參之也。

疏「公升就席」○注「以其」至「之也」○

釋曰：鄭知，將與主人爲禮，不參之」者，下記云「賓升」，

①「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②「且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是」。

③「云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無。

「主人亦升」，是其賓與主人爲禮，不得相參之也。賓升自西階。主人亦升自西階，賓右北面至再拜。賓荅再拜。主人，宰夫也。宰夫，大宰之屬，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，其位在洗北，西面。君於其臣，雖爲賓，不親獻，以其尊，莫敢伉禮也。至再拜者，拜賓來至也。天子膳夫爲獻主。

疏「賓升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主人」至「獻主」○釋曰：知主人是宰夫者，案《禮記·燕義》云「使宰夫爲獻主」是也。云「宰夫，大宰之屬」者，案《天官》云「大宰卿一人，小宰中大夫二人，宰夫下大夫四人」，宰夫屬大宰，故云「大宰之屬」。云「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」者，案《宰夫職》云「凡朝覲會同賓客，掌其牢禮、委積、膳獻、飲食」，引之者，證宰夫爲主人之義。云「其位在洗北，西面」者，案下文「獻大夫」下，「胥薦主人于洗北，西面」是也。云「君於其臣，雖爲賓，不親獻，以其尊，莫敢伉禮也」者，此略取《燕義》文：「設賓主，飲酒之禮。使宰夫爲獻主，臣莫敢與君伉禮也。不以公卿爲賓，而以大夫爲賓，爲疑，明嫌之義也。」是君不親爲主人之事也。云「天子膳夫爲獻主」者，案《膳夫職》云「王燕飲酒，則爲獻主」是也。案《燕義》注云：「天子使膳宰爲主人。」則是膳宰、膳夫，

人也。上文注云「膳宰，天子曰膳夫」者，欲見天子、諸侯之臣名異，其實同也。主人降洗，洗南，西北面。賓將從降，鄉之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此宰夫代君爲獻主，升降不由阼階，與賓同由西階升降，故降自西階。當洗南北面，今「西北面」者，鄭云「賓將從降，鄉之」，當辭賓降故也。案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「主人降洗爵，在階下辭賓降者，彼賓主異階，故在階下，不在洗南也。賓降

階西，東面。主人辭降，賓對。對，荅。主人北面盥，坐取觚洗。賓少進，辭洗。主人坐奠觚于筐，興，對。賓反位。賓少進者，又辭，宜違其位也。獻不以爵，辟正主也。古文「觚」皆爲「觶」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反位」○注「賓少」至「爲觶」○釋曰：「賓少進者，又辭，宜違其位也」者，言「又辭」，對前「主人辭降」，今又賓「辭洗」。言「少進」者，前賓降，賓在階下，《曲禮》云「揖人必違其位」，以其賓又「辭洗」，宜違本位也。云「獻不以爵，避正主也」者，此宰夫爲主人，非正主，故用觚，對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是正主，皆用爵。主人卒洗，賓揖乃升。賓每先升，尊也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乃升」○

注「賓每先升尊也」○釋曰：「每先升」者，前賓初升時，先云「賓升自西階」，後云「主人亦升自西階」，此「賓揖乃升」，下云「主人升」，故云「賓每先升」。賓先升者，尊賓故也。主人升，賓拜洗。主人賓右奠觚，荅拜，降盥。主人復盥，為拜手盥也。疏「主人」至「降盥」

○注，主人「至」塵也。○釋曰：言「復盥」者，前盥為洗爵，此盥為汙手。賓降，主人辭，賓對。卒盥，賓

揖，升。主人升，坐取觚。取觚，將就瓦大酌膳。

執冪者舉冪，主人酌膳，執冪者反冪。君物曰

膳，膳之言善也。酌君尊者，尊賓也。

疏注「君物」至「賓

也」○釋曰：言「君物曰膳，膳之言善也」者，言「君物」，摠

衆物之名，上云「設膳筐」，「設膳尊」，膳之言善，所以別於

臣子之尊，筐也。云「酌君尊者，尊賓也」者，大夫為賓，賓

亦臣子，而酌膳尊，尊賓故也。必尊之者，立賓以對君故

也。主人筵前獻賓。賓西階上拜，筵前受

爵，反位。主人賓右拜送爵。賓既拜，前受觚，

退復位。膳宰薦脯醢。賓升筵。膳宰設折

俎。折俎，牲體骨也。《鄉飲酒·記》曰：「賓俎：脊、脅、

肩、肺。」疏「膳宰」至「折俎」○注「折俎」至「肩、肺」○釋

曰：引《鄉飲酒·記》者，《燕禮》不言賓之牲體之數，此燕

禮既與鄉飲酒同用狗，則與此賓之牲體數同，故引以為

證也。賓坐，左執爵，右祭脯醢，奠爵于薦

右，興，取肺，坐，絕祭，啐之，興，加于俎，坐

挽手，執爵，遂祭酒，興，席末坐，啐酒，降

席，坐奠爵，拜，告旨，執爵，興。主人荅拜。

降席，席西也。旨，美也。

疏「賓坐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降

席」至「美也」○釋曰：云「降席，坐奠爵，拜」，鄭云「降席，

席西」，不言面，案前體例，降席席西拜者皆南面，拜訖則

告旨。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遂

拜。主人荅拜。

遂拜，拜既爵也。

疏「賓西」至「荅

拜」○注「遂拜拜既爵也」○釋曰：經云「坐卒爵」，又云

「興，坐奠爵，遂拜」，「遂拜」之文隔，坐奠「辭」嫌遂拜不為

拜既爵，故鄭明之云「遂拜，拜既爵也」。賓以虛爵

降。將酢主人。

疏「賓以虛爵降」○注「將酢主人」○釋

①「與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於」。

曰：自此已下盡「序內，東面」，論賓酢主人之事。鄭知「將酢主人」者，下經論酢主人之事，故知也。主人降。賓洗南坐奠觚，少進，辭降。主人東面對。上既言爵矣，復言觚者，嫌易之也。《大射禮》曰：「主人西階西，東面，少進，對。」今文從此以下「觚」皆爲「爵」。

疏

「主人」至「面對」○注「上既」至「爲爵」○釋曰：云「上既言爵矣，復言觚者，嫌易之也」者，上文主人洗觚獻賓，云「賓以虛爵降」，此經又云「坐奠觚」，中間言「爵」者，欲見對文。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散文即通，觚亦稱爵。以此言之，此觚即前爵，周公作經嫌易之，故復言觚也。引《大射禮》者，此經直有「主人降」，又云「主人東面對」，不辨主人立處，又無「少進」之文，大射先行燕禮，與此同，故引以爲證。賓坐取觚，奠于筐下，盥洗。筐下，筐南。主人辭洗。謙也。今文無「洗」。賓坐奠觚于筐，興，對。卒洗，及階揖，升。主人升，拜洗，如賓禮。賓降盥，主人降，賓辭降。卒盥，揖，升，酌膳，執帛如初。以酢主人于西階上。主人北面拜受爵。賓主人之左拜送

爵。賓既南面授爵，乃之左。

疏

「賓坐」至「送爵」○注

「賓既」至「之左」○釋曰：鄭云「賓既南面授爵，乃之左」，

鄭知「南面授爵」與主人者，以經言「主人北面拜受爵」，明賓於東楹之西，東面酌膳訖，向西階南面授主人可知。授爵訖，乃之主人之左，北面拜送爵，故鄭云「南面授爵，乃之左」也。主人坐祭，不啐酒，辟正主也。未薦者，

臣也。

疏

「主人坐祭不啐酒」○注「辟正」至「臣也」○釋

曰：案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皆是正主，經直云「祭如賓禮」，亦不見有啐酒之事，未知正主有啐不。此云「不啐，辟正主」者，案文可知。以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啐酒、告旨並不爲者，經云「不啐酒」、「不告旨」，並言「不」，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直云「不告旨」，不言「不啐酒」，明主人啐矣。《有司徹》饋尸之禮，尸酢主人，云「席末坐啐酒」，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尸酢主人，主人皆有啐酒，是其雖不告旨，唯有啐酒之事。①云「未薦者，臣也」者，對賓禮獻訖則薦脯醢，此主人是臣，故獻訖不薦，至「獻大夫」下，胥薦主人于洗北「是也」。不拜酒，不告旨。主人之義。

疏

「不拜酒不告旨」○注「主

①「唯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亦」。

人之義」○釋曰：拜酒主人爲告旨，^①但告旨者，賓拜訖，主人告酒美。^②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正主人不拜酒，不告旨。主人無自告美，故此主人代君爲主，不得直云主人，故云「主人之義」。遂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拜。執爵興。賓荅拜。主人不崇酒，以虛爵降，奠于筐。崇，充也，不以酒惡謝賓，甘美君物也。賓降，立于西階西。既受獻矣，不敢安盛。射人升賓。賓升，立于序內，東面。東西牆謂之序。《大射禮》曰：「擯者以命升賓。」疏，射人「至，東面」○注，東西「至」升賓○釋曰：「東西牆謂之序」者，《爾雅》文。引《大射禮》者，證此經云「射人升賓」之時，亦得君命。主人盥，洗象觚，升，實之，東北面獻于公。象觚，觚有象骨飾也。取象觚者東面。疏，主人「至，于公」○注「象觚」至「東面」○釋曰：自此下盡，奠于膳筐，論主人獻公之事。云「取象觚者東面」者，以膳筐南有臣之筐，不得北面取，又不得南面背君取，從西階來，不得筐東西面取，以是知，取象觚者東面也。公拜受爵。主人降自西階，阼階下北面拜送爵。士薦脯醢，膳宰

設折俎，升自西階。薦，進也。《大射禮》曰：「宰胥薦脯醢，由左房。」疏「公拜」至「西階」○注，薦進「至」左房○釋曰：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，尊公故也。是以下舉旅行酬，皆受酬者先拜，公乃荅拜。此公先拜受爵者，受獻禮重故也。是以下云主人受公酢，得酌膳，燕上獻故也。^③《大射》主人受公酢者，^④辨尊卑故也。云「士薦脯醢，膳宰設折俎」者，案前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者，賓卑故也。今於公，^⑤「士薦脯醢，膳宰設折俎」，異人，以其士尊於膳宰，君尊，故使士薦。必知士尊於膳宰者，以其諸侯膳宰當天子膳夫，士士人，諸侯降等，膳宰則卑。故下記云「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」，鄭注云「尊君也」。膳宰卑於士，是其士尊也。大射主於射，略於飲酒，故公及賓同使宰胥薦脯醢，庶子設折俎。此燕禮

① 人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 「主人告酒美」，曹校云「告」字當在「主人」上，殿本「主」上增「向」字。

③ 「上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主」。

④ 「者」上，曹校云脫「酌散」二字。

⑤ 「於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以」。

燕私，主於羞，故賓之薦俎庶羞同使膳宰，君之脯醢庶羞同使士尊官爲之。大射必使庶子設折俎者，案《周禮》庶子下大夫，大射序尊卑，變於燕禮，故尊官爲之。引《大射禮》者，證此經脯醢從左房而來。天子、諸侯有左右房，故得言左房，大夫、士無右房，故言東房而已。公祭如賓禮。膳宰贊授肺。不拜酒，立卒爵，坐奠爵，拜，執爵興。凡異者，君尊，變於賓也。**疏**「公祭」至「爵興」○注「凡異」至「賓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凡異者，君尊，變於賓也」者，云「凡」非一，謂膳宰贊授肺，立卒爵，又上文「薦脯醢」，皆是異於賓，故言「凡」以廣之。主人荅拜，升，受爵以降，奠于膳筐。更爵，洗，升，酌膳酒以降，酢于阼階下，北面，坐奠爵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更爵者，不敢襲至尊也。古文「更」爲「受」。**疏**「更爵」至「再拜」○釋曰：自此已下盡「主人奠爵于筐」，論主人受公酢之事。主人受公酢而自酌者，不敢煩公，尊君之義。○注「更爵」至「爲受」○釋曰：獻君、自酢同用觚，必更之者，襲，因也，不敢因君之爵。《喪服傳》云：「君，至尊也。」故以君爲至尊也。

主人坐祭，遂卒爵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主人奠爵于筐。主人盥洗，升，媵觚于賓，酌散，西階上坐奠爵，拜賓。^①賓降筵，北面荅拜。媵，送也，讀或爲揚，揚，舉也。酌散者，酌方壺酒也，於膳爲散。今文「媵」皆作「騰」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荅拜」

○釋曰：自此盡「東南而立」，論主人酬賓之事。案前受獻訖，「立于序內」以來，未有升筵之事。案《鄉飲酒》、《大射》酬時，皆主人西階上坐奠爵拜，賓西階上北面荅拜，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，又以下文賓，奠于薦東，「賓降筵西，東南而立」，以此約之，則此無升筵之事，或言降筵者蓋誤。○注「媵送」至「作騰」○釋曰：云「媵，送也，讀或爲揚，揚，舉也」者，案《禮記·檀弓下》云「知悼子卒，未葬。平公飲酒，師曠、李調侍，鼓鍾。杜賁自外來，升，酌，曰：『曠飲斯。』又酌，曰：『調飲斯。』」注云「皆罰」。「平公曰：『寡人亦有過焉，酌而飲寡人。』杜賁洗而揚觶」，注云「舉爵於君也」。《禮》「揚」作「媵」，揚，舉也，媵，送也。揚近得

①「賓」，武威漢簡甲本不重，阮校云：唐石經、敖氏俱不重。

之。若然，此注「今文『騰』作『騰』」，騰與騰皆是送義，讀從「檀弓」，杜賁揚觶之揚，揚訓爲舉，義勝於騰送，^①故讀從之也。主人坐祭，遂飲，賓辭。卒爵，拜，賓荅拜。辭者，辭其代君行酒，不立飲也。此降於正主

酬也。**疏**，主人「至荅拜」○注「辭者」至「酬也」○釋曰：

案《飲酒》、《鄉射》主人酬賓皆坐卒觶，此主人酬賓亦坐飲，賓辭之者，上文献君，君立卒爵，此主人代君酬賓，亦宜立飲，今主人坐祭，遂飲，故鄭云「辭者，辭其代君行酒，不立飲」。云「此降於正主酬也」者，正主謂《鄉射》、

《飲酒》正主酬處。主人降洗，賓降，主人辭降，

賓辭洗。卒洗，揖，升，不拜洗。不拜洗，酬而禮

殺。主人酌膳。賓西階上拜，拜者，拜其酌已。

受爵于筵前，反位。主人拜送爵。賓升席，

坐祭酒，遂奠于薦東。遂者，因坐而奠，不北面也。

奠之者，酬不舉也。**疏**，主人酌膳「○釋曰：自此至「薦

東」，此爲酬賓。若然，案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主人酬賓，皆

主人實觶，席前北面，賓始西階上拜，此及《大射》主人始酌膳時，賓已西階上拜者，以其燕禮、大射皆是主人代君

勸酒，其實是臣，急承君勸，不敢安暇，故先拜也。主人又不坐奠於薦西，賓祭訖，遂南面奠於薦東，不北面奠也。

主人降，復位。賓降筵西，東南面立。賓不立

於序內，位彌尊也。位彌尊者，其禮彌卑，記所謂「一張一弛」者，是之類與？**疏**，主人「至一面立」○注「賓不立

「類與」○釋曰：云「賓不立于序內，位彌尊也。位彌尊者，

其禮彌卑」者，案上初賓得獻降，升之時序內立，是不敢近

賓席，是禮尊而賓卑，至此酬訖，立於席西，是賓位彌尊，

禮漸殺，故云「彌卑」也。云「記所謂「一張一弛」者，《禮

記·雜記》文。案彼孔子謂子貢黨正飲酒，百日之蜡，

日之澤」，以弓弩喻是「一張一弛」之法。此獻時爲盛，是

一張也，酬時爲殺，是一弛也。無正文，故云「是之類與」，

言「與」以疑之。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，公命

長。命長，使選卿大夫之中長幼可使者。**疏**，小臣「至

「命長」○注「命長」至「使者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公荅再拜」，

論使下大夫媵爵於公之事。此旅酬從公而起，故須大夫

^①「義勝於騰送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義勝與騰決」，《通解》作「義勝於送」，陳本「騰」作「勝」。

之中長幼可使者。知非卿大夫最長而云「長幼可使者」，案下文「大夫長升受旅」，是長幼次第非專最長，則此「命長」非最長，是長幼之中可使者也。小臣作下大夫

二人媵爵。作，使也。卿爲上大夫，不使之者，爲其

尊。疏「小臣」至「媵爵」○注「作使」至「其尊」○釋曰：案

《王制》「上大夫卿」，是卿爲上大夫。云「不使之者，爲其

尊」者，謂若主人與賓使下大夫，不使卿之類也。媵爵

者阼階下皆北面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再

拜稽首，拜君命也。媵爵者立于洗南，西面，北

上，序進盥，洗角觶，升自西階，序進酌散，

交于楹北。降，阼階下皆奠觶，再拜稽首，

執觶興。公荅再拜。序，次第也，猶代也。楹北，西

楹之北也，交而相待於西階上。既酌，右還而反，往來以

右爲上。疏「媵爵」至「再拜」○釋曰：「西面，北上」者，是

未盥相待之位，序進盥則北面向洗。○注「序次」至「爲

上」○釋曰：云「楹北，西楹之北也」者，二大夫盥手洗爵

訖，先者升西階，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，東面，酌酒訖，

右還，由西楹北向西階上，北面。後者升西階，亦由西楹

之北向東楹之西，酌酒訖，亦由西楹之北，西階上北面相

待，^①乃次第而降。故云「交而相待於西階之上」。既酌，

右還而反，往來以右爲上。云「以右爲上」者，謂在洗南

西面及階上北面時，先者在右，地道尊右故也。媵爵者

皆坐祭，遂卒觶，興，坐奠觶，再拜稽首，執

觶興。公荅再拜。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。

待君命也。疏「媵爵」至「洗南」○注「待君命也」○釋曰：

云「執觶待于洗南」，待君命者，以其君尊臣卑，雖自飲

訖，故執觶待于洗南，^②以待君命也。小臣請致者。

請使一人與？二人與？優君也。疏「小臣請致者」○

注「請使」至「君也」○釋曰：案下二人俱致，禮法當然，是

以不敢必君舉也，故云「一人與？二人與？」，取君進止，是

優君也。若君命皆致，則序進，奠觶于筐，阼

階下皆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媵爵者洗象

觶，升，實之。序進，坐奠于薦南，北上，降，

^①「西」上，段玉裁校本有「向」字。

^②「故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猶」。

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。公荅再拜。序進，

往來由尊北，交于東楹之北。奠于薦南，不敢必君舉也。

《大射禮》曰：「賡爵者皆退，反位。」**疏**「若君」至，再拜」○

注「序進」至，反位」○釋曰：云「序進，進往來由尊北，①交

于東楹之北」者，前二人酌酒，降自西階，故交于西楹之

北，此酌酒奠于君所，故交于東楹之北。「交于東楹北」

者，以其酒尊所陳在東楹之西，西向而陳，②其尊有四，并

執冪者在南，不得南頭以之君所，又唯君面尊，尊東西面

酌酒以背君，故先酌者東面酌訖，由尊北又楹北往君

所，③奠訖，右還而反。後酌者亦於尊北，又於楹北與反

者而交，先者於南西過，後者於北東行，奠訖，亦右還而

反，相隨降自西階。云「奠于薦南，不敢必君舉也」者，案

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皆云「奠者於左，④將舉者於右」，是《鄉

飲酒》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皆奠于薦右，今言賡爵於公，

是將舉旅，當奠於薦右而奠於薦左，故云「不敢必君舉

也」。引《大射禮》者，此經二人「階下再拜稽首送觶」，無

反位之文，故引《大射》賡爵者皆退，反門右北面位。公

坐取大夫所賡觶，興，以酬賓。賓降，西階

下再拜稽首。公命小臣辭。賓升，成拜。興

以酬賓，就其階而酬之也。升成拜，復再拜稽首也。先時

君辭之，於禮若未成然。**疏**「公坐」至「成拜」○注「興以」

至「成然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奠于篚」，論公為賓舉旅之節。

「公坐取大夫所賡觶」者，取上「楹北一觶」。云「興以酬賓，

就其階而酬之也」者，經但云「興以酬賓」，鄭知公就西階

者，以其賓降拜不於阼階下而言「西階下」，故知公在賓西

階上也。不言西階者，以公尊，空其文也。云「升成拜，復

再拜稽首也。先時君辭之，於禮若未成然」者，凡臣於君，

雖為賓，與君相酬受爵，不敢拜於堂上，皆拜於堂下，若君

辭之，聞命即升，若堂下拜訖，君辭之，即升堂復再拜稽

首。所以然者，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，若未成然，故復升

堂再拜稽首以成之。升則不云「再拜稽首」，直云「成拜」，

以堂下既有「再拜稽首」，則此文是也。若堂下未拜之間，

聞命則升，升乃再拜稽首，則不得言「升，成拜」。以其堂

下未拜，即下經云「小臣辭，賓升，再拜稽首」，鄭注「不言

①「進」，阮校云《要義》、毛本不重，曹校云下「進」字衍。

②「西」，曹校云當為「東」。

③「又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及」。

④「鄉飲酒」三字原無，據阮校補。

成拜者，爲拜故下，實未拜」是也。凡臣拜於君有三等：初受獻拜於堂下，或親辭，或遣小臣辭，成與不成如上說，至於酬酒，雖下堂拜，未即拜，待君辭，即此下經云「公坐奠觶，荅再拜，執觶興，立卒觶。賓下拜，小臣辭。賓升，再拜稽首」，注云「不言成拜者，爲拜故下，實未拜也。下不輒拜，禮殺也」；此篇末無筭爵，受公賜爵者，皆下席堂上拜稽首，不堂下拜者，禮未又輕於酬時。公坐奠觶，

荅再拜，執觶興，立卒觶。賓下拜，小臣辭。

賓升，再拜稽首。不言成拜者，爲拜故下，實未拜也。

下不輒拜，禮殺也。此賓拜于君之左，不言之者，不敢敵偶于君。**疏**「公坐」至「稽首」○注「不言」至「於君」○釋

曰：云「此賓拜于君之左，不言之者，不敢敵偶于君」者，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，則此賓升再拜者，拜于君之左可知。經不言拜于君之左者，若言再拜于君之左，則臣與君敵偶，故鄭云「不言之者，不敢敵耦于君」，闕其文也。公坐

奠觶，荅再拜，執觶興。賓進，受虛爵。降，

奠于筐，易觶洗。君尊，不酌故也。凡爵不相襲者

也，於尊者言更，自敵以下言易，更作新，易有故之辭。進

受虛爵，尊君也。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，亦尊君，空其文也。**疏**「公坐」至「觶洗」○注「君尊」至「文也」

○釋曰：云「君尊，不酌故也」者，以其君酬賓，當親酌以授賓，今賓爵自酌者，君尊，不酌與臣故也。云「凡爵不相襲者也，於尊者言更，自敵以下言易」者，於尊者言更，謂受尊者之爵及與尊者爵皆言更。上文主人獻公訖，受爵以降，奠于膳筐，更爵，洗，酌膳以自酢，是受尊者之爵言更也。下文云賓酬卿，若膳觶也，則降更觶，鄭注云「言更觶，卿尊也」，是與尊者之爵言更。云「自敵以下言易者」，謂與卑者之爵及受卑者之爵皆云易。此文公酬賓云「賓進，受虛爵。降，奠于筐，易觶洗」，言易者，賓尊，^①以公舉觶酬賓，是與卑者，故言易也。上文大夫二人媵爵于公者，卒觶，「執觶待于洗南。小臣請致者。若君命皆致，則序進，奠觶于筐，降階下再拜稽首。媵爵者洗象觶，升，實之。序進，坐奠于薦南」，是受卑者之爵合言易，而不言者，理自明。若不言易者，奠散觶，「洗象觶，隔，再拜稽首」，故不復言易也。若然，主人受公酢，賓受公酬，二者

①「尊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卑」。

之爵皆從尊者來。所以受酢爲受尊者之爵言更，受酬爲與卑者之爵言易者，以其主人受酢由己獻公，公報己，己所當得，是以爲受尊者之爵言更也。賓受公酬，以公舉賸觶就西階上以酬賓，特爲賓舉旅，故以爲尊者與卑者之爵言易。案下士舉旅，「公坐取賓所賸觶，唯公所賜。受者如初受酬之禮，降，更爵，洗，升，酌膳」，彼亦是尊者與卑者之爵，不言易而言更者，旅酬下爲上，尊前人，故不言易而言更也。云「更作新」者，欲見此爵前人已用，今不復用，更新用一爵，故云「更作新」也。云「易有故之辭」者，言此爵我先嘗用，今由前人後用，已不用，亦以爲爵，^①故云「易有故之辭」也。案《特牲》賓長致爵于主人，主婦言「更爵酢」者，欲得嘉賓美客以事其先，故言更。《少牢》不饋尸，云致爵于主人，主婦，賓「易爵」酢者，大夫禮尊于賓，有君道，故言易。若然，又案《少牢》不饋尸，主婦致爵于主人，主婦更爵酢，注云「更猶易也」。若然，更與易似不別者，但更、易不殊，以尊卑不同，設文有異。云「不言公酬賓於西階及公反位者，亦尊君，空其文也」者，以其公就西階，是降尊就卑，敬公，不言降尊，故空文不言。公

有命，則不易不洗。反，升，酌膳觶，下拜。

小臣辭。賓升，再拜稽首。下拜，下亦未拜。凡下未拜有……或禮殺，或君親辭。君親辭則聞命即升，升乃拜，是亦不言成拜。^②

疏「公有」至「稽首」○注「下拜」

至「成拜」○釋曰：云「凡下未拜有二：或禮殺，或君親辭，云禮殺者，謂若酬時下爲拜，賓未拜，辭之即升，再拜稽首是也，云「或君親辭」者，謂若《公食大夫》云公拜至，賓降，「西階東北面答拜」，「公降一等辭」，賓不拜，^③直言「階上北面再拜稽首」，是階下未拜，不得言「升成拜」，直言「再拜稽首」而已。公荅再拜。拜於阼階上也。於是賓請旅侍臣。

疏注「拜於」至「侍臣」○釋

曰：云「於是賓請旅侍臣」者，案下記云「凡公所酬，既拜，請旅侍臣，鄭注云「既拜，謂白酌升拜時也。賓者阼階下告於公，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，請行酒於群臣。必請者，不專君惠也」，《大射》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，^④此不言

① 亦以爲爵，曹校云殿本作「易以他爵」是也。

② 「亦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以」。

③ 「賓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《要義》、毛本有「升」字。按《公食大夫禮》有「升」字。

④ 諸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群」。

者，文不具，故記人辨之。賓以旅酬於西階上。旅，序也，以次序勸卿大夫飲酒。

疏「賓以」至「階上」○

注，旅序「至」飲酒。○釋曰：此經論旅酬先尊後卑之法，仍未行旅，下經，射人作大夫長，乃始旅酬。射人作大夫

長升受旅。言作大夫，則卿存矣。長者，尊先而卑後。

疏「射人」至「受旅」○注，言作「至」卑後。○釋曰：遣人作

大夫者，^①燕或射，故使之。云，言作大夫，則卿存矣者，

以其卿稱上大夫，言大夫長，故知卿亦存在作中矣。云

長者，尊先而卑後者，賓則旅三卿，三卿偏，次第至五大

夫，大夫偏，^②不及士。賓大夫之右坐奠觶，拜，

執觶興。大夫荅拜。實在右者，相飲之位。

疏「賓

大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實在」至「之位」○釋曰：言，賓在右

者，賓在西階上酬卿，賓與卿並北面，賓在東，卿在西，是

賓在大夫之右。賓位合在西，今在東，故云，賓在右者，相

飲之位也。賓坐祭，立飲，卒觶，不拜。酬而禮

殺。

疏「賓坐」至「不拜」○注「酬而禮殺」○釋曰：此對酢

之時，^③坐卒爵，拜既爵，是禮盛也。今旅酬，立卒觶，不

拜既爵，故云「禮殺」也。若膳觶也，則降更觶，

洗，升，實散。大夫拜受。賓拜送。言更觶，卿

尊也。

疏「若膳」至「拜送」○注「言更觶卿尊也」○釋曰：

案上文體例，與卑者之爵稱易，與尊者之爵稱更，雖立為

賓，仍是大夫為之，是賓卑於卿，故言「更觶者，卿尊也」。

大夫辯受酬，如受賓酬之禮，不祭。卒受者

以虛觶降，奠于筐。卒猶後也。《大射禮》曰：「奠

于筐，復位。」今文「辯」皆作「偏」。

疏「大夫」至「于筐」○

注，卒猶「至」作偏。○釋曰：言「不祭」者，亦是酬禮殺也。

引《大射禮》者，此經云，降，奠于筐，不言反位，故引《大

射》奠爵於筐訖，當復門右北面位。主人洗，升，實

散，獻卿于西階上。酬而後獻卿，別尊卑也。飲酒

成於酬也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階上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無加

席」，論主人獻孤卿之節。○注「酬而」至「酬也」○釋曰：

此酬非謂尋常獻酬，乃是君為賓舉旅行酬。以其主人獻

①「遣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、毛本有「射」字。

②「大夫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不重。

③「酢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獻」字。

君，君酢主人，主人不敢酬君，故使二大夫媵爵于公，^①以當酬處，所以覆獻也。但君恩既大，爲賓舉旅，飲酒之禮成於酬，故酬辨乃獻卿。以君尊卿卑，是以君禮成，卿乃得獻，故云「別尊卑也」。

儀禮疏卷第十四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 「二大夫」，阮校云：「陳、閩俱作『二人』。」

儀禮疏卷第十五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司官兼卷重席，設于賓左，東上。言兼卷，則每卿異席也。重席，重蒲筵，緇布純也。卿坐東上，統於君也。席自房來。

疏

「司官」至「東上」○注「言兼」至「房

來」○釋曰：此經設三卿之席在於賓東。「言兼卷，則每卿異席也」者，若三卿同席，則直云卷重席，不須言「兼」，今云「兼卷」，則兼三卿重席皆卷之，故知每卿皆異席也。云「重席，重蒲筵」者，案《公食大夫·記》云：「司宮具几與蒲筵常，緇布純。加萑席尋，玄帛純」，彼為異國之賓，有蒲筵、萑席兩種席，故稱「加」。上小臣設公席與《公食大夫》席及賓皆稱「加」，亦是兩種席，兩種而稱「加」。此燕已臣子，一種席重設之，故不稱「加」。若然，案《鄉飲酒》云：「席于賓東，公三重，大夫再重。公升如賓禮，大夫則如介禮。」

有諸公，則辭加席，《鄉射》亦云「大夫辭加席」。案彼文雖稱「加」，上文云「三重」、「再重」，則無異席，故彼記直云「蒲筵」。彼云「加」者，以上席加於下席，故鄭彼云「加席，上席也」，故此下注云「重席雖非加，猶為其重累去之」，是其一種席也。云「卿坐東上，統於君也」者，決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諸公大夫，席于尊東，西上，彼遵尊於主人，^①故鄭注云「統於尊」，此為君尊，故統於君而東上也。云「席自房來」者，案《公食·記》云「宰夫筵，出自東房」，故知也。卿升，拜受觚。主人拜送觚。卿辭重席，司官徹之。徹猶去也。重席雖非加，猶為其重累去之，辟君也。

疏

「卿升」至「徹之」○注「徹猶」至「君

也」○釋曰：云「重席雖非加，猶為其重累去之，辟君也」者，案《鄉射》云「大夫辭加席」之等，皆是異席而辭之，此重席重蒲筵不合辭，以君有加席兩重，故辭之以辟君。乃薦脯醢。卿升席，坐，左執爵，右祭脯醢，遂祭酒，不啐酒。降席，西階上北面坐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拜，執爵興。主人荅拜，受

①「遵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尊」。

爵。卿降，復位。不酢，辟君也。卿無俎者，燕主於

羞。**疏**，乃薦至，復位。○釋曰：此云卿薦脯醢，^①不言

其人，略之。故下記辨之云「羞卿者，小膳宰是也。」○注

「不酢至於羞」○釋曰：案上主人獻公，主人酢于阼階

下，此即不酢，故決之。云「卿無俎者，燕主於羞」者，決

《大射》庶子設俎，辨尊卑，故與此異。辯獻卿，主人

以虛爵降，奠于筐。今文無「奠于筐」。射人乃

升卿，卿皆升就席。若有諸公，則先卿獻

之，如獻卿之禮。諸公者，謂大國之孤也。孤一人，

言諸者，容牧有三監。**疏**，射人一至之禮。○注「諸公」至

「三監」○釋曰：云「諸公者，謂大國之孤也」，知者，《周

禮·典命》云「公之孤四命」，侯伯已下不言孤，故據大國

而言。云「孤一人者，鄭司農注《典命》云「上公得置孤，

卿一人」，後鄭從之，故此亦云「孤一人」，與司農義同。云

「言諸者，容牧有三監」者，以其言「諸」，非一人，案《王制》

云「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，監於方伯之國，國三人」，彼是

殷法同之。周制使伯佐牧，不置監。周公制禮因殷不改

者，若《士冠》醺用酒之類，故鄭云「容」，言容有異代之

法，據《周禮》天子大夫四命與孤等，故同稱「公」。席于

阼階西，北面，東上。無加席。席孤北面，為其

大尊，屈之也。亦因阼階西位近君，近君則屈。親寵苟敬

私昵之坐。**疏**，席于一至，加席。○注「席孤」至「之坐」○

釋曰：案上文卿初設重席，辭之乃徹，此孤北面初無加席

者，^②皆是為大尊，屈之也。云「親寵苟敬私昵之坐」者，^③

案下記云「賓為苟敬，席于阼階之西」以為敬，此孤亦席於

阼階之西，故為「苟敬私昵之坐」也。小臣又請媵爵

者，二大夫媵爵如初。又，復。**疏**，小臣一至如

初。○釋曰：自此至「送觶，公荅再拜」，論一人致爵于公之

事。云「二大夫媵爵如初」者，亦上二人媵爵。媵爵者阼

階下，皆北面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媵爵者立于洗南，西

面北上，序進盥，洗角觶，升自西階，序進酌散，交于楹北。

降，阼階下皆奠觶，再拜稽首，執觶興。公荅再拜。媵爵

① 云，曹校云當作「為」。

② 初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無。

③ 云一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亦為阼階西位近君則

屈」十一字。

者皆坐祭，遂卒觶，興，坐奠觶，再拜稽首，執觶興。公荅再拜。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，相似也，故言「大夫媵爵如初」也。請致者。若命長致，則媵爵者奠觶于筐，一人待于洗南。長致，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命長致者，公或時未能舉，自優暇也。古文云，阼階下北面再拜。」

疏，請致「至」，再

拜「○注」命長「至」暇也。「○釋曰」：上文小臣請媵爵，則此請致者亦小臣也。云，命長致者，公或時未能舉，自優暇也。一者，脫屣升坐以前，公爲賓，爲卿，爲大夫，舉旅也。《燕禮》之正不得損益，而云「公或時未能舉，自優暇」者，正謂周公作經以優之，非實也，故云，若命長致，言若者，不定之辭，優君之義，故唯命長致。不然，似言皆致，以其三舉旅，唯有此三觶故也。洗象觶，升，實

之，坐奠于薦南。降，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。公荅再拜。奠于薦南者，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。二人俱拜，以其共勸君。

疏，洗象「至

再拜」○注，奠于「至」勸君「○釋曰」：云，奠于薦南者，於公所用酬賓觶之處者，案前大夫二人媵觶，奠于公薦南，

北上，其上觶已取爲賓舉旅，下觶仍在，今大夫又媵一觶而云，奠于薦南，明知是「所用酬賓觶之處」。云，二人俱拜，以其共勸君者，上文，媵爵者，大夫媵爵如初，是其勸君酒，今始，命長致，故俱拜，以其共勸君故也。公又行一爵，若賓若長，唯公所酬。爵，先媵者之下觶也。若賓若長，則賓禮殺矣。長，公卿之尊者也。賓則以酬長，長則以酬賓。

疏，「公又」至「所酬」○釋曰：

自此至「奠于筐」，論爲卿舉旅之事。○注「一爵」至「酬賓」○釋曰：知一爵是，先媵者之下觶者，以其前大夫二人媵爵皆奠于薦南，以其上觶者已爲賓舉旅，今又行一爵，故知先媵者之下觶也。其後媵一觶者，留之後爲大夫舉旅也。云，若賓若長，則賓禮殺矣者，前爲賓舉旅，不云，若賓若長，專爲賓禮盛，至此爲卿舉旅，不專爲賓舉旅，科從其一，是賓禮殺也。云，長，公卿之尊者也者，有諸公，公爲尊，若無諸公，卿爲尊，長中可以兼此二者。云，賓則以酬長，長則以酬賓者，釋經「若賓若長」，言若不定，或先或後，故兩言之。以旅于西階上，如初。

①「似」下，曹校云殿本增「當」字。

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，奠于篚。**疏**，以旅「至

手篚」○釋曰：言如初者，一如上為賓舉旅之節。主

人洗，升，獻大夫于西階上。大夫升，拜受

觶。主人拜送觶。大夫坐祭，立卒爵，不拜

既爵。主人受爵。大夫降，復位。既，盡也。

不拜之者，禮又殺。**疏**，主人「至」復位」○釋曰：自此盡

「皆升，就席」，論獻大夫之節。○注「既盡」至「又殺」○釋

曰：云「不拜之者，禮又殺」者，前卿受獻不酢辟君，已是禮

殺，今大夫受獻，不但不酢主人，又不拜既爵，故云「禮又

殺」。胥薦主人于洗北，西面，脯醢，無胥。

胥，膳宰之吏也。主人，大夫之下，先大夫薦之，尊之也。

不於上者，上無其位也。胥，俎實。**疏**，胥薦「至」，無胥

○注「胥膳」至「俎實」○釋曰：云「胥，膳宰之吏也」者，案

《周禮》有府、史、胥、徒，鄭注《天官》「胥讀如諸」。謂其有

才知為什長，是庶人在官者，所薦者皆膳宰，胥是膳宰

之吏。云「主人，大夫之下，先大夫薦之，尊之也」者，案

《大射》注直云「主人，大夫」，不云「下」，此云「大夫之下」

者，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。下經云「辯獻大夫」乃薦，此薦

文在上，是先大夫薦之，尊之也。云「不於上者，上無其位

也」者，案此燕禮大夫堂上，上在下，獨此宰夫言堂上無位

者，以其主人位在阼階，君已在阼，故主人辟之，位在下，

是以《大射》注云「不薦於上，辟正主也」。云「胥，俎實」

者，胥者，升也，謂升特牲體於俎，^①故云「俎實」也。辯

獻大夫，遂薦之，繼賓以西，東上。偏獻之乃

薦，略賤也。亦獻而後布席也。**疏**，辯獻「至」東上」○注

「偏獻」至「席也」○釋曰：凡大夫升堂受獻，得獻訖即降，

獻偏，不待大夫升，遂薦於其位，大夫始升，故言「遂」也。

云「偏獻之乃薦，略賤也」者，決上卿與賓得獻即薦，貴故

也。云「亦獻而後布席也」者，亦上獻卿之時，司宮兼卷重

席，設於賓左，此大夫不言設席，明亦得獻後即布席也。

若然，案《大射》「席小卿賓西，東上」，注云「席於賓西，射

禮辨貴賤也」。以此言之，燕禮主獻，不辨貴賤，小卿與大

卿皆在賓東，故此賓西無小卿位。卒，射人乃升大

夫，大夫皆升就席。席工于西階上，少東。

樂正先升，北面立于其西。工，瞽矇，歌諷誦《詩》

①「特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者也。凡執技藝者稱工。《少牢饋食禮》曰：「皇尸命工祝。」《樂記》師乙曰：「乙賤工也。」樂正，于天子樂師也，凡樂掌其序事，樂成則告備。

疏「席工」至「其西」○釋曰：

自此至「降，復位」，論作樂之事。此上下作樂之中有四節：升歌一、笙二、閒三、合樂四。○注「工瞽」至「告備」○釋曰：「工，瞽矇，歌諷誦《詩》者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瞽矇》「掌播鼗，諷誦《詩》」，鄭云：「諷誦《詩》，謂闇讀之，不依詠也」。彼不依琴瑟闇讀之，即《爾雅》「徒歌曰謠」。此作樂之時依於瑟，即《詩》注云「曲合樂曰歌」一也，故下云「工歌《鹿鳴》」之類是也。云「凡執技藝者稱工」者，「執技藝」文出於《王制》，但能其事者皆稱工，是以引《少牢饋食》祝稱「工」，《樂記》師乙為大師樂官亦稱工，至於《冬官》巧作者皆稱工。云「樂正，於天子樂師也」，知樂正與樂師相當者，案《周禮·樂師》職云「凡樂成則告備」，此樂正告樂備，故知樂正當天子樂師。樂師下大夫四人，上士八人，下士十有六人，樂師大小多矣。此諸侯樂正，亦有大小之名也。故《大射》云「小樂正從之」，鄭注云「小樂正，於天子樂師也」，是其諸侯樂正，雖有大小，當天子樂師。知大樂正不當天子大司樂者，以其天子大司樂不告樂備，故不得以大樂正當之。但大射主於射，略於樂，故小樂正告樂

備，此燕主歡心，故大樂正告樂備，故不同。小臣納

工。工四人，二瑟。小臣左何瑟，面鼓，執越，內弦，右手相。人，升自西階，北面東上坐。小臣坐授瑟，乃降。工四人者，燕禮輕，從大夫制也。面鼓者，燕尚樂，可鼓者在前也。越，瑟下孔也。

內弦，弦為主也。相，扶工也。後二人徒相。天子大僕二

人也，小臣四人，祭僕六人，御僕十二人，皆同官。**疏**「小

臣」至「乃降」○注「工四」至「同官」○釋曰：「工四人者，

燕禮輕，從大夫制也」者，鄭言此者，決《大射》禮重，工六人，從諸侯制。案《公羊傳》：「諸公六，諸侯四。」若然，

知非大射是諸公制，此燕禮是諸侯制者，案鄉射皆工四人，是大夫制，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，五等諸侯同六人。

彼《公羊》六人四人不同者，自是舞人之數，不得以彼決

此也。云「面鼓者，燕尚樂，可鼓者在前也」者，此決《鄉

飲酒》「左何瑟，後首」，臣降於君故也。引「天子大僕二

人也」者，《周禮·序官》文。引之者，此經小臣相工，《大

射》云「僕人正徒相大師，僕人師相少師，僕人士相上

工」，僕人以下同官既多，遞換相工。但大射辨尊卑，故

僕人正等相工，此燕禮輕，故小臣相工，是以別《周禮》同

官人多，^①得相參之意。^②工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

《皇皇者華》。三者皆《小雅》篇也。《鹿鳴》，君與臣下

及四方之賓宴，講道脩政之樂歌也。此采其已有旨酒，以

召嘉賓，嘉賓既來，示我以善道，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，

可則效也。《四牡》，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。此采其勤苦

王事，念將父母，懷歸傷悲，忠孝之至以勞賓也。《皇皇者

華》，君遣使臣之樂歌也。此采其更是勞苦，^③自以為不

及，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。

疏「工歌」至「者華」○

注「者」至「明也」○釋曰：此經歌《詩》之類，鄭於《鄉飲

酒》已注，此注與彼同。但此燕禮歌《小雅》，亦合鄉樂，下

就卑也。鄉飲酒升歌《鹿鳴》之等，饗或上取，故彼此詩

同，注亦不異也。卒歌。主人洗，升，獻工。工

不興，左瑟，一人拜受爵。主人西階上拜送

爵。工歌乃獻之，賤者先就事也。左瑟，使其右。人，

工之長者也。工拜於席。

疏「卒歌」至「送爵」○注「工

歌」至「於席」○釋曰：云「工歌乃獻之，賤者先就事也」者，

歌《詩》是其事，先施功勞，乃始獻之，是賤者先就事，對工

以上不就事而得獻也，故《大射》注云：「工歌而獻之，以事

報之」是也。云「左瑟，使其右」者，工北面，以西為左，空

其右，受獻便者，酒從東楹之西來，故以右為便。案《大

射》云「獻工，工左瑟」，鄭注云「大師無瑟，於是言左瑟者，

節也」。以其經云「僕人正徒相」，大師無瑟，言大師左瑟

者，為飲酒之節。此與鄉飲酒同，無所分別，大師或瑟或

歌，是以不得言節之。^④案《鄉飲酒》「大師則為之洗」，則

衆工不洗也。此經主人「洗，升，獻工」，不辨大師與衆工，

則皆為之洗爵。又案《鄉飲酒·記》「不洗者，不祭」，此篇

與《大射》群工與衆筮皆言「祭」，故知皆為之洗。云「工拜

於席」者，以經云「工與左瑟」，^⑤即云「一人拜受爵」，不見

有降席之文，明工拜於席可知。薦脯醢。輒薦之，變於

大夫也。

疏「薦脯醢」○注「輒薦」至「大夫也」○釋曰：案上

①「別同禮同官人多」，曹校云「別」當為「引」，「同」上似

脫「明」字。

②「意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禮」。

③「是」，阮校云：徐本作「自」。

④「之」，曹校云當為「也」。

⑤「與」，據重刊單疏本當作「興」，曹校云「興」上脫「不」字。

獻大夫之時，云「辨獻大夫，遂薦之」，鄭注云：「徧獻之乃薦，略賤也」，此獻工之長一人，即薦脯醢，非謂貴工即獻之，正是禮尚異，變於大夫也。

使人相祭。使扶工者

相其祭薦、祭酒。

疏「使人相祭」○注「使扶」至「祭酒」○

釋曰：上云小臣相工，則此扶工相祭是小臣也。此據相長

人，文承「受爵」、「薦脯醢」之下，故知祭薦脯醢及祭酒

二事，對下衆工祭酒不祭脯醢也。卒爵不拜。賤不備

禮。主人受爵。將復獻衆工也。衆工不拜受

爵，坐祭，遂卒爵，辯有脯醢，不祭。主人受

爵，降，奠于筐。遂猶因也。古文曰「卒爵不拜」。

公又舉奠觶，唯公所賜，以旅于西階上，如

初。言賜者，君又彌尊，賓長彌卑。**疏**「公又」至「如初」

○注「言賜」至「彌卑」○釋曰：此燕尚飲酒，故工歌之後，

笙奏之前，而爲大夫舉旅。大射雖行燕禮，主於射，故笙

之間至射乃爲大夫舉旅。①云「言賜者，君又彌尊，賓長

彌卑」者，案上爲賓舉旅，直云「公興，以酬賓」，爲卿舉旅

而云「若賓若長」，言若不定，科酬其一，不專爲賓。是君

禮漸尊，賓禮漸殺，雖然，猶言酬，至此言「唯公所賜」者，

以上下言之，是「君又彌尊，賓長彌卑」也。卒。旅畢也。

疏「卒」○注「旅畢也」○釋曰：言「旅畢」者，謂爲大夫舉

旅酬，行於西階之上，或從賓，或從卿，次第盡大夫，故云

「旅畢也」。笙入，立于縣中，奏《南陔》、《白

華》、《華黍》。以笙播此三篇之詩。縣中，縣中央也。

《鄉飲酒禮》曰：「磬南，北面。」奏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，

皆《小雅》篇也，今亡，其義未聞。昔周之興也，周公制禮

作樂，采時世之詩，以爲樂歌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，其有此

篇明矣。後世衰微，幽、厲尤甚，禮樂之書稍稍廢棄。孔

子曰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」謂

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，惡能存其亡者乎？且正考父

校商之名《頌》十二篇于周大師，歸以祀其先王，至孔子二

百年之間，五篇而已，此其信也。**疏**「笙入」至「華黍」○

注「以笙」至「信也」○釋曰：此笙奏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

黍》三篇等，經注與《鄉射》同，亦不復重釋。但此云「笙

入，立于縣中」，以其諸侯軒縣，闕南面而已，故得言「縣

①「故笙之間至射」，曹校云：「笙之間」三字涉上而衍，

「射」下脫「畢」字。

中」，《鄉飲酒》唯有一磬縣而已，不得言「縣中」而云「磬南」。注引《鄉飲酒》者，欲見此雖軒縣，近北面縣之南也。

主人洗，升，獻筯于西階上。一人拜，盡階不升堂，受爵，降。主人拜送爵。階前坐祭，立卒爵，不拜既爵，升，授主人。一人，筯之

長者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筯一人拜于下。」

疏「主人」至「主

人」○注「一人」至「于下」○釋曰：引《鄉射禮》者，證筯一

人拜。此與《鄉飲酒》皆直云「一人拜」，不言拜于下，故

《鄉飲酒》與此注皆引《鄉射》以爲證，欲見拜者拜於階下。

衆筯不拜受爵，降，坐祭，立卒爵，辯有脯

醢，不祭。**疏**「衆筯一至，不祭」○釋曰：言「不拜受爵，

降者，於階下受爵者，亦盡階不升堂。云「辯有脯醢」者，

亦獻訖薦于位之前。乃閒：歌《魚麗》，筯《由

庚》；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筯《崇丘》；歌《南山有

臺》，筯《由儀》。閒，代也，謂一歌則一吹也。六者皆

《小雅》篇也。《魚麗》言「大平年豐物多」也，此采其物多

酒旨，所以優賓也。《南有嘉魚》言「大平君子有酒，樂與

賢者共之」也，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，賢者纍纍而歸之，與

之宴樂也。《南山有臺》言「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」也，此

采其愛友賢者，爲邦家之基，民之父母，既欲其身之壽考，

又欲其名德之長也。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由儀》今亡，其義

未聞。**疏**「乃閒」至「由儀」○注「閒代」至「未聞」○釋曰：

此經注一與《鄉飲酒》同，彼已釋訖，不復重解。遂歌鄉

樂，《周南》：《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；《召

南》：《鵲巢》、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。《周南》、《召

南》、《國風》篇也，王后、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。《關雎》

言「后妃之德」，《葛覃》言「后妃之職」，《卷耳》言「后妃之

志」，《鵲巢》言「國君夫人之德」，《采芣》言「國君夫人不失

職」也，《采蘋》言「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」也。昔大王、

王季居于岐山之陽，躬行《召南》之教以興王業，及文王而

行《周南》之教以受命，《大雅》云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

御于家邦」，謂此也。其始一國爾，文王作邑于豐，以故地

爲卿士之采地，乃分爲二國：周，周公所食也；召，召公所

食也。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德化被於南土，是以其

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《召南》焉，有聖人之風者屬之《周

南》焉。夫婦之道者，生民之本，王政之端。此六篇者，其

教之原也，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，用之合樂也。

鄉樂者，《風》也。《小雅》爲諸侯之樂，《大雅》、《頌》爲天子之樂。鄉飲酒升歌《小雅》，禮盛者可以進取；燕合鄉樂者，禮輕者可以逮下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天子所以享元侯也；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緜》，兩君相見之樂也。」然則諸侯之相與燕，升歌《大雅》，合《小雅》也。天子與次國、小國之君燕亦如之，與大國之君燕，升歌《頌》，合《大雅》。其笙閒之篇未聞。

疏

遂歌至采

蘋○注「周南」至「未聞」○釋曰：云「遂歌鄉樂」者，《鄉飲酒》云「乃合樂」，與此文不同者，以其二《南》是大夫、士樂，大夫、士或作鄉大夫，或作州長，故名鄉大夫樂。飲酒不言鄉樂者以其是已之樂，^①不須言鄉，故直言合樂。此燕禮是諸侯禮，下歌大夫、士樂，故以「鄉樂」言之。又《鄉飲酒》注云「合樂，謂歌與衆聲俱作」，彼經有「合樂」之字故也。此經無「合樂」之字，故闕而不言，其實此歌鄉樂，亦與衆聲俱作，是以彼處解「合」爲「歌與衆聲俱作」耳，此歌而解合，明同也。自《周南》以下，所注亦與《鄉飲酒》同，亦不復重釋。大師告于樂正曰：「正歌備。」

大師，上工也，掌合陰陽之聲，教六詩，以六律爲之音者也。子貢問師乙曰：「吾聞聲歌各有宜也，如賜者宜何歌

也？」是明其掌而知之也。正歌者，升歌及笙各三終，閒歌三終，合樂三終爲一備，備亦成也。

疏

「大師」至「歌

備」○注「大師」至「成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大師，上工也」者，案《春官》：「大師下大夫二人，小師上士四人」，又云「上瞽四十人，中瞽百人，下瞽百有六十人」，注云「凡樂之歌，必使瞽矇爲焉。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」，對小師已下二百人爲上士也。^②云「掌合陰陽之聲，教六詩，以六律爲之音者也」者，並《大師職》文。案彼云「掌六律六同，以合陰陽之聲」，注云「陽聲：黃鍾、大族、姑洗、蕤賓、夷則、無射，陰聲：大呂、應鍾、南呂、林鍾、中呂、夾鍾」。又云：「皆文之以五聲：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皆播之以八音：金、石、土、革、絲、木、匏、竹。」又云：「教六詩：曰風、曰賦、曰比、曰興、曰雅、曰頌。以六德爲之本，以六律爲之音。」云「子貢問師乙」以下至「何歌也」，並《樂記》文。師乙，魯之大師，以掌樂事，故子貢問焉。引之者，證大師知樂節，故告歌備，故鄭云「是明其掌而知之也」。知升歌以下四節皆三

① 「飲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鄉」字。

② 「二百人爲上士也」，周學健依《春官·大師小師職》文改，二百「爲」三百，改「上士」爲「上工」。

終者，案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云「工入升歌三終，主人獻之。笙入三終，主人獻之。閒歌三終，合樂三終，工告樂備」，故知皆三終。彼與此經閒歌、合樂不獻之者，但閒歌、合樂還是始升歌，笙奏之前已得獻，故不復重獻。云「備亦成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樂師職》云「凡樂成則告備」，故云「亦成也」。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，乃降，復位。言由楹內者，以其立於堂廉也。復位，位在東縣之北。

疏「樂正」至「復位」○注「言由」至「之北」○釋曰：

言「由楹內」者，以其樂正與工俱在堂廉，則楹南無過處，故由楹內適東楹之東告于公。云「復位，位在東縣之北」者，案《大射》略於樂，小樂正升堂，經有左右正，則知亦有大樂正。至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東面時，^①小樂正亦降，立於其南北面。卒管，工向東，東楹之東南，西面北上，坐時，鄭注云「於是時，大樂正還北面，立於其南」。臣位尊東，明工升堂時，小樂正升，大樂正東方西面。工來，東楹之東南，西面時，大樂正東縣之北，北面，其小樂正則立於西階下，東面。此燕禮主於樂，故大樂正升堂，今降，明復於東縣之北，北面也。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，公許，射人遂爲司正。君許其請，因命用爲司正。

君三舉爵，樂備作矣。將留賓飲酒，更立司正以監之，察儀法也。射人俱相禮，其事同。

疏「射人」至「司正」○注

「君許」至「事同」○釋曰：自此盡，皆反坐，論立司正，遂行所監之事。云「君三舉爵」者，爲賓、爲卿、爲大夫舉旅。

云「樂備作矣」者，歌、笙、閒、合四者備作，各三終矣。案

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立司正後始行旅酬者，彼是上饗禮，饗禮之法，莫問尊卑，徧獻之後乃行旅酬，故立司正之後乃行旅酬。此燕禮，國君燕其臣子，雖一獻，以辨尊卑，故主人獻君而受酬，^②主人卑不敢酬公。獻之禮成於酬，故使

大夫媵觶於公。當酬公，君行大惠，即舉之爲賓，賓得觶，請旅諸臣，徧卿大夫，乃成一獻之禮。復獻卿大夫，皆爲

之舉旅行酬，皆成其獻。但卿大夫皆堂上有位，近君不敢失禮，故雖舉旅行酬，而未立司正。作樂後將獻群士，士

職卑，位在堂下，將爲士舉旅，恐失禮，故未獻之前即立司正監之，故不同也。

司正洗角觶，南面，坐奠于

①「至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東面時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至大師等降立於鼓北東面時」。

②「酬」，曹校云殿本作「酢」。

中庭。升，東楹之東受命，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：「君曰：以我安。」卿大夫皆對曰：

「諾，敢不安。」洗，奠角觶于中庭，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。君意殷勤，欲留賓飲酒，命卿大夫以我故安，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。

疏

司正至，不安。○注：洗奠至，於

賓。○釋曰：云「洗、奠角觶于中庭，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」者，此奠觶于中庭，威儀多，決《鄉飲酒》不奠，是以《鄉飲酒》「作相爲司正，洗觶，執以升自西階」，是不奠威儀少也。云「君意殷勤，欲留賓飲酒，命卿大夫以我故安」者，以主人安，客乃安，故欲安賓，先語卿大夫以我意故須安也。云「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」者，鄭意兩解，前解主意爲賓，故使卿大夫爲賓安；或亦其實不專主爲賓，兼群臣共安也。司正降自西階，南面，坐取觶，升，酌散，降，南面，坐奠觶，右還，北面少立，坐取觶，興，坐，不祭，卒觶，奠之，興，再拜稽首。右還，將適觶南，先西面也。必從觶西，爲君之在東也。少立者，自嚴正慎其位。

疏

司正至「稽首」○注「右還」

至「其位」○釋曰：右還，將適觶南，先西面也。者，右還謂

奠時南面，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，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。云「必從觶西，爲君之在東也」者，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，以其君在左故也。云「自嚴正慎其位」者，以司正監察，主爲使人嚴正謹慎，故先自嚴正謹慎也。左還，南面坐取觶，洗，南面反奠于其所。反奠

疏

左還至「其所」○注：反奠至「位

虛觶，不空位也。

也。○釋曰：必使不空者，亦欲使衆人覩知司正嚴正之處。

升自西階，東楹之東請徹俎，降。公許。

告于賓。賓北面取俎以出。膳宰徹公俎，降自阼階以東。膳宰降自阼階，以賓親徹，若君親徹

然。○疏：升自至「以東」○注：膳宰至「徹然」○釋曰：云

「降自阼階，以賓親徹，若君親徹然」者，臣之升降當西階，

今見賓親徹，膳宰代君徹，不降西階而降自阼階，當君降

處，故云「若君親徹」，降自阼然也。卿大夫皆降，東

面，北上。以將坐降，待賓反也。○疏：卿大至「北上」

○注「以將至「反也」○釋曰：案《大射》云「大夫降復位」，

①「降」，武威漢簡甲本無此字，沈文倬云今本誤衍。

注云「門東北面位」，不與卿同東面位者，彼卿有俎，卿取俎以出，故大夫不敢獨在西階下，故復位，復門東北面位。

此燕卿無俎，故大夫與卿同降西階下，東面北上位也。云

以將坐降，待賓反者，上文賓以俎出，當反人升坐，故卿大夫待賓反，亦升坐也。賓反，人，及卿大夫皆說

屨，升，就席。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，乃安。

凡燕坐必說屨。屨賤，不在堂也。禮者尚敬，敬多則不親，燕安坐，相親之心。

疏「賓反」至「乃安」○注，凡燕

至「之心」○釋曰：凡在堂立行禮不說屨，安坐則說屨，故

鄭云「凡燕坐必說屨」，以其屨在足，賤，不宜在堂陳於尊者之側也。云「禮者尚敬，敬多則不親，燕安坐，相親之

心」者，《左氏傳》云「饗以訓恭儉」，「設几而不倚，爵盈而不飲」，「燕以示慈惠」。饗在廟，立行禮，是「敬多則不親」

者也；燕在寢，以醉爲度，是「相親之心」者也。若然，直云

賓及卿大夫說屨，不云君降說屨，則君說屨之在堂上席側，^①是以《禮記·少儀》云「排闥說屨於戶內者，一人而

已矣」。彼據尊者坐在室，則尊者一人說屨在戶內。今此燕在堂上，則君尊，說屨於席側可知也。羞庶羞。謂饌

肝膋、狗臠醢也。骨體所以致敬也，庶羞所以盡愛也，敬

之愛之，厚賢之道。

疏「羞庶羞」○注「謂饌」至「之道」○

釋曰：案《大射》云「羞庶羞」，注云「所進衆羞，謂饌肝膋、狗臠醢也。或有炮鼈、膾鯉、雉兔、鶉鴛」。大射先行燕

禮，明與彼同。此注不言「炮鼈」已下，注文不具。鄭知有此物者，以經云「庶羞」，不唯二豆而已。案《內則》爲肝

膋：「取狗肝一，蒙之以其膋，^②濡炙之，舉燂其膋，不夢」，

注云「膋，腸間脂」，此及《大射》其牲皆用狗，故知有肝膋、狗臠。知有炮鼈、膾鯉者，《詩》云「旨甫燕喜，飲御諸友，

炮鼈膾鯉」，又《內則》及《公食大夫》上大夫二十豆有雉兔、鶉鴛，《禮記·王制》云「庶羞不踰牲」，此燕用狗，必可

有此物而已。^③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亦有狗，但經直云「羞」，不云「庶」，是以鄭注云「臠醢」，明二豆，無餘物也。

云「骨體所以致敬也」者，據未坐以前，「庶羞所以盡愛」，據說屨已後也。大夫祭薦。燕乃祭薦，不敢於盛成禮

^①「說屨之」，浦鏜云「之」字當衍文，阮校云或「之」下有

脫字，孫校云「履之」二字疑當乙，曹校云「說屨」二字當倒。

^②「蒙」，阮校云：《內則》作「幪」，此本非也。

^③「必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亦」。

也。**疏**「大夫祭薦」○注「燕乃」至「禮也」○釋曰：「不敢於盛成禮」，謂未立司正之前，立行禮受獻之時，不祭脯醢，祭先是成禮，不敢成禮於盛時。司正升受命，皆命：「君曰：無不醉。」賓及卿大夫皆興，對曰：「諾，敢不醉。」皆反坐。皆命者，命賓、命卿大夫也。起對必降席。司正退立西序端。**疏**「司正至

「反坐」○注「皆命」至「序端」○釋曰：云「起對必降席」者，經云「反坐」，不云降，明起對必降席，既對乃反坐也。是以《孝經》云「曾子避席曰：參不敏」，亦是起對也。知「司正退立西序端」者，此無降文，見《鄉飲酒》云「司正升，相旅，退，立于序端，東面」，故知此亦然也。主人洗，升，獻士于西階上。士長升，拜受觶。主人拜送觶。獻士用觶，士賤也。今文「觶」作「觚」。**疏**「主人至，送觶」○注「獻士至，作觶」○釋曰：自此盡，立飲，論獻士之事。云「獻士用觶，士賤也」者，對士大夫已上獻用觚，旅酬乃用觶，此獻士即用觶，故云「士賤也」。不從今文「觶」者，若從「觶」，與大夫已上何異？故不從。士坐祭，立飲，不拜既爵。其他不拜，坐祭，

立飲。他謂衆士也。亦升受爵，不拜。**疏**「士坐」至「立

飲」○注「他謂」至「不拜」○釋曰：云「他謂衆士也」者，上云「士長」，明此士長之外皆衆士也。知「亦升受爵」者，以其士尊於笙之長，笙之長尚受爵於階上，明士得升堂受爵也。言「不拜」者，以其士長得拜，明衆士不拜也。乃薦

司正與射人一人，司士一人，執帗二人，立于觶南，東上。天子射人，司士皆下大夫二人，諸侯則上士，其人數亦如之，司正爲上。**疏**「乃薦」至「東上」

○注「天子」至「爲上」○釋曰：此等皆士而先薦者，以其皆有事，故先得薦。司士亦先薦者，案《周禮》司士掌群士爵祿廢置之事，士中之尊，故亦先得薦也。鄭引《周禮》「序官」射人，司士下大夫二人，約出此「諸侯則上士」者，天子官尊，諸侯宜降一等，以是諸侯射人，司士得在上位中。云「其人數亦如之」者，案《周禮》「序官」射人下大夫二人，上士四人，下士八人，皆名射人，則諸侯雖使士爲之，人數亦等。以其畿外諸侯張三侯，與天子同，故知射人之數亦同也。言此者，欲見射時射人有事非一，故下文注云「大射正，射人之長」，是以《大射禮》大射正及小射正皆有事也。云「司正爲上」者，雖同是士，以其爲庭長，故設在

上，先薦之。此經三者當官雖多，皆取長先薦，其餘在於衆位，依齒也。又士位在西，有事者別在顰南，北面東上也。辯獻士。士既獻者立于東方，西面，北上。

乃薦士。每已獻而即位于東方，蓋尊之。畢獻，薦于其位。**疏**「辯獻」至「薦士」○注「每已」至「其位」○

釋曰：云「即位于東方，蓋尊之」者，以其庭中之位，卿東方西面，大夫北面，士西方東面，是東方尊。今卿大夫得獻升堂，位空，故士得獻即東方卿位，是尊之。以無正文，故

云「蓋」以疑之也。知畢獻薦之者，以其經云「辯獻士」，「乃薦士」，故知當畢獻後乃薦也。祝史、小臣師，亦

就其位而薦之。次士獻之，已不變位，位自在東方。

疏「祝史」至「薦之」○注「次士」至「東方」○釋曰：云「次士獻之，已不變位」者，對先獻士，上即變位，鄉東方也。

云「位自在東方」者，案上設位之時，祝史在門東，小臣在東堂下，是先在東方也。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

之，旅食不拜，受爵，坐祭，立飲。北面酌，南鄉獻之於尊南。不洗者，以其賤，略之也。亦畢獻乃薦之。

主人執虛爵，奠于篚，復位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立飲」○注「北

面」至「復位」○釋曰：云「北面酌，南鄉獻之於尊南」者，案《大射》旅食尊在西鑄之南北面，則此主人在南亦北面。以陳尊向君，若東楹之西東向設尊，亦是向君爲正。彼酌者尊後東面酌，此亦尊後北面酌，南面獻之於尊南也。云「不洗者，以其賤」者，此乃庶人在官，府、史、胥、徒之輩，故云「賤，略之也」。云「亦畢獻乃薦之」者，亦上文上，此畢獻乃薦可知。云「主人執虛爵，奠于篚，復位」者，此約《大射》獻旅食訖，云「執虛爵奠于篚，復位」，故知也。若

射，則大射正爲司射，如鄉射之禮。大射正，射

人之長者也。如鄉射之禮者，燕爲樂卿大夫，宜從其禮也。如者，如其「告弓矢既具」至「退中與箒」也。納射器

而張侯，其告請先于君，乃以命賓及卿大夫。其爲司正者，亦爲司馬。君與賓爲耦。《鄉射·記》曰自「君射」至

「龍旌」，亦其異者也。薦旅食乃射者，是燕射主於飲酒。**疏**「若射」至「之禮」○注「大射」至「飲酒」○釋曰：此

一經論燕末行射之節。云「大射正爲司射」者，燕禮輕，又

①，曰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作「云」。戴氏以「云」字爲衍文。

不主爲射，故射人爲擯，又爲司正，至射時，大射正爲司射，大射之時略於燕，主於射，故大射正爲擯，又爲司正，至射又親其職，故不同爲司射也。云「宜從之者，鄉射是卿大夫禮，故樂之還從之也。」云「如者，如其「告弓矢既具」至「退中與筭」也」者，經云「如鄉射之禮」，明從始至末皆如之。案《鄉射》初司射，告弓矢既具，至三番射訖，而「退中與筭」，故如之也。云「納射器而張侯」者，欲見此與鄉射因納射器後即張侯，大射納射器之後無張侯之事，是以特言此也。①云「告請先於君，乃以命賓及卿大夫」者，此燕禮與大射皆國君之禮，此燕禮每事皆先請於君，大射亦先請於君。故故大射初，②司射自阼階前請於公，公許，乃命賓及卿大夫，鄉射西階上告賓曰「弓矢既具」，乃告於主人，遂告大夫，是先後異也。云「其爲司正者，亦爲司馬」者，《鄉射》將射云「司正爲司馬」，此亦於將射司正爲司馬，故「亦」之也。若然，則上文射人告具，射人請賓，又云「射人請立司正，公許，射人遂爲司正」，皆一人也。必云「司正爲司馬」者，諸侯有常官，嫌與鄉射異，故言此也，若士射則司正不爲司馬。③云「君與賓爲耦」者，欲見鄉射賓與主人爲耦，此君與賓爲耦，亦是異於鄉射也。引《鄉射·記》「君射」至「龍旌」，「亦其異者也」者，謂旌與中

異。何者？彼因記國君三處射，旌與中各不同，云「君國中射，則皮樹中，以翺旌獲，白羽與朱羽糝」，言國中，則此燕射也。又云「於郊則問中，以旌獲」，謂諸侯大射在郊。又云「於竟則虎中龍旌」，謂諸侯賓射在竟。此皆諸侯禮射，雖記在《鄉射》，皆與鄉射異也。云「薦旅食乃射者，是燕射主於飲酒」者，此獻上旅食後乃射，是燕射主於飲酒，④決《大射》未爲大夫舉旅之前則射，是彼大射主於射故也。賓降，洗，升，媵觚于公，酌散，下拜。

公降一等，小臣辭。賓升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此當言媵觚，酬之禮皆用觚，言觚者，字之誤也。

古者「觶」字或作「角」旁「氏」，由此誤爾。疏，賓降「至

「再拜」○注「此當」至「誤爾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賓反位」，論賓媵爵於公之節。云「古者「觶」字或作「角」旁「氏」，由此誤爾」者，案《冬官》「梓人爲飲器，勺一升，爵一升，觚三

①「此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之」。

②「故故大射初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故曰大射初」，《通解》作「故大射初」。曹校云「下「故」衍字」。

③「士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大」。

④「主」字，原無，阮校云：「射」下脫「主」字。據補。

升。獻以爵而酬以觚，一獻而三酬，則一豆矣。鄭引南郡大守馬季長云：「觚當爲觶，豆當爲斗。」鄭康成云：「占者觶角傍氏，似觚，故誤爲觚。」時人又多聞觚，寡聞觶，是以誤爲觚，此注與彼同也。賓坐祭，卒爵，再拜稽首。

公荅再拜。賓降，洗象觶，升，酌膳，坐，奠于薦南，降拜，小臣辭，賓升，成拜。公荅再拜。賓反位。反位，反席也。今文曰「洗象觚」。疏

「賓坐祭」至「反位」○注，反位「至」象觚○釋曰：知「反位」是「反席」者，以其堂下無席，堂上乃有之，而云「賓升，成拜」，不云「降」，明上「反位」者，「反席」可知也。公坐

取賓所媵觶，興，唯公所賜。至此又言興者，明公崇禮不倦也。今文「觶」又爲「觚」。疏「公坐」至「所賜」

○注「至此」至「爲觚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士旅酌，卒」，論君爲士舉旅之事。云「唯公所賜」者，辭與爲大夫舉旅同也。云「至此又言興者，明公崇禮不倦也」者，以其說屢升坐之後，理當倦，今言「興」，明不倦矣。受者如初受酬之

禮，降，更爵洗，升，酌膳，下拜，小臣辭，升成拜。公荅拜。乃就席，坐行之。坐行之，若

今坐相勸酒。有執爵者。士有盥，升主酌授之者。

疏「有執爵者」○注「士有一至」之者○釋曰：無筭坐勸

酒，有執爵行之者。今此爲士舉旅，亦有執爵行之，若無筭爵然，後「上有盥，升主酌授之者」。^①若然，前三舉旅皆酬者自酌授人也。唯受于公者拜。公所賜者也。

其餘則否。司正命執爵者爵辯，卒受者興以

酬士。欲令惠均。疏「司正」至「酬士」○注「欲令惠均」

○釋曰：此所命者，命大夫也。以前三舉旅，辯大夫則止。今此爲士舉旅，故及之。云「欲令惠均」者，惠均於室及均於庭也。^②士《特性》爵止，欲得神惠均於室及均於庭，此

據人君之惠均於庭也。大夫卒受者以爵興，西階

上酬士。士升。大夫奠爵，拜。士荅拜。興

酬士者，士立堂下，無坐位。疏「大夫」至「荅拜」○注，興

酬「至」坐位○釋曰：此即上文司正所命者也。云「興酬

士者，士立堂下，無坐位」者，凡禮，堂上有席者坐，堂下無

① 「後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故」。

② 「室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堂」。

席者立，是以《禮記·檀弓》「尹商陽是上而云「朝不坐」，堂下無坐位者也。」

大夫立卒爵，不拜，實之。士拜受。大夫拜送。士旅于西階上，辯。祝史、

小臣、旅食皆及焉。

疏「大夫」至「上辯」○注「祝史」至

「及焉」○釋曰：知「旅食皆及」者，以士未得獻時旅酬不及，得獻之後旅則及之，^①旅食亦次士得獻，故知亦酬及之。其庶子以下未得獻者，至獻後無筭爵及焉。士旅

酌，旅，序也。士以次序自酌相酬，無執爵者。卒。主

人洗，升自西階，獻庶子于阼階上，如獻士之禮。辯，降洗，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，皆

於阼階上，如獻庶子之禮。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

舞位，使國子脩德學道，世子之官也。而與膳宰、樂正聯

事，樂正亦學國子以舞。左右正，謂樂正、僕人正也。小

樂正立于西縣之北，僕人正、僕人師、僕人士立于其北，北

上。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。若射，則僕人正、僕人士陪于

工後。內小臣奄人，掌君陰事陰令，后夫人之官也。皆獻

于阼階上，別於外內臣也。獻正下及內小臣，則磬人、鍾

人、鐃人、鼓人、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。^②凡獻皆薦也。

疏「卒」至「之禮」○注「庶子」至「薦也」○釋曰：此一經

獻庶子以下之節。云「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，使國子

脩德學道，世子之官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諸子職》云「大祭

祀，正六牲之體，凡樂事正舞位。國子存遊倅，使之脩德

學道」，彼天子諸子之官屬大子，若據諸侯，為世子之官。

引之者，以天子謂之諸子，諸侯謂之庶子，掌公、卿、大夫、

士之適子，掌事寔同，^③故取《諸子職》解此庶子之事。云

「而與膳宰、樂正聯事」者，以掌「正六牲之體」，得與膳宰

聯事，掌「國子脩德學道」，得與樂正聯事，以其樂正亦掌

教國子故也。言此者，欲見膳宰得獻，此庶子亦得獻之

意。云「樂正亦教國子以舞」者，欲見庶子掌國子，得與樂

正聯事。云「左右正謂樂正、僕人正也」，「僕人正」以下至

「北上」，鄭知義然者，見《大射禮》而知。云「左右正」者，

據中庭為左右。《大射禮》「工遷於東，僕人正亦與樂正同

處，名曰左正，復云右正，明是小樂正在西，為一也。若小

①「則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酬」。

②「鐃」，阮校引陸氏曰：本又作「鐃」，下同。諸本「鐃」、

「鐃」錯出，不悉出校。

③「寔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是」。

樂正不在西，《大射》之禮不得有「左右正」之文。又兩面俱縣，明大小樂正各監一縣。又知僕人正以下在小樂正之北北上者，以《鄉射》弟子相工皆在西，今僕人正以下亦是相工之人，故知亦在西方也。又工堂上西階之東，相工者宜近其事，故在西方樂正之北也。又知「北上」者，以《大射》、《鄉射》工遷在下之時，皆北上，統於樂正，^①今相者以工為主，明在堂下，則宜北統於堂上矣。下又知大樂正在東縣北者，約《鄉射》云「縣于洗東北」，至射時遷樂於「阼階下之東南，堂前三筭，西面北上坐，樂正北面立于其南」，是得爲一證也。云「若射」以下至「工後」者，案《大射》將射之時，工遷於下「東坫之東南，西面北上坐」，相者以工爲主，故知相工陪於東，即在工後也。云「內小臣奄人，掌君陰事陰令，后夫人之官也」者，案《天官·小臣》序官云「內小臣奄，上士四人」，其職云「掌王之陰事陰令」，鄭注云「陰事，群妃御見之事；陰令，王所求爲於北宮」。彼后之官，兼云「夫人」者，欲見諸侯夫人內小臣亦與后之內小臣職同，故雙言之。云「皆獻於阼階上，別於外內臣也」者，臣云外內者，案《周禮》有「外內命夫」，鄭注云「外命夫六鄉以出」。案內命夫朝廷卿大夫，則諸侯臣在鄉遂及采地者爲外臣，在朝廷者爲內臣。但外內臣皆獻於西

階上，此獻於阼階，故云「別於外內臣也」。云「則磬人」以下至「盡獻可知也」者，此據《周禮》天子有此官，諸侯並以下士爲之，則諸侯亦有此官，以其庭中之樂軒縣，別有鍾、磬、鐃、鼓，故知也。兼言「僕人」者，此經直見僕人正，不見僕人師、僕人士，《大射》見之。內小臣奄人之賤者，尚得獻，明此等皆得獻可知也。知「凡獻皆薦」者，以經云「如獻士」，獻士有薦，凡此等獻訖，明皆有薦也。無筭爵。筭，數也。爵行無次無數，唯意所勸，醉而止。疏

「無筭爵」○注「筭數」至「而止」○釋曰：自此盡，無筭樂，論酒行樂作，無次數之節。云「爵行無次無數」者，此對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，此則無次數也。士也，有執膳爵者，有執散爵者。執膳爵者酌以進公，公不拜受。執散爵者酌以之公，命所賜。所賜者興，受爵，降席下，奠爵，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席下，席西也。古文曰：公荅再拜。疏「士也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席下」至「再拜」○釋曰：自旅酬已前，受公

①「樂正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堂上」。

爵皆降拜，升成拜，至此不復降拜者，禮殺故也。云「席下，席西也」者，賓與卿大夫席皆南面統於君，皆以東爲上，故知「席下」爲「席西」也。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，公卒爵然後飲。不敢先虛爵，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。

疏「受賜」至「後飲」○注「不敢」至「來也」○釋曰：

上已言君「命所賜」，至此經云「受賜」，自然惠從尊者來，但先君受爵，^①似惠不由君來，故後飲然後授虛爵，是由尊者來，故後飲之也。此執爵者皆酌行之以偏，唯卒爵者與以酬上，^②自酌與之，是以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皆云「辯，卒受者興，以旅在下者」，注云「不使執觶者酌，以其將旅」，^③不以己尊孤人也。執膳爵者受公爵，酌，反奠之。宴歡在於飲酒，成其意。

疏「執膳」至「奠之」

○注「宴歡」至「其意」○釋曰：云「成其意」者，君意欲得皆醉，今執膳者酌，反奠於君前，望當君心，故云「宴歡在於飲酒，成其意」也。受賜爵者興，授執散爵。執散爵者乃酌行之。予其所勸者。唯受爵於公者拜。卒受爵者興，以酬士于西階上。士升，大夫不拜，乃飲，實爵。乃猶而也。

疏注「乃

猶而也」○釋曰：轉「乃」爲「而」者，「乃」是緩辭，此將勸士，士已升階，大夫即飲不可爲「乃」，故從「而」解之也。士不拜，受爵。大夫就席。士旅酌，亦如之。公有命徹幕，則卿大夫皆降，西階下北面，東上，再拜稽首。公命小臣辭。公荅再拜，大夫皆辟。命徹幕者，公意殷勤，必盡酒也。小臣辭，不升成拜，明雖醉正臣禮也。不言賓，賓猶臣也。君荅拜於上，示不虛受也。

疏「士不」至「皆辟」○注「命

徹」至「受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士旅酌亦如之」者，亦如大夫相酌之法。云「公有命徹幕」者，此君尊在東楹之西，專大惠，故待無算爵乃徹幕。《鄉飲酒》尊在房戶之間，賓主共之，故賓至則徹之，與此異也。云「小臣辭，不升成拜，明雖醉正臣禮也」者，臣之禮當下拜爲正，今不言「升成拜」者，於下已拜，是雖無算爵，已醉而不倦行臣禮，禮之正

^①「受」，阮校引顧廣圻云：「『受』當作『虛』。宋單疏本

已誤。」

^②「卒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受」字。

^③「旅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酬」字。

也。云「不言賓，賓彌臣也」者，經直言「卿大夫皆降」，不別言賓，是燕末賓同於臣。言「彌」者，上旅酬云「若賓若長」，猶言賓，但言賜不言酬，已是賓卑，今乃設賓，^①不言賓，是賓彌臣，故同臣例也。云「君荅拜於上，示不虛受也」者，案《燕義》云「禮無不荅，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」，彼釋此言也。^②但彼言「不虛取於下」者，摠申此燕禮君荅拜之事，不獨爲此言也。遂升，反坐。士終旅於上，如初。卿大夫降而爵止，於其反席卒之。**疏**「遂

升」至「如初」○注「卿大」至「卒之」○釋曰：云「卿大夫降而爵止」者，上文已云「大夫不拜，乃飲，實爵。士不拜，受爵」，是大夫飲訖爵止也。云「於其反席卒之」者，謂上士受得大夫爵，此經云「士終旅於上，如初」，是於大夫反席，士卒之也。無筭樂。升歌、間、合無數也，取歡而已，其樂章亦然。**疏**「無筭樂」○注「升歌」至「亦然」○釋曰：此

「無筭」對上升歌、笙、間、合各依次第而三終，有次有數，此則任君之情，無次無數，其詩樂章亦然，亦無次無數。宵，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，司宮執燭於西階上，甸人執大燭於庭，閭人爲大燭於門外。宵，夜也。燭，燠也。甸人，掌共薪蒸者。庭大燭，爲位廣

也。閭人，門人也。爲，作也。作大燭，以俟賓客出。**疏**

「宵則」至「門外」○注「宵夜」至「客出」○釋曰：凡燕法設燭者，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也，或冬之日不射亦宵，夏之日不射未必至宵也。云「燭，燠也」者，古者無麻燭而用荆燠，故《少儀》云「主人執燭抱燠」，鄭云「未熟曰燠」。但在地曰燎，執之曰燭，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，其燎亦名大燭，故《詩》云「庭燎之光」，毛云「庭燎，大燭也」，鄭云「夜未央而於庭設大燭」，毛、鄭並指此，甸人執大燭之文也。《司烜氏》云「凡邦之大事，共墳燭庭燎」，玄謂「墳，大也」。樹於門外曰大燭，於門內曰庭燎，言樹則大燭亦在地，廣設之而已。此「閭人爲大燭於門外」者，亦是大燭在地者。案《郊特牲》云「庭燎之百，由齊桓公始也」，注云「僭天子也。庭燎之差，公蓋五十，侯、伯、子、男皆三十」，文出《大戴禮》也。此亦諸侯禮，以燕禮輕，故不言庭燎，設大燭而已。云「甸人掌共薪蒸」者，《天官·甸師氏》職文。引之者，以其內有燭燠，故使之在門爲大燭也。云「閭人，門人

①「設」，阮校云：「陳、閭俱作『設』」。
②「言」，阮校云：「陳、閭無。」

也」者，案《天官·閹人》「掌守王中門之禁」，諸侯亦當然。賓醉，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。取脯，重得君賜。奏《陔》。《陔》，《陔夏》，樂章也。賓出奏《陔夏》，以爲行節也。凡《夏》以鍾鼓奏之。

疏，奏陔。○注，陔陔「至奏之」^①。○釋曰：云，《陔》，《陔夏》者，案《鍾師》九《夏》

之中有《陔夏》，九《夏》皆是《詩》，《詩》爲樂章，故知「樂章」也。云「賓出奏《陔夏》，以爲行節也」者，此及《鄉飲酒》皆於賓出奏《陔夏》，明此爲行節，戒之使不失禮。云

「凡《夏》以鍾鼓奏之」者，案《周禮·鍾師》云「以鍾、鼓奏九《夏》」，鄭注云「先奏鍾，次擊鼓」，是凡《夏》皆以鍾、鼓奏之。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雷，遂出。

必賜鍾人，鍾人掌以鍾、鼓奏九《夏》，今奏《陔》以節己，用賜脯以報之，明雖醉不忘禮。古文「賜」作「錫」。卿大夫皆出。隨賓出也。公不送。賓禮訖，是臣也。

公與客燕。謂四方之使者。**疏**，「公與客燕」○注「謂

四方之使者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敢拜賜命」，論與異國臣將燕，使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事。但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，唯戒賓爲異，故於禮末特見之也。云「謂四方之使

者」，以其云「客」，以「寡君」對之，故知四方使卿大夫來聘，主君將燕之也。曰：「寡君有不腆之酒，以

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，使某也以請。」君使人戒客辭也。禮，使人各以其爵。寡，鮮也，猶言少德，謙

也。腆，善也。上介出請入告。古文「腆」皆作「殫」。今文皆曰「不腆酒」，無「之」。

疏，曰「寡」至「以請」○注「君使」至「無之」○釋曰：云「禮，使人各以其爵」者，案《公食大夫》云「使大夫戒，各以其爵」，以其大聘使卿，小聘使大

夫，爵不同，故主君亦以其爵戒之也。云「上介出請入告」者，亦約《公食》使者至館門外，客使者上介出請事，入告賓。^②但彼食禮重，故三辭，此燕禮輕，故再辭爲異耳。

又彼見「賓出拜辱，大夫不荅拜」，此不言者，文不具。對曰：「寡君，君之私也。君無所辱賜于使臣，臣敢辭。」上介出荅主國使者辭也。私謂獨有恩厚

也。^③君無所爲辱賜於使臣，謙不敢當也。敢者，怖懼，

臣，臣敢辭。」上介出荅主國使者辭也。私謂獨有恩厚也。

^①「陔陔」原作「陔夏」，據阮校改。

^②「者」，曹校以爲衍字。

^③「有一」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受」。

用勢決之辭。**疏**「對曰：『至，敢辭。』」○注「上介」至「之辭」

○釋曰：云「敢者，怖懼，用勢決之辭也」者，謂若怖懼之事，不避危難，用勢往決之，故云「用勢決之辭也」。「寡

君固曰不腆，使某固以請。」「寡君，君之私也。君無所辱賜于使臣，臣敢固辭。」重傳命。

罔，如故。「寡君固曰不腆，使某固以請。」「某固辭不得命，敢不從。」許之也。於是出見主國使者。辭以見許為得命。今文無「使某」。致命曰：「寡

君使某，有不腆之酒，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。」親相見，致君命辭也。「君貺寡君多矣，又辱賜于使臣，臣敢拜賜命。」貺，賜也，猶愛也。敢

拜賜命，從使者拜君之賜命，猶謙不必辭也。**疏**注「敢拜」至「辭也」○釋曰：主君使大夫往戒，只為燕事，今客從

之者來就燕，而云拜主君賜燕之命者，謙不必有燕事。

記。燕，朝服於寢。朝服者，諸侯與其群臣日

視朝之服也，謂冠玄端，緇帶，素鞞，白屨也。燕於路寢，相親昵也。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，玄冠而衣皮弁服，與

《禮》異也。**疏**「記燕朝服於寢」○注「朝服」至「異也」○

釋曰：凡記，皆記經不具者。^①以經不言燕服及燕處，故記人言之也。云「謂冠玄端，緇帶，素鞞，白屨」者，皆《士

冠禮》文。案《屨人》注「天子、諸侯吉事皆為」，諸侯朝服素裳素鞞，應白為而云「白屨」者，引《士冠禮》成文，其實

諸侯當白為，其臣則白屨也。鄭注《周禮·屨人》云「複下曰為，鞞下曰屨」，下謂底，以此為異也。云「燕於路寢，相

親昵也」，知燕於寢者，以其饗在廟，明燕在寢私處可知也。引漢法欲見與古異者，周時玄冠服則緇布衣，今衣皮

弁服，是其異也。其牲，狗也，狗，取擇人也。明非其人不與為禮也。亨于門外東方。亨於門外，臣所掌

也。**疏**「亨于門外東方」○注「亨于」至「掌也」○釋曰：此

君禮，故云「臣所掌」。案《公食·記》云「亨于門外東方」，注云「必於門外者，大夫之事也」。注不同者，以其饗食在

廟嚴凝，宜親監視，不得言「臣所掌」，故注云「大夫之事也」。《鄉飲酒》「亨狗于堂東北」者，非君禮，是臣於堂東

北，不在外者，宜主人親供，又法陽氣之所始。故三者注

①「具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言」。

皆不同也。若與四方之賓燕，則公迎之于大門內，揖讓，升。四方之賓，謂來聘者也。自戒至於拜至，皆如《公食》。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，小臣請執幕請羞者，乃迎賓也。

疏，若與「至」讓升。○注，四方「至」賓

也。○釋曰：「云「自戒至於拜至，皆如《公食》」者，此燕用狗，彼用大牢，此戒賓再辭，彼三辭，至於卿大夫立位皆不同，而云「如《公食》」者，謂除此之外如之。若然，依《公食》從首，使大夫戒，各以其爵。上介出請人告「已下至「北面，再拜稽首」，皆如之，饌具之等不如之也。云「亦告饌具而後公即席，小臣請執幕請羞者，乃迎賓也」者，言此者，欲見燕四方賓，此等依上文，與燕己臣子同，亦不如《公食》。以其《公食》公無席，又無人廟之事，又《公食》無請執幕，羞膳，故別言此也。賓為苟敬，席于阼階

之西，北面。有胥，不躋肺，不啐酒。其介為賓。苟，且也，假也。主國君鄉時，^①親進醴于賓，今

燕又宜獻焉，^②人臣不敢褻煩尊者，至此升堂而辭讓，欲以臣禮燕，為恭敬也。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。言苟敬者，賓實主國所宜敬也。胥，折俎也。不躋，啐，似若尊者然也。介門西，北面，西上。公降，迎上介以為賓，揖讓，

升，如初禮。主人獻賓，獻公，既獻苟敬，乃媵觚。群臣即位，如燕也。

疏「賓為「至」為賓」○注「苟且」至「燕也」○

釋曰：云「主國君饗時，親進醴于賓」者，謂行聘享訖，禮賓之時，君親酌醴，進于賓。若然，前有饗食，不言之者，饗禮亡，無以可言，^③食禮又無酒醴所獻之事，故不言而云「饗時」也。云「今燕又宜獻焉」者，案上燕己臣子，使宰夫為主，知此親獻者，若不親獻即同己臣子，賓何須辭之而為「苟敬」？故知君當親獻焉。云「至此升堂而辭讓」者，若此時升堂不辭，即行燕賓之禮，故知辭之在初升堂時。云「欲以臣禮燕，為恭敬也」者，此謂在阼西，^④北面，故云「席之如諸公之位」也。^⑤云「言苟敬者，賓實主國所宜敬也」者，賓實主國所宜敬，但為辭讓，故以命介為賓，不得敬之，今雖以介為賓，不可全不敬，於是席之於阼階

① 鄉一，阮校云：《釋文》、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、楊氏俱作「饗」。

② 「宜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且」。

③ 「可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引證」。

④ 「此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正」。

⑤ 「如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獻」字。

西，且敬也，故云「苟敬」也。云「不嘯，啐，似若尊者然也」者，案此燕禮與大射、鄉射皆不嘯，啐，是諸公如鄉禮，^①今聘卿在諸公之坐，亦不嘯，不啐，是爲「似若諸公尊者然也」。云「介門西，北面，西上」者，約《聘禮》而知也。云「公降，迎上介以爲賓，揖讓，升，如初禮」者，此如上文燕己臣子以大夫爲賓者同，故云「如初禮」也。云「主人獻賓，獻公，既獻苟敬，乃媵觚」者，若上燕己臣子之時，獻賓，獻公既，即媵觚以酬賓。但「苟敬」之前宜有薦有俎，實與君同，明知獻公後即獻苟敬，乃可酬賓也。云「群臣即位，如燕」者，如上燕己臣子同。若然，群臣不待迎賓入，乃從君入者，以其皆蒙獻酬，故因其先至寢門，故小臣引之即入，^②不待賓入後也。無膳尊，無膳爵。降尊以就卑也。**疏**「無膳尊無膳爵」○注「降尊以就卑」○釋曰：《郊特牲》云：「三獻之介，君專席而酢焉。此降尊以就卑也。」注云：「三獻，卿大夫來聘，主君饗燕之，以介爲賓。賓爲苟敬，則徹重席而受酢也。專猶單也。」彼與此事同，故鄭引彼經以證此。燕己臣子，不見有君親受賓酢。若燕異國臣子，得有專席受酢者，獻卿大夫之後，依次各爲此三人舉旅。獻士之後，賓乃媵觚於公，賓取所媵

觚爲士舉旅，應以爲酢君，君專席而受之也。與卿燕，

則大夫爲賓。與大夫燕，亦大夫爲賓。不以

所與燕者爲賓者，燕爲序歡心，賓主敬也。公父文伯飲

南宮敬叔酒，以路堵父爲客，此之謂也。君恒以大夫爲

賓者，大夫卑，雖尊之，猶遠于君。今文無「則」，下無

「燕」。**疏**「與卿至，爲賓」○注「不以至無燕」○釋曰：

此謂與己臣子燕法。若與異國賓燕，皆用上介爲賓，如上

說也。云「公父文伯」已下，是《魯語》文。此三人皆魯大

夫自相燕法。云「此之謂也」者，此謂不使所爲燕者爲賓

之義。云「君恒以大夫爲賓者，大夫卑，雖尊之，猶遠於

君」者，案《禮記·燕義》云「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，

爲疑也，明嫌之義也」，注云「公卿尊矣，復以爲賓，則尊與

君大相近」，是不用公卿爲賓，恐逼君。用大夫爲賓，雖尊

之，猶遠於君，不畏逼君也。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

也。尊君也，膳宰卑於士。**疏**「羞膳至士也」○注「尊

君至於士」○釋曰：經直云「請執冪與羞膳」，不辨其人，

①「鄉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卿」。

②「故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故記人言之。云「尊君也，膳宰卑於士者，言膳宰，別小膳宰也。以其下云「羞卿者小膳宰」，明於君者上也，士尊於小膳宰也。若然，士則膳宰之長者，故下注「小膳宰」云「膳宰之佐也」。羞卿者小膳宰也。膳宰之佐也。

若以樂納賓，則賓及庭，奏《肆夏》，賓拜酒，主人荅拜而樂闋。公拜受爵而奏《肆夏》，公卒爵，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。《肆夏》，樂章也，今亡，以鍾、鐃播之，鼓、磬應之，所謂金奏也。《記》曰：「入門而縣興」，「示易以敬也」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，則奏此樂焉。疏：若以至樂闋。○注：肆夏，至樂焉。○

釋曰：自此盡「若舞，則勺」，論臣子有王事之勞與之燕之事。云「若」者，不定之辭，以其常燕已臣子無樂，王事之勞或有或無，故言「若」也。云「《肆夏》，樂章也，今亡」者，鄭注《鍾師》云：「九《夏》皆《詩》篇名，《頌》之族類也。此歌之大者，載在樂章，樂崩亦從而亡，是以《頌》不能具」也。云「以鍾、鐃播之，鼓、磬應之」者，《鍾師》云：「掌金奏」，鄭注云：「擊金以爲奏樂之節，金謂鍾及鐃」；又云：「凡樂事以鍾鼓奏九《夏》」，鄭注云：「先擊鍾，次擊鼓」。是奏《肆夏》時有鍾、鐃、鼓、磬。彼經注雖不言磬，但縣內有此四者，

故鄭兼言磬也。言「所謂金奏也」者，所謂「鍾師掌金奏」也。云「《記》曰」者，此鄭引二《記》之文。何者？云「入門而縣興」，是仲尼之文，①《仲尼燕居》云：「兩君相見，揖讓而入門，入門而縣興，揖讓而升堂，升堂而樂闋。」《郊特牲》云：「賓入大門而奏《肆夏》，示易以敬也。」必引二《記》文者，以燕在寢，賓及庭及寢庭，與《仲尼燕居》「入門而縣興」事相類，故引之證賓及庭樂作之義也；此《肆夏》以金奏之，故引《郊特牲》「示易以敬」，證用《肆夏》之義也。不取「賓入大門」者，大門非寢門故也。云「卿大夫有王事之勞，則奏此樂焉」，知者，以發首陳君與臣子常燕及聘使之臣燕，次論四方賓燕。今此言賓及庭奏《肆夏》，則非尋常大夫爲賓，與宰夫爲主人相對者，謂若「賓爲苟敬」四方賓之類，特奏《肆夏》。其事既重，若非有王事之勞，何以致此？故知是臣有王事之勞者乃奏此樂也。升歌《鹿鳴》，下管《新宮》，笙入三，成，《新宮》，《小雅》逸篇也。管之入三，成，謂三終也。疏：升歌「至三，成」○注

「新宮」至終也。○釋曰：《鹿鳴》不言「工歌」，《新宮》不言

①「之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燕居」二字。

「笙奏」，而言「升歌」、「下管」者，欲明笙奏異於常燕。常燕即上所陳四節是也。今工歌《鹿鳴》三終，與笙奏全別，^①故特言「下管《新宮》」，乃始「笙入三成」者，止謂笙奏《新宮》三終，申說下管之義。云「《新宮》」，《小雅》逸篇也，知在《小雅》者，以配《鹿鳴》而言，《鹿鳴》是《小雅》，明《新宮》小雅可知。遂合鄉樂。鄉樂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六篇。言遂者，不閒也。若舞，則《勺》。《勺》，《頌》篇，告成大武之樂歌也。其詩曰「於鑠王師，遵養時晦」，又曰「實維爾公允師」。既合鄉樂，萬舞而奏之，所以美王侯，勸有功也。

疏「若舞則勺」○注「勺頌」至「功也」○釋曰：言「若」者，或爲之舞，或不爲之舞，在於君意，故以不定而言。云「舞，則《勺》」者，謂爲之舞，則歌《勺》詩以爲曲。云「《勺》」，《頌》篇，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者，《勺》詩序文。云「其詩曰「於鑠王師，遵養時晦」」者，鑠，美也，言於呼，美武王之師，遵，循也，循養晦昧之紂，三分天下，猶服事於殷。又曰「實維爾公允師」者，公事允信也，言武王伐紂，實維汝武王之事，信得用師之道。云「既合鄉樂」者，以文承「合鄉樂」之下，故知「既合鄉樂」也。云「萬舞而奏之」者，釋經舞時作周萬舞之舞而奏《勺》詩。宣八年

《公羊傳》云「王午猶繹，《萬》入去籥」，傳曰「《萬》者何？干舞也」，謂秉干舞以奏《勺》詩也。云「所以美王侯，勸有功也」者，天子、諸侯作之。是美王侯，亦所以勸有功也。唯公與賓有俎。主於燕，其餘可以無俎。**疏**「唯公與賓有俎」○注「主於」至「無俎」○釋曰：「主於燕，其餘可以無俎」者，對《大射》辨尊卑，公、卿皆有俎。其牲用狗則同也。獻公曰：「臣敢奏爵以聽命。」授公釋此辭，不敢必受之。

疏「獻公」至「聽命」○注「授公」至「受之」○釋曰：謂若主人獻公。賓賡觶於公雖非獻，亦釋此辭也。凡公所辭，皆栗階。栗，蹙也，謂越等急趨君命也。凡栗階，不過二等。其始升，猶聚足連步，越二等，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。

疏「凡栗階不過二等」○注「其始」至「升堂」○釋曰：凡堂及階，尊者高而多，卑者庫而少。案《禮器》云「天子之堂九尺，諸侯七尺，大夫五尺，士三尺」，《士冠禮》降三等，受爵弁，鄭注云「降三等，下

①「與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其」。

至地」，則上三等階。以此推之，則一尺爲一階，大夫五尺五等階，諸侯七尺七等階，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。今云「凡栗階，不過二等」，言「凡」，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。栗階不過二等，據上等而言。故鄭云「其始升，猶聚足連步」，一也。①故《曲禮》云「涉級聚足，連步以上」，鄭注云「涉等聚足，謂前足躡一等，後足從之併。連步謂足相隨，不相過也」，此即聚足一也。②天子已下皆留上等爲栗階，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，其下無間多少皆連步。《雜記》云「主人之升降散等」，鄭注云「散等，栗階」，則栗階亦名散等。凡升階之法有四等：連步，一也；栗階，二也；歷階，三也；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，無連步，若《禮記·檀弓》云「杜蕢人寢，歷階而升」是也；越階，四也；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，若《公羊傳》云「趙盾避靈公，蹻階而走」是也。凡公所酬，既拜，請旅侍臣。既拜，謂自酌升拜時也。擯者阼階下告于公，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，請行酒于群臣。必請者，不專惠也。疏「凡公」至「侍臣」○注「既拜」至「惠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既拜，謂自酌升拜時也」者，此即上賓得君酬酒，飲訖，自酌降拜，升時請旅侍臣。云「擯者阼階下告于公，還西階下告公許旅

行」者，此約《大射》而知也。凡薦與羞者，小膳宰

也。謂於卿大夫以下也。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，欲絕

於賓，羞賓者亦上。疏「凡薦」至「宰也」○注「謂於」至

「亦上」○釋曰：云「謂於卿大夫以下」者，以其執冪與羞膳

於君是士，則知此「凡」者，於卿大夫也。云「上特言羞卿

者小膳宰者，欲絕於賓，羞賓者亦上」者，鄭意於此言

「凡」，摠卿大夫，於文足矣。上文君卜特言「羞卿者小膳

宰」者，欲見直言君不須言賓，以其賓之薦俎與君同，明羞

膳亦與君同，不使小膳宰，故云「欲絕於賓」，爲「羞賓者亦

上」也。有內羞。謂羞豆之實，醢食、糝食。羞籩之實，

糗餌、粉糝。疏「有內羞」○注「謂羞」至「粉糝」○釋曰：

云「謂羞豆之實，醢食、糝食」者，《天官·醢人》云「羞豆之

實，醢食、糝食」，鄭注云「醢，醬也」。《內則》曰「取稻米，舉

搔洩之，小切狼臠膏，以與稻米爲糝」，又曰「糝取牛羊豕

之肉，三如一，小切之，與稻米，稻米二，肉一，合以爲餌煎

① 「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無。

② 「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之」是也。云「羞籩之實，糗餌、粉資」者，《籩人職》云：「羞籩之實，糗餌、粉資。」鄭注云：「此物皆粉稻米、黍米所爲也。合蒸曰餌，餅之曰資。糗者，搗粉熬大豆爲之，爲餌、資之黏著以粉之耳。餌言糗，資言粉，互相足」是也。糗熬之亦粉之，其粉搗之亦糗之，是互相足也。君與射，

則爲下射，袒朱襦，樂作而后就物。君尊。小

臣以巾授矢，稍屬，君尊不措矢。不以樂志。

辟不敏也。既發，則小臣受弓，以授弓人。俟復

發也。不使大射正，燕射輕。上射退于物一筭。

既發，則荅君而俟。荅，對。若飲君，燕則夾

爵。謂君在不勝之黨，賓飲之，如燕腰觚，則又夾爵。

疏，若飲君燕則夾爵。○釋曰：「夾爵」者，將飲君，先自

飲，及君飲訖，又自飲，爲夾爵。君在，大夫射則肉

袒。不纁襦，厭於君。**疏**注，不纁襦厭於君。○釋曰：

《鄉射·記》大夫對上射袒纁襦，此對君肉袒，故云「厭於

君」也。若與四方之賓燕，腰爵，曰：「臣受賜

矣，臣請贊執爵者。」受賜，謂公卿者酬之。至燕，主

人事賓之禮殺。賓降，洗，升，腰觶于公，荅恩惠也。

疏

「若與」至「爵者」○注「受賜」至「惠也」○釋曰：謂公取二大夫所腰觶上者以酬賓是也。云「賓降，洗，升，腰觶于公」者，謂上獻上訖，賓「腰觶于公」，是荅恩惠也。相者

對曰：「吾子無自辱焉。」辭之也。對，荅也。亦告

公，以公命荅之也。有房中之樂。弦歌《周南》、《召

南》之詩，而不用鍾磬之節也。謂之「房中」者，后、夫人之所諷誦，以事其君子。**疏**「有房中之樂」○注「弦歌」至

「君子」○釋曰：云「弦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詩，而不用鍾磬之節」者，此文承「四方之賓燕」下而云「有，明四方之賓而有之」。

①知不用鍾磬者，以其此《南》本后、夫人侍御

于君子用樂節，是本無鍾磬。今若改之而用鍾磬，當云「有房中之奏樂」，今直云「有房中之樂」，明依本無鍾磬也。

②若然，案《磬師》云「教縵樂、燕樂之鍾磬」，注云「燕樂，房中之樂，所謂陰聲也」。樂皆教其鍾磬。房中樂

得有鍾磬者，彼據教房中樂，待祭祀而用之，故有鍾磬也，

①「明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明」下疑脫「爲」字。

②「依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彼」，閩、監本俱誤作「衣」。

房中及燕則無鍾磬也。

儀禮卷第六 經三千三百二十三 注四千六百二十

儀禮疏卷第十五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儀禮疏卷第十六 儀禮卷第七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大射第七^①疏

「大射第七」○鄭《目錄》云：「名曰大射

者，諸侯將有祭祀之事，與其群臣射，以觀其禮。數中者得與於祭，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。射義於五禮屬嘉禮，^②大戴此第十三，小戴及《別錄》皆第七。」○釋曰：云「諸侯將有祭祀之事」以下，文出於《射義》。

氏注

儀禮 鄭

大射之儀。君有命戒射。將有祭祀之事，

當射。宰告於君，君乃命之。言「君有命」，政教宜由尊者。○疏：大射「至，戒射」○注「將有，至，尊者」○釋曰：自

此盡「西紘」，論射前預戒諸官及張侯設樂懸之事。不言

「禮」言「儀」者，以射禮盛，威儀多，故以「儀」言之。是以

《射義》云：「孔子曰『射者何以射？何以聽？循聲而發，

發不失正鵠者，^③其唯賢者乎！若夫不肖之人，則彼將

安能以中。』是其射容難，故稱「儀」也。云「將有祭祀之

事，當射」者，按《射義》云「天子將祭，必先習射於澤。澤

者，所以擇土也。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。射中者得與

於祭，不中者不得與於祭」，是其將祭必射也。云「宰告於

君，君乃命之」者，鄭意不云「宰戒百官」者，^④宰先告君，

君之使戒乃戒，即云「戒百官」是也。云「言『君有命』，政

教宜由尊者」，其經云「戒射」，此戒亦政教之類，故以「政

教」言之也。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。宰，於天子家

宰，治官卿也，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。○疏：宰戒

至「射者」○注「宰於」至「百官」○釋曰：按《周禮·大宰》

①「射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釋文》、唐石經、徐本俱有「儀」字。

②「義」，阮校云：浦鏗校改爲「儀」。

③「發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而」字。按《射義》有「而」字。

④「不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下」，曹校云「下」字是。

職云「掌百官之誓戒」，此言「宰戒百官」，其事同，故鄭以「天子冢宰」言之也。其實諸侯兼官，無冢宰，立地官司徒以兼之。故《聘禮》云「宰命司馬」，注云「宰，上卿貳君事者也」。諸侯謂司徒爲宰，是諸侯立司徒兼冢宰之事也。言「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」者，《周禮·大宰》職云「作大事，則戒于百官，贊王命」，是鄭之所引以證「宰戒」之事也。射人戒諸公、卿大夫射。司士戒士射與贊者。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，司士掌國中之士治，凡其戒命，^①皆司馬之屬也。殊戒公、卿大夫與士，辨貴賤也。贊，佐也，謂士佐執事不射者。

疏「射人」至「贊者」○注

「射人」至「射者」○釋曰：上文宰官尊，摠戒，此射人、司士色別重戒之，謂若《天官·冢宰》戒百官，宗伯、大司寇之等重戒也。云「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」者，《夏官·射人》文。云「司士掌國中之士治，凡其戒令」者，此《司士》職文。云「國中之士」，彼士摠公、卿大夫士而言，此射人已戒公、卿大夫，則司士戒士贊者唯有士，^②不兼大夫已上。不同者，斷章取義，故與本職不同也。云「皆司馬之屬也」者，射人、司士皆屬司馬，故云「司馬屬」也。此上下文所云「戒」者，皆謂祭前旬有一日。知者，《祭統》云：「先期旬

有一日，宮宰宿夫人。夫人亦散齋七日，致齋三日。」若然，卜及戒皆在旬有一日，是《大宰》云「前期十日，帥執事而卜日，遂戒」，注云「前期，前所諏之日也。十日容散齋七日，致齋三日」。其天子又有天地及山川、社稷、宗廟，諸侯直有境內山川、社稷、宗廟，卜日及戒皆同也。按《郊特牲》云「卜郊受命于祖廟，作龜于廟宮。卜之日，王立于澤，親聽誓命」，又云「獻命庫門之內，戒百官也。大廟之命，戒百姓也」，注云「王自澤宮而還，以誓命重相申勅也。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」。若然，卜日在澤宮，又至射宮，皆同在旬有一日，空十日，故後日乃齋也。前射三日，

宰夫戒宰及司馬、射人，宿視滌。宰夫，冢宰之屬，掌百官之徵令者。司馬，於天子政官之卿，凡大射，則合其六耦。滌，謂灑器，埽除射宮。

疏「前射」至「視滌」○

注「宰夫」至「射宮」○釋曰：此「宰夫戒」是再戒之宿，不云「宿」者，辟下「宿視滌」。何者？「宰夫戒」是申戒，下

^①「命」，阮校云：閩、監本作「令」，與疏合。按《周禮》原文亦作「令」。

^②「贊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射與」二字。

「宿」是夕宿，是以《宗伯》云「凡祀大神、享大鬼、祭大示，帥執事而卜日，宿視滌濯」，注云「宿，申戒也」，此前有「射人戒」，是七日前期，此「宰夫」戒是申戒。又知「宿」是夕宿者，以戒、宿同文，明不同日。以其上云「前射三日」戒，明此非三日，是前一日矣。云「宰夫，冢宰之屬」者，按《大宰》云「小宰中大夫二人，宰夫下大夫四人」，屬冢宰，故云「冢宰之屬」。云「掌百官之徵令」者，《宰夫職》文。云「司馬，於天子政官之卿」者，《小宰》職云「四曰司馬，其屬六十，掌邦政」是也。云「凡大射，則合其六耦」者，《大司馬職》云「若大射，合諸侯之六耦」，是將祭而射，故使諸侯爲耦。若其餘射，則卿大夫以下爲耦也。云「滌，謂溉器，埽除」者，以其諸侯射，先行燕禮，不視滌器，明滌器是射器及「埽除射宮」也。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。大侯九十，參七十，干五十。設乏，各去其侯西十，北十。量人，司馬之屬，掌量道巷塗數者。侯謂所射布也。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，卑者射之以求爲侯。量侯道，謂去堂遠近也。容謂之乏，所以爲獲者之禦矢。狸之伺物，每舉足者，止視遠近，^①爲發必中也，是以量侯道取象焉。《鄉射·記》曰「侯道五十

弓」，《考工記》曰「弓之下制六尺」，則此狸步六尺明矣。大侯，熊侯，謂之大者，與天子熊侯同。參讀爲慘，雜也。雜侯者，豹鵠而麋飾，下天子大夫也。干讀爲犴，犴侯者，犴鵠犴飾也。大夫將祭於己，射麋侯。士無臣，祭不射。

疏「司馬」至「北十」○注「量人」至「不射」○釋曰：

云「量人，司馬之屬，掌量道巷塗數」者，《量人職》文，量人屬司馬，故云「司馬之屬」也。云「侯謂所射布也」者，以其三侯皆以布，^②以皮爲鵠，旁又飾以皮也。云「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」者，即《梓人》云「毋或若汝不寧侯，不屬於王所，故抗而射汝」是也。云「卑者射之以求爲諸侯」者，^③《射義》云「故天子之大射，謂之射侯。射侯者，射爲諸侯也。射中則得爲諸侯，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」是也。「容謂之乏」，^④所以爲獲者之禦矢」者，此云「乏」，《周禮·射人》云「容所以爲獲者之禦矢」。解容、乏之義，以其容身，故得禦矢，言乏，矢於此乏，實不去也。云「則此狸步六尺

① 止，阮校云：徐本、聶氏、毛本俱作「正」。

② 布一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爲之而」三字。

③ 諸，注文無此字。

④ 容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云」字。

明矣」，①鄭云此者，陰破先鄭，故先鄭注《射人》「狸步謂舉足爲步，於今爲半步」，故鄭注彼，亦引「弓之下制六尺」以非之也。云「大侯，熊侯，謂之大者，與天子熊侯同」者，《司裘》職云「王大射則共虎侯、熊侯、豹侯，設其鵠。諸侯則共熊侯、豹侯」，彼畿內諸侯二侯，以熊侯爲首，此畿外諸侯三侯，與天子同，不得與天子同。②其大射時所用物，宜與畿內諸侯同用熊，又與天子熊侯同，故云「大侯」也。云「參讀爲糝，糝，雜也。雜侯者，豹鵠而麋飾，下天子大夫也」者，《司裘》云「卿大夫則共麋侯」，此則以豹皮爲鵠，以麋飾其側，不用純麋，是「下天子大夫也」。必知以豹爲鵠，以麋爲飾者，天子卿大夫用麋侯，諸侯卿大夫亦用麋侯，並據已家用之。若助祭，亦射君之第二侯，明君之第二侯用麋飾其側，侯以飾得名。又畿內諸侯第二侯用豹爲鵠，故知畿外諸侯亦以豹皮爲鵠可知。云「干讀爲豢，豢侯者，豢鵠豢飾也」者，亦取捷點意。「大夫將祭於己，射麋侯」者，《司裘》云「卿大夫共麋侯」，是天子卿大夫，以《孝經》云「大夫有爭臣三人」，以有臣故將祭得大射擇士。鄭言此者，以己射用麋侯，又見助君祭，亦射君之麋侯。云「士無臣，祭不射」者，《孝經》云「士有爭友」，不言臣，以僕隸爲友。《司裘》「卿大夫」下不言士，故祭不

言士大射。若然，上有賓射、燕射，不得大射。雖不得大射，得與君賓射，故《射人》注：「不言士者，此與諸侯之賓射，士不與也。」若然，諸侯之士亦然也。遂命量人、

巾車張三侯。大侯之崇見鵠於參，參見鵠於干，干不及地武，不繫左下綱。設乏，西十，北十，凡乏用革。巾車，於天子宗伯之屬，掌裝衣車者，亦使張侯，侯，巾類。崇，高也，高必見鵠，鵠所射之主。《射義》曰：「爲人君者以爲君鵠，爲人臣者以爲臣鵠，爲人父者以爲父鵠，爲人子者以爲子鵠。」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。鵠之言較，較，直也，射者所以直己志。或曰鵠鳥名，射之難中，中之爲俊，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「鳴鵠知來。」然則所云正者，正也。亦鳥名，

①「則此狸步」至「以非之也」五十一字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少「鄭云此故先故注彼亦也」十字，餘與毛本同。陳、閩、《通解》俱作：「則此狸步六尺明矣者，先鄭注射人狸步謂一舉足爲步，於今爲半步。後鄭注引鄉射，考工爲證者，所以明步爲六尺，而非三尺也。」

②「不得與天子同」，曹校云此六字當在上「彼畿內諸侯二侯」句下。

齊、魯之間名題肩爲正，正、鵠皆鳥之捷黠者。《考工記》曰「梓人爲侯，廣與崇方，參分其廣，而鵠居一焉」，則大侯之鵠方六尺，穆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，豳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。及，至也。武，迹也。中人之足長尺二寸。以豳侯計之，穆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，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。凡侯北面，西方謂之左。前射三日，張侯設乏，欲使有事者豫志焉。

疏遂命至，用革。○注

「巾車」至「志焉」○釋曰：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，此經論張侯高下之法也。云「設乏，西十，北十」者，《鄉射》云「乏參侯道，居侯黨之一，西五步」，注云「此乏去侯北十丈，西三丈」。云「西十，北十」，則西與北皆六丈，不得爲三分居侯黨之一者，以其三侯人堂深故也。①若然，此三侯之下總云「西十，北十」，則三侯之乏皆西十北十矣。西亦六丈者，以三侯恐矢揚傷人，與一侯亦異也。云「巾車，於天子宗伯之屬」者，《周禮》巾車屬宗伯，故云「宗伯之屬」也。云「掌裝衣車」者，天子五路，木路無革鞅，革路有革無異飾，玉路、金路、象路有革鞅，又有玉、金、象爲飾，「孤乘夏篆，卿乘夏縵」，皆以物爲飾，故云「裝衣車者」也。云「侯，巾類」者，侯亦有飾，故《鄉射·記》云「凡畫者，丹質」，及正鵠之飾，故云「巾類」也。引《射義》

者，欲證射以鵠爲主也。云「鵠之言較，較，直也，射者所以直己志」，并下注云「然則所云正者，正也」，此取《射義》解之。故《射義》云「射者內志正，外體直，然後持弓矢審固」，注云「內正外直。正鵠之名，出自此」是也。云「或曰鵠鳥名，射之難中，中之爲俊，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」，并下云「亦鳥名，齊、魯之間名題肩爲正，正、鵠皆鳥之捷黠者」，鄭以正、鵠之名有此一義，故兩解之也。云「《考工記》梓人爲侯，廣與崇方，參分其廣，而鵠居一焉」者，三等皆高廣等。引之者，鄭欲解經「見鵠」之義，故先知侯鵠廣狹尺寸也。云「則大侯之鵠方六尺」者，以侯道九十弓，弓取二寸，二十九十八，侯中丈八尺，三分其侯而鵠居一，故知鵠方六尺也。云「穆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」者，以侯道七十弓，弓取二寸，則侯中丈四尺，三分其侯鵠居其一。丈四取丈二，三分得四尺，又於二尺之內取尺八寸，又得六寸，又二寸一寸爲三分，總六分，取二分，二分於三分爲二分寸之二，三分寸之二，即是大半寸。故云「穆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」也。云「豳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」者，豳侯侯道五十弓，弓取二寸，則侯中方一丈，三分

①「堂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庭」。

其侯鵠居一焉，一丈且取九尺，得三尺，一尺取九寸，得三寸，一寸分爲三分，得一分，則是三分寸之一，三分寸之一則是少半寸，故云「豺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」也。云「中人之足長尺二寸」者，無正文，以目驗而知。云「以豺侯計之」者，以大侯、穆侯高下無文，豺侯云「下綱不及地武」，則豺侯下綱去地尺二寸，以是從豺侯計之也。豺侯中一丈，上下躬及上下舌各二尺，合八尺，是丈八尺矣。又下不及地尺二寸，則豺侯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也。穆侯侯中丈四尺，中上中下各四尺，得八尺，并之一丈二尺也。鵠居侯中三分之一，則鵠下亦有四尺六寸大半寸，通躬身四尺爲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。^①張法，穆侯鵠下畔與豺侯之上綱齊，^②所謂「見鵠於豺」，自餘穆侯鵠下畔八尺六寸大半寸在掩。豺侯亦如之。豺侯上綱本去地丈九尺二寸，直掩八尺，上有一丈一尺二寸在，復掩六寸，上有一丈六寸在，復掩三分寸二，唯有一丈五寸三分寸一在。「少半寸」者，即三分寸一也，言「大半寸」者，即三分寸二也，故知穆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。大侯中丈八尺，中之上下各四尺，即八尺矣。中方丈八尺，更加八尺，二丈六尺也。穆侯去地丈五寸少半寸。本上綱、下綱相去二丈二尺，其舉也，上綱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

也。大侯鵠下畔與穆侯上綱齊，所謂「見鵠於穆」也。侯中丈八尺，三分之二之則鵠下亦有六尺，下躬身四尺，一丈矣，則大侯自鵠以下掩穆侯一丈也。自一丈以下猶有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在，是大侯下綱去地亦然，故注依此數也。云「前射三日，張侯設乏」，知三日者，前文云「前射三日」，下云「樂人宿縣」，下云「厥明」，自前射三日以後論事不著異日，故知張侯與設乏同是射前三日矣。樂人宿縣于阼階東，笙磬西面，其南笙鍾，其南鑄，皆南陳。笙猶生也，東爲陽中，萬物以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大族所以金奏，贊陽出滯。沽洗所以脩絜百物，^③考神納賓。」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，皆編而縣之。《周禮》曰：「凡縣鍾磬，半爲堵，全爲肆。」有鍾有磬爲全。鑄如鍾而大，奏樂以鼓鑄爲節。**疏**「樂人」至「南陳」○注「笙猶」至「爲節」○釋曰：云「東爲陽中，萬物以生」者，陽氣起於子，盛

①「身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與舌」二字。

②上「侯」原無，阮校云：毛本重「鵠」字。按上「鵠」字當作「侯」。孫校云：「鵠」不必重。據補。

③「沽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姑」。

於午，故東方爲陽中也。萬物以生，以其正月三陽生，大族用事，故萬物生焉。云《春秋傳》者，是《外傳》伶州鳩對周景王辭。引之者，證鍾磬爲笙之事。大族者，寅上候氣之管，度律均鍾，金即鍾也，故奏之所以「贊陽出滯」。云「姑洗所以脩絜百物，考神納賓」者，亦據度律均鍾，姑洗在辰三月，百物脩絜而出。「考神納賓」，謂祭祀而有助祭之賓客。但東方陽管唯有此二律，故據此二律言之，是以名東方鍾磬爲笙也。云「皆編而縣之」者，言「皆」者，欲解磬非應律之物，與鍾同言之者，以其鑄與鼓雖同西面，與鍾同，不編之。而磬與鍾同十六枚而在一虞，與鍾同編，又同宮，故兼言磬。是以《磬師職》云「掌教擊磬，擊編鍾」，注云「磬亦編，於鍾言之者，鍾有不編，不編者鍾師擊之」，是其磬與鍾編之。此東方云笙而西方言頌者，以其夷則，無射主西方成功收藏，故稱頌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故云頌也。但天有十二次，地有十二辰。按《書傳》云：「天子出，撞黃鍾之鍾，右五鍾皆應。人則撞蕤賓之鍾，左五鍾皆應。」左右云「五」，則除黃鍾、蕤賓並爲陽，而應鍾、林鍾已西爲「右五」也，大呂、中呂已東爲「左五」也。云《周禮》曰：「凡縣鍾磬，半爲堵，全爲肆」者，《周禮·小胥職》文。鼓鑄亦縣，而直言鍾磬者，據編縣者爲文。

鼓鑄筍虡之上各縣一而已，不編之。鄭彼注云：「半之者，謂諸侯之卿大夫、士也。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。」天子之卿大夫判縣，東西各有鍾磬，是全之爲肆。諸侯卿大夫雖同判縣，半天子卿大夫，取「相鍾磬分爲兩相，西縣鍾，東縣磬。而天子之士特縣，直東有鍾磬，且是全之爲肆」①。諸侯之士直特縣，半天子之士，縣磬而已，或於階間，或於東方。又天子宮縣，四面皆有。諸侯軒縣，闕南面。面皆有鍾、磬，鑄及鼓具有也。卿大夫、士皆無鑄者，若有鑄，則諸侯臣半天子臣，不得具，是以闕之。云「鑄如鍾而大」者，《特性》注亦云「鑄如鍾而大」，並據《國語》而注之，以言鑄形如鍾而復大，以大故特一縣，不編之也。云「奏樂以鼓鑄爲節」者，按《周禮·鑄師》云「掌金奏之鼓」，注云「謂主擊晉鼓，以奏其鍾鑄也」，以此言之，則先擊鼓後擊鍾鑄，皆是與樂爲節，故鄭注以鼓鑄爲節，不言鍾磬，已注解，故不言也。建鼓在阼階西，南鼓。應鼙在其東，南鼓。建猶樹也，以木貫而

① 「且是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，且」作「亦」，《通解》：「且是」作「是亦」。

載之，樹之跗也。南鼓，謂所伐面也。應鼗，應朔鼗也，先擊朔鼗應之。^①鼗，小鼓也。在東，便其先擊小，後擊大也。鼓不在東縣南，爲君也。

疏「建鼓」至「南鼓」○注

「建猶」至「君也」○釋曰：下西面、北面建鼓皆言一，此建鼓不言一者，彼在本方故須言一，見無他鼓，此鼓本東方，以爲君，故移來在北方，故異其文，不言一也。云「建猶樹也，以木貫而載之，樹之跗也」者，按《明堂位》云「殷楹鼓，周縣鼓」，注云「楹，爲之柱，貫中上出也。縣，縣之於簠虞也」，此云「以木貫而載之」，則「爲之柱，貫中上出一也」。周人縣鼓，今言建鼓，則殷法也，若醺用酒之類，主於射，略於樂，故用先代鼓。云「鼓不在東縣南，爲君者，決下一建鼓在其南，東鼓一者爲賓，復不在東縣北者，取順君面故也。西階之西頌磬，東面，其南鍾，其南鑄，皆南陳。一建鼓在其南，東鼓，朔鼗在其北」。言成功曰頌，西爲陰中，萬物之所成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夷則所以詠歌九則，平民無忒。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，示民軌義。」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。朔，始也。奏樂先擊西鼗，樂爲賓所由來也。鍾不言頌，鼗不言東鼓，義同省文也。古文「頌」爲「庸」。

疏「西階」至「其北」○

注「言成」至「爲庸」○釋曰：言《春秋傳》者，亦是《外傳》

文。云「詠歌九則」者，謂六府三事，九功之德是也，以此九則平民，使無差慝。云「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」者，哲人謂后稷，后稷以稼穡之功成於季秋，先王之業，以農爲本，故云「示民軌義」，謂軌法義理也。云「先擊西鼗，樂爲賓所由來也」者，解先擊朔鼗之意。^②賓向外來，位在西，其樂主爲樂賓，故先擊朔鼗，應鼗應之也。云「鍾不言頌，鼗不言東鼓，義同省文也」者，決上東方言「笙鍾」，應鼗言「南鼓」，此當言頌鍾，東鼓，義與上文同，亦合有而不言者，省文也。云「古文頌爲庸」者，此雖疊古文不從，亦通義是。《尚書》云「笙庸以閒」，笙東方，鍾磬西方，是庸亦功也，亦有成功之義也。一建鼓在西階之東，南面。言面者，國君於其群臣備三面爾，無鍾磬，有鼓而已。其爲諸侯則軒縣。

疏「一建」至「南面」○注「言面」

至「軒縣」○釋曰：云「言面者，國君於其群臣備三面爾」

^①「應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應鼗」二字，《通解》、楊氏、敖氏同。

^②「意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義」。

者，言國君合有三面，為辟射位，又與群臣射，闕北面，無鍾、磬、搏，直有一建鼓而已，故不言「南鼓」，而言「南面」也。云「其為諸侯則軒縣」者，若與諸侯饗燕之類，則依諸侯軒縣，三面皆有鼓與鍾、磬、搏。

蕩在建鼓之間。

蕩，竹也，謂箏、簫之屬。倚於堂。

疏「蕩在建鼓之間」○

注「蕩竹」至「於堂」○釋曰：按《禹貢》云「篠簫既敷」，注云「蕩，竹」，故知此蕩亦竹也。其器則管也，是以下云「乃管《新宮》」，注云「管謂吹蕩」，故知竹管也。按《小師職》注

云「管如簫而小，併兩而吹之，今大予樂官有焉」。《爾雅》

云：「大筚謂之巢，小者謂之和。」簫大者二十三管，長尺四

寸，小者十六管，長尺二寸。大筚十九簧，小者十三簧。

若然，筚、簫與管器異，以其皆用竹，故云「筚、簫之屬」也。

云「倚於堂」者，管擬吹之，不倚在兩建鼓間者，^①以不得

倚於鼓，故知倚於堂也。**蕩倚于頌磬西紘。**蕩，如

鼓而小，有柄，實至搖之以奏樂也。紘，編磬繩也。設蕩

於磬西，倚于紘也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天子賜諸侯樂，則以祝將

之。賜伯子男樂，則以蕩將之。」**疏**「蕩倚于西紘」○注

「蕩如」至「將之」○釋曰：知蕩，如鼓而小者，按《那》詩

云「猗與那與，置我蕩鼓」，傳云「猗，歎辭。那，多也」。鄭

讀置為植，植蕩鼓者，為楹貫而樹之。美湯受命伐桀，定

天下而作護樂，^②故歎之，多其改夏之制，乃始植我殷家

之樂蕩與鼓也。蕩雖不植，貫而搖之，亦植之類」。以其

殷人植鼓，以木貫之，而下有拊，蕩亦以木為柄而貫之，但

手執而不植為異，故云「亦植之類」。蕩與鼓同文，是「蕩，

如鼓而小」也。知「有柄，實至搖之以奏樂」者，按《睪瞭

職》云「掌凡樂事：播蕩、擊頌磬、箏磬」，磬言擊，蕩言播，

播為「搖之」可知。蕩所以節樂，實至乃樂作，故至實至搖

之以奏樂也。^③云「紘，編磬繩也」者，紘若天子、諸侯「冕

而朱紘，用組」之類，磬又編縣之用紘，故知「紘，編磬繩

也」。知「設蕩於磬西，倚於紘」者，以其鍾磬皆面向東，人

居其前，西面，故知蕩在磬西，倚之於紘也。引《王制》者，

證蕩為節樂之器。祝狀如漆笛，中有椎，所以節樂。蕩亦

節樂，祝大於蕩，故賜公侯樂則以祝將命，賜伯子男樂則

以蕩將命。自餘樂器陳於外也。**厥明，司宮尊于東**

①「不」，曹校云此字似衍。

②「護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護」。

③上至「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於」。孫校云：

「至，疑，云」。

楹之西，兩方壺，膳尊兩甔在南，有豐。冪用錫若絺，綴諸箭。蓋冪，加勺，又反之。皆玄尊，酒在北。膳尊，君尊也。後陳之，尊之也。豐以承尊也，說者以爲若井鹿盧。其爲字從豆曲聲，近似豆，大而卑矣。冪，覆尊巾也。錫，細布也。絺，細葛也。箭，篠也。爲冪蓋卷辟，綴於篠橫之也。又反之，爲覆勺也。皆玄尊，二者皆有玄酒之尊，重本也。酒在北，尊統於君，南爲上也。唯君面尊，言專惠也。今文「錫」或作「絺」，「絺」或作「綌」。古文「箭」作「晉」。

疏

「厥明」至

「在北」○注「膳尊」至「作晉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羹定」，論豫設尊、洗、具饌之事。案《禮記·燕義》諸侯射先行燕禮，此以下至「東陳」，^①皆陳設器物，與《燕禮》同，但文有詳略耳。云「說者以爲若井鹿盧」者，鹿盧之形即葬下棺碑間重鹿盧之輩，^②今見井上豎柱，夾之以索，繞而挽之是也。云「其爲字從豆曲聲」者，此謂上聲下形之字。年和，穀豆多有，故從豆爲形也。豐者承尊之器，象形也，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。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，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，故鄭還依豐字解之，故云「其爲字從豆」爲形，以曲爲聲也。云「近似豆大而卑矣」者，既用豆

爲形，還近似籩豆之豆，舉漢法而知。但豆口徑尺，柄亦長尺，口徑小而又高，此承尊之物，口、足、徑各宜差寬，中央亦大，共高尺，比常豆而下，^③故云「近似豆而卑」，但斲一大木爲之，取其安穩。此豐若在宗廟，或兩君燕，亦謂之圻，致爵在於上，故《論語》云「邦君爲兩君之好，有反圻」，鄭注云「反圻，反爵之圻」是也。必用豐年之豐爲圻者，以其時和年豐，萬物成熟，粢盛豐備，以共郊廟，神歆其祀，祝嘏其福。至鄉飲酒、鄉射、燕禮、大射或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，家富民足，人情優暇，旨酒嘉肴，盈尊滿俎，於以講道論政，既獻酬侑酢，至無筭爵行，禮交樂和，上下相歡，勸飲爲樂故也。云「錫，細布也」者，《喪服·記》曰「錫者，十五升抽其半，無事其纓，有事其布，曰錫」，故知錫是細布也。謂之錫者，治其布使之滑易也。云「唯君面尊」者，《玉藻》文，注云「面，嚮也」。彼謂人君燕臣子，專其恩惠，此《大射》亦謂人君燕臣下，與彼是同專惠

① 「此以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自此」。

② 「輩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、《通解》作「類」。

③ 「常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、《通解》作「於」。「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差短」。

之道，故皆尊鼻嚮君。云「言專惠」者，決《鄉飲酒》「尊于房戶之間」，賓主夾之，不得專惠故也。尊士旅食于西鑄之南，北面，兩圜壺。旅，衆也。士衆食未得正祿，謂庶人在官者。圜壺，變於方也。賤，無玄酒。

疏

尊上至「圜壺」○注「旅衆」至「玄酒」○釋曰：前設縣時，鑄南更有一建鼓，今設尊不應在鼓北，而云「鑄南」者，其實在鼓南，門西北面，與燕禮同，而云「鑄南」者，遙繼鑄而言。必繼鑄者，樂以縣爲主故也。又尊于大侯之乏

東北，兩壺獻酒。爲隸、僕人、巾車、穆侯、豳侯之獲

者。獻讀爲沙，沙酒濁，特泝之，必摩沙者也。兩壺皆沙

酒。《郊特牲》曰：「汁獻泝于醑酒。」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

南，統於侯，皆東面。**疏**「又尊」至「獻酒」○注「爲隸」至

「東面」○釋曰：知，爲隸、僕人、巾車、穆侯、豳侯之獲者，

以其此人皆有功，又下文以此尊獻之，故知也。知，沙酒

濁者，以五齊從下向上差之，醖、沈清於泛、醴，鬯鬱又在

五齊之上，^①故知沙酒濁也。云「特泝之，必摩沙者也」

者，此解名沙酒之意。云《郊特牲》曰：「汁獻泝于醑酒」

者，此以五齊中取醑酒，鬯鬱之事。獻，沙也。泝鬱

鬯之時，和鬯齊以手摩沙，出其香汁。泝，清也，泝之使清

也。此爲隸僕以下卑賤之人而獻鬱鬯者，此所得獻皆因祭侯，謂侯之神，^②故用鬱鬯也。云「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，統於侯，皆東面」，知此不爲大侯服不設者，案下文云「服不之尊東面，南上」，故鄭云「俟時而陳於南，統於侯，皆東面」也。設洗于阼階東南，疊水在東，

筐在洗西，南陳。設膳筐在其北，西面。或

言「南陳」，或言「西面」，異其文也。**疏**「設洗」至「西面」

○注「或言」至「文也」○釋曰：云「異其文也」者，洗筐言南

陳，亦西面，膳筐言西面，亦南陳，其實所從言異，^③尊君

故也。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，水在洗北，

筐在南，東陳。亦統於侯也。無爵，因服不也。有

筐，爲莫虛爵也。服不之洗亦俟時而陳於其南。**疏**「又

設」至「東陳」○注「亦統」至「其南」○釋曰：云「亦統於侯

也」者，前設尊兩獻酒亦云，服不之尊俟時而陳於南，統於

侯，今此設筐在南，後設服不之洗在南，亦統於侯。小

小

①「鬯鬱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鬱鬯」。

②「謂」，曹校云當作「爲」。

③「實」下，曹校云殿本增「同」字是。

臣設公席于阼階上，西鄉。司宮設賓席于戶西，南面，有加席。卿席賓東，東上。小卿賓西，東上。大夫繼而東上。若有東面者，則北上。席工于西階之東，東上。諸公阼階西，北面，東上。唯賓及公席布之也，其餘樹之於位後耳。小卿，命於其君者也，席於賓西，射禮辨貴賤也。諸公，大國有孤卿一人，與君論道，亦不典職，如公矣。**疏**「小臣」至「東上」○注「唯賓」至「公矣」○釋曰：知

「賓及公席布之，其餘樹之於位後」者，下文更有孤卿大夫席文，故知也。此實未布而言布之者，欲辨尊卑，故先言也。孤尊而後言之者，言「若」是有無不定，故後言也。云「小卿，命於其君者也」者，按《王制》云大國三卿，皆命於天子；次國二卿，一卿命於天子，一卿命於其君；小國亦三卿，一卿命於天子，二卿命於其君。若言「小卿」，據次國已下有之。云「射禮辨貴賤也」者，決《燕禮》大、小卿皆在尊東，^①西無小卿位，彼主於燕，不辨貴賤故也。云「與君論道，亦不典職，如公矣」者，成王《周官》云：「立大師、大傅、大保，茲惟三公，論道經邦，燮理陰陽」，是三公論道無職。此大國立孤一人，論道與公同，亦無職，故云「不典

職，如公」也。縱鄭不見《周官》，於《周禮》三公亦無職，《考工記》云「或坐而論道」，亦通及三公矣。官饌。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。

疏「官饌」○釋曰：《燕禮》宰饌，此不言宰而言「官」者，欲見非獨宰，故鄭云「百官各饌」。羹定。亨肉孰也。《射義》曰：「諸侯之射也，必先行燕禮。」燕禮牲用狗。射人告具于公。公升，即位于席，西鄉。小臣師納諸公、卿、大夫，諸

公、卿、大夫皆入門右，北面，東上。士西方，東面，北上。大史在于侯之東北，北面，東上。士旅食者在士南，北面，東上。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，南面，西上。大史在于侯東北，士旅食者在士南，為有侯，入庭深也。小臣師，正之佐也。正相君，出入君之大命。**疏**「射人」至「西上」○注

「大史」至「大命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少進」，論群臣立位之事。云「大史在于侯東北，士旅食者在士南，為有侯，入庭深也」者，決《燕禮》「士旅食者立于門西，東上」。此不繼

①「尊」，據文義似當為「賓」。

門而在土南繼土者，爲有侯，故人庭深也。云「小臣師，正之佐也」者，下有小臣正，正，長也，故以師爲佐。云「正相君，出入君之大命」者，小臣正，小臣中尊，如天子大僕，故引《大僕職》解之也。公降，立于阼階之東南，南鄉。小臣師詔揖諸公、卿、大夫，諸公、卿、大夫西面，北上。揖大夫，大夫皆少進。詔，告也。變爾言揖，亦以其人庭深也。上言大夫，誤衍耳。

疏注「詔告」至「衍耳」○釋曰：《燕禮》言「爾」，以其近門

去君遠而言「爾」，爾，近也，移也，揖之使移近。此人庭深，故不言「爾」而言「揖」，揖之而已，不須移近之也。云「上言大夫，誤衍」者，以其大夫與公卿面有異，^①故下別言「大夫少進」，明上有大夫，誤衍「大夫」、「大夫」四字也。

大射正擯。大射正，射人之長。**疏**「大射正擯」○注

「大射正射人之長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門外，北面」，論請立賓之事。大射正對射人爲長，若小臣正對小臣師亦爲長。

擯者請賓。公曰：「命某爲賓。」某，大夫名。擯者命賓，賓少進，禮辭。命賓者，東面，南顧。辭，辭以不敏。**反命。**以賓之辭告於君。又命之。

賓再拜稽首，受命。又，復。擯者反命。賓出，立于門外，北面。公揖卿大夫，升，就席。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幂者與羞膳者。請上可使執君兩甌之幂及羞脯醢，庶羞於君者。

方、鬯壺，獻無幂。**疏**「公揖」至「膳者」○注「請上」至「無

幂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公卿者」，論卿大夫定位及請執幂之事。^②云「請上可使」者，鄭知請上者，據《燕禮》而知。云

「方、鬯壺，獻無幂」者，方、鬯壺，臣尊，獻，獲者尊，皆無幂。乃命執幂者。執幂者升自西階，立于尊南，北面，東上。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。東上，

執玄尊之幂爲上。羞膳者從而東，由堂東升自北階，立于房中，西面，南上。不言命者，不升堂，略之。**疏**「乃命」

至「東上」○注「命者」至「略之」○釋曰：知命之在「西階前者，以其小臣位在東堂下，於阼階請公命，乃就西階請

^①「面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而」。

^②「定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庭」。

執冪者，^①以其執冪者上位在西故也。云「羞膳者從而東」者，已於《燕禮》釋訖。云「不升堂」者，但不由南方升，略之，升自北堂，是亦升堂矣。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。膳宰請者，異於君也。

疏

膳宰「至」卿者，○釋曰：

不言命者，對君言命，於臣略之。擯者納賓。賓及

庭，公降一等揖賓。賓辟。及，至也。辟，遂遁不敢當盛。

疏

擯者「至」賓辟，○注「及至」至「當盛」○釋

曰：自此盡，賓答再拜，論主人迎賓拜至及獻賓之事。云

「公降一等揖賓」，不言請賓至位就席者，亦是以賓與主人

為禮，禮不參，故不請也。此言「賓辟」，《燕禮》不言，文略

也。公升，即席。以賓將與主人為禮，不參之。奏

《肆夏》。《肆夏》，樂章名，今亡。呂叔玉云：「《肆夏》，

《時邁》也。」《時邁》者，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，其詩曰

「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」，又曰「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」。奏

此以延賓，其著宣王德，勸賢與？《周禮》曰：「賓出入，奏

《肆夏》。」**疏**奏肆夏，○注「肆夏」至「肆夏」○釋曰：云

「《肆夏》，樂章名，今亡」者，案《周禮》鍾師云：「以鍾鼓奏

九《夏》，杜子春引呂叔玉，以為「《肆夏》，《時邁》也」，《繁

遏》，《執僇》也；《渠》，《思文》也」，後鄭云「以《文王》、《鹿

鳴》言之，則九《夏》皆《詩》篇名，《頌》之族類也。此歌之

大者，載在樂章，樂崩亦從而亡，是以《頌》不能具。鄭彼

注破呂叔玉，此注亦云，《肆夏》，樂章名，今亡，與彼注亦

同。今此又引呂叔玉於下者，以無正文，叔玉或為一義，

故鄭於此兩解之也。云「祭山川之樂歌」者，以其《時邁》

序云「巡守告祭柴望也」，謂巡守祭當方山川，則《王制》及

《尚書》云「望秩於山川」是也。云「明昭有周」者，美武王

有明明於周。^②云「式序在位」者，式，用也，任賢用能，序

之使在官位。云「我求懿德」者，懿，美也，我求取美德之

人也。云「肆于時夏」，肆，遂也，夏，大也，能如此遂於王

道之大。云「奏此以延賓」，其著宣王德，勸賢與？今國

君歌此詩延賓人者，其欲著明諸侯宣布王之德，以勸賢

人，使有德。言「與」者，鄭以義解之，無正文，故云「與」以

疑之也。云「《周禮》曰：『賓出入，奏《肆夏》』」者，按《大司

樂》云「王出入則令奏《王夏》，尸出入則令奏《肆夏》，牲出

入則令奏《昭夏》，下云「大饗不人牲，其他皆如祭祀」，鄭

^①「請」，曹校云當為「命」。

^②下，明，阮校云：監本作「昭」。

注云「大饗，饗賓客也，彼賓客謂諸侯來朝者也。不入牲，牲不入，亦不奏《昭夏》也。其他，謂王出入，賓客出入，亦奏《王夏》、《肆夏》，以此言之，王用《肆夏》以饗諸侯來朝。今引之者，證燕時納賓亦奏之。按《燕禮·記》云，若以樂納賓，則賓及庭，奏《肆夏》，鄭云，卿大夫有王事之勞，則奏此樂焉，此亦同彼注也。若臣無王事之勞，則如常燕，無以樂納賓法也。又此納賓樂，故諸侯亦得用，若升歌則不可。若賓醉而出，奏《陔夏》，與此異也。賓升自西階。主人從之，賓右北面至再拜。賓荅再拜。主人，宰夫也，又掌賓客之獻飲食。君於臣，雖為賓，不親獻，以其莫敢亢禮。主人降洗，洗南西北面。賓將從降，鄉之。不於洗北，辟正主。疏「主人至，北面」○注，賓將至，正主。○釋曰：自此至「虛爵降」，論主人獻賓之事也。云「不於洗北，辟正主者，按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主人降洗，洗北，南面」，是正主，此宰夫代君為主，故不於洗北南面也。賓降階西，東面。主人辭降。賓對。對荅。主人北面盥，坐取觚，洗。賓少進，辭洗。主人坐奠觚于篚，

興，對。賓反位。賓少進者，所辭異，宜違其位也。獻不用爵，辟正主。主人卒洗，賓揖，①升。賓每先升，尊也。②主人升。賓拜洗。主人賓右奠觚荅拜，降，盥。賓降，主人辭降，賓對。卒盥。賓揖，升。主人升，坐取觚。取觚，將就瓦甒酌膳。執甯者舉甯。主人酌膳。執甯者蓋甯。酌者加勺，又反之，反之，覆勺。筵前獻賓。賓西階上拜，受爵于筵前，反位。主人賓右拜送爵。賓既拜，於筵前受爵，退復位。疏注「賓既至」復位○釋曰：云「賓既拜，於筵前受爵」者，鄭恐讀者以「拜」下讀為句。宰胥薦脯醢。宰胥，宰官之吏也。不使膳宰薦，不主於飲酒，變於燕。疏注「宰胥」至「於燕」○釋曰：云「不使膳宰薦者，不主飲酒，變於

① 「揖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乃」字。
② 「尊也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揖之」。

燕者，決《燕禮》使膳宰薦，主於飲酒故也。賓升筵。

庶子設折俎。庶子，司馬之屬，掌正六牲之體者也。

《鄉射·記》曰：「賓俎脊、脅、肩、肺。」不使膳宰設俎，爲

射變於燕。賓坐，左執觚，右祭脯醢，奠爵于

薦右，興，取肺，坐，絕祭，啐之，興，加于

俎，坐，挹手，執爵，遂祭酒，興，席末坐，啐

酒，降席，坐奠爵，拜，告旨，執爵興。主人

荅拜。降席，席西也。旨，美也。樂闋。闋，止也。

樂止者，尊賓之禮盛於上也。疏「樂闋」○注，闋止「至

上也」○釋曰：此上經云「奠爵，拜，告旨」，下經云賓

「卒爵」，則此經者，是賓啐酒節，即樂闋。《燕禮·記》亦

云「賓及庭，奏《肆夏》」。賓拜酒。主人荅拜而樂闋，亦

據啐酒時。按《郊特牲》：「賓入大門而奏《肆夏》」，又曰

「卒爵而樂闋」，與此啐酒樂闋不同者，彼注謂朝聘者，故

卒爵而樂闋，此燕已臣子法，故啐酒而樂闋也。云「尊賓

之禮盛於上也」者，賓及庭，奏《肆夏》，乃至升堂飲酒，^①

乃樂止，是尊賓之禮盛於堂上者也。賓西階上北面

坐，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拜，執爵興。主人

荅拜。

儀禮疏卷第十六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，乃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無。」

儀禮疏卷第十七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賓以虛爵降。既卒爵，將酢也。**疏**，賓以虛爵降。○

釋曰：自此盡「西序東面」，論賓酢主人之事。主人降。

賓洗南，西北面，坐奠觚，少進，辭降。主人

西階西，東面，少進，對。賓坐取觚，奠于筐

下，盥洗。筐下，筐南。主人辭洗。賓坐奠觚

于筐，興，對。卒洗，及階揖，升。主人升，

拜洗如賓禮。賓降盥，主人降，賓辭降。卒

盥，揖，升，酌膳，執冪如初，以酢主人于西

階上。主人北面拜受爵。賓主人之左拜送

爵。賓南面授爵，乃於左拜。凡授爵，鄉所受者。**疏**注

「賓南」至「受者」○釋曰：知者，以經云「主人北面」，明「凡

授爵，鄉所受者」。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獻、酬、酢皆然，故云

「凡」，謂南面授與所受者也。主人坐祭，不啐酒，辟

正主也。未薦者，臣也。不拜酒，主人之義。《燕禮》

曰：「不拜酒，不告旨。」遂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拜，

執爵興。賓荅拜。主人不崇酒，以虛爵降，

奠于筐。不崇酒，辟正主也。崇，充也，謂謝酒惡相充

實。賓降，立于西階西，東面。既受獻矣，不敢安

盛。**疏**，賓降至，東面。○注「既受至，安盛」○釋曰：以

堂上為盛，故降下。下文於酬賓「降筵西，東南面立」，注

云「不立於序內，位彌尊」，《燕禮》注云「位彌尊，禮彌卑」，

是未酬已前禮盛者也。擯者以命升賓。賓升，立

于西序，東面。命，公命也。東西牆謂之序。**疏**注

「命公」至「之序」○釋曰：知公命者，命由尊者出故也。云

「東西牆謂之序」者，《爾雅·釋宮》文。主人盥，洗象

觚，升，酌膳，東北面獻于公。象觚，觚有象骨飾

者也。取象觚東面。不言實之，變於燕。**疏**，主人一至

「于公」○注「象觚」至「于燕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于筐」，論主

人獻公之事。云「取象觚東面」者，鄉公爲敬故也。云「不言賓之，變於燕」者，《燕禮》云「賓之」，主於飲酒，此云「酌」，不云「賓之」，主於射，略於飲酒故也。公拜受爵，乃奏《肆夏》。言乃者，其節異於賓。

疏「公拜」

至「肆夏」○注「言乃」至「於賓」○釋曰：言「異」者，賓及庭奏，此君受爵乃奏，是其節異故也。云「乃」者，緩辭也。

主人降自西階，阼階下北面拜送爵。宰胥薦脯醢，由左房。庶子設折俎，升自西階。

自，由也。左房，東房也，人君左右房。《鄉射·記》曰：「主人俎脊、脅、臂、肺也。」

疏注「人君左右房」○釋曰：以「人

君左右房」，故云「左房」。對大夫上東房而已，故云「東房」，不言「左」，以無右所對故也。①公祭，如賓禮。

庶子贊授肺。不拜酒，立卒爵，坐奠爵，拜，執爵興。凡異者，君尊，變於賓。

疏注「凡異」至「於

賓」○釋曰：言「異」者，使庶子授肺，「不拜酒，立卒爵」之等，皆異於賓也。主人荅拜。樂闋。升，受爵，

降，奠于篚。更爵，洗，升，酌散以降，酢于阼階下，北面坐奠爵，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

更，易也。易爵，不敢襲至尊。古文「更」爲「受」。

疏「更

爵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更易」至「爲受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于篚」，論主人受公酢之事。主人坐祭，遂卒爵，興，

坐奠爵，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主人奠爵于

篚。主人盥洗，升，媵觚于賓，酌散，西階上坐奠爵，拜。賓西階上北面荅拜。媵，送也。

散，方壺之酒也。古文「媵」皆作「騰」。

疏

主人「至」荅

拜」○注「媵送」至「作騰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南面立」，論主人受賓爵之事。②主人坐祭，遂飲。賓辭。卒

爵，興，坐奠爵，拜，執爵興。賓荅拜。辭者，

辭其代君行酒，不立飲也，比於正主酬也。

疏注「辭者」

至「酬也」○釋曰：上文公飲「立卒爵」，此則坐飲，故以公決之。云「比於正主酬也」者，謂於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，是

正主酬賓之節也。主人降洗。賓降，主人辭降，

賓辭洗。卒洗，賓揖，升，不拜洗。不拜洗，酬

①「所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無」字。

②「受賓爵」，曹校云「受」當爲「酬」，「爵」字衍。

而禮殺也。主人酌膳。賓西階上拜，受爵于筵前，反位。主人拜送爵。賓升席，坐祭酒，遂奠于薦東。遂者，因坐而奠之，不北面也。奠之者，酬不舉也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薦東」○注「遂者」至「舉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不北面也」者，此決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「賓北面坐，奠觶于薦東」，注皆云「酬酒不舉」，引《曲禮》「君子不盡人之歡，不竭人之忠，以全交也」。主人降，復位。賓降筵西，東南面立。賓不立於序內，位彌尊。

疏注「賓不」至「彌尊」○釋曰：案《鄉飲酒》注云「位彌尊，禮彌卑」，引《雜記》「一弛一弛」，此對酬時立于西序之時，不降于下，禮稍卑，位稍尊，此在席西東面，位彌尊，禮彌卑也。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。公命長。命之，使選於長幼之中也。卿則尊，士則卑。

疏「小臣」至「命長」○注「命之」至「則卑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反位」，論將為賓舉旅，使大夫媵爵之事。①云「命之，使選於長幼之中」，知不取卿大夫之年長者，以其下作大夫，②不取年長。又知不取臣中位長者，以其不取卿，故鄭云「卿則尊，士則卑」，故不取之，而取下大夫尊卑處中

者。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。作，使。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再拜稽首，拜君命。媵爵者立于洗南，西面，北上，序進，盥，洗角觶，升自西階，序進，酌散，交于楹北，降，適阼階下，皆奠觶，再拜稽首，執觶興。公荅拜。序，次第也，猶代也。先者既酌，右還而反，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，相左，俟於西階上乃降，往來以右為上。古文曰「降造阼階下」。媵爵者皆坐祭，遂卒觶，興，坐奠觶，再拜稽首，執觶興。公荅再拜。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。待，待君命。小臣請致者。請，君使一人與？二人與？不必君命。若命皆致，則序進，奠觶于筐，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媵爵者洗象觶，升，實之，序進，坐奠于薦南，北上，降適阼階

①「大夫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作「人」。」
②「下作」，阮校云「毛本作「作下」」。

下，皆再拜稽首送觶。公荅拜。既酌而代進，往

來由尊北，交於東楹北，亦相左。奠於薦南，不敢必君舉。

疏注「既酌」至「君舉」○釋曰：言「亦」者，亦前酌酌自飲

時，①相左於西楹之北，時後者南相東向，先者北相西向，

向西階右旋，北面，待後至降也。②今此一人先者於尊西

東面酌訖，於東楹之北東向公前奠之，右旋，于東楹之

北北畔西過，後者亦於罇西東面酌訖，於東楹之北南過，

東向，於公前奠之，是亦交於楹北相左也。云「奠於薦南，

不敢必君舉」者，凡舉者於右，不舉者於左，今奠於薦左，

是不舉之處，故云「不敢必君舉」也。媵爵者皆退，反

位。反門右北面位。**疏**注「反門右北面位」○釋曰：但

大夫初與卿在門右北面，得揖少進中庭北面，今當反庭中

位而立。云「門右北面位」者，大夫雖得揖少進，仍是門右

北面位，少進而已，故鄭還以「門右北面」言之。公坐取

大夫所媵觶，興，以酬賓。賓降，西階下再

拜稽首。小臣正辭。賓升，成拜。公起酬賓於

西階，降尊以就卑也。正，長也。小臣長辭，變於燕。升

成拜，復再拜稽首，先時君辭之，於禮若未成然。**疏**「公

坐」至「成拜」○注「公起」至「成然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復

位」，論為賓舉旅，下及大夫之事。云「小臣長辭，變於燕

者，《燕禮》直使小臣辭，亦是燕主歡，此射禮辨尊卑，故使

小臣長辭，異於飲酒禮，故云「變於燕」也。公坐奠觶，

荅拜，執觶興，公卒觶。賓下拜。小臣正

辭。賓升，再拜稽首。不言成拜者，為拜故下，實

未拜也。下不輒拜，禮殺也。下亦降也，發端言降拜，因

上事言下拜。**疏**「公坐」至「稽首」○注「不言」至「下拜」

○釋曰：自此已下皆云「公荅拜」，不言「再拜」，《燕禮》皆

言「公荅再拜」。不同者，燕主歡，不用尊卑，故公拜皆再

拜，此射禮主辨尊卑，故直云「荅拜」，荅一拜。此一拜者，

正禮也。故《周禮·大祝》「辨九拜」：一曰稽首，首至地，

臣拜君法，二曰頓首，頓首平敵相拜法，三曰空首，君荅

臣下拜，復不為再拜，③即「七曰奇拜」是也。云「下亦降

①「酬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後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者」字。

③「復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後」。

也」者，此非訓下爲降，故以「發端言降拜，①因上事言下拜」，直因降有上文，即云下也。經云「公卒觶，賓下拜」者，公尊，不拜既爵，賓降拜，若爲君拜既爵也。公坐奠觶，荅拜，執觶興。賓進受虛觶，降，奠于筐，易觶，興，洗。賓進以臣道，就君受虛爵，君不親酌。凡爵不相襲者，於尊者言更，自敵以下言易，更作新，易有故之辭也。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，尊君，空其文也。公有命，則不易不洗。反升，酌膳，下拜。小臣正辭。賓升，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不易，君義也。不洗，臣禮也。賓告于擯者，請旅諸臣。擯者告于公，公許。旅，序也。賓欲以次序勸諸臣酒。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。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。作，使也。使之以長幼之次，先孤、卿、後大夫。賓大夫之右坐奠觶，拜，執觶興。大夫荅拜。賓在右，相飲之位。**疏**注「賓在右相飲之位」○釋曰：賓位在左，而在大夫之右者，是「相飲之位」，非賓主之位也。賓坐祭，立卒觶，不拜。酬

而禮殺。若膳觶也，則降更觶，洗，升，實散。大夫拜受。賓拜送，遂就席。言更觶，尊卿，尊卿則賓禮殺。**疏**注「言更」至「禮殺」○釋曰：上注云「不相襲者，於尊言更，自敵以下言易」，此賓於卿是自敵以下，當言「易」，今言「更」者，尊卿，尊則卑賓，禮殺也。②大夫辯受酬，如受賓酬之禮，不祭酒。卒受者以虛觶降，奠于筐，復位。卒猶已也。今文「辯」作「徧」。**疏**大夫「至」復位○釋曰：言「復位」者，亦如上復「門右北面位」，即中庭北面位也。主人洗觚，升，實散，獻卿于西階上。酬賓而後獻卿，飲酒禮成於酬。**疏**主人「至」階上○注「酬賓」至「於酬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無加席」，論獻公卿之事。司宮兼卷重席，設于賓左，東上。言兼卷，則每卿異席。重席，蒲筵緇布純席。卿言東上，統於君。席自房來。**疏**

① 「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云」。
② 「於尊言更」至「禮殺也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「於尊言更」作「於尊者言更尊」，則「尊卿尊」下有「卿」字。

「司宮」至「東上」○注「言兼」至「房來」○釋曰：上文，設席之下注謂「唯賓及公席布之也，其餘樹之於位後耳」者，以至獻卿乃布之。^①若然，^②此云「兼卷」者，不謂始卷之，^③直是鋪設之時兼卷而設之也。卿升，拜受觚。

主人拜送觚。卿辭重席。司宮徹之。徹猶去也。重席雖非加，猶爲其重累，辭之辟君。乃薦脯醢。

卿升席。庶子設折俎。卿折俎未聞，蓋用脊、脅、臠折、肺。卿有俎者，射禮尊。

疏，乃薦「至」折俎○注

「卿折」至「禮尊」○釋曰：云「卿折俎未聞」者，以《燕禮》卿無俎，故云「未聞」。又云「蓋用脊、脅、臠折、肺」者，案《鄉射·記》云「賓俎脊、脅、肩、肺，主人俎脊、脅、臂、肺」，^④又「獲者之俎，折脊、脅、肺、臠」，^⑤彼注云「臠若膊、胙、臠之折，以大夫之餘體」，以此言之，則此賓俎亦用脊、脅、肩、肺，君俎亦脊、脅、臂、肺，前體有肩、臂、臠，後體有膊、胙、臠，尊卑以次用之，故卿宜用臠，若有公，公用臠，卿宜用膊也。云「卿有俎者，射禮尊」者，對燕禮不辨尊卑，故公卿等皆無俎也。卿坐，左執爵，右祭脯醢，奠爵于薦右，興，取肺，坐，絕祭，不啖肺，興，

加于俎，坐，挽手，取爵，遂祭酒，執爵興，降席，西階上北面坐，卒爵，興，坐奠爵，拜，執爵興。陳酒肴，君之惠也。不啖，啐，事在射，臣之意。

疏注，陳酒「至」之意○釋曰：案燕禮不在射亦不啐者，彼爲臣有功，君與之燕，恩及於卿，故卿不敢啐也。卿有無俎者，自然不啖也。主人荅拜，受爵。卿降，復位。復西面位。不酢，辟君。辯獻卿，主人以虛爵降，奠于筐。擯者升卿。卿皆升，就席。若有諸公，則先卿獻之，如獻卿之禮。席于阼階西，北面，東上，無加席。公，孤也。席之北面，爲大尊，屈之也。亦因阼階上近君，近君則親寵苟敬私昵之坐。小臣又請媵爵者。二大夫媵爵如

①「耳者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此三字。

②「若然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則」。

③「謂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至是」二字。

④「脊」字原無，按阮校據毛本補。

⑤「折」字原無，按阮校據毛本補。

初。請致者。若命長致，則媵爵者奠觶于筐。命長致者，使長者一人致也。公或時未能舉，自優暇。**疏**「小臣」至「于筐」○注「命長」至「優暇」○釋曰：自

此盡「奠于筐」，論舉旅之事。一人待于洗南。不致

者。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再拜

稽首，拜君命。洗象觶，升，實之，坐奠于薦南，

降，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。

公荅拜。奠於薦南，先媵者上觶之處也。二人皆拜如

初，共勸君飲之。公又行一爵，若賓若長，唯公

所賜。一爵，先媵者之下觶也。若賓若長，禮殺也。長，

孤卿之尊者也。於是言賜，射禮明尊卑。**疏**注「於是言」

至「尊卑」○釋曰：案《燕禮》爲卿舉旅，言「若賓若長，唯公

所酬」，燕禮主於飲酒，此言「所賜」，是以決之也。以旅

于西階上，如初。賜賓則以酬長，賜長則以酬賓，大

夫長升受旅以辯。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，奠于

筐。主人洗觶，升，獻大夫于西階上。大夫

升，拜受觶。主人拜送觶。大夫坐祭，立卒

爵，不拜既爵。主人受爵。大夫降，復位。既，盡也。大夫卒爵不拜，賤不備禮。**疏**「主人」至「復

位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就席」，論獻大夫之事。○注「大夫」

至「備禮」○釋曰：此注云「大夫卒爵不拜，賤不備禮」，《燕

禮》注云「禮殺」者，兩注相兼乃足。①對公卿拜既爵，此

不拜，此獻卿後，是禮殺，亦是賤不備禮也。胥薦主人

于洗北，西面，脯醢，無胥。胥，宰官之吏。主人，

下大夫也。先大夫薦之，尊之也。不薦于上，辟正主。

胥，俎實。辯獻大夫，遂薦之。繼賓以西，東

上。若有東面者，則北上。卒，擯者升大

夫。大夫皆升，就席。辯獻乃薦，略賤也。亦獻後

布席也。**疏**「辯獻」至「就席」○注「辯獻」至「席也」○釋

曰：既言「辯獻大夫，遂薦之」，後乃云「繼賓以西，東上」以

下云云者，上摠言獻大夫辯，乃一時薦之，下文更明布席

位次，就席之儀，故云「辯獻乃薦，略賤也」。略賤則是獻

訖降階，獻辯擯者乃摠升之就席，就席訖乃薦之。乃席

①「乃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其義」二字。

工于西階上，少東。小臣納工。工六人，四瑟。工謂瞽矇，善歌諷誦《詩》者也。六人，大師、少師各一人，上工四人。四瑟者，禮大樂衆也。

疏「乃席」至「四

瑟」○注「工謂」至「衆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西面，北上，坐」，論作樂及獻工之事。云「六人者，大師、少師各一人，上工四人」，皆據文而言也。云「禮大樂衆也」者，對《燕禮》「四人而言也。僕人正徒相大師，僕人師相

少師，僕人士相上工。徒，空手也。僕人正，僕人

之長，師其佐也，上其吏也。天子視瞭相工，諸侯兼官，是以僕人掌之。大師、少師，工之長也，凡國之瞽矇正焉。杜蒯曰：「曠也，大師也。」於是分別工及相者，射禮明貴賤。○疏「僕人正」至「上工」○注「徒空」至「貴賤」○釋曰：

云「僕人正，僕人之長，師其佐也」者，以正爲長，師爲衆，故僕人正爲長，^①僕人師爲佐也。云「上其吏也」者，以其在僕人之下，故知僕人之吏，吏則府、史之類。云「天子視瞭相工者」，見於《眡瞭職》文。云「大師、少師，工之長也」者，《周禮·春官》「大師下大夫二人，小師上士四人」，鄭注云「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。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、小師」，是樂工之長也。云「杜蒯曰：『曠也，大師也』」者，《禮

記·檀弓》文。引之者，證大師爲樂工之長也。云「於是分別工及相者，射禮明貴賤」者，對燕禮主獻，不明貴賤，故不分別工貴及相賤。^②元空一字。相者皆左何瑟，

後首，內弦，跨越，右手相。謂相上工者。後首，

主於射，略於此樂。內弦，跨越，以右手相工，由便也。越，瑟下孔，所以發越其聲者也。古文，後首「爲」後手。

後者徒相，入。謂相大師、少師者也。上列官之尊卑，此言先後之位，亦所以明貴賤。凡相者以工出入。

疏「後者徒相入」○注「謂相」至「出入」○釋曰：「上列官之尊卑，此陳先後之位，亦是以明貴賤」者，^③上列官之尊卑，謂先言僕人正與大師，後言僕人士與上工，是列官尊卑也；此陳先後，則上工與瑟在前，大師、少師在後，是先後之位，既據入時行位，亦據升堂坐之先後，^④亦依此也。

①「故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云」字。

②「工貴及相賤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工及相貴賤」。

③「是以」，據注文當爲「所以」。

④「亦據升堂坐之先後」，阮校云：「亦據」，陳、閻、《通解》俱作「既然則與坐先後之位」，毛本作「亦據升堂與坐之先後之位」，《通解》作「與坐之位」。

云「凡相者以工出入」者，欲見入時如此，出時亦然。小樂正從之。從大師也。後升者，變於燕也。小樂正，於天子樂師也。

疏「小樂正從之」○注「從大」至「師也」

○釋曰：云「從大師也。後升者，變於燕也」者，《燕禮》樂正先升，又不使小樂正者，彼主於樂，此則略於樂故也。升自西階，北面，東上，工六人。坐授瑟，乃降。相者也。降立于西縣之北。

疏「坐授瑟乃降」○注

「相者」至「之北」○釋曰：《鄉飲酒》注云「降立于西方，近其事」，以取近其事，故在西縣之北也。小樂正立于

西階東。不統於工，明工雖衆，位猶在此。

疏「小樂」

至「階東」○注「不統」至「在此」○釋曰：云「不統於工，明工雖衆，位猶在此」者，決《燕禮》工四人，樂正升立于工之西，在西階東，不統於工。此雖六人，衆於彼，猶統于階而云「西階東」不變，若使小樂正通之於工，恐工位移近西，故猶統于階也。乃歌《鹿鳴》三終。《鹿鳴》、《小雅》篇也。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，講道脩政之樂歌也。言已有旨酒，以召嘉賓，與之飲者，樂嘉賓之來，示我以善道，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，可則效也。歌《鹿鳴》三終而

不歌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，主於講道，略於勞苦與諮事。

疏「乃歌鹿鳴三終」○注「鹿鳴」至「諮事」○釋曰：云「主

於講道，略於勞苦」者，據《四牡》勞使臣，此不用之。云

「與諮事」者，謂《皇皇者華》有諮謀、諮度、諮詢之事，亦略之也。主人洗，升，實爵，獻工。工不興，左

瑟。工歌而獻之，以事報之也。洗爵獻工，辟正主也。

獻不用觚，工賤，異之也。工不興，不能備禮。左瑟，便其右。大師無瑟，於是言左瑟者，節也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左

瑟」○注「工歌」至「節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洗爵獻工，辟正主也」者，案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云「大師則爲之洗」，謂君賜之樂者，其餘工不爲之洗，是正主法；今此工六人皆爲之洗，故云「辟正主」也。必知同洗者，以其更無別獻之文，故知同洗也。云「獻不用觚，工賤，異之也」者，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獻賓、獻卿大夫皆用觚，而獻工用爵，故云「異之」。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獻同用爵者，變於君故也。云「大師無瑟，於是言左瑟者，節也」者，上言「獻工」，下云「一人拜受爵」，則六人皆在工內，而云「工不興，左瑟」，於是明大師亦入左瑟中，故須云「大師無瑟」。於是言「左瑟」者，以其六人摠當獻酒之節，故摠入「左瑟」文，不謂有瑟也。一人拜

受爵。謂大師也。言一人者，工賤，同之也。工拜於席。

疏：「人拜受爵」○注「謂大」至「於席」○釋曰：云「謂大

師也。言一人者，工賤，同之也」者，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云

「大師則爲之洗」，則知此「一人」謂大師，不言大師，對君

工賤，不異其文，故同之而云「一人」也。主人西階上

拜送爵。薦脯醢。輒薦之，變於大夫。**疏**「主人」

至「脯醢」○注「輒薦之變於大夫」○釋曰：案上文云「辯獻

大夫，遂薦之」，此工得獻，不待辯輒薦之，故云「變於大

夫」也。使人相祭。使人相者，相其祭薦、祭酒。**疏**

「使人相祭」○注「使人」至「祭酒」○釋曰：知「祭薦、祭酒」

者，此文承一人受爵、薦脯醢之下，明二者皆祭也。若下

文衆工直祭酒，不祭脯醢也。卒爵不拜。主人受

虛爵。衆工不拜受爵，坐祭，遂卒爵，辯有

脯醢，不祭。相者相其祭酒而已。主人受爵，降，

奠于筐，復位。大師及少師、上工皆降，立

于鼓北。群工陪于後。鼓北，西縣之北也。言鼓

北者，與鼓齊面，餘長在後也。群工陪于後，二人爲列也。

於是時小樂正亦降，立於其南，北面。工立，僕人立於其

側，坐則在後。《考工記》曰：「鼓人爲皋陶，長六尺有六寸。」**疏**「大師」至「于後」○注「鼓北」至「六寸」○釋曰：知

「鼓北」是「西縣之北」者，以其下文大師、少師始遷向東，

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可知。云「言鼓北者，與鼓齊面，

餘長在後也」者，案前列樂縣之時，鼓在罇南，今不言在鍾

磬之北，遙據鼓而言之者，欲取形大，又面向東，工亦面向

東，故遙取鼓面也。言「餘長在後」者，欲見鼓長六尺六

寸，工面與鼓面齊，鼓有餘長在人後矣。言此者，工與鼓

前面齊，^①後面不齊之意也。云「群工陪于後，三人爲列

也」者，大師、少師二人，上工四人，今若立時三人爲列，大

師後有工二人，少師後亦有工二人，故云「三人爲列」也。

云「於是時小樂正亦降，立於其南，北面」者，亦約遷樂於

東方，工西面，樂正北面。言「亦」者，亦東方也。云「工

立，僕人立于其側，坐則在後」者，亦約遷樂東方時面位得

知也。云「《考工記》曰：『鼓人爲皋陶，長六尺有六寸』」

者，彼云「韠人爲皋陶」，先鄭云「韠，《書》或爲韠」，玄謂「

韠者以皋陶名官，韠即陶，字從革」。今云「鼓人」者，誤，

① 「工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明」字。

當作鞀人，鞀人掌鼓，後人誤言鼓，鼓人自在《地官》，「掌教六鼓」矣。云「爲阜陶」者，鼓木之名，其穹隆二十板，謂鼓木長六尺六寸，賈侍中彼解爲晉鼓。引之者，證鼓東西長，工齊前面，於後有餘之義也。乃管《新宮》三終。

管，謂吹蕩以播《新宮》之樂，其篇亡，其義未聞。笙從工而入，既管不獻，略下樂也。立于東縣之中。

疏「乃管新

宮三終」○注「管謂至之中」○釋曰：云「管，謂吹蕩」者，此云「管」，上云「蕩」，故鄭合爲一事解之。云「其篇亡，其義未聞」者，以其堂下《詩》，故與《由庚》之等同亡。①但

上《由庚》、《由儀》之等，有序無詩，同云「有其義而亡其辭」，此則辭義皆亡，故云「其義未聞」。云「笙從工而入」者，案《燕禮》云「笙人，立于縣中」，有「笙人」之文，此上下

不見笙人之文，故知「笙從工而入」也。上云「蕩解爲竹，謂笙簫之屬，竹即管也」。今此經云「管」，已解蕩爲管，復云

「笙從工而入」者，《燕禮·記》云「下管《新宮》，笙人三成」，則吹管者亦吹笙，故兼言笙，欲見笙、管相將也。云

「立于東縣之中」者，《燕禮》笙人立于縣中，則於此縣而言，此辟射位，故知立于東縣之中也。卒管，大師及

少師、上工皆東玷之東南，西面，北上坐。不

言縣北，統於堂也。於是時大樂正還，北面，立于其南。

疏「卒管至，上坐」○注「不言至，其南」○釋曰：「上人前

不即遷于東者，爲管笙所作，不以無事亂有事，故待卒管，

大師乃東玷西面北上坐。不言去堂遠近，當如《鄉射》遷

工，阼階下之東南，堂前三筭，西面，北上」。云「不言縣

北，統於堂也」者，上云「鼓北」，不統於堂者，彼權立，非正

位故也。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。三爵既備，上

下樂作，君將留群臣而射，宜更立司正以監之，察儀法也。

疏「擯者至，司正」○注「三爵至，法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

「北面立」，論將射立司正察儀安賓之事。公許。擯者

遂爲司正。君許其請，因命用之。不易之者，俱相禮，

其事同也。司正適洗，洗角觶，南面，坐奠于

中庭。奠觶者，著其位以顯其事，威儀多也。**疏**注「奠

觶至，多也」○釋曰：《燕禮》及此《射禮》司正不以觶升而

奠之於地，比《鄉飲酒》及《鄉射》爲顯，其威儀多。自此已

①「由庚之等同亡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庚」下有「由儀」二字，「亡」作「云」。

後，還與《鄉》同也。升東楹之東，受命于公，西

階上北面命賓、諸公、卿、大夫：「公曰：『以我安賓。』」諸公、卿、大夫皆對曰：「諾，敢不安。」以我安者，君意殷勤，欲留之，以我故安也。司

正降自西階，南面，坐取觶，升，酌散，降，南面，坐奠觶，奠於中庭故處。興，右還，北面，少

立，坐取觶，興，坐，不祭，卒觶，奠之，興，再拜稽首，左還，南面，坐取觶，洗，南面反奠于其所，北面立。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。將於觶南

北面，則右還，於觶北南面，則左還：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。必從觶西往來者，爲君在阼，不背之也。司射適

次，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挾乘矢於弓外，見鏃於弣，右巨指鉤弦。司射，射人也。次，若今時更衣處，

張幃席爲之。耦次在洗東南。袒，左免衣也。決猶闔也，以象骨爲之，著右巨指，所以鉤弦而闔之。遂，射講也，以朱韋爲之，著左臂，所以遂弦也。方持弦矢曰挾。乘矢，四矢。弣，弓把也。①見鏃焉，順其射也。右巨指，右手

大擘，以鉤弦，弦在旁，挾由便也。古文「挾」皆作「接」。

疏「司射至鉤絃」○注「司射至，作接」○釋曰：自此至

「于次」，論射事將至，誓射者及比耦之事。云「司射，射

人也」者，案《燕禮》「射人告具」，注云「射人主此禮，以其

或射」，又云「射人納賓」，又云「射人請立司正。公許。射

人遂爲司正」，則射人，司正一人也。又云「乃薦司正與射

人一人」，注「天子射人，司士皆下大夫二人，諸侯則上士，

其人數亦如之」。又曰「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」，注「大射

正，射人之長」。此篇云「射人告具」，又曰「大射正擯」，自

此以後皆止云「擯」，「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，公許，遂爲

司正」，則此篇司正與大射正爲一人也。下云「公就物，小

射正奉決，拾以筭，大射正執弓」，注云「大射正舍司正，親

其職」。「乃薦司正」，注云「司正，大射正」是也。云「耦次

在洗東南」者，此無正文，案《鄉射·記》云「設楅，橫奉之，

南面坐奠之，南北當洗」，此下云「耦出次西行，拾取矢，

又當北行向楅，則次在洗東南矣。云「方持弦矢曰挾」者，

以矢橫爲方，《鄉射·記》云「凡挾矢，於二指閒橫之」是

①「把」，阮校云：《釋文》、楊氏俱作「把」。

也。自阼階前曰：「爲政請射。」爲政，謂司馬也。

司馬，政官，主射禮。

疏「自阼」至「請射」○注「爲政」至

「射禮」○釋曰：云「爲政，謂司馬也」者，案《大宰》云「四

曰夏官，其屬六十，掌邦政」，是爲政謂司馬也。云「司

馬，政官，主射禮」者，其屬有射人，主射事，故「司馬，政

官，主射禮」也。遂告曰：「大夫與大夫，士御

於大夫。」因告選三耦於君。御猶侍也。大夫與大夫

爲耦，不足則上侍於大夫，與爲耦也。今文，於「爲」于。

疏「遂告」至「大夫」○注「因告」至「爲于」○釋曰：云

「不足則士侍於大夫，與爲耦也」者，是以《曲禮》云「君使

士射」，注謂，以備耦」是也。遂適西階前，東面，

右顧，命有司納射器。納，內也。**疏**「遂適」至

「射器」○釋曰：命，謂司射命之也。言「有司」，則前文

「司士戒士射與贊者」，注云「謂上佐執事不射者」是也。

《鄉射》：西階前西面，命弟子納射器」，此言「東面」者，君

在阼，宜向之，故東面。「右顧」者，以其有司是士，士在

西階南，東面，是以右顧向之。射器皆入。君之

弓矢適東堂，賓之弓矢與中、籌、豐皆止于

西堂下。衆弓矢不挾，總衆弓矢、楅，皆適次而俟。中，間中，筭器也。籌，筭也。豐，可奠射爵

者。衆弓矢，三耦及卿大夫以下弓矢也。司射矢亦止西

堂下。衆弓矢不挾，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。楅，承

矢器。今文「俟」作「待」。**疏**「射器」至「而俟」○注「中

間」至「作待」○釋曰：云「中，間中，筭器也」者，《鄉射》

記云：於郊，則間中，據此大射，故知間中。中所以盛

筭，故云「筭器也」。云「司射矢亦止西堂下」者，下文云

司射卒誘射，遂適堂西，改取一个挾之」是也。若然，司

射有矢無弓，在堂西有弓者誤。或則據司射將獻釋獲

者，適阼階西去朴，適堂西釋弓，脫決、拾，是時弓在西堂

下也。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，兩楹之間，

疏數容弓，若丹若墨，度尺而午，射正莅

之。工人士、梓人皆司空之屬，能正方圓者。一從一橫

曰午，謂畫物也。射正，司射之長。**疏**「工人」至「莅之」

○注「工人」至「之長」○釋曰：知「工人士與梓人皆司空

之屬，能正方圓者」，《冬官》雖亡，不知官屬之號，見今

《考工記》有三十官，有梓人之官。此工人士又與梓人同

事，故知《冬官》未亡時屬司空也。云「能正方圓」者，以工巧之能知也。^①《續人職》云「火以圓，土以黃，其象方」，《梓人職》「張五采之侯」之類，是知方圓也。云「一從一橫曰午，謂畫物也」者，則上文「橫與距隨」是也。^②但未知從者、橫者若爲用丹，若爲用墨，或科用其一。云「午十字謂之」，^③先以左足履物，右足隨而並立也。云「度尺」者，即《鄉射·記》從「如筭」三尺，橫「如武」尺二寸是也。卒畫，自北階下。司宮埽所畫物，自北階下。埽物，重射事也。工人、梓人、司宮位在北堂下。

疏「卒畫」至「階下」○注「埽物」至「堂下」○釋曰：知「工人、梓人、司宮位在北堂下」，^④雖無正文，南方不見有位，其人升降自北階，明位在北堂下。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，東面以聽政。中未設也，大史俟焉，將有事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設中南當楅，西當西序，東面。」**疏**「大史」至「聽政」○注「中未」至「東面」○釋曰：注引《鄉射》者，欲見大史位之所在在此也。司射西面誓之曰：「公射大侯，大夫射參，士射干。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。卑者與尊者爲耦，不異侯。」

大史許諾。誓猶告也。古文「異」作「辭」。**疏**「司射」

至「許諾」○注「誓猶」至「作辭」○釋曰：卑者、尊者射不異侯。^⑤言此者，以其誓云君射大侯，大夫射參侯，士射干侯，恐與尊爲耦，亦各射己侯，故覆言此賓與君爲耦同射大侯，士與大夫爲耦同射參侯。以其既與尊者爲耦，不可使之別侯，別侯者則非耦類故也。遂比三耦。比，選

次之也。不言面者，大夫在門右，北面，士西方，東面。**疏**「遂比三耦」○注「比選」至「東面」○釋曰：云「不言面」

者，以下云面，故決之。云「大夫在門右，北面，士西方，東面」者，仍依朝位。以其設朝之班位以來其位未改，明知司射命誓及比次，須還依舊位，司射面皆向之而比次也。若耦及侯數，天子大射、賓射六耦三侯，畿內諸侯則二侯四耦，畿外諸侯大射、賓射皆三侯三耦。但諸侯畿外畿內

①「之」，曹校云此字似衍。

②「上文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鄉射記」。

③「謂」，曹校云疑當作「爲」。

④「工人」下，毛本有「士」字。

⑤「卑者尊者射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要義》「卑者」下有「與」字，《要義》「射」作「爲耦」。

各有一中，屈，故畿外三侯，遠尊得中，與天子同。三耦則屈，畿內二侯，近尊則屈，四耦則申。若燕射則天子、諸侯例同，三耦一侯而已，以其燕私屈也。若卿大夫、士例同，一侯三耦。略言之，數備《禮記·射義》也。三耦俟于

次北，西面，北上。未知其耦。今文，俟爲立。

疏「三耦」至「北上」○注「未知」至「爲立」○釋曰：云「未

知其耦」者，下經始命之，故云「未知其耦」。若然，此經已言面位者，三耦雖未知與誰爲耦，要知爲三耦，故立於此。

司射命上射曰：「某御於子。」命下射曰：

「子與某子射。」卒，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。

取弓矢，不拾者，次中隱蔽處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于次」○注

「取弓」至「蔽處」○釋曰：云「取弓矢，不拾者，次中隱蔽處」者，對《鄉射》堂西顯露之處拾取矢也。司射入于

次，搯三挾一个，出于次，西面揖，當階北面揖，及階揖，升堂揖，當物北面揖，及物揖，由下物少退，誘射。搯，扱也。挾一个，挾於弦也。

个猶枚也。由下物而少退，謙也。誘猶教也，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」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誘射」○注「搯扱」至「誘人」○

釋曰：自此至「東面」，論司射誘射之事。此射人誘射與《鄉射》同，但《鄉射》往階西取弓矢，此則入次取弓矢爲異。然此云入次，「搯三挾一个」，則已前皆挾乘矢不改，

《鄉射》亦然。引《論語》者，彼夫子教弟子學問事，司射教人射事，雖不同，同是教法，故引爲證也。射二侯，將

乘矢，始射干，又射參，大侯再發。將，行也。

行四矢，象有事於四方。《詩》云：「四矢反兮，以御亂兮。」

卒射，北面揖，揖於當物之處。不南面者，爲不背卿。

疏注「不南至背卿」○釋曰：案《鄉射》誘射射卒南面揖

者，彼尊東或公或卿大夫，位同不別，故司射不特尊之。

此大射辨尊卑，尊東唯有天子命卿，其餘小卿及大夫皆賓

西，故特尊之，不背之也。及階揖，降，如升射之

儀。遂適堂西，改取一个挾之。改，更也。不射

而挾矢，示有事也。遂取扑，搯之，以立于所設

中之西南，東面。扑，所以撻犯教者也。於是言立，

著其位也。《鄉射·記》曰：「司射之弓矢與扑，倚于西階

之西。」**疏**注「扑所」至「之西」○釋曰：云「於是言立，著其

位」者，案《鄉射》司射先立所設中之西南，三耦從之，立於

西南，司射却就之，搯一挾一个，乃誘射。此則誘射卒，乃始來就位者，由此有次，就次取弓矢，射訖無事，乃於此立，故云「於是言立，著其位也」。引《鄉射·記》者，此不言司射倚弓矢之處，引之證此與彼記文同也。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。司馬師，正之佐也。欲令

射者見侯與旌，深志於侯中也。負侯，獲者也。天子，服不氏下士一人，徒四人，掌「以旌居乏待獲」。析羽爲旌。

疏「司馬」至「負侯」○注「司馬」至「爲旌」○釋曰：自此盡

「而侯」，論司馬師命服不負侯之事也。引天子「服不氏下士一人，徒四人」者，欲見諸侯亦三侯，亦使服不氏與徒爲獲者也。云「析羽爲旌」，《周禮·司常》文。負侯者皆

適侯，執旌負侯而侯。司射適次，作上耦射。作，使也。司射反位。**疏**「司射反位」○釋曰：

此不言先反位者，爲三耦始出次，未有次前位，無所先，故不言先也。上耦出次，西面揖，進。上射在

左，並行。當階，北面揖。及階，揖。上射先升三等，下射從之中等。上射在左，便射位也。

中猶聞也。**疏**注「上射」至「聞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上射在左，

便射位也」者，《鄉射》亦云「上射在左」，不云「便射位」者，彼東面位，上射在北，故在左，不取便射位之義。此次北西面位，亦上射在北居右，故上射須在左，以其發位並行，及升北面就物位，皆言居左，履物南面，上射乃在右，故云「上射在左，便射位也」。上射升堂，少左。下射升。上射揖，並行。並，併也，併東行。皆當其

物北面揖，及物揖，皆左足履物，還，視侯中，合足而侯。視侯中，各視其侯之中。大夫耦則視

參中，參中十四尺。士耦則視干中，干中十尺。

疏注「視

侯」至「十尺」○釋曰：弓二寸以爲侯中，參侯七十弓，故侯中十四尺；干侯五十弓，故侯中十尺。司馬正適

次，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右挾之，出。升自西

階，適下物，立于物間，左執弣，右執簫，南

揚弓，命去侯。司馬正，政官之屬。簫，弓末。揚弓

者，執下末。揚猶舉也。適下物，由上射後東過也。命

去侯者，將射當獲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西南面立于物

間。」**疏**「司馬」至「去侯」○注「司馬」至「物間」○釋曰：云

「司馬正，政官之屬」者，非大司馬，大司馬之下屬大司馬，

故云司馬屬。^①案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，小司馬中大夫二人，此雖諸侯禮，亦應有小司馬，號爲司馬正也。知、適下物，由上射後東過也者，案《鄉射》司馬命去侯時，由上射後過，至下射西，西南面，揚弓命去侯，故引《鄉射》，證此亦在物間西南面也。負侯皆許諾，以宮趨，直

西，及乏南，又諾以商，至乏聲止。宮爲君，商爲臣，其聲和相生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獲者執旌許諾。」古文「聲」爲「磬」。

疏「負侯」至「聲止」○注「宮爲」至「爲磬」○釋曰：云「宮爲君，商爲臣」，《樂記》文。云「聲和相生」者，宮生徵，徵生商，而云「相生」者，雖隔徵，亦是相生之義也。云「聲和」者，宮數八十一，商數七十二，彈宮則商應，故云「聲和」也。引《鄉射》者，彼臣禮，下云「諸聲不絕」，不言宮商，引之證與此不同之意。授獲者，退，

立于西方。獲者興，共而俟。大侯，服不氏負侯，徒一人居乏，相代而獲。參侯，士侯徒負侯，居乏，不相代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獲者執旌許諾，聲不絕，以至於乏，坐，東面，偃旌，興而俟。」古文「獲」皆作「護」，非也。

疏「授獲」至「而俟」○注「大侯」至「非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大侯，服不氏負侯，徒一人居乏，相代而獲」者，上注引《周禮》

「服不氏下士一人，徒四人」，是以鄭分之於三侯之上。大侯尊，故使服不氏與一徒居乏，自餘徒三人分之於二侯，徒以少一人，不得相代也。引《鄉射》者，此文不具，宜與彼同。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，還其後，降自西階，遂適次，釋弓，說決、拾、襲，反位。拾，遂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司馬反位，立于司射之南。」

疏「司馬」至「反位」○注「拾遂」至「之南」○釋曰：引《鄉射》者，於此司馬不言位，宜與《鄉射》同，故引爲證。司射進，

與司馬正交于階前，相左。由堂下西階之東，北面視上射，命曰：「毋射獲，毋獵獲。」

上射揖。司射退，反位。射獲，矢中乏也。從旁爲

獵。乃射。上射既發，挾矢。而后下射射，

拾發以將乘矢。拾，更也。將，行也。獲者坐而

獲。坐言獲也。舉旌以宮，偃旌以商。再言獲

也。^②獲而未釋獲。但言獲，未釋筭。古文「釋」爲

①「屬」上，曹校云脫「之」字。

②「再」，阮校云：毛本，《通解》作「等」。

「舍」。**疏**「獲而未釋獲」○注「但言」至「爲舍」○釋曰：云

「但言獲，未釋獲」者，鄭注《鄉射》云「但大言獲」，此注不

言「大」，省文也。卒射，右挾之，北面揖，揖如升

射。右挾之，右手挾弦。上射降三等，下射少右

從之，中等，並行，上射於左，與升射者相

左，交于階前，相揖，適次，釋弓，說決、拾、

襲，反位。上射於左，由下射階上少右，乃降待之。言

襲者，凡射皆袒。**疏**，上射「至」反位○注「上射」至「皆

袒」○釋曰：云「上射降三等」者，諸侯階有七等，言三等

者，欲明下射中等，是降一等之上下，下射過向西畔，由

右，故上射至地待之，乃得二人並行，上射於左也。云「與

升射者相左，交于階前」者，降射者仍南行，故得階前交往

來也。云「上射於左，由下射階上少右，乃降待之」者，此

鄭解在階下而上射得在左之意。由下射階上少右，向西

畔乃降，上射於地待之，故並行時得上射在左也。云「凡

射皆袒」者，案《鄉射》命三耦，各與其耦讓取弓矢，拾，三

耦取弓遂，^①至卒射，云「脫決、拾、襲」，而俟于堂西南面，此則前「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」，不言袒，至此亦言「襲」，故須言「凡射皆袒」，決在此不見袒，亦袒可知也。三耦卒射，亦如之。司射去扑，倚于階西，適阼階下，北面告于公曰：「三耦卒射。」反，搢扑，反位。**疏**「三耦」至「反位」○釋曰：云「司射去扑，倚于西階西，適阼階下，北面告于公」者，案《鄉射》「司射去扑，倚于西階之西，升堂，北面告于賓曰：『三耦卒射』」，注云「去扑乃升，不敢佩刑器即尊者之側」，此不升堂而在阼階下，而亦去扑者，尊公故也。司馬正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右挾之，出，與司射交于階前，相左。出，出於次也，袒時亦適次。**疏**「司馬」至「相左」○注「出」至「適次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興，反位」，論取矢設楅。^②云「出于次也，袒時亦適次」者，以此而言，則袒時人次，今更出次。知不在位上袒而人次取弓者，凡袒、襲皆隱處，^③鄉射無次，司馬適堂西袒，執弓矢，不在位。此大射有次，明人次袒，不在位可知。升自西階，自右物

① 「取弓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皆袒決」。

② 「楅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之事」二字。

③ 「皆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於」字。

之後立于物閒，西南面，揖弓，命取矢。揖，推之。負侯許諾，如初去侯，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。俟小臣取矢，以旌指教之。司馬正降自西階，北面命設楅。此出于下射之南，還其後而降之。

疏注，此出「至，降之」○釋曰：「此出于下射之南，還其後而降之」者，《鄉射》文。此亦然，故引爲證也。小臣師

設楅。司馬正東面，以弓爲畢。畢，所以教助執

事者。《鄉射·記》曰：「乃設楅于中庭南，當洗，東肆。」

疏「小臣至爲畢」○注「畢所至東肆」○釋曰：云「畢，

所以教助執事者」，以畢是助載鼎實之物，故司馬執弓爲畢以指授，若《周禮》執爎以爲鞭度然。引《鄉射禮》文者，證經設楅故亦當洗。^①既設楅，司馬正適次，釋

弓，說決、拾、襲，反位。小臣坐委矢于楅，北括。司馬師坐乘之，乘，四四數之。卒。若

矢不備，則司馬正又袒，執弓升，命取矢如初，曰：「取矢不索。」乃復求矢，加于楅，卒。司馬正進坐，左右撫之，興，反位。左右

撫，分上下射。此坐皆北面。司射適西階西，倚扑，升自西階，東面，請射于公。倚扑者，將即君前，不敢佩刑器也。升堂者，欲諸公、卿、大夫辯聞也。

疏「司射至于公」○注「倚扑至聞之」○釋曰：自此盡

「未降」，請君行第二番射并命耦之事。云「倚扑者，將即君前，不敢佩刑器也」者，上去扑告君不注，至此乃注者，彼告在阼階下，遠君，故不注，至此升堂乃注，義與彼同也。上不升者，以告以三耦射，^②射卒事緩，^③故在下。

此告欲諸公、卿、大夫徧聞也，故升。但升者是其正，故《鄉射》升堂。《大射》告公，故前在堂下，此升者，欲公卿聞之故也。公許。遂適西階上，命賓御于公，

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，大夫則降，即位而后告。告諸公卿於堂上，尊之也。司射自西階上，北

面，告于大夫曰：「請降。」司射先降，搯扑，反位。大夫從之降，適次，立于三耦之南，

^① 故「曹校云此衍字」。

^② 「射」上，曹校云當有「卒」字。

^③ 「射卒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卒射」。

西面，北上。適次，由次前而北，西面立。

疏「司射」

至「北上」○注「適次」至「面立」○釋曰：云「告于大夫曰：

「請降」者，以諸公卿在上，故請大夫降。《鄉射》降告「主

人與賓爲耦，^①遂告于大夫」。又曰「賓、主人與大夫皆未

降」，注云「言未降者，見其志在射」。大夫未降者，彼臣

禮，主人與賓皆卑，故大夫未降，與此異也。云「適次，由

次前而北，西面立」者，上云司射等適次，謂入次中；此適

次者，大夫降自西階，東行適次所，過向堂東，西面立，因

過次爲適次，非入次也。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，

比耦大夫與大夫。命上射曰：「某御於

子。」命下射曰：「子與某子射。」卒，遂比衆

耦。衆耦，士也。衆耦立于大夫之南，西面，北

上。若有士與大夫爲耦，則以大夫之耦爲

上。爲上，居群士之上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爲上」○注「爲

上」至「之上」○釋曰：云「爲上，居群士之上」者，若是士與

大夫之尊者爲耦，故居群士之上也。鄭云「群士之上」者，

既爲上射，恐在大夫之上，故云「群士之上」。是以下注云

「士雖爲上射，其辭猶尊大夫」也。若然，國皆有三卿五大

夫，三耦六人而已，而云使士爲耦者，卿大夫或有故，或出使，容其不足，使士備耦之法也。命大夫之耦曰：

「子與某子射。」告於大夫曰：「某御於子。」

士雖爲上射，其辭猶尊大夫。命衆耦，如命三耦之

辭。諸公卿皆未降。言未降者，見其志在射。

疏

注「言未」至「在射」○釋曰：言「未」者，後當降，故云「未」

也。若終不射，不得言「未」。是以《鄉射》記云「衆賓不

與射者不降」，注「不以無事亂有事」，是不射不得云「未」

也。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，皆袒、決、

遂，執弓，右挾之。此命入次之事也。司射既命而

反位，不言之者，上射出當作取矢，事未訖。

疏「遂命」至

「挾之」○注「此命」至「未訖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襲，反位」，

論命拾取矢之事。鄭知此是「命入次之事」者，上來未有

三耦入次袒、決、遂之事，又下文乃云「一耦出」，明此是

「命入次之事」。若然，司射命訖，當反位，不言者，以其二

耦入次，出，乃當作取矢，待作取矢，即是「事未訖」，故不

①「降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言反位也。仍未知令入次之後，未出之間，且在西方位，且在階下位？二者雖無文，以事緩急言之，三耦入次出則作之，宜在階下位，於義可也。又《鄉射》云「司射反位」者，司射反位，則有三耦位，得言「反位」。此曰射位在西方去次遠，①又曰射位若階下去次亦遠，不得言反，故不言也。一耦出，西面揖，當楅，北面揖，及楅，揖。三耦同入次。其出也，一一上射出，②西面立，司射作之，乃揖行也。當楅，楅正南之東西。上射東面，下射西面。上射揖，進，坐橫弓，卻手自弓下取一个，兼諸弣，興，順羽，且左還，毋周，反面揖。橫弓者，南路弓也。卻手自弓下取矢者，以左手在弓表，右手從裏取之便也。兼，并也，并矢於弣，當順羽，既又當執弦。順羽者，手放而下，備不整理也。左還，反其位。毋周，右還而反東面也。君在阼，還周則下射將背之。古文「且」爲「阻」。

疏「上射」至「面揖」○注，橫弓「至」爲「阻」○釋曰：云「左還，反其位」。毋周，右還而反東面也者，毋周者，左還行至位，即位，右還而反東面，是還不周也。云「君在阼，還周則下射將背之」者，上射左

還，已還背君，而據下射而言者，上射去君遠，故據下射而言。以其下射若右還周爲背君，若左還向東，覆即右還西面，是不背君，周即背故也。下射進，坐橫弓，覆手自弓上取一个，兼諸弣，興，順羽，且左還，毋周，反面揖。橫弓，亦南路弓也。人東西鄉，以南北爲橫。覆手自弓上取矢，以左手在弓裏，右手從表取之，便也。

疏「下射」至「面揖」○注，橫弓「至」便也○釋曰：云，橫弓，亦南路弓也者，謂南路弓，以左手仰執弓裏，以覆右手於弓表向下取矢，亦便也。上射，下射俱南路弓者，取背君，③向南爲順故也。既拾取矢，柎之，柎，齊等之也。古文，柎作「魁」。兼挾乘矢，皆內還，南面揖。內還者，上射左，下射右。不皆右還，④亦以君在阼，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。上以陽爲內，下以陰爲內，因其宜可也。

疏兼挾「至」面揖○注

①「曰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司」，下句「曰」字同。

②「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不重。

③「取」下，曹校云脫「不」字。

④「右」，曹校云：當爲「左」，詳《鄉射》。

「內還」至「可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不皆右還，亦以君在阼，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」者，若上下俱向內，是相向爲順。若上射左還，是不故背君。若下射右還背君少，亦左還，初時面向君，轉身南向背君多，似故背君，故不左還也。云「上以陽爲內，下以陰爲內，因其宜可也」者，上射東面，左還時以左手還，取東相陽方爲內；下射西面，右還時以右手還，取西相陰方爲內，隨其陰陽，得左右相向，是因其宜也。適幅南，皆左還，北面揖，搯三挾一个。幅南，鄉當幅之位也。揖，以耦左還，上射於左。以猶與也。言以者，耦之事成於此，意相人耦也。上射轉居左，便其反位也。上射少北，乃東面。疏：揖以「至」於左○注「以猶」至「東面」○釋曰：云「言以者，耦之事成於此，意相人耦也」者，揖不須言「以」，今云「以」者，必有義意，故鄭云「言以者，耦之事成於此」，謂成於此拾取矢，以其取矢後一番了，更無事，故云「成於此」，人意相存耦也。云「上射轉居左，便其反位也」者，位在次北西面，是以上射居左，至次北右還，西面便也。云「上射少北，乃東面」，知不少南者，以其次在幅東南，北面揖時已在次西面，故知「上射少北，乃東面」，得東當次也。

退者與進者

相左，相揖。退，釋弓矢于次，說決、拾、襲，反位。一耦拾取矢，亦如之。後者遂取誘射之矢，兼乘矢而取之，以授有司于次中，皆襲，反位。有司納射器，因留主授受之。司射作射，如初。一耦揖，升，如初。司馬命去侯，負侯許諾，如初。司馬降，釋弓，反位。司射猶挾一个，去扑，與司馬交于階前，適阼階下，北面，請釋獲于公。猶，守故之辭。於此言之者，司射既誘射，恒執弓、挾矢，以掌射事，備尚未知，當教之也。今三耦卒射，衆足以知之矣，猶挾之者，君子不必也。公許。反，搯扑，遂命釋獲者設中，以弓爲畢，北面。北面，立于所設中之南，當視之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設中南當幅，西當西序。」大史釋獲。小臣師執中，先首，坐設之，東面，退。大史實八筭于中，橫委其餘于中西，興，共而俟。

①「已在次西面」，曹校云，「面」字衍。

先猶前也。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，國君官多也。小臣師退，反東堂下位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橫委其餘于中西，南末。」

疏，大史「至」而俟。○注「先猶」至「南末」○釋曰：此不見

執筭之人。案《鄉射》命釋獲者，「釋獲者執鹿中，一人執筭以從之」，彼臣禮，官少，釋獲者自執中設之，尚使人執筆，況國君官臣多，^①大史不自執中，豈得自執筆？明亦使人執之。云「小臣師退，反東堂下位」者，其位已見篇首也。引《鄉射》者，證筭以「南末」為順也。司射西面命

曰：「中離維綱，揚觸梱復，公則釋獲，衆則不與。」中離維綱，揚觸梱復，公則釋獲，衆則

者為維。或曰維當為絹，絹，綱耳。^②揚觸者，謂矢中他物，揚而觸侯也。梱復，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，復，反也。公則釋獲，優君也。衆當中鵠而著。古文「梱」作「魁」。

疏，司射「至，不與」○注「離猶」至「作魁」○釋曰：中謂中

侯，注不言可知。云「離猶過也，獵也」者，謂矢過獵，因著維與綱一者。云「侯有上下綱，其邪制射舌之角者為維」者，案《梓人》云「上綱與下綱出舌尋，緝寸焉」，^③注「綱」所以繫侯於植者也。上下皆出舌一尋者，亦人張手之節也。鄭司農云：緝，籠綱者；維，持侯者。若然，則綱與

維皆用繩為之，^④又以布為緝籠綱，然後以上个、下个邊，綴著緝兩頭，以綱繫著植。維者，於上个、下个、上下射兩

頭皆有角，又以小繩綴角，繫著植。故矢或離綱，或離維

也。云「或曰維當為絹，絹，綱耳」者，鄭更為一解，絹則維

也。云「絹，綱耳」者，以絹為綱耳，離著絹也。云「衆當中

鵠者，大射鵠則《梓人》云「張皮侯而棲鵠」是也。唯公

所中，中三侯皆獲。」值中，侯，則釋獲。**疏**，唯公

至「皆獲」○注「值中」至「釋獲」○釋曰：云中「三侯皆釋獲，

則離維綱」及「揚觸梱復」亦釋之。不言者，以中為主也。

釋獲者命小史。小史命獲者。傳告服不，使知

①「臣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絹」，阮校引敖氏說，以為是「緝」字之誤。「綱」上，

阮校云：《通解》有「為」字。

③「緝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絹」，下「云緝」、「為緝」，著

緝並同。陳本「著緝」作「絹」。

④「鄭司農云」至「用繩為之」，孫校云：《梓人》先鄭注云

「舌，維持侯者」，乃釋侯舌，與此經「維」無涉，賈引有脫誤。

此司射所命。

疏注「傳告」至「所命」^①釋曰：據在大侯

而言，告服不，則參侯、干侯告可知，舉遠見近。

司射遂

進由堂下，北面視上射，命曰：「不貫不

釋。」上射揖。司射退，反位。貫猶中也。射不

中，鵠不釋筭。古文「貫」作「關」。

疏「司射」至「反位」○

注「貫猶」至「作關」○釋曰：案上文「離維綱」、「公則釋獲」

言之，則此云不中不釋筭者，據除君而言也。釋獲者

坐取中之八筭，改實八筭，興，執而俟。執所

取筭。乃射，若中，則釋獲者每一個釋一筭，

上射於右，下射於左。若有餘筭，則反委

之。委餘筭，禮貴異。又取中之八筭，改實八筭

于中，興，執而俟。

儀禮疏卷第十七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 「至所命」原作「服不」，按阮校據毛本改。

儀禮疏卷第十八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三耦卒射。賓降，取弓矢于堂西。不敢與君並俟告。取之以升，俟君事畢。

疏「三耦」至「堂西」○注

「不敢」至「事畢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共而俟」，論第二番射三耦訖，次公卿大夫之事。但此賓先降取弓矢即升堂者，以其不敢與君並待告，故下云司射「告射于公」，小射正「取公之決，拾」，并「授弓拂弓」，是君得告乃取弓矢，是「不敢與君並俟告」也。云「取之以升，俟君事畢」者，案下文云「公將射，則賓降，適堂西，袒，決，遂，執弓，措三挾一个，升自西階」，是君事畢。君事畢，賓降袒，決，遂，乃更升。若然，賓於此不即袒，決，遂者，去射時遠，故不可即袒也。諸公、卿則適次，繼三耦以南。言繼三耦，明在大夫北。**疏**「諸公」至「以南」○注「言繼」至「夫北」○釋

曰：言「適次」者，但射位在堂東，次在洗東南，今諸公卿東南適次前，北至三耦之南，^①以次西面立。云「繼三耦，明在大夫北」者，以其三耦在北，大夫在南，而言「繼三耦」，明在大夫之北也。公將射，則司馬師命負侯，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。君尊，若始焉。**疏**「公將」

至「而俟」○注「君尊若始焉」○釋曰：云「君尊，若始焉」者，案上始時，司馬命負侯，三耦將射，司馬命去侯；今三耦卒射，君將射，司馬使更命負侯，^②是「君尊，若始焉」。

司馬師反位。隸僕人埽侯道。新之。司射去扑，適阼階下，告射于公。公許。適西階東，告于賓，告當射也。今文曰「阼階下」，無「適」。遂搢扑，反位。小射正一人，取公之決，拾于東玷上，一小射正授弓、拂弓，皆以俟于東堂。授弓，當授大射正。拂弓，去塵。**疏**「小射」至

「東堂」○注「授弓」至「去塵」○釋曰：據此經上下，或云大

^① 至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其」字。

^② 「使」，曹校云當為「師」。

射正，或云司射，或云小射正，不同者，今行射禮，大射正一人爲上，司射次之，或云小射正。若然，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。據其行事，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，此云「小射正一人，取公之決，拾於東坫上」，下云「小射正奉決，拾以筈」，與此一人此，^①又云「小射正授弓」，與取決、拾別，則小射正二人也。云「授弓，當授大射正」者，下云「大射正執弓，以決」，以授公，明此小射正授弓者，當授大射正也。公將射，則賓降，適堂西，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搯三挾一个，升自西階，先待于物北，^②北一筈，東面立。不敢與君併。筈，矢幹。東面立，鄉君也。

疏「公將」至「面立」○注「不敢」至「君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公將射，則賓降」者，案前文賓降適堂西取弓矢，無賓升堂之文，但文不具，其實即升矣，是以此文云「賓降」。云「筈，矢幹」者，案《周禮·矢人》「矢幹長三尺」，則此賓立於物北三尺矣。司馬升，命去侯，如初。還右，乃降，釋弓，反位。還右，還君之右也，猶出下射之南，還其後也。今文曰「右還」。

疏注「還右」至「右還」○釋曰：云「還右，還君之右也」者，君爲下射，賓爲上射，司

馬在君之西南揚弓命去侯訖，還君之右，東而南，西向，降自西階。「猶出下射之南，還其後也」者，由如上文初將射時，司馬立於物間，南揚弓命去侯訖，出於下射之南，還其後，降自西階，前後是同，故取彼解此。云「今文曰右還」，不從「右還」者，若右還則右還於上射，不得還君，故不從也。公就物。小射正奉決，拾以筈，大射正執弓，皆以從於物。筈，萑葦器。大射正舍司正，親其職。

疏「公就」至「於物」○注「筈萑」至「其職」○釋曰：前解大射正與司射別人。案此注「大射正舍司正，親其職」，則大射正與司正爲一人。又案上文司射請立司正，遂立司射爲司正，則司射又與大射正爲一人。與上解似相違者，以大射正與射人俱掌射事，相當，則大射正與司射別，若通而言之，射人不對大射正，射人亦名大射正，故此以射人爲大射正也。小射正坐奠筈于物南，遂拂以巾，取決，興。贊設決，朱極三。極猶放也，所以韜指利放弦也，以朱韋爲之。三者，食指、將指、

① 下「此」字，曹校云當爲「別」。

② 「北」，阮刻本不重「北」字。

無名指。無極放弦，契於此指，多則痛。小指短，不用。小臣正贊袒。公袒朱襦。卒袒，小臣正退，俟于東堂。小射正又坐取拾，興，贊設拾。以筥退，奠于坵上，復位。既袒乃設拾，拾當以韝襦上。襦上。

疏注「既袒」至「襦上」○釋曰：案上文設決訖，乃云「公袒朱襦」，始云小臣正「贊設拾」，①拾當拾斂膚體，宜在朱襦之上，故鄭云「既袒乃設拾，拾當以韝襦上」。《鄉射》云袒、決、遂，以其無襦，故遂與決得俱時設，若大夫對士射，袒纁襦，設遂亦當在袒後。大射正執弓，以袂順左右隈，上再，下壹，左執弣，右執簫，以授公。公親揉之。順，放之也。隈，弓淵也。揉，宛之，觀其安危也。今文「順」爲「循」。古文「揉」爲「紉」。**疏**「大射」至「揉之」○注「順放」至「爲紉」○釋曰：

云「順放之也」者，以袂向下，於弓隈順放之。云「觀其安危也」者，案《考工記·弓人》云「其弓安」、「其弓危」者，以弓弱者爲危，其弓強者爲安，則此云觀安危者，謂試弓之強弱。小臣師以巾內拂矢，而授矢于公，稍屬。內拂，恐塵及君也。稍屬，不措矢。大射正立

于公後，以矢行告于公。若不中，使君當知而改其度。下曰留，上曰揚，左右曰方。留，不至也。揚，過去也。方，出旁也。公既發，大射正受弓而俟，拾發以將乘矢。公下射也，而先發不留，尊也。

疏「公既」至「乘矢」○注「公下」至「尊也」○釋曰：案上耦射者，上射射訖，乃次下射。此公爲下射，當後射，今君射前於賓，故鄭云「先發不留，尊也」。公卒射，小臣師以巾退，反位。大射正受弓。受弓，以授有司於東堂。小射正以筥受決、拾、退，奠于坵上，復位。大射正退，反司正之位。小臣正贊襲。公還而后賓降，釋弓于堂西，反位于階西，東面。階西，東面，賓降位。**疏**注「階西」至「降位」○釋曰：案上文賓受獻訖，降立於階西，東面，此云「反位於階西，東面」，故云「反位」也。②公即席。司正以

①「臣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射」。
②「反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降」。

命升賓。賓升，復筵。**疏**「公即一至「復筵」○釋

曰：此公與賓復升即位者，公卿以下當繼射，公與賓當觀之，故升就位也。而后卿大夫繼射。諸公卿取

弓矢于次中，袒，決，遂，執弓，搯三挾一个，出，西面揖，揖如三耦，升射。卒射，降如三

耦。適次，釋弓，說決，拾，襲，反位。衆皆繼射，釋獲皆如初。諸公卿言取弓矢，衆言釋獲，互

言也。卒射，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，北面告于公曰：「左右卒射。」司射不告

者，**釋**獲者於是有所事，宜終之也。餘獲，餘筭也。無餘筭則無所執。古文曰，餘筭。反位，坐委餘獲于

中西，興，共而俟。司馬袒，執弓，升，命取矢，如初。負侯許諾，以旌負侯，如初。司

馬降，釋弓，如初。小臣委矢于楅，如初。司馬，司馬正。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。**疏**，司馬一至「如初」

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就席」，論射訖取矢委於楅之事。○注

「司馬」至「乘矢」○釋曰：知司馬是司馬正，「司馬師亦坐

乘矢」者，此經皆言「如初」，案上番射，司馬正與司馬師乘矢，故知也。賓、諸公、卿、大夫之矢皆異束之

以茅，卒，正坐，左右撫之，進束，反位。異束，

大夫矢尊，殊之也。正，司馬正也。進，前也。又言束，整

結之，示親也。**疏**注「異束」至「殊之也」○釋曰：公卿皆

異束，但言大夫者，公卿自相對，其矢俱束之，及其脫之亦拾取。但三耦之內，大夫以上耦之，士矢不束，大夫束之，

故曰「尊，殊之」。下注云「不言君矢，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」，知者，以其小臣取矢，明取之以授矢人。賓

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。是言矢人，則納射器

之有司，各以其器名官職。不言君矢，小臣以授矢人于東

堂下可知。司馬釋弓，反位，而后卿大夫升就

席。此言其升前，小臣委矢於楅。**疏**注「此言」至「於

楅」○釋曰：云「此言其升前，小臣委矢於楅」者，案上文

「司馬降，釋弓，如初」，在「小臣委矢」之上，其「司馬降，釋

弓」之時，卿大夫即升就席，委矢，當依司馬「命取矢」之

①，不一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言」字。

下，不失其次，故不即見卿大夫升事，是以於此特言「司馬降，釋弓」，與「卿大夫升」爲節耳，故鄭亦言其次第也。

司射適階西，釋弓，去扑，襲，進，由中東，立于中南，北面，視筭。釋弓，去扑，射事已也。**疏**

「司射」至「去扑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共而俟」，論數筭之事。

直言「去扑」，不言去矢，矢亦去之，是以下文司射，執弓，挾一个，措扑，明此時去矢，後更挾之。釋獲者東面

于中西坐。先數右獲。固東面矣，復言之者，少

南，就右獲。二筭爲純，純猶全也。耦陰陽也。一

純以取，實于左手，十純則縮而委之，縮，從

也，於數者東西爲從。古文「縮」皆作「蹇」。每委異

之，易校數。有餘純則橫諸下。又異之也。自近

爲下。一筭爲奇，奇則又縮諸純下。又從之。

興，自前適左，從中前北也。更端，故起。東面坐，

少北於故。坐兼斂筭，實于左手，一純以委，

十則異之。變於右也。其餘如右獲。謂所縮，所

橫者。司射復位。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，

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。賢獲，勝黨之筭也。執之

者，齊而取其餘。若右勝，則曰「右賢於左」。若

左勝，則曰「左賢於右」。以純數告。若有

奇者，亦曰奇。告曰：某賢於某若干純，若干奇。若

左右鈞，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，曰「左右

鈞」。還，復位，坐兼斂筭，實八筭于中，委

其餘于中西，興，共而俟。司射命設豐。當

飲不勝者射爵。**疏**「司射命設豐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徹豐

與觶」，論一番射訖，行射爵之事。司宮士奉豐，由

西階升，北面坐設于西楹西，降，復位。勝

者之弟子洗觶，升，酌散，南面坐奠于豐上，

降，反位。弟子，其少者也。不授者，射爵猶罰爵，略

之。**疏**注「弟子」至「略之」○釋曰：自此以上，其疏見於

《鄉射》，於此不復言。云「不授者，射爵猶罰爵，略之一者，

案《詩》云「兕觥其觶，旨酒思柔」，注云「觶，陳設貌。觥，

罰爵，不手授」，此飲射爵，亦不手授，故云「猶罰爵」也。

案獻、酬之爵皆手授之，此不手授，故云「略之」也。若然，

士以下飲罰爵者取於豐，大夫已上皆手授，尊之，故下注云「授爵而不奠豐，尊大夫也」。其三耦之內，雖大夫亦取於豐者，以其作三耦，與衆耦同事，故不復殊之。司射遂袒，執弓，挾一个，搯扑，東面于三耦之西，命三耦及衆射者。勝者皆袒，決、遂，執張弓。執張弓，言能用之也。右手挾弦。不勝者皆襲，說決、拾，卻左手，右加弛弓于其上，遂以執弣。固襲，說決、拾矣，復言之者，起勝者也。不勝者執弛弓，言不能用之也。兩手執弣，無所挾也。

疏注

「固襲」至「挾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固襲，說決、拾矣，復言之者，起勝者也」者，起勝者，^①射畢之時降堂，皆就次襲，說決、拾矣，故云「固襲」，今復言之者，以其勝者更袒、決、遂，故復言不勝襲，說決、拾，欲與勝者相起復發，^②故復言之也。司射先反位。居前，俟所命人次而來飲。三耦及衆射者皆升，飲射爵于西階上。不勝之黨無不飲。**疏**注「不勝之黨無不飲」○釋曰：以其經云「三耦及衆射者皆升」，飲射爵者言升之，^③明知「不勝之黨無不飲」。但大射者，所以擇士以助祭，今若罰爵在於不勝之

黨，雖數中亦受罰。及其助祭，雖飲射爵，亦得助祭。但在勝黨，雖不飲爵，^④若不數中，亦不得助祭。以其飲罰據一黨而言，取其助祭取一身之藝，^⑤義故不同也。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，如作射。一耦出，揖，如升射。及階，勝者先升，升堂，少右。先升，尊賢也。少右，辟飲者，亦因相飲之禮然。

疏注「先升」

至「禮然」○釋曰：云「亦因相飲之禮然」者，案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獻酬之禮，獻者在右，酬者在左，^⑥故云「亦」也。不勝者進，北面坐取豐上之觶，興，少退，立卒觶，進，坐奠于豐下，興，揖。立卒觶，不祭不拜，受罰不備禮也。右手執觶，左手執弓。

疏注「立卒」

^①「起勝者」，曹校云此三字衍。

^②「欲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欲」上有「却」字，閩、葛、監俱作「卻」。曹校云「復」字衍。

^③「升之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皆升」。

^④「飲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罰」字。

^⑤上「取」字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^⑥「酬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受」。

至「執弓」○釋曰：案《鄉飲酒》皆祭，坐卒爵，拜既爵，故此決之，受罰不備禮也。云「右手執觶，左手執弓」者，以其執弛弓，不釋於地，明知未飲時兩手執弓，今受罰爵，右手執爵爲便，左手執弓可知。不勝者先降，後升先降，略之不由次也。降而少右，復並行。

疏「不勝者先降」○

注「後升」至「並行」○釋曰：云「後升先降，略之不由次也」者，案上文勝者先升，此文不勝者先降，故云「略之不由次」。云「降而少右，復並行」者，見下文「與升飲者相左」，明降至堂下，此人少右，復並行，以其辟升者在左故也。與升飲者相左，交于階前，相揖，適次，釋弓，襲，反位。僕大師繼酌射爵，取觶，實之，反奠于豐上，退，俟于序端。僕人師酌者，君使之代弟子也。自此以下辯爲之酌。升飲者如初。

二耦卒飲。若賓、諸公、卿、大夫不勝，則不降，不執弓，耦不升。此耦謂士也。諸公、卿或闕，

士爲之耦者，不升。其諸公、卿、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，重恥尊也。

疏「若賓」至「不升」○注「此耦」至「尊也」○釋

曰：知「此耦謂士」者，以大夫坐於上，士立於下，經云「耦

不升，故云「此耦謂士也」。是以鄭解其意云「諸公、卿或闕，士爲之耦者，不升。其諸公、卿、大夫相爲耦者，不降席」，以其大夫在堂上，故云「不降席」。云「重恥尊也」者，解上不升，大夫已上不降席意，以其卑者對飲尊者是可恥之事，不對飲，是重恥尊者也。僕人師洗，升，實觶

以授。賓、諸公、卿、大夫受觶于席，以降，適西階上北面，立飲，卒觶，授執爵者，反，就席。雖尊，亦西階上立飲，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。授

爵而不奠豐，尊大夫也。

疏注「雖尊」至「大夫也」○釋曰：

云「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」者，正罰謂上文飲者在左，勝者在右，於西階之上北面跪取豐上之觶飲之是也。今雖不取於豐，亦於西階北面，是「不可以已尊枉正罰」也。若

飲公，則侍射者降，洗角觶，升，酌散，降拜。

侍射，賓也。飲君則不敢以爲罰，從致爵之禮也。

疏「若

飲」至「降拜」○注「侍射」至「禮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侍射，賓也」者，以其賓與君對射耦，自相飲，故知侍射者賓也。云「飲君則不敢以爲罰，從致爵之禮也」者，罰爵如上文，罰

者飲之而已，今則從燕臣致爵於君之禮，下文所謂「夾爵」

者是也。但此經云「角觶」，與上文觶皆是「三升曰觶」，觶與角連，故謂之「角觶」。或單言「角」，或單言「觶」。是以《禮記·少儀》云「侍射則約矢，侍投則擁矢。勝則洗爵而請，不角」，注云「角謂觥，罰爵也。於尊長與客，如獻酬之爵」。又《詩》云「我姑酌彼兕觥」，毛傳云「兕觥，角爵」，箋云「兕觥，罰爵」，是其角觶，兕觥皆罰爵，此角觶以兕角爲之，非謂四升曰角者也。若然，此「角觶」對下文飲君云「象觶」，故云「角觶」，謂賓酌如兕自飲君，^①即下文「賓降，洗象觶」，亦從獻酬之爵，不敢用罰爵也。公降一

等。小臣正辭。賓升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賓坐祭，卒爵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賓降，洗象觶，升，酌膳以致，下拜。小臣正辭。升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公卒觶。賓進受觶，降，洗散觶，升，實散，下拜。小臣正辭。升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賓復酌自飲者，夾爵也。但如致爵，則無以異於燕也。夾爵，亦所以恥公也，所謂「若飲君燕則夾爵」。**疏**注「賓復」至

「夾爵」○釋曰：云「所謂「若飲君燕則夾爵」」者，言「所

謂」，《鄉射》文。彼云「燕」者，則此經「夾爵」也。賓坐，

不祭，卒觶，降奠于筐，階西東面立。不祭，象射爵。**疏**注「不祭象射爵」○釋曰：案上文受罰者取爵於

豐，飲之不祭，此云君爵不祭，是以賓飲夾爵亦不祭，皆與射同，故云「象」。擯者以命升賓。賓升，就席。

擯者，司正也。今文「席」爲「筵」。若諸公、卿、大夫

之耦不勝，則亦執弛弓，特升飲。此耦亦謂士

也。特猶獨也，以尊與卑爲耦，^②而又不勝，使之獨飲，若

無倫匹，孤賤也。衆皆繼飲射爵，如三耦。射爵

辯，乃徹豐與觶。徹，除也。司宮尊侯于服不

之東北，兩獻酒，東面，南上，皆加勺。設洗

于尊西北。筐在南，東肆，實一散于筐。爲

大侯獲者設尊也。言尊侯者，獲者之功由侯也。不於初

設之者，不敢必君射也，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。散，

^①「謂賓酌如兕自飲君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謂賓酌兕自飲如飲君」。

^②「與卑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無此二字。

爵名，容五升。**疏**「司宮」至「於篚」○注「爲大」至「五升」

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侯而俟」，論設尊獻服不之事。云「不於初設之者，不敢必君射也，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」，若然，此設大侯之獲者，^①君不射則不設之，不豫設者，不敢必君射。案上張侯，先設大侯，君射大侯，張之必君射者，但聖人設法，一與一奪，以大射者爲祭擇士，所以助祭，人君不可不親，故奪其尊，使之必射，故豫張大侯。至此設大侯之尊，君射訖乃設之者，許其自優暇，容有不射之理，是以不射則不設，射乃設之。云「散，爵名，容五升」者，案《韓詩傳》云「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三升曰觶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」，是其散「容五升」也。司馬正洗散，遂實爵，獻服不。言服不者，著其官，尊大侯也。服不，司馬之屬，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。洗酌皆西面。**疏**「司馬」

至「服不」○注「言服」至「西面」○釋曰：云「服不者，著其官，尊大侯也」者，自此已前皆以事名之，於此而言服不，著其官，言尊大侯故也。云「服不，司馬之屬」者，以其服不在大司馬下，六十官之屬者。云「掌養猛獸而教擾之」者，猛獸熊、羆之屬，教之使擾馴人意，象王者服不服諸侯，使歸服王者。云「洗酌皆西面」者，以其設尊設洗皆東

面，故知洗爵酌酒皆西面向之也。若然，獻旅食尊後酌者，爲背君，此西面不嫌背君，以其南統於侯故也。服不

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。近其所爲獻。**疏**「服

不」至「受爵」○注「近其所爲獻」○釋曰：云「近其所爲獻」者，以其服不得獻，由侯所爲，故不近之而近侯獻之，故云「近其所爲獻」也。司馬正西面拜送爵，反位。不

俟卒爵，略賤也。此終言之，獻服不之徒，乃反位。**疏**

「司馬」至「反位」○注「不俟」至「反位」○釋曰：云「不俟卒爵，略賤也」者，案上文獻服不訖，又案下文「卒祭，左个之西北三步，東面，設薦俎，立卒爵」，若然，卒爵禮祭侯訖，^②今司馬反位在未祭侯之前，故略賤也。云「此終言之，獻服不之徒，乃反位」者，但大侯尊，服不與其徒二人共在獲所，獻服不亦兼獻徒。^③此經唯見獻服不，不見獻其徒，即云「司馬反位」，明獻徒移始反位。^④是以知反位

① 設下，曹校云脫「爲」字。

② 禮，曹校云當爲「在」。

③ 下「獻」下，阮校云毛本有「其」字。

④ 移，曹校云各本作「後」是。

者終言之，其實獻徒後乃反位，故下注云「司馬正皆獻之」是也。宰夫有司薦，庶子設折俎。宰夫有司，宰

夫之吏也。《鄉射·記》曰：「獲者之俎，折脊、脅、肺。」**疏**

「宰夫」至「折俎」○注，宰夫「至」脅肺「元空」二字。○釋曰：

云「宰夫有司，宰夫之吏也」者，諸侯宰夫是士，而宰夫有司明是宰夫之吏，府史也。引《鄉射·記》者，此俎實無文，故引之為證。卒錯，獲者適右个，薦俎從之。

不言服不，言獲者，國君大侯服不負侯，其徒居乏待獲，變其文，容一人也。司馬正皆獻之。薦俎已錯，乃適右个，

明此獻已，已歸功於侯也。適右个，由侯內。《鄉射·記》

曰：「東方謂之右个。」**疏**，卒錯「至」從之「○注」不言「至

「右个」○釋曰：云「國君大侯服不負侯，其徒居乏待獲，變其文，容二人也」者，案上注云「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，徒

四人，掌以旌居乏待獲」。鄭言「容二人」者，欲見服不與徒二人皆得獻，故鄭云「司馬正皆獻之」。云「適右个，由

侯內」者，以其既祭左个，次祭右个，^①乃祭於中，故云「適

右个，由侯內」。獲者左執爵，右祭薦俎，二手

祭酒。祭俎不奠爵，不備禮也。「二手祭酒」者，獲者南

面於俎北，當為侯祭於豆間，爵反注，為一手不能正也。

此薦俎之設，如於北面人焉。天子祝侯曰：「唯若寧侯，無或若女不寧侯。不屬於王所，故抗而射女。強飲強食，貽女曾孫諸侯百福。」諸侯以下，祝辭未聞。**疏**「獲者」至

「祭酒」○注，祭俎「至」未聞「○釋曰：云「祭俎不奠爵，不

備禮也」者，言祭俎者，謂祭俎上肺，但肺有二種，此云祭是祭肺也，非是離肺。知者，案《鄉射·記》云「獲者之俎，

折脊、脅、肺、臠」，又曰「釋獲者之俎，折脊、脅、肺，皆有祭」，則此俎祭肺亦離肺。^②若然，凡祭祭肺，皆不奠爵，

是其常。云「此不奠爵，不備禮」者，但祭肺，離肺兩有，祭肺不奠爵。若空有祭肺，亦不奠爵。今祭俎不奠，故云

「不備禮」。云「天子祝侯曰」以下，《周禮·梓人》文。云

「諸侯以下，祝辭未聞」，知諸侯不與天子祝辭同，而云未聞者，以本所射侯，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，諸侯中之則得

為諸侯。若天子云「抗而射女」，諸侯則不得云「抗而射女」，是以知祝辭有異，但未聞耳。適左个，祭如右

^①「以其既祭左个次祭右个」，曹校云「左」「右」二字當互易。

^②「亦」，曹校云當為「非」。

个，中亦如之。先祭个後中者，以外即之至中，若神

在中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獻獲者俎與薦皆三祭。」疏注「鄉

射」至「三祭」○釋曰：以其左右及中，故三者皆三祭，非謂

一處有三祭。卒祭，左个之西北三步，東面。此

鄉受獻之位也。不北面者，嫌為侯卒爵。疏「卒祭」至

「東面」○注「此鄉」至「卒爵」○釋曰：云「不北面者，嫌為

侯卒爵」者，前服不受獻之時，侯西北面者，^①欲歸功於侯

故也。今卒爵雖同舊處而東面者，以其前受獻為己，今卒

爵還為己，卒爵故東面，是以云「不北面者，嫌為侯卒爵」

也。設薦俎，立卒爵。不言不拜既爵，司馬正已反

位，不拜可知也。《鄉射禮》曰：「獲者薦右東面立飲。」疏

「設薦」至「卒爵」○注「不言」至「立飲」○釋曰：云「不言不

拜既爵，司馬正已反位，不拜可知也」者，決《鄉射》「獲者

薦右東面立飲，不拜既爵」，此則不言之，以其司馬在，對

司馬不拜既爵，司馬已反位，不拜既爵可知，故不言。引

《鄉射禮》者，此不言立位之處，當同鄉射薦者東面立。^②

司馬師受虛爵，洗，獻隸僕人與巾車、獲者，

皆如大侯之禮。隸僕人埽侯道。巾車張大侯。及參

侯，干侯之獲者。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。隸僕人、巾車於

服不之位受之，功成於大侯也。不言量人者，此自後以及

先，可知。疏「司馬」至「之禮」○注「隸僕」至「可知」○釋

曰：云「隸僕人埽侯道」者，謂君射時，初埽之時，亦是隸僕

人也。云「巾車張大侯」者，舉尊者而言，其參侯、干侯亦

張之，是以上文司馬遂命量人、巾車張三侯，此直云「大

侯」，舉尊而言也。云「及參侯、干侯之獲者」，以其上文以

獻大侯服不獲者，^③明此經獲者是參侯、干侯可知。^④云

「隸僕人、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」，知者，以其隸僕人、巾車

素無其位，而經云「如大侯之禮」，明就大侯之位受獻，是

以鄭云「功成於大侯也」。云「不言量人者，此自後以及

先，可知」者，案上張侯之時，先言量人，後言巾車，君射之

時，乃有隸僕人埽侯道，受獻先言隸僕人，後言巾車，是自

① 北，曹校云此字當重。

② 者，曹校云當為「右」。

③ 以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作「已」。

④ 明此經獲者是參侯干侯可知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作

「明此是參侯干侯之獲者可知」，毛本「此」作「知」，餘與《通解》同。

後以及先，隸僕尚得獻，明量人在巾車之先，得獻可知。卒，司馬師受虛爵，奠于筐。獲者之筐。獲者皆執其薦，庶子執俎從之，設于乏，少南。少南，爲復射妨旌也。隸僕人、巾車、量人自服不而南。

疏

注「隸僕」至「而南」○釋曰：知「自服不而南」者，雖無正文，以其受獻於服不之位，明繼服不而南可知。服不復

負侯而俟。司射適階西，去扑，適堂西，釋弓，說決、拾、襲，適洗，洗觚，升，實之，降，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。獻釋獲者與獲者異，文武不同也。去扑者，扑不升堂也。少南，辟中。

疏「司射」

至「少南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反位」，論獻釋獲者之事。○注「文武不同」○釋曰：言「文武不同」者，以其獻獲者於侯西，北面受獻，歸功於侯，是其武；獻釋獲者升堂酌酒，東面獻之，就釋筭之所，是其文，故云「文武不同」。薦脯醢、折俎，皆有祭。俎與服不同，唯祭一爲異。

疏

注「俎與」至「爲異」○釋曰：云「俎與服不同」者，以其俱用俎。云「唯祭一爲異」者，上祭侯之俎引《鄉射》獲者俎與薦皆三祭，鄭《鄉射》注云「祭侯三處」，至此獻釋獲者，

不主祭侯，正唯一祭俎耳，故云「唯祭一爲異」。釋獲者薦右東面拜，受爵。司射北面拜送爵。釋獲者就其薦坐，左執爵，右祭脯醢，興，取肺，坐祭，遂祭酒，祭俎不奠爵，亦賤不備禮。

疏注

「祭俎」至「備禮」○釋曰：上祭侯之時，祭俎不奠爵，不備禮，至此祭俎亦祭肺，不奠爵，賤亦不備禮。興，司射

之西北面立卒爵，不拜既爵。司射受虛爵，奠于筐。釋獲者少西辟薦，反位。辟薦，少西之者，爲復射妨司射視筭，亦辟俎也。

疏注，亦辟俎也

○釋曰：以其薦俎相將，薦既辟，俎亦辟可知。司射適堂西，袒、決、遂，取弓，挾一个，適階西，搯扑以反位。爲將復射。

疏

「司射」至「反位」○注「爲

將復射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于公，如初」，論司射請公爲三番射事。司射倚扑于階西，適阼階下，北面，請

射于公，如初。不升堂，賓、諸公、卿、大夫既射矣，聞之可知。

疏注云「不升堂，賓、諸公、卿、大夫既射矣，聞

之可知」者，決前司射升堂請射于公，升，今不升者，諸公、

卿、大夫前已射，聞之矣。反，搯扑，適次，命三耦

皆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序出取矢。歸言拾，是言序，

互言耳。**疏**，反搯一至「取矢」○注「歸言」至「言耳」○釋

曰：自此盡「襲，反位」，論三耦與卿大夫取矢之事。云「歸

言拾」者，謂第一射時，**①**三耦云「拾取矢」。云「是言序」

者，謂序出次時，耦先後。「互」者，皆次序出次，至庭拾

取矢。司射先反位。言先，先三耦也。司射既命三

耦以入次之事，即反位。三耦入次，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挾

矢，**②**乃出，反次外西面位。歸不言司射先反位，三耦未

有次位，**③**無所先也。**疏**「司射先反位」○注「言先」至

「先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歸不言司射先反位，三耦未有次外位，

無所先也」者，凡言反位者，謂前已有位，今乃反之，是今

禮反於舊位，舊位第一番之時，**④**三耦次外舊無位，司射

雖先有位，不得言「先反位」，是以決之。三耦拾取

矢，如初。小射正作取矢，如初。小射正，司射

之佐。作取矢，禮殺代之。**疏**「三耦」至「如初」○注「小

射」至「代之」○釋曰：云「禮殺代之」者，決第一番不言小

射正作取矢。二耦既拾取矢，諸公、卿、大夫皆

降如初位，與耦入於次，皆袒、決、遂，執弓，皆進當楅，進，坐，說矢束。上射東面，下射西面，拾取矢如三耦。皆進當楅，進三耦揖之位也。凡繼射，命耦而已，不作射，不作取矢，從初。**疏**「三

耦」至「三耦」○注「皆進」至「從初」○釋曰：云「凡繼射，命

耦而已，不作射，不作取矢，從初」者，言「凡繼射，命耦」

者，前三耦卒射後，大夫降至「三耦之南，西面，北上，司射

東面于大夫西，比耦大夫與大夫，**⑤**命上射曰：「某御於

子。」命下射曰：「子與某子射。」卒，遂比衆耦」云云。至公

即席後，賓升階復位還筵，而後卿大夫繼射，後，衆皆繼

射，釋獲皆如初，注云「諸公卿言取弓矢，衆言釋獲，互言

① 「一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番」字。

② 「挾矢」，汪文臺《識語》云：案經下云「三耦拾取矢」，

則此入次時，矢尚未取，不得先言「挾矢」也。張爾岐

曰：注「挾矢」字衍。是也。

③ 次一下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有「外」字，與疏合。

④ 「舊位」，曹校云此二字衍。

⑤ 「比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北」。

也」，既司射注「司射所作唯上耦」。^①是此文小射正但作三耦拾取矢，公以下亦無作拾文，^②故曰「不作取矢，從初」，從三耦法也。若士與大夫爲耦，士東面，大夫西面。大夫進，坐，說矢束，退，反位。說矢束，自同於三耦，謙也。

疏注「說矢至，謙也」○釋曰：

云「自同於三耦，謙也」者，以其三耦是士之束，既是大夫，^③若束，則異於三耦，故云「說矢束，自同於三耦，謙也」。《鄉射》「坐說矢束」，注云，說矢束者，下耦以將拾取，彼不言同三耦者，彼三耦非大夫故也。耦揖，進，

坐，兼取乘矢，興，順羽，且左還，毋周，反面揖。兼取乘矢，不敢與大夫拾。大夫進坐，亦兼取

乘矢，如其耦。北面，搢三挾一个，揖，進。

大夫與其耦皆適次，釋弓，說決、拾、襲，反位。諸公卿升，就席。大夫反位，諸公卿乃升就

席，大夫與己上下位。

疏注「大夫至，下位」○釋曰：諸

公、卿、大夫自爲耦者，拾取矢在前；大夫與士耦者，說矢束、拾取矢在後。今待大夫反位，公卿乃升就席者，以其上大夫與下大夫同是大夫爵，但上下有異耳，故上大夫待

下大夫反位，乃後升就席。衆射者繼拾取矢，皆如

三耦。遂入于次，釋弓矢，說決、拾、襲，反位。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，如初。一耦揖，升，如初。司馬升，命去侯，負侯許諾。司馬降，釋弓，反位。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，倚扑于階西，適阼階下北面，請以樂于公。公許。請奏樂以爲節也。始射獲而未釋獲，復釋獲，復

用樂行之。君子之於事也，始取苟能，中課有功，終用成法，教化之漸也。射用應樂爲難。孔子曰：「射者何以聽？循聲而發，發而不失正鵠者，其唯賢者乎！」**疏**注

「請奏至」者乎？○釋曰：云「請奏樂以爲節也」者，謂若天子《騶虞》九節，諸侯《貍首》七節，大夫《采蘋》、士《采芣》皆五節。云「始射獲而未釋獲」者，謂第一番三耦射中時，

①「既司射注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按鄉射經」。

②「公」上，曹校云脫「諸」字。

③「以其三耦是士之束既是大夫」，此兩句當有訛脫，疑之「當爲「不」。曹校云當爲「以其三耦是士與大夫爲耦，不束，已是大夫」。

雖唱獲，未釋筭。云「復釋獲」者，謂第二番衆耦皆射，釋筭，未作樂。云「復用樂行之」者，謂第三番射，非直釋筭，復用樂焉。云「射用應樂爲難」者，但禮射其容體比於禮，其節奏比於樂，又須中於侯，名爲應樂節。云「孔子曰」者，《禮記·射義》文。引之者，證射用應樂而爲難之意。① 司射反，搯扑，東面，命樂正曰：「命用樂。」言君有命，用樂射也。樂正在工南，北面。

疏注

「言君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云「樂正在工南，北面」者，此時工在洗東，西面，樂正在工南，北面，司射在西階下，東面。經云「命樂正」者，東面遙命之。樂正曰：「諾。」司

射遂適堂下，北面視上射，命曰：「不鼓不釋。」不與鼓節相應，不釋筭也。鼓亦樂之節。《學記》

曰：「鼓無當於五聲，五聲不得和。」凡射之鼓節，《投壺》其存者也。《周禮》射節，天子九，諸侯七，卿大夫以下五。

疏注「不與」至「下五」○釋曰：引《學記》者，證鼓得與樂

爲節之事。云「凡射之鼓節，《投壺》其存者也」者，射之鼓節多少無文，案今《禮記·投壺》篇圖出魯鼓，薛鼓，云「取半以下爲投壺節，盡用之爲射節」，是其《投壺》存者。云

《周禮》射節天子九以下者，是《射人》、《樂師》皆有此

文。引之者，證射節多少。上射揖。司射退，反位。樂正命大師曰：「奏《貍首》，閒若一。」

樂正西面受命，左還，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，使奏之也。《貍首》，逸《詩》，《曾孫》也。《貍》之言不來也，其詩有「射諸侯首不朝者」之言，因以名篇。後世失之，謂之《曾孫》，「曾孫」者，其章頭也。《射義》所載《詩》曰：曾孫侯氏是也。以爲諸侯射節者，采其既有弧矢之威，又言「小大莫處，御於君所。以燕以射，則燕則譽」，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。「閒若一」者，調其聲之疏數重節。

疏

「上射」至「若一」○注「樂正」至「重節」○釋曰：云「《貍首》，逸《詩》，《曾孫》也」者，以其《貍首》是篇名，「曾孫」是章頭。知者，以其《射義》上文云：其節，天子以《騶虞》，諸侯以《貍首》，卿大夫以《采蘋》，士以《采芣》，以類言之，《騶虞》、《采蘋》是篇名，《貍首》篇名可知。《射義》下文「諸侯君臣盡志於射」，又云「故《詩》曰：曾孫侯氏，四正具舉。小大莫處，御于君所」，注云「此《曾孫》之詩，諸侯之射節也。四正，正爵四行也。四行者，獻賓、獻公、獻卿、

① 「而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獻大夫，乃後樂作而射也。」上云《狸首》，下云《曾孫》，
「曾孫」章頭也，是以鄭云：「《曾孫》其章頭，《射義》所載『曾
孫侯氏』是也。」云：「後世失之，謂之《曾孫》者」，以「曾孫」
爲篇名，是失之。云：「《曾孫》，其章頭也」，是正世人也。
云：「小大莫處」已下，「則燕則舉」以上，皆《射義》文，彼注
「以燕以射，先行燕禮乃射」是也。云：「閒若一」者，調其
聲之疏數重節者，謂九節、七節、五節中間，相去或希疏
或密數，中間使如「一」者，重此樂故也。大
師不興，許諾。樂正反位。奏《狸首》以射。
二耦卒射。賓待于物，如初。公樂作而后
就物，稍屬，不以樂志，其他如初儀。不以樂
志，君之射儀遲速從心，其發不必應樂，辟不敏也。志，意
所擬度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吾志其日。」**疏**「大師」至「初
儀」○注「不以」至「其目」○釋曰：此經云「如初」者，皆如
上第二番射法，唯作樂爲異耳。云：「辟不敏也」者，若以樂
志，不與樂節相應，則見君不敏，今不以樂志，遲速從心，
其發不必應樂，是「辟不敏也」。引《春秋傳》者，定八年
《左氏傳》文，「正月，公侵齊，門于陽州」，其時魯人顏息
射人中眉，退曰：「我無勇，吾忘其日也」，服氏注云：「志中

其日，是非其誠，詐以自矜」。引之者，證志是「意所擬度」
也。卒射，如初。賓就席。諸公、卿、大夫、
衆射者皆繼射，釋獲，如初。卒射，降，反
位。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，如初。
司馬升，命取矢。負侯許諾。司馬降，釋
弓，反位。小臣委矢。司馬師乘之，皆如
初。司射釋弓，視筭，如初。釋獲者以賢獲
與鈞告，如初，復位。司射命設豐，實觶，如
初。遂命勝者執張弓，不勝者執弛弓，升，
飲，如初。卒，退豐與觶，如初。司射猶袒、
決、遂，左執弓，右執一个，兼諸弦，面鏃，適
次，命拾取矢，如初。側持弦矢曰執。面猶尚也，兼
矢於弦，尚鏃，將止，變於射也。**疏**注「側持」至「射也」
釋曰：上文皆云「挾一个」，此經云「執一个」，故上注云「方
持弦矢曰挾，以其將射故也」，此注云「側持弦矢曰執」，謂
鏃向上，故云「兼矢於弦，尚鏃，將止，變於射也」。案《鄉
射禮》云：「矢不挾，兼諸弦附」，不言「面鏃」，此言「面鏃」不

言兼弦弣，各舉一邊，省文之義。言「兼弦弣」者，一矢兼弦，三矢兼弣也。司射反位。三耦及諸公、卿、

大夫、衆射者皆袒、決、遂，以拾取矢，如初。

矢不挾，兼諸弦，面鏃，退適次，皆授有司弓矢，襲，反位。不挾，亦謂執之，如司射。卿、大夫

升，就席。司射適次，釋弓，說決，拾，去扑，

襲，反位。司馬正命退楅，解綱。小臣師退

楅，巾車、量人解左下綱。司馬師命獲者以

旌與薦俎退。解猶釋也。今文「司馬師」無「司馬」。

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。諸所退射器皆

俟，備君復射。釋獲者亦退其薦俎。

疏注「諸所一至、薦

俎」○釋曰：云「皆俟，備君復射」者，但射已三番，於後或

射或否，但臣不敢必君射，故備擬於君也。云「釋獲者亦

退其薦俎」者，前辟薦俎，今既退中與筭，薦俎不可虛留，

明亦退之可知。公又舉奠觶，唯公所賜，若賓

若長，以旅于西階上，如初。大夫卒受者以

虛觶降，奠于筐，反位。

疏公又一至、反位○釋

曰：此一節論射訖爲大夫舉旅之事。司馬正升自西階，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，請徹俎。公許。射事既畢，禮殺人倦，宜徹俎燕坐。

疏「司馬」至「公許」

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反位，坐」，論徹俎升坐安燕之事。遂

適西階上，北面告于賓。賓北面取俎以出。

諸公、卿取俎，如賓禮。遂出，授從者于門

外。自其從者。大夫降，復位。門東北面位。

疏

「大夫降復位」○注「門東北面位」○釋曰：云「大夫降」者，

大夫雖無俎，以賓及公卿皆送俎，不可獨立於堂，故降復

位。云「門東北面位」者，謂初小臣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

位。案下文「賓、諸公卿皆入門，東面，北上」，謂在西階

下。知大夫不復在西階下位者，以其言「復位」者，復前

位，其西階下舊無位，故知非西階下。若然，公卿入西階

下，^①鄭云「諸公卿不入門而右，以將燕，亦因從賓」者也。

大夫以公卿未入，不可猶居西階，^②故在門東北面位也。

^①「入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在」字。

^②「猶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獨」。

庶子正徹公俎，降自阼階以東。降自阼階，若親徹也。以東，去藏。賓、諸公、卿皆入門，東面，北上。諸公、卿不入門而有，以將燕，亦因從賓。司正升賓。賓、諸公、卿、大夫皆說屨，升，就席。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，乃安。歸命以我安，臣於君尚猶踧踖，至此乃敢安。羞庶羞。羞，進也。庶，衆也。所進衆羞，謂腍肝腎、狗臠醢也，或有炰鼈膾鯉、雉兔鶩。○注「羞進」至「鶩」○釋曰：知有「鶩」，羞庶羞。○注「羞進」至「鶩」○釋曰：知有「鶩」，羞庶羞。○注「羞進」至「鶩」○釋曰：知有「鶩」，羞庶羞。

腍肝腎者，此大射先行燕禮，燕法其牲唯有狗。又案《內則》云：肝腎，取狗肝一，幪之以其腎，濡炙之，舉燠其腎，不蓐。注云：腎，腸間脂。故知此羞中有肝腎也。又知有「狗臠醢」者，以其《公食大夫》有牛臠炙、羊臠炙、豕臠炙，此燕無三牲，故知臠醢亦用狗。知有「炰鼈膾鯉」者，案《六月》詩云：「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」，又云：「飲御諸友，無鼈膾鯉」，故知有此也。公食大夫，有王事之勞乃有之，故《六月》詩鄭注「以吉甫遠從鎬地來，又日月長久，今飲之酒，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，又加其珍美之饌，所以極勸之也」。是有王事之勞乃有之，無王事之勞則無，故《公食大

夫》不見也。又知有「雉兔鶩」者，《公食大夫》二十豆有此四者。此仍引《內則》上大夫二十豆者，不引二十豆盡，以其二十豆有三牲之物，此狗，故唯引此四者。大夫祭薦。燕乃祭薦，不敢於盛成禮。○疏「大夫祭薦」○注「燕乃」至「成禮」○釋曰：云「燕乃祭薦，不敢於盛成禮」者，此大夫卑，不敢與公卿同時於盛成禮也。司正升，受命，皆命：「公曰：『衆無不醉。』」賓及諸公、卿、大夫皆興，對曰：「諾，敢不醉。」皆反位，坐。皆命者，命賓、命諸公、命卿大夫，皆鄉其位也。

興對必降席，敬也。司正退，立西序端。○疏「司正」至「一位坐」○注「皆命」至「序端」○釋曰：云「興對必降席」者，經直云「興」，不言「降席」，鄭知降席者，以爲反坐，故知降席也。言「敬也」者，決上文司正命賓與大夫「以我安」，雖未坐，不云「降而對」，故以此爲敬。若然，上不降席者，彼直云「安」，未盡殷勤，故不降。此命使醉，是盡殷勤，故與降加敬也。知「司正退，立西序端」者，案司正監酒，此將獻士，事未訖，亦如《鄉飲酒》監旅時，立于西序端也。主人

洗，酌，獻士于西階上。士長升，拜受醵。

主人拜送。獻士用觶，士賤也。今文「觶」作「觚」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拜送」○注「獻士」至「作觚」○釋曰：自此盡

「奠于篚」，論獻士及祝、史等之事。云「獻士用觶，士賤也」者，言獻士用觶，對上獻大夫已上觚，^①觚二升，觶三

升，用大者賤，用小者尊，故云「士賤也」。士坐祭，立

飲，不拜既爵。其他不拜，坐祭，立飲。其他，

謂衆士也。升不拜受爵。

疏注「其他」至「受爵」○釋曰：

云「其他謂衆士也」者，長謂士中之長，次云士，^②謂長已

下。下云「其他謂衆士」者，^③亦謂二十七士，以其下經旅

食，謂庶人在官，故知此非府、史以下。乃薦司正與

射人于觶南，北面，東上，司正爲上。司正、射

人，士也。以齒受獻，既乃薦之也。司正，大射正也，射

人，小射正，略其佐。

疏注「司正」至「其佐」○釋曰：案

《燕禮》薦司正與射人一人，司士一人，執事二人，此不言

其數，又不言司士與執事者，以射人是小射正，非一人，互

見執事。執事者皆同獻，不言其數，不言執事者二人，文

不具。辯獻士。士既獻者立于東方，西面，

北上，乃薦士。士既獻易位者，以卿大夫在堂，臣位

尊東也。畢獻薦之，略賤。

疏注「士既」至「略賤」○釋

曰：云「畢獻薦之，略賤」者，案上獻士立飲，是畢獻訖，乃云

「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」，是獻士又獻司正已下。若然，薦

士當在「乃薦司正」上，至此言之者，其實薦士在「乃薦司正」

上，今此更言士得獻訖，立在東方，立畢乃薦，不畢獻，待司

正薦，乃薦士也。是以「薦司正」言「乃」者，緩辭，明司正已

下薦在上後也。祝史、小臣師，亦就其位而薦

之。亦者，亦士也，辯獻乃薦也。祝史門東北面，東上。

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。旅食不拜受爵，

坐祭，立飲。主人既酌，西面。士旅食北面受之。不洗

者，於賤略之。

疏注「主人」至「略之」○釋曰：知「主人既

酌，西面。士旅食北面受之」者，以其不可背君南面授，故

知位之如此。若然，大史等亦北面，則亦西面授酒也。其

①「已上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用」，《通解》「已上」之下仍有「用」。

②「士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其他」。

③「下」，重刊單疏本作「又」，曹校云「又」字似衍。

小臣師等案上文位在阼階東面，①自然北面授。主人

執虛爵，奠于篚，復位。賓降，洗，升，媵觶于公，酌散，下拜。公降一等。小臣正辭。

賓升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賓受公賜多矣，禮

將終，宜勸公，序厚意也。今文「觶」爲「觚」，「公荅拜」，無

「再拜」。②疏，賓降」至「再拜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旅酌」，

論賓舉爵爲士舉旅行酬之事。○注「賓受」至「再拜」○釋

曰：云「賓受公賜多矣，禮將終，宜勸公，序厚意也」者，上

文爲賓、爲卿、爲大夫舉旅，皆臣自致爵，今此其賓爲士舉

旅行酬，③因得爲賓致爵於君，故鄭云「序賓厚意也」。

賓坐祭，卒爵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賓

降，洗象觶，升，酌膳，坐奠于薦南，降拜。

小臣正辭。賓升，成拜。公荅拜。賓反位。

反位，反席也。此觶當爲觶。疏注：反位」至「爲觶」○釋

曰：自此已前賓位在西階下，東面，無席，戶牖之間位則有

席。此「賓升成拜」，不言「降，反位」，明「反位」者，反於戶

牖之間席位。云「此觶當爲觶」者，凡旅酬皆用觶，獻士尚

用觶，故知觶當爲觶，下經觶亦當爲觶。公坐取賓所

媵觶，興，唯公所賜。受者如初受酬之禮。

降，更爵洗，升，酌膳，下，再拜稽首。小臣

正辭。升，成拜。公荅拜。乃就席，坐行

之。坐行之，若今坐相勸酒。有執爵者。士有盥升，

主酌授之。疏，有執爵者」○注「士有」至「授之」○釋曰：

知「士有盥升」者，以其爲公、卿、大夫使行旅，不可不潔。

知是士者，案下文云「士有執膳爵者，有執散爵者」，故知

「士有盥升，主酌授之」。唯受于公者拜。公所賜者

拜，其餘則否。司正命執爵者爵辯，卒受者興

以酬士。欲令惠均。疏注：欲令惠均」○釋曰：以堂

上公、卿、大夫旅徧，并堂下之士，故云「欲令惠均」也。

大夫卒受者以爵興，西階上酬士。士升。

大夫奠爵，拜。士荅拜。興酬士者，士立堂下，與

大夫奠爵，拜。士荅拜。興酬士者，士立堂下，與

①「面」，重刊單疏本作「南」。曹校云：「面」字訛，「南

面」二字或當並存。

②「拜」，阮校疑衍。

③「其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上坐者異也。**疏**注「興酬」至「異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興酬」

者，決向來堂上相旅，皆坐相酬，執爵者行之，大夫未能受酬者輒興西階上，^①故鄭云「士立堂下，與上坐者異也」。

大夫立卒爵，不拜，實之。士拜受。大夫拜

送。士旅于西階上，辯。祝史、小臣、師、旅、食皆及

焉。**疏**注「祝史」至「及焉」○釋曰：鄭知祝史以下皆得旅

酬者，前得獻祝史與旅皆得獻，^②明此旅酬得之可知。

士旅酌。旅，序也。士以次自酌相酬，無執爵者。**疏**

「士旅酌」○注「旅序」至「爵者」○釋曰：云「無執爵者」，對

上文卿大夫等有執爵者，以其坐故也；士無執爵者，以其賤，不坐，故以次自酌以相酬，無執爵者也。若命曰復

射，則不獻庶子。獻庶子則正禮畢，後無事。**疏**注

「獻庶」至「無事」○釋曰：獻酬之禮，庶子以下最後得獻。

若獻庶子之後正禮畢，不得更有射事，故命復射在獻庶子之前。司射命射，唯欲。司射命賓及諸公、卿、大夫

射，欲者則射，不欲者則止，可否之事，從人心也。**疏**注

「司射」至「心也」○釋曰：此乃三番射後，爵行無筭，非直

解怠，^③復有醉者，是以不可恣心所欲。^④卿大夫皆

降，再拜稽首。公荅拜。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。

不言賓，賓從群臣，禮在上。**疏**注「拜君」至「在上」○釋

曰：云「不言賓」，賓從群臣，禮在上者，謂初酬賓直言賓，

再舉旅言「若長」，不專於賓，已是禮殺。第三舉旅，云「唯

公所賜，若賓若長」，至此賓士舉旅，^⑤直云「唯公所賜」，

復不言「若賓若長」，賓從群臣禮在上。壹發，中三侯

皆獲。其功也，而和者益多，尚歡樂也。矢揚觸，或有

參中者。**疏**注「其功」至「中者」○釋曰：上文第二番，第

三番，唯公得中三侯，皆釋獲。至此燕後復射，禮殺，臣與

君同，是以鄭云「和者益多，尚歡樂也」。云「其功也」，

者，謂三侯所中皆是功，故云也。云「矢揚觸或有參

中者」，卿大夫主射參侯，士主射豢侯，其中或揚觸，容中

① 大夫未能受酬者輒興西階上，曹校云：「殿本作「大夫未受酬者興西階上酬士」。案：殿本是也，但「興」上「輒」字似當有。」

② 「旅」下，曹校云脫「食」字。

③ 「非直」原作「直非」，依阮校據毛本改。

④ 「不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⑤ 「士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為」字。

別侯，皆與釋。主人洗，升自西階，獻庶子于阼階上，如獻士之禮。辯獻，降，洗，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，皆於阼階上，如獻庶子之禮。

庶子既掌「正六牲之體」，又「正舞位，授舞器」，與膳宰、樂正聯事，又掌國子戒令，教治世子之官也。左右正謂樂正、僕人正也，位在中庭之左右。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，工在西即北面，工遷於東則東面。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，工在西則西面，工遷於東則北面。僕人正相大師，工升堂與其師上降立於小樂正之北，北上，工遷於東則陪其工後。國君無故不釋縣，一正，君之近官也。內小臣，奄人，掌君陰事陰令，后夫人之官也。獻三官於阼階，別內外臣也。同獻更洗，以時事不聯也。獻正下及內小臣，則磬人、鍾人、鑄人、鼓人、僕人師、僕人士盡獻可知也。庶子、內小臣，位在小臣師之東，少退，西上。**疏**，主人「至」之禮。○注「庶子」至「西上」○釋曰：云「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，工在西即北面」者，工在西謂遷樂於下時，大師、少師、上工立於鼓北也。云「工遷於東則東面」者，案上遷樂於東之時，直云大師、少師、上工皆「東階之東」，不見小樂正從之，明留在西縣之北，東面向工矣。云「大樂

正在笙磬之北左也，工在西則西面」者，案上文司射，東面命樂正，單言樂正者，謂大樂正，既東面命之，則大樂正元立於東矣，以其工在西階下，故知西面向之矣。云「工遷於東則北面」者，案上文樂正及位，^①大師既西面，明樂正北面可知。是以《鄉射》工遷於東，西面，北上，「樂正北面立于其南」，此亦與彼同北面也。云「國君無故不釋縣，

二正，君之近官也」，言此者，人君路寢之廷樂縣不釋，樂正與僕人正同掌樂事，是君之近官也。云「同獻更洗，以時事不聯也」者，以其雖同獻於阼階上，獻有前後，故更爵洗之，是以云「時事不聯也」。云「庶子、內小臣，位在小臣師之東」者，案《公食》堂上夾北有宰夫，內宰在東北，此《射禮》堂上夾北無宰位，又案執事者堂上，^②又非樂人，不得在樂正位。以其與小臣師同名小臣，故知小臣師之東也。又云「少退，西上」者，見《公食》在宰東北，少退，故知此亦少退。知西上者，以此位皆西上故也。無筭爵。筭，數也。爵行無次數，唯意所勸，醉而止。**疏**「無筭爵」

① 「及」，阮校引浦鏗云：「反」誤為「及」。

② 「又案執事者堂上」，曹校云當為「則執事者不得在堂上」。

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無筭樂」，論爵與樂恣意無數之事。士

也有執膳爵者，有執散爵者。執膳爵者酌

以進公，公不拜受。執散爵者酌以之公，命

所賜。所賜者興，受爵，降席下，奠爵，再拜

稽首。公荅再拜。席下，席西。受賜爵者以爵

就席，坐。公卒爵，然後飲。酬之禮爵代舉，今爵

並行，嫌不代也。並行猶代者，明勸惠從尊者來。疏注

「酬之」至「者來」○釋曰：凡行酬之法，轉爵遞飲，今膳散

兩有，宜得即飲，猶待公卒爵乃飲，猶代飲然，明惠從公

來，嫌得即飲不代，故著嫌不卒爵，^①然後飲，故曰「嫌不

代」。執膳爵者受公爵，酌，反奠之。燕之歡在

飲酒，成其意也。疏注：燕之至意也。○釋曰：云「燕之歡

在飲酒者，諸安燕之歡，^②正在於飲酒，故受公爵者更

酌，反奠於公所，擬公更賜爵，是其歡燕成之意也。^③受

賜者興，授執散爵者。執散爵者乃酌行之。

與其所勸者。唯受于公者拜。卒爵者興，以酬

士于西階上。士升，大夫不拜，乃飲，實爵。

乃猶而也。疏注「乃猶而也」○釋曰：鄭轉「乃」為「而」

者，乃是緩辭，於禮不切，故為之也。^④士不拜，受

爵。大夫就席。士旅酌，亦如之。公有命

徹幕，則賓及諸公、卿、大夫皆降，西階下北

面，東上，再拜稽首。命徹幕者，公意殷勤，欲盡酒。

公命小臣正辭。公荅拜。大夫皆辟，升，反

位。升不成拜，於將醉正臣禮。疏注「升不」至「臣禮」

○釋曰：於例臣於堂下再拜稽首，得小臣以君命辭，其拜

不成，當升成拜，今直升不成拜者，以其拜於下，是臣之正

禮，故鄭云，於將醉正臣禮。士終旅於上，如初。

卿大夫降而爵止，於其反席卒之。疏注：卿大「至」卒之

○釋曰：上文卿大夫酬辯始酬士，公命徹幕，公卿以下降

而爵止，是以卿大夫升，反席，上以下相酬而卒之。無筭

^①「故著嫌不卒爵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故必卒爵」。

^②「諸」，阮校云單疏作「謂」是也，曹校云單疏實作「諸」。

^③「之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、《通解》俱作「其」。

^④「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而」。

樂。升歌、間、合無次數，唯意所樂。宵則庶子執燭

於阼階上，司宮執燭於西階上，甸人執大燭

於庭，閤人爲燭於門外。宵，夜也。燭，焦也。甸

人，掌其薪蒸者。庭大燭，爲其位廣也。爲，作也，作燭俟

賓出。

疏，宵則庶子執燭。○釋曰：自此盡篇終，論禮畢

容公卿出入之事。賓醉，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。

取脯，重得君之賜。奏《陔》。《陔夏》，樂章也，其歌

《頌》類也，以鍾、鼓奏之，其篇今亡。賓所執脯以賜

鍾人于門內雷，遂出。必賜鍾人，鍾人以鍾、鼓奏

《陔夏》。賜之脯，明雖醉，志禮不忘樂。

疏「賓所」至，遂

出。○釋曰：案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賓出無取脯賜鍾人之事

者，彼是臣禮，此爲君法，故詳略不同。卿大夫皆出。

從賓出。公不送。臣也與之安燕交歡，嫌亢禮也。

疏「公不送」○注「臣也」至「禮也」○釋曰：案《燕義》云「使宰

夫爲獻主，臣莫敢與君亢禮」，歸來安燕交歡，君若送之，

鼓奏之，其詩今亡。此公出而言人者，射宮在郊，以將還

爲人。燕不《驚》者，於路寢，無出人也。

疏「公人驚」

○注「驚夏」至「人也」○釋曰：云「《驚夏》，亦樂章也」

者，案《周禮》鍾師有九《夏》，皆樂章，其中有《驚

夏》，如《陔夏》，故云，亦樂章也。云「以鍾、鼓奏之」

者，案《鍾師》以鍾、鼓奏九《夏》，鄭云「先擊鍾，次擊

鼓」，故云，以鍾、鼓奏之。云「其詩今亡」者，鄭注《鍾

師》云「九《夏》皆《詩》篇名，《頌》之族類也。此歌之大

者，載在樂章，樂崩亦從而亡，是以《頌》不能具」，是其

今亡。云「此公出而言人者，射宮在郊，以將還爲人」

者，天子射在虞庠，周之小學祖西郊。○案《鄉射·記》

「於郊，則間中」，鄭注云諸侯「大學在郊」，是諸侯大射

所，故「言人者，射宮在郊，以將還爲人」也。鄭知燕在

路寢者，《燕禮·記》云「燕，朝服於寢」，與群臣賓客

燕，不合在燕寢，故知從路寢也。此篇所解多不具者，

以與禮同者，^①於此不復重釋之也。

儀禮卷第七 經六千八百九十 注七千三百八

儀禮疏卷第十八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 禮上，曹校云脫「二」字。

儀禮疏卷第十九 儀禮卷第八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聘禮第八疏，聘禮第八。○鄭《目錄》云：「大問曰聘。」

諸侯相於久無事，使卿相問之禮。小聘使大夫。《周禮》

曰：「凡諸侯之邦交，歲相問，^①殷相聘也，世相朝也。」於

五禮屬賓禮。大戴第十四，小戴第十五，《別錄》第八。○

釋曰：鄭云「大問曰聘」者，則此篇發首所論是也。云「久

無事」者，案下記云「久無事則聘焉」，注云「事謂盟會之

屬」，若有事，事上相見，故鄭據「久無事」而言。云「小聘

使大夫」者，下經云「小聘曰問，其禮如爲介，三介」是也。

《周禮》曰「二」者，《大行人》文，鄭彼注「小聘曰問。殷，中

也。久無事，又於殷朝者，及而相聘也。父死子立曰世。

凡君即位，大國朝焉，小國聘焉。此皆所以習禮考義，正

刑一德，以尊天子也。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」。然歲相

問、殷相聘，《聘義》所云「比年小聘，三年大聘」是也。《大行人》云「上公九介，侯伯七介，子男五介，又云「凡諸侯之卿，其禮各下其君二等」，《聘義》「上公七介，侯伯五介，子男三介」，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。若「小聘曰問」，使大夫，又下其卿一等。此《聘禮》是侯伯之卿大聘，以其經云五介，「上介奉束錦，士介四人皆奉玉錦」，又云「人竟張旌」，^②孤卿建旌，據侯伯之卿之聘者。必見侯伯之卿聘者，周公作經，互見爲義。此見侯伯之卿大聘。《玉人》云「瑑圭璋八寸，璧琮八寸，以覲聘」，上公之臣。《公食大夫》俎實云「膾膚七」，據子男之臣。是各舉一邊而言，明五等俱有，是其互見爲義也。

儀禮 鄭

氏注

聘禮。君與卿圖事，圖，謀也。謀聘，故及可

使者。謀事者必因朝，其位君南面，卿西面，大夫北面，士

東面。**疏**「聘禮」至「圖事」○注「圖謀」至「東面」○釋曰：

①「問」下，阮校云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也」字。

②「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及」。

自此盡「官具」，論聘人及用幣之事。云「謀聘，故及可使者」，謀聘者，爲久無事須聘。故，謂有事故，或因聘，或特行。若記云「若有故，則卒聘，束帛加書將命」，是因聘者也。「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」之類，是特行者也。言「及可使者」，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，即經云「遂命使者」是也。其摠三事，皆須謀者也。言「謀事者必因朝」者，欲取對衆共詢之意。云「其位君南面」已下，知面位然者，此《儀禮》之內，見諸侯三朝，燕朝《燕禮》是也，又射朝《大射》是也，不見路門外正朝，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。案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皆云卿西面，大夫北面，士東面，公降階南面揖之，是以知正朝面位然也。若天子三朝，射人見射朝，司士見正朝，不見燕朝，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，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。遂命使者。遂猶因也。既謀其人，因命之也。聘使卿。**疏**遂命使者。○注「遂猶至」，使卿。○釋曰：云「既謀其人，因命之也」者，謂謀其人，人亦在謀事之中，故云「因命」，即上注「可使者」是也。云「聘使卿」者，以其經云「及竟張旌」，《周禮·司常》云「孤卿建旌」，故知使卿也。若然，使者自在謀內，審知所聘之國遠近，何以下記云使者既受行，出，遂見宰，問幾月之資。

注云「古者君臣謀密草創，未知所之遠近，問行用多少」。但所謀之時，經云出聘，不言其國，使者不得審知，故更問之。是以《左氏》吳公子季札遂聘齊、晉、衛、鄭之等，下文云「無行則重賄反幣」，是亦有歷聘之事也。使者再拜稽首，辭。辭以不敏。**疏**「使者」至「首辭」○注「辭以不敏」○釋曰：云「辭以不敏」者，鄭取《孝經》曾子曰「參不敏」之辭爲義也。君不許，乃退。退，反位也。受命者必進。**疏**「君不許乃退」○注「退反，至，必進」○釋曰：知「受命者必進」者，以其云退，故知進乃有退法，是受命前進近君也。既圖事，戒上介，亦如之。既，已也。戒猶命也。已謀事，乃命上介，難於使者，易於介。**疏**「既圖」至「如之」○注「既已」至「於介」○釋曰：既謀事，乃命介，在謀後別命之。謀使者是難，謀後命介是易也。宰命司馬戒衆介。衆介皆逆命，不辭。宰，上卿貳君事者也，諸侯謂司徒爲宰。①衆介者，士也。

①「宰」上，阮校云：《釋文》有「大」字，下注同。《集釋》此注有「大」字，下注無。

士屬司馬，《周禮》司馬之屬。《司馬》：「掌作士適四方使，爲介。」逆猶受也。

疏「宰命至，不辭」○注「宰上」至「受」

也。○釋曰：天子有六卿，天地四時之官。是諸侯兼官而

有三卿，立地官司徒兼冢宰，立夏官司馬兼春官，立冬官

司空兼秋官。是以《左氏》杜泄云：「吾子爲司徒，^①叔孫爲

司馬，孟孫爲司空」。故《禮記·內則》云：「后王命冢宰，降

德于衆兆民」，鄭云：《周禮》冢宰掌飲食，司徒掌十二教。

今一冢宰，記者據諸侯也。諸侯并六卿爲三，或兼職

焉。是其諸侯并六卿爲三，諸侯以司徒爲冢宰，義與此

同。宰，上卿貳君事，諸侯謂司徒爲宰者也。云「士屬司

馬」，引《周禮》者，案司士屬司馬，而云「作士適四方使，爲

介」，諸侯之司馬亦然，故引以證諸侯「司馬戒衆介」也。

云「不辭」者，是其副使之賤者，故不敢辭。宰書幣，書

聘所用幣多少也。宰又掌制國之用。**疏**「宰書幣」○注

「書聘至之用」○釋曰：宰即上命司馬兼官者也。云「書

聘所用幣多少也」者，謂聘鄰國享君及夫人，問卿之等幣。

《周禮·司儀》云：「凡諸侯之交，各稱其邦而爲之幣，以其

幣爲之禮」，鄭云「幣，享幣也」。於大國則豐，於小國則殺」

是也。云「宰又掌制國之用」者，案《王制》云：「冢宰制國

用，必於歲之杪」，是以使之書幣也。命宰夫官具。

宰夫，宰之屬也。命之，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。**疏**「命宰

夫官具」○注「宰夫至，宜齎」○釋曰：所命者，冢宰司徒。

命之，以宰夫屬司徒。《周禮》宰夫，掌百官府之徵令」，故

命諸官。云「官具」者，謂使宰夫命諸官各具所行幣。幣

在官之府，其司非一，故言「衆官」幣，謂享幣及問大夫，問

卿摠具之。及所宜齎」者，謂行道所用多少皆是。及

期，夕幣。及猶至也。夕幣，先行之日夕，陳幣而視之，

重聘也。**疏**「及期夕幣」○注「及猶至」○釋曰：自

此盡「受書以行」，論陳幣付使者之事。云「夕幣，先行之

日夕」，知者，下云「厥明釋幣于櫛」，是行日，明此夕是先

行之日夕也。云「視之」者，正謂賓及衆介視之，故下云

「使者朝服，帥衆介夕」，注云「視其事」是也。使者朝

服，帥衆介夕。視其事也。古文「帥」皆作「率」。管

人布幕于寢門外。管猶館也。館人謂掌次舍，帷幕

者也。布幕以承幣。寢門，外朝也。古文「管」作「官」。

^①「吾子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楊氏、毛本俱作「季孫」。

今文「布」作「敷」。**疏**「管人」至「門外」○注「管猶」至「作

敷」○釋曰：云「館人謂掌次舍，帷幕者也」者，案《天官》有掌舍、掌次、幕人等。《掌次》云「有邦事，則張幕設案」，

《掌舍》職云「為帷宮設旌門」，又《幕人》云「掌帷幕幄帟綬之事」，鄭云「在旁曰帷，在上曰幕。幕或在地，展陳于

上」，即此「布幕」是也。館人即彼掌舍，以諸侯兼官，故鄭摠言之也。云「幕以承幣」者，^①即下文「官陳幣」是也。

云「寢門，外朝也」者，謂路門外，即正朝之處也。下記云「宗人授次，次以帷」，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。若賓客，則

宗人掌之也。官陳幣，皮北首，西上，加其奉於左皮上。馬則北面，奠幣于其前。奉，所奉以

致命，謂束帛及玄纁也。馬言則者，此享主用皮，或時用馬，馬入則在幕南。皮、馬皆乘。古文「奉」為「卷」。今文

無「則」。**疏**「官陳」至「其前」○注「奉所」至「無則」○釋

曰：云「官陳幣」者，則上文「官具」者也。館人布幕於地，官陳幣於其上。云「奉，所奉以致命，謂束帛及玄纁也」

者，所奉謂後享時奉人以致命，故知。是以下文享時，所致束帛加璧以享君，玄纁加琮以享夫人。鄭不言璧、琮

者，璧、琮不陳，厥明乃授之也。云「馬言則者，此享主用

皮，或時用馬」者，主用皮謂有皮之國，國無皮者乃用馬。

故下云「庭實，皮則攝之」，鄭注皮「言則者，或用馬也」，記云「皮、馬相間可也」，注「間猶代也，土物有宜」也。云「馬

入則在幕南」者，以經云「馬則北面，奠幣于其前」也，是馬在幕南，故下展幣時，云「馬則幕南，北面，奠幣于其前」

也。知「皮馬皆乘」者，案下賓觀時，云「總乘馬」，又云「禮玉束帛乘皮」，是皆乘也。使者北面。衆介立于

其左，東上。既受行，同位也，位在幕南。**疏**「使者」至「東上」○注「既受」至「幕南」○釋曰：云「既受行，同位」

者，對未受命行已前，卿大夫上面位各異，是以記云「使者既受行日，朝同位」，鄭注云「謂前夕幣之間。同位者，使

者北面，介立于其左，少退，別其處臣也」是也。知「在幕南」者，幣在幕上，使者須視幣，故在幕南也。卿大夫

在幕東，西面，北上。大夫西面，辟使者。**疏**「卿

大」至「北上」○注「大夫」至「使者」○釋曰：此謂處者大夫常北面，今與卿同西面，故云「辟使者」。宰人，告具

于君。君朝服，出門左，南鄉。人告，入路門而

①「幕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布」字，按依注當有。

告。**疏**注「入告」至「而告」○釋曰：朝在路門外，故知人路門至路寢而告君，以其在路寢聽政處故也。史讀書，

展幣。展猶校錄也。史幕東西面讀書，賈人坐撫其幣，

每者曰「在」。必西面者，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。**疏**「史

讀書展幣」○注「展猶」至「之也」○釋曰：知「史幕東西面」

者，以其君南面，使者北面，故知幕東西面讀之可知，是以

鄭云「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」。知賈人撫幣者，以其賈人

主幣行者，故知賈人撫幣受之。其幣謂官具之者，非直所

奉而已。若然，賈人當在幕西，東面撫之，亦欲使君與賓

俱見之也。宰執書，告備具于君，授使者。使

者受書，授上介。史展幣畢，以書還授宰。宰既告

備，以授使者。其受授皆北面。**疏**注「史展」至「北面」○

釋曰：云「史展幣畢，以書還授宰」者，以其宰在幕東，西

面，史居前西面讀書，展幣，展幣訖，明迴還授宰，宰以書

授使者。云「其受授皆北面」者，當宰以書授使者之時，宰

來至使者之東，北面授使者，使者北面授介，三者皆北面，

向君故也。公揖人。揖，禮群臣。**疏**「公揖人」○釋

曰：以展幣授使者訖，禮畢，故人於寢也。官載其幣，

舍于朝。待旦行也。**疏**「官載」至「于朝」○注「待旦行

也」○釋曰：此云「官」，謂官人從賓行者，與前「官陳幣」者

異。必知行者，以下文人竟又展之，又「有司展群幣以

告」，^①注云「有司，載幣者，自展自告」是也。云「待旦行」

者，下文厥明釋幣遂行是也。上介視載者，監其安處

之，畢乃出。**疏**「上介視載者」○注「監其」至「乃出」○釋

曰：經直云「上介視載者」，注云「監其安處之，畢乃出」，不

言餘人出，則上文「舍於朝」不出，待旦則行，以其須守幣

故也。所受書以行。為當復展。**疏**「所受書以行」

○注「為當復展」○釋曰：書謂前宰授使者。此書將行，為

當復展故也。厥明，賓朝服，釋幣于禰。告為君

使也。賓，使者，謂之賓，尊之也。天子、諸侯將出，告群

廟，大夫告禰而已。凡釋幣，設洗盥，如祭。**疏**「厥明」至

「于禰」○注「告為」至「如祭」○釋曰：自此盡，亦如之，論

賓與上介將行告禰之事。云「朝服」者，卿大夫朝服祭，故

還服朝服告也。云「天子、諸侯將出，告群廟」者，案《禮

①「又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記·曾子問》：「公孔子曰：『諸侯適天子，必告于祖，奠于禩』，注云：『皆奠幣以告之』，是諸侯出，告群廟。案彼下文又云：『孔子曰：『天子，諸侯將出，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禩，遂奉以出』，是天子與諸侯同告群廟之事。云：『大夫告禩而已』者，大夫三廟，降天子，^①不得並告，故直告禩而已，若父在則告祖。知者，下記云：『賜饗，唯羹飪。簋一，若昭若穆』，注云：『簋尸若昭若穆，容父在。父在則祭祖，父卒則祭禩』。以此言之，明初行時，父在釋幣於祖廟可知。案昭元年：『楚公子圍聘於鄭』，云：『布几筵於莊，共之廟而來』，服氏云：『莊謂楚莊王，圍之祖，共王，圍之父』，是大夫並告群廟者。彼不告聘，直告娶，故得並告。古者大夫得因聘而娶，故《傳》云：『且娶於公孫段氏』是也。云：『凡釋幣，設洗盥，如祭』者，案《曾子問》云：『凡告用牲幣』，注云：『牲當爲制』，則告無牲，直用幣而已。但執幣須絜，當有洗而盥手，其設洗如祭祀之時，亦洗當東榮，南北以堂深，水在洗東，篚在洗西。必知無祭事者，下文還時云：『乃至于禩，筵几于室，薦脯醢，觴酒陳』，鄭云：『行釋幣，反釋奠，略出謹人』，是其差也。有司筵几于室中。祝先入，主人從入。主人在右，再拜，祝告，又再

拜。更云主人者，廟中之稱也。祝告，告以主人將行也。

疏：有司「至」再拜。○注「更云」至「行也」。○釋曰：云「更

云主人者，廟中之稱也」者，上云「賓」，至此更云「主人」，是廟中之稱，故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皆稱「主人」，對聘稱「賓」也。釋幣，制玄纁束，奠于几下，出。祝釋之也。凡物十曰束。玄纁之率，玄居三，纁居二。朝貢禮云：「純四只，制丈八尺。」**疏**：釋幣「至」下出。○注「祝釋」

至「八尺」。○釋曰：知祝釋幣者，案《曾子問》：「君薨而世子

生，大祝裨冕，執束帛，升自西階，命無哭。告曰：『某之子生，敢告。』奠幣於殯東」，則知此亦大祝釋之可知也。云「凡物十曰束」者，案《昏禮》：「玄纁束」，則每卷二丈，自餘行禮云東者，每卷一丈八尺爲制，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，至於脯十脰亦曰束，故云「凡物十曰束」也。云「玄纁之率，玄居三，纁居二」者，言率皆如是也。玄三纁二者，象

天三覆地二也。^②云「朝貢禮云：『純四只，制丈八尺』」者，純謂幅之廣狹，制謂舒之長短。《周禮》趙商問：「只長八

^①「天子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諸侯」二字。

^②「二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『載』字。」

寸，四八三十二，幅廣三尺二寸，大廣，非其度」，鄭志答云「古積畫誤爲四，^①當爲三，三咫則三尺四寸矣」。《雜記》云「納幣一束，束五兩，兩五尋」，然則每卷二丈，若作制幣者，每卷丈八尺爲制，合卷爲匹也。主人立于戶東。祝立于牖西。少頃之間，示有俟於神。**疏**注「少頃」

至，於神。○釋曰：案《士虞禮》無尸者出戶而聽，若食間，此無祭事，故云「有俟於神」也。又入，取幣，降，

卷幣，實于筭，埋于西階東。又入者，祝也。埋幣

必盛以器，若藏之然。又釋幣于行，告將行也。行者

之先，其古人之名未聞。天子，諸侯有常祀在冬。大夫：

祀，曰門，曰行，曰厲。喪禮有毀宗躐行，出于大門，則行

神之位，在廟門外西方。不言埋幣，可知也。今時民春秋

祭祀有行神，占之遺禮乎？**疏**「又釋幣于行」○注「告

將」至，禮乎。○釋曰：云「行者之先，其古人之名未聞」者，

此謂平地道路之神。^②云「古人名未聞」者，謂古人教人

行道路者，其名字未聞。云「天子，諸侯有常祀在冬」

者，《月令》「祀行」是也。言此者，欲見大夫雖三祀有行，

無常祀，因行使始出，有告禮而已。至於出城，又有輶祭，

祭山川之神，喻無險難也。「大夫三祀，曰門，曰行，曰厲」

者，見《祭法》文。云「喪禮有毀宗躐行，出于大門」者，《檀弓》文。案彼云「掘中甯而浴，毀竈以綴足。及葬，毀宗躐行，出于大門，殷道也」，下文周樞入毀宗，雖不云躐行，亦有行可知。所毀者，毀廟門西而云「躐行」，明行神在廟門西矣。不云埋幣，可知一者，承上宗廟埋之，此亦埋可知。

云「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，占之餘禮乎」者，^③鄭以行神無正文，雖約《檀弓》，猶引漢法爲況。平者，猶疑之矣。

若然，城外祭山川之神有輶壇，此禮行神，^④亦當有輶壇，

是《月令》冬祭行，注云「行在廟門外之西。爲輶壇，厚二

寸，廣五尺，輪四尺」是也。遂受命。賓須介來乃受命

也。言遂者，明白是出，不復入。**疏**「遂受命」○注「賓

須」至「復入」○釋曰：下云「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

外」，是其「賓須介來乃受命也」。云「自是出，不復入」者，

自釋幣於門，不復更入。若然，則待介於門矣。上介釋

①「志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、楊氏作「玄」。

②「地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治」。

③「餘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遺」，與注合。

④「禮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祭」。

幣，亦如之。如其於襴與行。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。俟，待也。待於門外，東面，北上。

疏

「上介」至「門外」○注「俟待」至「北上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斂旌」，爲使者與介向君朝受命即行之事。知「待於門外，東面，北上」者，上云賓釋幣訖，不復入，明介待賓於大門外，賓出則向君也。言「東面，北上」者，依賓客門外之位。使者載旌，帥以受命于朝。旌，旌旗屬也。載之者，所以表識其事也。《周禮》曰：「通帛爲旌。」又曰：「孤卿建旌。」至於朝門，使者北面，東上。古文「旌」皆爲「膳」。

疏

「使者」至「于朝」○注「旌旌」至「爲膳」○釋曰：

云「載之者，所以表識其事」者，人見張旌，則知是孤卿爲使之事，是「表識其事也」。云「《周禮》曰」者，《司常》文。云「至於朝門」者，凡平諸侯三門，^①皋、應、路，路門外有常朝位。下文君臣皆朝列位，乃「使卿進使者」，使者乃入至朝，即此朝門者，皋門外矣。知「北面，東上」者，還依展幣之位也。君朝服，南鄉。卿大夫西面，北上。君使卿進使者。進之者，使者謙，不敢必君之終使已。

疏

「君朝服」至「使者」○注「進之」至「使已」○

釋曰：此還依展幣之位，知大夫與卿同西面，避賓。下文使者還，亦同展幣北面東上位。使者入，及衆介隨入，北面，東上。君揖使者，進之。上介立于其左，接聞命。進之者，有命宜相近也。接猶續也。賈人西面坐啓櫝，取圭，垂纁，不起而授宰。賈人，在官知物賈者。纁，所以藉圭也，其或拜則奠于其上。今文「纁」作「璫」。

疏

「賈人」至「授宰」○注「賈人」至「作璫」○釋曰：云「賈人，在官知物賈者」，謂若《王制》云庶人之在官，府、史、胥、徒之類，以知物賈，故名賈。

云「其或拜則奠于其上」者，故《覲禮》·記云「奠圭于纁上」是也。但纁有二種，一者以木爲中幹，以韋衣之，天子五采，公侯伯三采，子男一采，采爲再行，下記及《典瑞》皆有其文。此爲纁也，下記云「絢組」尺，及《曲禮》下文「執玉，其有藉者則楊」，鄭亦爲之纁。^②若韋版爲之者，奠玉於上，此則無垂纁屈纁之事。若絢組爲之者，所以繫玉於韋版，使不失墜，此乃有屈垂之法，則此經所云者是也。

①「平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無。」

②「爲」，阮校云《通解》作「謂」，曹校云「謂」字是。

案向來所注，皆以韋版纁藉解之者，鄭意以承玉及繫玉，二者所據雖異，所用相將，又同名爲纁，是以和合解之，故以韋版爲之者，以解絢組之纁也。宰執圭，屈纁，自公左授使者。屈纁者，斂之，禮以相變爲敬也。自公左，贊幣之義。

疏「宰執」至「使者」○注「屈纁」至「之義」

○釋曰：云「自公左，贊幣之義」者，《禮記·少儀》云「詔辭自右，贊幣自左」，取地道尊右之法，是贊幣之義，故於「公左」也。使者受圭，同面，垂纁以受命。同面者，

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。既授之而君出命矣。凡授受者，

授由其右，受由其左。

疏「使者」至「受命」○注「同面」至

「其左」○釋曰：知「宰就使者北面」者，以經言「同面」，不見使者進文，使者既先北面，故知「就使者北面並面授之」，^①既授與使者，即言「受命」，明知則出命矣。云「凡授受者，授由其右，受由其左」者，據此宰由其右授使者，使者受由其左，又據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燕禮》獻酢酬，皆授由其右，受由其左，故云「凡」以廣之。若有所因由，則有授由左受由右。是以使者反命之時，宰自公左受玉，鄭云「亦於使者之東，同面並受。不右，使者由便也」。又賓授覲時，^②上受馬適右受，鄭云「適牽者之右而受，由便」。

又《鄉飲酒》云「受酬者自介右」，鄭云「尊介，使不失故位」。如此者，皆是變例，鄭據平常行事而言也。既述

命，同面授上介。述命者，循君之言，重失誤。**疏**

「既述」至「上介」○注「述命」至「失誤」○釋曰：上文授玉訖，君出命，命辭雖不知何語，要知使者既受命，使者又重述君命爲述命。述命者，重失誤。上介受圭，屈纁，

出，授賈人。衆介不從。賈人，將行者，在門外，北

面。**疏**「上介」至「不從」○注「賈人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云

「衆介不從」者，以上介送圭向外，與賈人反來，故衆介不從，以待之。云「賈人，將行者」，知者，經言「授賈人」，使受之，則是行人，主掌此玉，故知「將行者」，對上云賈人出玉者是留者也。知，在門外，北面一者，以其使者在門外時，皆北面，此賈人不入，明依本北面可知。受享束帛

加璧。受夫人之聘璋，享玄纁束帛加琮，皆如初。享，獻也。既聘又獻，所以厚恩惠也。帛，今之璧

^① 下「面」字，據注當爲衍字。

^② 「授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色繒也。夫人亦有聘享者，以其與己同體，爲國小君也。其聘用璋，取其半圭也。君享用璧，夫人用琮，天地配合之象也。圭璋特達，瑞也。璧琮有加，往德也。《周禮》曰：「瑑圭璋璧琮以覲聘。」**疏**「受享」至「如初」○注「享獻」至「覲聘」○釋曰：此經中三事，上經已受聘君圭，此經受享君束帛加璧，又受聘夫人璋，又受享夫人琮。案上文夕幣時，云「官陳幣，皮北首，西上，加其奉於左皮上」，鄭注云「奉，所奉以致命，謂束帛及玄纁也」，則知所陳直陳束帛及玄纁，不陳璧琮。是以此經受璧而連言束帛、玄纁者，^①以其享時束帛加璧於其上，玄纁加琮於其上，以相配之物，故兼言束帛玄纁。若然，璧琮右受者，^②以其璧琮與圭璋同類，尊之故也。云「帛，今之璧色繒」者，《周禮·大宗伯》云「孤執皮帛」，鄭注亦然。又案《宗伯》云「以蒼璧禮天」，下云「牲幣，各放其器之色」，幣即帛，禮天之璧用蒼色，則幣帛之色亦蒼色，是璧色繒。於漢時云「璧色繒」者，亦因周法，則此束帛亦與璧色同，以其相配，但未知正用何色耳。云「聘用璋，取其半圭」，知半曰璋者，案《周禮·典瑞》云「四圭有邸，以祀天，兩圭有邸，以祀地，圭璧以祀日月，璋邸射，以祀山川」，以上向下差之，以兩圭半四圭，圭璧半兩圭，璋邸射又半圭璧，是半圭

曰璋也。云「圭璋特達，瑞也」者，《聘義》云「圭璋特達，德也」，鄭云「特達謂以朝聘也」。言瑞者，《大宗伯》云「以玉作六瑞」，「公執桓圭」以下皆是瑞，故《尚書》云「班瑞於群后」。言「特達」者，不加束帛也。云「璧琮有加，往德也」者，謂加於束帛之上。言「往德」者，《郊特牲》云「束帛加璧，往德也」，謂以束帛加璧，致厚往，爲主君有德，故以玉致之。君子於玉比德，故言「往德也」，往德義出於彼。鄭言此者，欲見朝置享用玉之意也。^③《周禮》曰：「《玉人》文。云「瑑圭璋璧琮以覲聘」者，欲見此篇聘賓不用君之所執圭璋，以其公則執桓圭，侯執信圭，伯執躬圭，子執穀璧，男執蒲璧，臣出聘圭、璋、璧、琮則瑑之而已，無此桓、信、躬、穀、蒲之文，又所執皆降其君一等，故引之爲證也。遂行，舍于郊。於此脫舍衣服，乃即道也。《曲禮》曰：「凡爲君使，^④已受命，君言不宿於家。」**疏**「遂行舍于

① 是以此經受璧，曹校云：「是」當爲「所」，璧「下」當有「琮」字。

② 「右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後」。

③ 「置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聘」。

④ 「使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楊氏有「者」字。」

郊○注「於此」至「於家」○釋曰：言「遂行」者，受命則行，不留停，故云「遂行」。言「於此脫舍衣服，乃即道」者，^①上文云賓朝服告褫及遂朝君受命，^②至此衣服未改，鄭注云「言時道路深衣，則此脫舍朝服，服深衣而行，故云」於此所脫舍衣服，乃即道也」。引《曲禮》者，見受君命及君言，言別有告請之事，遂行，舍於郊，則彼云「不宿于家」也。**斂廬**。此行道耳，未有事也。斂，藏也。**疏**「斂廬」○注「此行」至「藏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此行道耳，未有事也」者，案下文云「及竟，張廬」，是有事也，故此自郊已後，^③未有事，斂藏也。若過邦，至于竟，使次介假道，束帛將命于朝，曰請帥，奠幣。至竟而假道，諸侯以國爲家，不敢直徑也。將猶奉也。帥猶道也。請道已道路所當由。

疏，若過「至」奠幣「○注」至竟「至」當由「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執策於其後」，^④論過他國竟假道之事。云「諸侯以國爲家，不敢直徑」者，案《左氏傳》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，不假道於晉，爲晉所敗，是其不假道，直徑過。天子之師行過無假道，以其天子以天下爲家，所在如主人故也。天子微弱則有之，是以《周語》「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，遂假道於陳，以聘楚」，服氏注云「是

時天子微弱，故與諸侯相聘同」是也。^⑤下大夫取以入告，出許，遂受幣。言遂者，明受其幣，非爲許故也。容其辭讓，不得命也。**疏**「下大夫」至「受幣」○注

「言遂」至「命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言遂者，明受其幣，非爲許故也」者，幣本爲行禮，非爲求許，若許受幣，^⑥當云「出許，受幣」，不須言「遂」。今不以許道受幣，云「遂」，是以容其辭讓，不受此幣，不得命遂受之，故云「遂」也。餼之以其禮，上賓大牢，積唯芻禾，介皆有餼。凡賜人以牲，生曰餼。餼猶稟也，給也。以其禮者，尊卑有常差也。常差者，上賓上介牲用大牢，群介用少牢，米皆百筥。牲陳于門內之西，北面，米設于中庭。上賓、上介致之以束帛，群介則牽羊焉。上賓有禾十車，芻二十車，禾

^①「者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也」，依下文述注，當作「也者」。

^②「及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乃」，曹校云作「乃」是。

^③「自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舍」字。

^④「於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立」字。

^⑤「同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問」。

^⑥「許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許」上有「因」字，下有「道」字。

以秣馬。**疏**「餼之」至「有餼」○注「凡賜」至「秣馬」○釋

曰：此謂主國所致禮。云「凡賜人以牲，生曰餼」者，言

「凡」者，摠解諸文。案此下經云主國「使卿歸饗餼五牢」，

云「飪一牢，腥二牢，餼二牢，陳于門西，鄭注云「餼，生也。

牛羊右牽之，①豕束之，②是牲生曰餼。上介及上亦皆牲

生爲餼。《論語》云「告朔之餼羊」，鄭注亦云「牲生曰餼」。

《春秋傳》云「餼臧石牛」，③服氏亦云「牲生」，是凡「牲，生

曰餼」。《春秋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「餼牽竭矣」，服氏

以爲「腥曰餼」，以其對「牽」，故以餼爲「腥」。《詩》序云

「雖有牲牢饗餼」，鄭云「腥曰餼」，以其對生是活，故以餼

爲腥。又不爲「牲生」者，鄭望文爲義，故注不同也。「餼

猶稟也，給也」者，於賓爲稟，稟受也；④於主人爲給，給賓

客也。云「以其禮者，尊卑有常差。常差者，上賓上介牲

用大牢」，經不言上介，知與賓同大牢者，若上介與群介

同，當爲介皆少牢，是以下文大夫餼賓云上賓上介皆大

牢，「米八筐」，「衆介皆少牢，米六筐」，是上介與賓同之義

也。云「米皆百筥」以下盡「二十車」，皆約下文君使卿致

饗餼禮。若然，上介與賓同大牢，依大夫餼賓禮，米不依

大夫餼賓，與上介米八筐，而依君致饗餼者，以此經有芻

禾，大夫餼賓禮無芻禾，故還依主國歸饗餼之禮也。案下

歸饗餼，上賓、上介米陳于門內，衆介米百筥設於門外，鄭

不言者，略而不辨之也。云「上賓、上介致之以束帛，群介

則牽羊」者，案大夫餼賓禮，使「老牽牛以致之」，「上介亦

如之」，不依此依歸饗餼者，以其彼此皆是國君禮，唯牽以

行道之間，不依歸饗餼之法，致之用束帛，宜與歸饗餼同

也。云「群介則牽羊焉」者，致禮於上，無用束帛之法，但

歸餼則用大牢，禮盛，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，此衆介皆少

牢，當與大夫餼賓少牢，亦牽羊以致之同也。⑤無正文，

故言「則」也。「上賓有禾十車，芻二十車」，亦與下歸饗餼

同也。若然，大牢則上介與上賓同，芻禾不同者，以經上

賓云「唯芻禾」，言「唯」著異，明上介無也。但下文設餼

時，大夫之禮禾視死牢而已，此餼賓用生牢，不用死牢。

得有禾者，此過國致禮，異於常禮，故生致而有芻禾也。

以芻薪倍禾，故禾十車，芻二十車也。士帥，沒其竟。

①「右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手」字。

②「束」，依卷二十二注文當作「束」。

③「臧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藏」。

④「稟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者」字。

⑤曹校云「亦」字衍。

沒，盡。誓于其竟，賓南面，上介西面，衆介北面，東上。史讀書，司馬執策，立于其後。此使次介假道，止而誓也。賓南面，專威信也。史於衆介之前，北面讀書，以勅告士衆，爲其犯禮暴掠也。禮，君行師從，卿行旅從。司馬主軍法者，執策示罰。

疏「誓于一至

「其後」○注「此使」至「示罰」○釋曰：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，止而誓言，^①今在「士帥沒其竟」之後言之者，此文因上設彼國禮法訖，乃更却本而言之，不謂此士帥沒竟後，^②是以鄭云「此使次介假道，止而誓也」。言「賓南面，專威信」者，此聘禮雖非軍事，亦是梱外之事，使專威信，故南面若君然也。知「史於衆介之前，北面讀書」者，以經言「衆介北面」，則言「史讀書」，明亦北面，與衆介同北面，又賓南面，復對之故也。云「君行師從」已下，定四年召陵之會祝佗辭。引之者，此聘使有旅從，^③恐暴掠也。未人竟，壹肄。謂於所聘之國竟也。肄，習也。習聘之威儀，重失誤。

疏「未人竟壹肄」○注「謂於」至「失誤」○

釋曰：自此盡「私事」，論雖未至主國，預習聘享威儀之事。

此與下文爲目，所習之禮事在下。云「謂於所聘之國」者，

鄭解未入境，境謂所聘之國境，未人也。爲壇壇，畫階，帷其北，無宮。壇土象壇也。帷其北，宜有所鄉依也。無宮，不壇土、畫外垣也。

疏「爲壇」至「無宮」○

注「壇土」至「垣也」○釋曰：案《覲禮》與《司儀》同「爲壇」成，「宮方三百步」，此則無外宮，其壇壇土爲之，無成又無尺數，象之而已。云「帷其北，宜有所鄉依」者，雖不立主人，賓、介習禮，宜有所向，故帷其北也。云「無宮，不壇土、畫外垣也」者，不壇土爲宮，^①是畫外垣垣牆，壇土爲外牆土，^②今則不畫宮也。朝服，無主，無執也。不立主人，主人尊也。不執玉，不敢褻也。徒習其威儀而已。**疏**，朝服「至」執也」○注「不立」至「而已」○釋曰：云「不立主人，主人尊也」者，主人則主國君受聘享者，不立臣作君，故云「主人尊也」。介皆與，北面，西上。

① 曹校云「言」字衍。

② 曹校云「此」下脫「在」字。

③ 曹校云「此」上當有「證」字。

④ 曹校云「不」字衍。

⑤ 曹校云「土」字衍。

入門左之位也。古文「與」作「像」。

疏「介皆」至「西上」

○注「入門」至「作豫」○釋曰：此所習之禮，不習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禮者，^①以其於外威儀少而易行，故略之，但習入廟聘享，揖讓升降，布幣授玉之禮，是以直云「北面，西上」之位也。云，入門左之位一者，案下文云，賓入門左，介皆入門左，^②北面，西上」是也。習享，士執庭實。士，士介也。庭實必執之者，皮則有攝張之節。

疏「習享上執庭實」○注「上上」至「之節」○釋曰：享時庭

實旅百，獻國所有，非止於皮。知所執是皮者，以其金龜竹箭之等皆列之於地，不執之，所執者唯有皮而已。是以下聘時，賓升致命授玉之時，執皮者張之以見文，是以特言執也，是以云，皮有攝張之節。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。習公事，不習私事。公事，致命者也。

疏

「習夫」至「私事」○注「公事致命者也」○釋曰：云「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」者，以其行聘君訖，則行聘夫人；行享君訖，即行享夫人。還君受之，如受君禮，故云，亦如之也。云「習公事」者，謂君聘享，夫人聘享及問大夫，皆致命，故鄭云，公事，致命者。是以下文行君聘享及夫人聘享訖，「擯出請，賓告事畢」，鄭注云「公事畢」。又問卿

時云，卿大夫升堂，^③北面聽命。賓東面致命，鄭注云「致其君之命」，皆「公事，致命者也」。私事者，謂私覲於君，私面於卿大夫，故下文，賓覲，入門右，注云「私事自闕右」是。又問卿訖，賓西面，^④如覲幣，入門右，大夫辭，賓遂左，注云，見私事，賓雖敵，謙，入門右，為若降等然，是也。若然，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，至郊乃付之，避君禮，不謂非公事。及竟，張旛，誓。及，至也。張旛，明事在此國也。張旛，謂使人維之。

疏「及竟張旛誓」○

注「及至」至「維之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入境，斂旛」，論賓至主國之境，謁闕人見威儀之事。云，張旛，明事在此國者，以其行道斂旛，及境張旛，明所聘之事在此國，故張旛以表其事也，是以鄭云，明事在此國也。云，張旛，使人維之者，案《禮緯·稽命徵》云「大夫杠五刃，齊於較。較崇八尺，人又長八尺，人維得手及之者，蓋以物接之，乃得維持之。案《節服氏》：掌祭祀朝覲，六人維王之大常，

① 內，曹校云當為「外」。

② 「左」原作「右」，阮校引浦鍾云「左」誤「右」，據改。

③ 卿大夫，曹校云「卿」字衍。

④ 「西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諸侯則四人」。但大常十二旒，人有六，則一人維持二旒。鄭云「維之以縷」，用線維之。大夫無文，諸侯四人不依命數，大夫或一人，或二人維持之。乃謁關人。謁，告也。古者竟上爲關，以譏異服，識異言。

疏，乃謁關人。

○注「謁告」至「異言」○釋曰：「古者境上爲關」者，王城十二門，則亦通十二辰，辰有一門，一關。諸侯未知幾關，魯廢六關，半天子，則餘諸侯亦或然也。^①云「關譏異言」，^②案《王制》云「關譏而不征」，注亦云「幾，幾異服，異言」，^③二注皆無正文。案《周禮·司門》云「幾出入不物者」，注云「不物，衣服視占不與衆同」，鄭以出入不物幾之，則「不物」中含有此異服，異言，云「衣服視占不與衆同」，則是異也。但《周禮》「司關」上七人，中士四人，又云「每關下士一人」，但司關爲都摠，主十二關，居在國都，每關下士二人者，各主一關。今所謂「關人」者，謂告每關，關人來告司關，司關爲之告王，故《司關》職云「凡四方之賓客叩關，則爲之告」是也。關人問：「從者幾人？」欲知聘問，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。

疏，關人「至」幾人「○」注

「欲知」至「之具」○釋曰：不問使人而問從者，關人卑者，不敢輕問尊者，故問從者。云「欲知聘問」者，問得從者，

即知使者是大聘，亦知使者是小聘。知者，以君行師從一州之民，卿行旅從一黨之人，若大夫小聘，當一族之人百人也。「且謂有司當共委積之具」者，^④賓客人竟，當於廬宿市設，^⑤少曰委，多曰積，是爲行道之具也。以介對。

以所與受命者對，謙也。聘禮，上公之使者七介，侯伯之使者五介，子男之使者三介。以其代君交於列國，是以貴之。《周禮》曰：「凡諸侯之卿，其禮各下其君二等。」**疏**

「以介對」○注「以所」至「二等」○釋曰：云「以所與受命者對，謙也」者，上問從者幾人，當爲「卿行旅從」對，今不云，而以介與受命者對，是謙也。聘禮「上公之使七介」至「三介」，皆《禮記·聘義》文。而云「聘禮」者，《聘義》亦得言「聘禮」也。云「以其代君交於列國，是以貴之」，貴之者，^⑥隨國大小節級與之介以副使者，是貴之也。引《周

①「亦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理」。

②「異言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異服識異言者」。

③「幾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譏」字。

④「謂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爲」。

⑤「設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委積」二字。

⑥「貴之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不重。

禮者，欲見貴之，^①纔下其君二等而已也。鄭注《周禮》

「二等」謂「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」。君使士請事，遂

以入竟。請猶問也，問所為來之故也。遂以入，因道

之。**疏**「君使」至「入竟」○注「請猶」至「道之」○釋曰：君

得關人告，即知為聘來，使士迎之，故《聘義》云「君使士迎

于竟」是也。而云「使士請事」，君子不必人，故知而猶問

也。云「遂以入竟」者，若然，向來賓之間，猶停關外，君使

士請訖，乃導以入竟。入竟，斂旌，乃展。復校錄

幣，重其事。斂旌，變於始人。**疏**「入竟斂旌乃展」○注

「復校」至「始人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賈人之館」，論三度展幣

之事。云「重其事」者，亦恐有脫漏失錯，故云「重其事」，

不可輕也。「斂旌，變於始人」者，上「及竟，張旌」，注云

「事在此國也」，此則入竟後乃斂，斂之者，^②謂若初出至

郊「斂旌」，鄭云「行道耳，未有事也」。此亦及竟示有事於

此國，張之，始人張之，^③去國遠，更是行道未有事，故鄭

云「變於始人」。始人時示有事於此國，今是行道去之，故

云「變於始人」也。布幕，賓朝服立于幕東，西

面。介皆北面，東上。賈人北面，坐拭圭，

拭，清也。側幕而坐，乃開櫝。**疏**「布幕」至「拭圭」○注

「拭清」至「開櫝」○釋曰：賓西面者，雖不對君，由是臣道，

異於前暫時示威信也。知賈人「側幕」者，以其幕所陳皆

賈人所主，此圭雖不陳，亦宜側近於幕，以開圭也。知賈

人坐者，下文聘時於廟門外，賈人開圭，坐授上介，故知此

亦坐。遂執展之。持之而立，告在。**疏**「遂執展之」

○注「持之而立告在」○釋曰：此經告訖，下文乃云「上介

北面視之」，則此所告者，告賓云在，上介乃視之。上介

北面視之，退，復位。言退復位，則視圭進，違位。

疏「上介」至「復位」○注「言退」至「違位」○釋曰：鄭言此

者，見經直有退文，不見其進，故云「則視圭進」也。「違

位」之言，出於《曲禮》。《曲禮》云「揖人，必違其位」，鄭云

「禮以變為敬」，今此進違位，亦是敬也。退圭。圭璋

尊，不陳之。**疏**「退圭」○注「圭璋尊不陳之」○釋曰：「尊

不陳」，對下文拭璧加于左皮上陳之，為卑故也。上不言

①「欽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彼」。

②「斂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、毛本俱不重。

③「始入張之」，曹校云當為「既入斂之」。

璋，直言圭，下乃言「夫人之聘享」，則璋未拭，而并言璋者，欲見皆不陳故。陳皮，北首，西上。又拭璧，展之，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。上介視之，退。會，合也。諸，於也。古文曰「陳幣，北首」。

疏，陳

皮「至」之退。○注「會合」至「北首」○釋曰：璧言合諸幣者，享時當合，故今亦合而陳之。故《小行人》云「合六幣」，六幣亦是所享之物故也。馬則幕南，北面，奠幣于其前。前，當前幕上。①展夫人之聘享亦

如之。賈人告于上介。上介告于賓。展夫人聘享，上介不視，貶於君也。賈人既拭璋，琮，南面告於上介，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，亦所謂「放而文」之類。

疏

「展夫」至「于賓」○注「展夫」至「之類」○釋曰：知面位如此者，其賈人北面，在幕南，上介亦北面，明賈人既拭夫人聘璋享琮訖，乃迴身南面告上介，上介於是還東面告賓可知也。云「所謂「放而文」之類」者，所謂《禮器》文。案《禮器》云「有放而文也」，注云「謂若天子服日月，以至黼黻」，是天子衣放象日月以下而爲文。今夫人聘享展訖，但上介不視，至於賈人南面告上介，上介東面告賓，放象君禮

而爲文變，是其類也。有司展群幣以告。群幣，私觀及大夫者。有司，載幣者，自展白告。

疏

有司「至」以

告。○注「群幣」至「自告」○釋曰：云「群幣，私觀及大夫者」，上展君及夫人幣訖，此言，有司展群幣，故知是「私觀及大夫者」。私觀者，行君、夫人聘享訖，賓以私禮已物見主君。云「大夫」者，亦謂賓以已物面主國之卿。必知私觀之幣是賓介自將已物者，以經，記上下唯有君及夫人聘享及問大夫聘之幣付使者之文，②不見有付賓介私觀之幣。又案下文賓將還，云「遂行，舍于郊。公使卿贈，如覲幣。使下大夫贈上介，亦如之。使士贈衆介，如其覲幣」。還至本國，陳幣于朝，云「上賓之公幣、私幣皆陳。上介公幣陳，他介皆否」，注云「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、卿大夫之贈賜也。其禮於君者不陳。公幣，君之賜也。私幣，卿大夫之幣也」。至於賓反命訖，君使宰賜使者及介幣。以此言之，彼國所報私觀之幣，還與賓介，明知私觀是賓介私齎行可知也。《夏官·校人》云「凡國之

① 「上」，阮校云：楊氏作「南」。

② 「及問大夫聘之幣」，曹校云「聘」衍字。

使者，皆供其幣、馬」，鄭注「使者所用私覲」。若然，彼使者謂天子使卿大夫存親省問諸侯之事，使者得之行私覲，^①私覲之馬，校人供之，與諸侯禮異也。及郊，又

展如初。郊，遠郊也。周制，天子畿內千里，遠郊百里。

以此差之，遠郊上公五十里，侯伯三十里，子男十里也。近郊各半之。

疏「及郊」至「如初」○注「郊遠」至「半之」

○釋曰：云「周制，天子畿內千里」者，《周禮·大司徒》云

「制其畿方千里」，據《周禮》而言。其自殷已上，亦畿方千里，《商頌》云「邦畿千里，唯民所止」。夏亦千里，《王制》

云「天子縣內方千里」，鄭據夏時。《禹貢》方千里曰甸服，

據唐虞畿內是也。云「遠郊百里」者，《司馬法》文。畿方

千里，王城面五百里，^②以百里為遠郊。若公百里，^③中置

國城，面二百五十里，故遠郊五十里。自此已下至子男，

差之可知。云「近郊各半之一者，亦約周天子遠郊百里，近

郊五十里，亦無正文。《尚書·君陳》序云「命君陳分正東

郊成周」，鄭注「周之近郊五十里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」，

鄭以日驗知之。若然，天子近郊半遠郊，則諸侯近郊各半

遠郊可知也。及館，展幣於賈人之館，如初。

館，舍也。遠郊之內有候館，可以小休止、沐浴。展幣不

于賓館者，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己者，就焉便疾也。**疏**「及

館」至「如初」○注「館舍」至「疾也」○釋曰：案《周禮·遺

人》職云：「十里有廬，三十里有宿，五十里有市，市有候

館。」畿內道路皆有候館，鄭云「遠郊之內有候館」者，據此

候館在遠郊之內指而言之，^④不謂於此獨有也。以行道

之間停息，故云「小休止、沐浴」，又得展幣也。云「展幣不

于賓館者，為主國之人有勞問己者，就焉便疾也」者，若并

在賓館，則事煩不疾，若展幣於賈人之館，其賓館受勞問，

是以就賈人之館展幣便疾也。案《大行人》諸侯朝天子，

上公三勞，侯伯再勞，子男一勞，孤不問一勞。諸侯自相

朝，無過如朝天子，遣臣相聘，無過一勞。此文使卿近

郊勞，此乃遠郊之內，得有此勞問己者，謂同姓舅甥之國，

而加恩厚者，別有遠郊之內間勞也。賓至于近郊，張

旛。君使下大夫請行，反。君使卿朝服，用

① 曹校云：之「字似衍。

② 「畿方千里王城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王」字在「畿」字上。

③ 「百」上，阮校云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五」字，曹校云有者是。

④ 者據此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若此據」。

束帛勞。請行，問所之也。雖知之，謙不必也。上請

事，大夫請行，卿勞，彌尊賓也。其服皆朝服。**疏**「賓至」

至「帛勞」○注「請行」至「朝服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遂以賓

人」，論主君使大夫及卿行請勞之事。入近郊張旛者，示

將有事，以自表也。知「皆朝服」者，以卿勞禮重，尚朝服，

明以外士大夫輕者朝服可知也，故舉後以明前也。上介

出請，入告。賓禮辭，迎于舍門之外，再拜。

出請，出門西面，請所以來事也。入告，入北面告賓也。

每所及至皆有舍，其有來者者，^①皆出請入告。于此言之

者，賓彌尊，事彌錄。**疏**「上介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出請」至

「彌錄」○釋曰：云「入北面告賓也」者，此時賓當在賓館阼

階西面，故上介北面告賓也。云「每所及至皆有舍，其有

來者，皆出請入告。于此言之者，賓彌尊，事彌錄」者，道

皆有廬宿市來之舍，^②前出請士，^③大夫請行，亦當出請入

告。於此始言之者，先士，次大夫，後卿，以是先卑後尊。

今復見此言，故云「賓彌尊，事彌錄」也。勞者不荅

拜。凡為人使，不當其禮。**疏**「勞者不荅拜」○注「凡

爲」至「其禮」○釋曰：言「凡」者，非直此卿爲君勞賓，不敢

當其禮，不荅拜，聘賓亦初入大門，主君拜，賓辟不荅拜

也。如此之類皆然，故云「凡」以該之。至後僨勞者，與之

荅拜，爲己故也。賓揖，先入，受于舍門內。不受

于堂，此主於侯伯之臣也，公之臣受勞於堂。**疏**「賓揖」

至「門內」○注「不受」至「於堂」○釋曰：知「公之臣受勞於

堂」者，案《司儀》云「諸公之臣，相爲國客，及大夫郊勞，三

辭拜辱，三讓，登，聽命」，是公之臣受勞於堂之事。勞者

奉幣入，東面致命。**疏**「勞者」至「致

命」○注「東面鄉賓」○釋曰：賓在館如主人，當入門西面，

故勞者東面向之也。賓北面聽命，還，少退，再

拜稽首，受幣。勞者出。北面聽命，若君南面然。

少退，象降拜。**疏**「賓北」至「者出」○注「北面」至「降拜」

○釋曰：云「北面聽命，若君南面然。云少退，^①象降拜」

^①下「者」字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與」，徐、楊、《集釋》俱無

「與」字，亦無「者」。與疏合。

^②「來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^③「出請士」，據阮校毛本作「士請事」，曹校云毛本是。

^④「云」，阮校云毛本無「云」字是也。

者，下文歸饗餼，大夫東面致命，賓降階西面，①再拜稽首，是此象之也。若然，此行尊卑禮訝受法，歸饗餼時，上北面受幣，②此在庭，亦當北面訝受幣，勞者南面可知也。

授老幣。老，賓之臣。**疏**「授老幣」○注「老賓之臣」○

釋曰：大夫家臣稱老，若趙、魏、臧氏老之類也。**出迎**

勞者。欲償之。**疏**「出迎勞者」○注「欲償之」○釋曰：

《司儀》注云「上於下曰禮，敵者曰償」，此言「償」者，欲見賓以禮禮使者，故云「欲償之」。勞者禮辭。賓揖，

先入。勞者從之。乘皮設。設於門內也。物四

曰乘。皮，麋鹿皮也。**疏**「勞者」至「皮設」○注「設於」至

「皮也」○釋曰：庭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，今以償勞者在庭，故「設於門內也」。云「皮，麋鹿皮」者，鄭於下注云「君於臣，臣於君，麋鹿皮可」者，以無正文。知用麋鹿皮者，

案《郊特牲》云「虎豹之皮，示服猛也」，彼諸侯朝享天子法

用虎豹，此臣聘君，降於享天子法，用麋鹿皮，故《齊語》云

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，用麋鹿皮四張，亦一隅也。**實用**

束錦償勞者。言償者，實在公館如家之義，亦以來者

爲賓。**疏**「實用」至「勞者」○注「言償」至「爲賓」○釋曰：

云「言償者，實在公館如家之義，亦以來者爲賓」者，凡言償者，謂報於賓，今以賓館，③故賓若主人，故云「償勞者」，即以勞者爲賓故也。勞者再拜稽首，受。稽

首，尊國賓也。**疏**「勞者」至「首受」○注「稽首尊國賓」○

釋曰：《周禮·大祝》辨九拜：一曰稽首，首至地，臣拜君

法；二曰頓首，頭叩地，平敵相於法；④三曰空首，首至

手，君答臣下拜法。《郊特牲》云：「大夫之臣不稽首，非尊

家臣，以辟君也。」今此勞者與賓同類，不頓首而稽首，故

云「尊國賓也」。下賓亦稽首送者，以是爲君使，故亦稽首

以報之也。**賓再拜稽首，送幣。**受送拜皆北面，象

階上。**疏**「受送」至「階上」○釋曰：知「受送拜皆北面，

象階上」者，此經面位無文。案歸饗餼賓償大夫時，賓楹

間北面授幣，大夫西面受，⑤此賓亦宜與彼同，北面授，還

①「面」字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面」字疑衍。

②「上」上，阮校云《通解》、毛本有「堂」字，曹校云有者

是。

③「館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在」字。

④「於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拜」。

⑤「西面」，阮校引朱子曰：「西面」當作「南面」。

北面拜送。若然，云「受送拜皆北面」者誤，當云「授送拜皆北面」，並據賓而言也。勞者揖皮，出，乃退。賓送，再拜。揖皮，出，東面揖執皮者而出。**疏**「勞者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揖皮」至「而出」○釋曰：知「東面揖執皮者」，以其執皮者在門內當門，勞者在執皮之西，故知「東面揖皮」可知，揖之若親受之。又執皮者是賓之使者，^①執皮者得揖從出，勞者從人當訝受之。是以《公食大夫禮》云：賓三飯，公侑食以束帛，庭實設乘皮，賓受幣，賓出揖庭實，^②出。鄭云「揖執皮者，若親受」。云「上介受賓幣」，^③從者訝受皮，則此從者亦訝受可知。

儀禮疏卷第十九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「使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從」。

②「出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③「云」上，曹校云脫「下」字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，玄被纁裏，有

蓋。竹簋方者，器名也，以竹爲之，狀如簋而方。如今寒

具簋，簋者圓，此方耳。

疏「夫人」至「有蓋」○注「竹簋」

至「方耳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以賓人」，論夫人勞賓之事。夫

人勞使下大夫者，降于君，故不使卿。凡簋皆用木而圓，

受斗二升，此則用竹而方，故云「如簋而方」，受斗二升則

同。「如今寒具簋」者，寒具若「籩人」《朝事謂清朝

未食，^①先進寒具，口實之籩，實以冬食，故謂之「寒具」。

簋圓，此方者，方圓不同爲異也。案《玉人》云：「案十有

二，^②棗栗十有二列，諸侯純九，大夫純五，夫人以勞諸

侯。」彼有玉案者，謂王后法有玉案，并有竹簋以盛棗栗，

故彼引此爲證。^③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，故無案，直有竹

簋以盛棗栗。其實棗蒸栗擇，兼執之以進。兼
猶兩也。右手執棗，左手執栗。**疏**「其實」至「以進」○注

「兼猶」至「執栗」○釋曰：云「兼猶兩」者，謂一人執兩事。

知「右手執棗，左手執栗」者，見下文云「賓受棗，大夫二手

授栗」，則大夫先度右手，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，明知右手

執棗可知。必用右手執棗先度之者，鄭注《士虞禮》云「棗

美」，故用右手執棗也。賓受棗。大夫二手授栗。

受授不游手，慎之也。**疏**注「受授」至「之也」○釋曰：初

兩手俱用，既受棗，不共授栗，^④游暇一手，^⑤不慎也。今

右手授栗訖，即共授栗，^⑥不游手，爲謹慎也。賓之受

如初禮。如卿勞之儀。賓之如初。下大夫勞

^①「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見」。

^②「二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寸」字。

^③「彼」下，曹校云脫「注」字。

^④「不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不」上有「而」字，下有「兩手」二
字。

^⑤「游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則是」二字。

^⑥「即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兩手」二字。

者遂以賓人。出以束錦授從者，因東面釋辭，請道之以入。然則賓送不拜。

疏

「賓之」至「賓人」○注：出以

至「不拜」○釋曰：云「出以束錦授從者，因東面釋辭，請導之」者，賓下大夫如前有束錦，則此大夫亦受得束錦。經言「遂以賓人」，明知有辭「請導之」，雖無文，鄭以意言之。大夫在西，明出時授束錦與已從者，乃得因東面釋請導之辭也。云「然則賓送不拜」者，以其云「遂以賓人」，即從之，明賓送不拜，謂若《公食大夫》使人戒「賓不拜送，遂從之」其類也。案上君使上請，遂以賓人，鄭云「因導之」，鄭不言「賓送不拜」者，上請事空手無幣，賓亦不饋，請導賓，賓從人，無再拜送之理，故鄭不言「賓送不拜」。此大夫勞賓，與卿同有拜送之理，故云「賓送不拜」也。《覲禮》大夫勞侯氏，侯氏即從大夫入，拜送大夫，天子使尊，故雖從亦拜送，與此異。至于朝，主人曰：「不腆先君之祧，既拚以俟矣。」賓至外門，下大夫入告，出釋此辭。主人者，公也。不言公而言主人，主人接賓之辭，明至欲受之，不敢稽賓也。腆，猶善也。遷主所在曰祧。周禮：天子七廟，文、武為祧。諸侯五廟，則祧始祖也，是亦廟也。言祧者，祧尊而廟親，待賓客者上尊者。

疏 至

于「至」俟矣。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俟間」，論賓初至，主君請行聘禮，賓又請俟間之事。云「至于朝」者，鄭云「賓至外門」者，外門即諸侯之外朝，故下云「以柩造朝」，亦謂大門外為外朝也。云「下大夫入告，出釋此辭」者，此下大夫，即夫人勞賓，①導賓入者也。云「明至欲受之，不敢稽賓」，②案《覲禮》云「侯氏遂從之，天子賜舍」，鄭云「且使即安」。不即言「欲受之」者，彼天子以諸侯為臣，故使且安，此鄰國聘賓，不臣人之臣，故言「不敢稽賓也」。云「遷主所在曰祧」者，此摠解天子、諸侯稱祧也。云《周禮》「天子七廟，文、武為祧」者，案《周禮》·大宗伯·序官·守祧職云「奄八人」，鄭注云「遠廟曰祧」。又《守祧》職云「掌守先王、先公之廟祧」，鄭注云「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，遷主所藏曰祧」。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，先王之遷主藏于文、武之廟。云「奄八人」，廟有一奄。周立七廟，通姜嫄廟為八，故奄八人。《祭法》鄭注云「祧之言超也，超上去意也」，不毀之也。云「遷主所藏曰祧」，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，諸侯無二祧，遷主藏于大祖廟，故此名大祖廟為

①「人」下，曹校云脫「使」字。

②「賓」下，據阮校毛本有「者」字。

祧也。云「既拊」者，《少儀》云「婦席前曰拊」，拊者婦除之名。云「諸侯五廟」，《王制》與《祭法》文。云「則祧始祖，是亦廟也」。言祧者，祧尊而廟親，待賓客者上尊者，下文「迎賓於大門」，揖人，「及廟門」，受賓聘享皆在廟。此云「先君之祧」，明下云「廟」是大祖廟可知，是以於大祖廟受聘享，尊之。^①若饗食則於禰廟，燕又在寢，彌相親也。此鄭義，若孔君、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祖爲二祧，非鄭義也。賓曰：「俟閒。」賓之意，不欲奄卒主人也。且以道路悠遠，欲沐浴、齊戒，俟閒，未敢聞命。

疏「賓曰俟閒」

○注「賓之」至「聞命」○釋曰：此鄭以意解之。上文以意解主君不欲稽留於賓，此經解賓意不欲奄卒主人，故云「俟閒」。必知有「齊戒、沐浴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「將適公所，宿齊戒、沐浴」，彼謂臣見己君，入廟必須齊戒、沐浴，此有齊戒、沐浴可知也。云「未敢聞命」者，謂「不腆先君之祧，既拊以俟」之命，不敢聞之也。大夫帥至于館。卿致館。致，至也。賓至此館，主人以上卿禮致之，所以安之也。**疏**「大夫」至「致館」○注「致至」至「之也」○釋曰：

自此盡「送，再拜」，論主君遣卿致館之事。云「賓至此館，主人以上卿禮致之」者，案《覲禮》云「侯氏遂從之。天子

賜舍」，辭曰「賜伯父舍」，「侯氏再拜稽首受，儻之束帛乘馬」，注云「王使人以命致館，無禮猶儻之者，尊王使也」。無禮，謂無束帛，此云「以上卿禮」，明有束帛致亦可知。若然，有禮則稱致，《覲禮》不稱致，無禮故也。案《司儀》云「諸公相爲賓，主君郊勞」，云「三辭，拜受」。拜受謂拜受幣。又云「致館亦如之」，鄭云「使大夫授之，君又以禮親致焉」，亦是有幣可知。又云「諸侯、諸伯、諸子、諸男之相爲賓也，各以其禮相待也，如諸公之儀」。是五等相待，致館同有幣矣。天子待諸侯無幣，則其臣來無幣可知。據此文，侯伯之卿聘，郊勞、致館有幣，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。《司儀》「諸侯之臣相爲國客」，亦皆有幣，與此同。若諸侯遣大夫小聘曰問，下云「小聘曰問，不享有獻，不及夫人，不筵几，不禮，面不升，不郊勞」，注云「記貶於大聘，所以爲小也。獻，私獻也。面猶覲也」，雖不言「不致館」，略之耳，亦不致也。又諸臣朝覲天子，^②天子無禮以致，猶儻，尊王使。又五等自相朝，主國皆有禮，皆有儻，故《司儀》云「賓繼主君，皆如主國之禮」，鄭玄謂「繼主君者，

^①「享」下，阮校云：「毛本有「以」字。」

^②「臣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侯」。

饋主君也。饋之者，主君郊勞、致館、饗餼、還圭、贈、郊送之時也」。此等皆主君親致館。^①又云「致館亦如之」，亦如郊勞時亦有饋矣。以此言諸臣致者皆有饋也。^②若諸侯遣卿大夫聘王國，有用幣致館，無饋也，故《司儀》云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，致館如初之儀」，鄭注云「如郊勞也，不饋耳」是也。賓迎，再拜。卿致命。賓再拜稽首。卿退。賓送，再拜。卿不俟設餼之畢，以不用束帛致故也。不用束帛致之者，明爲新至，非大禮也。

疏「賓迎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卿不」至「禮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賓迎，再拜」者，賓在館如主人，故先拜也。卿不言荅拜，荅拜可知，但文略耳。雖不言人，言「迎」則入門可知。言「卿致命」者，亦東面致君命也。云「卿不俟設餼之畢，以不用束帛致故也」者，下直云「宰夫朝服設餼」，不言致，則此卿致館兼致餼矣。致館有束帛，致餼空以辭致君命，無束帛者，案下記云「餼不致」，鄭注云「不以束帛致命，草次饌，餼具輕」。若然，卿以空拜致餼既即退，^③不待宰夫設畢也，「以不用束帛致故也」。云「非大禮也」者，對下聘日致饗，鄭云「急歸大禮也」。若然，此侯伯之卿禮，其公之臣亦以幣帛致。^④案《司儀》云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」，致

館如初之儀」，鄭注云「不言致餼者，君於聘大夫，不致餼也。《聘禮》曰「餼不致，賓不拜」是也，其子男之臣不致可知。又案《司儀》云君親致館，至於「致餼，如致積之禮」，鄭注云「俱使大夫，禮同也」。以此言之，致館、致餼似別人者，但致積在道，致餼在館，所致別人。若致館與致餼同時，致館者兼致餼，無嫌也。言「俱使大夫」者，言積與餼同使大夫，決君不親之義，何妨致館與致餼一人也。其臣致餼無幣，其五等諸侯致餼則有幣。案《司儀》諸侯相於致餼如致積，致積有幣，知致餼亦有幣也。宰

夫朝服設餼。食不備禮曰餼。《詩》云「不素餼兮」，

《春秋傳》曰「方食魚餼」，皆謂是。**疏**「宰夫朝服設餼」○

注「食不」至「謂是」○釋曰：云「食不備禮曰餼」者，對饗餼也，生與腥飪俱有，餘物又多，此餼唯有腥飪而無生，餘物又少，故云「不備禮」也。引《詩》、《傳》者，案《詩》云「彼君子兮，不素餼兮」，毛云「熟食曰餼」，鄭云「讀如魚餼之

① 「館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 「臣」，曹校云亦當爲「侯」。

③ 「拜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手」。

④ 「亦」下，曹校云脫「不」字。

飧，則《詩》、《飧》與《傳》「魚飧」同是直食魚與飯爲飧。彼少牢小禮中不備，此則兩大牢大禮中不備，不備是同，故引證一邊不備，其實禮有異也。《春秋傳》曰「方食魚飧」者，案宣六年經書「晉趙盾、衛孫免侵陳」，《公羊傳》曰「趙盾弑君，此其復見何？親弑君者趙穿也。親弑君者趙穿，則曷爲加之趙盾？不討賊也。復國不討賊，此非弑君如何？趙盾之復國奈何，靈公爲無道」。靈公使膳宰以熊蹯不熟，公殺之。盾入諫，公見盾，再拜，盾拜稽首。歸，公使勇士某者往殺之。勇士入門，不見人，闚其戶，「方食魚飧」。勇士曰：「嘻！子誠仁人也，是子之儉也，吾不忍殺子也。雖然，吾不可復見吾君矣。」遂刎頸而死。是「魚飧」之事。飪一牢在西，鼎九，羞鼎三，腥一牢在東，鼎七，中庭之饌也。飪，孰也。孰在西，腥在東，象春秋也。鼎西九，東七，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。羞鼎則陪鼎也，以其實言之則曰羞，以其陳言之則曰陪。

疏，飪一「至」鼎七，〇注「中庭」至「曰陪」〇釋曰：云「中庭之饌也」者，對下文是堂上及門外之饌也。云「象春秋也」者，腥之言生，象春物生，飪，孰也，象秋物有成孰，故云「象春秋也」。云「鼎西九，東七」者，九謂正鼎九，

牛、羊、豕、魚、腊、腸胃、膚、鮮魚、鮮腊。東七者，腥鼎無鮮魚、鮮腊，故七。云「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」者，如其死牢，故《掌客》云：「諸侯之禮，饗餼九牢，七牢，五牢，其死牢如飧之陳，凡介、行人皆有飧、饗餼。此則如介禮也，是飧之死牢與饗餼死牢，實與飧陳同。」亦於東階、西階也。云「羞鼎則陪鼎也」，知是一物者，此云「羞鼎」，下饗餼言「陪鼎」，故知一也。陪鼎三，則下云「臠、臠、臠」是也。

堂上之饌八，西夾六；八、六者，豆數也。凡饌以豆爲本。堂上八豆、八簋、六鉶、兩簠、八壺，西夾六豆、六簋、四鉶、兩簠、六壺，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餼。

疏，堂上「至」夾六，〇注「八六」至「饗餼」〇釋曰：堂上與西夾所陳六、八非一，知六、八是豆者，凡設饌皆先設豆，乃設餘饌，故鄭云「凡饌以豆爲本」，無妨六、八之內兼有餘饌，故鄭言簋、鉶之等也。凡鄭所云，皆約饗餼，故云「亦如饗餼」也。鄭必約與陳饗餼同者，以其陳鼎饗餼同，故知餘亦同也。門外，米禾皆二十車，禾，稟實并刈者也。

①「飧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饗」上，曹校云脫「與」字。

諸侯之禮，車米視生牢，禾視死牢，牢十車。大夫之禮，皆視死牢而已，雖有生牢，不取數焉。米陳門東，禾陳門西。

疏「門外」至「十車」○注「禾稟」至「門西」○釋曰：「諸侯

之禮，車米視生牢，禾視死牢，牢皆十車」者，案《掌客》云：

「上公之禮，殯五牢，饗餼九牢，其死牢如殯之陳，牽四牢，

車米視生牢，牢十車，車秉有五簋，車禾視死牢，牢十車。

侯伯殯四牢，饗餼七牢，其死牢如殯之陳，牽三牢。子男

殯三牢，饗餼五牢，其死牢如殯之陳，牽二牢。皆米視生

牢，牢十車，禾視死牢，牢十車，是其義也。云「大夫之禮，

皆視死牢而已，雖有生牢，不取數焉」者，知然者，見下歸

饗餼五牢：饗三牢，餼二牢。饗三牢，死牢也，門外米禾皆

三十車，與死三牢同，不取餼二牢生之數，故知義然也。

云「米陳門東，禾陳門西」者，此亦約下歸饗餼知之。上皆

云陳如饗餼，此不云如饗餼者，至下經與薪芻并云「凡此

之陳，亦如饗餼」是也。薪芻倍禾。各四十車。凡此

之陳，亦如饗餼。上介飪一牢在西，鼎七，羞鼎

三；堂上之饌六；門外米禾皆十車，薪芻倍

禾。西鼎七，無鮮魚、鮮腊。

疏「上介」至「倍禾」○注

「西鼎」至「鮮腊」○釋曰：六者與賓西夾數同，但言堂則西

夾無矣。云「西鼎七，無鮮魚、鮮腊」者，此亦約饗餼時賓

飪鼎數，故下文賓腥鼎七，無鮮魚、鮮腊，此亦鼎七，故知

無鮮魚、鮮腊也。衆介皆少牢。亦飪，在西，鼎五，

羊、豕、腸胃、魚、腊，新至尚孰。堂上之饌四豆、四簋、兩

鉶、四壺，無簠。

疏「衆介皆少牢」○注「亦飪」至「無簠」

○釋曰：知「亦飪」者，依上介知然。知「鼎五」者，以賓九，

上介七，衆介當五，降殺以兩。又約少牢五鼎，此亦少牢，

故知亦五鼎也。知鼎實有羊、豕、魚、腊與腸胃者，以上介

無鮮魚、鮮腊，此又無牛，故從羊、豕以下數之得五。案少

牢有膚，此無者，生人食與祭異，故《玉藻》：朔月少牢，五

俎，亦云羊、豕、魚、腊、腸胃，不數膚也。案上注皆不言

「新至尚孰」，於此言之者，上文賓與上介皆言「飪一牢，在

西」，下歸饗餼亦言「飪一牢，在西」，此衆介直言「少牢」，

不言「飪」，下文歸饗餼亦直言「餼一牢」，無「飪」，恐衆介

殯饗前後皆無飪，故特言之。「新至尚孰」，對後無饗，直

有餼，不尚熟也。必知少牢是「飪」者，承上介一牢飪，知

此亦飪。云「堂上之饌四豆、四簋、兩鉶、四壺，無簠」，知

數如此者，以賓與上介降殺以兩，故然也。知「無簠」者，

以賓簠有二，《曲禮》云「歲凶，大夫不食粱」，非歲凶大夫

食梁，梁大夫常食，大夫禮多與賓同，簠盛稻粱，則上介亦二簠，與賓同。士非直不合食梁，差降亦無簠也。厥

明，訝賓于館。此訝，下大夫也。以君命迎賓謂之

訝，訝，迎也，亦皮弁。**疏**「厥明」至「于館」○注「此訝」至

「皮弁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每曲揖」，論將行聘禮，主君迎賓

向廟之事。云「此訝下大夫也」者，案《周禮》有掌訝，中士

八人爲之，此訝下大夫，非彼掌訝也。案下記云「卿，大夫

訝。大夫，士訝。上皆有訝」，又《周禮》掌訝云「凡賓客

諸侯有卿訝，卿有大夫訝，大夫有士訝，上皆有訝」，此大

聘是卿，故使下大夫訝也。天子、諸侯雖有掌訝之官，朝

聘之賓，不使掌訝爲訝，直以尊卑節級爲訝，故云「此訝，

下大夫也」。言「以君命迎」者，凡舉事皆以承君命，^①故

知迎賓待君命也。云「亦皮弁」者，下文君及賓皮弁，明此

大夫亦皮弁服也。賓皮弁，聘，至于朝。賓人于

次。服皮弁者，朝聘主相尊敬也。諸侯視朔皮弁服。入

于次者，俟辦也。^②次在大門外之西，以帷爲之。**疏**「賓

皮」至「于次」○注「服皮」至「爲之」○釋曰：云「服皮弁者，

朝聘主相尊敬也」者，《周禮》大行人「諸侯朝天子，各服

冕服，「廟中將幣，三享」。《覲禮》亦云「侯氏裨冕」，在廟

覲天子。此諸侯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，入天子廟得申其

上服，入己廟不可以冕服，又不可服常朝之服，故服天子

之朝服。諸侯以爲視朔之服，在廟待朝聘之賓，是相尊敬

故也。知此皮弁是諸侯視朔服者，以其《玉藻》云「諸侯皮

弁以聽朔於大廟」是也。云「次在大門外之西，以帷爲之」

者，下記云「宗人授次，次以帷，少退于君之次」，以賓位在

西，故知也。乃陳幣。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，以布幕陳

幣，如展幣焉。圭璋，賈人執櫝而俟。**疏**「乃陳幣」○注

「有司」至「而俟」○釋曰：「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」者，案下

文行聘時幣在主國廟門外，知在此也。知有幕者，以言

「陳幣如展幣」，明亦布幕陳幣也。云「圭璋，賈人執櫝而

俟」者，案下文云「賈人東面坐，啓櫝，取圭」，鄭注「賈人鄉

入陳幣，東面俟。於此言之，就有其事也」是也。^③卿爲

上擯，大夫爲承擯，士爲紹擯。擯者出請

事。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。紹，繼也，其位相

①「事皆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皆是」。

②「辦」，阮校云：張氏曰監、杭本作「辨」。

③「其」，阮校引浦鏜云誤衍「其」字。

承繼而出也。主君公也，則擯者五人，侯伯也，則擯者四人；子男也，則擯者三人。《聘義》曰：「介紹而傳命，君子於其所尊，不敢質，敬之至也。」既知其所爲來之事，復請之者，賓來當與主君爲禮，爲其謙，不敢斥尊者，啓發以進之。於是時賓出次，直闌西，北面，上擯在闌東，闌外，西面。其相去也，公之使者七十步，侯伯之使者五十步，子男之使者三十步。此旅擯耳，不傳命。上介在賓西北，東面，承擯在上擯東南，西面，各自次序而下，末介、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。上擯之請事，進，南面，揖賓俱前。賓至末介，上擯至末擯，亦相去三丈六尺。止，揖而請事。還，人告于公。天子、諸侯朝覲，乃命介紹傳命耳，其儀各鄉本受命，反面傳而下。及末則鄉受之，反面傳而上，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。此三丈六尺者，門容二徹參个，旁加各一步也。今文無「擯」。

疏「卿爲」至「請事」○注「擯謂」至「無擯」○釋曰：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，主君之擯與賓之介東西相對，南北陳之。云「其位相承繼而出也」者，從門向南陳爲繼而出。云「主君公也，則擯者五人；侯伯也，則擯者四人；子男也，則擯者三人」者，案《周禮·大行人》：「天子待諸侯，云上公之禮，擯者五人；侯伯之禮，擯者四人；子男則擯者三人。今以諸侯待聘賓，用天子待己之擯數

者，以諸侯自相待無文，鄭以意解之。但天子尊，得分辨諸侯尊卑以待之。①諸侯卑，降天子，不敢分辨前人，故據己國大小而爲擯數。且《春秋》又有大國朝焉，小國聘焉，又有卿出並聘之事，則小國有朝大國法，無大國下朝小國之禮，若相聘問，大小皆得。若然，待其臣，據此文與待君等，天子待諸侯之臣，亦宜與君同也。又案《周禮》大宗伯爲上擯，小行人爲承擯。《覲禮》：「番夫爲末擯，若待子男三人足矣，若侯伯少一人，待上公少二人，一人二人皆以士充數也。」引《聘義》者，案彼鄭注「質謂正自相當」，故設擯介通情乃相見，是敬之至。引之者，證須擯介之意也。云「既知其所爲來之事」者，在道已遣士請事，大夫問行、郊勞、致館之等，是足知來事矣。云「復請之者，賓來當與主君爲禮，爲其謙，不敢斥尊者，啓發以進之」者，亦解所以立擯介通情及進相見之義也。云「於是時賓出次，直闌西，北面」者，案《玉藻》：「君入門，介拂闌，大夫中楨與闌之間，士介拂楨」，此謂朝君；又云「賓人不中門」，此謂聘賓，云「不中門」，則此「闌西，北面」者。若然，聘賓入門還依作介人時同，亦拂闌也。云「上擯在闌東，闌外，西

①「辨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辦」，《通解》作「別」，下同。

面一者，主位在東，故賓在闕西，上擯在闕東，以擯位並門東，西面，故上擯亦西面向君也。云「其相去也，公之使者七十步，侯伯之使者五十步，子男之使者三十步」者，此依《大行人》云「諸侯之卿，其禮各下其君二等」，鄭注云：「所下者，介與賓主之間」，是以步數與介數亦降二等也。云「此旅擯耳」者，案《司儀》云「三問旅擯，鄭云旅，陳」，「陳擯介，不傳辭」，故鄭此云「不傳命」也。若然，上注下注皆引《聘義》，云「介紹而傳命」者，若交擯傳命，則是賓介傳命，此旅擯傳命者，直是賓來，至末介下對上擯，傳本君之命也。其介相紹繼，則交擯旅擯同，唯傳命不傳辭有異矣。是以《司儀》云「及將幣交擯」，鄭注亦引《聘義》「介紹而傳命」為證，以其皆是相連繼於位也。云「上介在賓西北，東面，承擯在上擯東南，西面」，此謂賓直闕西北面，主君在門內南面。列位時云「西北」，「東南」者，據賓西北望上介，介仍向正北陳之矣，上擯東南望承擯等，仍向正南陳之矣。不謂介西北邪陳，擯東南向邪陳也。云「各自次序而下」者，賓之介或七或五或三，從南向北次序，上下次下至末介；主人之擯或五或四或三，從承擯向南，上下次下至末擯也，東西相去三丈六尺。云「上擯之請事，進，南面，揖賓俱前」者，謂上擯人向公前，北面受命，出門南面遙揖

賓，使前。擯者漸南行，賓至末介北，東面，上擯至末擯南，西面，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。云「止，揖而請事」者，二人俱立定，乃揖而請所為來之事。云「還，入告于公」者，賓對訖，上擯人告公，公乃有命納賓也。云「天子，諸侯朝覲，乃命介紹傳命耳」者，此引《聘義》文。自此以下論天子、諸侯交擯法。云「紹」者，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。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。^①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。案《曲禮》注「春夏受摯於朝，受享於廟；秋冬受之於廟」，《覲禮》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，則秋冬受摯，受享皆無迎法，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。若春夏受摯於朝無迎法，受享於廟則迎之。故《大行人》云「廟中將幣，三享」，鄭注「朝先享，不言朝者，朝正禮，不嫌有等也」，是正朝無迎法。若然，《覲禮》無迎法，此云「朝覲」，彼言「覲」者，^②覲雖無迎法，饗食則有迎法，故《齊僕》云「朝覲宗遇饗食，皆乘金路。其法儀各以其等，為車送逆之節」，故連「覲」也。云「其儀各鄉本受命，反面傳而下」者，雖言各鄉本受命，非一時之事，先上擯人受命，出傳與承擯，承擯傳

① 「傳命」，阮校云：「毛本不重。」

② 「彼」，曹校云當為「連」。

與末擯，此是上擯「鄉本受命，反面傳而下」。末介向末擯邊受命，傳與次介，次介傳與上介，上介傳與賓，是「及其末則鄉受之」，^①反面傳而上也。云「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」者，此乃發賓傳向主君，一如前發主君傳而向下，故云「亦如之」。如此三迴為交擯三辭，此則《司儀》云「諸公相為賓，交擯三辭」者也。諸侯伯子男相為賓，如諸公之儀，其交擯則同也。云「此三丈六尺」者，此則却計前云相去三丈六尺。云「門容二徹參个」者，^②《冬官·匠人》云：「天子五門，《匠人》直計應門，直舉應門，則皋、庫、雉亦同。云：『徹參个』者，轍廣八尺，參个三八二十四，門容二丈四。云：『傍加各壹步也』者，此無正文，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，故門傍各空一步。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。公皮弁，迎賓于大門內。大夫納賓。公不出大門，降于待其君也。大夫，上擯也。謂之大夫者，上序可知。從大夫，摠無所別也。於是賓、主人皆楊。」
疏注：公不「至」皆楊。○釋曰：云「降于待其君也」者，^④案《司儀》：「諸公相為賓」，公皮弁交擯，車迎拜辱，出大門，此於門內，是降於待其君也。云「從大夫，摠無所別也」者，《春秋》之義，卿稱大夫，《王制》云：「上大夫卿」，是

摠無別也。云「於是賓、主人皆楊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：「不文飾也，不楊」，又云「執龜玉，襲」，下文行聘時執玉，賓、主人皆襲，此時未執玉，正是文飾之時，明賓主人皆楊也。
賓入門左。內賓位也。^⑤衆介隨入，北面，西上，少退。擯者亦入門而右，北面，東上。上擯進相君。
疏賓

入門左。○注：由賓「至，相君」。○釋曰：知「衆介隨入，北面，西上，少退」者，約下文入廟行聘享時，衆介入廟，隨賓入門左，相北面，^⑥西上，少退，不敢與賓齊也。知「擯者亦入門而右，北面，東上」者，亦約衆介統於賓，北面西上，明擯者北面東上，亦約朝君揖位亦北面東上而知之也。^⑦
 知「上擯進相君」者，《鄉黨》云：「君召使擯」，鄭云「有賓客

① 鄉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卿」，當從「卿」。曹校云當作「鄉」。

② 「徹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轍」。

③ 「云」，曹校云當為「文」。

④ 「云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公不出大門」五字。

⑤ 內，曹校云單疏標目作「由」似是。

⑥ 相，阮校云：「相」字不當有，毛本無。

⑦ 揖，曹校云似當為「擯」。

使迎之，彼據初迎賓時，至於入門之後，每事皆上擯相君也。公再拜。南面拜迎。

疏「公再拜」○注「南面拜

迎」○釋曰：知君「南面」者，經雖不見君面位，主君尊於外國臣，猶南面，故《郊特牲》云「君之南鄉，荅陽之義」，故知君南面也。賓辟，不荅拜。辟位遠遁，不敢當其禮。

疏注，不敢當其禮○釋曰：云「不敢當其禮」者，以卿奉

君命使，不敢賓辟當相酬允之禮，^①故不荅拜，直遠遁而已。公揖，入。每門，每曲揖。每門輒揖者，以相

人偶爲敬也。凡君與賓入門，賓必後君。介及擯者隨之，並而鴈行。既入，則或左或右，相去如初。《玉藻》曰：「君入門，介拂闔。大夫中楨與闔之間，士介拂楹。賓人不中門，不履闔。」此賓謂聘卿大夫也。門中，門之止也。不敢與君並由之，敬也。介與擯者鴈行，卑不踰尊者之迹，亦敬也。賓之介猶主人之擯。

疏「公揖」至「曲揖」○注「每

門」至「之擯」○釋曰：諸侯三門，皋、應、路，則應門爲中門，左宗廟，右社稷，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。其閒得有「每門」者，諸侯有五廟，大祖之廟居中，昭居東，穆居西，廟皆別門，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，隔牆中夾通門。若然，祖廟已西隔牆有三，則閤門亦有三，東行經三門，乃至

大祖廟，門中則相逼，入門則相遠，是以每門皆有曲，有曲即相揖，故「每曲揖」也。是以《司儀》亦云「每門止一相」，亦據閤門而言也。云「以相人偶」者，以人意相存偶也。

云「凡君與賓入門，賓必後君」者，以賓主不敵，是以《玉藻》云於異國之君稱外臣某，故知聘賓後於主國君也。言

「凡」者，非直聘享向祖廟，若饗食向禰廟，燕禮向路寢，皆當後於主君，故言「凡」以廣之。云「介及擯者隨之，並前而鴈行」者，言並上擯與上介，並次擯與次介，並末擯與末介，並各自鴈行於後也。云「既入，則或左或右」者，東行

賓介於左，君擯於右也。云「相去如初」者，初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。《玉藻》曰：「君入門，介拂闔。大夫中楨與闔之間，士介拂楹」，鄭注云「此謂兩君相見也。君人必中門，上介夾闔，大夫介、士介鴈行於後，示不相沿也。君若迎聘客，擯者亦然」。又云「賓人不中門，不履闔」，鄭注云：「辟尊者所從也。此經謂聘客。」鄭君并引朝君，欲見

卿大夫聘來，還與從君爲介時入門同，故并引之也。云「君入門，介拂闔」，又云「門中，門之止」，又云「卑不踰尊者之迹」，若然，聊爲一闕言之。君最近闔，亦拂之而過，

① 曹校云「賓辟」二字衍。

上介則隨君而行，拂闔而過。所以與君同行者，臣自爲一列。主君既出迎賓，主君與賓並入，主君於東闔之內，賓於西闔之內，並行而入。上介於西闔之外，上擯於東闔之外，皆拂闔。次介、次擯皆大夫，中楨與闔之間。末介、末擯皆士，各自拂楨。如是得君人中門之正，上擯、上介俱得拂闔，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。又云「賓人不中門」者，此謂聘賓，大聘大夫，^①故鄭卿、大夫並言。入門之時，還依與君爲介來人相似，賓入還拂闔，故上注賓自闔西，擬入時拂闔西故也。云「門中，門之正也」者，謂兩闔之間。云「卑不踰尊者之迹」者，士以大夫爲尊，大夫以上介爲尊，上介以君爲尊也。云「賓之介猶主人之擯」者，欲見擯介廝行不別也。及廟門，公揖人，立于中庭。公揖先人，省內事也。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，不復出，如此得君行一，臣行二，於禮可矣。公迎賓於大門內，^②卿大夫以下入廟門，即位而俟之。**疏**「及廟」至「中庭」○注「公揖」至「俟之」○釋曰：自此盡公「楊，降立」，論行聘之事。云「公揖先人，省內事也」者，《曲禮》云「請入爲席」，彼卿大夫、士禮，是以鄭注云「雖君亦然」，「省內事」即「請入爲席」之類也。云「如此得君行一，臣行二，於禮可矣」者，言

「得君行一，臣行二」者，案下文「三揖」言之，初揖注云「將曲，揖」，謂在內雷之間住，^③主君先立，無過近於內雷間。若然，去門既近，去階又遠也，以此不得君行一、臣行二。下文受玉于東楹之間，彼得爲君行一、臣行二矣。下文又云、公升二等，賓升一，君階七等，君升二等，賓升一等，已上仍有五階，^④亦不得爲君行一、臣行二。與此同，欲見君行近，臣行遠之義，皆據大判而言，不可細分之矣。言「於禮可」者，以其尊者宜逸，卑者宜勞，故言「於禮可」也。云、公迎賓於大門內，卿大夫以下入廟門，即位而俟之者，上初命拜迎賓于館之時，^⑤卿大夫、士固在朝矣，及賓來大門外陳介之時，主君之擯亦在大門外之位。君在大門內時，其卿大夫不以無事亂有事，當於廟中在位矣。必知義然，^⑥當見行事之時，公授宰玉，又云「士受皮」，又云

- ①「大聘」下，曹校云脫「使卿小聘使」五字。
- ②「于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無。
- ③「住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在」。
- ④「階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等」，以作「階」爲是。
- ⑤「拜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- ⑥「然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者」字。

宰夫授公几，皆是於外無事，在廟始有事，更不見此官等命入廟之文，明君未入廟時，此官已在位而俟。《公食大夫》以其官各具饌物，皆有事，不預入廟，故公迎賓人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，與此異也。賓立，接西塾。接猶

近也。門側之堂謂之塾。立近塾者，已與主君交禮，將有出命，俟之於此。介在幣南，北面，西上。上擯亦隨公入門東，東上，少進於上。

疏「賓立接西塾」○注「接猶」至

「於士」○釋曰：云「門側之堂謂之塾」者，《爾雅·釋宮》文。云「立近塾者，已與主君交禮，將有出命，俟之於此」

者，對在大門外時，未與主君交禮，直使擯傳命，故去門七十步、五十步、三十步，此將與君交禮，故近門也。云

「於此介在幣南，北面，西上」者，以上文入竟展幣時布幕，賓西面，介北面東上，統於賓，今此陳幣，賓在門西北面，明介北面西上，統於賓也。云「上擯隨公入門東，東上，少

進於上」者，案下「几筵既設，擯者出請命」，更不見上擯別入之文，明隨公入可知也。知門東有士者。案《公食》云

「士立于門東，北面，西上」，鄭云「統於門者，非其正位也」，故知此亦然。以擯者是卿，又相君，故知進於上，在

上前也。几筵既設，擯者出請命。有几筵者，以

其席受，宜依神也。賓至廟門，司宮乃于依前設之，神尊，不豫事也。席西上。上擯待而出請，受賓所以來之命，重停賓也。至此言命，事彌至，言彌信也。《周禮》：「諸侯祭祀，席蒲筵續純，右彫几。」**疏**「几筵」至「請命」○注「有几」

至「彫几」○釋曰：云「有几筵者，以其廟受，宜依神也」者，此對不在廟受不几筵，故下云「聘遭喪，入竟則遂也，不郊勞，不几筵」，注云「致命不於廟，就尸柩於殯宮，又不神之」。下小聘「不几筵」，注云「記貶於聘」，是以記云「唯大聘有几筵」。《覲禮》不云几筵，文不具也。又案《曲禮》注

「春夏受塾於朝，受享於廟，秋冬受之於廟」，諸侯無此法，四時皆在於廟，亦無四時朝覲之別名，同皆曰朝也。

云「賓至廟門，司宮乃于依前設之，神尊，不豫事也」者，此對《公食》宰夫設筵加席几，而後迎賓，彼食禮與此異也。

知在宸前者，案《司几筵》云「大朝覲、大饗射，王位依前南鄉」，設筵几，《覲禮》亦云「依前」，諸侯亦然。《爾雅·釋

宮》云：「牖、戶之間謂之宸。」但天子以屏風設於宸，諸侯無屏風為異，席亦不同也。云「至此言命，事彌至，言彌信

① 將，曹校云當為「已」。

也」者，上入竟士請事，近郊下大夫請行，皆是謙問，不敢以必來之己國，^①不正言之。至此事益至，言則信矣，故正問之，^②而言「請命」，是其事至言信矣。云「《周禮》至「彫几」者，《周禮·司几筵》文。彼諸侯祭祀席三重，上更有「加莞筵紛純」，不引之者，文略可知。引之者，證此所設者設常祭祀之席也。賈人東面坐，啓牘，取圭，垂纁，不起而授上介。賈人鄉入陳幣，東面俟。於此言之，就有事也。授圭不起，賤，不與爲禮也。不言楊襲者，賤，不楊也。纁，有組繫也。」疏「賈人」至「上介」○

注「賈人」至「繫也」○釋曰：「賈人鄉入陳幣，東面俟。於此言之，就有事也」者，上文賓人次，乃陳幣在門外，不言者，彼賈人未有事，今此有事，故此言面位。以此東面，明初亦東面矣，故舉此明前東面也。云「授圭不起，賤，不與爲禮也」者，以賈人是庶人在官者，故云「賤，不與爲禮」，爲禮當起而授也。云「不言楊襲者，賤，不楊也」者，若不賤，以垂纁當楊，以賤，故不楊也。云「纁，有組繫也」，知有組者，下記云「所以朝天子，圭與纁皆九寸，問諸侯，朱綠纁，八寸。皆玄纁繫，長尺，絢組」是也。上介不襲，執圭屈纁，授賓。上介北面受圭，進西面授

賓。不襲者，以盛禮不在於己也。屈纁，并持之也。《曲禮》曰：「執玉，其有藉者則楊，無藉者則襲。」疏「上介」至

「授賓」○注「上介」至「則襲」○釋曰：上介楊，於賈人處垂纁受得圭，而不襲者，鄭云「以盛禮不在於己」故也，以賓執圭升堂致命爲盛禮在己者也。云「上介北面受圭，進西面授賓」者，以上介本位北面，故北面受圭；賓東面，故上介西面授賓。引《曲禮》者，彼記人據此絢組尺爲纁藉，不據韋皮衣木板、畫以五采之纁藉也。云「執玉，其有藉者則楊」，據此賈人垂纁以授上介，上介不襲受之時也。云「其無藉者則襲」者，據此上介屈纁以授賓，賓襲受之時也。記人直記楊襲之義，不論盛禮在己之意，故各舉一邊而言也。賓襲，執圭。執圭盛禮，而又盡飾，爲其相蔽敬也。《玉藻》曰：「服之襲也，充美也。是故尸襲，執玉龜襲也。」疏「賓襲執玉」○注「執圭」至「襲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執圭盛禮」者，《玉藻》云「執玉龜襲」，注「重寶瑞也」。若

①「以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事益至言則信矣故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無。毛本「則」作「益」。

然，云「盛禮」者，以其圭瑞以行禮，故爲盛禮也。云「又盡飾，爲其相蔽敬也」者，《玉藻》又云「君在則楊，盡飾也」，注云「臣於君所」，今聘賓於主君亦是臣於君所，合楊以盡飾。今既執圭，以瑞爲敬，若又盡飾而楊，則掩蔽玉之敬，故不得楊也。云「服之襲也，充美也」者，彼注云「充猶覆也」。是故尸襲者，爲尸尊，故去飾也不楊。云「執玉龜襲也」者，彼注云「重寶瑞也」，以龜玉爲寶瑞，若楊則盡飾爲蔽敬，故引之證不楊也。擯者人告，出辭玉。擯者，上擯也。人告公以賓執圭，將致其聘命。圭，贊之重者，辭之，亦所以致尊讓也。

疏「擯者」至「辭玉」○注「擯者」

至「尊讓」○釋曰：知擯是「上擯」者，案上相禮者皆上擯，故知此亦據上擯。云「圭，贊之重者」，《大宗伯》云「以玉作六瑞」，君之所執，又云「以禽作六贊」，臣之所執。摠而言之，皆是贊，故《左氏傳》云「男贊不過玉帛，禽鳥」。但君之所執，爲贊之重者也。云「辭之，亦所以致尊讓也」，「致尊讓」，《鄉飲酒義》文。彼爲賓主三辭三讓，是致尊讓，此辭玉亦是致尊讓之事，故引之爲證也。案文公十二年《左氏傳》云「秦伯使西乞術來聘，襄仲辭玉，賓對曰『不腆敝器，不足辭也』」。彼主人無三辭者，①文不具，亦當三辭

也。納賓。賓入門左。公事自闌西。**疏**「納賓賓

入門左」○注「公事自闌西」○釋曰：案《玉藻》云「公事自闌西」，注云「聘享也」。又云「私事自闌東」，注云「覲面也」。故鄭引之，以證此「入門左」是聘享，賓入自闌西，入門左也。介皆入門左，北面，西上。隨賓入也。介無事止於此。今文無「門」。**疏**「介皆」至「西上」○注

「隨賓」至「無門」○釋曰：案《司儀》云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，及將幣，每門止一相。及廟，唯君相入」，注云「唯君相入。客，臣也，相不入矣」。此介皆入，不同者，彼云「每門止一相」，鄭云「絕行在後耳」，非是全不入廟。又云「唯君相入」者，謂前相君禮，須人，故言之。臣相不前相禮，故不言人，其實皆入，與此同也。三揖，君與賓也。入門

將曲揖，既曲北面又揖，當碑揖。**疏**「三揖」○注「君與

至「碑揖」○釋曰：前云「公揖入，立于中庭」，三分庭一在南，賓後獨入，得云「入門將曲揖」者，謂公先在庭南面，賓既入門，至碑曲揖賓。既曲，北面，賓又揖主君。揖主君，

①「彼主人無三辭者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彼主人三辭，此無三辭者」。

者皆向賓揖之。^①再揖訖，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，當碑，乃得賓主相向而揖。是以得君行一，臣行二，非謂賓入門時，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。若然，何得云「君行一，臣行二」也。^②至于階，三讓。讓升。公升二等。先賓升一等，亦欲君行一，臣行二。

疏「公升二等」○注「先賓」至「行二」○釋曰：諸侯階有七等，公升二等，在上仍有五等，而得云「君行一，臣行二」者，但君行少，臣行多，大判而言，非謂即君行一，臣行二。此文出《齊語》晏子辭。賓升，西楹西，東面。與主君相鄉。擯者退中庭。鄉公所立處。退者，以公宜親受賓命，不用擯相也。

疏「擯者退中庭」○注「鄉公」至「相也」○釋曰：上文「公揖入，立于中庭」，今公與賓升堂，云「擯者退中庭」，此文與君立中庭同，故云「鄉公所立處」。賓致命。致其君之命也。公左還，北鄉。當拜。

疏「公左還北鄉」○注「當拜」○釋曰：言左還，北鄉者，公升受賓致命時西鄉，以左手鄉外，迴身北面乃拜，故云「當拜」。擯者進。進阼階西，釋辭於賓，相公拜也。

疏「擯者進」○注「進阼」至「拜也」○釋曰：知「阼階西」者，以其擯者在中庭

公立處，直言進，則進至阼階西，不得更向阼階前，亦不可更進西階，故知「進阼階西，釋辭於賓」，復得「相公拜也」。公當楣再拜。拜貺也。貺，惠賜也。楣謂之梁。

疏「公當楣再拜」○注「拜貺」至「賜也」○釋曰：拜貺之言，文出《聘義》，彼云「北面拜貺，拜君命之辱」是也。賓三退，負序。三退，三逡遁也。不言辟者，以執圭將進授之。

疏「賓三退負序」○注「三退」至「授之」○釋曰：案上文「賓入門，公再拜。賓辟，不荅拜」，又下文云「賓訝受几於筵前，公一拜送，賓以几辟」，皆言「辟」，此不言「辟」，故決之也。案《司儀》云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，及將幣，客登，拜，客三辟，授幣」，注云「客三辟，三退，負序也」者，彼諸

①「賓既入門」至「主君二者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閻、《通解》作

「賓既入門至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二者」，朱子曰：「疏說蓋印本有差誤。今以文義考之，更定如此。」阮案一本與毛本略同，但改「碑曲」爲「將曲」，「賓又揖主君」爲「賓又向主君」，「揖揖主君二者」，刪「揖」字。

②「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若然何得云」，阮校云：陳本無此十九字，閻本作「即」。

公之臣相聘之禮，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故也。
公側襲，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。側猶獨也。

言獨，^①見其尊賓也。他日公有事，必有贊爲之者。凡襲

于隱者，公序站之間可知也。^②中堂，南北之中也。入堂

深，尊賓事也。東楹之間，亦以君行一，臣行一。**疏**「公

側至」之間。○注「側猶至」行二。○釋曰：「云他日公有

事，必有贊爲之者」，案《大射》云公卒射，小臣正贊襲，

是其贊爲之也。云「凡襲於隱者」，案《上喪禮》小斂，主人

袒于戶內，襲于序東，喪禮遽於事，尚襲於序東，況占事

乎？明知襲於隱者也。云「公序站之間可也」者，《士喪》

襲于序東，謂於堂東地上，此則公在堂上，堂東南角爲站，

鄭以意斟酌，隱處無過於序東站北可也，^③無正文，故云

「可也」。云「中堂，南北之中也。入堂深，尊賓事也」者，

凡廟之室堂皆五架，棟南北皆有兩架，棟北一架下有壁開

戶，棟南一架謂之楣，則楣北有二架，楣南有一架。今於

當楣北面拜訖，乃更前北侵半架，於南北之中乃受玉，故

云「南北之中」，乃「入堂深，尊賓事」故也。云「東楹之間，

亦以君行一，臣行一」者，兩楹之間爲賓主處中，今乃於東

楹之間，更侵東半間，故云「君行一，臣行一」也。擯者

退，負東塾而立。反其等位，無事。賓降。介逆

出。逆出，由便。賓出。聘事畢。公側授宰玉，

使藏之，授於序端。**疏**「公側授宰玉」○注「使藏」至「序

端」○釋曰：鄭知「授於序端」者，凡公授受，皆於序端，是

以下文「公升，側受几于序端」，故知此亦「授于序端」也。

楊，降立。楊者，免上衣見楊衣。凡當盛禮者，以充美

爲敬，非盛禮者，以見美爲敬，禮尚相變也。《玉藻》曰「裘

之楊也，見美也」，又曰「麕裘青犴裘，絞衣以楊之」。《論

語》曰「素衣麕裘」，皮弁時或素衣，其裘同可知也。裘者

爲溫，表之爲其褻也。寒暑之服，冬則裘，夏則葛。凡檀

楊者左。降立，俟享也，亦於中庭。古文「楊」皆作

「賜」。^④**疏**「楊降立」○注「楊者」至「作賜」○釋曰：云

「楊者，免上衣見楊衣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「君衣狐白裘，錦衣

①「獨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側」。

②「知」，單疏、《要義》述注皆無「知」字。阮校云各本注有「知」字誤也。

③「可也」，曹校云此二字衍。

④「賜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疑爲「楊」字之誤。

以楊之」，注云：「君衣狐白毛之裘，則以素錦爲衣覆之，使可楊也。袒而有衣曰楊。必覆之者，裘襲也。」《詩》云：「衣錦綱衣，裳錦綱裳。」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。天子狐白之上衣，皮弁服與？凡楊衣象裘色也。」若然，凡服四時不同，假令冬有裘，觀身禪衫，^①又有襦袴，襦袴之上有裘，裘上有楊衣，楊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，祭服之等。若夏則以絺綌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，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，祭服之等。若春秋二時，則衣袷褶，袷褶之上加以中衣，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。言「見楊衣」者，謂袒衿前上服，見楊衣也，故《玉藻》云「裘之楊也，見美也」。襲者奄之，^②故《玉藻》云「襲，充美」是也。云「凡當盛禮者，以充美爲敬，非盛禮者，以見美爲敬，禮尚相變也」者，《玉藻》云「執龜玉襲」，^③是禮之盛者，充美爲敬，《玉藻》又云「君在則楊，盡飾也」，是非盛禮者，以見美爲敬。據此二者，是禮尚有相變也。^④引《玉藻》者，證禮不盛者以楊見美也。又曰「麤裘青紵裘，絞衣以楊之」，引《論語》「素衣麤裘」，又云「皮弁時或素衣，其裘同可知也」，鄭并引二文者，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麤裘。但君則麤裘還用麤裘，臣則不敢純如君，麤裘則青紵裘。楊衣，君臣亦有異時。若在國視朔，君臣同素衣爲楊，故《鄉黨》云

「素衣麤裘」，彼一篇是孔子行事，鄭兼見君臣視朔之服，^⑤是其君臣同用素楊可知。若《聘禮》亦君臣同用麤裘，但主君則用素衣爲楊，使臣則用絞衣爲楊，是以鄭摠云「皮弁時或素衣，其裘同可知也」。言「或素衣」者，在國則君臣同素衣，聘時主君亦素衣，唯臣用絞衣爲楊也。依《雜記》云朝服十五升布，^⑥皮弁亦天子朝服，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，亦同素積以爲裳，白舄，臣用白屨也。云「裘者爲溫，表之爲襲」者，^⑦案《月令》云孟冬「天子始裘」，是裘爲溫。云「表之」者，則楊衣是也。楊衣象裘色，復與上服色同也。云「凡禮楊者左」者，吉凶皆袒左是也。是以《士喪禮》主人左袒，《檀弓》云吳季札，左袒，右還其封，《大射》亦左袒。若受刑則袒右，故《覲禮》侯氏袒右

- ① 「觀身禪衫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觀」作「襯」，「禪」作「禪」，《通解》作「禪」，敕作「單」。曹校云「禪」字似是。
- ② 「奄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掩」，是也。
- ③ 「龜玉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玉龜」，與《玉藻》合。
- ④ 「有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- ⑤ 「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言」。
- ⑥ 「依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案」。
- ⑦ 「爲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其」字。

受刑是也。知「降立，俟享也」者，下文賓行享是也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儀禮疏卷第二十一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擯者出請。不必賓事之有無。

疏「擯者出請」○注

「不必」至「有無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以束帛，如享禮」，論享禮之事。賓謁，奉束帛加璧享。擯者入告，出

許。許受之。庭實，皮則攝之，毛在內，內攝

之，人設也。皮，虎豹之皮。攝之者，右手并執前足，

左手并執後足。毛在內，不欲文之豫見也。內攝之者，兩

手相鄉也。人設，亦參分庭一在南。言則者，或以馬也。

凡君於臣，臣於君，麋鹿皮可也。

疏「庭實」至「設也」○

注「皮虎」至「可也」○釋曰：知皮是虎豹皮者，經云「毛在

內，不欲文之豫見」，是有文之皮。《郊特牲》云：「虎豹之

皮，示服猛也。束帛加璧，往德也。」文無所屬，則天子、諸

侯皆得用之。此聘使爲君行之，故知皮是「虎豹之皮」也。

《齊語》云「桓公知諸侯歸己」，令諸侯「輕其幣」，用麋鹿

皮，非其正也。云「攝之者，右手并執前足，左手并執後

足」者，下云皮「右首」，故云右手執前兩足。必以一手執

兩足者，取兩足相向，得掩毛在內，俱放又得毛向外，故鄭

云「內攝之者，兩手相鄉也」。知「人設，參分庭」，在南一

者，見《昏禮·記》「納徵，執皮攝之，內文，兼執足，左首。

隨入，西上，參分庭一在南」，故知此亦然。但此「右首」，

彼「左首」者，《昏禮》象生，故與此異也。云「則者，或以馬

也」者，以其皮、馬相間，有皮則用皮，無皮則用馬，故云

「則」，見其不定故也。云「凡君於臣，臣於君，麋鹿皮可

也」者，云「凡君於臣」，謂使者歸，若使卿贈如覲幣，及食

饗以侑幣、酬幣、庭實皆有皮，故云「凡」也。「臣於君」，謂

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用儺皮，此皆有麋鹿皮，^①故亦云

「凡」也。若然，《大宗伯》云「孤執皮帛」，鄭云天子之孤用

虎皮，諸侯之孤用豹皮。得用虎豹者，彼所執以爲贊，與

庭實不同，故得用虎豹也。^②賓人門左，揖讓如

①「有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用」。

②「豹」下，毛本有「皮」字。

初，升，致命，張皮。張者，釋外足見文也。

疏「賓

人」至「張皮」○注「張者」至「文也」○釋曰：案《昏禮·記》

「賓致命，釋外足，見文。主人受幣，士受皮」，注云「賓致

命，主人受幣，庭實所用爲節」，此亦然。下受皮以授幣爲

節也。公再拜，受幣。士受皮者自後，右客。

自，由也。從東方來，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。執皮者既

授，亦自前西而出。**疏**「公再」至「右客」○注「自由」至

「而出」○釋曰：云「執皮者既授，亦自前西而出」者，此約

下私覲時，牽馬者自前西向出，相類，故云「亦」也。賓

出，當之，坐攝之。象受于賓。**疏**「賓出」至「攝之」

○注「象受于賓」○釋曰：云「坐攝之」者，向張皮見文，今

攝之者還如入時，執前後足，內文也。公側授宰幣，

皮如人，右首而東。如人，左在前。皮右首者，變于

生也。**疏**「公側」至「而東」○注「如人」至「生也」○釋曰：

云「公側授宰幣」者，上云「公側襲」，側猶獨也。此已上側

亦獨，無人贊之也。云「如人，左在前」者，皮四張，三人入

門時，先者北面，在左，西頭爲上。餘取皮向東者，^①亦左

在前，向東爲次第也。云「皮右首者，變于生也」者，《曲

禮》云「執禽者左首」，《士相見》贊用雉，「左頭奉之」，下大

夫執鴈，上大夫執羔，如執雉，皆左首。雉雖死，以不可生

服，執之如羔，鴈亦從左首，象陽。今此皮則右首，變於

生。《昏禮》左首，昏禮取象生，與此異也。聘于夫人

用璋，享用琮，如初禮。如公「立于中庭」以下。

若有言，則以束帛，如享禮。有言，有所告請，若

有所問也。記曰：「有故，則束帛加書以將命。」《春秋》臧

孫辰告羅于齊，公子遂如楚乞師，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

田，皆是也。無庭實也。**疏**「若有」至「享禮」○注「有言」

至「實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有言，有所告請，若有所問也」者，言

「有所告」即告羅之類是也，「請」即乞師之類是也，「問」即

言汶陽之田之類是也。鄭據傳而言，有此三事，皆是有

言，「有言」即記云「有故」，一也。云「有言」，即有書致

之，故記云「有故，則束帛加書以將命」也。云，《春秋》臧

孫辰告羅者，事在莊公二十八年也。云「公子遂如楚乞

①「餘」下，曹校云上文「三人」二字當在此，「餘三人」下

當有「以次而東」四字。

師」者，事在僖二十六年也。^①云「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」，事在成公八年也。此三者，皆見《春秋經》，引之者，證此「有言」，以束帛加書之事也。云「無庭實也」者，以經直云「束帛，如享禮」，則除束帛之外更無所有，故知「無庭實也」。《國語》云「臧孫辰以鬯圭」者，是告羅之物，服注云「無庭實也」，又哀七年《左傳》云「邾茅夷鴻以乘韋、束帛自請救于吳」，求救非法，故有乘韋爲庭實也。賓者出請事。賓告事畢。公事畢。賓奉束錦以請覲。覲，見也。鄉將公事，是欲交其歡敬也。不用羔，因使而見，非特來。**疏**「賓者一至一事畢」○注「覲見」至「特來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從者訝受馬」，論賓將私覲，主人不許，而行禮賓之事。云「鄉將公事」者，聘享是也。云「是欲交其歡敬也」者，聘是公禮，非是交歡，此行私禮，爲交歡敬也。案《郊特牲》云「爲人臣者無外交」，鄭注「私覲是外交也」者，彼謂臣爲君介而行私覲，是外交，若特行聘，則得私覲，非外交也。故彼上經云「大夫執圭而使，所以申信也」，注云「其君親來，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。以君命聘，則有私見」是也。云「不用羔，因使而見，非特來」者，謂因爲君聘使而行私見，故用束錦，非特來。若特

來，則卿用羔也。若然，案《士相見》卿初仕，見已君及卿，皆見以羔。見他君得有羔者，案《尚書》有三帛二生，二生卿執羔，大夫執鴈，彼見天子法，從朝君而見，得有羔。若諸侯相朝，其臣從君，亦得執羔見主君可知。其爲君聘，則不得執羔見主君也。故鄭云「因使而見，非特來」。案定公八年經書「公會晉師于瓦」，《左傳》云「范獻子執羔，趙簡子、中行文子皆執鴈」，亦是從君見主君法也。賓者入告，出辭，客有大禮，未有以待之。**疏**「賓者入告出

辭」○注「客有」至「待之」○釋曰：云「大禮」者，即上行聘享是也。云「未有以待之」者，謂主人未有以待之，以禮待之，即下「禮賓」是也。故止客私覲，即下文行「禮賓」也。^②請禮賓。賓禮辭，聽命。賓者入告。

告賓許也。宰夫徹几，改筵。宰夫，又主酒食者也。

將禮賓，徹伸几，改伸席，更布也。賓席東上。《公食大夫禮》曰「蒲筵常，緇布純，加萑席尋，玄帛純」，此筵上下大夫也。《周禮》曰「筵國賓于牖前，莞筵紛純，加縹席畫純，

① 「傳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公」字。

② 「文」下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有「先」字。

左彤几」者，則是筵孤也。孤彤几，卿大夫其漆几與？

疏「宰夫徹几改筵」○注「宰夫一至几與」○釋曰：云「宰

夫，又主酒食者也」者，對上宰夫設飧，今又主酒食以禮賓

也。云「賓席東上」者，對前爲神而西上也。云《公食大夫

禮》曰蒲筵及萑席，此筵上下大夫也」者，以《公食》蒲筵、

萑席二者，是爲上下大夫法。又引《周禮》者，鄭欲推出上

下大夫用漆几也。案《司几筵》云「諸侯酢席，莞筵紛純，

加纁席畫純。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。左彤几」，注云「國

賓，諸侯來朝，孤、卿大夫來聘。後言几者，使不蒙如也。

朝者彤几，聘者彤几」。但司几筵是天子之官，几筵又是

諸侯之法。又鄭云「國賓，諸侯來朝，孤、卿大夫來聘」，是

諸侯與朝聘天子法，^①則孤、卿大夫是諸侯之臣也。以此

言之，則天子孤、卿大夫几筵與諸侯之臣同可知。若然，

《公食大夫》筵上下大夫禮同用蒲筵莞席，與此席不同。

鄭注此「國賓」中卿大夫，得與孤同者，鄭欲廣「國賓」之

義，其實此「國賓」中唯有諸侯與孤，無卿大夫也。鄭必知

卿大夫漆几者，《司几筵》有五几，從上向下序之，天子玉

几，諸侯彤几，孤彤几，卿大夫漆几，下有素几，喪事所用，

差次然也。無正文，故云「與」以疑之。公出，迎賓以

人，揖讓如初。公出迎者，己之禮更端也。**疏**「公

出」至「如初」○注「公出」至「端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公出迎者，

己之禮更端也」者，前聘享俱是公禮，故不出迎，此禮賓私

禮，改更其端序，故公出迎也。公升，側受几于序

端。漆几也。今文無「升」。宰夫內拂几三，奉兩

端以進。內拂几，不欲塵坳尊者。以進，自東箱來授

君。**疏**「宰夫一至以進」○注「內拂」至「授君」○釋曰：知

几自東箱來者，案《覲禮·記》云「几俟于東箱」，又此經直

云「進」，不言升，明不從下來，從東箱來可知也。公東

南鄉，外拂几三，卒，振袂，中攝之，進，西

鄉。進，就賓也。**疏**「公東」至「西鄉」○釋曰：云「中攝

之」者，^②擬賓用兩手在公手外取之故也。^③擯者告。

告賓以公授几。賓進，訝受几于筵前，東面俟。

賓進，訝受几于筵前，東面俟。

①「與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云中攝之者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宰夫奉几兩端，故公中攝之」，《通解》、楊氏同。

③「在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自」。

未設也。今文「訝」爲「梧」。

疏「賓進」至「面俟」○注「未

設」至「爲梧」○釋曰：未設而俟者，待公拜送訖，乃設之故也。公壹拜送。公尊也。古文「壹」作「一」。

疏「公

壹拜送」○注「公尊」至「作一」○釋曰：賓再拜稽首，公乃壹拜，當空首，故注云「公尊也」。賓以几辟。辟位遠

遁。北面設几，不降，階上荅再拜稽首。不

降，以主人禮未成也。几，賓左几。

疏注「不降」至「左

几」○釋曰：云「不降，以主人禮未成」者，案《鄉飲酒義》云

「啐酒，成禮也，於席末」，據此而言，則啐酒爲成禮，此設

几主爲啐酒，今未啐醴，故云「禮未成也」。云「凡賓左几」

者，^①對神右几也。宰夫實觶以醴，加柶于觶，

面枋。酌以授君也。君不自酌，尊也。宰夫亦洗，升，實

觶，以醴自東箱來。不面擲，不訝授也。

疏「宰夫」至「面

枋」○注「酌以」至「授也」○釋曰：「宰夫亦洗，升，實觶」

者，經無宰夫升降之文，以理亦之者，亦上授几時從下而

升，東箱取几，進以授君，今又從下升，^②東箱酌醴，進以

授君，故「亦」之。不言宰夫升降者，賤，略之也。云「以醴

自東箱來」者，下記云「醴尊于東箱」，^③瓦泰一，有豐」是

也。云「不面擲，不訝授也」者，公西面向賓，宰夫自東箱

來，在公傍側，並授與公，是以下云「公側受醴」，不訝受，

故不面擲也。公側受醴。將以飲賓。賓不降，壹

拜，進筵前受醴，復位。公拜送醴。賓壹拜者，

醴質，以少爲貴。**疏**注「賓壹」至「爲貴」○釋曰：《禮器》

云：「禮有以少爲貴者。」今賓於上下皆再拜稽首，獨此

拜，故鄭據大古之醴質，無玄酒配之，故壹拜，以少爲貴

也。宰夫薦籩豆、脯醢。賓升筵。擯者退，

負東塾。事未畢，擯者不退中庭，以有宰夫也。

疏「宰

夫」至「東塾」○注「事未」至「宰夫」○釋曰：云「事未畢，擯

者不退中庭，以有宰夫也」者，案上文「擯者退中庭」，又云

「擯者進」，事未畢，在中庭可知。此下文亦云「擯者進相

幣」，事亦未畢而在東塾，故決之。若然，以有宰夫主，^④

①「凡」，阮校云：陳、楊俱作「几」。

②「又」，阮校云：陳本作「亦」。

③「醴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禮」，又下文「瓦泰一」，「泰」作「大」是也。

④「主」，曹校云當作「在」。

飲食之事，宰夫所主，已雖事未畢，猶得負束塾，以其間有事宰夫相，已無事故也。若無宰夫，在中庭矣。^①賓祭

脯醢，以柶祭醴三。庭實設。庭實，乘馬。**疏**

注「庭實乘馬」○釋曰：鄭知「乘馬」者，下文「元」缺起此。「賓

執左馬以出」，故知也。降筵，北面，以柶兼諸觶，

尚擯，坐啐醴。降筵，就階上。**疏**注：降筵就階上

○釋曰：以左手執觶，右手以柶祭醴訖，降筵北面，以柶兼并於觶，兩手奉之。「尚擯」不作上字者，尚古今通用

也。^②云：降筵，就階上者，以《鄉飲酒》賓主行禮，獻酢

卒爵，皆各於其階，此降筵啐醴，明亦在西階之上。公用

束帛。致幣也。言用，尊于下也。亦受之于序端。**疏**

注「致幣」至「序端」○釋曰：上文郊勞，賓用束錦償勞者，

下文歸饗餼於上介，云：大夫用束帛致之，皆亦云「用」，

獨於此「言用，尊於下」者，償勞者及歸饗餼皆是賓敬君之

使者，自尊之可知。今君親用束帛禮賓，故「言用，尊于

下」也。云「亦受之于序端」者，上公側受几於序端，則知

此幣亦受之於序端也。建柶，北面奠于薦束。糟

醴不啐。^③擯者進相幣。贊以辭。賓降，辭幣。

不敢當公禮也。公降一等辭。辭賓降也。栗階

升，聽命。栗階，趨君命，尚疾，不連步。**疏**注：栗階

至「連步」○釋曰：凡栗階者，其始升亦連步於上，栗階不

過二等。今云「不連步」者，謂不從下向上皆連步，其始升

連步，則有之也。降拜。拜受。公辭。不降一等，殺

也。**疏**注「不降一等殺也」○釋曰：案前賓辭幣，君降

等，今不降，故言「殺」。升，再拜稽首，受幣，當東

楹，北面，亦訝受而北面者，禮主於己，己臣也。**疏**注

「亦訝」至「臣也」○釋曰：前行聘享時，賓東面，主君西面

訝授受，但以奉君命，故賓不北面。此以主君禮己，己臣

也，故北面受，異於聘享時也。若然，上受几受醴，亦是己

之禮，以禮未成，故不北面也。此禮成，故北面也。退，

東面俟。俟君拜也。不北面者，謙若不敢當階然。公

壹拜。賓降也。公再拜。不俟公再拜者，不敢當

①「在上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、《通解》、楊氏俱有「則」字。

②「尚」下，曹校云當有「上」字。

③「啐」，阮校云：張爾岐曰「啐字誤」。當作「卒」。

公之盛也。公再拜者，事畢成禮也。

疏注「不俟」至「禮

也」○釋曰：此賓主俱謙，公本欲再拜，實見公一拜止，^①則降不敢當，公不止，遂再拜也。云「公再拜者，事畢成禮也」者，前受几及醴，公送皆一拜，注云「公尊也」，今事畢成禮，不可亦自尊亢，故送幣亦再拜也。賓執左馬以

出。受尊者禮，宜親之也。效馬者，并左右勒授之。餘三馬，主人牽者從出也。**疏**注「受尊」至「出也」○釋曰：

案下歸饗餼於賓，賓償大夫，庭實設乘馬，賓用束錦、乘馬，「大夫降，執左馬以出」。《覲禮》侯氏至郊，王使人用璧勞訖，侯氏用束帛，乘馬償使者，使者受幣，降，以左驂出」。三者皆是尊國賓故也。唯上文郊勞，賓償勞執幣掛皮者，^②皮是死物，異於馬故也。云「效馬者，并左右勒授之」者，《曲禮》云「效馬效羊者，右牽之」，效猶呈見，故謂牽馬人為效馬者也。云「餘三馬，主人牽者從出也」者，以是主人庭實，出門乃有從者訝受馬，明「主人牽者從出」可知。上介受賓幣，從者訝受馬。從者，士介。

疏注「從者，士介」○釋曰：鄭云「從者，士介」，下記文。

案《公食》云「上介受賓幣，從者訝受皮」，鄭注「從者，府、史之屬」，不為士者，彼公食是子男之大夫，小聘，一介，其

餘皆府、史以下，故知從者是府、史之屬也。《既夕》云「贈馬兩，上受馬」，鄭云「此上謂胥、徒之長，有勇力者受馬」。彼據一廟下士，不應更有其屬士，故以為「胥、徒之長」言之也。《昏禮·記》云「上受皮」，鄭注「上謂若中士、下士不命者，以其主人為官長」，據上士而言也。^③九缺止

此。賓覲，奉束錦，總乘馬，二人贊，入門右，北面奠幣，再拜稽首。不請不辭，鄉時已請也。覲

用束錦，辟享幣也。總者，總八轡牽之。贊者，居馬間扣馬也。入門而右，私事自闕右。奠幣再拜，以臣禮見也。贊者，賈人之屬。介特覲也。**疏**「賓覲」至「稽首」○注

「不請」至「覲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公降立」，論行私覲之事。云「不請不辭，鄉時已請也」者，云不請，賓不請，不辭，主君不辭。所以不辭者，鄉時已請覲，主人辭之，以禮賓，故今不復請，亦不辭之也。云「覲用束錦，辟享幣也」者，以上文享主君用束帛，享夫人用玄纁束帛，以今用束

① 「止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、《通解》俱無。

② 「勞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者」字。

③ 「也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之」。

錦，是辟享幣也。云「總者」至「扣馬也」者，賓總八轡，在前牽之，二人贊者各居兩馬間，各用左右手，手扣一匹，故云「在馬間扣馬也」。云「入門而右，私事自闌右」者，《玉藻》云「公事自闌西」，鄭注云「聘享也」。又云「私事自闌東」，注云「覲面也」。此行覲禮，故引之也。云「奠幣再拜，以臣禮見也」者，謂由闌東，介又不從，又自牽馬，又不升堂入幣，^①皆是以臣禮見也。云「贊者，賈人之屬」者，既行臣禮，不使介從，明贊者是賈人之屬從行者。云「介特覲也」者，主君辭賓，賓入門左，則介五人隨入門西，北面西上，其介五行覲禮，各自特行，無介從，為特覲也。賓者辭。辭其臣。賓出。事畢。賓者坐取幣，出。有司二人牽馬以從，出門，西面于東塾南。將還之也。贊者有司受馬乃出。凡取幣于庭北面。**疏**注，將還「至」北面。○釋曰：云「贊者有司受馬乃出」者，賓出之時，贊扣馬者未得出，待人受馬乃得出。所以然者，幣可奠之於地，其馬不可散放，故待人受之乃可以出，故云「有司受馬乃出」也。云「凡取幣于庭北面」者，言「凡」非一，此時辭賓，更出取幣，^②後門右禮訖，又取幣，皆北面，又衆介奠幣，賓者取亦北面，故云「凡」以廣之也。

賓者請受。請以客禮受之。賓禮辭，聽命。賓受其幣，贊者受馬。牽馬右之，入設。庭實先設，客禮也。右之，欲人居馬左，任右手便也。於是牽馬者四人，事得申也。《曲禮》曰：「效馬效羊者，右牽之。」**疏**，牽馬右之人設。○注「庭實」至「牽之」。○釋曰：云「庭實先設，客禮也」者，對前入門右時，賓奉束錦，總乘馬，一時人，無先後之別，是臣禮。今此人設，下經乃云「賓奉幣」，是先設庭實，客禮也。云「於是牽馬者四人，事得申也」者，知四人者，若如前贊者二人，則不得云「右之」，既言右之，明人牽一匹，不須賓牽之。事得申，人牽一匹，賓不摠牽是也。引《曲禮》者，欲見牽馬在右，禮之常。彼效馬效羊，謂尊者之物使養之。今來呈見，此取「邊牽之法，義不與彼同也。賓奉幣，入門左。介皆入門左，西上。以客禮入，可從介。**疏**注，以客「至」從介。○釋曰：對入門右行臣禮，不得從介也。公揖讓如初，升。公北面再拜。公再拜者，以其初以臣禮見，新之也。**疏**「公

① 「入」，曹校云當為「授」。

② 「出」，曹校云此字當在「幣」下。

揖「至「再拜」○注「公再拜」至「之也」○釋曰：「臣禮見」，謂初入門右，是以今再拜，新之也。知此不爲拜至者，下記云「禮，不拜至」，鄭注云「以賓不於是始至」。私覲固非始至，而爲再拜，明爲「臣禮見，新之也」。賓三退，反還，負序。反還者，不敢與授主同。

疏「賓三」至「負序」○注「反還」至「主同」○釋曰：云「反還者，不敢與授主同者，上行聘時「三退，負序」，不言「反還」，故決之也。

振幣，進授，當東楹，北面。不言君受，略之也。

疏注「不言」至「之也」○釋曰：此決聘享皆言「公受」，此乃私覲，故略之，不言其公受也。①士受馬者自前

還牽者後，適其右，受。自，由也，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。此亦並授者，不自前左，由便也，使其已授而去也。受馬自前，變於受皮。

疏「士受」至「右受」○注「自由」至

「受皮」○釋曰：此庭實之馬四匹，在庭北面西上。牽馬者亦四人，各在馬西，以右手執馬而立。士受馬者從東方來，由馬前各適牽馬者之前，還遶其後，適牽馬者之東馬西而受之。牽馬者自前行而出之。云「此亦並授者，不自前左，由便也」者，《鄉飲酒》之等於西階之上皆授由其右，

受由其左，今乃受馬者不自左而由其右受者，使授馬者授訖，右迴其身，於出時爲便，故鄭注云「使其已授而去也」。云「受馬自前，變於受皮」者，上受享庭實之皮，「受皮者自後右客」，鄭注云「自，由也」。從東方來，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，此亦從東而來，由馬前者，馬是生物，恐驚，故由前，是，變於受皮也。牽馬者自前西，乃出。自，由也。

疏「牽馬」至「乃出」○釋曰：四馬並北面，牽馬者

皆在馬西。士既受馬，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，不須由馬之前，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於馬前而出，故云「牽馬者自前西乃出」，據三人而言也。賓降階東，拜送。君辭。拜送幣于階東，以君在堂，鄉之。

疏「賓降」至「君

辭」○注「拜送」至「鄉之」○釋曰：此言賓「拜送幣」者，私覲「物故也」。前享幣不拜送者，致君命，非已物故也。拜也。君降一等辭。君乃辭之，而賓由拜，敬也。

疏注「君乃」至「敬也」○釋曰：經上云「拜送」，而云「君辭」，君辭復云「拜也」，是其君乃辭之，賓由拜者，敬主國

①「其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由」，阮校云：楊、敎俱作「猶」。

君故也。擯者曰：「寡君從子，雖將拜，起也。」此《禮》固多有辭矣，未有著之者，是其志而煥乎？

未敢明說。

疏注「此禮」至「明說」○釋曰：云「此禮固多有辭矣」者，謂此《儀禮》之內，賓主之辭固多有辭矣。但

周公作經，未有顯著明言之者，直云「辭耳」，此及《公食》皆著其辭，此二者是志記之言，煥乎可見。云「未敢明說」者，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，餘辭亦可以意量作，但疑事無質，未可造次明說，故上注每云「其辭未聞」也。栗階

升。公西鄉。賓階上再拜稽首。成拜。公少

退。爲敬。賓降出。公側授宰幣，馬出。廟中

宜清。

疏「賓降」至「馬出」○注「廟中宜清」○釋曰：云

「公側授宰幣」，不言出，言「馬出」者，以廟中宜清潔，出就廡。幣不言出，與上皮幣同，皆以東入藏之，故記云「賓之

幣唯馬出，其餘皆東」，注云「馬出，當就廡也。餘物皆東，

藏之內府」，是幣不出之義也。公降立。擯者出

請，上介奉束錦，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，請

覲。玉錦，錦之文織縹者也。禮有以少，文爲貴者。後

言束，辭之使也。

疏「公降」至「請覲」○注「玉錦」至「使

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舉皮以東」，論上介、衆介行私覲之事。云「玉錦，錦之文織縹者也」者，案《聘義》孔子論玉

而云「縹密以栗，知也」，是玉有密致，錦之織縹，似玉之密致者。云「禮有以少，文爲貴」者，《禮器》直云「有以文爲貴者，有以少爲貴者」，無「少，文爲貴」之語，但有「以

少爲貴」、「以文爲貴」，明亦有以少，文爲貴」，故鄭以義而言之也。擯者入告，出許。上介奉幣，儼

皮，二人贊，儼猶兩也。上介用皮，變於賓也。皮，麋

鹿皮。

疏注「上介用皮變於賓」○釋曰：賓用馬，今上介

用皮，故云「變於賓也」。皆入門右，東上，奠幣，

皆再拜稽首。皆者，皆衆介也。贊者奠皮出。

疏注

「贊者奠皮出」○釋曰：鄭知「贊者奠皮出」者，下云「有司一人舉皮從其幣出」，無人授之，明贊者奠即出可知。

擯者辭。亦辭其臣。介逆出。亦事畢也。擯者

執上幣，士執衆幣，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

出，請受。此請受，請于上介也，擯者先即西面位請

之。釋辭之時，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。

疏注「此請」

至「而俟」○釋曰：云「此請受，請于上介也」者，對前賓此

請上介，^①亦不請衆介也。知「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」者，以其上介等先立門西，東面，故擯西面對之。云「釋辭之時，衆執幣者隨」^{元缺起此}。立門中而俟者，^②以其「請受」之下，經云「委皮南面。執幣者西面」，故知當請之時，立于門中可知。言「隨」者，謂相隨從。故《昏禮·記》云「納徵執皮隨入」，注云「爲門中阨狹」，記云「凡庭實隨入，左先」，明此出時亦隨出而立也。案《匠人》云「廟門容大楹七个」，注「大楹，牛鼎之楹，長三尺」，七个則二丈一尺，闔東明不得並出也。^③委皮南面。擯者既釋辭，執衆幣者進即位，有司乃得委之。南面，使其復入也。委皮當門。**疏**注「擯者」至「當門」○釋曰：云「擯者既釋辭，執衆幣者進即位，有司乃得委皮」者，以前文云「舉皮者從其幣出」，皮在後可知。隨立門中之時，未得委皮，明執幣者進即位乃得委皮也。云「南面，使其復入也。委皮當門」者，此決執幣者西面，其皮不西面委之者，以皮入右首，右先，故南面橫委於門中，當門，北上，執皮者北面受之，而乃入便故也。執幣者西面，北上。擯者請受。請于上介也。上言其次，此言其位，互約文也。**疏**注「請于」至「文也」○釋曰：上文「擯者執上幣」，注云「請受，請于上

介也」，此雖衆介所請，亦請上介，上介尊故也。云「上言其次，此言其位，互約文也」者，上云「擯者執上幣，士執衆幣，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，請受」，是其次也。此言「委皮南面，執幣者西面，北上」，是其位也。言「互」者，此言「西面，北上」，則上當有「北面，東上」之文，下云「士介覲幣時」，^①「士三人東上，坐取幣，立」是也。此宜有「士執衆幣，立於南面」之文，^⑤如是者，互文也。言「約」者，雖互見其文，文猶不備，若欲備文，當上取歸賓幣之文，^⑥下取歸士介幣之文，^⑦以理推約之乃備也。若然，上當言「擯者執幣士四人，北面，東上，坐取幣。從有司二人坐舉皮，從其幣出，隨立於門中。擯者出門西面，于東塾南請受。士執幣者進，立擯南，西面，北上。執皮者南面，委皮於門

- ①「賓此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擯出」，陳、閻「此」俱作「者」。曹校云「賓」上似脫「請」字。
- ②「隨」原作「臨」，按阮校據毛本改。
- ③「闔東」下，阮校引朱子云「闔東」下當有脫字。
- ④曹校云「云」當爲「文」，「幣」衍字。
- ⑤「南面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擯南」。
- ⑥「上取」二字，阮校云：陳、閻俱倒。
- ⑦「取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閻俱無。

中，北上，如是乃爲文備也。介禮辭，聽命，皆進，

訝受其幣。此言皆訝受者，嫌擯者一一授之。**疏**注

「此言至授之」○釋曰：「此言皆訝受者，嫌擯者一一授

之者，案上受享皮及賓私觀之馬，並不云「皆」，此獨云

「皆」者，嫌擯者獨請上介，請先授上介幣，**①**故言「皆」，明

不一一授，同時訝受可知也。享幣無門外授先後之法，故

不言「皆」。上介奉幣，皮先，入門左，奠皮。皮

先者，介隨執皮者而人也。入門左，介至揖位而立。執皮

者奠皮，以有不敢授之義。古文重「人」。**疏**注「皮先」至

重人「○釋曰：云「介至揖位而立」者，謂賓觀時，幣入門

左，**②**介皆入門左，西上。公揖讓如初，升，賓至此待揖

而後進，明此介亦至揖位而立。云「執皮者奠皮，以有不

敢授之義」者，案享時庭實使人執之，皆禮庭實亦使人執

之，亦皆東，不奠於地，以其得親授主人有司，此奠之不敢

授，故下「人坐舉皮」，**③**明不授也。公再拜。拜中庭

也。不受于堂，介賤也。**疏**注：拜中「至賤也」○釋曰：

知「拜中庭」者，上云公「降立」，不見更有進退之文，自受

享以來，降立皆在中庭，故知此公拜亦中庭可知也。介

振幣，自皮西進，北面授幣，退，復位，再拜

稽首送幣。進者北行，參分庭一而東行，當君乃復北

行也。**疏**注「進者」至「行」元缺止此。也○釋曰：介初在揖

位，君在中庭，奠皮近西，故介發揖位，經皮西，北出三分

一乃東行，**④**北向當君乃北行，至君所乃授幣，故云「自皮

西進，北面授幣」也。介出，宰自公左受幣。不側

授，介禮輕。**疏**注「介出」至「受幣」○注：不側授介禮輕○

釋曰：案賓觀禮云「側授宰幣」，此不云「側授」，故云「介禮

輕」。宰自公左受，即是側，不云「側」者，當有贊者於公

受，轉授宰，故云「介禮輕」也。有司二人坐，舉皮

以東。擯者又納士介。納者，出道人也。**疏**注「擯

者又納士介」○注：納者，出道人也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序從

之」，論士介行私觀之事。云「納者，出道人也」者，謂若

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小臣納卿大夫，出道人之也。士介人

①「請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幣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奉」字。

③「二人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云」。按當作「云二人」。

④「一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庭」字。

門右，奠幣，再拜稽首。終不敢以客禮見。

疏注

「終不」至「禮見」○釋曰：上介奠幣訖，辭之，終以客禮，^①是上介卑，奠幣出，私覲即了，終不敢以客禮見也。擯者

辭。介逆出。擯者執上幣以出，禮請受。

賓固辭。禮請受者，一請受而聽之也。^②賓爲之辭，士

介賤，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。固，衍字，當如面大夫也。

疏，擯者「至，固辭」○注，禮請「至，大夫也」○釋曰：知

「固，衍字，當如面大夫」者，案下士介面大夫時，「擯者執上幣出，禮請受。賓辭」，無「固」字，故知此「固」衍字，當

如士介面大夫。公荅再拜。擯者出，立于門中

以相拜。擯者以賓辭入告，還立門中，闕外，西面。公

乃遙荅拜也。相者贊告之。**疏**注「擯者」至「告之」○釋

曰：鄭知擯「立門中，闕外，西面」者，以公在內，賓在門外

之西，東面，擯者兩處相之，明居「闕外，西面」，向賓告之

也。士介皆辟。辟於其東面位，遠遁也。士三人

東上，坐取幣，立。俟擯者執上幣來也。**疏**，士三

至「幣立」○注「俟擯」至「來也」○釋曰：上文擯者執上幣

以出，賓辭之，士介皆辟之，乃云士三人，取幣，立，擯者

執上幣始來，明士三人立俟之可知也。擯者進。就公

所也。**疏**，擯者進「○注「就公所也」○釋曰：以公在庭，

故擯者自門外來，進向公左，授幣與宰也。宰夫受幣

于中庭，以東。使宰夫受于士，士介幣輕也，受之于

公左。賓幣公側授宰，士介幣宰受于公左，士介幣宰夫受

于士，敬之差。**疏**注「使宰」至「之差」○釋曰：云「使宰夫

受于士」者，以上文「士三人」取幣，明此宰夫所受，「受於

士」也。知「受之於公左」者，《禮記·少儀》云「贊幣自

左」，是以凡受幣皆於公左也。云「賓幣公側授宰」者，即

上文「公側授宰幣」于序端是也。云「士介幣宰受於公左」

者，即上云庭中「宰自公左受之」是也。^③云「士介幣宰夫

受于士」者，即經文是也。在公左受之，是尊卑不同，敬之

差也。^④元缺「字」。所受之雖不同，^①及其以東其藏并是宰

① 「禮」下，曹校云當有「見」字。

② 「受」，阮校云：楊本無。

③ 「云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文」。

④ 「之」下，曹校云脫「人」字。

夫，^①宰夫幣所主故也。執幣者序從之。序從者，以

宰夫當一受之。擯者出請。賓告事畢。賓既告

事畢，衆介逆道賓而出也。

疏「擯者」至「事畢」○注「賓

既」至「出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不顧」，論事畢送賓之事。

云「衆介逆道賓而出也」者，介爲首，賓爲尾，謂逆道也。^②

必知有逆出者，上文聘詔云「賓降，介逆出」，又聘夫人，私

覲亦介逆出，諸聘禮之等皆逆出，^③故知此亦逆出可知

也。擯者入告，公出送賓。公出，衆擯亦逆道。紹

擯及賓並行，閒亦六步。及大門內，公問君。鄉以

公禮將事，無由問也。賓至始入門之位，北面，將揖而出，

衆介亦在其右，少退，西上。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，序

殷勤也。時承擯紹擯，亦於門東，北面，東上。上擯往來

傳君命，南面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問曰「夫子何

爲」，此公問君之類也。**疏**，及大「至」問君「○注」鄉以「

至」類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衆介亦在其右，少退，西上」者，案上

賓初「入門左」，鄭注云「由賓位也」。衆介隨入，北面，西

上，少退，今賓出至入門之位，將北面拜君而後出，故知

其位亦當初入門之位，此位前後皆約聘享入廟北面西上

之位也。云「時承擯紹擯，亦於門東，北面，東上。上擯往

來傳君命者，亦約常朝入門門東北面東上之揖位。上擯

往來相君，自是其常。引《論語》者，彼雖非聘，亦是大夫

使人往來法，問「夫子何爲」，亦是問君之類，故云「之類」

也。賓對，公再拜。拜其無恙。公拜，賓亦辟。**疏**

注，拜其「至」亦辟」○釋曰：案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恙，憂

也。」言「亦」者，亦初迎賓入門，主君拜，賓辟，故云「亦」

也。公問大夫，賓對。公勞賓，賓再拜稽首，

公荅拜。勞以道路之勤。公勞介，介皆再拜稽

首，公荅拜。賓出，公再拜送，賓不顧。公既

拜，客趨辟君命。上擯送賓出，反告賓不顧，於此君可以

反路寢矣。《論語》說孔子之行曰：「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，

足躩如也。賓退，必復命曰：「賓不顧矣。」**疏**，公勞「至」不

顧」○注「公既」至「顧矣」○釋曰：云「賓不顧」，據上擯送

賓，復迴，謂君云「賓不顧」矣，故引孔子事爲證。若然，此

送賓是上擯，則卿爲上擯。孔子爲下大夫，得爲上擯者，

① 「其藏」，曹校云「其」字衍。

② 「謂」，曹校云當作「爲」。

③ 「等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事」。

以孔子有德，君命使攝上擯，若定十年夾谷之會，令孔子爲相同也。賓請有事於大夫。請問，問卿也。不言問聘，聘亦問也，嫌近君也。上擯送賓出，賓東面而請之，擯者反命，因告之。**疏**「賓請」至「大夫」○注「請問」至「告之」○釋曰：自此盡，亦如之，論賓請問大夫訖，即館，卿大夫勞賓、介之事。云「不言問聘，聘亦問也，嫌近君也」者，對文大聘曰聘，小聘曰問，摠而言之，問聘一也，不得云問卿，若言問近君矣，故云「有事于大夫」也。鄭云「擯者反命，因告之」者，但從朝以來，行聘享，行禮賓之事，事已煩矣，今日即請，未可即行，故云「反命，因告之」，告之使知而已。是以賓至館行勞賓、介，及受饗餼，終日有事，明日乃行問卿之禮也。賓所請問卿，宜云「有事于某子」，故下記云「幣之所及皆勞」，鄭云「所以知及不及者，賓請有事，固曰某子某子」是也。公禮辭，許。禮辭，辭。賓即館。小休息也。即，就也。**疏**「賓即館」○注，小休息也。○釋曰：言「休息」者，據此一日之間，其事多矣，明且行問卿，暫時止息，故云「小休息也」。卿大夫勞賓。賓不見。以已公事未行。上介以賓辭

辭之。**疏**注「以已」至「辭之」○釋曰：「以已公事未行」

者，其聘享公事已行，仍有問大夫之等公事未行，故不敢見。云「上介以賓辭辭之」者，以經云「賓不見」，明「上介以賓辭辭之」可知，是以下言「上介受」，明此上介辭也。大夫奠鴈，再拜。上介受。不言卿，卿與大夫同

執鴈，下見于國君。《周禮》凡諸侯之卿見朝君，皆執羔。

疏「大夫」至「介受」○注「不言」至「執羔」○釋曰：云《周

禮》者，案《周禮·秋官·掌客》云：「凡諸侯之禮，上公五

積，卿皆見以羔，侯伯四積，卿皆見以羔。」是主國之卿見

朝君，皆執羔。引之證主國卿見聘客，不得執羔，與大夫

同用鴈，不見朝君故也。勞上介，亦如之。君使

卿韋弁，歸饗餼五牢。變皮弁服韋弁，敬也。韋

弁，韎韁之弁，兵服也。而服之者，皮、韋同類，取相近耳。

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。牲殺曰饗，生曰餼。今文

「歸」或爲「饋」。**疏**「君使」至「五牢」○注，變皮「至」爲

饋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無饋」，論主君使卿歸饗餼於賓介

① 「聘」，阮校引盧文弨云此字疑衍。

② 「饋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擯」。

之事。云「變皮弁服韋弁，敬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春官·司服》王之吉服有九，祭服之下，先云「兵事，韋弁服」，後云「視朝，皮弁服」，則韋弁尊於皮弁。今行聘享之事等皆皮弁，至歸饗餼則韋弁，故云「敬也」。云「韋弁，韋之弁，兵服也」者，鄭知弁用韋者，案《司服》注鄭引《春秋傳》曰「晉郤至衣韋之跗注」，又云「今時五伯緹衣，古兵服之遺色」，故知用韋也。韋亦赤色，以赤韋爲弁也。云「兵服」者，《司服》云「凡兵事，韋弁服」，故云「兵服也」。云「服之者，皮，韋同類，取相近耳」者，有毛則曰皮，去毛熟治則曰韋，本是一物，有毛無毛爲異，故云「取相近耳」。云「其服蓋韋布以爲衣而素裳」者，此無正文，但正服則鄭注《司服》云「韋弁以韋爲弁，又以爲衣裳」，又「晉郤至衣韋之跗注」，《鄭志》解此「跗注」以跗爲幅，以注爲屬，謂制韋如布帛之幅，而連屬爲衣及裳。今此鄭云「以韋布爲衣而素裳」，全與兵服異者，鄭以意量之，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，^①既爲入廟之服，不可純如兵服，故爲韋布爲衣而素裳。《鄭志》兵服，以其與皮弁同白鳥，故以素裳解之，此言素裳，又與《鄭志》同。若然，唯變其衣耳。以無正文，故云「蓋」以疑之也。云「殺曰饗，生曰餼」者，《周禮》有內饗、外饗，皆掌割烹之事。《詩》云「有母之尸饗」，

故知「殺曰饗」。「生曰餼」者，以其對饗是腥飪，故知餼是生，故下云「餼，牢」，皆活陳之也。上介請事。賓朝服，禮辭。朝服，示不受也。受之當以尊服。

疏

「上介」至「禮辭」○注「朝服」至「尊服」○釋曰：鄭知義然者，案下云「賓皮弁迎大夫」，是受之用皮弁爲尊服，明此著朝服，朝服卑於皮弁，是示不受。言「示不受」，終受之也。有司入陳。入賓所館之席，陳其積。

疏

有司入

陳○注「入賓」至「其積」○釋曰：案上文直云「致館」及「即館」，不辨廟與正客館之名。案下記云「卿館於大夫，大夫館於士」，皆是大夫、士之廟。下文又云「揖，入，及廟」，鄭據此而言，明陳之於廟也。《曾子問》孔子云「自卿大夫、士之家曰私館」，即卿大夫、士之廟，一也。孔子又云「公館，與公所爲曰公館」，鄭注云「公館，若今縣官宮也」，彼是正客館。彼此兩言之者，若朝聘使少，則皆於正客館；若使多，則有在大夫廟，^②多少不定，兩言之也。案《大行人》及《掌客》積與饗餼各別，此注以饗餼爲「陳其

①「爲賓」，阮校云：「陳、閩俱作「賓而」。

②「有」，阮校云：「陳、閩俱作「自」。

積」者，對文饗餼與積別，散文摠是委積，故云「積」也。
饗：謂飪與腥。**疏**「饗」○注，謂飪與腥○釋曰：知者，

上摠言「饗餼五牢」，下陳有三處。據此「饗」下云「飪一牢、腥二牢」，下又別云「餼二牢」，故知饗別飪、腥二者也。若然，飪與腥共以饗日之者，以其同是死，列之以鼎故也。飪一牢，鼎九，設于西階前。陪鼎當內廉，東面，北上，上當碑，南陳。牛、羊、豕、魚、腊，腸胃同鼎，膚、鮮魚、鮮腊，設扃。臠、臠、臠，蓋，陪牛、羊、豕。陪鼎三牲，臠、臠、臠，陪之，庶羞加也。當內廉，辟堂塗也。腸胃次腊，以其出牛、羊也。膚，豕肉也，唯燂者有膚。此饌先陳其位，後言其次，重大禮，詳其事也。宮必有碑，所以識日景，引陰陽也。①凡碑引物者，宗廟則麗牲焉，以取毛血。其材宮廟以石，室用木。**疏**注「陪鼎」至「用木」○釋

曰：案《公食大夫》庶羞也，以非正饌，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。云「當內廉，辟堂塗也」者，正鼎九，雖大判繼陪而言，其云于階前，則階東稍遠，故陪鼎猶當內廉也，而辟堂塗，堂塗之內也。云「腸胃次腊，以其出牛、羊也」，鄭言此者，以其膚是豕肉，腸胃是腹內之物，而在肉前者，以其腸胃

出於牛、羊，故在膚前列之也。云「膚，豕肉也，唯燂者有膚」者，君子不食圉腴，犬、豕曰圉。若然，牛、羊有腸胃而無膚，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。且豕則有膚，豚則無膚，故《士喪禮》豚皆無膚，以其皮薄故也。縱豕以四解亦無膚，②故《既夕》大遣奠少牢無膚，以其豚解故也。云「此饌先陳其位，後言其次，重大禮，詳其事也」者，先陳其位者，「南陳」已上是也；「後言其次」者，「牛、羊、豕」已下是也。案設飧時直云，飪一牢，在西，鼎九，羞鼎三，腥一牢在東，鼎七，直言西九東七，不言次陳位，飧是小禮，輕之故也。云「宮必有碑，所以識日景，引陰陽也」者，言「宮必有碑」者，案諸經云「三揖」者，鄭注皆云「入門，將曲揖，既北面，③揖，當碑，揖」。若然，《士昏》及此《聘禮》是大夫、士廟，內皆有碑矣。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言「三揖」，則庠、序之內亦有碑矣。《祭義》云「君牽牲，麗于碑」，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。天子廟及庠、序有碑可知。但生人寢內，不見有碑。雖無文，兩君相朝，燕在寢，豈不三揖乎？明亦當

①「引」，阮校朱子曰：「引」疑當作「別」。

②「縱」上，阮校云：陳、閩有「故」字。

③「既」下，阮校云毛本有「曲」字，曹校云有者是。

有碑矣。言「所以識日景」者，《周禮·匠人》云「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」者，自是正東西南北，此識日景，唯可觀碑景邪正，以知日之早晚也。又云「引陰陽」者，又觀碑景南北長短，十一月日南至，景南北最長，陰盛也；五月日北至，景南北最短，陽盛也。一至之間，景之盈縮，陰陽進退可知。云「凡碑引物者，宗廟則麗牲焉，以取毛血」者，云「凡碑引物」，則識日景，引陰陽皆是引物，則宗廟之中是引物。^①但廟碑又有「麗牲」，麗，繫也。案《祭義》云「君牽牲，麗于碑」，以其鸞刀以取血毛，毛以告純，血以告殺，兼爲此事也。云「其材宮廟以石，窆用木」者，此雖無正文，以義言之。葬碑取縣繩緯，暫時之間，往來運載，當用木而已。其宮廟之碑，取其妙好，又須久長，用石爲之，理勝於木，故云「宮廟以石，窆用木」也。是以《檀弓》云「公室視豐碑，三家視桓楹」，時魯與大夫皆僭，言「視桓楹」，桓楹宮廟兩楹之柱，是葬用木之驗也。腥二牢，鼎一七，無鮮魚、鮮腊，設于阼階前，西面，南陳，如飭鼎，二列。有腥者，^②所以優賓也。

疏

「腥」至「一列」○注「有腥」至「賓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優賓」者，案下文士四人皆饌大牢，無腥，是不優之也。堂上

八豆，設于户西，西陳，皆二以並，東上。韭菹，其南醯醢，屈。户，室户也。東上，變于親食賓也。醢醢，汁也。屈猶錯也。今文「並」皆爲「併」。

疏

「堂上」至「醢屈」○注「户室」至「爲併」○釋曰：云「設于户西，西陳，皆二以並，東上，韭菹，其南醢醢，屈」者，謂其南東上醢醢，^③醢醢西吕本，吕本西麋臠，麋臠西菁菹，菁菹北鹿臠，鹿臠東葵菹，葵菹東蜩醢，蜩醢東韭菹。案《周禮·天官·醢人》朝事之豆有八，韭菹、醢醢、吕本、麋臠、菁菹、鹿臠、蜩醢、葵菹，饋食之豆葵菹、蜩醢。此經直云「韭菹、醢醢，屈」，知此吕本以下八豆者，案《公食》下大夫六豆，韭菹、醢醢、吕本、麋臠、菁菹、鹿臠，又云「上大夫八豆」，鄭注云「記公食上大夫，異於下大夫之數，豆加葵菹、蜩醢」，以充八豆。若然，案朝事八豆菁菹、鹿臠下仍有茱菹、麋臠不取，而取饋食葵菹、蜩醢者，案《少牢》正祭用韭菹、醢醢、葵菹、蜩醢，朝事、饋食之豆

①「是」上，曹校云脫「亦」字。

②「腥」原作「腊」，據毛本改。

③「南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兼用之，明此賓上大夫亦兼用朝事，饋食之豆，以充八豆可知。云「東上者，變於親食賓也」者，案《公食大夫》：「公親食賓，云「宰夫自東房薦豆六，設于醬東，西上」，此云「東上」，是「變於親食賓也」。云「屈猶錯也」者，猶下經錯黍，①此經菹菹不自相當，②皆交錯陳之，故云錯也。

八簋繼之，黍，其南稷，錯。黍在北。**疏**，八簋

至「稷錯」○注「黍在北」○釋曰：云「繼」者，繼八豆以西陳之。云「八簋」者，此陳之次第與八豆同，故鄭云「屈猶錯也」。八豆言「屈」，八簋言「錯」者，以八豆之實各別，直次第屈陳之，則得相變，故云「屈」也。八簋唯有黍、稷二種，

雖屈陳之，則間雜錯陳之，使當行黍、稷間錯，不得並陳設，亦相變，故鄭下注「凡饌屈錯，要相變」是也。**六鉶**

繼之，牛以西羊、豕，豕南牛，以東羊、豕。

鉶，羹器也。**疏**「六鉶」至「羊豕」○注「鉶羹器也」○釋

曰：此不言絳、屈、錯者，絳文自具，故不言之也。案此文上下絳、屈、錯似各別，鄭此注「屈猶錯」，《士喪禮》「陳衣於房中，南領，西上，絳」，注云「絳猶屈」，又似不別者，云絳、屈二者，下手陳之，少異。屈者句而屈陳之，絳者直屈陳之，不為句陳，訖則相似，故注《士喪禮》云「絳猶屈」。

言錯者，間雜而陳之，與絳、屈同。或句屈陳而錯，此文是也。或絳陳如錯，《公食大夫》是也。故《公食大夫》云：「宰夫設黍、稷六簋于俎西，二以並，東北上。黍當牛俎，其西稷，錯以終，南陳」，是其直絳錯之也。**兩簠繼之，梁在北。**簠不次簠者，梁稻加也。凡饌屈錯，要相變。**疏**

注「凡饌」至「相變」○釋曰：凡豆及簠之數皆耦，兩兩相對，而陳之屈、錯不相對者，欲使陳設者其要殺各得相變，③不使相當。其六鉶絳者，牛及豕二者相變，羊豕相當，④不相變。以其大牢牛、羊、豕不耦，故羊豕不得變也。⑤**八壺設于西序，北上，二以並，南陳。**

壺，酒尊也。酒蓋稻酒、梁酒。不錯者，酒不以雜錯為味。**疏**，八壺「至，南陳」○注「壺酒」至「為味」○釋曰：

鄭云「蓋稻酒、梁酒也」者，以下夫人歸禮，醖、黍、清各兩壺，此中若有黍，不得各二壺，若三者各二壺，則止有六

①「黍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其南稷」三字。

②下「菹」字，阮校云毛本作「醢」，曹校云毛本是。

③「殺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④「豕」，曹校云當為「自」。

⑤「豕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壺，與夫人歸禮同。又不得各三壺，若三者各三壺，則九壺，不合八數。止有稻、粱，無正文，故云「蓋」以疑之。鄭知不直有稻、黍而為稻、粱者，稻、粱是加、相對之物，故為稻、粱也。此陳饗餼，堂上及東西夾簋有二十，簋六。上文設餼時，與此堂上及西夾其對，則簋十四，簋四。案《掌客》設餼，公侯伯子男簋同十二，公簋十，侯伯簋八，子男簋六，又皆陳饗餼，其死牢加餼之陳。如何此中餼之簋數及饗餼之簋數皆多於君者？彼是君禮，自上下為差，此乃臣禮，或多或少，自是一法，不可以彼相並。又此中致饗餼於賓，醢醢百甕，米百筥，《周禮》上公甕、筥百一十，侯伯甕、筥百，子男甕、筥八十，子男少於此卿大夫禮，禮或損之而益，此其類也。西夾六豆，設于西墉下，北上。韭菹，其東醢醢，屈。六簋繼之，黍，其東稷，錯。四鉶繼之，牛以南羊，羊東豕，豕以北牛。兩簋繼之，粱在西。皆二以並，南陳。六壺，西上，二以並，東陳。東陳，在北墉下，統於豆。

疏

「西夾」至

「東陳」○釋曰：六豆者先設韭菹，其東醢醢，又其東昌本，南麋醢，麋醢西菁菹，又西鹿醢，此陳還取朝事之

豆。其六簋、四鉶、兩簋，①六壺東陳，其次可知，義復與前同也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一 元缺第四葉、第八葉，今補。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「簋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南陳」二字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二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饌于東方，亦如之，東方，東夾室。西北上。亦

韭菹，其東醯醢也。

疏，饌于「至，北上」○釋曰：云「西北

上」者，則於東壁下南陳，西北有韭菹，東有醯醢，次昌本，次南麋臠，次西有菁菹，次北有鹿臠，①亦屈錯也。上西

夾饌六豆，直言「北上」，不云「西北上」，此東夾獨云「西北上」者，以其西夾言「北上」，「其東醯醢」，是「西北上」可

知。此東夾饌若不言「西北上」，恐東夾饌從東壁南陳，以東北爲上，其西有醯醢，與西夾相對陳之，故云「西北上」。

見雖東夾，其陳亦與西夾同，是以鄭云「亦韭菹，其東醯醢也」。壺東上，西陳。亦在北墉下，統於豆。醢醢

百饗，夾碑，十以爲列。醢在東。夾碑，在鼎之

中央也。醢在東，醢，穀，陽也；醢，肉，陰也。

疏，醢醢

至「在東」○注「夾碑」至「陰也」○釋曰：案《既夕禮》云「甕三：醢、醢、屑」，鄭注云「甕，瓦器，其容亦蓋一穀」。《旅人》云「簋實一穀」，又云「豆實三而成穀」，四升曰豆，則甕與簋同受斗一升也。《禮器》云「五獻之尊，門外缶，門內壺，君尊瓦甔」，注云「壺大一石，瓦甔五斗」，即此壺大一石也。云「夾碑，在鼎之中央也」者，上陳鼎云「西階前，陪鼎當內廉，東面，北上，上當碑，南陳」，下腥鼎亦如之，此言「夾碑」，自然在鼎之中央可知。云「醢在東，醢，穀，陽也；醢，肉，陰也」者，醢是釀穀爲之，酒之類，在人消散，故云「陽」，醢是釀肉爲之，在人沈重，故云「陰」也。《大宗伯》云「天產作陰德，地產作陽德」，注云「天產，六牲之屬；地產，九穀之屬」，以六牲爲陽，九穀爲陰，與此醢是穀物爲陽違者，物各有所對，六牲動物，行蟲也，故九穀爲陰。《郊特牲》云：「鼎俎奇而籩豆偶，陰陽之義也。」又以籩豆醢醢等爲陰，鼎俎肉物摠爲陽者，亦各有所對，以鼎俎之實以骨爲主，故爲陽，籩豆穀物，故爲陰也。《有司徹》注又以庶羞爲陽，內羞爲陰者，亦羞中白相對。內羞雖有糝

①「北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西」。

食，是肉物，其中有糗餌粉飧食物，^①故爲陰。庶羞肉物，故爲陽也。餼二牢，陳于門西，北面，東上。牛以西羊、豕，豕西牛、羊、豕。餼，生也。牛、羊，右手牽之。豕束之，寢右，亦居其左。

疏「餼二」至

「羊豕」○注「餼生」至「其左」○釋曰：先言饗，後言餼者，陳者先以孰爲主，是以先陳饗，饗下即陳孰物繼之，故六豆以下相次。此餼是生物，其下次陳芻薪、米禾之等相繼也。云「牛、羊右手牽之」者，《曲禮》云「效馬效羊者，右牽之」，以不噬齧人，用右手便也。言「右手牽之」，則人居其左也。云「豕束之，寢右，亦居其左」者，豕束縛其足，亦北首，寢卧其右，亦人居其左。案《特牲》云「牲在其西，北首，東足」，鄭注云「東足者，尚右也」，與此不同者，彼祭禮法用右胖，故寢左，上右。《上虞·記》云「陳牲于廟門外，北首，西上，寢右」，鄭注「寢右者，當升左胖也」，變吉，故與此生人同也。米百筥，筥半斛，設于中庭，十以爲列，北上。黍、粱、稻皆二行，稷四行。庭實固當庭中，言當中庭者，南北之中也。東西爲列，列當醢醢南，亦相變也。此言中庭，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。

疏「米百」至「四行」○注「庭實」至「深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庭

實固當庭中，言當中庭者，南北之中也者，上享時直言庭實，入設，不言「中庭」，則在東西之中，其南北三分庭，在南。此更言「中庭」，欲明南北之中也。上文公「立於中庭」，宰，受幣於中庭，皆南北之中也。知北上東西爲行者，以經云「北上」。黍、粱、稻皆兩行，稷四行，若南北縱陳，止得言東西，不得言北上。何者？以黍、粱、稻及稷當行皆一種，^②無上下故也，明橫陳可知。黍兩行在北，次粱兩行，次稻兩行，次南稷四行。所以不用稻爲上者，稻、粱是加，黍、稷是正，故黍爲上端，稷爲下端，以見上下，而稻、粱居其間。亦相變者，亦上絳、屈、錯之義。云「此言中庭，則設碑近如堂深也」者，陳鼎上當其碑，南向陳之，醢醢夾碑，在鼎中央，亦南向陳之。今米爲筥在醢醢之南北之中，^③則碑近北可知。言「堂深」者，猶若設洗，南北以堂深相似。若然，碑東當洗矣。門外，米三十車。車秉有五簋，設于門東，爲三列，

①「食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穀」。

②「當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每」。

③曹校云：爲「字衍」，南「字當重」。

東陳。大夫之禮，米、禾皆視死牢。秉、斂，數名也。秉

有五斂，二十四斛也。斂讀若不數之數，今文「斂」或爲

「逾」。**疏**門外「至東陳」○注「大夫」至「爲逾」○釋曰：

云「大夫之禮，米、禾皆視死牢」者，上文飪一牢，腥二牢，是三牢死，故米三十車，并下禾三十車，亦是視死牢也。

云「秉、斂，數名也。秉有五斂，二十四斛也」者，下記云：

「十斗曰斛，十六斗曰斂，十斂曰秉」。若然，一秉十六斛，又有五斂爲八斛，摠二十四斛也。云「斂讀若不數之數」

者，鄭君時以斂爲數名，數名有數有不數，故云「不數之數」。此從音讀，其字仍竹下爲之，得爲十六斗爲斂，故下

記注云「今江、淮之間量名有爲斂者，是十六斗量器之名。禾三十車，車三秬，設于門西，西陳。秬，

數名也。三秬，千二百秉」。**疏**注「秬數」至「百秉」○釋

曰：下記云：「四秉曰筥，十筥曰稷，十稷曰秬，四百秉爲一秬。三十四十二，爲千二百秉也。薪芻倍禾。倍禾

者，以其用多也。薪從米，芻從禾，四者之車皆陳，北轉。

凡此所以厚重禮也。《聘義》曰：「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，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，言盡之於禮也。盡之於禮，則內君

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，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。」**疏**薪

芻倍禾」○注「倍禾」至「焉爾」○釋曰：云「薪從米，芻從

禾」者，以其薪可以炊爨，故從米陳之；芻可以食馬，故從禾陳之。鄭言此者，以經云「倍禾」，恐並從禾陳之故也。

云「四者之車皆陳，北轉」者，以其向內爲正故也。引《聘義》者，欲見主君享禮聘賓，外內皆善，故引爲證也。賓

皮弁，迎大夫于外門外，再拜。大夫不荅

拜。大夫，使者，卿也。**疏**「賓皮」至「荅拜」○注「大夫

使者卿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外門外」者，謂於主人大門外，入大門東行，即至廟門也。云「不荅拜」者，亦以爲君使，不敢

當故也。云「大夫，使者，卿也」者，即上「卿韋弁」者也。揖，入，及廟門。賓揖，入。賓與使者揖而入，使

者止，執幣。賓俟之于門內，謙也。古者天子適諸侯，必舍於大祖廟。諸侯行，舍于諸公廟。大夫行，舍于大夫

廟。**疏**揖入，至，揖入」○注「賓與」至「夫廟」○釋曰：云

「使者止，執幣」者，下經始云「大夫奉束帛，入，明此賓揖入時，「使者止，執幣」可知。云「賓俟之于門內，謙也」者，

聘時主君揖，入，立于庭，尊卑法，此賓與使者幣，故賓在門內，謙也。云「門內」即寧下，故下賓問卿，云「及廟門，

大夫揖入」，鄭注「入者，省內事也，既而俟于寧下」是也。

云「古者天子適諸侯，必舍于大祖廟」者，案《禮運》云「天子適諸侯，必舍其祖廟」。下記云「卿館於大夫，大夫館于士，士館于工商」，鄭注云「不館於敵者之廟，為大尊也」。以此差之，諸侯無正文，鄭注「舍于諸公廟」者，諸公大國之孤。云「大夫行，舍于大夫廟」者，謂卿舍于大夫也。若無孤之國，諸侯舍於卿廟也。大夫奉束帛，執其所以將命。人。三揖，皆行。皆猶並也。使者尊，不後主人。疏「人三揖皆行」○注「皆猶」至「主人」○釋曰：云「使者尊，不後主人」者，主人則賓，所在若主人也。然君與使者行，當後君也。至于階，讓。大夫先升一等。讓不言二，不成三也。凡升者，主人讓于客三，敵者則客三辭，主人乃許升，亦道賓之義也。使者尊，主人三讓，則許升矣。今使者三讓，則是主人四讓也。公雖尊，亦三讓乃許升，不可以不下，主人也。古文曰「三讓」。疏「至于」至「一等」○注「讓不」至「三讓」○釋曰：云「讓不言二，不成三也。凡升者，主人讓于客三，敵者則客三辭，主人乃許升，亦道賓之義也。今賓三讓，大夫即升，無三辭，則不成三也。云「使者尊，主人三讓，則許升矣」者，即此經主人「讓，大夫先升」是也。云「今使者三

讓，則是主人四讓也」者，經雖言「讓，大夫先升」，大夫之讓不明，故鄭君兩言之，但使尊終先升，若主人三讓，使人亦三讓，主人又一讓，則主人四讓，使者乃升，故鄭復言此也。案《周禮·司儀》云「諸公之臣，相為國客」，「大夫郊勞，三讓，登，聽命」，又云「致饗餼如勞之禮」，即得行三讓之禮。此中古文云「三讓」，與彼合。鄭不從者，《周禮》統心，^①舉其大率，而云「三讓」；此《儀禮》據屈曲行事，觀此經直云「讓，大夫先升」，是主人或三讓，大夫無三讓，故不從古文也。云「公雖尊，亦三讓乃許升，不可以不下，主人也」者，此據公為主人亦有三讓，故上行聘時云「至於階，三讓，公升二等，賓升」，亦是公先讓，先升，故成三讓。是以《聘義》云「三讓而後升」，公尊，必三讓者，不下賓客，^②主人之義故也。賓從，升堂，北面聽命。北面于階上也。大夫東面致命。賓降，階西再拜稽首，拜餼亦如之。大夫以束帛，同致饗餼也。賓殊拜

① 統心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則」，《通解》無，監本作「刪」。

② 「不」，曹校云殿本改作「必」。

之，敬也，重君之禮也。

疏注「大夫」至「禮也」○釋曰：大

夫以束帛，同致饗餼五牢及陳豆、壺、車、米之等。今賓拜饗三牢及庭實，又別拜饗二牢及門外米禾，殊拜之者，敬主君以重禮故也。

大夫辭，升，成拜，尊賓。受幣

堂中西，北面。趨主君命也。堂中西，中央之西。①

大夫降，出。賓降，授老幣，出迎大夫。老，家

臣也。賓出迎，欲擯之。②大夫禮辭，許。人，揖

讓如初。賓升一等，大夫從，升堂。賓先升，敵

也。皆北面。③**疏**「大夫」至「升堂」○注「賓先」至「北面」

○釋曰：前大夫奉君命歸饗餼，故先升一等，今賓私僨使者，無君命，體敵，故賓先升，在館，如主人之儀故也。知

「皆北面」者，以其體敵，又下始云「賓奉幣，西面，大夫東面」，明此「北面」可知。庭實設，馬乘。乘，四馬也。

賓降堂，受老束錦。大夫止。止，不降，使之餘

尊。**疏**注「止不」至「餘尊」○釋曰：凡賓主體敵之法，主

人降，賓亦降。今賓降，使者不降者，使之餘尊，雖合降而

不降。賓奉幣西面，大夫東面。賓致幣。不言

致命，非君命也。大夫對，北面當楣，再拜稽首，

稽首，尊君客也。致對有辭也。

疏注「稽首」至「辭也」○

釋曰：賓主既行敵體之禮，當行頓首，今大夫稽首於賓，為拜君之拜，「尊君客」故也。「致」者，賓致幣，當有辭。

「對」者，大夫對，亦當有辭，所以無辭者，文不具故也。

受幣于楹間，南面，退，東面俟。賓北面授，尊君

之使。**疏**，受幣「至」面俟○注「賓北」至「之使」○釋曰：

此賓僨使者，是體敵之義。經云「受幣于楹間，南面」，知

賓不南面並授，而云「賓北面授」者，凡敵體授之義，③授

由其右，受由其左。今尊君之使，是以大夫南面，賓北面，

故知賓北面授幣。賓再拜稽首送幣。大夫降，

執左馬以出。出廟門，從者亦訝受之。**疏**注「出廟」

至「受之」○釋曰：言「亦」者，上賓受禮時，受幣，馬，云「賓

降，執左馬以出。上介受賓幣，從者訝受馬」，此亦從者訝

受馬，故云「亦」也。賓送于外門外，再拜。明

日，賓拜于朝，拜饗與餼，皆再拜稽首。拜謝

①「央」原作「夫」，據阮本改。

②「擯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僨」。

③「授」下，阮校云毛本有「受」字，曹校云有者是。

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。《周禮》曰：「凡賓客之治，令訝聽之。」此拜亦皮弁服。

疏「賓送」至「稽首」○注「拜謝」至

「弁服」○釋曰：知拜謝在「大門外」者，以其直言「賓拜於朝」，無入門之文，故知在「大門外」。若然，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。引《周禮》者，《秋官·掌訝》職云賓客，至于國，賓入館，次于舍門外，待事于客。及將幣，爲前驅。至于朝，詔其位。凡賓客之治，令訝訝治之。引之者，欲見賓客發館至朝來往，皆掌訝前驅爲之導。知「此拜亦皮弁」者，以其受時皮弁，故知此拜亦皮弁也。故《公食大夫》云：若不親食，使大夫各以其爵，朝服，以侑幣致之，賓朝服以受。明日，賓朝服以拜賜于朝。彼朝服受，還朝服拜，則知此皮弁受，亦皮弁拜可知。上介饗餼二牢。飪一牢在西，鼎七，羞鼎三。飪鼎七，無鮮魚，鮮腊也。賓、介皆異館。**疏**「上介」至「鼎三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兩馬束錦」，論主君使下大夫歸饗餼於上介之事。○注「飪鼎」至「異館」○釋曰：云「飪鼎七，無鮮魚，鮮腊也」者，對上賓九鼎有鮮魚、鮮腊也。云「賓、介皆異館者」，案下記云，卿館於大夫，大夫館於士，士館於工商。彼云「卿」，即此「賓」，一也。彼云「大夫」，即此「上介」也。

彼云「士」，即此「衆介」也。故知「賓、介各異館」。必異館者，所陳饗餼後無所容故也。①腥一牢在東，鼎七。

堂上之饌六。六者，賓西夾之數。西夾亦如之，

宮及甕如上賓。凡所不貶者，尊介也。言如上賓者，

明此賓客介也。**疏**「西夾」至「上賓」○注「凡所」至「介

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如上賓者，明此賓客介也」者，案下云「賓

之公幣私幣皆陳，上介公幣陳」，是上介有與賓同者。前

經不言「如上賓」，獨此經言「如上賓」，以其此饗餼大禮，

西夾「宮及甕如上賓」，以其客此上介，如上賓之禮也。

餼一牢。門外米、禾視死牢，牢十車。薪芻

倍禾。凡其實與陳，如上賓。凡，凡飪以下。

下大夫韋弁，用束帛致之。上介韋弁以受，

如賓禮。介不皮弁者，以其受大禮似賓，不敢純如賓

也。饋之兩馬束錦。**疏**「饋之兩馬束錦」○釋曰：

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饋禮，如卿使者受賓饋禮當庭

①「後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俱作「厚」。

同。①不言「如上大夫」者，省文也。士介四人，皆餼

大牢、米百筭，設於門外。牢米不入門，略之也。

米設當門，亦十爲列，北上。牢在其南，西上。

疏「士介」

至「門外」○注「牢米」至「西上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無償」，論

使宰夫歸餼於衆介之事。上文賓與上介米陳碑南，餼陳

門內，此不入門，陳於門外者，鄭云「略之也」。云「米設當

門，亦十爲列，北上」，彼亦當門，此直云「設於門外」，不云

東西，明當門，北上，與賓同。云「牢在其南，西上」者，以

此餼本設於庭，在門內，由士介賤，不得入門，且賓與上介

門東有米三十車，薪六十車，門西禾三十車，芻六十車，皆

統門爲上，此餼本非門外東西之物，制不在門外東西，②

宜當門陳之。云「牢在其南，西上」，知如此設之者，以其

賓、上介餼在米南，門西，東上，明知此牢亦在米南，而「西

上」爲異耳。宰夫朝服，牽牛以致之。執紼牽之，

東面致命。朝服，無束帛，亦略之。士介西面拜迎。③

疏「宰夫」至「致之」○注「執紼」至「拜迎」○釋曰：案下記

云「士館于工商」，則此致者在工商之館。宰夫從外來，即

爲賓客，宜在門西，東面，此就大牢之中取以致餼。云「朝

服、無束帛，亦略之」者，決上賓與上介皮弁、有束帛，故以

爲略之也。云「士介西面拜迎」者，以其士介爲主人，故西

面，每上賓與上介米、④禾皆視死牢，具有芻薪米禾，此士

直有生餼，無死牢，則無芻薪米禾矣。士介朝服，北

面，再拜稽首，受。受，於牢東拜，自牢後適宰夫右

受，由前東面授從者。

疏「士介」至「首受」○注「受於」至

「從者」○釋曰：知「自牢後適宰夫右受」者，以其牢東北面

拜，明在宰夫東南，從牢後來適宰夫，至宰夫之後受，⑤取

牛便故也。必知在「宰夫右受」者，見前君使士受私覲之

馬，適其右受，知此亦在右受也。若然，君使士受私覲

由前，此由牢後，與受馬不同者，牛畜擾馴，與馬有異，故

得從其後適宰夫右，取便也。云「由前東面授從者」，於宰

夫之後受牛，遂由宰夫之前東授從者，亦是取便也。無

① 曹校云「如」當爲「與」，「庭」字衍。

② 「制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知」。

③ 「士」，阮校引許宗彥云當作「上」。曹校云：「士」嚴作

「上」，誤，此從他本。

④ 曹校云「每」字似誤，或當爲「拜」，屬上讀。

⑤ 「後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右」。

擯。^①既受，拜送之矣。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，從

賓拜於朝。**疏**「無擯」○注「既受」至「於朝」○釋曰：言

「無擯」者，決上賓與上介皆有擯，^②士介賤，故略之。知

「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，從賓拜於朝」者，案下「夫人

使下大夫韋弁歸禮，賓受如受饗之禮」，賓之乘馬、束錦。

又歸禮於上介，上介「受之如賓禮，賓之兩馬、束錦。明

日，賓拜禮於朝」，鄭注云「於是乃言賓拜，明介從拜」。夫

人歸禮介尚從拜，則君饗餼介皆從拜可知。**賓朝服問**

卿。不皮弁，別於主君。卿，每國三人。**疏**，賓朝服問

卿○注「不皮弁」至「三人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無擯」，論賓齋

聘君之幣，問主國卿之事。云「不皮弁，別於主君」者，對

上文行聘享私覲皆皮弁，此朝服降一等，故鄭注云「別於

主君」。云「卿，每國三人」者，每國三卿是其常。鄭言此

者，欲見三卿皆以幣問之，其主國下大夫曾使向己國

者，^③乃得幣問之，與卿異。**卿受于祖廟。**重賓禮

也。祖，王父也。**疏**，卿受于祖廟○注「重賓」至「父也」

○釋曰：卿受鄰國君所問之禮不辭讓者，以其初君送客之

時，「賓請有事於大夫，君禮辭許」，是以卿不敢更辭，故下

記云「大夫不敢辭」。云「祖，王父也」者，大夫三廟，有別

子者立大祖廟，非別子者并立曾祖廟，王父即祖廟也。今

不受於大祖廟及曾祖廟，而受於祖廟者，以其天子受於文

王廟，諸侯受於祖廟，^①大夫下君，故受於王父廟。下大

夫擯。無士擯者，既接於君所，急見之。**疏**「下大夫擯」

○注「無士」至「見之」○釋曰：行聘享於主國君時，主君擯

者三人以上，并有士擯，賓又設介。今直云「大夫擯」，無

士擯者，以其設擯介多者不敢質，示行事有漸。但賓行聘

享於主君之時，卿以與賓相接，故急見之，不須上擯。擯

者出請事。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，再拜。

賓不荅拜。揖，大夫先入，每門每曲揖。及

廟門，大夫揖，入。人者，省內事也。既而俟于宁

也。**疏**「擯者」至「揖人」○注「人者」至「宁也」○釋曰：大

夫二門，人大門東行，即至廟門，未及廟門而有「每門」者，

①「擯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儻」。下同。

②「儻」，阮校云：陳本作「擯」。

③「向」，阮校云：閩本作「至」。

④「於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、楊氏有「太」字，是也。

大夫三廟，每廟兩旁皆南北豎牆，牆皆開門，^①假令王父廟在東，則有每門每曲之事。云「入者，省內事也」者，《曲禮》云「請人爲席」是也。云「既而俟于宇」者，宇，門屋宇也。知「俟于宇」者，下云賓入「三揖，皆行」，鄭注云「皆猶並也」，賓與卿並行，以卿俟于宇，故得並行。與卿三揖不俟于庭者，下君也。案《曲禮》云「客至於寢門，則主人請入爲席，然後出迎客，主人肅客而入」。此卿既入，不重出迎客者，彼《曲禮》平常賓客，故重出迎客，此聘問之賓與平常賓客異，上君揖賓不重出，此卿亦不重出，與彼同，但在庭與在宇不同矣。擯者請命。亦從入而出請。不几筵，辟君也。**疏**注，亦從「至」君也。○釋曰：「亦」者，亦君受聘時擯者從君而入，几筵既設，擯者出請。此擯者亦從卿而入省內，然後出請。庭實設，四皮。麋鹿皮也。賓奉束帛，入。三揖，皆行，至于階，讓。皆猶並也。古文曰「三讓」。**疏**注，古文曰「三讓」○釋曰：不從古文者，亦是不成三，故賓先升一等，大夫從升堂，故不從三讓也。賓升一等，大夫從升堂，北面聽命。賓先升，使者尊。賓東面致命。致其君命。

大夫降，階西再拜稽首。賓辭，升，成拜，受幣堂中西，北面。於堂中央之西受幣，趨聘君之命。賓降，出。大夫降，授老幣。無擯。^②不擯賓，辟君也。

疏注，不擯賓辟君也。○釋曰：上文賓行聘享訖而君禮賓，有束帛、乘馬，敵者曰擯，今卿、不擯賓者，辟國君也。擯者出請事。賓面，如覲幣。面亦見也，其謂之面，威儀質也。**疏**「擯者」至「覲幣」○注「面亦」至「質也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授老幣」，論賓行私面於卿之事。賓私面於卿，其幣多少與私覲於君同，故云，如覲幣。賓私覲之時，用束錦、乘馬，則此私面於卿，亦用束錦、乘馬可知也。云「面亦見也，其謂之面，威儀質也」者，覲、面並文，其面爲質，若散文面亦爲覲，故鄭《司儀》注云「私面，私覲也」，又《左傳》云「楚公子棄疾以乘馬八匹私面鄭伯」是也。賓奉幣，庭實從，庭實，四馬。

疏「賓奉幣庭實從」○注，庭實四馬○釋曰：以其言「如

①「皆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有」字。

②「擯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儻」。

覲幣」，故知「庭實四馬」也。人門右，大夫辭。大夫

於賓入，自階下辭，迎之。**疏**注：大夫一至，迎之。〇釋曰：

知「階下辭」者，以其授老幣時降故也。知「迎」者，下文

「揖讓如初」，明元缺一字。迎之可知。賓遂左。見，私事

也，雖敵，賓猶謙，入門右，爲若降等然。《曲禮》曰：客若

降等，則就主人之階，主人興，辭於客，然後客復就西

階。**疏**注：見私一至，西階。〇釋曰：云「爲若降等」者，主

人是大夫，客是上，降等法上就東階，今此賓與卿覲者，^①

就門右，若上於大夫降等。引《曲禮》者，主人辭賓，賓遂

左，就門右西階復正也。^②庭實設。揖讓如初。

大夫至庭中，旋並行。**疏**庭實至，如初。〇注：大夫一至

「並行」〇釋曰：云「大夫至庭中，旋並行」者，賓初入門右，

大夫階下辭賓，賓遂門左，^③大夫至庭中迎賓，大夫迴旋，

與賓揖而並行，北出。言「如初」者，大夫不出門，唯有庭

中一揖，至碑元缺一字。又揖，再揖而已。大夫升一

等，賓從之。大夫先升，道賓。大夫西面，賓稱

面。稱，舉也，舉相見之辭以相接。大夫對，北面當

楣再拜，受幣于楹間，南面，退，西面立。受

幣楹間，敵也。賓亦振幣進，北面授。**疏**注：「受幣」至，面

授。〇釋曰：知賓「北面授」者，以云大夫、南面、退，西面

立，言退，明賓不得南面。又見下文，賓當楣再拜，明北

面授，因拜可知。云「受幣楹間，敵也」者，凡授受之義，在

於兩楹之間者，皆是體敵。故《昏禮》云：授于楹間，南

面。注云：授於楹間，明爲合好，其節同也。南面，並授

也，謂賓主俱至楹間，南面並而授。是以《曲禮》云：鄉與

客並，然後受。注云：於堂上則俱南面，禮敵者並授。此

是敵者之常禮也。雖是敵者，於兩楹之間，或有訝受者，

皆是相尊敬之法。則此云大夫南面，賓北面授，雖是敵

禮，是尊大夫，故訝受。又前致饗餼，饋使者於楹間，賓北

面授幣，鄭云「賓北面授，尊君之使」。自餘不在楹間，別

相尊敬，是以前云，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，鄭注云

「東楹之間，亦以君行」，臣行。又云，公禮賓，賓受幣，

①「覲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敵」。

②「遂左就門右」，阮校云：陳本「遂」作「迎」。閩本作

「就門左由」。

③「門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當東楹，北面」，注云「亦訝受」。又賓觀公云「振幣，進授，當東楹，北面」。如此之類，不在兩楹之間者，皆非敵法，就文解之。^①賓當楣再拜送幣，降，出。大夫降，授老幣。擯者出請事。上介特面，幣如覲。介奉幣。特面者，異於主君，上介不從而入也。君尊，衆介始覲，不自別也。上賓則衆介皆從之。

疏「擯者」至「奉幣」○注「特面」至「從之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再拜，送幣」，論上介私面於鄰國卿之事。云「特面者，異於主君」者，介初覲主君之時，不敢自尊別，與衆介同執幣而入，今私面於鄰國卿，不與衆介同，而特行禮焉，故云「特面者，異於主君也」。云「上介不從而入」者，對覲君時衆介從而入，故鄭云「君尊，於衆介始覲，^②不自別也」。云「上賓則衆介皆從之」者，上介言「特面」，則賓問卿與私面，介皆從可知。

皮二人贊。亦儼皮也。

疏「皮二人贊」○注「亦儼皮也」○釋曰：案經云「幣如覲」，則上介私面，亦與私覲於君幣同，故云「亦儼皮也」。

人門右，奠幣，再拜。降等也。

疏「人門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降等也」

○釋曰：言「降等」者，主人是卿，上介是大夫，故，人門

右」，不敢自同賓客。大夫辭。於辭上介則出。擯者

反幣。出還于上介也。

疏

「擯者反幣」○注「出還于上介也」○釋曰：不言反皮，出還於上介，皮出可知，但文不具。

庭實設，介奉幣入。大夫揖讓如初。大夫亦先升一等。今文曰「人設」。

疏「大夫」至「人設」

○釋曰：云「亦」者，亦上賓行私面，大夫升一等，賓乃升，此上介私面亦然，故云「亦」也。介升。大夫再拜，

受。亦於楹間，南面而受。

疏

「注」亦於「至」而受」○釋曰：「亦」者，賓行私面，大夫受幣於楹間，南面，故云「亦」

得在楹間。爲敵法，上介是下大夫，與卿小異大同，明得行敵法，在楹間可知。介降拜，大夫降辭。介升，再拜送幣。介既送幣，降出也。大夫亦授老幣。擯者出請。衆介面，如覲幣，人門右，奠幣，皆再拜。大夫辭。介逆出。擯者執上幣出，

①「就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故」字。

②「於」，阮校云各本注俱無「於」字，曹校云，於「字衍」。

禮請受。賓辭。賓亦爲七介辭。**疏**「擯者」至「賓

辭」○注「賓亦」爲「士介辭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拜辱」，論士介私面於鄰國卿之事。云「賓亦爲士介辭」者，「亦」者，亦士介私覲於主國君時，故云「亦」也。大夫荅再拜。

擯者執上幣，立于門中以相拜。士介皆辟。

老受擯者幣于中庭。士三人坐取群幣以從之。擯者出請事。賓出，大夫送于外門外，

再拜。賓不顧。不顧，言去。擯者退。大夫拜

辱。拜送也。下大夫嘗使至者，幣及之。嘗使

至己國，則以幣問之也。君子不忘舊。**疏**「下大」至「及

之」○注「嘗使」至「忘舊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于卿之禮」，論

主國下大夫嘗使至己國者，聘君使上介以幣問之事。諸

侯之國皆有三卿、五大夫，其三卿不問至己國不至己國，

皆以幣及之，上已論訖。其五大夫者，或作介，或特行，至

彼國者，乃以幣及之，略於三卿故也。言「君子不忘舊」

者，此大夫嘗與彼國君相接，即是故舊也，今以幣及之，故

云「君子不忘舊」也。上介朝服，三介，問下大

夫。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。上介三介，下大夫使

之禮也。**疏**「上介」至「禮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上介三介，下

大夫使之禮也」者，下經云「小聘曰問，其禮如爲介，三介」，是下大夫小聘之禮，據此篇，大聘使卿，五介，小聘使

大夫，三介。若大國之卿，七介，小聘使大夫，五介。小國

之卿三介，小聘使大夫，一介也。《曲禮》云：「擬人必於其倫。」故問下大夫還使上介，是各於其爵，^①易以相尊敬者

也。其面，如賓面于卿之禮。大夫若不見，有故也。**疏**「大夫若不見」○注「有故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

「不拜」，論主國卿大夫有故不得親受聘君之幣之事。言

「有故」者，或有病疾，^②或有哀慘，不得受其問禮。君使

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，如主人受幣禮，不

拜。各以其爵，主人卿也，則使卿；大夫也，則使大夫。

不拜，代受之耳，不當主人禮也。**疏**「君使」至「不拜」○

注「各以至禮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各以其爵，主人卿也，則

使卿，大夫也，則使大夫」者，若然，經云「君使大夫」，大

①「於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以」。

②「病疾」，曹校云此二字當倒。

夫中有卿，大夫摠名也。云「各以其爵」，亦是易以相尊敬故也。云「不拜，代受之耳，不當主人禮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宗伯》云「大賓客則攝而載裸」，鄭注云宗伯「代王爲裸，拜送則王」，亦此類。拜是致敬之事，不可代人之拜，故直授之而已，①不當主人之禮拜之。夕，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。夕，問卿之夕也。使下大夫，下君也。君使之，云夫人者，以致辭當稱寡小君。

疏

夕夫

至「歸禮」○注「夕問」至「小君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賓拜禮於朝」，論主君夫人歸禮於賓與上介之事。云「夕，問卿之夕也」者，案下記云「聘日，致饗。明日，問大夫。夕，夫人歸禮」，是其問卿之夕也。云「使下大夫，下君也」者，歸饗餼使卿，此夫人使下大夫，故云「下君也」。云「君使之，云夫人者，以致辭當稱寡小君」者，案隱二年傳「九月，紀裂繡來逆女。何以不稱使？婚禮不稱主人」，又云「紀有母乎？曰有。有則何以不稱母？母不通也」，何休注云「禮，婦人無外事」。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，是君使之可知。而稱「夫人使者，以其致辭於賓客時當稱寡小君，故稱夫人使下大夫」，其實君使之也。堂上籩、豆六，設于戶東，西上，二以並，東陳。籩豆六者，下君

禮也。臣設于戶東，又辟饌位也。其設脯，其南醢，屈六籩、六豆。

疏

堂上「至」東陳「○注」籩豆「至」六豆「○釋

曰：言籩、豆六，東陳一者，其饌自戶東爲首，二以並，東

陳。先於北設脯，即於脯南設醢，又於醢東設脯，②以次

屈而陳之，皆如上也。云「籩、豆六者，下君禮也」者，君歸

饗餼八豆，此六豆，故云「下君」也。設於戶東，又辟君饌

位故也。云「其設脯，其南醢，屈六籩、六豆」者，此約君禮

設豆法，云「韭菹，其南醢醢，屈」，故知此醢在南，屈陳之。

又知籩、豆各六者，下文「上介四豆、四籩」，降殺以兩，明

夫人多二，六豆、六籩可知。壺設于東序，北上，二

以並，南陳。醲、黍、清，皆兩壺。醲，白酒也。

凡酒稻爲上，黍次之，梁次之，皆有清、白。以黍間清、白

者，互相備，明三酒六壺也。先言醲，白酒尊，先設之。

疏「壺設」至「兩壺」○注「醲白」至「設之」○釋曰：其設壺

於東序，自北向南而陳，稻、黍、梁皆二壺並之而陳也，故

言「醲、黍、清，皆兩壺」也。云「以黍間清、白者，互相備」

①「授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受」。

②「又於醢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闕俱無。

者，醲，白也，上言白，明黍、粱皆有白，下言清，明稻、黍亦有清故也。於清，白中言黍，明醲即是稻，清即是粱也，故言「互相備」也。三酒既有清、白二色，故言「六壺」。必先言「醲」者，以白酒尊重，故先設之也。大夫以束帛致之。致夫人命也。此禮無牢，下朝君也。**疏**，大夫「至

「致之」○注「致夫」至「君也」○釋曰：案《周禮·掌客》云「上公之禮，夫人致禮，八簋，膳大牢，致饗大牢」。侯伯以下亦皆有牢，是朝君來時有牢，此卿來聘無牢，故云「下朝君也」。賓如受饗之禮，儐之乘馬、束錦。上介四豆、四簋、四壺，受之如賓禮，四壺，無稻酒也。不致牢，下於君也。**疏**注「四壺無稻酒」○釋曰：知

者，案上致於賓六壺，稻、黍、粱皆有清、白，今上介四壺，明從上去之，無稻米之酒，清、白俱去之，元缺字。故四壺也。儐之兩馬、束錦。明日，賓拜禮於朝。於是乃言賓拜，明介從拜也。今文「禮」爲「醴」。**疏**注「於

是」至「爲醴」○釋曰：鄭解若於上文賓下言之，則介從拜之事不明，故於上介之下乃云「明日，賓拜禮於朝」，則介從元缺起此。賓拜可知。大夫餼賓大牢，米八筐。

其陳於門外。黍、粱各二筐，稷四筐，二以並，南陳，無稻。牲陳於後，東上。不饌於堂庭，辟君也。**疏**注「其陳」至

「君也」○釋曰：自此至「牽羊以致之」，論主國大夫餼賓及上介之事。云「陳於門外」，知者，經無牢，米入門之文，故明是門外可知，與君餼士介同。云「黍、粱各二筐，稷四筐，二以並，南陳，無稻」者，案上使卿歸饗餼之時，米百筥，設於中庭，十以爲列，北上，稻、黍、粱各一行，稷四行。此云「八筐」，黍、粱、稷亦宜法其行數，故知黍、粱各二筐，稷四筐。知「二以並，南陳」者，以其君筥米北上，故知此亦北上，南陳。知「二以並」者，以其陳筥米黍、粱、稻不雜陳，則知此筐米亦不雜陳，「二以並」可知。云「無稻」者，見記云「凡餼大夫黍、粱、稷，筐五斛」是也。云「牲陳於後，東上」者，此與君餼士介略同。餼士介時，不言門東西，鄭注云「當門」，則知此門外亦當門。君餼賓米在庭，牲在門西，雖不正當米南，亦得牲在其南，故知此牲陳亦在米南可知。知「東上」者，君餼賓時，陳於門西，東上也。云「不饌於堂庭，辟君也」者，案上君致饗餼，簋、豆在堂，牲、牢、米等在庭，此在門外，故云「辟君也」。若然，案《掌客》鄰國之君來朝，卿皆見以羔，膳大牢，侯伯子男膳特牛，彼又無筐米。此侯伯之臣得用大牢，有筐米者，彼爲

君禮，此是臣禮，各白爲差降，不得以彼難此。賓迎再拜。老牽牛以致之。賓再拜稽首，受。老退。賓再拜送。老，室老，大夫之貴臣。

疏注「老

室」至「貴臣」○釋曰：案《喪服》「公士大夫之衆臣，爲其君布帶繩屨。傳曰：室老，士，貴臣，其餘皆衆臣也」，鄭注云「室老，家相也。士，邑宰也」，即此「室老」。「貴臣」者，家相，邑宰之屬，故爲「貴臣」也。上介亦如之。衆介皆少牢，米六筐，皆士牽羊以致之。米六筐者，

又無梁也。士亦大夫之貴臣。

疏注「米六」至「貴臣」○

釋曰：言「又無梁也」者，上文八筐無稻，從上去之，明知此亦從上去之，無梁，其稻梁是加，故去之。云「士亦大夫之貴臣」者，即是大夫邑宰也，以其大夫使之，故知大夫之貴臣也。公於賓，壹食，再饗。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。《公食大夫禮》曰「設洗如饗」，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。古文「壹」皆爲「一」。今文「饗」皆爲「鄉」。**疏**注「饗謂至」爲鄉○釋曰：此篇雖據侯伯之卿聘使，五等諸侯其臣聘使牢禮皆同，無大國次國之別。是以《掌客》五等諸侯相朝，其下皆云「群介，行人，宰，史，皆有飧饗餼，以

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」。又云「凡諸侯之卿大夫，士爲國客，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」，鄭注云「尊其君，以及其臣也。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」，^①爵卿也，則飧二牢，饗餼五牢。大夫也，則飧大牢，饗餼三牢。士也，則飧少牢，饗餼大牢也。此降小禮豐大禮也。以命數則參差難等，略於臣，用爵而已」。以此言之，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，主君一食再饗，小聘使大夫，則主君一食一饗。若然，案《掌客》子男一食一饗，子男之卿再饗，多於君者，以其君臣各自相望，不得以君決臣也。云「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」者，以其饗禮與食禮同，食禮既亨大牢，缺止此。牢，明饗禮，亨大牢可知。但以食禮無酒，饗禮有酒，故以「飲賓」言之。引《公食》，饗與食互相先後者，此經先言食，後言饗，則食在饗前。《公食》言設洗如饗禮，則饗在食前。饗先後出於主君之意，故先後不定也。燕與羞，俶獻無常數。羞謂禽羞，鴈鷺之屬，成孰煎和也。俶，始也，始獻四時新物，《聘義》所謂「時賜」。無常數，由恩意也。古文「俶」作「淑」。

疏，燕與「至」常數○注，羞謂「至」作淑

①「數陳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陳數」。

○釋曰：案《周禮·掌客》上公三燕，侯伯再燕，子男一燕，皆有常數，此臣無常數者，亦是君臣各爲一，不得相決。知「羞謂禽羞，鴈鶩之屬」者，案下記云「禽羞，俶獻」，故知是禽。知「成孰煎和」者，以其言「羞」，鼎臠之類，故知「成孰煎和」者也。知禽是「鴈鶩之屬」者，案下記云「宰夫歸乘禽，日如饗餼之數」，鄭注「乘禽，乘行之禽也」，亦云「鴈鶩之屬」。以無正文，故以意解之。賓、介皆明日拜于朝。上介壹食，壹饗。饗食賓，介爲介，從饗獻矣，復特饗之，客之也。

疏注「饗食」至「之也」○釋曰：不

言從食者，公食介雖從人，不從食，賓食畢，介逆出，是不得從食矣。知「從饗」者，下記云「大夫來使，無罪，饗之，過則餼之。其介爲介」，注云「饗賓有介者，賓尊，行敵禮也」，故知介從饗。案襄二十七年「宋公兼享晉、楚之大夫，趙孟爲客，子木與之言，弗能對。使叔向侍，言焉，子木亦不能對也」。叔向爲趙孟介而得從饗，是其義也。云「復特饗之」，即此經是也。若不親食，使大夫各以其爵，朝服致之以侑幣，如致饗。無償。君不親食，謂有疾及他故也。必致之，不廢其禮也。致之必使同班敵者，易以相親敬也。致禮於卿，使卿致禮於大

夫，使大夫，非必命數也。無償，以己本宜往。古文「侑」皆作「宥」。疏「若不」至「無償」○注「君不」至「作宥」○釋曰：案上文云君使卿歸饗餼於賓館，賓償之，今君有故不親食，使卿生致其牢禮，亦於賓館，但無償爲異。云「謂有疾及他故也」者，「他故」之中，兼及有哀慘。云「非必命數也」者，依《典命》：公侯伯之卿三命，大夫再命，子男之卿再命，大夫一命，經云「各以其爵」，故知不依命數。云「無償，以己本宜往」者，饗餼之等不宜召賓，故君使人致禮，賓則償使者，此饗食之禮，主君無故，合速賓之來就主君，①入廟，賓無償禮。今主君有故，生致於賓，亦無償，故云「本宜往」。此篇據侯伯之卿來聘，是使卿致禮，鄭兼云使大夫於大夫者，②小聘使大夫來，使大夫致禮也。若然，經直言「使大夫」者，大夫中兼有上大夫兼卿也。③致饗以酬幣，亦如之。酬幣，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，所用未聞也。禮幣束帛、乘馬，亦不是過也。《禮器》

① 之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 曹校云，使「於」二字當互易。

③ 「兼卿也」，曹校云「兼」字衍。

曰：琥璜爵，蓋天子酬諸侯。**疏**致饗至，如之。○注

「酬幣」至，諸侯。○釋曰：云「禮幣束帛、乘馬，亦不是過也」者，鄭以饗之酬幣無文，故約上主君禮賓之時用束帛、乘馬，此饗賓酬幣，亦不過是，故云「亦不是過」。引《禮器》者，案彼經云「有以少爲貴者，圭璋特，琥璜爵」，鄭注云「圭璋特，朝聘以爲瑞，無幣帛也。琥璜爵者，天子酬諸侯，諸侯相酬，以此玉將幣也」。彼經不云天子、諸侯相酬之幣，故此注云「蓋」，言酬諸侯者，公侯伯用琥，於子男用璜。引之者，證與此酬卿大夫不同之義。大夫於賓壹饗，壹食。上介若食，若饗。若不親饗，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，致食以侑幣。作，使也。大夫有故，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。列國之賓來，榮辱之事，君臣同之。**疏**「大夫」至，侑幣。○注「作使」至

「同之」○釋曰：此一經論主國卿大夫饗食聘賓及上介之事。此直言饗食，不言燕，亦有燕。是以《鄭詩·羔裘》云「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」，鄭注云「與異國賓客燕時，雖無此物，猶言之，以致其厚意。其若有之，固將行之。士大夫以君命出使，主君之臣必以燕禮樂之，助君之歡」是也。又昭二年《左傳》云韓宣子來聘，「宴于季氏」，傳無譏

文，明鄰國大夫有相燕之法。又此大夫相禮，饗食有常數，雖有燕之，^①亦無常數，亦無酬幣矣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二元缺第九集，今補。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「之」，曹校云此字似衍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三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。玉，圭也。君子於玉比德

焉。以之聘，重禮也。還之者，德不可取於人，相切厲之義也。皮弁者，始以此服受之，不敢不終也。

疏，君使

至，于館。○注，玉圭至終也。○釋曰：自此盡賓送，不拜，論主君使卿詣館還玉及報享之事。云「玉，圭也」者，

舉聘君之圭。①云，君子於玉比德焉。以之聘，重禮也，

并「相切厲之義」，並《聘義》文。案《聘義》云，天子制諸

侯，比年小聘，三年大聘，相厲以禮，又云「已聘而還圭

璋，此輕財而重禮之義」，又云，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，

是其義也。云，還之者，德不可取於人，相切厲之義也，

者，既以玉比德，德在於身，不取於人，彼既將玉來，似將

德與己，已不可取彼之德，故還之，不取德也。既不得取

而將玉往來者，相切磋、相磨厲以德而尊天子，故用之也。

云，皮弁者，始以此服受之，不敢不終也者，始謂受聘享在廟時，今還以皮弁還玉，是終之也。賓皮弁，襲，迎

于外門外，不拜，帥大夫以入。迎之不拜，示將

去，不純為主也。帥，道也。今文曰，迎于門外。古文

「帥」爲「率」。疏「賓皮」至「以入」○注「迎之」至「爲率」

○釋曰：云「帥大夫以入」者，大夫即卿，卿亦大夫也。云

「不純爲主也」者，②客在館如主人，卿往如賓，今不拜迎，

是不純爲主也。決上君使卿歸饗餼時，賓拜迎，是純爲主

人故也。大夫升自西階，鉤楹。鉤楹，由楹內。將

南面致命，致命不東面，以賓在下也。必言鉤楹者，賓在

下，嫌楹外也。疏，大夫一至鉤楹。○注，鉤楹至外也。

○釋曰：云，不東面，以賓在下也者，決歸饗餼時，大夫東

面致命，行聘時賓亦東面致命也。云「必言鉤楹者，賓在

下，嫌楹外也」，若然，不在楹外近之者，以初行聘時在堂

上楹內，故今還在楹內也。賓自碑內聽命，升自西

① 舉，曹校云似當爲「據」。

② 云，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將去」二字。

階，自左南面受圭，退，負右房而立。聽命於

下，敬也。自左南面，右大夫且並受也。必並受者，若鄉君前耳。退，爲大夫降逡遁。今文或曰「由自西階」，無

「南面」。

疏「賓自」至「而立」○注「聽命」至「南面」○釋

曰：云「聽命於下，敬也」者，此決賓受禮時，公用束帛，賓

西階上聽命，歸饗饌時，賓降階上聽命，此特於下聽命，故

云「敬也」。云「自左南面，右大夫且並受也」者，以《鄉飲

酒》獻酢之時，授者在右，受者在左，故右大夫也。「且並

受」者，欲取如向君前然也。云「若向君前耳」者，謂於本

國君前受圭璋時，北面並受，今還南面並受，而位受不

同，^①並受一邊不異，故云「若向君前耳」。云「退，爲大夫

降逡遁」者，以大夫降，爲之逡遁而退，因即負右房南面而

立。大夫，主直有東房西室，天子，諸侯左右房，今不在大

夫廟，於正客館，故有右房也。大夫降中庭。賓

降，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。大夫降出，

言中庭者，爲賓降節也。授於阼階東者，欲親見賈人藏之

也。賓還阼階下，西面立。

疏「大夫」至「階東」○注「大

夫」至「面立」○釋曰：云「大夫降出，言中庭者，爲賓降節

也」者，以其大夫授賓圭訖，降自西階，將出門，至中庭不

止，今云「大夫降出中庭」者，^②大夫中庭，^③賓乃降，故鄭

云「爲賓降節也」。云「授於阼階東者，欲親見賈人藏之

也」者，賈人是上啓櫝者，是掌玉之人，此時無事，在堂東

待此玉，故賓向阼階東得見之。云「賓還阼階下，西面立

者，以其賓在館如主人，在階下西面立，是其常處。立者，

以待授璋也。上介出請，賓迎。大夫還璋，如

初人。出請，請事於外，以人告也。賓雖將去，出入猶

東，唯升堂由西階。凡介之位未有改也。

疏注「唯升堂」

至，改也」○釋曰：案上文云「賓自碑內聽命，升自西階」，

是其升堂由西階也。云「凡介之位未有改也」者，以其賓

唯升自西階，明介猶在東方，故上文授上介于阼階東也，

故言「未有改」。賓謁，迎。大夫賄用束紡，賄，予

人財之言也。紡，紡絲爲之，今之縛也。所以遺聘君，可

以爲衣服，相厚之至。

疏「賓謁」至「束紡」○注「賄予」至

「至也」○釋曰：此則未知何用之財，若是報享之物，不應

①「受」，阮校云毛本、《通解》無，曹校云「受」字衍。

②「出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③「夫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至」字。

在禮玉之上。今言此「束紡」者，以其上圭璋是彼國之物，下云「禮玉、束帛」，報聘君之享物。彼君厚禮於此，此亦當厚禮於彼，故特加此「束紡」，是以鄭云「相厚之至」也。云「賄，予人財之言也」者，案下記云「賄，在聘于賄」，又云「無行，則重賄，反幣」，鄭注《周禮》云「布帛曰賄」，^①是賄爲財物，是與人財物謂之賄也。云「紡，紡絲爲之」者，因名此物爲紡。云「今之縛也」者，鄭注《周禮·內司服》亦云「素紗者，今之白縛也」，則此「束紡」者，素紗也，故據漢法況之。禮玉束帛乘皮，禮，禮聘君也，所以報享也。亦言玉，璧可知也。今文「禮」皆作「醴」。

疏

禮玉束帛

乘皮○注「禮禮」至「作醴」○釋曰：云「禮，禮聘君也」者，此謂報享之物，以其彼持享物來禮此主君，此主君亦以物禮彼君，故云「禮，禮聘君也」。云「所以報享也」者，彼以物享此君，此君亦以物享彼君。《曲禮》云：「往而不來非禮也，來而不往亦非禮也。」今以來而往，是相享之法，故云「報享也」。云「亦言玉，璧可知也」者，上文聘賓行享之時，束帛加璧，束錦加琮，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，故云「亦言玉，璧可知」。此玉則琮也，^②以其經言「玉」，^③故以玉言之。^④若然，經言「束帛」，兼有束錦矣。案下記云

「賄，在聘于賄」，又云「無行，則重賄，反幣」，則此禮也。皆如還玉禮。大夫出，賓送，不拜。公館賓。爲賓將去，親存送之，厚殷勤，且謝聘君之意也。公朝服。

疏

公館賓○注「爲賓」至「朝服」○釋曰：自此盡

「賓退」，論明日賓將發，主君就館拜謝聘君使臣來禮己國之事。云「公朝服」者，以其行聘享在廟之時，相尊敬重，故著皮弁，此拜謝之禮輕，故知著朝服。賓辟。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。此亦不見，言辟者，君在廟門，敬也。凡君有事於諸侯臣之家，^⑤車造廟門乃下。

疏

賓

辟○注「不敢」至「乃下」○釋曰：云「此亦不見，言辟者，君在廟門，敬也」者，此言「亦」者，亦勞賓時，故上文賓即館，卿大夫勞賓，賓不見。以其不見，故遣上介聽命，故知此賓亦不見。凡言「辟」者，將見而不見，則謂之辟。此本

① 曰「原作「白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② 琮」上，曹校云脫「璧」字。

③ 「經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上」字。

④ 「以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亦」字。

⑤ 「侯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按下疏亦無「侯」字。

不見而言「辟」者，以其君在廟門外，雖不見而言「辟」，故鄭云「敬也」。云「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，車造廟門乃下」者，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，此館則是諸臣之家。案《公食·記》云「賓之乘車在大門外」，又《曲禮》云「客車不入大門」。以此言之，君車人大門矣。大夫、士有兩門，入門東行，則是廟門矣。既至廟門，須與賓行禮，故鄭云「造廟門乃下」也。

上介聽命

聽命於廟門中，西面，如相拜

然也。賓者每贊君辭，則曰：「敢不承命，告于寡君之老。」

疏，上介聽命。○注，聽命「至」之老。○釋曰：云「聽命於廟門中，西面，如相拜然也」者，案前受上介幣之時，「賓固辭。公荅再拜。賓者出，立于門中以相拜」，注云「立門中，闔外，西面」。此中賓不見，^①使介聽命，明「如相拜然」，取其視外便也。必知在「門中，西面」者，以其君來如賓禮，東面，介西面，而公可知。云「賓者每贊君辭，則曰：「敢不承命，告于寡君之老」者，以其君尊，不自出辭，以是故君之賓者每事贊君出辭。則曰「敢不承命」者，謂上介荅君之辭。知告賓云「告于寡君之老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「賓者曰寡君之老」，注云「賓者之辭，主於見他國君」，今上介當賓者之處，故知告于賓，稱「告于寡君之老」。聘

享、夫人之聘享、問大夫、送賓，公皆再拜。拜此四事。公東面拜，賓者北面。

疏「聘享」至「再拜」○

注「拜此」至「北面」○釋曰：云「聘享」者，謂賓聘君以上，享君以璧。夫人聘享者，謂賓聘夫人以璋，享夫人以琮。「問大夫」者，問三卿及嘗聘彼國之下大夫。「送賓」以登路。云「拜此四事」者，君禮，夫人禮，大夫禮，送賓禮四，四事皆再拜。云「公東面」者，公如賓禮，門西，東面，賓者向公，向介，故知「北面」，為相而言也。公退，賓從請命于朝。賓從者，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。

言請命者，以己不見，不敢斥尊者之意。

疏「公退」至「于

朝」○注「賓從」至「之意」○釋曰：云「言請命者，以己不見，不敢斥尊者之意」者，案《司儀》云「君館客，客辟。介受命，遂送，客從拜辱于朝」，此經不言「拜辱」而言「請命」，凡言「請」者，得不由君，君聽則拜。此下經直云「公辭，賓退」，不見拜文，是君不受其謝，故云「請命者，以己不敢斥尊者之意」，故不言「辱」而言「請」。^②公辭，賓

①「中」，曹校云此字似衍。

②「辱」上，曹校云脫「拜」字。

退。辭其拜也。退，還館裝駕，爲日將發也。《周禮》曰：

「賓從拜辱于朝。明日，客拜禮賜，遂行之。」^①**疏**「公辭賓

退」○注，辭其「至」行之」○釋曰：云「退還館裝駕」者，以

明日將發，故裝束駕乘。引《周禮》者，證「明日客拜禮賜，

遂行」之事。鄭彼注云，禮賜者，謂乘禽，即此文賓，拜

乘禽是也。賓二拜乘禽於朝，訝聽之。發去乃

拜乘禽，明已受賜，大小無不識。**疏**「賓三至聽之」○

注「發去三至不識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送至于竟」，論賓、介

發行，主國贈送之事。云「明已受賜，大小無不識」者，以

其乘禽是禮以細小，^②尚記識而拜之，況饗餼食禮之大

者，^③記識可知，故云，大小無不識。遂行，舍于郊。

始發且宿近郊，自展軛。**疏**遂行舍于郊」○注，始發「至

展軛」○釋曰：《曲禮》云「已駕，僕展軛」，鄭注云「具視」

也。彼是君車，故使僕展之，此卿大夫，故鄭云「自展軛」，

恐不得所故也。公使卿贈，如覲幣。贈，送也，所以

好送之也。言「如覲幣」，見爲反報也。今文「公」爲「君」。

疏「公使至覲幣」○注「贈送三至爲君」○釋曰：「所以

好送之」者，來而不往非禮，以禮來往，皆是和好之事，故

云「好送之也」。云「言如覲幣，見爲反報也」者，以其贈之

多少，一如覲幣，故鄭云「見爲反報也」。受于舍門

外，如受勞禮，無償。不入，無償，明去而宜有已也。

如受勞禮，以贈，勞同節。**疏**注「不入」至「同節」○釋曰：

言「不入，無償」，對歸饗餼人設而有償，此則「不入，無

償」，明賓去禮宜有已。云「如受勞禮，以贈，勞同節」者，

賓來勞之，去有贈之，皆在近郊，禮又不別，故言「同節」

也。使下大夫贈上介，亦如之。使士贈衆

介，如其覲幣。大夫親贈，如其面幣，無償。

贈上介亦如之。使人贈衆介，如其面幣，士

送至于竟。使者歸，及郊，請反命。郊，近郊

也。告郊人，使請反命於君也。必請之者，以已久在外，

嫌有罪惡，不可以入。春秋時，鄭伯惡其大夫高克，使之

將兵，^④逐而不納，此蓋請而不得入。**疏**「使者三至，反

① 之，孫校云：《司儀》無，此疑涉疏而行。

② 「以」，阮校云《要義》作「之」，曹校云「之」字是。

③ 「食」上，曹校云脫「饗」字。

④ 「兵」，阮校云：《釋文》無。

命」○注「郊近」至「得人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拜其辱」，論使者反命之事。知郊是「近郊」者，以下文云「朝服載旌」，鄭云「行時稅舍於此郊，今還至此，正其故行服，以俟君命，敬也」者，初行云「舍於郊，斂旌」，今至此載旌而入，故知「近郊」也。云「告郊人，使請反命於君」者，以其使者至所聘之國謁闕人，明此至郊告郊人，使請可知。引《春秋》者，案閔二年《公羊傳》云「鄭伯惡高克，使之將，遂而不納，棄師之道也」，何休云「使將師救衛，隨後逐之」。彼無「大夫」文，言「大夫」者，鄭君加之也。朝服，載旌，行時稅舍于此郊，今還至此，正其故行服，以俟君命，敬也。古文「旌」作「膳」。褱，乃人。褱，祭名也，爲行道累歷不祥，褱之以除災凶。疏「褱乃人」○注「褱祭」至「災凶」

○釋曰：案《春官·小祝》云「掌「侯懷禱祠之祝號」，鄭注云「懷，懷卻凶咎」，故鄭此云懷是「祭名」也。乃人，陳幣于朝，西上。上賓之公幣、私幣皆陳，上介公幣陳，他介皆否。皆否者，公幣、私幣皆不陳。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、卿大夫之贈賜也。其或陳，或不陳，詳尊而略卑也。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，待之如夕幣。其禮於君者不陳。上賓，使者。公幣，君之賜也。私

幣，卿大夫之幣也。他介，士介也。言他，容衆從者。

疏

「乃人陳」至「皆否」○注「皆否」至「從者」○釋曰：云「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」者，於君所得爲公幣，於卿大夫所爲私幣。①賓之公幣有八：郊勞幣，一也；禮賓幣，二也；致饗餼，三也；夫人歸禮幣，四也；侑食幣，五也；再饗幣，六也；夕幣，②七也；贈賄幣，八也。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，皆用束錦，故曰公幣。賓之私幣略有十九：主國三卿、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，饗有酬幣，皆用束錦，則是十六，有三卿郊贈，則十九也。其上介公幣則有五：致饗餼，一也；夫人致禮幣，二也；侑食幣，三也；饗酬幣，四也；郊贈幣，五也。降於賓者，以其上介無郊贈幣，③又無禮賓幣，又闕一饗幣，故賓八上介五也。上介私幣有十一：主國三卿、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，要有一，則其幣八也，又三卿皆有郊贈，如其面幣，通前則十一也。主國下大夫嘗使己國者聘，亦有幣及之，則亦有報

①「所」下，阮校云毛本有「得」字，曹校云「得」字當有。

②「夕幣」，朱子以「夕」字爲「饗」字之誤，應當在「再饗」之前。

③「贈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勞」。

幣之事，其數不定。士介四人，直有郊贈報私幣，^①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面，^②士介私幣數不甚明。云「禮於君者不陳」者，謂賄用束紡，禮用束帛乘皮，^③不陳之者，以經云「公幣」，又云「上介公幣」，^④他介皆否，若禮於君者一統於賓，不得云介之幣，故知「禮於君者不陳」。必禮於君不陳，禮於已始陳者，以其禮於君者是其正，故不陳之；禮於已者以其榮，故陳之。是以下注云「不加於其皮上，榮其多」，是其義也。若然，聘君以幣問卿，而其卿不見報聘君之幣者，以其尊卑不敵，若報之，嫌其敵體故也。束帛

各加其庭實，皮左。不加於其皮上，榮其多也。

疏

注「不加」至「多也」○釋曰：此決初夕幣時，束帛皆加于左皮上，今不言加於皮上者，若加於皮上，相掩蔽，故「不加於皮上，榮其多也」。公南鄉。亦宰告于君，君乃朝服，

出門左，南鄉。**疏**「公南鄉」○注「亦宰」至「南鄉」○釋

曰：此陳幣當如初夕幣之時，「管人布幕于寢門外。使者北面。衆介立于其左，東上。卿大夫在幕東，西面，北上。宰告於君，君朝服，出門左，南鄉」，是以鄭此注亦依夕幣而言之。卿進使者。使者執圭垂纁，北面。

上介執璋屈纁，立于其左。此主於反命。士介亦

隨入，並立東上。**疏**「卿進」至「其左」○注「此主」至「東

上」○釋曰：案上行聘禮之時，上介「屈纁授賓，賓襲」，受之，今此賓「執圭垂纁」，賓則裼，變於賓彼國致命時也。^⑤

「上介執璋屈纁」者，變於賓故也。必變之者，反命致敬，少於鄰國致命時，故賓於君前得裼，見美為敬也。云「士介亦隨入，並立東上」者，此言「亦」者，亦初行受于朝時，^⑥君使卿進使者，入，衆介隨入，北面，東上，此中雖不云「士介人」，明亦隨入可知。反命曰：「以君命

聘于某君，某君受幣于某宮，某君再拜。以享某君，某君再拜。」君亦揖使者進之，乃進反命也。

某君，某，國名也。某宮，若言桓宮、僖宮也。某君再拜，謂再拜受也。必言此者，明彼君敬君，已不辱命。**疏**「反

命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君亦」至「辱命」○釋曰：云「君亦揖使

① 私「下」，曹校云脫「覲」字。

② 面「下」，曹校云脫「幣」字。

③ 用「，曹校云當為「玉」。

④ 「幣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陳」字。

⑤ 「賓」，阮校云毛本、《通解》無此字。

⑥ 「于」上，曹校云脫「命」字。

者進之，乃進反命也」者，亦「謂亦受命於朝位，立定時，君揖使者，乃進受命，明反命亦然。」某君，某，國名」者，^①若云鄭國君、齊國君。云「某宮，若言桓宮、僖宮」者，《左傳》有桓宮之楹，宮是廟名，其受聘享於廟，故以宮言之。但受聘享在大祖廟，^②不在親廟四，^③而云桓宮、僖宮者，略舉廟名而言也。宰自公左受玉。亦於使者之東，同面並受也。不右使者，由便也。

疏「宰自公左受玉」

玉」○注「亦於」至「便也」○釋曰：此言「亦」者，亦於出使初受玉時，宰，自公左授使者圭，同面」，注云「北面並授之。凡並授者，授由其右，受由其左」。此中受由其右者，因東藏之便，故鄭云「不右使者，由便也」。受上介璋，致命，亦如之。變反言致者，若云非君命也。致命

曰：「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，某君再拜。以享于某君夫人，某君再拜。」不言受幣于某宮，可知略之。**疏**「受上」至

「如之」○注「變反」至「略之」○釋曰：云「變反言致者，若云非君命也」者，君與夫人聘於鄰國君與夫人，各有所當聘，鄰國君受命於君，今使者還反命於君，聘於鄰國夫人，當受命於夫人，使者還反命於夫人。但婦人無外事，雖聘夫人亦君命之。今使還反命，不云反命於君，變反言「致

命」者，若本非君命，猶夫人之命然，^④故變反言「致」也。若然，夫人既無外事而承君命聘鄰國夫人者，^⑤以其夫婦一體，共事社稷，故下記云「君以社稷故，在寡小君，拜」，是賓主相對之辭也。云「致命曰」已下，聘夫人反命無文，此鄭君依記上文反命於君之辭而言之。^⑥云「不言受幣於某宮，可知略之」者，以其夫人受聘享，皆因君聘享，同時同宮，故略之也。執賄幣以告，曰：「某君使某子賄。」授宰。某子，若言高子、國子。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，上介取以授之。賄幣在外也。

疏「執賄」至

「授宰」○注「某子」至「外也」○釋曰：此「賄幣」者，即上文「賄用束紡」是也。云「某子，若言高子、國子」者，案閔公二年冬，經書「齊高子來盟」，僖三十三年經書「齊國歸父

①「某君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云」字。

②「在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於」。

③「不在親廟四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在」作「出」，「四」字，毛本、《通解》無。

④「猶夫人之命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無。

⑤「夫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婦」。

⑥「記」，曹校云當為「託」。

來聘」，《左傳》曰「國子爲政，齊猶有禮」者是也。云「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，上介取以授之」者，以上受上介璋，是上介授賓，明其餘皆上介取以授之。云「賄幣在外」者，以其上文云「禮於君者不陳」，此賄幣即是禮於君前，^①明在外也。禮玉亦如之。亦執束帛加璧也。告曰：「某君使

某子禮。」宰受之，上隨自後左士介，受乘皮如初。上介出，取玉、束帛，上介從取皮也。

疏，禮玉亦如之。○注

「亦執二至，皮也」○釋曰：此即上云「禮玉束帛，乘皮」，鄭注云「禮，禮聘君也，所以報享也」。云「亦執束帛加璧也」

者，言「亦」，亦上文行享時，「束帛加璧」者也。云「宰受之」，上隨自後左士介，受乘皮」者，此約初行享之時，公側

授宰幣，「上受皮」皆「自後右客」，今執享皮幣玉，^②宰受之可知。言「宰受之」，上隨自後，隨宰，自後謂自士介

後。^③其在東上者，不須云自後，其餘三人皆後，乃得左之。必左士介者，取向東藏之便故也。云「上介出取玉、

束帛，士介從取皮也」者，此亦初享之時，^④賓奉束帛加璧，是上介取以授賓，明士介從取皮可知。執禮幣以

盡言賜禮。禮幣，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。以盡言賜

禮，謂自此至於贈。

疏注，禮幣「至於贈」○釋曰：云「禮

幣，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」者，謂從郊勞已後，至於贈賄，八度禮賓，皆有幣，是自郊勞爲初也。云「以盡言賜禮，謂自此至於贈」者，此則郊勞也。公曰：「然，而不善乎！」善其能使於四方。而猶女也。授上介幣，再

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授上介幣，當拜公言也。不授

宰者，當復陳之。**疏**，授上「至，再拜」○注，授上「至」陳

之○釋曰：云「不授宰者，當復陳之」者，此幣皆先陳之，

今賓執以告君，賓釋辭，君曰「勤勞使於四方」，故授上介

幣，當拜荅君言。此幣不授與宰者，當復陳之於本處。此

幣入於已者，故不授宰也。上賄幣禮君者，反命訖，皆授

宰，故以此決之。私幣不告。亦略，卑也。君勞

之，再拜稽首，君荅再拜。勞之以道路勤苦。若

有獻，則曰：「某君之賜也，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

爲惠者也。其所獻雖珍異，不言某爲彼君服御物，謙也。

①「前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者」。

②「享皮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報享」。

③「隨宰自後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者」。

④「亦」下，曹校云脫「約」字。

其大夫出，反必獻，忠孝也。

疏，若有「至」賜也。○注「言

此「至」孝也」○釋曰：此獻物謂入賓者，故下記云「既覲，賓若私獻，奉獻將命」，注云「時有珍異之物，或賓奉之，猶以君命致之」，則是賓亦言有私獻於彼君，^①則彼君亦有私獻報賓，則此獻者也。云「大夫出，反必獻忠孝也」者，案《下曲禮》云「大夫私行出疆，必請，反必有獻」。彼私行出疆，反必有獻，此以公聘出疆，反亦有獻，故云「大夫出，反必獻」。此以入己之物獻於君者，忠孝也。事君言忠，事父言孝，此獻君，忠也，而兼言「孝」者，忠臣出孝子之門，故連言「孝」也。君其以賜乎？」不必其當君也。獻不拜者，爲君之荅己也。

疏，君其以賜乎。○注，不必「

至「己也」○釋曰：言「君其以賜乎」者，大夫所獻之物，謙不必當君所須，此物君其以賜臣下乎？言「乎」者，或當君意，或不當君意，故言「乎」以疑之。云「不拜者」，爲君之荅己也。者，士拜國君，國君不拜，士賤故也。大夫拜國君，國君即荅拜，大夫尊故也。故云「不拜者，爲君之荅己拜」。若然，自反命以來，盡於賜禮之等，或拜，或不拜，無「荅己」之嫌，獨此不拜，「爲君之荅己」者，自此以前，皆是彼國報君之物，賓直告事而已，君受之而無言，故賓不拜，

君有言及己者乃拜之，拜君言也。此獻是彼國君賜於己，

理須拜送，是以《玉藻》云「凡獻於君，大夫使宰，士親，皆再拜稽首送之」，又《郊特牲》云「大夫有獻弗親，不面拜，爲君之荅己」，亦此類，故鄭云「獻不拜者，爲君之荅己」。若然，《玉藻》不親，此親者，此因反命，故親獻也。上介

徒以公賜告，如上賓之禮。徒謂空手，不執其幣。

君勞之，再拜稽首，君荅拜。勞士介亦如之。士介四人，旅荅壹拜，又賤也。**疏**注「士介」至「賤

也」○釋曰：鄭知旅荅士介共一拜者，君勞上介，上介再拜稽首，君荅拜，不言再拜，則君荅上介一拜矣。勞士亦如之，不言皆，則摠荅一拜矣。勞賓君荅再拜，勞上介君荅一拜，對賓再拜已是賤矣，今此士介四人共荅一拜，故云「又賤也」。此一拜荅臣下，則《周禮·大祝》辨九拜，「七曰奇拜」是也，是以彼注云「一拜荅臣下」也。案《曲禮》云「君於上不荅拜」，此君荅拜士者，以其新行反命，君勞苦之，故荅拜，異於常也。君使宰賜使者幣。使者

①「亦言」，曹校云此二字衍。

②「云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獻」字。

再拜稽首。以所陳幣賜之也。禮，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，不敢自私服也。君父因以予之，則拜受之，如更受賜也。既拜，宰以上幣授之。

疏「君使至稽首」○注

「以所至授之」○釋曰：云「禮，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，不敢自私服也。君父因以予之，則拜受之，如更受賜也」者，案《內則》云「婦或賜之衣服，則受而獻諸舅姑，舅姑受之，則喜。若反賜之，則辭。不得命，如更受賜」，臣子於君父亦然。言此者，證此經君使宰以所獻之物反賜使者，使者辭，不得命，再拜稽首受之，如更受賜。云「既拜，宰即以上幣授之」者，以其上文云「執禮幣，授上介」者，是執上幣，不執下幣，明知宰所執授之者，是上幣可知。賜介，介皆再拜稽首。上介之幣皆載以造朝，不陳之耳。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，既拜，宰亦以上幣授上介。乃退。君揖入，皆出去。

疏「乃退」○注「君揖入皆出去」○釋曰：知「君揖入，皆出去」者，初賓將行，君前受命訖，君揖入，揖賓介出，^①故知此君退者，亦反命訖，賓介出可知。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，將行俟于門，反又送于門，與尊長出人之禮也。

疏「介皆至之門」○

注「將行至禮也」○釋曰：云「將行俟於門」，是出之禮。

初行之時，介皆至賓門俟賓同行，今行反，又送至于門，是人之禮。故云「與尊長出人之禮」。乃退，揖。揖別也。使者拜其辱。隨謝之也。再拜上介，三拜士介。

疏注「再拜上介三拜士介」○釋曰：上介是大夫，與己同類，故知再拜。士卑，與己異類，各一拜，故言「三拜士介」。

釋幣于門，門，大門也。主于闔，布席于闔西，闔外，東面。設洗于門外，東方。其餘如初于櫺時。出于行，入于門，不兩告，告所先見也。

疏「釋幣于門」○注

「門大至見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，亦如之，論賓上介使還禮門神及奠於櫺之事。知「門」是大門者，以其從外來，先至大門，即禮門神，故知「門」是大門也。案《特牲》筮時云「席於門中，闔西，闔外」，故知此亦「席于闔西，闔外」。知「東面」者，神居東面為正故也。云「設洗于門外，東方」者，以其廟在學，^②設洗皆云「洗當東榮」，故在門外亦在東方也。云「其餘如初于櫺時」者，初出亦釋幣於行，不如

①「揖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在」，曹校云當為「若」。

之者，以其初出於廟，^①禮文具設，于行其文略，故此云如禴時也。言「如」者，謂「釋幣於」，^②祝先人，已下「埋于西階東」是也。^③云「出于行，入于門，不兩告，告所以先見也」者，^④出時自廟出，先見行，即告行，入時先見門，故告門，出入皆告一，故云「不兩告」也。乃至于禴。筵几于室，薦脯醢。告反也。薦，進也。疏「乃至」至

「脯醢」○注「告反也薦進也」○釋曰：云「筵几于室」者，選以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，^⑤「司宮設席于奧，東面，右几」。但無牲牢，進脯醢而已，以告祭非常故也。觴酒陳。主人酌，進奠，一獻也。言陳者，將復有次也。先薦後酌，祭禮也。行釋幣，反釋奠，略出謹人也。疏「觴酒陳」○注「主

人」至「人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言陳者，將復有次也」者，但云主人一獻當言奠，今不言奠而言「陳」者，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，以備三獻，故言「陳」。「陳」，有次第之言，以其三時次第皆列于坐者也。云「先薦後酌，祭禮也」者，以其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皆先薦饌，乃後獻奠于銅南。^⑥此與彼同，故云「先薦後酌，祭禮也」。云「行釋幣，反釋奠，略出謹人也」者，必略出謹人一者，出時以禱祈，入時以祠報，故不同也。席于阼。為酢主人也。酢主人者，祝取爵酌，不

酢於室，異於祭。疏「席于阼」○注「為酢」至「於祭」○釋

曰：鄭知「祝取爵酌」者，案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尸酢主人，祝取爵以酢主人，^⑦但此無尸為異也。不酢於室，異於祭一者，此決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皆於室內，尸東西面受酢。此乃於外行來告反，故在阼不在室，知與正祭異也。又於正祭時有尸，尸飲卒爵，以尸爵酢主人，此告祭，無尸，爵兼奠，故別取爵以酢主人，亦異也。薦脯醢。成酢禮也。疏

「薦脯醢」○注「成酢禮也」○釋曰：此奠，^⑧謂若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主人受酢時，皆席于戶內，有薦俎。此雖無俎，亦薦脯醢于主人之前，以成酢禮也。三獻。室老亞獻，士

①「廟」，曹校云當為「禴」。

②「於」下，曹校云脫「禴」字。

③「埋」上，曹校云脫「至」字。

④「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要義》無。按各本注俱無「以」字。

⑤「以」，曹校云似當為「依」。

⑥「獻」，曹校云當為「酌」。

⑦「祝取爵以酢主人」，曹校云當為「祝取爵酌授尸，尸以酢主人」。

⑧「奠」，曹校云當為「薦」。

三獻也。每獻奠輒取爵酌，主人自酢也。

疏「三獻」○注

「室老」至「酢也」○釋曰：鄭注《喪服》云，室老，家相。士，邑宰，知無主婦而取士者，以其自外來，主於告反，即釋奠於廟，故知主婦不與而取士備三獻。必知有室老與士者，以其前大夫致饗餼於賓時，^①使「老牽牛以致之」，^②鄭注云皆「大夫之貴臣」，故知此亦貴臣爲獻也。^③云「每獻奠輒取爵酌」者，此通三獻皆獻奠訖，別取爵自酢，故云「輒取爵酌」也。別云「主人自酢」者，對正祭有尸，三獻，皆獻尸訖，尸酢主人、主婦、賓長，今此無尸，皆自酢。獨云「主人」者，主人爲首正，故舉前以包後。一人舉爵，三獻禮成，更起酒也。主人奠之未舉也。

疏「一人舉爵」

○注「三獻」至「舉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三獻禮成」者，大夫、士家祭三獻，《特性》、《少牢禮》是也。云「更起酒」者，此欲獻酬從者，不得酌神之尊，是以《特性》行酬時設「尊兩壺於阼階東，西方亦如之」，鄭注云「謂酬賓及兄弟」，則此亦當然，故知別取酒也。云「主人奠之未舉」者，以其下文云「獻從者」乃云「行酬」，似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。人舉觶未舉，待獻介、衆賓後，乃行酬亦然也。獻從者，從者，家臣從行者也。主人獻之，勞之也。皆升飲酒於西階上。

不使人獻之，辟國君也。

疏「獻從者」○注「從者」至「君

也」○釋曰：知升飲於上者，案《特性禮》獻衆賓及兄弟之等，皆升飲於西階上，故此獻從者亦於階上可知。云「不使人獻之，避國君」者，若正祭，雖國君亦自獻，故《祭統》云「尸飲五，君洗玉爵獻卿，尸飲七，君洗瑤爵獻大夫」之等。若然，則告祭非常，今獻從者從燕法。案《燕禮》使宰夫爲獻主，是國君不親獻，此大夫親獻，故云「避國君也」。行酬，乃出。主人舉奠酬從者，下辯，室老亦與焉也。

疏注「室老亦與」○釋曰：知者，案《燕禮》使者勞者在者

亦與，^①故知此室老亦與。不言士者，文不具，亦與可知。上介至，亦如之。聘遭喪，人竟則遂也。遭

喪，主國君薨也。人竟則遂，國君以國爲體。上既請事，已入竟矣。闕人未告則反。

疏「聘遭喪人竟則遂也」○

注「遭喪」至「則反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卒殯乃歸」，上陳吉行

①「饗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此句之下，曹校云脫，餼士介士牽羊以致之「九字」。

③「故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無。

④「使者勞者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勞使者」。

聘之事，^①此以下論或遭主國君喪，或聘君薨於後，或使者與介身卒，安不忘危，故見此非常之事。從此盡「練冠以受」，論主國君或夫人薨，或世子死，行變禮之事。云「以國爲體」者，謂《公羊傳》宋人執鄭祭仲，使之逐忽而立突，仲以逐忽則國存，不逐則國滅，故逐忽而立突，是以國爲體。但聘君主以聘國，故君雖薨而遂入。「闕人未告則反」者，聘使至闕，乃謁闕人，闕人入告君，君知乃使士請事，已入闕自然入矣。若闕人未告君，君不知，使者又未入，聞主國君死，理當反矣。不郊勞，子未君也。

疏

「不郊勞」○注「子未君也」○釋曰：案文公八年天王崩，九年毛伯來求金，《公羊傳》曰「何以不稱使？當喪未君也。踰年矣，何以謂之未君？即位矣而未稱王也。未稱王，何以知其即位？以諸侯踰年即位，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。」^②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，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。若然，云「子未君」，《公羊傳》文。但彼據踰年即位後，此據新遭父喪。引之者，以其同是子未君故也。不筵几，致命不於廟，就尸柩於殯宮，又不神之。

疏「不筵

几」○注「致命」至「神之」○釋曰：「不筵几，致命不於廟」，決正聘設几筵也。「就尸柩於殯宮」者，國君雖以國爲體，

主聘其國，但聘亦爲兩君相好，^③今君薨當就尸柩，故不就祖廟也。云「又不神之」者，以其鬼神所在曰廟，則殯宮亦得爲廟，則設几筵亦可矣。但始死不忍異於生，不神之，故於殯傍無几筵也。《曾子問》云「君薨世子生」，告殯，殯東有几筵者，鄭云「明繼體也」，然則尋常則殯東不設几筵，當在室內矣。不禮賓。喪，降事也。

疏「不禮

賓」○注「喪降事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不禮」者，謂既行聘享訖，不以醴酒禮賓也。主人畢歸禮，賓所飲食，^④不可廢也。禮謂饗餼饗食。

疏「主人畢歸禮」○注「賓所」至「饗

食」○釋曰：知「歸禮」中兼有饗食者，主人有故，雖饗食亦有生致法，故主人亦歸之。且下文云「賓唯饗餼之受」，明本并饗食亦歸賓，乃就中受饗餼。若本不歸饗食，空歸饗餼，何頓云「饗餼之受」，^⑤明其時并致饗食也。賓唯饗

①「吉」原作「告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②「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如」。

③「亦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則」。

④「所」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作「於」。

⑤「頓」，阮校云《要義》作「須」，曹校云「須」字是。

餼之受。受正不受加也。**疏**「賓唯饗餼之受」○注「受

正不受加也」○釋曰：饗餼大禮是其正，白饗食之等是其加也。不賄，不禮玉，不贈。喪殺，禮爲之不備。

疏「不賄不禮玉不贈」○注「喪殺禮爲之不備」○釋曰：云

「不賄」者，皆據上文，謂不以束紡。^①「不禮玉」者，謂不

以束帛，乘皮以報享。「不贈」者，賓出至郊，不以物贈之

也。遭夫人、世子之喪，君不受，使大夫受于

廟，其他如遭君喪。夫人、世子死，君爲喪主，使大

夫受聘禮，不以凶接吉也。其他謂禮所降。**疏**「遭夫」至

「君喪」○注「夫人」至「所降」○釋曰：云「夫人、世子死，君

爲喪主」者，案《禮記·服問》云：「君所主夫人、妻、大子、適

婦。」鄭注云：「言妻，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。」故

云「君爲喪主」。既爲喪主，是以使大夫受聘禮，不以凶接

吉也。云「其他謂禮所降」者，謂「不禮」以下，「不贈」以

上，皆闕之。遭喪，將命于大夫，主人長衣、練

冠以受。遭喪，謂主國君薨，夫人、世子死也。此三者

皆大夫攝主人。長衣，素純布衣也。去衰易冠，不以純凶

接純吉也。吉時在裏爲中衣。中衣、長衣繼皆掩尺，表之

曰深衣，純袂寸半耳。君喪不言使大夫受，子未君，無使臣義也。**疏**「遭喪」至「以受」○注「遭喪」至「義也」○釋

曰：此經摠說上三人死，主君不得受命，故使將命於大夫。

主人即大夫，故鄭云「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」也。云「長

衣，素純布衣」者，此長衣則與深衣同布，但袖長素純爲

異，故云「長衣，素純布衣也」。此長衣之緣以素爲之，故

云「素純」也。去衰易冠者，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

衣，^②脫去六升、九升之冠而著練冠，故云「去衰易冠」也。

云「不以純凶接純吉」者，聘禮是純吉禮，爲君三升衰裳，

六升冠，爲夫人、世子六升衰裳，九升冠，是純凶禮，麻經

與屨不易，直去衰易冠而已，故云「不以純凶接純吉」。云

「吉時在裏爲中衣，中衣、長衣繼皆掩尺，表之曰深衣，純

袂寸半耳」，鄭言此者，欲廣解長衣、中衣、深衣三者之義。

此三者之衣，皆用朝服十五升布，六幅分爲十二幅，而連

衣裳，袖與純緣則異，故云「吉時在裏爲中衣」。中衣與

長衣繼皆掩尺者，案《玉藻》云「長、中繼掩尺」，鄭注云

「其爲長衣、中衣，則繼袂，揜一尺」，此鄭云「吉時之服」。

① 「紡」下，曹校云脫「遺聘君」三字。

② 「之」上，曹校云脫「齊衰」二字。

純袂寸半」者，純爲衣裳之側，袂爲口緣，皆寸半，表裏共寸。案《深衣目錄》云：「深衣，連衣裳而純以緣，純素曰長衣，有表則謂之中衣。」以此言之，則長衣、中衣皆用素純。云「君喪不使大夫受，子未君，無使臣義也」者，其疏見於上。若然，臣爲君斬，爲夫人、世子期，輕重不同，今受鄰國之聘禮，同用「長衣、練冠」者，但接鄰國者，禮不可以純凶，故權制此服，略爲一節耳。向來所釋皆是君主始薨，假令君薨踰年，嗣子即位，鄰國朝聘，以吉禮受之於廟。故成十七年經書「邾子貜且卒」，十八年，邾宣公來朝，傳云「即位而來見」。踰年可以朝他國，他國來朝，亦得以吉禮受之於廟矣。雖踰年而未葬，則不得朝人，人來朝已，亦使人受之於廟。於夫人、世子亦然，以其本爲死者來故也。聘，君若薨于後，入竟則遂。既接於主國君也。疏「聘君」至，則遂。○注「既接於主國君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唯稍，受之」，論聘者遭己君之喪，行非常之禮事。云「接於主國」者，^①謂謁闕人，闕人告君，君使士請事，是接於主國矣。^②故入境則遂也。赴者未至，則哭于巷，衰于館，未至，謂赴告主國君者也。哭于巷者，哭于巷門，未可爲位也。衰于館，未可以凶服

出見人。其聘享之事，自若吉也。今文「赴」作「訃」。

疏

「赴者」至「于館」○注「未至」至「作訃」○釋曰：「未至，謂赴告主國君者也」，以其本國遭喪，赴者有兩使，一使告聘者，一使告主國。云「未可爲位」者，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，是以未可爲位受人弔禮。云「衰于館，未可以凶服出見人」者，對下經「赴者至，則衰而出」。云「其聘享之事自若吉」者，下云受饗餼之禮，故知先行聘享，乃後受禮，以其主國未得赴告，故自若吉也。受禮，受饗餼也。疏

「受禮」○注「受饗餼也」○釋曰：上文遭主國之喪，「賓唯饗餼之受」，受禮亦饗餼之禮。不受饗食。亦不受加。

疏「不受饗食」○注「亦不受加」○釋曰：上文遭主國之喪，云「唯饗餼之受」，注云「受止不受加也」，加即此「饗食」也，故此云「亦不受加」也。赴者至，則衰而出。禮，爲鄰國闕，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。疏「赴者一至」而

出○注「禮爲」至「事也」○釋曰：云「禮，爲鄰國闕」者，案襄二十三年《春秋左氏傳》云「杞孝公卒，晉悼夫人喪之」，

① 「國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君」字。

② 「國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毛本作「君」。

平公不徹樂，非禮也。禮，為鄰國闕，服注云：鄰國尚為之闕樂，況舅甥之親乎。若然，赴者至主國，君使者衰而出，則主國可以闕樂。云：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者，謂主人所歸禮，則實可以凶服受之。其正行聘享，則著吉服矣，故《雜記》云：執玉不麻，是也。唯稍受之。稍，稟食也。

疏：唯稍受之。○注：稍稟食也。○釋曰：禮，君行師從，卿行旅從。從者既多，不可闕於稍食。案《周禮》每云「稍事」，皆謂米稟，以其稍稍給之，故謂米稟為稍。歸，

執圭復命于殯，升自西階，不升堂。復命于殯者，臣子之於君父，存亡同。**疏**：歸執至「升堂」○注：復

命至「亡同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即位，踊」，論使者喪還，執圭還國復命之事。云「臣子之於君父，存亡同」者，案

《禮記》奔父母之喪，升自西階，此「復命於殯」，亦「升自西階」。法生時出必告，反必面，故云「臣子於君父，存亡同」也。子即位，不哭。將有告請之事，宜清淨也。不言

世子者，君薨也。諸臣待之，亦皆如朝夕哭位。**疏**：子即

位不哭。○注：將有至「哭位」○釋曰：云「不言世子者，君薨也」者，案《公羊傳》：「君存稱世子，君薨稱子某，既葬稱

子，踰年稱君。」案上文稱「世子」，此文單稱「子」，是知其君薨，故君不稱某，而與此既葬同號者，以其既不得稱世子，略云「子」而已，故不言某。其實正法稱子某，是以《雜記》在殯待鄰國之使，皆稱某。云「諸臣待之，亦皆如朝夕哭位」者，但臣子「列」。^②上下文唯言子，不言群臣，與子同。知「如朝夕哭位」者，案《奔喪》云：「奔父之喪，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。」故知此亦然。辯復命，如聘。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，無勞。

疏：辯復命如聘。○注：「自陳」至「無勞」○釋曰：言「辯復命，如聘」者，上文君存時，使者復命，自「陳公幣」已下至「賜告」之等，^③今復命於殯所，亦盡陳之，故言「辯」。知「無勞」者，勞，主君出命，今君薨，不可代君出命，故知無勞也。子、臣皆哭。使者既復命，子與群臣皆哭。**疏**：子臣皆哭。○注：「使者」

至「皆哭」○釋曰：此據子在位哭，亦兼群臣，故鄭云：「子與群臣皆哭」。與介人，北鄉哭。北鄉哭，新至，別於

① 喪還，曹校云當為「遭喪」。

② 「列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例」。

③ 至「下」，曹校云脫「上介以公」四字。

朝夕。**疏**「與介入北鄉哭」○注「北鄉」至「朝夕」○釋曰：

使者升階復命訖，不見出文，而言「與介入」者，以其復命之時，介在幣南北面，去殯遠，復命訖，除去幣，賓更與介前入，近殯北鄉哭，鄉內爲人，故云「與介入，北鄉哭」也。云「北鄉哭，新至，別於朝夕」者，朝夕哭位在階下西面，今於殯前北鄉，故云「別於朝夕」也。出，袒，括髮。悲哀變於外，臣也。

疏「出袒括髮」○注「悲哀變於外臣也」○釋曰：案《奔喪》云「至於家，入門左，升自西階」，東面哭，括髮，袒於殯東。是於內者，子故也。此使者出門，袒，括髮，變於外者，臣故也。入門右，即位踊。

從臣位。自哭至踊，如奔喪禮。

疏「入門右即位踊」○注

「從臣」至「喪禮」○釋曰：案《奔喪》云袒，括髮，於西階東，^①即位踊，襲，經於序東。此門外袒，括髮，入門右，即位踊，亦當襲，經於序東，故鄭云「自哭至踊，如奔喪禮」也。若有私喪，則哭于館，衰而居，不饗食。私喪，謂其父母也。哭于館，衰而居，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，凶服于君之吉使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大夫以君命出，聞喪，徐行而不反。」**疏**「若有」至「饗食」○注「私喪」至

「不反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從之」，論使者有父母之喪，行變禮之事。云「不敢以私喪自聞于主國」者，解「哭于館」。

又云「凶服于君之吉使」者，亦取不敢解之言，衰而居，謂服衰居館，行聘享即皮弁吉服，故不敢「凶服于君之吉使」也。引《春秋傳》者，案宣八年經書「夏六月，公子遂如齊，至黃乃復」，《公羊傳》云「其言至黃乃復何？有疾也。何言乎有疾乃復？譏。何譏爾？大夫以君命出，聞喪，徐行而不反」，何氏注，聞大喪而不反，重君命也。徐行者，爲君當使人追代之。以喪喻疾者，喪猶不還，而況疾乎？是也。以此言之，使雖未出國境，聞父母之喪，遂行，不敢以私廢王事，君使人代之可也。以此言之，明至彼所

使之國，雖聞父母之喪，不反可知，是以「哭于館，衰而居」。歸，使衆介先，衰而從之。已有齊，斬之服，不忍顯然趨於往來。其在道路，使介居前，歸又請反命，已猶徐行隨之，君納之乃朝服。既反命，出公門，釋服，哭而歸。其他如奔喪之禮。吉時道路深衣。**疏**「歸使」至

「從之」○注「已有」至「深衣」○釋曰：云「已有齊，斬之服」

^①「於西階」，曹校云似當爲「降堂」二字。

者，以其私喪之內，有爲父斬，爲母齊衰，故齊、斬並言之也。云「不忍顯然趨於往來」者，解經並「使衆介先」，衰而從之之意。經云「歸」，據反國時，兼云「往」者，鄭意去時聞父母之喪，不敢即反，亦「使衆介先，衰而從之」，故往來並言。云「在道路，使介居前」者，謂去向彼國時。云「歸又請反命，已猶徐行隨之」者，此謂還國至近郊，使人請反命，君許入，猶使介居前，徐行於後，隨介至國也。云「君納之乃朝服」者，以其行聘之時，猶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而服吉服，知此反命時，亦不以凶服干君之吉使而服朝服，如吉時反命矣。云「出公門，釋服，哭而歸」者，案《雜記》云「大夫、士將與祭於公，既視濯而父母死，則猶是與祭也，次於異宮。既祭，釋服出公門外，哭而歸」，亦云「其它如奔喪之禮」，明此亦出公門，釋朝服而歸。但彼祭服不可著出，故門內釋服，此朝服可以著，出門乃釋服，爲異也。云「其他如奔喪之禮」者，案《奔喪》云：「至於家，入門左，升自西階，殯東，西面坐，哭盡哀，括髮、袒。降堂東，即位，西鄉哭，成踊。襲，經于序東，絞帶，反位。拜賓，成踊。送賓，反位。有賓後至者，則拜之，成踊，送賓，皆如初。衆主人、兄弟皆出門，出門哭止，闔門，相者告就次。於又哭，括髮、袒，成踊。於三哭，猶括髮、袒，成踊。三日

成服，拜賓、送賓皆如初。」云「吉時道路深衣」者，以其朝服之下，唯有深衣，庶人之常服，既以朝服反命，出門去朝服，還服吉時深衣，三日成服乃去之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三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「並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歸」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四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賓人竟而死，遂也。主人爲之具而殯。具謂

始死至殯所當用。

疏，賓人「至」而殯。○注，具謂「至」當

用。○釋曰：自此盡卒殯乃歸，論賓介死之事。云「賓人

境而死，遂也」者，若未入境，即反來。云「主人爲之具而

殯」者，謂從始死至殯所當用者，主人皆供之。鄭云「具謂

始死至殯所當用」，直云「至殯所當用」，明不殯於館，取其

至殯節，^①主人供喪具。以其大斂訖即殯，故連言殯，故

下文「歸，介復命」之時，柩止門外，明斂於棺而已。介攝

其命。爲致聘享之禮也。初時上介接聞命。**疏**「介攝

其命」○注「爲致」至「聞命」○釋曰：云「初時上介接聞命」

者，鄭解介得代賓致命之意。以其命出於君，初賓受命於

君之時，賓介同北面，上介接聞君命矣。以是今賓死，得

攝其命。君弔，介爲主人。雖有臣子親因，猶不爲

主人，以介與賓並命於君，尊也。**疏**，君弔介爲主人。○

注「雖有」至「尊也」○釋曰：古者賓聘，家臣、適子皆從行，

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，其子死，葬於贏、博之間，故鄭云

「雖有臣子親因，猶不爲主人」以其介尊故也。主人歸

禮幣，必以用。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，不必如賓禮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以用」○注「當中」至「賓禮」○釋曰：賓既

死，主人所歸禮與幣必以當喪者之用。云「當中奠贈」

者，^②解經中小斂、大斂之用。^③云「當中奠贈諸喪具之

用」者，^④具謂襲與小斂、大斂，^⑤解經「幣」。云「不必如賓

①「至殯所」至「取其」十二字，阮校云：陳、闕俱無，毛本

有，惟「殯」下多一「爲」字。

②「贈」，曹校云此字疑衍。

③曹校云「中」當爲「禮」，「小」上似脫「奠」二字，「用」

當爲「奠」。

④「當中奠」，曹校云此三字衍。

⑤此句下，曹校云似脫「諸衣物」三字。

禮者，不必如致餼饗之禮，束紡、皮帛之類，^①不堪喪者之用故也。介受賓禮，無辭也。介受主國賓己之

禮，無所辭也，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。有賓喪，嫌其辭之。

疏「介受賓禮無辭也」○注「介受」至「辭之」○釋曰：云

「介受主國賓己之禮」者，謂公幣、私幣之屬，故鄭云「當陳之以反命也」。言無辭者，雖無三辭，以其賓受饗餼之時

禮辭，受食三辭，明介亦有禮辭。云「無所辭也」者，以有

賓喪，^②嫌介有三辭，故云「介受賓禮無辭也」。不饗

食。**疏**「不饗食」○釋曰：案上遭君喪，受饗餼，不受饗

食，鄭云「受正不受加」。此云「不饗食」，介不就君受饗

食，明受饗餼正禮也。歸，介復命，柩止于門外。

門外，大門外也。必以柩造朝，達其忠心。**疏**「歸介」至

「門外」○注「門外」至「忠心」○釋曰：知「門外」是「大門

外」者，國君有三門，皋、應、路，又有三朝，內朝在路寢庭，

正朝在路門外，應門外無朝，外朝當在皋門外。經直云

「止於門外」，無人門之言，明知止於大門外外朝之上，是

以上賓拜賜皆云「於門外」，亦在外朝矣，故鄭云「必以柩

造朝，達其忠心也。介卒復命，出，奉柩送之。

君弔，卒殯。卒殯，成節乃去。**疏**「介卒」至「卒殯」○

注「卒殯成節乃去」○釋曰：當介復命之時，賓之尸柩在外

朝上。「介卒復命」，謂復命訖，出君大門，奉賓之柩，送至

賓之家。屍柩入，殯於兩楹之間，君往就弔。卒殯者，

謂殯訖。殯是喪之大節，故云「卒殯，成節乃去」，謂君與

大夫盡去。若大夫介卒，亦如之。不言上介者，小

聘，上介士也。**疏**「若大」至「如之」○注「不言」至「士也」

○釋曰：云「不言上介者，小聘，上介士也」者，案經「大夫

介卒」，據大聘上介是大夫而言，今鄭以經不言上介，則

「大夫介卒」中兼有聘使大夫，其卒亦如之，故鄭云「不言

上介，小聘，上介士也」，欲兼見小聘之法也。若小聘，上

介、未介皆士，則入下文「士介死」中，以其下文更不見小

聘賓介死法，故此兼言之也。士介死，為之棺，^③斂

①「紡」，曹校云當為「錦」。「類」，阮校云《要義》作

「贈」。

②「有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其」。

③「為」上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則」字。

之。不具佗衣物也，^①自以時服也。

疏注，不具「至」服

也。○釋曰：以其士介卑，其禮降於賓與上介，非直具棺，他衣物亦具之，^②此士介直具棺，不具他物也，^③其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之。君不弔焉。主國君使人弔，不親

往。**疏**君不弔焉。○注，主國「至」親往。○釋曰：云，主

國君使人弔，不親往者，對上經賓死，君弔，介爲主人，此上云「不弔」者，明不親弔，使人弔之可知也。若賓

死，未將命，則既斂于棺，造于朝，介將命。

未將命，謂侯間之後也。以柩造朝，以已至朝，志在達君

命。**疏**若賓「至」將命。○注，未將「至」君命。○釋曰：前

云「賓入境而死」，謂在路死，未至國，此經更說賓至朝，侯間之後，使大夫致館，未行聘享而賓在館死之事，故鄭云

「侯間之後」。是以鄭云「以柩造朝」，^④以其既至朝，「志

在達君命」，則知上國外死，不以柩造朝可知。若介死，

歸復命，唯上介造于朝。若介死，雖士介，

賓既復命，往，卒殯乃歸。往謂送柩。小聘曰

問。不享，有獻，不及夫人，主人不筵几，不

禮，面不升，不郊勞。記貶於聘，所以爲小也。獻，

私獻也。面猶覲也。**疏**「小聘」至「郊勞」。○注「記貶」至

「覲也」。○釋曰：自此盡「三介」，論侯伯行小聘之事。云「不享」者，謂不以束帛加璧，獻國所有。云「不禮」者，聘

訖不以齊酒禮賓。^⑤「面不升」者，謂私覲庭中受之，不升堂，此對大聘升堂受。^⑥若然，不言「私覲」而言「面」者，

對大聘言「覲」，故辟之而言「面」也。其禮如爲介，「二

介。如爲介，如爲大聘上介。**疏**「其禮」至「三介」。○注

「如爲」至「上介」。○釋曰：云「其禮如爲介」者，謂特問使大夫，得主國之禮多少，如大聘卿，^⑦此大夫爲上介之時，即

上文介之禮餼饗餼及食燕之等。「三介」者，大夫降於卿

二等故也。舉此侯伯之小聘，則公之臣、子男之臣小聘禮數，其義可知也。

①「物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作「服」。

②「物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服」。

③「物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衣」字。

④是以鄭云「曹校云此四字衍」。

⑤「齊」，據文義似當爲「禮」。

⑥「聘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時」字。

⑦「卿」上，曹校云脫「使」字。

記。久無事，則聘焉。事謂盟會之屬。**疏**

「記久」至「聘焉」○注「事謂盟會之屬」○釋曰：此云「久無事，則聘焉」者，則《周禮》「殷聘」也。是以《周禮》·大行人云「凡諸侯之邦交，歲相問也，殷相聘也，世相朝也」，注云「小聘曰問。殷，中也。久無事又於殷朝者，及而相聘也」。云「事謂盟會之屬」者，案《春秋》有事而會，不協而盟。是以《春秋》有會而不盟，盟必因會，若有盟會相見，故云「久無事則聘焉」。若有故，則卒聘，束帛加書將命。百名以上書於策，不及百名書於方。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。將猶致也。名，書文也，今謂之字。策，簡也。方，板也。**疏**「若有」至「於方」

○注「故謂」至「板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故謂災患及時相告請」者，^①此即上經云「若有言」，一也。言，災患，上注引《春秋》臧孫辰告糴于齊，公子遂如楚乞師。此云「及時事」者，即上注引《春秋》「曾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」是也。云「名，書文，今謂之字」者，鄭注《論語》亦云「古者曰名，今世曰字」，許氏《說文》亦然。言此者，欲見經云「名」，名者，即今之文字也。云「策，簡。方，板也」者，簡謂據一片而言，^②策是編連之稱，是以《左傳》云「南史氏執簡以

往」，是簡者未編之稱。此經云「百名以上書之於策」，是其衆簡相連之名。鄭作《論語序》云：「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，策皆尺二寸，^③《孝經》謙半之，《論語》八寸策者，三分居一，又謙焉」，是其策之長短。鄭注《尚書》，三十字一簡之文。服虔注《左氏》云「古文篆書，一簡八分字」，是一簡容字多少者。云「方，板」者，以其百名以下書之於方，若今之祝板，不假連編之策，一板書盡，故言「方，板也」。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。受其意，既聘享，賓出而讀之。讀之不於內者，^④人稠處嚴，不得審悉。主人，主國君也。^⑤人，內史也。書必壓之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門外」○注「受其」至「壓之」○釋曰：云「既

^①「時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事」字，按各本注俱有「事」字。

^②「簡謂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簡」作「皆」，陳、閩、《要義》「皆」上俱有「簡」字。《要義》無「皆」字，陳、閩無「謂」字。

^③「尺二寸」，阮校以爲當作「二尺四寸」。

^④「讀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不重。

^⑤「主」，阮校云：徐本、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、《要義》、楊氏俱無。

聘享，賓出而讀之」者，上經云：「若有言，則以束帛，如享禮」，文承聘享之後，故知此「讀諸門外」，故云「既聘享」也。^①鄭知人是內史者，案《內史》職云：「凡四方之事書，內史讀之」，此云「使人與客讀諸門外」者，亦是「四方事書」，故知人是內史也。知「書必璽之」者，案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云：「公如楚，還及方城，季武子取卜，使公治問，璽書追而與之」，故知此書亦璽之也。客將歸，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。為書報也。疏：客將「至」于館。」

館」○注「為書報也」○釋曰：此為書報上有故之事。彼以「束帛加書將命」，此亦以束帛加書反命于館。明日，君館之。既報館之，書問尚疾也。疏：明日君館之」○注

「既報」至「疾也」○釋曰：為昨日為書報之，^②今日君始就館送客者，書問之道尚疾故也。必須尚疾者，以其所報告請多是密事，是以鄭云「既報館之，書問尚疾也」。既受

行，出，遂見宰，問幾月之資。資，行用也。占者

君臣謀密草創，未知所之遠近，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。古

文「資」作「齋」。疏：既受「至」之資」○注：資行「至」作

齋」○釋曰：使者受命於君，但知出聘，不知遠近，故云「古

者君臣謀密草創，未知所之遠近」，故問宰行糧多少，即知遠近也，故知須問之。使者既受行日，朝同位。

謂前夕幣之間。同位者，使者北面，介立于左，少退，別其處臣也。疏：使者「至」同位」○注：謂前「至」臣也」○釋

曰：云「既受行日」者，謂已受命日夕幣之前。使者及介朝

君之時，皆同位，北面東上，在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，故鄭云「同位者，使者北面」，^③介立于左，少退，以別處臣也」。

出祖，釋輶，祭酒脯，乃飲酒于其側。祖，始

也。既受聘享之禮，行出國門，止陳車騎，釋酒脯之奠於輶，為行始也。《詩傳》曰「輶，道祭也」，謂祭道路之神。

《春秋傳》曰「輶涉山川」，然則輶山行之名也。道路以險阻為難，是以委土為山，或伏牲其上，使者為輶，祭酒脯祈告也，卿大夫處者於是饒之，飲酒於其側，禮畢乘車轅之，而遂行，舍於近郊矣。其牲犬羊可也。古文「輶」作「拔」。

疏：出祖「至」其側」○注「祖始」至「作拔」○釋曰：云「既

①「故云」，曹校云當為「在」。

②阮校云毛本、《通解》、楊氏俱無上「為」字。

③使者「原無」，按阮校據毛本改。

受聘享之禮，行出國門，止陳車騎，釋酒脯之奠於輶者，凡道路之神有^①，在國內釋幣於行者，謂平敞道路之神；^②出國門釋奠於輶者，謂山行道路之神，是以委土爲山象。國中不得輶名，國外即得輶稱。引《詩傳》曰「者，證輶祭道路之神也。」引《春秋傳》曰「者，案襄二十八年《左氏傳》子大叔云「輶涉山川，蒙犯霜露」。引之者，證輶是山行之名，涉者水行之稱。故《鄘詩》云「大夫輶涉，我心則憂」，毛傳云「草行曰輶，水行曰涉」。云「是以委土爲山」者，案《月令》冬祀行，鄭注「行廟門外之西」，^③爲輶壤，厚二寸，廣五尺，輪四尺。祀行之禮，北面設主於輶上。國外祀山行之神爲輶壤，大小與之同。鄭注《夏官·大馭》云：「封土爲山象，以菩芻棘柏爲神主。既祭之，以車轆之而去，喻無險難也。」云「或伏牲其上」者，案《周禮·犬人》云「掌犬牲。凡祭祀供犬牲，用牝物，伏瘞亦如之」，鄭注云「伏謂伏犬，以王車轆之」，故知有伏牲其上。云「使者爲輶，祭酒脯祈告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大馭》「掌馭玉路以祀。及犯輶，王自左馭，馭下祝，登受轡」。彼天子禮，使馭祭，此大夫禮，故使者自祭，犯輶而去。云「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」者，案《詩》云「飲餞于櫛」，是處者送行人而飲酒名曰餞也。云「遂行，舍于郊」者，即上經云「舍

于近郊」是也。云「其有牲」，^④犬羊可「者，《犬人》職云「伏瘞亦如之」，是用犬也。《詩》云「取羝以輶」，是用羊也。是犬、羊各用其^⑤，未必並用之。言「可」者，人君有牲，大夫無牲，直用酒脯。若然，此見出行時祭輶。案《韓奕》詩云「韓侯出祖，出宿于屠。顯父餞之，清酒百壺」，是韓侯入覲天子，出京城爲祖道。又《左氏傳》：「鄭忽逆婦媯于陳，先配而後祖。陳鍼子曰：『是不爲夫婦，誣其祖矣。』」《鄭志》以祖爲祭道神，是亦將還而後祖道。此聘使還，亦宜有祖，但文不具。所以朝天子，圭與纁皆九寸，刻上寸半，厚半寸，博三寸，纁三，采六等，朱、白、倉。圭，所執以爲瑞節也。刻上，象天闔地方也。雜采曰纁。以韋衣木板，飾以三色再就，所以薦玉，重慎也。九寸，上公之圭也。古文「纁」或作「藻」，今文作「藻」。疏「所以至白倉」○注「圭所至作藻」○

①「敵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地」。

②「注行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注」下有「云」字，行「下有

「在」字。

③「有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按各本注俱無。

釋曰：云「圭，所執以爲瑞節」者，案《周禮·大宗伯》云「以玉作六瑞，以等邦國」，又云「王執鎮圭，公執桓圭，侯執信圭，伯執躬圭，子執穀璧，男執蒲璧」，是以其圭爲瑞。又案《周禮·掌節》有「玉節」之節，即是節與瑞別矣。今此云「瑞節」，但連言節者，^①案節不得言瑞，瑞亦是節信，故連言節也。云「剡上，象天闕地方也」者，下不剡象地方，上剡象天闕。案《雜記》贊大行曰「博三寸，厚半寸，剡上左右各寸半」，此經直「剡上寸半」，^②不言左右，文不具也。凡圭，天子鎮圭，公桓圭，侯信圭，皆博三寸，厚半寸，剡上左右各寸半，唯長短依命數不同。云「雜采曰纁」者，凡言纁者，皆象水草之文。天子五采，公侯伯三采，子男二采，皆是雜采也。云「以韋衣木板，飾以三色再就」者，依《漢禮器制度》而知也。但木板大小，如玉制，然後以韋衣之，大小一如其板。經云「三采六等」，注云「三色再就」者，就即等也，是一采爲再就，三采即六等也。是以鄭注《典瑞》云「一采爲一就」。《典瑞》云侯伯「三采三就」者，以一采雖有再采，併爲一就。《覲禮》注云「朱白倉爲六色」者，亦是一采一采爲二色，三采故六色。三采據公侯伯，子男則二采，故《典瑞》云「子男皆二采再就」是也。「所以薦玉，重慎」者，玉者寶而脆，今以纁藉薦之，是其重

慎也。問諸侯，朱綠纁，八寸。一采再就，降於天子也。於天子曰朝，於諸侯曰問，記之於聘，文互相備。**疏** 問諸「至八寸」○注「二采」至「相備」○釋曰：此諸侯使臣聘纁藉之等。云「一采再就」者，上云「三采六等」，此二采不云四就者，此臣禮與君禮異。此二采雖與子男同，子男即一采爲一采，^③二采爲再采，爲四等，今臣一采爲一就，二采共爲再就，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。是以《典瑞》云「瑑圭璋璧琮，纁皆二采一就，以覲聘」，亦是臣二采共當君一采一采之處。云「降於天子」者，案《典瑞》「王執鎮圭，纁藉五采五就」，言「五就」者，據一采爲一等，若據一采一采而言，即五采十等，此二采二等，是降於天子也。此亦降於諸侯，而言「降於天子」者，此鄭君指上文「朝天子」而言，故言聘諸侯降於朝天子也。云「於天子曰朝」者，據上文「所以朝天子」是也，則諸侯自相朝亦同，圭與纁九寸，侯伯以下亦依命數。云「於諸侯曰問」者，諸侯遣

① 但，曹校云當爲「乃」。

② 「直」下，曹校云脫「言」字。

③ 「子男即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但」。

臣自問。^①若遣臣問天子，圭與纁亦八寸，是以云「記之於聘，文互相備」。案《玉人》云「瑑圭璋八寸，璧琮八寸，以覲聘」，無所依據，則於天子、諸侯同言八寸者，據上公之臣。侯伯之臣則六寸，子男之臣則四寸，各降其君二等。^②若然，經言「八寸」者，據上公之臣也。皆玄纁繫，長尺，紃組。采成文曰紃。繫無事則以繫玉，因以爲飾，皆用五采組，上以玄，^③下以絳爲地。今文「紃」作「約」。**疏**，皆玄「至」紃組「○注」采成「至」作約「○釋曰：上文纁藉尊卑不同，此之組繫尊卑等。云「采成文曰紃」，鄭注論語《文成章》曰紃，與此語異義同。云「繫無事則以繫玉，因以爲飾」者，無事，謂在櫝之時，亦以繫玉，因以爲飾。此組繫亦名纁藉，即上文反命之時，「使者執圭垂纁，上介執璋屈纁」。又《曲禮下》云「執玉，其有藉者則楊，無藉者則襲」，鄭注亦云「藉，纁也」。楊、襲皆據有纁無纁之時，是其因以爲飾。云「皆用五采組」者，以其言紃，紃是文章之名，經又言「皆」，復無尊卑之別，故知「皆用五采組」也。云「上以玄，下以絳爲地」者，以其皆用五采，而經直云「玄纁」爲地，上加五采，上下皆據垂之爲上下。必知上玄下絳者，上玄以法天，下絳以法地故也。

經云「纁」，注云「絳」者，《爾雅》：「三人赤汁爲纁」，絳則赤也，故本絳以解纁。^④問大夫之幣俟于郊，爲肆，

又齋皮馬。肆猶陳列也。齋猶付也。使者既受命，宰

夫載問大夫之禮，待於郊，陳之爲行列，至則以付之也。

使者初行，舍于近郊。幣云肆，馬云齋，因其宜，亦互文

也。不於朝付之者，辟君禮也。必陳列之者，不夕也。古

文「肆」爲「肆」。**疏**「問大夫」至「皮馬」○注「肆猶」至「爲

肆」^⑤○釋曰：知載大夫幣是宰夫者，以其初宰衆官具

幣，^⑥故知載幣於郊付使者，亦是宰夫可知。云「幣云肆，

馬云齋，因其宜，亦互文也」者，以其幣是財賄，易可陳列，

故言肆，不言齋，亦付使者矣。馬是難陳之物，故直言齋，

亦付使者，^⑦亦陳之，是「因其宜，互文也」。辭無常，

①「問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相」字。

②「二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一」。

③「玄」下，阮校云：聶有「爲天」二字。

④「本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舉」。

⑤「肆」原作「隸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⑥「宰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夫使」二字。

⑦「亦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孫而說。孫，順也。大夫使受命，不受辭，辭必順且說。

疏注「受命不受辭」○釋曰：受命謂受君命，聘於鄰國，不受賓主對答之辭。必不受辭者，以其口及則言，辭無定準，以辭無常，故不受之也。辭多則史，少則不達。

史謂策祝。**疏**注「史謂策祝」○釋曰：案《周禮》大史、內

史皆掌策書。《尚書·金縢》云：「史乃策祝」，是策書祝辭，故辭多為文史。^①辭苟足以達，義之至也。至，

極也。今文「至」為「砥」。辭曰：「非禮也，敢。」對

曰：「非禮也，敢辭。」^②辭，^③不受也。對，答問也。

二者皆卒曰「敢」，言不敢。**疏**，辭曰「至」敢辭○注，辭

不「至」不敢○釋曰：辭謂賓辭主人，荅謂賓荅主人，介則

在旁曰「非禮也，敢」。^④故《易·旅卦》初六云「瑣瑣」，^⑤斯

其所取災，鄭云：「瑣瑣，猶小小。爻互體艮，艮小石，小

小之象。三為聘客，初與二，其介也。介當以篤實之人為

之，而用小人瑣瑣然，客主人為言，不能辭曰非禮，不能對

曰非禮，每者不能以禮行之，則其所以得罪。」是其義也。

卿館於大夫，大夫館於士，士館於工商。館

者必於廟。不館於敵者之廟，為大尊也。自官師以上有

廟有寢，工商則寢而已。**疏**，卿館「至」工商○注「館者」

至「而已」○釋曰：云「館者必於廟」，案上歸饗饋云「於廟」，明其禮皆在廟可知。云「不館於敵者之廟，為大尊

也」者，以其在廟，尊則尊矣，故就降等而已。若又在敵者之廟，以上是其大尊。云「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」者，案

《祭法》云「適十二廟」，「官師一廟」，鄭云「官師謂中士、下士」，是其官師有廟。知廟有寢，^⑥案《周禮·隸僕》云「掌

五寢之埽除」，鄭注云「五寢，五廟之寢。天子七廟，唯桃

無寢。《詩》云「寢廟奕奕」，相連之貌」。故《左傳》云「大

叔之廟在道南，其寢在道北」，是其前曰廟，後曰寢。工

商則寢而已者，案《爾雅·釋宮》云「室有東西廂曰廟」，

注云「夾室前堂」，又云「無東西廂有室曰寢」，注云「但有

①「為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則」。

②「敢辭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、楊氏、敖氏無

「辭」字。

③「辭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、楊氏俱重。

④「敢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辭」字。

⑤「瑣瑣」上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旅」字。

⑥「寢」下，曹校云似脫「者」字。

大室」，是其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，庶人在官者、工商之等有寢者，則無廟。故《祭法》云：「庶士、庶人無廟」，祭於寢是也。管人爲客，三日具沐，五日具浴。管人，掌客館者也。客謂使者，下及士介也。飧不致。不以束帛致命，草次饌，飧具輕。

疏「飧不致」○注「不以」

至「具輕」○釋曰：君「不以束帛致命」者，^①對饗餼以束帛致之，此不以束帛致。「草次饌具輕」者，^②以其客始至則致之，故言「草次」也。對聘日致饗餼生死俱有，禮物又多爲重，故以此物爲輕而不致。賓不拜，以不致命。^③

疏「賓不拜」○注「以不致命」○釋曰：云「不拜」者，宰夫

朝服設食，^④賓無拜受之文，以其不以束帛致故也。沐

浴而食之。自絜清，尊主國君賜也。記此，重者沐浴

可知。**疏**「沐浴而食之」○注「自絜」至「可知」○釋曰：云

「記此，重者沐浴可知」者，以其食禮輕，^⑤尚沐浴而食，饗

餼食重者，^⑥沐浴而食可知。卿，大夫訝。大夫，

士訝。士皆有訝。卿，使者。大夫，上介也。士，衆

介也。訝，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，如今使者護客。**疏**「卿

訝」者，謂大聘使卿，主人使大夫迎。「士訝」者，小聘使大夫，主人使士迎。言「皆有訝」者，自介已下皆迎之。云「卿，使者。大夫，上介。士，衆介也」者，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，其實小聘使大夫，亦使士迎之。所迎者，謂初行聘及饗食燕皆迎之，故鄭君無所止定。賓即館，訝將公命，使已迎待之命。**疏**「賓即館訝將公命」○注「使已迎待之命」○釋曰：案《秋官·掌訝》職云：「賓入館，次于舍門外，待事于客」，注云「次，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」。^⑦待事于客，通其所求索。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，共承客禮，此諸侯使無掌訝，^⑧是以還遣所使大夫，上訝

①「君」，阮校云：疑「云」字之誤。

②「饌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飧」。

③「命」，阮校云：敖氏作「也」。

④「食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飧」。

⑤「食」，曹校云亦當爲「飧」。

⑥「食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⑦「官」原作「官」，據阮校改，毛本、《要義》、楊氏皆作「官」。

⑧「使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將公命，有事通傳于君。又見之以其摯。又，復也。

復以私禮見者，訝將舍於賓館之外，宜相親也。大夫訝者執鴈，士訝者執雉。

疏「又見之以其摯」○注，又復一至

「執雉」○釋曰：云「復以私禮見者，訝將舍於賓館之外，宜相親也」者，禮，掌訝舍於賓之館門外，此大夫、士君使爲訝，雖非掌訝之官，亦爲次舍于賓之館外，宜相親，故執摯以相見。大夫訝者執鴈，士訝者執雉，案《士相見》及

《大宗伯》文也。賓既將公事，復見之以其摯。

既，已也。公事，聘享，問大夫。復，報也。使者及上介執鴈，群介執雉，各以見其訝。

疏「賓既一至，其摯」○注「既

已一至其訝」○釋曰：云以「公事聘享，問大夫」者，^①此並行君物，^②享主國君及問大夫，故云「公事」也。云「復，報也」者，有報訝者以摯私見已，^③今還以摯私報之。知使者及上介同執鴈，不執羔者，見上文主國卿大夫勞賓同執鴈，則知此使者及上介同執鴈可知。各以見其訝者，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，上介見士之訝者，士介亦見士訝者。凡四器者，唯其所寶，以聘可也。言國獨以此爲寶也。四器謂圭、璋、璧、琮。

疏「凡四一至，可也」○注

「言國一至，璧琮」○釋曰：案《周禮·大宗伯》云「以玉作六

瑞。王執鎮圭，公執桓圭」以下，人執之曰瑞。又云「以玉

作六器，以禮天地四方」，謂禮神曰器。此四者人所執，不言「瑞」而言「器」者，對文執之曰瑞，禮神曰器，散文則通，

雖執之亦曰器。是以《尚書》云「五器卒乃復」，與此文皆稱「器」。云「言四國獨此以爲寶」者，^④案《周禮·天府

職》「凡邦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」，注云「玉鎮大寶器，玉瑞玉器之美者」，是其玉稱「寶」。^⑤云「四器謂圭、璋、璧、

琮」者，是據上經圭、璋以行聘，璧、琮以行享而言。此據公侯伯之使者用圭、璋、璧、琮，若子男使者聘用璧、琮，享

用琥、璜。宗人授次，次以帷，少退于君之次。

主國之門外，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，次位皆有常處。**疏**「宗人一至之次」○注，主國「至」常處○釋曰：主國門外，以其行朝聘陳賓介皆在大門外，故次亦在大門外可

①「以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物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聘」。

③「有」上，阮校云毛本有「向」字，曹校云「有報訝者」當爲「訝向者」。

④「四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要義》無。

⑤「其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以」。

知。云：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，①次位皆有常處者，以其上公九十步，侯伯七十步，子男五十步，使其臣聘使，大聘小聘，又各降二等，其次皆依其步數，就西方而置之。未行禮之時，止於次中，至將行禮，賓乃出次。②凡為次，君次在前，臣次在後，故云「少退於君之次」，故云「皆有常處」。上介執圭如重，授賓。慎之也。《曲禮》曰：

「凡執主器，執輕如不克。」**疏**「上介」至「授賓」○注：「慎之」

至，不克○釋曰：此謂當將聘於主君廟門外，③上介屈纁以授賓，賓襲受之節。引《曲禮》者，彼器即此玉，欲證執

玉如重之義也。賓入門，皇。升堂，讓。將授，志趨。皇，自莊盛也。讓，謂舉手平衡也。志猶念也，念

趨謂審行步也。孔子之執圭，「鞠躬如也，如不勝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。勃如戰色，足踵縮如有循」。古文「皇」皆作「王」。**疏**「賓入」至「志趨」○注：「皇自」至，作「王」○釋曰：

「賓入門，皇」，謂未至堂時。「升堂，讓」，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。將授，志趨，謂賓執玉向楹，將授玉之時。念鄉入門在庭時，執玉徐趨，今亦然。④若降堂後趨進翼如，則疾趨也。云：讓，謂舉手平衡也者，謂若《曲禮》云「凡奉者當心」。下又云「執天子之器則上衡」，注云：謂高

於心。「國君則平衡」，注云：「謂與心平」。則此亦執國君器也，故引之為證。⑤引孔子之執圭者，《鄉黨》論孔子為君聘使法。彼「足踵縮如有循」，謂徐趨，據入彼國廟門執玉行步之時，以足容重退之在降堂之下，與此「趨」同，故為證也。授如爭承，下如送。君還而后退。重

失隊也。而后猶然後也。**疏**「授如」至「後退」○注：「重

失」至「後也」○釋曰：授謂就東楹授玉於主君時，如與人爭承取物，恐失墜。云：下如送。君還而后退者，以上文次言之，此「下如送」者，止謂聘享每訖，君實不送，而賓之敬如君送然，故云「下如送一也」。君迴還，賓則退出廟門，更行後事，非謂賓出大門也。下階，發氣，怡焉。

再三舉足，又趨。發氣，舍息也。再三舉足，自安定乃復趨也。至此云舉足，則志趨，卷趨而行也。孔子之升堂，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」。出，降一等，遲顏色，怡怡

①「所」字原無，按阮校據毛本補。

②「次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、《通解》俱作「也」。

③「當下」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時」字。

④「今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當」字。

⑤「為」上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以」字。

如也。沒階，趨進，翼如也。」

疏「下階」至「又趨」○注

「發氣」至「如也」○釋曰：云「下階，發氣，怡焉」者，即《論語》云「出，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」。云「再三舉足，自安定乃復趨也」者，謂降時再三舉足，故又「趨進，翼如也」。云「發氣，舍息」者，以將授玉，「屏氣似不息」，今既授玉降階，縱舍其氣，怡然和悅也。云「至此舉足，則志趨，卷趨而行也」者，是釋「志趨」爲徐趨，此「舉足」爲疾趨也。及門，正焉。容色復故。此皆心變見於威儀。

疏「及門正焉」○注「容色」至「威儀」○釋曰：此謂聘訖，

將更有享而出門時。云「心變見於威儀」者，以其貌從心起，觀威儀省禍福，觀貌可以知心故也。執圭入門，

鞠躬焉，如恐失之。記異說也。**疏**「執圭」至「失

之」○注「記異說也」○釋曰：亦謂將聘執圭入廟門時。云

「鞠躬焉」，則「鞠躬如也」。「如恐失之」者，即「執輕如不克」也。云「記異說」者，以上文已記執圭，此又記執圭之儀，以同記事而言有差，異人記事，說有不同也。及享，

發氣焉，盈容。發，舍氣也。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。

疏「及享」至「盈容」○注「發舍」至「容色」○釋曰：云「及

享，發氣焉，盈容」者，即孔子行「享禮有容色」，一也，故注引爲證也。此「發氣」即上注云「舍息」，一也。衆介北

面，蹕焉。容貌舒揚。**疏**「衆介北面蹕焉」○注「容貌

舒揚」○釋曰：此謂賓行聘，衆介從入門左，北面。《曲禮》云，大夫濟濟，士蹕蹕，鄭云「皆行容止之貌」，故此注亦云「容貌舒揚」也。但彼大夫云「濟濟」，諸侯云「皇皇」，上文「賓入門，皇」，得與諸侯同者，以其執君圭璋，志在重玉，故行容得與君同，若尋常行，則大夫「濟濟」也。私

覲，愉愉焉。容貌和敬。**疏**「私覲愉愉焉」○注「容貌

和敬」○釋曰：上文享時「盈容」，對聘時儀貌戰戰色顏舒緩，此「私覲對享時。又「愉愉」和敬，舒於「盈容」也。出，

如舒鴈。威儀自然而有行列。舒鴈，鵠。**疏**「出如舒

鴈」○注「威儀」至「鴈鵠」○釋曰：此出廟門之外，行步如

鵠，又舒緩於愉愉也。云「舒鴈，鵠」者，《爾雅·釋鳥》文。

皇且行。入門主敬。升堂主慎。復記執玉異

說。**疏**「皇且」至「主慎」○注「復記執玉異說」○釋曰：上

已二度記執玉行步之法，今又云「皇且行」，是別人更記此執玉行法，故云「復記執玉異說」也。凡庭實隨人，

左先，皮馬相閒可也。隨入，不並行也。閒猶代也。土物有宜，君子不以所無爲禮，畜獸同類可以相代。

古文「閒」作「干」。

疏「凡庭」至「可也」○注「隨入」至「作干」○釋曰：云「左先」者，以皮馬以四爲禮，北面，以西頭爲上，故左先入陳也。云「君子不以所無爲禮」者，案《禮器》云：「天不生，地不養，君子不以爲禮」，言當國有馬而無

虎豹皮，則用馬，或有虎豹皮，并有馬，則以皮爲主而用皮也。云「畜獸同類可以相代」者，畜謂馬，獸謂虎豹，《爾雅》釋云「在家曰畜，在野曰獸」。云「同類」者，《爾雅》又云：「足而羽謂之禽，四足而毛謂之獸」。若然，則馬畜亦是四足之類，故云「同類可以相代」也。賓之幣唯馬出，其餘皆束。馬出，當從廢也。餘物皆束藏之內府。

疏「賓之」至「皆束」○注「馬出」至「內府」○釋曰：云「馬出，當從廢也」者，若有皮之國用皮，則不出，亦從餘物束藏也。知「束藏之內府」者，案《天官·內府職》云：「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、齒革、兵器，凡良貨賄入焉」，注云「諸侯朝聘所獻國珍」。彼天子禮，諸侯亦當有內府，諸侯自朝聘，其貨獻珍異亦入內府，故注依之也。多貨，則傷

于德。貨，天地所化生，謂玉也。君子於玉比德焉。朝聘之禮以爲瑞節，重禮也。多之則是主於貨，傷敗其爲德。

疏「多貨則傷于德」○注「貨天」至「爲德」○釋曰：此經主論聘享所用圭、璋、璧、琮不得過多之事也。云「貨，天地所化生，謂玉也」者，鄭注《周禮》九職亦云「金玉曰貨，布帛曰賄」，故此注云「貨，天地所化生，謂玉也」。下

注云「幣，人所造成」，幣則布帛曰賄，對金玉是自然之物也。云「君子於玉比德焉」者，《聘義》文。云「重禮也」，亦《聘義》文。云「多之則是主於貨，傷敗其爲德」者，以玉比德，故朝聘用之，相厲以德，不取重寶珍美之意。若多之，則是主於貨物，不取相厲以德，是傷敗其爲德。是以圭、璧聘享主國君，璋、琮聘享主國夫人，各用一而已也。幣美，則沒禮。幣，人所造成以自覆。幣謂束帛也。

愛之，斯欲衣食之，君子之情也。是以享用幣，所以副忠信。美之則是主於幣，而禮之本意不見也。**疏**「幣美則沒禮」○注「幣人」至「見也」○釋曰：此主論享時用束帛，故享君用束帛，享夫人用束錦，皆不得過美。云「幣，人所

①「貨」，阮校云陳本作「貢」，曹校云「貢」字是。

造成以自覆。幣謂束帛也」者，案《禮記·檀弓》「伯高之喪，孔氏之使者未至，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。孔子曰：『異哉，徒使我不誠於伯高！』」鄭注云「禮，所以副忠信也。忠信而無，禮何傳乎？」是知自覆者，覆忠信而已。若更美，則主意於財美，而禮不見，故「沒禮」也。云「愛之，斯欲衣食之，君子之情也」者，《禮記·檀弓》云「愛之斯錄之矣」。彼據愛父母而作重，此亦微取彼文，但此云「愛之，斯欲衣食之」，兼言食，謂以幣欲之，^①君子之情則忠信。賄，在聘于賄。賄，財也。于讀曰爲。言主國禮賓，

當視賓之聘禮，而爲之財也。賓客者，主人所欲豐也。若苟豐之，是又傷財也。《周禮》曰：「凡諸侯之交，各稱其邦而爲之幣，以其幣爲之禮。」古文「賄」皆作「悔」。**疏**「賄在聘于賄」○注「賄財」至「作悔」○釋曰：鄭轉「于」作「爲」者，欲就《司儀》之文爲解故也。云「言主國禮賓」者，釋經「賄是主國禮賓」也。云「當視賓之聘禮」者，釋經「在聘」，謂在賓聘財多少。云「而爲之財也」者，釋經「于賄」也，謂主人視賓多少爲財賄報賓。云「若苟豐之，是又傷財也」者，凡行禮用財者，取不豐不儉，取於折中，若苟且豐多，則傷於貪財。引《周禮》者，《秋官·司儀》職文。案

彼注云「幣謂享幣也，於大國則豐，於小國則殺」，解經，各稱其邦而爲之幣」。彼又注云「主國禮之，如其豐殺之禮」，^②解經「以其幣爲之禮」。謂賄用束紡、禮玉、束帛、乘皮及贈之屬是也。^③凡執玉，無藉者襲。藉謂繅也。繅所以緼藉玉。

疏「凡執玉無藉者襲」○注「藉謂」至「藉玉」○釋曰：凡繅藉有二種，若以木爲中幹，^④施五采三采者，此繅常有，不得云「無藉」。今此云「無藉者襲」，據絢組尺繅藉而言，^⑤若廟門外賈人啓櫝，取玉垂繅以授上介，上介揚受，上介屈繅以授賓，賓即襲受，即此「執玉，無藉者」是也。此文與《曲禮》同，故《曲禮》「凡執玉，其有藉者則惕，無藉者則襲」是也。禮，不拜至。以賓不於是始至。今文「禮」爲「禮」。**疏**「禮不拜至」○

① 欲，曹校云疑當爲「侑」。

② 「之禮」，孫校云：《司儀》注無，疑當作「禮之」，屬下讀。

③ 玉束帛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用玉帛」，《要義》作「用束帛」。

④ 木，原作「禾」，據曹校改。

⑤ 「據絢組尺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「尺」字在「據」字下。

注「以賓」至「爲醴」○釋曰：此文承執玉帛之下聘臣事。^①

據《鄉飲酒》賓主升堂，主人有拜至之禮，此賓昨日初至之時，主人請賓行禮，賓言「俟閒」，此時賓已至矣，故聘時不拜至，是以鄭云「以賓不於是始至」。

醴尊于東箱，^②

瓦大一，有豐。瓦大，瓦尊。豐，承尊器，如豆而卑。

薦脯五臟，祭半臟橫之。臟，脯如版然者，或謂之

臠，皆取直貌焉。

疏注「臠」至「貌焉」○釋曰：此脯，禮

賓時所用薦脯是也。案《鄉飲酒禮》云「薦脯五臠」，故云

「或謂之臠，皆取直貌」。祭醴再扱，始扱一祭，卒

再祭。卒謂後扱。主人之庭實，則主人遂以

出，賓之士訝受之。此謂餘三馬也，左馬賓執以出

矣。上，士介從者。

疏「主人」至「受之」○注「此謂」至

「從者」○釋曰：此「主人之庭實」者，謂主人禮賓時設乘馬

也。經云「賓執左馬以出」，三馬在後，主人從者牽之，遂

從賓以出於門外，賓之士介迎受之，故鄭云「此謂餘三馬

也」。知上是「士介從者」，以其經云「從者訝受馬」，此既

云「士」，故知「士介從者」也。既覲，賓若私獻，奉

獻將命。時有珍異之物，或賓奉之，所以自序尊敬也。

猶以君命致之。疏「既覲」至「將命」○注「時有」至「致

之」○釋曰：云「猶以君命致之」者，以經云「將命」，是以知

雖是私獻已物，與君物同，皆云君命致之，^③臣統於君故。

賓者人告，出，禮辭。辭其獻也。賓東面坐奠

獻，再拜稽首。送獻不人者，奉物禮輕。疏注「送

獻」至「禮輕」○釋曰：云「奉物禮輕」者，謂以奉私獻人，則

是主於貨，傷敗於享，覲，故不入。賓者東面坐取

獻，舉以人告，出，禮請受。東面坐取獻者，以宜

並受也。其取之由賓南，而自後右客也。

疏「賓者」至

「請受」○注「東面」至「客也」○釋曰：「賓者東面坐取獻，

舉以人告」者，謂賓者從門東適南方，西行，於賓北舉

幣，^④人告於君。及出，請於賓而受之，故云「出，禮請

受」。云「東面坐取獻者，以宜並受也」者，獻物在門外，賓

①「聘臣事」，曹校云當爲「言聘事」。

②「箱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廂」。

③「云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以一」。

④「北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坐」字，陳、閻、《通解》《坐》

上有「東面」二字。

者出受之，擯者與賓敵並受，故云「宜並受也」。云「其取之由賓南，而自後右客也」者，案上受享之時，「受皮者自後右客」，鄭注云「自由也」。從東方來，由客後西，居其左受皮也，此賓門西東面奠獻，擯者從東由賓南，自客後，居賓左取獻物，故云「自後右客」也。^①賓固辭。公荅再拜。拜受於賓也。「固」亦衍字。

疏注：固亦衍

字。^②○釋曰：知「固」是衍字者，以其上擯者，禮請受，不

云「固」，明知賓不固辭，故云「固」衍字。云「亦」者，亦士

介私覲時，賓固辭，鄭注云「固衍字，當如而大夫也」。

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。賓辟。相，贊也。古文

「闕」爲「蹙」。擯者授宰夫于中庭。東藏之，既乃

介覲。若兄弟之國，則問夫人。兄弟謂同姓，若

昏姻，甥舅有親者。問猶遺也，謂獻也。不言獻者，變於

君也。非兄弟，獻不及夫人。**疏**注「兄弟」至「夫人」○釋

曰：云「兄弟謂同姓」者，若魯於晉、鄭之等，同姓也。云

「若昏姻，甥舅有親者」，若魯取齊女以爲舅，齊則以魯爲

甥，是「有親者」也。云「非兄弟，獻不及夫人」者，以其經

云「兄弟之國，則問夫人」，則非兄弟，問不及夫人可知。

若君不見，君有疾，^③若他故，不見使者。**疏**「若君不

見」○注「君有」至「使者」○釋曰：云「他故」者，病之外或新有哀慘也。使大夫受。受聘享也。大夫，上卿也。

疏「使大夫受」○注「受聘」至「卿也」○釋曰：知「受聘享」

者，以其在後雖有覲獻之法，聘享在前，是以據在先者而

言。云「大夫，上卿也」者，以其卿上大夫，故以卿爲大夫。

必知使卿不使下大夫者，以其君無故君親受，今既有故，

明使上卿代君受之。自下聽命，自西階升受，負

右房而立，賓降亦降，此儀如還圭，然而賓、大夫易

處耳。今文無「而」。**疏**注「此儀」至「處耳」○釋曰：案上

使大夫「還玉於館」，「大夫升自西階，鉤楹。賓自碑內聽

命，升自西階，自左南面受圭，退負右房而立。大夫降中

庭。賓降，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」。此中與彼還玉

皆升自西階，此非易處也，但還玉時賓自大夫左受之，此

中大夫於賓左受之，其賓主之位皆易處於還玉時，故云

①「云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亦」。

②「固亦」，按阮校據毛本改作「拜受至」。

③「疾」，阮校云：葛本作「病」。

「易處」也。不禮。辟正主也。古文「禮」作「禮」。疏

「不禮」○注「辟正主也」○釋曰：案上聘享及私覲訖，主君禮賓，此大夫代君不禮，故云「辟正主也」。幣之所

及皆勞，不釋服。以與賓接於君所，賓又請有事于

己，不可以不速也。所不及者，下大夫未嘗使者也。不勞

者，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己同類，既聞彼為禮所及，則已往

有嫌也。所以知及不及者，賓請有事，固曰某子某子。

疏「幣之」至「釋服」○注「以與」至「某子」○釋曰：云「不

可以不速也」者，釋經「不釋服」，即注云「所不及者，下大

夫未嘗使者」。以其經云「下大夫嘗使至者，幣及之」，故

知所不及者，是下大夫未嘗使者也。云「不勞者，以先是

賓請有事於己同類，既聞彼為禮所及，則已往有嫌也」者，

此勞賓在後，賓請有事於大夫在聘日。云「先是賓請有事

於己同類」，同類謂幣所及者，故鄭云「既聞彼為禮所及」。

云「則已往有嫌」者，彼國幣及己，是以禮加於己，今勞賓

者是以禮報之，若幣不及己，若往勞賓，則是已有禮於賓，

是讎賓無禮於己之嫌，是以不往勞之，故云「已往有嫌

也」。云「所以知及不及者，賓請有事，固曰某子某子」者，

當賓請事於大夫之時，顯此張子、李子之等，使受禮者預

知爾。時不道己姓，則知己乃幣所不及。賜饗，唯羹

飪，簋一尸，若昭若穆。羹飪，謂飪一牢也。肉謂

之羹，唯是祭其先，大禮之盛者也。簋尸，若昭若穆，容父

在，父在則祭祖，父卒則祭禰。腥醢不祭，則士介不祭也。

士之初行，不釋幣于禰，不祭可也。古文「羹」為「羔」，

「飪」作「臠」。疏「賜饗」至「若穆」○注「羹飪」至「作臠」

○釋曰：古者天子、諸侯行，載廟木主，大夫雖無木主，亦

以幣帛主其神，是以受主國饗醢，故簋尸祭，然後食之，尊

神以求福故也。昭穆言「若」者，以其昭穆不定，故云「若」

也。云「腥醢不祭，則士介不祭也」者，上致饗醢之時，云

「上介饗醢三牢」，則飪腥醢三者皆有，故云「士介四人」，

皆醢大牢，無飪可祭，故知「士介不祭」也。僕為祝，

祝曰：「孝孫某，孝子某，薦嘉禮于皇祖某

甫，皇考某子。」僕為祝者，大夫之臣攝官也。疏「僕

為」至「某子」○注「僕為」至「官也」○釋曰：經並云「孝孫、

孝子，皇祖、皇考，以其不定，故兩言，謂上經「若昭若穆」

① 曹校云「及私覲」三字衍，或「及」下脫「請」字。

② 「故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後」。

亦兩言之。云「僕爲祝者，大夫之臣攝官也」者，若然，諸侯不攝官，使祝祝策矣。案定四年祝佗云：「嘉好之事，君行師從，卿行旅從，則臣無事。」若君到主國祭饗之時，得不攝官乎？諸侯不使人攝，^①是以《觀禮》云「侯氏裨冕，釋幣于欄」，注云「釋幣于欄之禮既，則祝藏其幣，歸乃埋之於桃西階之東」。大夫使僕攝祝，則是本無祝官，與諸侯異矣。其諸侯禮，大祝不行。知不使小祝行者，以其《掌客》云「群介行人宰史」，是諸侯從官，不言祝，明大小祝俱不行矣。如饋食之禮。如少牢饋食之禮。不言少牢，今以大牢也。今文無「之」。

疏「如饋食之禮」○注

「如少牢」至「無之」○釋曰：云「如少牢饋食之禮」者，案《少牢禮》有尊、俎、籩、豆、鼎、敦之數，陳設之儀，陰厭、陽厭之禮，九飯三獻之法，上大夫又有正祭於室，饋尸於堂，此等皆宜有之。至於致爵、加爵及獻兄弟、弟子等，固當略之矣。假器於大夫。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。

疏

「假器於大夫」○注「不敢」至「祭器」○釋曰：案《曲禮》云「大夫，士去國，大夫寓祭器於大夫，士寓祭器於士」，注云「與得用者。言寄，覬已後還」。若然，卑者不得用尊者之器。是以此大夫聘使，不得將己之祭器而行。致饗餼，雖

是祭器，人臣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，是以聘使是大夫，還於主國大夫假祭器而行之。盼肉及廋車。盼猶賦

也。廋，廋人也。車，巾車也。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。賦

及之，明辯也。古文「盼」作「紛」。

疏「盼肉及廋車」○注

「盼猶」至「作紛」○釋曰：此謂祭訖，歸昨在下。云「廋，廋人也。車，巾車也」者，案《周禮》天子夏官有廋人職，掌養

馬，春官有巾車職。諸侯雖兼官，亦當有廋人、巾車，是故

引《周禮》爲證。聘日致饗。急歸大禮。明日，問

大夫。不以殘日問人，崇敬也。古文曰：問夫人也。

夕，夫人歸禮。與君異日，下之也。今文「歸」作

「饋」。既致饗，旬而稍，宰夫始歸乘禽，日如

其饗餼之數。稍，稟食也。乘禽，乘行之禽也，謂鴈鷺

之屬。其歸之以雙爲數。其，賓與上介也。古文「既」爲

「餼」。

疏「既致」至「之數」○注「稍稟」至「爲餼」○釋曰：

「云「既致饗，旬而稍」者，以其賓客之道，十日爲正，行聘禮

既訖合歸，一旬之後，或逢凶變，或主人留之，不得時反，

①「不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、毛本作「亦」。

即有稍禮。故下文云「既將公事，賓請歸」，注云「謂已問大夫，事畢請歸，不敢自專，謙也」。主國留之，饗食燕獻無日數，盡殷勤也，是主人留之。是以《周禮·漿人》亦「共賓客之稍禮」，注云「稍禮，非飡饗之禮，留閒王稍所給賓客者。漿人所給，亦六飲而已」。諸侯相待亦如之，是其留閒致稍者也。云「乘禽，乘行之禽也」者，別言此者，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。言如其饗餼之數「者」，牢當一雙，故《聘義》云「乘禽曰五雙」，是此饗餼五牢者也。云「鴈鷺之屬」者，案《爾雅》「足而羽」，若然，上介三牢則三雙也，士介一牢則一雙也，羽謂之禽，故以禽爲鴈鷺之屬。云「其，賓與上介也」者，以其下文別有上介故也。上中日則二雙。中猶閒也。不一日一雙，大寡，不敬也。凡獻，執一雙，委其餘于面。執一雙，以將命也。面，前也。其受之也，上介受以入告之，士舉其餘從之。賓不辭，拜受于庭。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，乃入授人。上介受亦如之。上介拜受于門外。

疏

「凡獻」至「于面」

○注「執一」至「門外」○釋曰：云「上介受以入告之，士舉其餘從之」者，此乘禽而云「凡獻」，宜約私獻，私獻擯者取獻以入，士舉其餘，此若上介受人，明其餘士舉從人可知。

云「不辭，拜受于庭」者，以其經無辭文，又饗餼云「禮辭」，明此禽禮輕無辭，受于庭可知。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，乃入授人者，此亦約私獻，私獻之時，擯者取獻以入，又云「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，賓辟，擯者授宰夫」，是其約也。云「上介受亦如之」者，以其受饗餼之時，上介受已如賓禮，故知受乘禽亦如賓也。云「上介拜受於門外」者，以其受餼在門外，此受乘禽在門外可知。禽羞、俶獻比。比，放也。其致之禮如乘禽也。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。俶獻，四時珍美新物也。俶，始也，言其始可獻也。《聘義》謂之時賜。

疏

禽羞俶獻比○注，比放「至」時

賜○釋曰：云「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」，以其稱「羞」，謂若庶羞、內羞之等，故稱「禽」，則以鴈鷺等爲之，故以「成孰」解之。《聘義》謂之時賜「者」，案《聘義》云「燕與時賜無數」，時賜謂四時珍異以賜諸賓客，與此俶獻是一物，故引以爲證。歸大禮之日，既受饗餼，請觀。聘於是國，欲見其宗廟之好，百官之富，若尤尊大之焉。訝帥之，自下門入。帥猶道也。從下門外人，游觀非正也。各以其爵，朝服。此句似非其次，宜在「凡致

禮」下，絕爛在此。

疏「各以其爵朝服」○注：此句「至」在

此「○釋曰：云，宜在「凡致禮」下」者，以其，各以其爵朝服「爲致禮而言，故知義然。士無饗，無饗者無

擯。^①謂歸餼也。

疏「士無」至「無擯」○注「謂歸餼也」

○釋曰：案上經直云，宰夫朝服「以致之，是其無饗，宰夫退去，士介不償之是也。大夫不敢辭，君初爲之

辭矣。此句亦非其次，宜在「明日問大夫」之下。**疏**「大

夫」至「辭矣」○注「此句」至「之下」○釋曰：此謂賓問卿之

時，卿「不敢辭」者，以賓聘享訖，出大門，請有事於大夫，君禮辭，許。是君初爲之辭，故卿不辭也。凡致禮，皆

用其饗之加籩、豆。凡致禮，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，

以酬幣致其禮也。其，其實與上介也。加籩、豆，謂其實也，亦實於簠簋。饗禮今亡。**疏**「凡致」至「籩豆」○注

「凡致」至「今亡」○釋曰：云「其，其實與上介也」者，案上

經「賓壹食壹饗，上介若食若饗」，唯士介不言饗，故知其

中唯有賓與上介耳。云「加籩、豆，謂其實也，亦實于簠」者，^②案致饗餼醢醢是豆實，實于簠，明此饗之豆實，亦實于簠可知也。案昭六年「夏，季孫宿如晉，拜莒田也。晉

侯享之，以加籩。^③武子退，使人告曰：小國之事大國

也，苟免於討，不敢求貶，得貶不過三獻。今豆有加，下臣弗堪，無乃戾也」。此中致饗有加籩、豆者，饗使者無加

籩、豆是正禮，^④此云加籩、豆者，殷勤之義也。云「饗禮今亡」者，以其食禮在，知其豆數，饗禮亡，無文以知之。

無饗者無饗禮。

士介無饗禮。

疏「無饗者無饗禮」

○注「士介無饗禮」○釋曰：「無饗者無饗禮」，文承饗下，故鄭以「無饗禮」解之。^⑤以其賓與上介饗餼俱有，故有

饗。上介唯有餼而已，無饗，故無饗禮也。凡餼，大夫

黍、粱、稷，筐五斛。謂大夫餼賓、上介也。器寡而

大，略。**疏**「凡餼」至「五斛」○注「謂大」至「大略」○釋

曰：案上經云，大夫餼賓大牢，米八簋，衆介米六簋，^⑥不辨大小，故此記人辨之。云「筐五斛」，云「器寡而大，略」

①「擯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償」，李氏曰當爲「償」。

②「簠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簠」字。

③「以」，阮校引浦鏐云：「有」誤「以」。

④是「原作」之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⑤「以下」，阮校云《要義》有「士介」二字，曹校云有者是。

⑥「六」原作「八」，按阮校據聶氏改。

者，以其君歸饗餼于賓與大夫、介，筭米小而多者，是尊者所致，以多器爲榮。今大夫致禮於賓、介，器寡而大，是略之於卑者也。既將公事，賓請歸。謂已問大夫，事

畢請歸，不敢自專，謙也。主國留之，饗食燕獻無日數，盡殷勤也。**疏**：既將公事賓請歸。○注：謂已至「勤也」。

釋曰：云「已問大夫」者，請問三卿與下大夫嘗使於彼國幣所及，皆是君命及以君物行禮者，皆是公事，事訖，故請歸也。云「主國留之，饗食燕獻無日數，盡殷勤也」者，亦謂至旬，賓乃將歸，主君乃留賓，有此饗食燕獻之等，故《燕禮》注云「今燕又宜獻焉」是也。云「無日數」者，謂行此饗食之等，相去希數，無常日數，盡主人殷勤也。凡賓拜于朝，訝聽之。拜，拜賜也。唯稍不拜。**疏**「凡賓」

至「聽之」○注「拜拜」至「不拜」○釋曰：案上經云「賓三拜乘禽於朝，訝聽之。遂行，舍于郊」，又案《司儀》云「明日客拜禮賜，遂行」，是臨行大小禮皆拜賜，則知唯米稟芻薪等不拜也。^①燕則上介爲賓，賓爲苟敬。饗食，

君親爲主，尊賓也。燕，私樂之禮，崇恩殺敬也，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，于是辭爲賓，君聽之，從諸公之席，命爲苟敬。苟敬者，主人所以小敬也，更降迎其介以爲賓。

介，大夫也，雖爲賓，猶卑於君，君則不與亢禮也。主人所以致敬者，自敵以上。**疏**：燕則「至「苟敬」○注：饗食「至

「以上」○釋曰：云「饗食君親爲主，尊賓也」者，以其饗食在廟爲賓，故君親爲主，至後燕禮在寢，又以醉爲度，崇於恩，殺於敬，故賓辭而使介爲賓也。以「苟敬」爲「小敬」者，以阼階西近主爲位，諸公坐位，故云「小敬」，對戶牖南面爲大敬。云「更降迎其介以爲賓」者，介在廟門內西北面，降至庭迎之。云「不與亢禮也」者，略取《燕義》文，解君不親爲獻主而使宰夫之意也。云「主人所以致敬者，自敵以上」者，謂兩君相見，兩大夫、兩士以上，則主人親獻也。宰夫獻。爲主人代公獻。無行，則重賄，反幣。無行謂獨來，復無所之也。必重其賄與反幣者，使

者歸以得禮多爲榮，所以盈聘君之意也。反幣謂禮玉、束帛、乘皮，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。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，辭孫而說，襄仲曰：「不有君子，其能國乎？」厚賄之。此謂重賄反幣者也。今文曰「賄，反幣」。**疏**「無行」至

「反幣」○注「無行」至「反幣」○釋曰：云「重其賄」，即上

①「等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。

「賄在聘于賄」是也。「反幣」，謂上、禮玉、束帛、乘皮「是也」。云「秦康公」者，案文公十二年《左氏傳》云「秦伯使西乞術來聘」云云是也。此特來，非歷聘，歷聘則吳公子札聘於上國，聘齊、聘魯是也。曰：「子以君命在寡君，寡君拜君命之辱。」此贊君拜聘享辭也。在，存也。**疏**「日子」至「之辱」○釋曰：此及下三經即上經云「公館賓，賓辟。上介聽命。聘享，夫人之聘享，問大夫，送賓，公皆再拜」，注云「拜此四事」。彼見其拜，此見其贊辭也。「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，拜。」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。言「君以社稷故」者，夫人與君體敵，不敢當其惠也。其卒亦曰：「寡君拜命之辱。」**疏**「君以」至「君拜」○注「此贊」至「之辱」○釋曰：云「言「君以社稷故」者，夫人與君體敵，不敢當其惠也」者，釋經云「社稷故」。以其人與君體敵，不敢當其惠也。《禮記·哀公問》孔子云「取夫人「為社稷主」，婦人無外事，天地并社稷后夫人雖不與，以夫婦一體，故夫人亦得云「社稷主」。是其云「社稷故」者，見夫人與君體敵，今夫人使致禮來，主人不敢當。下文云「君貺寡君，延及二三老」，是與君不敵，敢當之也。「君貺寡君，延及二

三老，拜。」此贊拜問大夫之辭。貺，賜也。大夫曰老。又拜送。拜送賓也。其辭蓋云：「子將有行，寡君敢拜送。」自拜聘享至此，亦非其次，宜承上「君館」之下。**疏**

「又拜送」○注「拜送」至「之下」○釋曰：此即上經君即館拜送賓，故鄭云此宜承上「君館」之下。賓於館堂楹

閒釋四皮、束帛，賓不致，主人不拜。賓將遂去是館，留禮以禮主人，所以謝之也。不致，不拜，不以將別崇新敬也。**疏**注「不致」至「敬也」○釋曰：若賓敬，主

宜致，主人敬賓宜拜，皆是崇敬。若致與拜即是崇新敬，故不為，若《鄉飲酒》送賓，賓不荅，禮有終相類也。大夫

來使，無罪，饗之。樂與嘉賓為禮。**疏**「大夫」至

「饗之」○注「樂與嘉賓為禮」○釋曰：案《鹿鳴》序「燕群臣嘉賓」，此無罪饗之，亦是樂賓為禮者也。過，則餼之。

餼之，腥致其牢禮也。①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。《聘義》曰：「使者聘而誤，主君不親饗食，所以愧厲之也。」不言罪者，罪將執之。**疏**「過則餼之」○注「餼之」至「執之」

①「腥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集釋》作「生」。

○釋曰：云「過，則餼之」，謂禮有失誤。故引《聘義》「使者聘而誤，主君」。^①云「不言罪者，罪將執之」者，《春秋》之義，聘賓有罪皆執之。若然，上經云「無罪饗之」，有罪非但不饗又執之，此「過則餼之」，雖不饗猶生致，過輕故也。若然，上云「罪」，下云「過」，互見其義也。其介爲介。饗賓有介者，賓尊，行敵禮也。

疏「其介爲介」○注「饗賓」至「禮也」○釋曰：謂饗賓於廟之時，還以聘之上介爲介。若然，上經上介主人別行饗，則是從賓爲介，得介得饗，^②復別饗也。云「賓尊，行敵禮也」者，若《鄉飲酒》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。有大客後至，則先客不饗食，致之。卑不與尊者齊禮。

疏「有大」至「致之」○注「卑不」至「齊禮」○釋曰：此據聘禮而言，則無君朝之事。^③若然，則前有小國之卿大夫來聘，將行饗食。有大國卿大夫來聘，則廢小國饗食之禮，以其卑，不與尊齊禮並行之。唯大聘有几筵。謂受聘享時也。小聘輕，雖受于席，不爲神位。

疏「唯大聘有几筵」○注「謂受」至「神位」○釋曰：案上經云「几筵既設，擯者出請命」者，^④行聘享及私覲禮畢，^⑤云「宰夫徹几改筵」，是行聘享爲神

位，今小聘不爲神位，屈也。十斗曰斛，十六斗曰簋，十簋曰秉，秉，十六斛，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。今文「簋」爲「逾」。二百四十斗。謂一車之米，秉有五簋。四秉曰筥，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。筥，積名也，若今萊易之間，^⑥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。《詩》云「彼有遺秉」，又云「此有不斂穧」。

疏「四秉曰筥」○注「此秉」至「斂穧」○釋曰：云「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也」，對上文「秉」爲量名也。引《詩》者，證此秉爲盈手，穧即此筥亦一，即今人謂之一鋪兩鋪也。十筥曰稷，十稷曰秬，四百秉爲一秬。一車之禾三秬，爲千二百秉，三

- ①「君」下，毛本有「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」十字，《要義》有「云云」二字。
- ②「得介得饗」，下「得」字阮本作「則」，阮校云：毛本無此四字，有「之外」二字，《通解》、楊氏同。曹校云「得介」二字衍。
- ③「則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而」。
- ④「者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- ⑤曹校云「及私覲」三字亦衍，或「及」下當有「請」字。
- ⑥「易」原作「陽」，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百筥，三十稷也。古文「稷」作「縷」。

疏注「車」至「作

縷」○釋曰：云「一車之禾三秬」，即經致饗餼時云「禾三十車，車三秬」也。

儀禮卷第八 經五千三百四 注一萬九百六十一

儀禮疏卷第二十四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儀禮疏卷第二十五 儀禮卷第九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公食大夫禮第九疏「公食大夫禮第九」○鄭《目錄》

云：「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，於五禮屬嘉禮。大戴第十五，小戴第十六，《別錄》第九。」○釋曰：鄭知是「小聘大夫」者，案下文云「宰夫白東房薦豆六於醬東」，^①「設黍稷六簋」，又設庶羞十六豆，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。下乃別云「上大夫八豆、八簋」，又云「上大夫庶羞二十豆」，是食上大夫之法，故知此篇據「小聘大夫」也。若然，《聘禮》據侯伯之大聘，此篇據「小聘大夫」者，周公設經，互見爲義。案篇末云「魚、腸胃、倫膚，若九若十有一。下大夫則若七若九」，鄭注云「此以命數爲差，九謂再命者，十一謂三命者，七謂一命者。九或上或下者，再命謂小國之卿，次國之大夫也。卿則曰上，大夫則曰下。大國之孤

視子男」。以此言之，魚、腸胃、倫膚皆七者，謂子男小聘之大夫。此《公食》序在《聘禮》之下，是因聘而食之。不言食賓與上介，直云「大夫」者，若云食賓與上介，則小聘使下大夫，上介乃是士，是以直云「大夫」，兼得大夫聘賓與上介，亦兼小聘之賓。若然，《聘禮》據大聘，因見小聘，此《公食》先見小聘後言大聘者，欲見大聘、小聘或先或後不常之義。

儀禮 鄭氏注

公食大夫之禮。使大夫戒，各以其爵。

戒猶告也。告之必使同班，敵者易以相親敬。疏「公食」

至「其爵」○注「戒猶」至「親敬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如聘」，論

主君使大夫就館戒聘客，使來行食禮之事。云「各以其

爵」者，此篇雖據子男大夫爲正，兼見五等諸侯大聘使卿

之事，故云「各以其爵」也。上介出請，人告。問所

以來事。^②疏「上介出請人告」○注「問所以來事」○釋

曰：據大夫就賓館之門外，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

① 「於」上，孫校據曹校補「設」字。

② 「以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爲」字。

事。三辭，爲既先受賜，不敢當。**疏**「三辭」○注，爲

既「至」敢當○釋曰：「既先受賜」者，謂聘日致饗，受賜大禮，故今辭食不敢當之。但受饗之時，禮辭而已，至於饗食，皆當三辭。賓出，拜辱。拜使者屈辱來迎已。大

夫不荅拜，將命。不荅拜，爲人使也。將猶致也。

賓再拜稽首。受命。大夫還。復於君。賓不拜送，遂從之。不拜送者，爲從之不終事。**疏**「賓不」至

「從之」○注「不拜」至「終事」○釋曰：案《鄉飲酒》主人拜送，賓不荅拜，云「禮有終」，此賓不拜送，爲從之不終事，故「賓不拜送」也。若然，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戒賓，遂從之，而云「拜辱」、「拜送」者，以其主人先反，不相隨，故得拜辱、拜送。《覲禮》使者勞賓於門外，侯氏再拜，遂送之，^①使者既不先反，猶拜送者，尊天子使故也。賓朝服，即位于大門外，如聘。於是朝服，則初時玄端。如聘，亦入于次俟。

疏「賓朝」至「如聘」○注「於是」至「次俟」○釋曰：云「大門外，如聘」者，則賓主設摺介以相待，如聘時。云「於是朝服，則初時玄端」者，初時謂賓發館時服玄端，若《鄉射》「主人朝服，乃速賓」，鄭注云

「射，賓輕也，戒時玄端」。以此言之，亦賓在館拜所戒大

夫，即玄端，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，入次乃去玄端，著朝服，出次即位也。云「如聘，亦入於次俟」者，案《聘禮》「賓皮弁聘，至于朝，賓入于次」，注云「入于次者，俟辦」，則此入次，亦俟主人辦也。若然，聘禮重，賓發館即皮弁，此食禮輕，及大門乃朝服。即位，具。主人也。摺者俟君

於大門外，卿大夫、士序，及宰夫具其饌物，皆於廟門之外。**疏**「即位具」○注「主人」至「之外」○釋曰：云「摺者

俟君於大門外」者，解即位之事。云「卿大夫、士序，及宰夫具其饌物，皆於廟門之外」者，以其君迎賓入，始言卿大夫以下廟內之位，則知此具饌物時，皆在廟門外也。故鄭下文注云「自卿大夫至此，不先即位，從君而人者，明助君饗食賓，自無事」，故不在大門內，^②是其義也。羹定，肉謂之羹。定猶孰也。著之者，下以爲節。**疏**「羹定」○

注「肉謂」至「爲節」○釋曰：云「肉謂之羹」者，《爾雅》文。

^①「於門外侯氏再拜遂送之」，曹校云：當作「侯氏送於門外，再拜，遂從之」。

^②「大」，孫校據曹校改作「廟」。

云「著之者，下以爲節」者，「羹定」與下文「陳鼎」之節爲目也。甸人陳鼎七，當門，南面，西上。設扃，鼎若束若編。七鼎，一大牢也。甸人，家宰之屬，

兼亨人者。南面西上，以其爲賓，統於外也。扃，鼎扛，所以舉之者也。凡鼎，蓋以茅爲之，長則束本，短則編其中央。今文「扃」作「鉉」。古文「鼎」皆作「密」。**疏**，甸人

至「若編」○注「七鼎」至「作密」○釋曰：云「七鼎，一大牢也」者，案《聘禮》致飧與饗，饗皆九鼎，此亦一大牢而七鼎者，此食禮輕，無鮮魚、鮮腊，與《聘禮》「腥一牢，鼎七」同也。云「甸人，家宰之屬，兼亨人者」，案《天官》有甸師氏，兼有亨人，皆屬冢宰。彼天子禮，諸侯比天子爲兼官，故甸人兼亨人也。必使甸人陳鼎兼亨人者，案《亨人》職云「掌其鼎鑊」，又案《甸師職》云「掌帥其徒以薪蒸，役外內饗之事」，故使甸人兼亨人陳鼎。若然，案《少牢》「羹定，饗人陳鼎」者，以其無甸人官，故饗人陳鼎也。《既夕》「士禮」云「甸人抗重」，又云「甸人築圻坎」，以上無臣，使屬吏攝甸人之事，非謂置此官也。云「凡鼎，蓋以茅爲之」者，諸文多言鼎，皆不言所用之物，此經雖言「若束若編」，亦不指所用之體，故鄭云「蓋」以疑之。然必知用茅者，

《詩》曰「白茅苞之」，^①《尚書》孔傳云「直以白茅」。茅是潔白之物，故疑用茅也。設洗如饗。必如饗者，先饗後食，如其近者也。《饗禮》亡，《燕禮》則設洗於阼階東南。古文「饗」或作「鄉」。**疏**，設洗如饗○注「必如」至

「作鄉」○釋曰：云「必如饗者，先饗後食，如其近者也」，鄭據此文行食禮而云「如饗」，明先饗，設洗訖乃後食，故鄉前如之，是先饗後食也。案《聘禮》云「公於賓壹食再饗」，則食在饗前矣。不言如《燕禮》者，饗食在廟，燕在寢，則是饗食重，先行之，故二者自相先後，是以不得用《燕禮》決之也。引《燕禮》者，欲見設洗之法，燕與饗食同，故無《饗禮》，引《燕禮》而言也。小臣具槃匱，在東堂下。爲公盥也。公尊，不就洗。小臣於小賓客饗食，掌

正君服位。**疏**，小臣「至」堂下○注「爲公」至「服位」○釋曰：知此「爲公盥」者，案《特牲》尸尊，不就洗，盥用槃匱，故知此所設槃匱，亦爲公盥，不就洗也。云「小臣於小賓客饗食，掌正君位」者，^②按《夏官》小臣職云「小祭

①「曰」，曹校云單疏作「云」。

②「君」下，孫校據曹校補「服」字。

祀、賓客饗食，如大僕之法」，此諸侯之聘客饗食，故亦小臣掌之也。宰夫設筵，加席几。設筵於戶西，南面而左几。公不賓至授几者，親設清醬，可以略此。

疏「宰夫至，席几」○注，設筵「至」略此○釋曰：云「設筵於戶西，南面而左几」者，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，又生人左几，異於神右几故也。云「公不賓至授几者，親設清醬，可以略此」者，決《聘禮》禮賓時公親授几者，以無設清醬之事故也。故下記云「不授几」，鄭云「異於禮也」。無尊。

主於食，不獻酬。飲酒、漿飲俟于東房。飲酒，清酒也。漿飲，載漿也。其俟奠於豐上也。飲酒先言飲，明非獻酬之酒也。漿飲先言漿，別於六飲也。

疏「飲酒」至「東房」○注「飲酒」至「飲也」○釋曰：云「飲酒，清酒也」者，按《周禮》酒正注「先鄭云：清酒，祭祀之酒」，後鄭從之，則此賓客用之者，優賓故也。云「漿飲，載漿也」者，載之言載，以其汁滓相載，故云載，漢法有此名故也。云「其俟奠於豐上也」者，下云「飲酒實於觶，加于豐」是也。此云「奠」，即彼「加」也。云「飲酒先言飲，明非獻酬之酒也」者，以其《鄉飲酒》、《燕禮》等獻酬之酒，皆不言飲，飲之可知，此擬酌口，故言「飲」，是異於獻酬酒故也。是以《酒

人》云「共賓客之禮酒、飲酒」，鄭注云「禮酒，饗燕之酒」，不言飲食之酒，①云飲，亦是其義也。云「漿飲先言漿，別於六飲也」者，按《漿人》云「共王六飲：水、漿、醴、涼、醫、醕」，彼先云「六飲」，後云水、漿，與此先云「漿」不同，故云「先云漿，別於六飲」。必別於六飲者，彼六飲為渴而飲，此漿為酌口，不為渴，故異之。凡宰夫之具，饌于東房。凡，非一也。飲食之具，宰夫所掌也。酒漿不在凡中者，雖無尊，猶嫌在堂。

疏「凡宰」至「東房」○注「凡非」至「在堂」○釋曰：云「酒漿不在凡中者，雖無尊，猶嫌在堂」者，以其酒漿常在堂，若不特言之，則「凡」中不含之，言謂酒漿仍在堂，故上特言之。公如賓服，迎賓于大門內。不出大門，降於國君。

疏「公如」至「門內」○注「不出」至「國君」○釋曰：自此盡階上北面再拜稽首，論主君迎賓人拜至之事。云「不出大門，降於國君」者，按《周禮》司儀云「將幣，交擯，三辭。車逆，拜辱。賓車進，荅拜」，又云致饗餼、饗食「皆如將幣之儀」，

①「飲」下，孫校據曹校補「飲酒」二字。

②「言」，阮校浦鏗云：疑「嫌」字誤。

是國君來則出迎也。大夫納賓。大夫謂上擯也。納

賓以公命。賓入門左。公再拜。賓辟，再拜

稽首。左，西方賓位也。辟，逡遁不敢當君拜也。公

揖入，賓從。揖入，道之。及廟門，公揖入，廟

禰廟也。**疏**「及廟門公揖入」○注「廟禰廟也」○釋曰：

《儀禮》之內，單言廟者，皆據禰廟。是以《昏禮》納采云

「至于廟」，記云「凡行事必用昏昕，受諸禰廟」。以此而

言，則言廟皆禰廟也。若非禰廟，則言廟禰，^①若《聘禮》

云「不腆先君之祧」，問卿云「受于祖廟」之類是也。但受

聘在祖廟，食饗在禰，燕輕於食饗，又在寢，是其差次也。

賓入，三揖，每曲揖，及當碑揖，相人偶。至于階，

三讓。讓先升。**疏**「至于階三讓」○釋曰：按《曲禮》

云：「客若降等，則就主人之階。主人固辭，然後客復就西

階。」此亦降等，初即就西階者，此君與客食禮，禮之正，彼

謂大夫，上以小小燕食之禮，故與此不同也。公升二

等，賓升。遠下人君。**疏**「公升二等賓升」○注「遠下

人君」○釋曰：言「遠下人君」者，亦取君行一，臣行二之義

也。大夫立于東夾南，西面，北上。東夾南，東

西節也。取節於夾，明東於堂。**疏**「大夫」至「北上」○注

「東夾」至「於堂」○釋曰：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。云「取節

於夾，明東於堂」者，序已西為正堂，序東有夾室，今大夫

立于夾室之南，是「東于堂」也。士立于門東，北面，

西上。統於門者，非其正位，辟賓在此。**疏**「士立」至

「西上」○注「統於」至「在此」○釋曰：案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士

在西方，東面，^②北上，不統於門。又在門東北面，宜東統

於君。今在門東西上，統於門者，以賓在門西，辟賓在此，

非正位故也。小臣東堂下，南面，西上。宰東

夾北，西面，南上。宰，宰夫之屬也。古文無「南

上」。**疏**「小臣」至「南上」○注「宰宰」至「南上」○釋曰：

云「宰東夾北，西面，南上」者，謂在北堂之南，與夾室相

當，故云「夾北」也。云「宰，宰夫之屬也」者，以經云「南

上」，則非止一人，但宰官之內，有宰夫之等，是以下有宰

夫之官，皆於此立可知，故云「之屬」也。若然，宰尊官，在

①「祧」，曹校云似當為「號」。

②「面」原作「西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小臣之下者，^①以其小臣位在北堂南，^②故先見之，非謂尊卑先後爲次也。內官之士在宰東北，西面，南上。夫人之官，內宰之屬也。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，從君而入者，明助君饗食賓，自無事。

疏，內官「至」南

上。○注「夫人」至「無事」○釋曰：云「夫人之官，內宰之屬也」者，經云「內官」，按《周禮·天官》內宰下大夫，掌王后已下。彼天子內官，諸侯未必有內宰，以其言「內官之士」，以士爲之，明當天子內宰，故舉內宰況之也。云「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，從君而入者，明助君饗食賓，自無事」者，按前聘時，君迎客于大門內時，卿大夫已下入廟即位者，受聘事重，非饗食之事，故先入廟即位。此已下雖有宰及宰夫者，皆有事，及大夫二牲，^③士庶羞之等，皆助君食賓，非己之事，故後入也。介門西，北面，西上。西上，自統於賓也。然則承擯以下，立於上西，少進，東上。**疏**「介門」至「西上」○注「西上」至「東上」○釋曰：云「然則承擯以下，立於上西，少進，東上」者，以其介統於賓而「西上」，則擯統於君而「東上」可知。承擯以下，既是有事之人，承擯是大夫，又尊於士，故知「少進，東

上」。不言上擯者，上擯有事，其位不定，故不言。公當楣北鄉至再拜。賓降也。公再拜。楣謂之梁。至再拜者，興禮俟賓，嘉其來也。公再拜，賓降矣。

疏

「公當」至「再拜」○注「楣謂」至「降矣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稽首」，論公拜至，賓荅拜之事。云「公再拜，賓降矣」者，釋經，賓降」在「至再拜」下，「公再拜」上。以其「至再拜」者，公已一拜，賓即降，下「公再拜」者，賓降後又一拜，雖一拜，本當再拜，故皆以「再拜」言之。猶下侑幣之時，「公再拜，賓降，公再拜」，注云，賓不敢俟成拜也。若然，鄭云「公再拜，賓降矣」者，解經，至再拜者，^①賓降也。^②賓西階東，北面荅拜。西階東，少就主君，敬也。擯者辭。辭拜於下。拜也，公降一等，辭曰：「寡君從子，雖將拜，興也。」賓降再拜。公降，擯者釋

① 「在上」，阮校云：陳、閩、《通解》有「反」字。

② 「北堂南」，曹校云當爲「東堂下」。

③ 「二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匕」誤「二」。

④ 「者」，阮校以爲衍文。

⑤ 「也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矣」。

辭矣。賓猶降，終其再拜稽首。興，起也。

疏「賓西」至

「荅拜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稽首」，論賓降荅拜之事。此云

「荅拜」，下云「拜也」，並據公未降之前，賓爲一拜。以其

賓始一拜之間，公降一等，故間在一辭之中，是以鄭云「賓

降再拜」，釋經「北面荅拜」及「拜也」。云「公降，賓者釋辭

矣」者，解經「辭曰：『寡君從子，雖將拜，興也。』」鄭注云

「賓猶降，終其再拜稽首」者，按下文「賓栗階升，不拜」，升

既不拜，略於下雖辭，**①**賓猶終降再拜稽首也。若然，賓

者辭拜於下之時，其位在下，故下記云「卿擯由下」，注云

「不升堂」是也。按下文云「擯者退，負東塾而立」，注云

「無事」。又云「擯者進相幣」，然則擯者有事則進，無事則

退，故負東塾也。賓栗階升，不拜，自以已拜也。

栗，寔栗也，不拾級連步。趨主國君之命，不拾級而下曰

是。**疏**「賓栗階升不拜」○注「自以」至「曰是」○釋曰：云

「自以已拜也」者，於堂下終爲再拜稽首，故於堂上不拜

也。云「栗，寔栗也」者，謂疾之意也。云「不拾級連步」

者，《曲禮》云「拾級聚足」，**②**連步以上，鄭注云「拾當爲

涉，聲之誤也。級，等也。涉等聚足，謂前足躡一等，後足

從之併」，此涉級也。「連步」，鄭云「重蹉跌也。連步謂足

相隨，不相過也」。其連步據足而言，涉級據階而說，其實

一也。此等尋常升法，此栗階據趨君命而上。按《燕

禮·記》云「凡君所辭皆栗階」，注云「栗，蹙也，謂越等急

趨君命也」。又曰「凡栗階不過二等」，注云「其始升，猶聚

足連步，越二等，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」，是栗階之法也。

云「不拾級而下曰是」者，凡升降有四種，云是者，君臣急

諫諍，則越三等爲是階，越一等爲歷階，又有連步，又有栗

階，爲四等也，義已具於《燕禮·記》疏也。命之成拜，

階上北面再拜稽首。賓降拜，主君辭之。賓雖終

拜，於主君之意，猶爲不成。**疏**「命之」至「稽首」○注「賓

降」至「不成」○釋曰：按《論語》孔子云「拜下，禮也，今拜

乎上，泰也」，是以上文主君雖辭，賓猶終拜於下，盡臣之

禮，爲成拜。主君之意猶以爲不成，故命之升成拜，賓遂

主君之意，故升更拜也。士舉鼎，去冪於外，次

士舉鼎，去冪於外，次

①「略」，曹校云當作「明」。

②「拾」原無，據重刊單疏本補。

人，陳鼎于碑，南面，^①西上。右人抽扃，坐

奠于鼎西，南順，出自鼎西。左人待載。人

由東，出由西，明爲賓也。今文「奠」爲「委」。古文「待」爲

「持」。**疏**「土舉」至「待載」○注「人由」至「爲持」○釋曰：

自此盡「逆退，復位」，論鼎入已載之事。^②云「去冪於外，

次入」者，^③次入謂序入也，故《少牢》云「序入」。「去冪於

外」者，以其入當載於俎，故去之也。《士喪》、《士虞》皆入

乃去冪者，喪禮變于古故也。雍人以俎入，陳于鼎

南。旅人南面加匕于鼎，退。旅人，雍人之屬，

旅食者也。雍人言人，旅人言退，文互相備也。出人之

由，亦如舉鼎者。匕、俎每器一人，諸侯官多也。**疏**雍

人「至」鼎退○注「旅人」至「多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旅人，雍人

之屬」者，即《燕禮》云「尊上旅食于門西，兩闔壺」，鄭云「上

旅食者，「所謂庶人在官者也」，引《王制》解之者是也。云

「雍人言人，旅人言退，文互相備也」者，雍人言人亦退，旅

人言退亦人，皆人而退去，故云「文互相備也」。云「每器

一人，諸侯官多也」者，按《少牢》云「鼎序人，雍正執一匕

以從，雍府執四匕以從，司土合執一俎以從，司土贊者一

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」，^④是大夫官少，故每人兼執也。

若然，《特牲》云「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」，《士虞》亦云「匕

俎從」，《士昏禮》亦云「匕、俎從設」，彼注云「執匕者，執俎

者從鼎而入設之」，不言并合者，士官彌少，并合可知。不

言者，文不具，或可。^⑤士禮又異於大夫，執鼎人兼執匕、

俎，故《士喪禮》小斂、大斂奠，舉鼎者兼執俎也，若依前

釋，則上喪禮略威儀故也。大夫長盥，洗東南，西

面，北上，序進盥，退者與進者交于前。卒

盥，序進，南面匕。長，以長幼也。序猶更也。前，

洗南。**疏**大夫「至」面匕○注「長以」至「洗南」○釋曰：

云「進盥，退者與進者交于前」，鄭云「前」謂「洗南」，但言

「前」，不云北，^⑥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賓盥北面，則

①「南」，阮校云：徐本、楊氏、毛本重此字。敖氏曰「碑」下缺一「南」字。

②「已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匕」誤「已」。

③「次」字原本缺，據重刊單疏本補。「冪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鼎」。

④「從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入」字。

⑤「可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云」。

⑥「北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面」。

此大夫亦皆北面可知。云「長，以長幼也」者，若《燕禮》云「命長」之類，皆據長幼爲長，不謂衆中之長者也。載者西面。載者，左人，亦序自鼎東，西面於其前。大夫匕則載之。

疏

「載者

西面」○注「載者」至「載之」○釋曰：前云「左人待載」，其時鼎東，南面，今大夫鼎北面南匕之，^①左人當載，故序自鼎東，西面於其前矣。俎正當鼎南，則載者在鼎南稍東也。魚腊飪。飪，孰也。食禮宜孰，饗有腥者。

疏

「魚

腊飪」○注「飪孰」至「宜孰」○釋曰：上文直云「羹定」，肉謂之羹，恐魚腊不在「羹定」之中，故此特著「魚腊飪」也。以食禮尚孰，故皆飪也。○注「饗有腥者」○釋曰：《樂記》云大饗，而俎腥魚，鄭注云：以腥魚爲俎實，不臠孰之一，是饗禮有腥也。又宣公十六年冬，晉侯「使士會平王室，定王享之，原襄公相禮，般烝」。武子私問其故。王聞之，召武子曰：季氏而弗聞乎？王享有體薦，宴有折俎。公當享，卿當宴，王室之禮也。又《國語》云：「締郊之事，則有全烝。王公立飫，則有房烝。親戚宴饗，則有般烝。」以此觀之，明饗有腥，以饗禮用體薦，體薦則腥矣。故《禮記》云「腥其俎」，謂豚解而腥之，豚解者皆腥也。載體，

進奏。體，謂牲與腊也。奏，謂皮膚之理也。進其理本

在前。下大夫體七个。

疏

「載體進奏」○注「體謂」至「七

个」○釋曰：三牲與腊皆載體，直言體，不辨體形及數，以下魚、腸胃、倫膚皆言七，則此亦七體，故鄭云「下大夫體七个」。若然，七个此不言體形，按《士虞·記》云：「升左肩、臂、臠、肫、肫、肫、脊、脅」七體，^②彼喪禮用左，又按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·記》皆云：「右胖進腠」，則此亦用右胖肩、臠、臂、肫、肫、肫、脊、脅可知。^③既用右胖，則左胖爲庶羞。其庶羞者，此下大夫十六豆，上大夫二十豆是也。若致飧及歸饗餼腥鼎，皆無庶羞。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、《燕禮》、《大射》雖同用狗一牲，以其亨，亨亦皆有庶羞也。云「奏，謂皮膚之理。進其理本在前」者，此謂生人食法，故進本，本謂近上者。若祭祀則進末，故《少牢》云「進下」，鄭云「變於食生」是也。魚七，縮俎，寢右。右首也，寢右，進

疏

「魚七縮俎寢右」○注「右

①「面南」，孫校據曹校乙作「南面」。

②「肫」，阮校云：「閩本作「肫」。」

③「臠臂」，孫校據曹校乙作「臂肫」。

首「至」骨鯁」○釋曰：云「縮俎」者，於人爲橫。①縮，縱也。魚在俎爲縱，於人亦橫。云「寢右」，鄭云「右首也，寢右，進鬯也」，賓在戶牖之間南面，俎則東西陳之，魚在俎，首在右，腹腴鄉南。鬯，脊也，進脊在北，鄉賓。必以脊鄉賓者，鄭云「乾魚近腴，多骨鯁」，故不欲以腴鄉賓，取脊少骨鯁者鄉賓，優賓故也。若祭祀則進腴，以鬼神尚氣，腴者氣之所聚，故《少牢》「進腴」是也。腸胃七，同俎。以其同類也。不異其牛羊，腴賤也。此俎實凡二十八。

疏「腸胃七同俎」○注「以其」至「十八」○釋曰：云「以其同類也」者，釋經「同俎」，以其牛羊同是畜類也。云「不異其牛羊，腴賤也」者，以牲體則異俎，及此腸胃即同俎，以其腹腴賤，故略之同俎也。云「此俎實二十八」者，牛羊各有腸胃，腸胃各七，四七二十八也。但此腸胃與牲或同鼎同俎，或別鼎別俎，何者？據此下文七鼎，腸胃與牲別鼎別俎，是其正法，取其鼎俎奇也。《少牢》五俎，腸胃與牲同鼎者，以其有鮮獸，若腸胃別鼎，則六不得奇，故并腸胃與牲同鼎，《有司徹》亦然。此「腸胃七」者，以其與牲體別鼎，故取數於牲，亦七。《少牢》并腸胃於牲鼎，故云「腸胃三」，取數於脊、脅各三也。賓尸禮殺於正祭，故腸胃各

一。《既夕》盛葬莫，故腸胃五也。倫膚七。倫，理也，

謂精理滑脆者。②今文「倫」或作「論」。疏「倫膚七」○

釋曰：倫膚，謂豕之皮革爲之。但此公食大夫爲實用爲美，故膚與腸胃皆別鼎俎。《特牲》腥有三鼎，③魚腊不同鼎，故膚從牲同鼎。《有司徹》雖同《少牢》，亦止三鼎而已，羊、豕、魚皆一鼎，故膚還從於牲鼎也。又此膚與牲體之數亦七，而《少牢》膚九者，此食禮，故膚從體數，《少牢》大夫之祭，膚出下牲，故取數於牲之體而九也。腸胃、膚皆橫諸俎，垂之。順其在牲之性也。腸胃垂及俎

拒。疏「腸胃」至「垂之」○注「順其」至「俎拒」○釋曰：腸

胃得在牲而垂，膚亦言順牲之性者，從多而言。云「垂及俎拒」者，《少牢》云「腸三、胃三，垂及俎拒」是也。大夫

既匕，匕奠于鼎，逆退，復位。事畢宜由便也。

士匕載者又待設俎。疏「大夫」至「復位」○注「事畢」至

①「於」上，曹校云似脫「俎」字。

②「脆」，阮校云：徐、陳、閩、監、葛本，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作「脆」。

③「腥」，孫校據曹校改作「惟」。

「設俎」○釋曰：「士匕載者又待設俎」者，以上文云「士舉鼎」，又云「左人待載」，下文云「士設俎于豆南」，是載者又待設俎可知也。公降盥。將設醬。

疏「公降盥」○

注「將設醬」○釋曰：自此盡，各卻于其西，論公與宰夫為賓設正饌之事。云「將設醬」者，下云「公設之」，是以盥手也。賓降，公辭。辭其從已。卒盥，公壹揖壹

讓，公升，賓升。揖讓皆壹，殺於初。古文「壹」皆作

「一」。宰夫自東房授醢醬，授，授公也。醢醬，以

醢和醬。**疏**「宰夫」至「醢醬」○注「授授」至「和醬」○釋

曰：按記云「蒲筵常」，長丈六尺，於堂上戶牖之間南面設之。乃設正饌於中席已東，自中席已西設庶羞也。云「醢

醬，以醢和醬」者，按歸饗餼醢醢別，知此醢醬不別而以醢和醬者，此經所陳物，異者皆別器，此醢醬下但言「醬」，不

別言醢，明以醢和醬可知。祭祀無此法，以生人尚褻味，

故有之。公設之。以其為饌本。賓辭，北面坐遷

而東遷所。東遷所，莫之東側其故處。**疏**「賓辭」至

「遷所」○注「東遷」至「故處」○釋曰：云「東遷所」者，謂以西為上，君設當席中，故東遷之，辟君設處。側，近也，近

其故處。公立于序內，西鄉。不立阼階上，示親饌。

疏「公立」至「西鄉」○注「不立」至「親饌」○釋曰：云「不

立阼階上，示親饌」者，以其君之行事，皆在阼階上，今近

阼北者，以其設饌在戶西近北，今君亦近北，是亦親監饌

故也。^①賓立于階西，疑立。不立階上，以主君離

阼也。疑，正立也，自定之貌。^②今文曰「西階」。宰夫

自東房薦豆六，設于醬東，西上。韭菹，以

東醢醢、昌本，昌本南麋醢，以西菁菹、鹿

醢。醢醢，醢有醢。昌本，昌蒲本，菹也。醢有骨謂之

麋。菁，萸菁菹也。今文「麋」皆作「麋」。**疏**「宰夫」至

「鹿醢」○注「醢醢」至「作麋」○釋曰：云「醢醢，醢有醢」

者，按《周禮·醢人》云「朝事之豆，韭菹、醢醢」，已下依此

為次，彼注云「醢，肉汁也」，則此醢醢是肉之汁。昌本者，

彼注云「昌蒲根」。又按彼注，萸菹之稱，菜肉通，又云

① 亦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作「示」。

② 「自」原作「白」，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「細切爲蜚，全物若腍爲菹」。又按彼經爲「菹」者，經言「菹」，^①不言「蜚菹」者，即是蜚也，彼言呂本亦即蜚也。

此注云「菹」者，蜚菹蠃細爲異，通而言之，蜚亦得爲菹，故

云「菹」也。云「醢有骨者謂之醢」，^②案《爾雅·釋器》云

「肉爲之醢，有骨者謂之醢」，又鄭司農云「有骨爲醢，無骨

爲醢也」。云「菁，莫菁菹也」者，即今之蔓菁也。士設

俎于豆南，西上，牛、羊、豕，魚在牛南，^③腊、

腸胃亞之。亞，次也。不言絳錯，俎尊。**疏**「士設俎」

至「亞之」○注「亞次」至「俎尊」○釋曰：云「不言絳錯，俎

尊」者，上設豆絳陳之，下設黍稷錯陳之，此設俎不絳，不

錯者，但尊故也。^④膚以爲特。直豕與腸胃東也。特

膚者，出下牲，賤。**疏**「膚以爲特」○注「直豕」至「牲賤」

○釋曰：云「出下牲，賤」者，以豕在牛羊之下，賤，膚豕之

所出，故云「出下牲，賤」，特之於俎東也。旅人取匕，

甸人舉鼎，順出，奠于其所。以其空也。其所，謂

當門。**疏**「旅人」至「其所」○釋曰：前旅人以匕人，加於

鼎，退出，今還使之取匕。前上舉鼎人，今不使士舉鼎出

者，以其上載訖，遂設俎於賓前，事未畢，故甸人舉鼎而出

者，以其上載訖，遂設俎於賓前，事未畢，故甸人舉鼎而出

者，以其上載訖，遂設俎於賓前，事未畢，故甸人舉鼎而出

也。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，二以並，東北

上。黍當牛俎，其西稷，錯以終，南陳。並，併

也。今文曰「併」。古文「簋」皆作「軌」。大羹湑不

和，實于鐙。宰右執鐙，左執蓋，由門入，升

自阼階，盡階，不升堂，授公，以蓋降，出，

人，反位。大羹湑，煮肉汁也，大古之羹。不和，無鹽

菜。瓦豆謂之鐙。宰謂大宰，宰夫之長也。有蓋者，饌白

外人，爲風塵。今文「湑」爲「汁」，又曰「人門自阼階」，無

「升」。**疏**「大羹」至「反位」○注「大羹」至「無升」○釋曰：

云「以蓋降，出，人，反位」者，宰位在東夾北，西面，南上，

今以蓋降出，送於門外，乃更入門，反於東夾北位也。云

「大羹湑，煮肉汁也，大古之羹」者，謂是大古五帝之羹。

云「不和，無鹽菜」也，^⑤大古質，故不和以鹽菜，對鉶羹調

云「不和，無鹽菜」也，^⑥大古質，故不和以鹽菜，對鉶羹調

云「不和，無鹽菜」也，^⑦大古質，故不和以鹽菜，對鉶羹調

云「不和，無鹽菜」也，^⑧大古質，故不和以鹽菜，對鉶羹調

云「不和，無鹽菜」也，^⑨大古質，故不和以鹽菜，對鉶羹調

云「不和，無鹽菜」也，^⑩大古質，故不和以鹽菜，對鉶羹調

云「不和，無鹽菜」也，^⑪大古質，故不和以鹽菜，對鉶羹調

云「不和，無鹽菜」也，^⑫大古質，故不和以鹽菜，對鉶羹調

之以鹽菜者也。云「瓦豆謂之鐙」，《詩》云「于豆于登」，毛亦云「木曰豆，瓦曰登」。云「宰謂大宰，宰夫之長」者，以單言宰，諸侯三卿，無大宰，以司徒兼大宰，大宰之下有宰夫，故云「宰夫之長」也。公設之于醬西。賓辭，坐遷之。亦東遷所。

疏「公設」至「遷之」○注，亦東遷所。○釋曰：言「亦」者，亦前醬「東遷所」，以醬既東遷所，

今於醬西遷之，明「亦東遷所」，移之故醬處也。宰夫設

鉶于豆西，^①東上，牛以西羊，羊南豕，豕以東牛。鉶，菜和羹之器。

疏「宰夫」至「東牛」○注

「鉶菜和羹之器」^②○釋曰：云「鉶，菜和羹之器」者，下記

云「牛藿、羊苦、豕薇」，是菜和羹，以鉶盛此羹，故云「之

器」也。據羹在鉶言之謂之鉶羹，據器言之謂之鉶鼎，正

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，^③據人庶羞言之謂之羞鼎，其實一

也。飲酒實于觶，加于豐。豐，所以承觶者也，如

豆而卑。宰夫右執觶，左執豐，進設于豆東。

食有酒者，優賓也。設于豆東，不舉也。《燕禮·記》曰：

「凡奠者於左。」**疏**「宰夫」至「豆東」○注「食有」至「於左」

○釋曰：云「食有酒者，優賓也」者，按下文宰夫執漿飲，賓

興，受，唯用漿醕口，不用酒，今主人猶設之，是優賓。引《燕禮》者，^④彼據酒，^⑤主人奠於薦左，^⑥賓不飲，取奠於薦右，^⑦此酒不用，故亦奠於豆東，酒義雖異，不舉是同，故引為證也。按《燕禮》無此文，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·記》皆云「凡奠者於左，舉者於右」，不同之而引《燕禮·記》者，^⑧此必轉寫者誤，^⑨鄭本引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之等也。宰夫東面坐，啟篋會，各卻于其西。會，篋蓋也，亦一合卻之，各當其篋之西。

疏注「會篋」至，之

西○釋曰：云「亦一一合卻之」者，卻者，仰也，篋蓋有

①「鉶」，阮校云：《釋文》作「鉶」。

②「和羹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至」。

③「正」上，孫校據曹校增「據」字。

④「禮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記」字。

⑤「酒」上，孫校據曹校增「酬」字。

⑥「左」，孫校據曹校改為「右」。

⑦「右」，孫校據曹校改為「左」。

⑧「同」，阮校云：疑誤，或是「引」字。

⑨「轉寫者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傳寫者之」，張淳作「傳寫者」。

六、^①兩兩皆相重而仰之，謂之卻合，^②故云「一一卻合之，各當其簋之西」，爲兩處。^③「亦」者，亦《少牢》，故《少牢》云「佐食啟會蓋，二以重，設于敦南」也。贊者負東房，南面告具于公。負東房，負房戶而立也。南面者，欲得鄉公與賓也。

疏「贊者」至「于公」○注「負東」至

「賓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醬酒不祭」，論賓所祭饌之事。經直云「負東房」，鄭知「負房戶而立」者，以公在東序內，賓在戶西，^④雖告具于公，且欲使賓聞之，故知於房近西，是以鄭云「得鄉公與賓也」。

公再拜，揖食。再拜，拜賓

饌具。賓降拜。荅公拜。公辭，賓升，再拜稽

首。不言成拜，降未拜。賓升席，坐取韭菹，以

辯孺于醢，上豆之間祭。孺猶染也。今文無「于」。

贊者東面坐取黍，實于左手，辯，又取稷，

辯，反于右手，興，以授賓。賓祭之。取授以

右手，便也。賓亦興受，坐祭之，於豆祭也。獨云贊興，優

賓也。《少儀》曰：「受立，授立，不坐。」**疏**「贊者東面」至

「祭之」○注「取授」至「不坐」○釋曰：此所授者，皆謂遠賓者，故菹醢及剛皆不授，以其近賓，取之易，故不言。按

《曲禮》云「般之序，辯祭之」，故知雖不授亦祭可知也。經直云「祭」，知「祭之於豆祭」者，按《少牢》云「戶取韭菹，辯揆于三豆，祭于豆間」，故知於豆祭也。云「獨云贊興，優賓」者，欲見賓坐而不興，是優賓，其實俱興也。引《少儀》者，欲見贊興賓亦興之義，以其賓坐贊亦坐故也。二牲之肺不離，贊者辯取之，壹以授賓。肺不離者，

刲之也。不言刲，刲則祭肺也。此舉肺不離而刲之，便賓祭也。祭離肺者，絕肺祭也。壹猶稍也。古文「壹」作

「一」。**疏**「三牲」至「授賓」○注「肺不」至「作一」○釋曰：

云「肺不離者，刲之也」者，按《少儀》云「牛羊之肺，離而不提心」，鄭云「提猶絕也，刲之」，^⑤不絕中央少者，此即爲食而舉肺也。《少牢》云「舉肺一，長終肺，祭肺」，皆切之，是祭肺切，舉肺不切。云「不言刲，刲則祭肺也」者，是與祭肺同，其實舉肺。云「祭離肺者，絕肺祭也」者，此

①「蓋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作「會」。

②「卻合」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此二字倒。下同。

③「兩」，曹校云當爲「三」。

④「戶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階」。

⑤「刲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離」字。

鄭解舉肺將祭之時，絕末而祭之，與祭肺異也。凡舉肺有

二名：一名離肺，亦名舉肺，祭肺亦名剝肺也。賓興

受，坐祭，於是云賓興受，坐祭，重牲也。賓亦每肺興

受，祭於豆祭。扱手，扱上鉶以枲，辯擣之，上

鉶之間祭。扱，以枲扱其鉶菜也。扱，拭也，拭以巾。

疏「扱手」至「間祭」○注「扱以」至「以巾」○釋曰：此云

「上鉶之間祭」者，著其異於餘者，餘祭於上豆之間，此鉶

別自祭鉶間。云「扱，拭也，拭以巾」者，案《內則》「左佩紛

帨」，帨即佩巾，而云「扱，拭」，拭手以巾。似帨不名巾者，

本名帨者，以拭手爲名，其實名巾，故鄭舉其實稱也。此

有四鉶，而云扱上鉶，辯擣，則唯有一枲，優賓，故用一枲

而已。《少牢》二鉶，祭神，故宜各有枲也。祭飲酒於

上豆之間，魚、腊、醬、醢不祭。不祭者，非食物

之盛者。**疏**「祭飲」至「不祭」○注「不祭」至「盛者」○釋

曰：此「不祭」者，以正在饌之內，^①以其有三牲之體，魚、

腊、醢、醬非盛者，故不祭也。若人庶羞則祭之，故下文云

「士羞庶羞，皆有大」，又云「辯取庶羞之大，興，一以授賓，

賓受，兼壹祭之」。《少儀》云「祭臠」，臠，舘爲大魚肉之饗，

是亦祭之。宰夫授公飯梁，公設之于湑西。

賓北面辭，坐遷之。既告具矣，而又設此，殷勤之加

也。遷之，遷而西之，以其東上也。**疏**「宰夫」至「遷之」

○注「既告」至「上也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降，出」，論設加饌

梁與庶羞之事。云「遷之，遷而西之，以其東上也」，知梁

東上也，下文「宰夫膳稻于梁西」，是以梁在東爲上也。

公與賓皆復初位。位，序內、階西。**疏**「公與賓皆

復初位」○注「位序內階西」○釋曰：按上公設醬時立于序

內，賓立於階西，此云「公與賓復初位」，故知公還在序內，

賓還在階西也。宰夫膳稻于梁西。膳猶進也。進

稻梁者以簋。**疏**「宰夫」至「梁西」○注「膳猶」至「以簋」

○釋曰：知進稻以簋者，下記云「簋有蓋簠」，鄭注云「稻梁

將食乃設，去會於房，蓋以簠」，上云設黍稷訖，^②云卻會，

此稻梁不云卻會者，先於房去之故也。士羞庶羞，皆

有大，蓋，執豆如宰。羞，進也。庶，衆也。進衆珍

①「正在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在正」。曹校云當依毛本倒。

②「云」，孫校據曹校改作「文」。

味可進者也。大，以肥美者特爲饗，所以祭也。魚或謂之膳，膳，大也。唯醢醬無大。如宰，如其進大羹滯，右執鐙，左執蓋。

疏「士羞」至「如宰」○注「羞進」至「執蓋」○

釋曰：云「皆有大」者，中有二物，三物之肉，^①兼有魚也。云「魚或謂之膳，膳，大也」者，或《有司徹》云「尸俎五魚，侑，主人皆一魚，皆加膳，祭于其上」是也，《少儀》云「祭膳」也。^②云「唯醢醬無大」者，鄭注《周禮·醢人》作醢之法，先膊乾其肉，乃後莖之，雜以梁糲及鹽，漬以美酒，塗置甑中，百日則成矣，何大饗之有也？醬則醢也，亦無大饗也。先者反之，由門人，升自西階。庶羞多，羞人不足，則相授於階上，復出取也。

疏「先者反之」

○釋曰：「反之」者，以其庶羞十六豆，羞人不足，故先至者反取之。下文云「先者一人升，設於稻南」，其人不反，則此云「先者反之」，謂第二已下爲「先者」也。先者一人升，設於稻南，簋西，閒容人。簋西，黍稷西也。必言稻南者，明庶羞加，不與正豆併也。閒容人者，賓當從閒往來也。

疏注「簋西」至「往來也」○釋曰：「簋西，黍

稷西也。必言稻南」者，以其黍稷西近北有稻，故庶羞設黍稷西南，南陳之，是稻梁與庶羞俱是加，^③故南北相繼，

而在黍稷正饌之西，^④是下「不與正豆併也」。^⑤云「閒容人者，賓當從閒往來也」者，下文賓「左擁簋梁，右執滯以降。公辭，升，反奠于其所」，是賓往來也。旁四列，西

北上。不統於正饌者，雖加，自是一禮，是所謂羹載中別。**疏**「旁四列西北上」○注「不統」至「中別」○釋曰：云

「所謂羹載中別」者，按《曲禮》云「左般右載」，彼云般，骨體也，此肉謂之羹，亦一也。般爲正饌，載謂切肉，^⑥則庶羞。云「左般右載」，則曰此正饌在東，^⑦庶羞在西，閒容人同，故謂「所謂羹載中別」也。臠，以東臠、臠、牛炙，臠、臠、臠，今時臠也，牛曰臠，羊曰臠，豕曰臠，皆香美之名也。古文「臠」作「香」，「臠」作「薰」。炙南醢，

①「物」，孫校據曹校改作「牲」。

②「祭膳」二字原倒，據孫校改。

③「上」是「字」，孫校據曹校刪。「梁」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

解》無。

④「而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俱」。

⑤「下」，阮校引浦鏜云誤衍。

⑥「謂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爲」。

⑦「曰」，孫校據曹校改作「與」。

以西牛載、醢、牛鮓，先設醢，絳之以次也。《內則》

謂鮓爲膾，^①然則膾用鮓。今文「鮓」作「鮓」。**疏**注「先

設醢絳之以次也」○釋曰：此云「先設醢，絳之次」，而《特

牲》注云「以有醢不得絳也」，與此「先設醢，^②絳之以次」

違者，大凡醢配載是其正，而醢卑于載，今牛羊豕載皆在

醢下者，直是絳之次，非尊卑之列。《特牲》以「有醢，^③

若絳之當醢在載上，不成錯，故不得絳。《少牢》四豆，羊

載、醢，故得絳而錯，與此同也。鮓南羊炙，以東羊

載、醢、豕炙，炙南醢，以西豕載、芥醬、魚

膾。芥醬，芥實醬也。《內則》曰：「膾，春用葱，秋用芥。」

衆人騰羞者盡階，不升堂，授，以蓋降，出。

騰當作賸，賸，送也。授，授先者一人。贊者負東房，

告備于公。復告庶羞具者，以其異饌。**疏**「贊者」至

「于公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兼壹祭之」，論贊告饌具賓祭之

事。贊升賓。以公命命賓升席。**疏**「贊升賓」○注「以

公命命賓升席」○釋曰：前設饌訖，贊者「告具于公。公再

拜，揖食」，此使「贊升賓」者，以其禮殺故也。是以上文正

饌，公先拜，賓荅拜，此賓先拜公，公荅拜，爲異也。賓坐

席末，取梁即稻，祭于醬涪間。即，就也。祭稻

梁不於豆祭，祭加宜於加。**疏**注「即就」至「於加」○釋

曰：云「祭稻梁不於豆祭，祭加宜於加」者，按下文云「賓

飯，以涪醬」，注云「每飯歡涪，以肴搗醬，食正饌也，三飯

而止」。又云「不以涪醬」，^①注云「不復用正饌也」。則此

涪醬是正饌，而云「加」者，但涪醬與梁皆是加，故公親設

之。下文爲正饌，而此云「加」者，爲涪醬雖是加，以在正

饌之上，得與正饌爲本，故名正饌，其實是正饌之加，故公

親設之也。贊者北面坐，辯取庶羞之大，興，

一以授賓。賓受，兼壹祭之。壹壹受之而兼

祭之，^②庶羞輕也。自祭之於腳臚之間，以異饌也。**疏**

「贊者」至「祭之」○注「壹壹」至「饌也」○釋曰：「壹壹受之

文改。

①「內」，原作「肉」，據阮校引監、毛本及《禮記·內則》

文改。

②「先」原作「設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③「一有」，孫校云當乙。

④「涪醬」，據下經文此二字當倒。

⑤「壹」，阮校云：《集釋》皆作「一」。「一」，阮校云：《集

而兼一祭之，庶羞輕也」者，決上三牲之脯祭之。^①今此祭庶羞并之，故云「輕也」。云「自祭之於腳腫之間，以異饌也」者，不云「於豆祭」而云「於腳腫之間」，以祭宜於加故也。^②

賓降拜。拜庶羞。**疏**，賓降拜」○注，拜庶羞」

○釋曰：自此盡「魚腊不與」，論賓正食受侑幣，至於食終之事。公辭。賓升，再拜稽首。公荅再拜。

賓北面自閒坐，左擁簠梁，右執涪以降。自閒坐，由兩饌之間也。擁，抱也。必取梁者，公所設也。

以之降者，堂尊處，欲食於階下然也。公辭。賓西面

坐奠于階西，東面對，西面坐取之，栗階升，

北面反奠于其所。降辭公。奠而後對，成其意

也。降辭公，敬也。必辭公者，為其尊而親臨己食，侍食

贊者之事。**疏**注「奠而」至「之事」○釋曰：公成其意

者，謂成其食降階下之意，^③故奠乃對。此決下文大夫相食，賓執梁與涪之西序端，主人辭，賓反之而不奠也。公

許。賓升，公揖，退于箱。箱，東夾之前，俟事之

處。**疏**注「箱東」至「之處」○釋曰：按《爾雅》「有東西廂

曰廟」，其夾皆在序外故也。知是「俟事之處」者，正以此

文公揖退于廂而俟賓食，即待事之處也。擯者退，負

東塾而立。無事。賓坐，遂卷加席，公不辭。

贊者以告公，公聽之，重來，優賓。**疏**「賓坐」至「不辭」○

注「贊者」至「優賓」○釋曰：知云「贊者以告公」，^①公聽之

者，公既在序外，賓食在戶西，若不告公，公何以知之，明知贊者告公也。云「重來，優賓」者，若公來則勞賓，不來

則賓不勞，故難重來，而不來則優饒賓也。賓三飯，以

涪醬。每飯歡涪，以肴搗醬，^⑤食正饌也。三飯而止，君

子食不求飽。不言其肴，優賓。**疏**，賓三飯以涪醬」○注

「每飯」至「優賓」○釋曰：云「每飯歡涪，以肴搗醬」者，按

《曲禮》「三飯，主人延客食載，然後辯般」，鄭注云「先食

載，後食般，般尊」。此先食般者，彼鄭云「大夫、士與客燕

^①「脯」，盧文弨、孫校改為「肺」。下「之」字上，曹校云

似當有「一一」二字。

^②「加」下，曹校云宜增「饌」字。

^③「食降」，曹校云胡氏引作「降食」是也。

^④「知」，孫校據曹校刪。

^⑤「肴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般」。肴、「般」諸本錯出，不悉出校。

食之法，其禮食宜放《公食大夫禮》云。若然，此為禮食，故先食般；彼大夫，上與客燕食，^①則先食載，故不同。又按《昏禮》同牢，云「贊爾黍，授肺、脊，皆食以滫醬，皆祭舉、食舉也」，注云「皆食黍也。以，用也。用者，謂歃滫醬」。而不食般者，此公食賓禮，解體折節，明食般可知，彼豚解者，皆不食，故彼不食般也。是以彼又云「三飯卒食」，注「同牢示親，不主為食起，三飯而成禮也」，故不食般也。但滫言啜，淡故也，醬言濡，鹹故也。云「三飯而止，君子食不求飽」者，解三飯而止，故下宰夫進漿，是不求飽，故引《論語》學者「食不求飽」為證也。云「不言其般，優賓」者，案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尸食時舉般，皆言次第，此不言者，任賓取之，是優賓也。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。此進漱也，非為卒食，為將有事，緣賓意欲自潔清。賓挽手，興，受。受觶。宰夫設其豐于稻西。酒在東，漿在西，是所謂左酒右漿。^②疏「宰夫」至「稻西」○注「酒在」至「右漿」○釋曰：云「酒在東，漿在西」者，案上「飲酒實于觶」，宰夫「設于豆東」，是酒在東也。云「漿在西」者，即此經設於稻西是也。云「是所謂左酒右漿」者，按《曲禮》云「酒漿處右」，鄭云「此言若酒若漿耳，

兩有之則左酒右漿」。云「兩有」者，據此公食而言，左酒右漿也。庭實設。乘皮。賓坐祭，遂飲，奠於豐上。飲漱。公受宰夫束帛以侑，西鄉立。束帛，十端帛也。侑猶勸也。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，復發幣以勸之，欲用深安賓也。西鄉立，序內位也，受束帛于序端。^③疏「公受」至「鄉立」○注「束帛」至「序端」○釋曰：云「西鄉立，序內位也」者，按上文公設醬，「公立于序內，西鄉」，此經亦云「西鄉立」，故知亦在，序內位也。云「受束帛于序端」者，按《大射禮》公凡受於序端，故每公公之所受者，皆約之受於序端。賓降筵，北面。以君將有命也，北面於階上。^④疏「賓降筵北面」○注「以君」至「階上」○釋曰：云「以君將有命」者，謂有束帛侑食之命，故賓降筵北面於西階上，以待主君之命。賓者進相幣。為君釋幣辭於賓。賓降辭幣，升，聽命，降辭幣，主國君又命之升。聽命，釋許辭。^⑤疏「賓

①「彼」字原本無，按阮校據毛本、《通解》補。

②「於」下，阮校云：徐本、《集釋》、《通解》、楊氏、毛氏有「西」字。

降」至「聽命」○注「降辭」至「許辭」○釋曰：云「主國君又命之升」，知者，約《聘禮》禮賓「賓降辭幣，公降一等辭。栗階升，聽命」是也。降拜。當拜受幣。公辭。賓

升，再拜稽首，受幣，當東楹，北面。主國君南面授之。當東楹者，欲得君行，臣行也。退西楹

西，東面立。俟主國君送幣也。退不負序，以將降。

疏，退西楹西東面立○注「俟主」至「將降」○釋曰：按

《聘禮》「賓三退，負序」，注云「三退，三遽遁也。不言辟者，^①以執圭將進授之」。彼皆當楹再拜，故賓退負序，此

亦爲公拜送幣，但在楹西耳，故賓在階西，「不負序」，以將降」故也。公壹拜，賓降也，公再拜。賓不敢俟成

拜。介逆出。以賓事畢。賓北面揖，執庭實以

出。揖執者，示親受。公降立。俟賓反。上介受

賓幣，從者訝受皮。從者，府史之屬。訝，迎也。今

文曰「梧受」。**疏**注「從者」至「梧受」○釋曰：云「從者，府

史之屬」，知非上介者，此子男小聘使大夫，七介一人而已，介已受賓幣，故知訝受者非上介，是府史之屬也。賓

入門左，沒雷，北面，再拜稽首。便退則食禮未

卒，不退則嫌。更人行拜，若欲從此退。**疏**，賓入」至「稽

首」○注「便退」至「此退」○釋曰：云「便退則食禮未卒，不

退則嫌」者，此鄭探解賓意。食禮自有常法，三飯之後當

受侑幣，更人以終食禮，故送庭實而後入，是以鄭云「便退

則食禮未卒」，解經「賓入」之意。云「不退則嫌」者，謂有

貪食之嫌，解「再拜稽首」將辭之意。是以「更人行拜，若

欲從此退」者，待公設辭留賓之意也。公辭。止其拜，

使之卒食。揖讓如初，升。如初人也。賓再拜稽

首。公荅再拜。賓拜，拜主國君之厚意。賓揖介入

復位。**疏**注「賓揖介入復位」○釋曰：上文云「介逆出」，

下更云「介逆出」，明知中間介復入可知，但復入之節，當

此賓人之時也。賓降辭公，如初，將復食。賓升。

公揖，退于箱。賓卒食會飯，三飲，卒，已也，已

食會飯，三漱漿也。會飯謂黍稷也。此食黍稷，則初時食

稻粱。**疏**注「卒已也」至「稻粱」○釋曰：知會飯是黍稷

^①「不言」至「以將降故也」，孫校據曹校，「皆」改作

「君」，「耳」改作「者」，「不負序」下補「者」字。曹校

云：「故」當爲「此」，或「耳」故賓在階西」六字衍。

者，見上文云：「宰夫東面坐啓篋會，各卻於其西」，此云「食會飯」，故知會飯者是黍稷也。前賓三飯不公會，以其簋盛稻粱，以其稻粱無會，故鄭云「此食黍稷，則初時食稻粱」矣。

不以醬涪。不復用正饌也。初時食加飯，用正饌，此食正飯，用庶羞，互相成也。後言涪者，涪或時後用。

疏「不以醬涪」○注「不復至，後用」○釋曰：云「初時食加飯，用正饌，此食正飯，用庶羞，互相成也」者，按上文「賓三飯以涪醬」，注云「每飯歡涪，以穀搗醬」，是正饌，稻粱是其加，此云「卒食會飯，三飲，不以醬涪」，鄭意以庶羞黍稷是其正，庶羞是其加，互相成而已。言「相成」者，既非互文，直取饌食互相成而已。云「後言涪者，涪或時後用」者，前文「賓三飯以涪醬」，先言涪，後言醬，是先涪，此後言涪，或容前三飯後用涪也，故作文有先後也。

挽手，興，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，西面坐奠于階西，示親徹也。不以出者，非所當得，又以已得侑幣。

疏注「示親」至「侑幣」○釋曰：云「不以出者，非所當得，又以已得侑幣」者，云「不以出者」，決《士昏禮》「賓取脯出，以授從者，彼是已所當得，此非直已得侑幣」。下文「有司卷三牲之俎，歸于賓館」，是已所當得。鄭不言「三牲」

而言「侑幣」者，據已得者而言之。東面再拜稽首。卒食拜也。不北面者，異於辭。

疏東面再拜稽首○注「卒食」至「於辭」○釋曰：云「卒食拜也。不北面者」，按上文賓受侑幣出，「入門左，①沒雷，北面，再拜稽首」，其時辭欲退，公留之卒食，故決之。以其待公留，故北面，此卒食禮終，故東面，為意有異，故面位不同，是以鄭云「不北面者，異於辭」也。

公降，再拜。荅之也。不辭之使升堂，明禮有終。

介逆出。賓出，公送于大門內，②再拜。賓不顧。初來揖讓，而退不顧，退禮略也，示難進易退之義。擯者以賓不顧告公，公乃還也。

疏「介逆」至「不顧」○注「初來」至「還也」○釋曰：云「擯者以賓不顧告公，公乃還也」者，知擯者告公者，按經「公送于大門內，公不見賓矣，而云「賓不顧」，明知擯者告公，公還入宴寢也。③此擯者告賓不顧，即《論語》云「賓退，必復命曰：賓不顧矣」。但彼據聘享訖，此據食禮訖，

①「入」上，阮校云：毛本、《通解》有「更」字。

②「送」原作「逆」，據重刊嚴州本改。

③「宴」，曹校云當為「燕」。

事雖不同，復命云「賓不顧矣」即不異。有司卷三牲之俎，歸于賓館。卷猶收也，無遺之辭也。三牲之俎，正饌尤尊，盡以歸賓，尊之至。歸俎者，實于筐，它時有所釋故。**疏**，有司「至」賓館。○注「卷猶」至「釋故」。○釋曰：云「歸俎者，實于筐」者，此食禮無所俎，而言「卷三牲之俎」，不言用俎，唯云「實于筐」。^①按《士虞禮》亦無所俎，尸舉牲體皆盛於筐，吉凶雖不同，無所俎是一，故知同用筐也。云「它時有所釋故」者，解三牲之俎言「卷」。案《特牲》及《士虞》尸卒食，取俎歸於尸二个，^②是有所釋，此無所釋，故稱卷也。彼注云「釋猶遺也，遺者，君子不盡人之歡，不竭人之忠也」。魚、腊不與。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。禮之有餘為施惠。不言腸胃、膚者，在魚、腊下，不與可知也。古文「與」作「豫」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五

江寧府知府陽城張敦仁編校 元和縣

學生員顧廣圻覆校

① 「唯」，曹校云似當為「故」。

② 「三」上，曹校云殿本增「釋」字。

儀禮疏卷第二十六

唐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

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撰

明日，賓朝服拜賜于朝，拜食與侑幣，皆再拜稽首。朝謂大門外。

疏「明日」至「稽首」○注「朝謂

大門外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訝聽之一」，論賓拜謝主君之事。

云「朝謂大門外」者，以其經云「拜賜于朝」，無賓入之文，

又《聘禮》以板造朝，亦無喪入之，故皆言朝云云，朝謂大

門外也。①若然，案閔二年《左氏傳》云季友將生，使卜，

楚丘之父卜之，曰：「男也。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。閒於兩

社，為公室輔。」注：「兩社，周社、亳社之間，朝廷執政所

在。」但諸侯左宗廟，右社稷，在大門之內，則諸侯外朝不

在大門內者，但外朝在大門外兩社之間，遙繫外朝，而言

「執政所在」。又此食禮拜侑幣，聘禮歸饗餼直言拜饗與

餼，不拜束帛者，彼使人致之，故不拜，此食禮君親賜，故

拜之。訝聽之。受其言，人告出報也。此下大夫，有士

訝。**疏**「訝聽之」○注「受其言」至「士訝」○釋曰：云「此下

大夫，有士訝」者，此篇是子男使下大夫小聘。又案《周

禮·掌訝》「大夫有士訝」，故云「此下大夫，有士訝」也。

上大夫八豆、八簋、六鉶、九俎，魚、腊皆二

俎。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。豆加葵菹、蜩醢，

四四為列，俎加鮮魚、鮮腊，三三為列，無特。**疏**「上大

夫」至「二俎」○注「記公」至「無特」○釋曰：云「豆加葵菹、

蜩醢」者，案《周禮·醢人》朝事之豆云「韭菹、醢醢、昌本、

麋臠、菁菹、鹿臠、茆菹、麋臠」。案上文下大夫六豆，用鹿

臠，以下仍有茆菹、麋臠在。今上大夫八豆，不取茆菹、麋

臠而取饋食之豆，葵菹、蜩醢一者，鄭以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參

之，彼二篇俱以饋食為始，皆用《周禮》饋食之豆。特性兩

豆，用饋食葵菹、蜩醢。少牢四豆，二豆與特性同，兩豆用

朝事之豆，韭菹、醢醢，注云「韭菹、醢醢，朝事之豆也，而

饋食用之，豐大夫禮」。以此觀之，故此《公食大夫》兼用

①「故」，曹校云殿本改作「文」，屬上讀。上「云」字，曹

校云殿本改作「故」。

饋食之豆，亦是「豐大夫禮」也。云「俎加鮮魚、鮮腊」者，上文下大夫七俎，牛、羊、豕、魚、腊、腸胃與膚，此云「九俎」，明加鮮魚、鮮腊。云「無特」者，陳饌要方，上七俎者，東西兩行爲六俎，一俎在特于俎東，此九俎爲三行，故無特，雖無特，膚亦爲下。魚、腸胃、倫膚，若九若十

有一，下大夫則若七若九。此以命數爲差也。九

謂再命者也，上謂三命者也，七謂一命者也。九或上或下者，再命謂小國之卿，次國之大夫也，卿則曰上，大夫則曰下。大國之孤視子男。

疏，魚腸「至「若九」○注，此

以「至「子男」○釋曰：云「此以命數爲差也」者，案《周禮·

典命》公侯伯之卿三命，大夫再命，上一命；子男之卿再命，大夫一命，士不命。則諸侯之臣分爲三等，三命、再

命、一命，不命與一命同。此經魚、腸胃、倫膚亦分爲三

等，有十一，有九，有七，則十一當三命，九當再命，七當一命。若然，唯有上下二文者，以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

同再命，卿爵尊爲上，大夫爵卑爲下。則上言「若九」者，

子男之卿也，下言「若九」者，公侯伯大夫也。①故鄭云

「卿則曰上，大夫則曰下」。云「大國之孤視子男」者，欲見

此經唯見三命以下。案《周禮·典命》大國之孤四命，又

《大行人》云「大國之孤，執皮帛以繼子男」，又云「其他皆視小國之君」。若然，孤與子男同十三，侯伯十五，上公十七，差次可知。庶羞，西東毋過四列。謂上下大夫也。古文「毋」爲「無」。

疏「庶羞」至「四列」○注「謂

上「至」爲無」○釋曰：上文云庶羞，旁四列，此上下大夫饌內言庶羞，西東毋過四列，則東西橫行，上下大夫皆四以爲行，下大夫四十六，東西四行，南北亦四行，上大夫東西四行，南北五行矣。上大夫庶羞二十，加於

下大夫以雉、兔、鶉、鴛。鴛，無母。

疏，上大夫「至

「鶉鴛」○注，鴛無母」○釋曰：云「鴛無母」者，案《爾雅·

釋鳥》云「鴛，鶉母」，郭氏曰「鶉也，青州人呼曰鶉母」。

《莊子》曰「田鼠化爲鴛」，《淮南子》云「蝦蟇所化」也，《月

令》曰「田鼠化爲鴛」，然則鴛、鶉一物也。若不親食。

謂主國君有疾病，若它故。

疏，若不親食」○注「謂主」至

「它故」○釋曰：自此盡「聽命」，論主君不親食，使大夫致禮於賓館之事。疾病之外別云「他故」者，君有死喪之事。

①「伯」下，阮校云：《要義》有「之」字。

②「爲」，阮校云：鍾本作「作」。

故《聘禮》云「主人畢歸禮，賓唯饗餼之受」，謂畢致饗食，但賓不受之。使大夫各以其爵，朝服，以侑幣致之。執幣以將命。豆實實于甕，陳于楹外，

二以並，北陳。簋實實于筐，陳于楹內兩楹間，二以並，南陳。陳甕、筐於楹間者，象授受於堂中也。南北相當，以食、饌同列耳。甕北陳者，變於食。甕數如豆，醢、芥醬從焉，筐米四。今文，並「作「併」」。

疏

「豆實」至「南陳」○注，陳甕「至」作「併」○釋曰：云「南北相當，以食、饌同列耳」者，案上文正食之時，黍稷亦南陳，今於楹間陳筐米亦南陳，是正食及此饌陳是同列也。①云

「甕北陳者，變於食」者，上文正食之時，宰夫自東房薦豆六，設於醬東，西上「陳之，今於楹間，二以併，北陳，故云「變於食」也。云「甕數如豆」者，以菹、醢各異物，不可同甕，故甕數如豆，上大夫八豆則八甕，下大夫六豆則六甕。云「醢芥醬從焉」者，以其三牲不殺生，列於門內，醢經百日乃成，不由不殺，②故有醢。庶羞之醢同是醬類，故使之相從。但庶羞之醢更無別種，宜同一甕，芥醬宜亦一甕。知有芥醬者，以其有生魚，故知有也。云「筐米四」者，上文上大夫八簋，今乃生致之，黍稷宜各一筐，稻粱又

二筐，故云「筐米四」。庶羞陳于碑內。生魚也，魚

腊從焉。上大夫加鮮魚、鮮腊、雉、兔、鵝、鴛。不陳于堂，

辟正饌。疏，庶羞陳于碑內」○注「生魚」至「正饌」○釋

曰：云「生魚」者，上文「魚膾」是魚之中膾者，皆是生魚也。

案鄭注《周禮》云：燕人膾魚方寸，切其腴以啗所貴一是也。

此則全生不膾，何者？本膾在豆，③與載炙俱設。今載

炙在牲未殺，膾全不破可知。若然，庶羞之內衆羞俱有，

鄭獨云「生魚」者，以其載炙在牲不殺，於此無矣，雖有乾

腊、雉、兔之等，以生魚為主，故云「生魚」也。云「魚、腊從

焉」者，雖無三牲之肉，有乾魚、腊可知。云「上大夫加鮮

魚、鮮腊、雉、兔、鵝、鴛」者，以其下大夫七鼎，無鮮魚、鮮

腊，上大夫九鼎，加鮮魚、鮮腊可知。雉、兔、鵝、鴛亦生致

之矣。云「不陳于堂，辟正饌」者，以其庶羞本在堂上正饌

之西，今在「碑內」，故云「辟正饌」也。若然，不陳於碑南

者，以其本合在堂，今宜近堂，故在碑北。庭實陳于碑

① 下「是」字，曹校云似衍。

② 下「不」字，曹校云當爲「于」。

③ 「本」原作「十」，據重刊畢疏本改。孫校云「十」當作「上」。

外。執乘皮者也。不參分庭。在南者，以言歸，宜近內。

疏庭實陳于碑外。○注「執乘」至「近內」○釋曰：「執乘

皮者。不參分庭一在南者，以言歸，宜近內」者，庭實正

法，皆參分庭。在南而陳之。故《昏禮》記云納徵執皮

者，參分庭。在南，今云「碑外」，繼碑而言，近北矣。彼

參分庭一在南陳之者，謂在主人之庭，參分庭陳之，^①擬

與賓向外，故近南，此陳於客館，擬與賓入內，故鄭云以

言歸，故在內也。牛、羊、豕陳于門內西方，東

上。爲其踐汙館庭，使近外。**疏**「牛羊」至「東上」○注

爲其「至」近外」○釋曰：案上庶羞與庭實在碑之內，^②近

內陳之，此牛羊豕「陳於門內」，繼門言之，云「爲其踐汙館

庭，使近外」也。若然，致饗饌牛、羊、豕亦在此，此云「使

近外」者，以饗饌有腥有熟，故略其生者，近門是其常，此

既不殺，牛、羊、豕宜近內，故決之也。賓朝服以受，

如受饗禮。朝服，食禮輕也。**疏**「賓朝」至「饗禮」○

注「朝服食禮輕也」^③○釋曰：云「朝服，食禮輕」者，以其

歸饗饌時卿韋弁，賓皮弁受，此食禮，賓朝服受，不皮弁，

故云「食禮輕」。

無擯。^④以己本宜往。**疏**「無擯」○

注「以己本宜往」○釋曰：云「以己本宜往」者，明主君無故

速賓，在廟行食禮，而有侑幣，賓無償法，主君有故致食

禮，并有侑幣，亦不合有償，故云「以己本宜往」。明日，

賓朝服以拜賜于朝，訝聽命。賜亦謂食侑幣。

疏注賜亦謂食侑幣。○釋曰：云「亦」者，亦上速賓食時，

拜食與侑幣，今亦然，故云「亦」。大夫相食，親戒、

速。記異於君者也。速，召也。先就告之，歸具，既具，

復自召之。**疏**大夫「至」戒速」○注「記異」至「召之」○

釋曰：自此盡「大夫之禮」，論主國大夫食賓之禮，別於主

君之事。云「記異於君者」，案下文，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

禮，故知自此已下，皆記異於君法，^⑤是以此經大夫親

戒、速，決君不親戒、速，此則異於君也。以其下諸文皆

異，故云「記異於君者也」。云「先就告之，歸具，既具，復

① 「庭」下，阮校云：毛本有「一」字。

② 「內」下，曹校云脫「外」字。

③ 「輕」字原無，據重刊單疏本補。

④ 「擯」，阮校云：《通解》、楊氏、毛氏作「償」。

⑤ 「法」原作「注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自召之二者，以其戒具兩有，^①皆親爲之，故爲此解。與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》同，故彼二文皆云戒賓，既歸布筵設尊，乃親速賓是也。迎賓于門外，拜至，皆如饗拜。

饗，大夫相饗之禮也，今亡。古文「饗」或作「鄉」。降盥，受醬、涪、侑幣束錦也，皆自阼階降堂受，授者升一等。皆者，謂受醬、受涪、受幣也。侑用束錦，大夫文也。降堂，謂止階上。今文無「束」。賓止也。主人三降，賓不從。

疏「賓止也」○注「主人三降賓不從」○釋曰：云「主人三降」者，案上文鄭注「皆者，謂受醬、受涪、受幣」，皆自阼階降，此鄭云「主人三降」，即上三者。不數主人降盥者，案《鄉飲酒》所言降盥者，皆爲洗爵，故賓從降，此降盥不爲洗爵，故鄭不數之。案《聘禮》致饗餼，賓降堂，受老束錦。大夫止，注云「止不降，使之餘尊」。此賓不降者，雖賓主敵，以主人降堂不至地，故賓止不降也。賓執梁與涪之西序端。不敢食於尊處。

疏「賓執」至「序端」○注「不敢食於尊處」○釋曰：此兩大夫敵，故之西序端。上公食大夫，大夫降階下，臣卑故也。主人辭。賓反之，卷加席。主人辭。

賓反之，辭幣，降一等，主人從。從，辭賓降。受侑幣，再拜稽首。主人送幣亦然。敵也。

疏「受侑」至「亦然」○注「敵也」○釋曰：案《郊特牲》云：「大夫之臣不稽首，非尊家臣，以辟君也。」又案《左氏傳》哀十七年：「公會齊侯盟于蒙，孟武伯相。齊侯稽首，公拜。齊人怒，武伯曰：『非天子，寡君無所稽首。』」若然，臣於君乃稽首，平敵相於當頓首，^②今言敵而稽首者，以食禮相尊敬，雖敵亦稽首，與臣拜君同故也。辭於主人，降一等。主人從。辭謂辭其臨己食。卒食，徹于西序端。亦親徹。東面再拜，降，出。拜，亦拜卒食。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。

疏「其他」至「之禮」○釋曰：云「其他」，謂豆數、俎體、陳設皆不異上陳。但禮異者，謂「親戒、速」，君則不親迎賓，公不出，此大夫出大門。公受醬、涪、幣不降，此大夫則降也。公食大夫，大夫降食於階下，此言「西序端」。上公食「卷加

① 「具」，曹校云當爲「速」。
② 「於」，阮校云：毛本作「施」。

席」，公不辭，此則辭之。皆是異也。若不親食，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。作，使也。大夫有故，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。列國之賓來，榮辱之事君臣同。賓受于堂。無擯。與受君禮同。**疏**，賓受于堂無擯。○注「與受君禮同」○釋曰：云「與受君禮同」者，《聘禮》賓受致饗幣，云「堂中西，北面，注，趨主君之命也。堂中西，中央之西」。此雖無擯，受幣亦與之同也。

記。不宿戒。食禮輕也。此所以不宿戒者，謂

前期三日之戒，申戒爲宿，謂前期一日。**疏**，記不宿戒

○注「食禮」至「一日」○釋曰：祭祀散齊七日爲戒，致齊三日爲宿，此則與祭祀異。此不宿戒者，謂不爲三日之戒，又不爲一日之宿，故鄭云「此所以不宿戒者，謂前期三日之戒，申戒爲宿，謂前期一日」者。^①若然，必知三日之戒，一日之宿者，《大射》前期三日，宰夫戒宰及司馬，又《少牢》辟人君，有前期一日之宿。此雖人君禮，以食禮輕，故知有三日之戒，^②一日之宿。既無前日之事，宜與《鄉飲酒》、《鄉射禮》同，當日爲之，故皆不言日數。故下注云「食賓之朝，宿與戒之」。^③賓則從戒而來，^④不復召是也。戒不速。食賓之朝，夙興戒之。賓則從戒者而

來，不復召。不授几。異於醴也。**疏**「不授几」○注

「異於醴也」○釋曰：決禮賓時，公親授几也。無阼席。

公不坐。亨于門外東方。必於門外者，大夫之事也。

東方者主陽。**疏**「亨于門外東方」○注「必於」至「主陽」

○釋曰：案上經甸人、亨人之等，亨人是士官，不得言「大夫之事」，言「大夫之事」者，解亨在門外之禮也。《燕禮》

注云「亨於門外，臣所掌也」，言臣亦是大夫事。《少牢》廩饗饗饗皆在門外，亦大夫事。《特牲》云「主婦視饗饗于西

堂下」者，以其無廩人主之，故在內。若然，《鄉飲酒》雖是大夫之事，以其取祖陽氣之始，故亦於門內。司宮具

几與蒲筵常，緇布純。加萑席尋，玄帛純。

皆卷自末。司宮，大宰之屬，掌官廟者也。丈六尺曰

常，半常曰尋。純，緣也。萑，細葦也。末經所終，有以識

之。必長筵者，以有左右饌也。今文「萑」皆爲「莞」。**疏**

①「者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有」，曹校云當爲「無」。

③「宿」，曹校云當爲「夙」。

④曹校云下注「戒」下有「者」字。

「司宮」至「自末」○注「司宮」至「爲莞」○釋曰：云「司宮，大宰之屬，掌宮廟」者，案《燕禮》云「司宮尊于東楹之西」，注「司宮，天子曰小宰，聽酒人之成要者也」，注雖不同，其義一也。但《燕禮》司宮云設尊，故以「小宰」解之，此司宮設几席，故以「大宰之屬」解之。案大宰之下有宮人，掌宮中除汙穢之事，即此司宮。彼不言設几席者，以天子具官，別有司几筵，又有小宰，諸侯兼官，故司宮兼司几筵及小宰也。云「丈六尺曰常，半常曰尋」者，此皆無正文。案《周禮·考工記》云「車有六等之數」，云「軫崇四尺，謂之一等」，又云「戈長六尺六寸，既建而地之，崇於軾四尺，謂之二等」。人長八尺，崇於戈四尺，謂之三等。戈長尋有四尺，崇於人四尺，謂之四等。車戟常，崇于戈四尺，謂之五等。酋矛常有四尺，崇于戟四尺，謂之六等」。自軾至矛皆以四尺爲差，以是約之，即知常是丈六尺，尋是八尺也。云「萑，細葦」者，以類言之，其實全別。是以《詩》云「葭蒹」，注云「葭蘆蒹葭」，則葦一名蘆，一名葭，一名萑，一名蒹。此萑又與莞席之莞不同，彼莞謂蒲也。云「有以識之」者，席無異物爲記，但織之自有首尾可爲記識耳。云「必以長筵者，以有左右饌」者，賓在戶牖之間，南面，上陳饌之時，正饌在左，庶羞在右。陳饌雖不在席上，皆陳於

席前，當席左右，其間容人，故謂長筵也。① 宰夫筵，

出自東房。筵本在房，宰夫敷之也。天子、諸侯左右

房。疏「宰夫」至「東房」○注「筵本」至「右房」○釋曰：上

云司宮具几筵，具之在房，宰夫敷之而已。「天子、諸侯左

右房」，以其言東房對西房，若大夫、士直有東房而已，故

直云「在房」也。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，北面

立。賓車不入門，廣敬也。凡賓即朝，中道而往，將至下

行，而後車還，立于西方，賓及位而止，北面。卿大夫之位

當車前。凡朝位，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。疏

「賓之」至「面立」○注「賓車」至「節也」○釋曰：云「賓車不

入門，廣敬也」者，《曲禮》云「客車不人大門」，與此同。

《覲禮》云「偏駕不入王門」，偏駕謂同姓金路之等，乘墨車

以朝，墨車亦云「不人大門」，與此亦同。云「凡賓即朝，中

道而往」者，《內則》云「男子由右，女子由左」，車從中央，

故賓乘車中道。云「而後車還，立于西方」者，案《少儀》云

「僕於君子，始乘則式，君子下行，然後還立」，注云「還車

① 「謂」，阮校引浦鏜云：「必」誤「謂」。

而立，以俟其去，是還立于西方，鄉外。^①云「賓及位而止，北面」者，案《玉藻》云「賓立不當門」，彼亦謂聘使也。

云「卿大夫之位當車前」者，案《大行人》云「上公立當軾」，侯伯立當前疾，子男立當衡，又云大國之孤「朝位當車前」者，則卿大夫立亦與孤同一節。兼云「大夫」者，小聘曰問，使下大夫立與孤卿同當車前，故連言也。云「凡朝位，賓主之間各以命數為遠近之節」者，案《大行人》云「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」，侯伯「七十步」，子男「五十步」，注云「朝位，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」。

又云：「凡諸侯之卿，其禮各下其君二等，以下及大夫，上皆如之。」若然，如諸侯則依命數，臣下其君二等，則不得依命數矣。而云「依命數」者，依命數據君而言，其臣依君命數而降之，故鄭摠以命數言之也。鋼芼，牛藿、羊

苦、豕薇，皆有滑。藿，豆葉也。苦，苦茶也。滑，

藿、莢之屬。今文「苦」為「芣」。

疏「鋼芼」至「有滑」○注

「藿」至「為芣」○釋曰：云「滑，藿、莢之屬」者，案《士虞·記》云「鋼芼，用苦若薇，有滑，夏用葵，冬用莢」，鄭注云「莢，藿類也，乾則滑。夏秋用生葵，冬春用乾莢」。此經云「皆有滑」，不言所用之物，故取《士虞·記》解之。云

「之屬」者，其中兼有葵也。贊者盥，從俎升。俎，其所有事。

疏「贊者盥從俎升」○注「俎其所有事」○釋曰：

直言此者，豆亦從下升，不言從豆升者，贊者不佐祭豆，直佐祭俎，故云「俎，其所有事」，是以上經云「牲之肺不離」，贊者辯取之，壹以授賓。若然，黍稷亦贊祭，不從黍稷升者，黍稷設之在後故也。黍稷雖後升，先祭者，以其先食黍稷，後食肉故也。簠有蓋、幕。稻梁將食乃設，去會於房，蓋以幕。幕，巾也。今文或作「幕」。

疏

「簠有蓋幕」○注「稻梁」至「作幕」○釋曰：簠簠相將，簠既有會，明簠亦有會可知。但黍稷先設，故卻會於敦南，簠盛稻梁，將食乃設，故鄭云「去會于房，蓋以幕。幕，巾也」。至於陳設，幕亦去之，經云「有蓋、幕」者，據出房未設而言。凡炙無醬。已有鹹和。

疏「凡炙無醬」○注

「已有鹹和」○釋曰：云「凡」者，欲解《儀禮》一部之內，牛、

①「外」，曹校云似當為「內」。

②「牲」原作「特」，據上經文改。

③「從」原作「彼」，據重刊單疏本改。

④「敦南」，曹校云當為「簠西」。

羊、豕炙皆無醬配之。云「已有鹹和」者，若今人食炙然。

上大夫蒲筵，加萑席，其純皆如下大夫純。

謂三命大夫也。孤爲賓則莞筵紛純，加纁席畫純也。

疏

「上大」至「夫純」○注「謂三」至「純也」○釋曰：經云「上大夫」，不辨命數，則子男之卿再命，其席亦同下大夫。鄭言

「謂三命大夫」者，欲見公侯伯之卿三命，亦與子男下大夫同，公之孤四命，其席則異，鄭據三命而言。云「孤爲賓則

莞筵紛純，加纁席畫純」者，案《周禮·司几筵》云「筵國賓于牖前，莞筵紛純，加纁席畫純，云左彤几」，^①與此記三

命已下席不同，故知彼國賓謂筵孤也。無正文，故云「則」也。卿擯由下。不升堂也。**疏**，卿擯由下」○注「不

升堂也」○釋曰：此謂上擯，擯詔賓主升降周還之事，故云「不升堂」。上贊，下大夫也。上謂堂上。擯贊者事

相近，以佐上下爲名。

疏，上贊下大夫也」○注「上謂」至

「爲名」○釋曰：案上經云，贊者告具於公，而贊賓食，故云「上贊」，使下大夫爲之。上大夫庶羞，酒飲，漿

飲，庶羞可也。於食庶羞，宰夫又設酒漿，以之食庶

羞可也，以優賓。

疏，上大夫」至「可也」○注「於食」至

「優賓」○釋曰：案上經云「上大夫庶羞二十豆」，此記人復記之者，欲見上大夫食加飯之時，得兼食庶羞。又食會飯及庶羞之時，宰夫更設酒飲、漿飲，故鄭云「於食庶羞，宰夫又設酒漿，所以食庶羞可也」。^②所以然者，優賓故也。拜食與侑幣，皆再拜稽首。嫌上大夫不稽首。

儀禮卷第九 經一千七百六十 注二千七百八十三

儀禮疏卷第二十六上 元通後，今分，依《要義》。

①「云」，曹校云此字衍。

②「所以」，阮校云毛本作「以之」。

鳴謝

《儒藏》精華編惠蒙善助，共襄斯文；謹列如左，用伸謝忱。

本煥法師

壹佰萬元

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

壹佰萬元

NE·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

壹佰萬元

張貞書女士

壹佰萬元

本册審稿人

張文

本册責任編委

王豐先



Handwritten text in red ink, appearing to be a list or series of notes,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.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script style and is somewhat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.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14190435

SS号=14190435